

犯顏忤爭故得始終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子潘潘二子遂闇

邃字道玄解音樂善談論闇字道明亦有名稱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後明帝嘗從谷問王廙曰二荀兄弟孰賢廙答以闇才明過邃帝以語廙亮亮曰邃直釋之地亦闇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動靜既形悔吝斯及有莘之媵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譏其志王沉十一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珍居晉為幄中之工桐宮之謀遮泄武闇

之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羨黎仁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謂由捧維孕木質絲因胎家之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焉偶東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明圖隱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東輿遂使澄滄蕭然黎元塗地縱舍夫於藏尸戮高士於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邀世龍之外府惡稔毒疇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景倩文若之子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驚孝敬足以承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遺法然而



援米均以貳極扇褒閭而偶震雖廢與有在隆替靡常
稽之人事乃二苟之力也至於十榮與盛時日成誅勗
之階禍又已甚焉馮統外騁威施內第集徒時彼安賈
交勗離張心泊楚節過喻晉伍雲絲然盡取慰於仁
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迷慮授昇之罰無門青蠅之詩
不作矣

晉白處道文林胡貳爾心彭祖凶孽自貽伊滅臨淮翼
翼孝形于色安陽英英匪懈其職傾齊附魯是為姦賊
統之不臧交亂罔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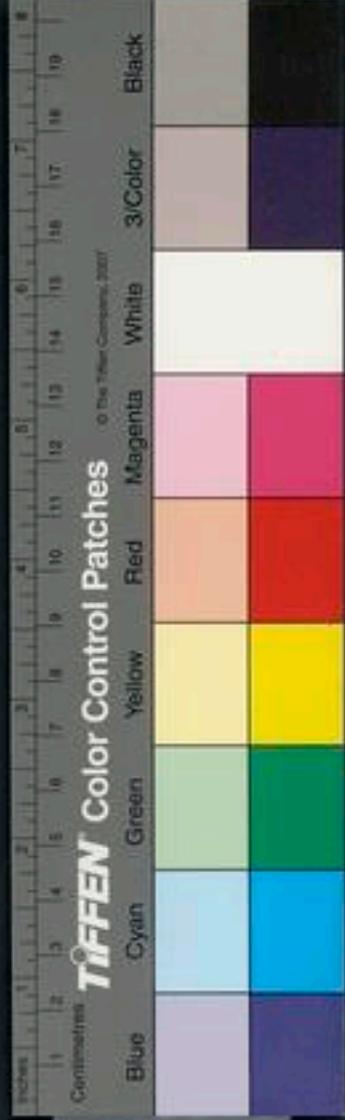
賈充 謚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史逵晚始生充
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為名字焉。充襲父爵為侯累
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
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
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武帝受禪充以建明大
命封魯郡公母柳氏為魯國夫人充所定新律既班于天
下百姓便之後代裴秀為尚書令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
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
守正咸共疾之及氏羌反叛時帝深以為慮愷因進說請
充鎮關中乃下詔以充為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

朝之賢良皆幸充此舉聖隆惟新之化充既外出自以為
失職深銜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僚謁于夕陽亭荀勗
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為一夫所制不亦鄙
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
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宣論太子婚姻
事勗因言充女宜配儲宮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婚遂不
西行先是羊祜密啓留充及是帝以語充充謝祜曰始知
君長者○咸寧三年日蝕於三朝充請遜位不許寵倖愈
甚朝臣咸側目焉太康三年薨時年六十六○充婦廣成
君郭槐性妬忌初充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

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
黎民戀念而死充遂無胤嗣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
民子奉充後

謚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貞南陽堵陽人
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輒於
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旁有一婢說
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
說女意并言其女尤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
為通放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父入
壽勤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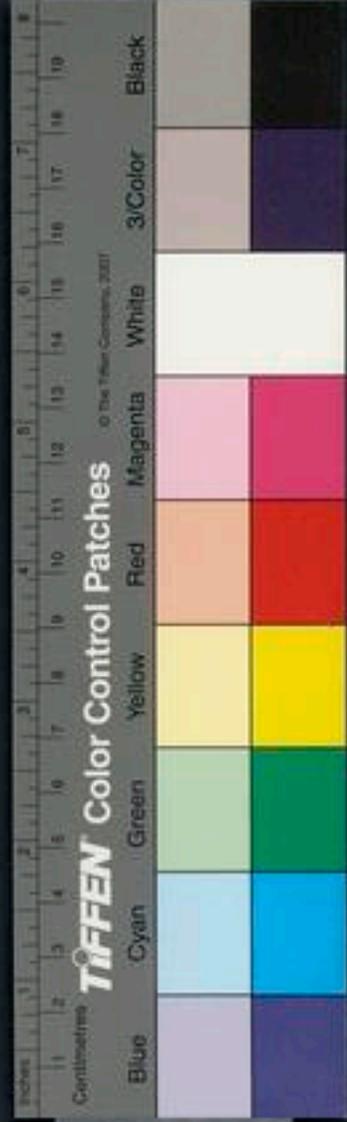


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譙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佯驚託言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言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內尹卒。謚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權過人主歌僮舞女選極一時開閣延賓海內輻湊石崇歐陽建潘岳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摯虞諸葛詮王粹杜育鄒捷左思崔基劉瓌和郁周恢索秀陳珍郭彰許猛劉訥劉興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

二十四友。廣城君薨起為秘書監掌國史謚既親貴教入二宮共愍懷太子遊處無隆屈心成都王穎正色曰太子國之儲君賈謚何得無禮及趙王倫廢后召謚戮之

楊駿

楊駿字文長弘農人也。父超居重位自鎮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譏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屏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之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褚謖郭亦並衰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武帝不從帝自太康以後天下無事不復留心萬機惟耽酒色請謁公行而駿及玠濟勢傾天下時人有三楊之



號駿弟珧濟並有雋才數相諫止駿不能用孫楚素與駿
厚說之不能從晉后欲預政事而憚駿未得逞其所欲孟
觀父晉后密旨誅駿親當皆夷三族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刀筆常材幸屬昌辰濫叨非
據抽文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
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者歟然猶身極寵
光任兼文武存荷台衡之寄沒有徂享之榮可謂無德
而祿殃將及矣逮乎貽厥嗣惡稔之餘基縱姦邪之凶
德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尚云塞責苦當塗闕
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方可謂君以

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遂荷棟
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淫泆庸可免乎括母以明
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珺識同曩烈而罰異昔人
悲夫

贊曰公閭使佞心乖雅正邀遇時來遂階榮命乞丐承
緒凶家亂政瑣瑣文長遂居棟梁據其非位乃底滅亡
珧雖先覺亦罹禍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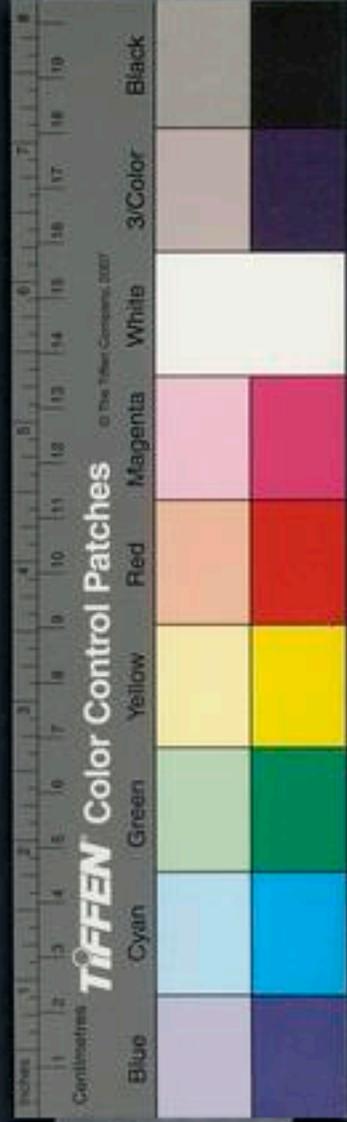
魏舒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審氏所養審氏起宅
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



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久乃別居性好騎射著韋衣入
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
今不能令妻子免饑寒吾當助營之常振其匱之舒受而
不辭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
男也女也曰男晝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
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
死舒自知當為公矣年四十餘對策升第入為尚書郎時
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襍被而出
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
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為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

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可容範圍雅發無不中舉坐
愕然莫有敵者毓歎而謝曰吾是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
射矣豈一事哉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文帝深器重之每
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武帝拜右僕
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
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不許以舒為司徒舒有威重德
望祿賜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
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
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以年老每稱疾遜位帝不
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帝不得已從之舒為事



必先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年八十二薨

劉寔 智

劉寔字子貞平原人也少貧苦賣羊衣以自給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已行無瑕玷累歷吏部郎參文帝相國軍事以世多進趣廉遜道缺乃著論論以矯之其辭云寔再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累以夏受賂免官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以候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

返其餘或謂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為當後授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詔曰昔虞任五臣致垂拱之化漢相蕭何興寧一之譽故能光隆於當時垂裕於百代朕紹天明命臨御萬邦所以崇顯至道者亦賴之於元臣庶尹畢力股肱以副至望而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位居三公之上歲餘薨時年九十一寔位望通顯每崇儉素不尚華麗嘗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紋帳褥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更笑謂崇曰誤入卿內崇曰是廁耳寔曰貧

士未嘗得此乃更如他則雖處榮寵居無第宅雖禮教陵
遲而行已以正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簿者矣
之寔不以介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弟智

智字房貞素有兄風少曾嘗每有薪自給讀誦不輟竟以
儒行稱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穎川兄弟語智為穎川太守

使人神思清發昏不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足而退有
餘也魏舒劉寔發慮雖相華結綬登槐覽止成務本和切
問近對當官正色詩云舍人敗類豈劉寔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意對千乘子貞宣茂雅志難陵進思能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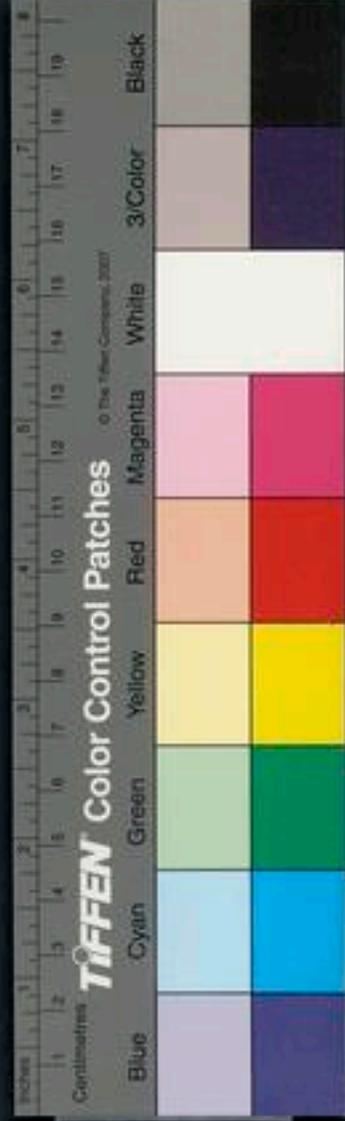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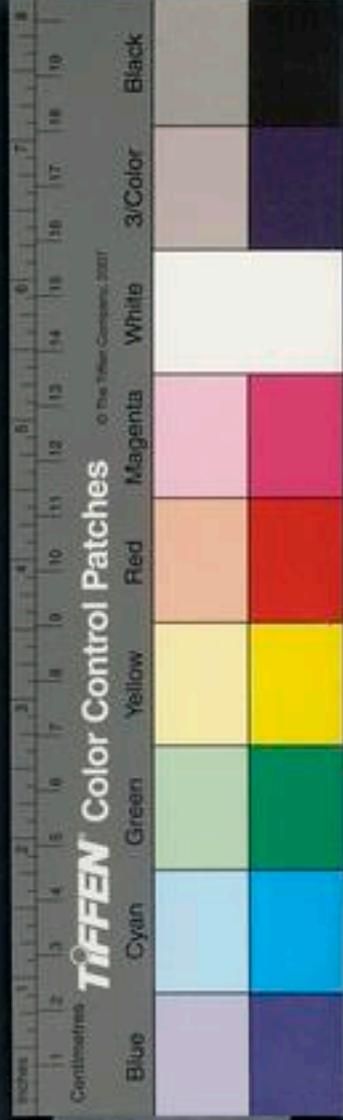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王渾濟

王渾字玄沖太原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參文帝安東軍事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陳慎張喬攻潯陽瀨鄉又擊吳將孔忠皆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置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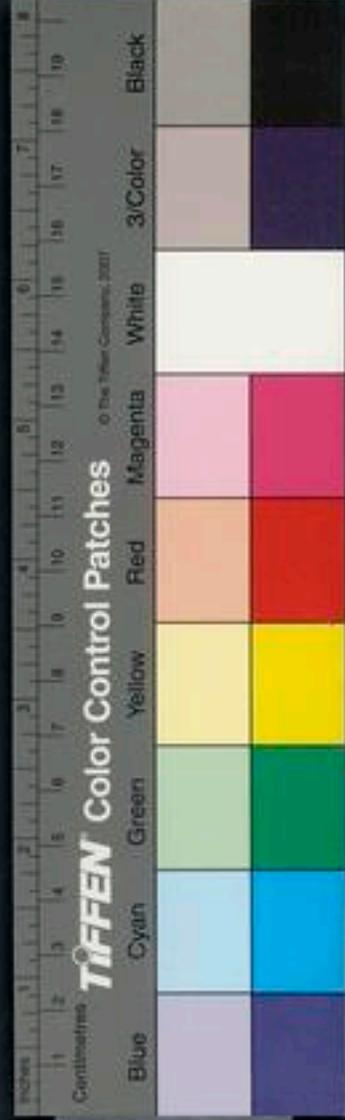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九

列傳

王渾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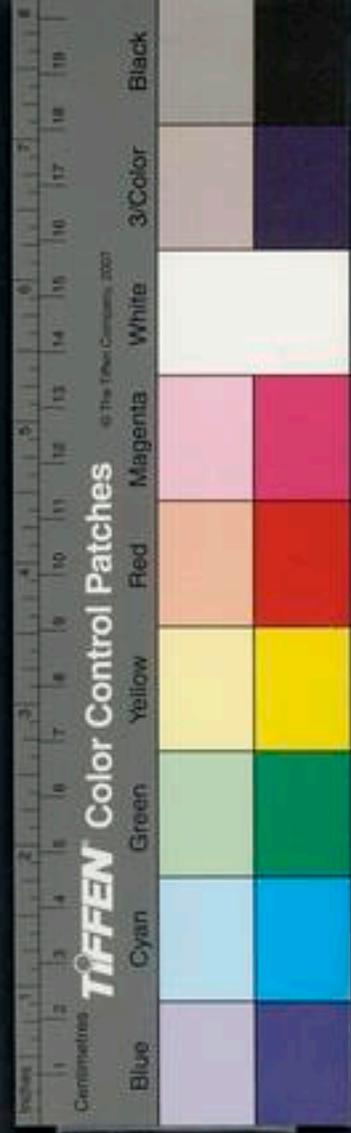
王渾字玄沖太原人也父昶魏司空渾沉雅有器量襲父爵京陵侯參文帝安東軍事咸熙中為越騎校尉武帝受禪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歲饑渾開倉振贍百姓賴之。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陳慎張喬攻潯陽瀨鄉又擊吳將孔忠皆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宮置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皓中



軍案甲不進功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頓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復鎮壽陽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重帝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薨年七十五謚曰元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文詞俊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尚常山公主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濟濟矣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時父渾為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由是長同異

之言久之被斥於外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買地為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為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馭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採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飩甚美帝問其故荅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



濟有馬癖帝嘗與濟棊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及卒孫楚雅敬濟而哭之甚悲向靈牀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直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

王濟

王濟字士治弘農湖人家世二千石濟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為卿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常起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過濟曰吾

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濟曰陳勝有言燕雀安知鴻

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濟告母邈遂妻之後除巴郡太守邈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濟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誦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濟夜夢懸三刀於其卧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濟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未幾果遷濟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濟修舟艦濟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又畫鷁首恠獸於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拜濟為龍驤將軍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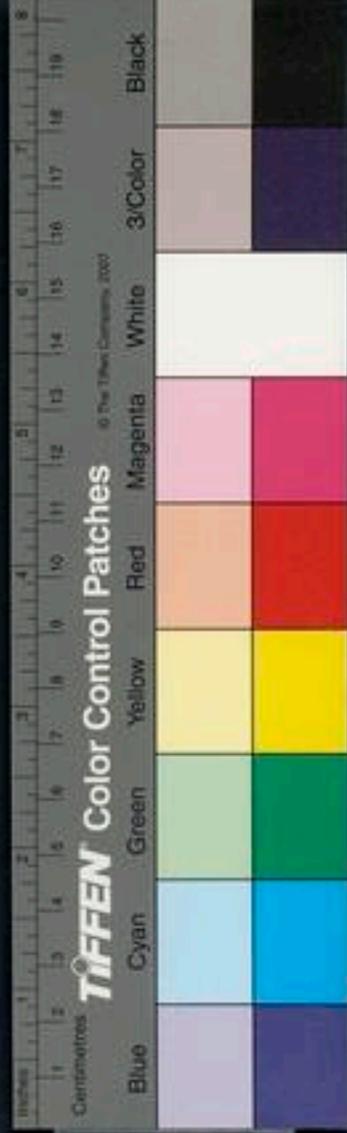


王渾傳
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鑲橫截之又作鐵錐長
丈餘暗置水中而逆距船渚乃作大筏亦方百餘步縛草
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去
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遇鑲然炬燒之
須臾斷絕於是船無所礙渚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
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皓聞渚軍旌旗器甲厲天滿江
威勢甚盛莫不破膽遂降於渚時安東將軍王渾忌渚之
功乃表渚違詔不受節度帝釋不問渚自以功大而為渾
父子及豪強所抑每進見陳其伐功之勞及見枉之狀或

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州護軍范通渚之外
親也謂渚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渚
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
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群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
斯顏子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蘭生所以屈廉
頗王渾能無愧乎渚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
言夫不能遺諸曾中是吾楸也官至撫軍大將軍卒時年
八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累遷郡



別駕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帝以問參軍孔顥顥忌其能良又不荅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為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為鎧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傳也他日謂孔顥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上征吳之策甚合帝

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多所擒獲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以彬為右將軍持節監幽州諸軍事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元康四年卒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邁征渾琬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勞此焉為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勳懿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存彼焉



是務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
乃喧囂宸衷敷亂穀倫既為戒於功臣亦致譏於清論
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乖爭子之明義雋材雖
多亦奚以為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
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既害善濬亦矜功武子豪
傑夙參朝列逞欲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山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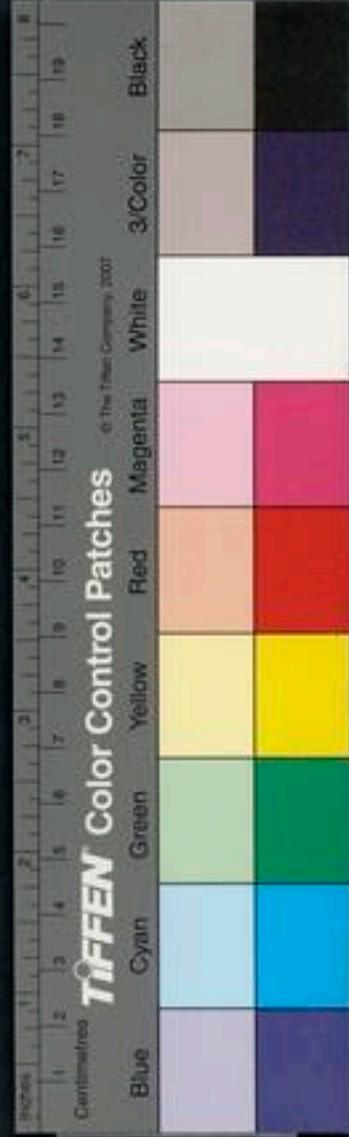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也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然不辟性
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

之交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字紹曰巨源在汝不
孤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州辟部河南從事與
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卧
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
石生無事焉蹄間邪投博而去木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
隱身不交世務後因見景帝累遷吏部郎文帝與濤書曰
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
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贈藜杖
一枚武帝受禪久之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表疏數十上又
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



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為比後居母喪負土成墳手植松
柏詔奪情以濤為吏部尚書濤不得已就職咸寧初除尚
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病帝累詔不許乃起視
事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
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
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而濤行之自若一
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
啓事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當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
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
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

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闡與之合
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水寧之後寇賊竄起
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固乞骸骨
使者乃卧加章綬濤曰垂波之人豈可汗官府乎與疾歸
家以太康四年卒時年七十九左長史范略等上言濤舊
室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為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
謂妻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甚公夫人
否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待無嬖賤祿賜俸秩散之親故
初陳郡袁毅嘗為萬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
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



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
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密益其酒濤極
本量而止子簡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
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二十而不為家父所知未嘉三年
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
于時四方寇亂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
有茝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
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山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
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彊何如
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

西漢燕會之日察佐或或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
有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
六十卒

史臣曰若夫居官以功系其務將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
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
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堙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尚
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
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
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
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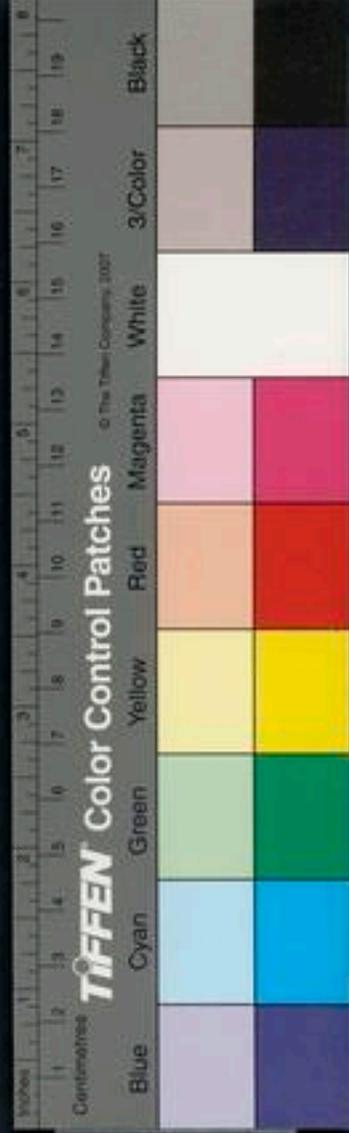


歟若盧子家之於前代何足笑也

王戎 衍 澄

王戎字濬冲琅邪人也父渾涼州刺史。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嘗與群兒戲於道則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素與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

為人短小任率不脩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已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衮衮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為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兗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荅曰勝公榮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為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董意亦復易敗耳累遷豫州刺史受詔伐吳吳平徵為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中細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



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後遷吏部尚書以母憂去
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弈碁而容貌毀悴杖
然後起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粟毀不
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頹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
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吉我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
○後轉司徒以王政將地苟媚取容屬慙懷太子之廢竟
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婿也頠誅戎坐免官戎以晉室方
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恐無寒謬之節自經典選未
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
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寮開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

不知其三公也。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
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筆晝夜算計恒若不足
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
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頠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
歡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
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獲譏於世。戎有人倫
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實莫知名其器王
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風塵表物裴頠拙於用長
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
惡之敦果逆亂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頠謂後車客曰吾昔



晉書 卷之九十一 三十九
與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縻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永興二年薨年七十二

衍字夷甫戎之從弟也神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武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矣後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為黃門侍郎

○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簡
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塵尾與
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
謂之一世龍門矣後進之士莫不景慕選舉登朝皆以為
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常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
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
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衍妻郭氏賈后之親藉中宮之勢聚斂無厭衍疾郭之貪
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行衍
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後拜司徒衍雖居宰輔之



重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
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
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
勒陷京師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勒甚悅之謂其黨孔叢曰
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叢曰彼晉之三
公必不為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使人夜排墻填
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何若不祖
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時年五十六顧愷
之作畫贊亦稱衍當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登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

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郭
大怒謂澄曰昔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
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澄爭得脫衍有重名於世時人
以人倫之鑒尤重澄及王敦庾敳皆為天下人士目曰阿
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澄堂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
峰太儁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也澄由是顯名有經
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時王敦謝鯤
庾敳阮脩皆為衍所親善號為四友而亦與澄狎惠帝末
衍以澄為荊州刺史敦為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
事制變不可預論澄辭義鋒出筭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



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後元帝徵澄為軍諮祭酒時王敦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盛名出於敦右兼勇力絕人素為敦所憚澄猶以舊意侮敦敦怒令力士路戎縊殺之

郭舒

郭舒字稚行鄉人范粲宗人郭景威稱舒當為後來之秀王澄聞其名引為別駕荆土士人宗廟常因酒作澄澄怒叱左右捧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舒曰別駕狂邪誑言我醉因遣搃其鼻及其有頭舒跪曰澄意少釋而厥遂得免。後王敦召為從事中郎

會高官督護繆坦請武昌城西地為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舒曰公聽舒一言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為勝堯舜邪敦曰卿欲何言舒曰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為梁州刺史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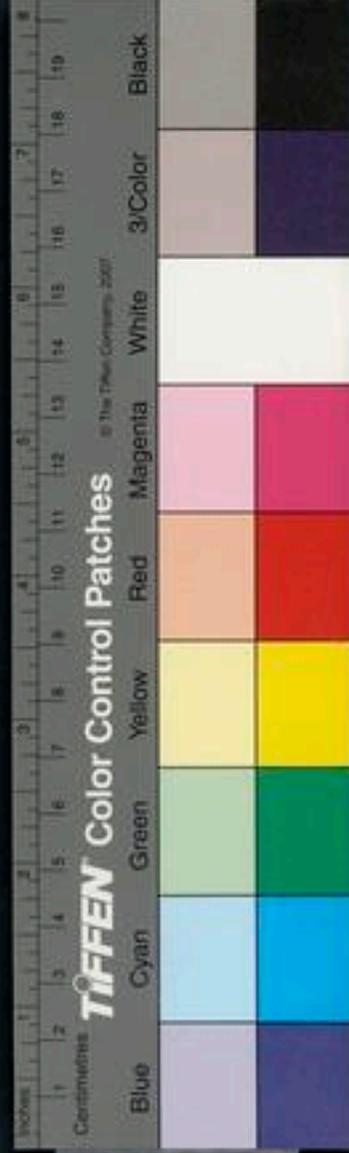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滎陽人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為業人無知者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



如也衛瓘見廣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為識者所歎美如此累遷侍中河南尹廣善清談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又闕不復來廣問其故荅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筮盃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

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否荅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病廣聞故命駕為剖析之玠病即愈廣歎曰此賢曾中必無膏肓之疾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為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曰喬曰髦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為得之矣。是時王澄胡毋輔之等皆亦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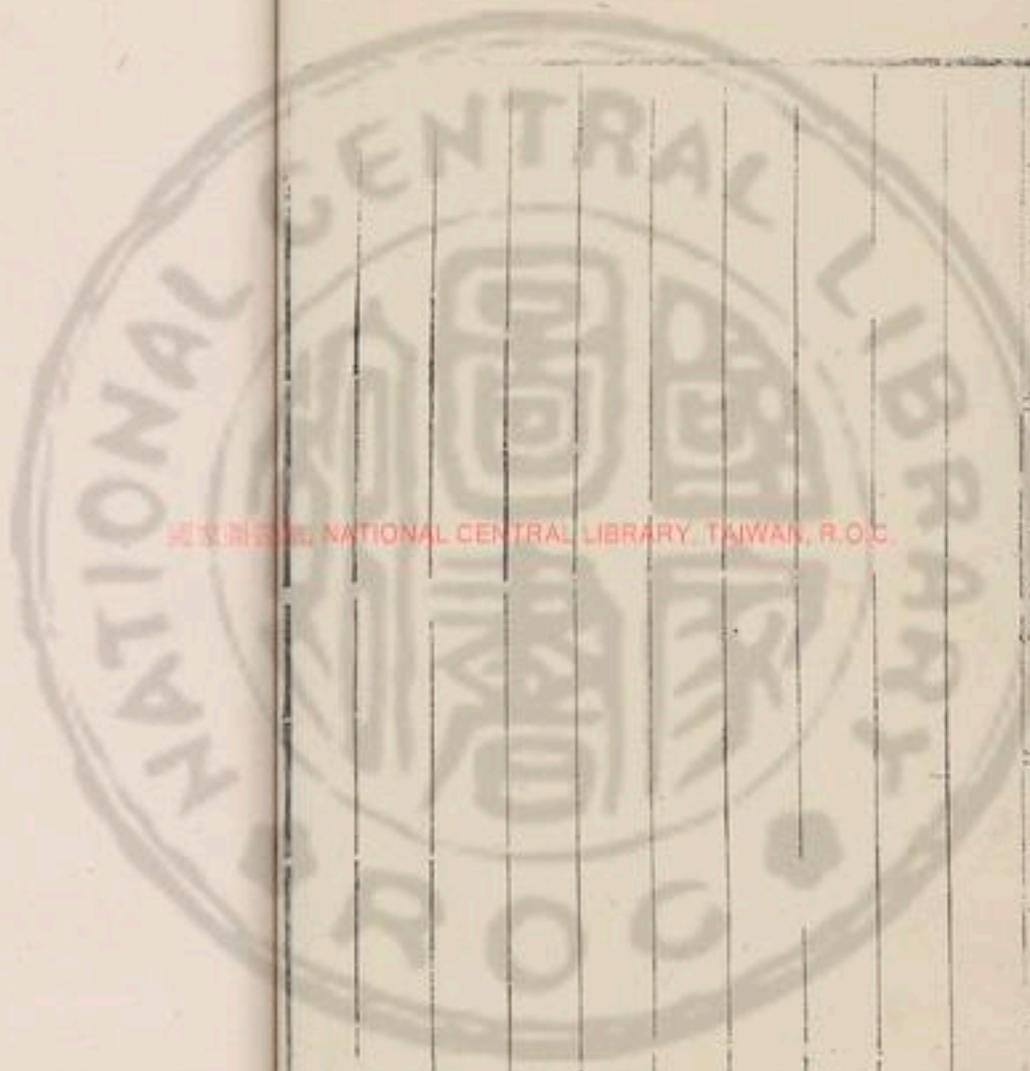
放為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
乃爾後位至尚書令竟以憂卒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譏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其尸祿
豈台揆之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濟冲善發談端夷甫仰
希方外登槐庭之顯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
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資財術則自保其身寧論宗
稷及三方構亂六戎籍手犬羊之侶鋒鏑如雲夷甫區
區焉佞彼凶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
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天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
容珪璋範德聲移官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

澄之箕踞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為
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及道睽將聖事乖躋指
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之尸樂令解
惣懷之容豈聞伯夷之風歟懷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求士乃構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濟冲居
鼎談優務劣夷甫兩顧退求三宄神亂當年忠垂曩列
平子陵侮多於用拙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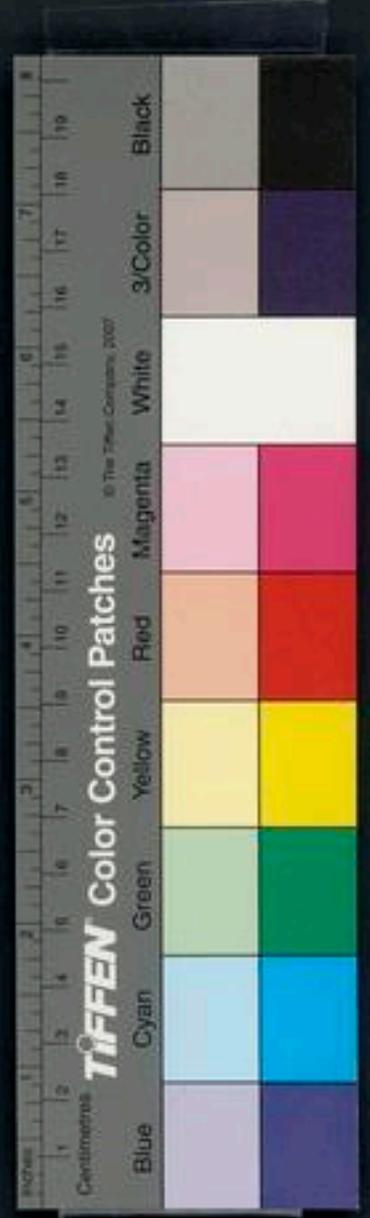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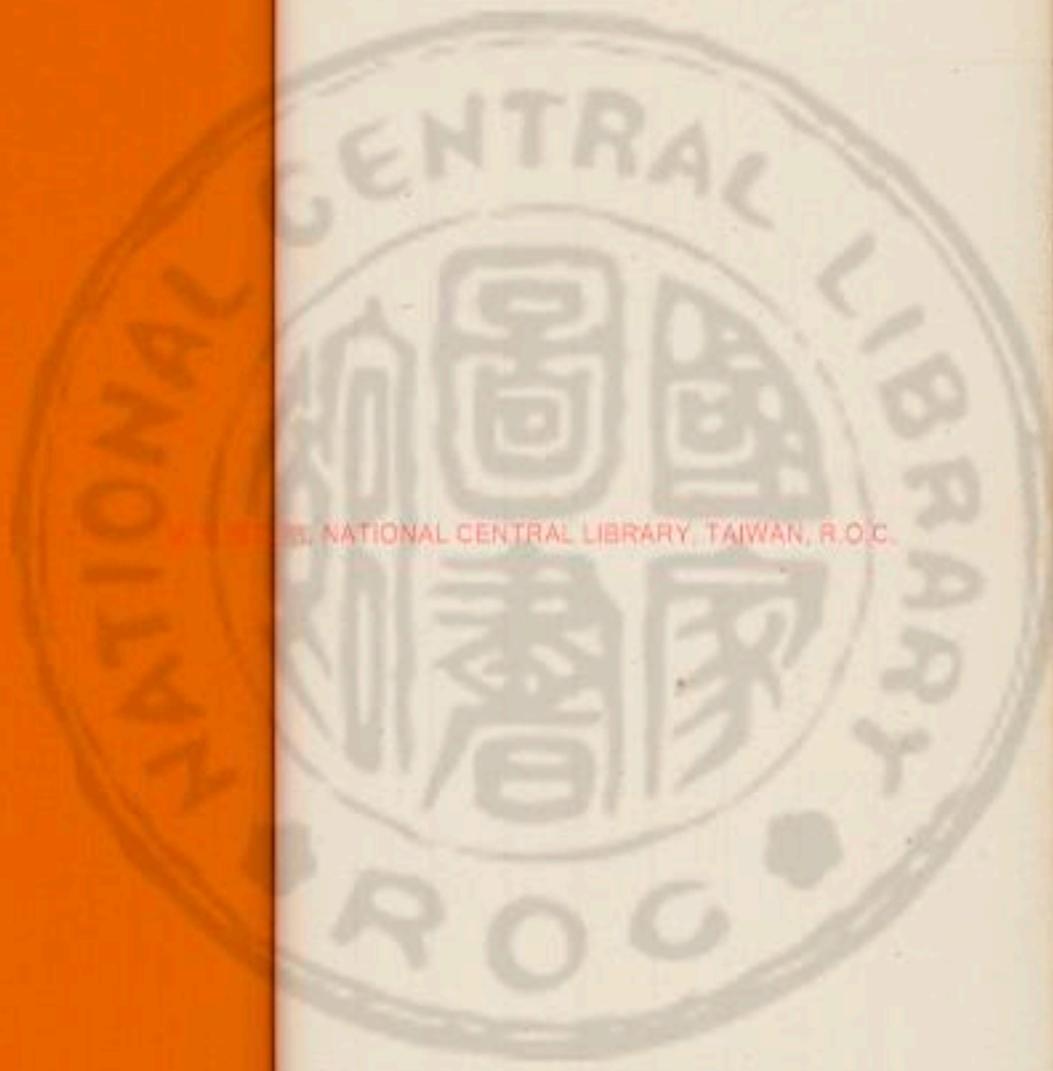
皇朝詩林卷之六

續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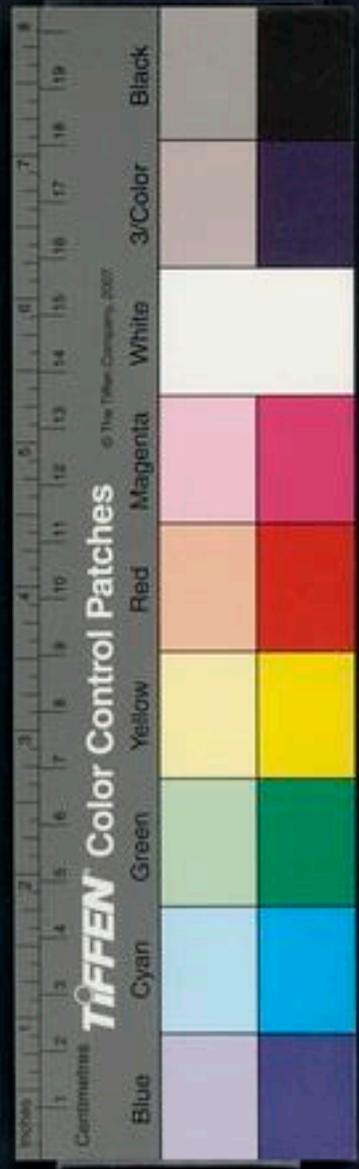
十五

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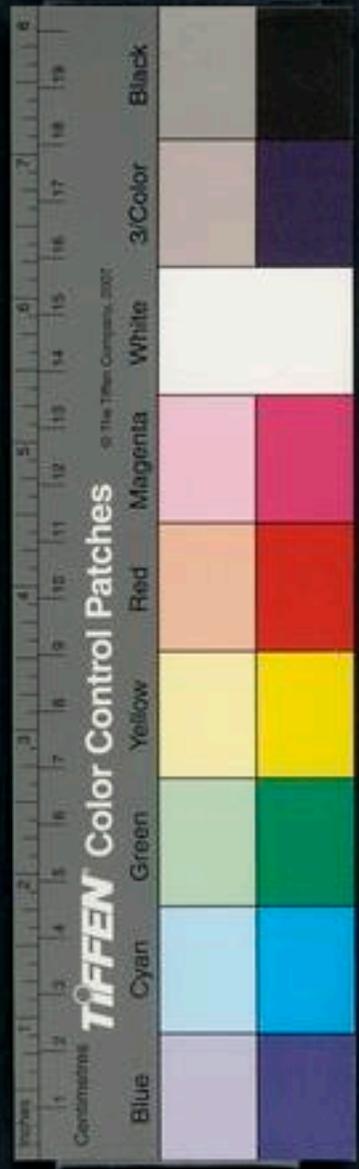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ERS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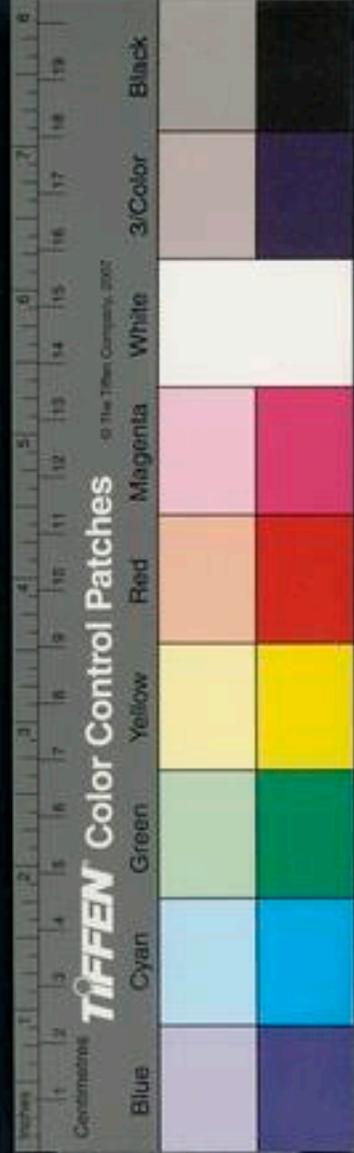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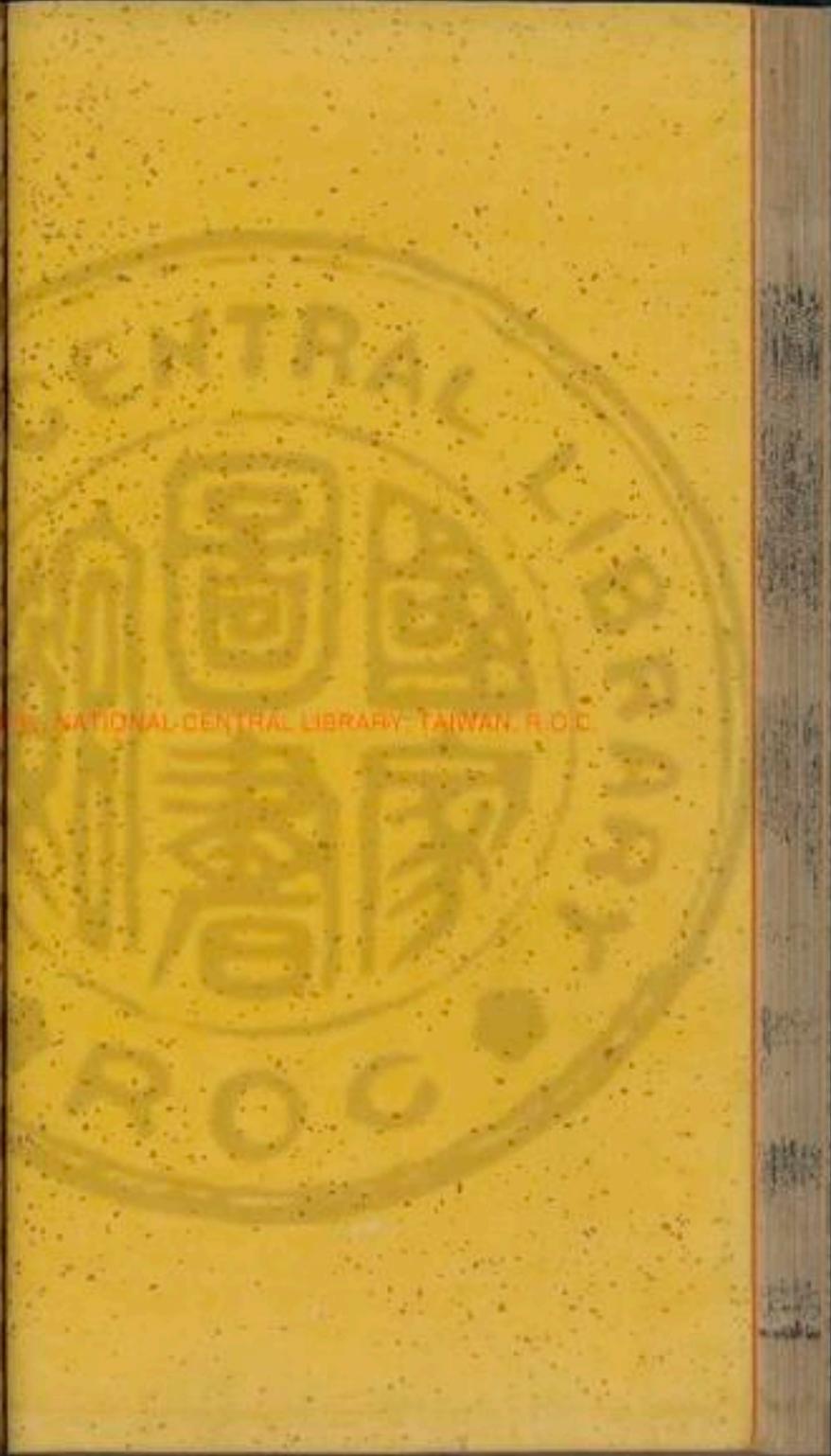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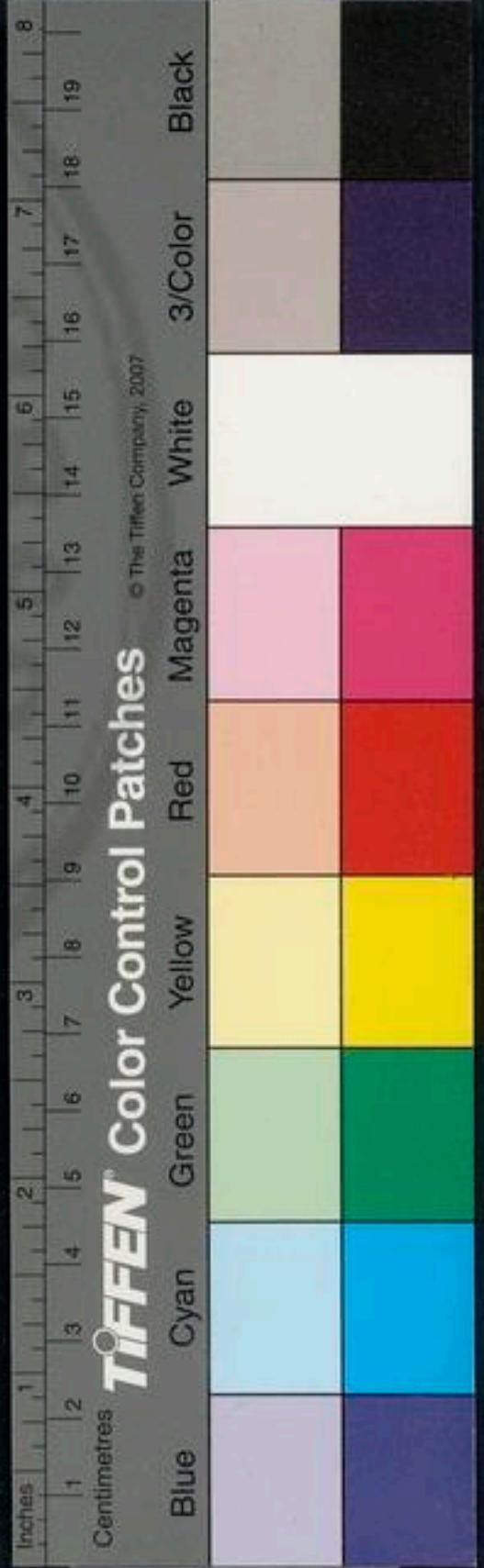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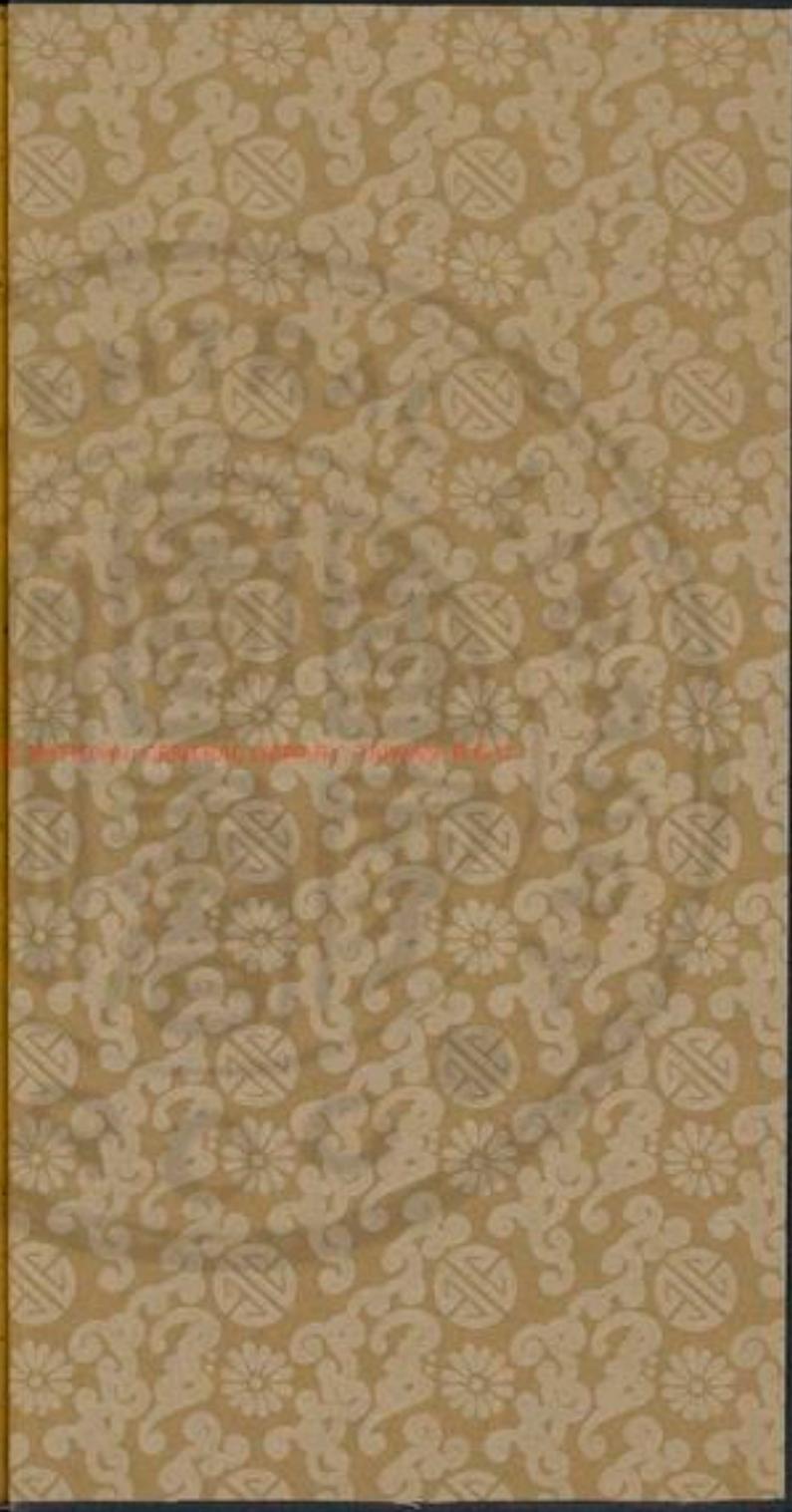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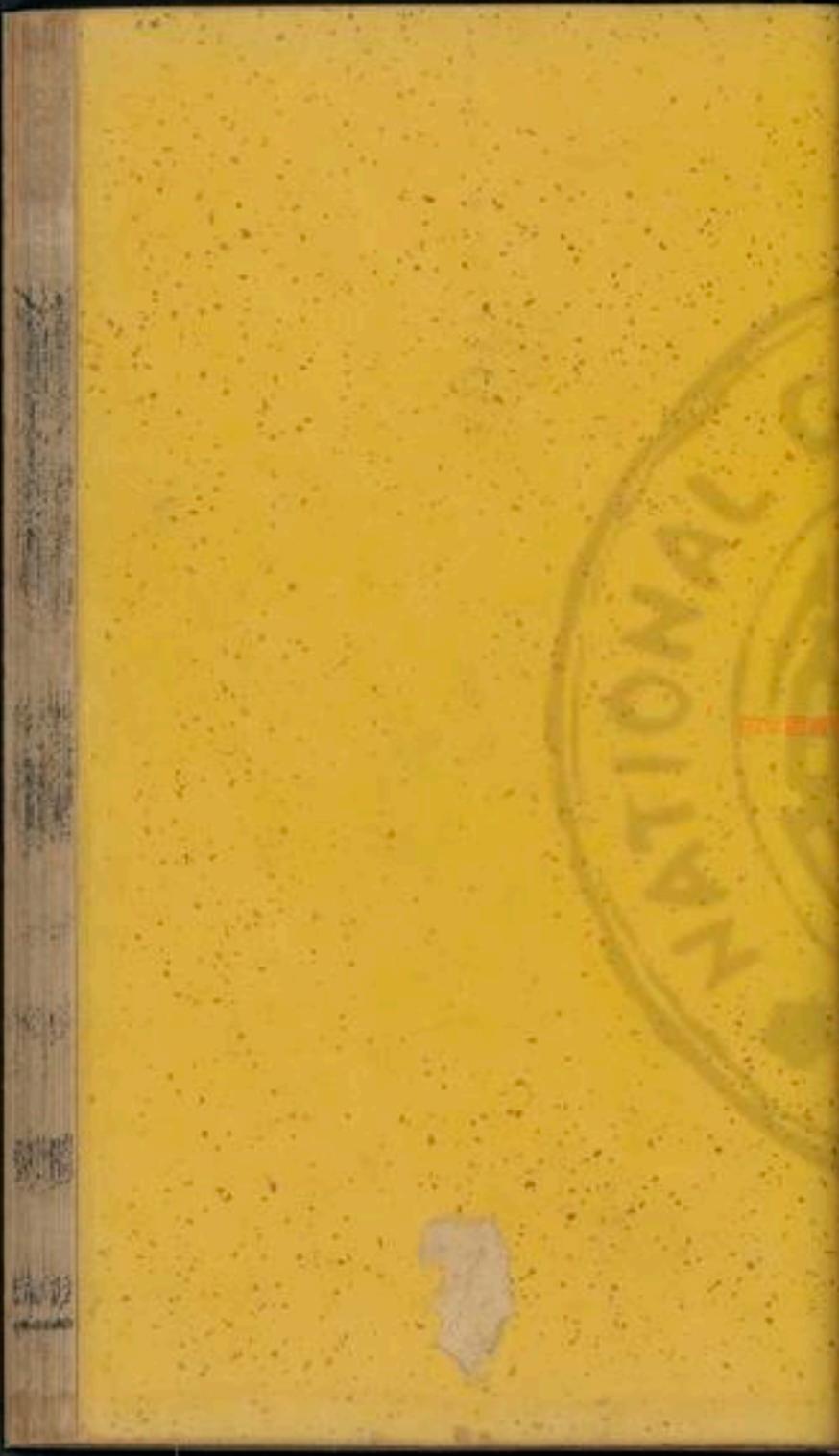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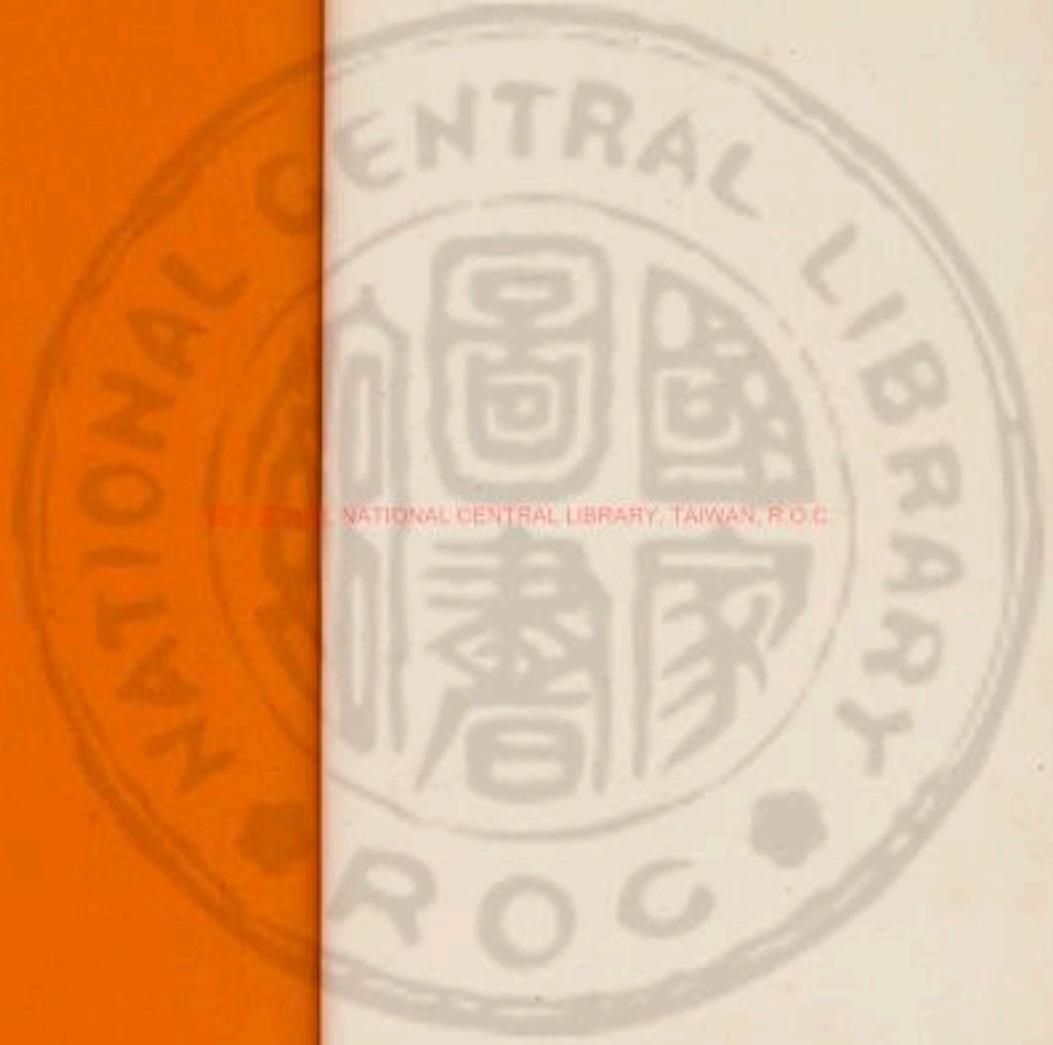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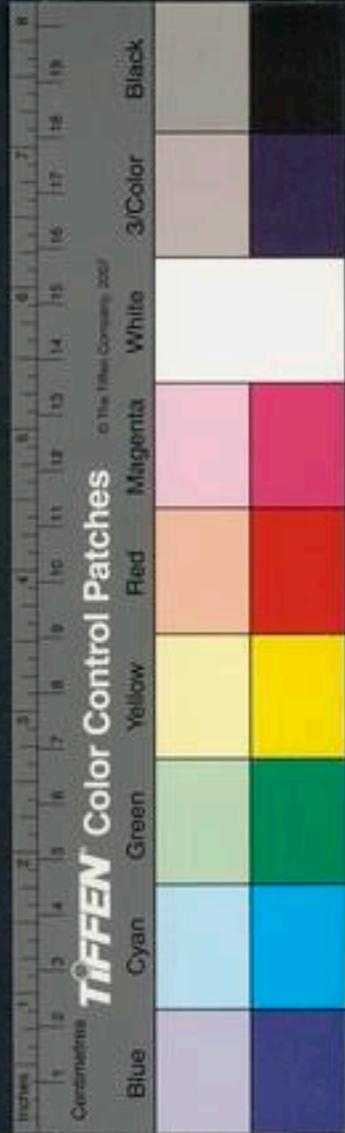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8971

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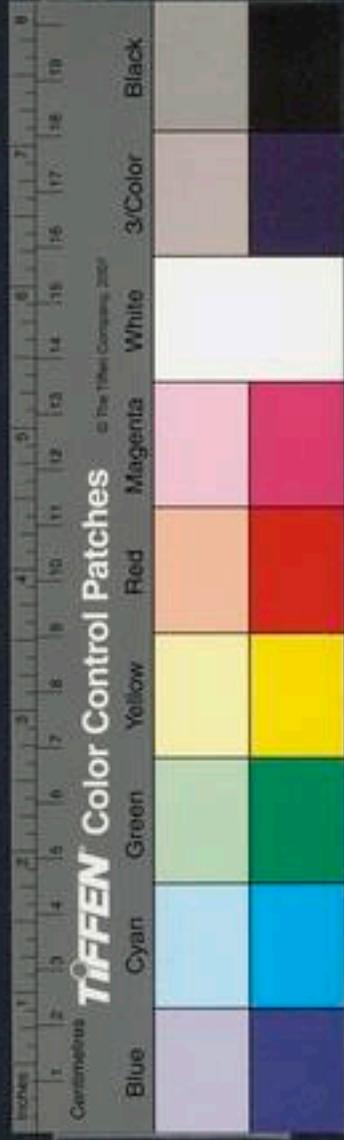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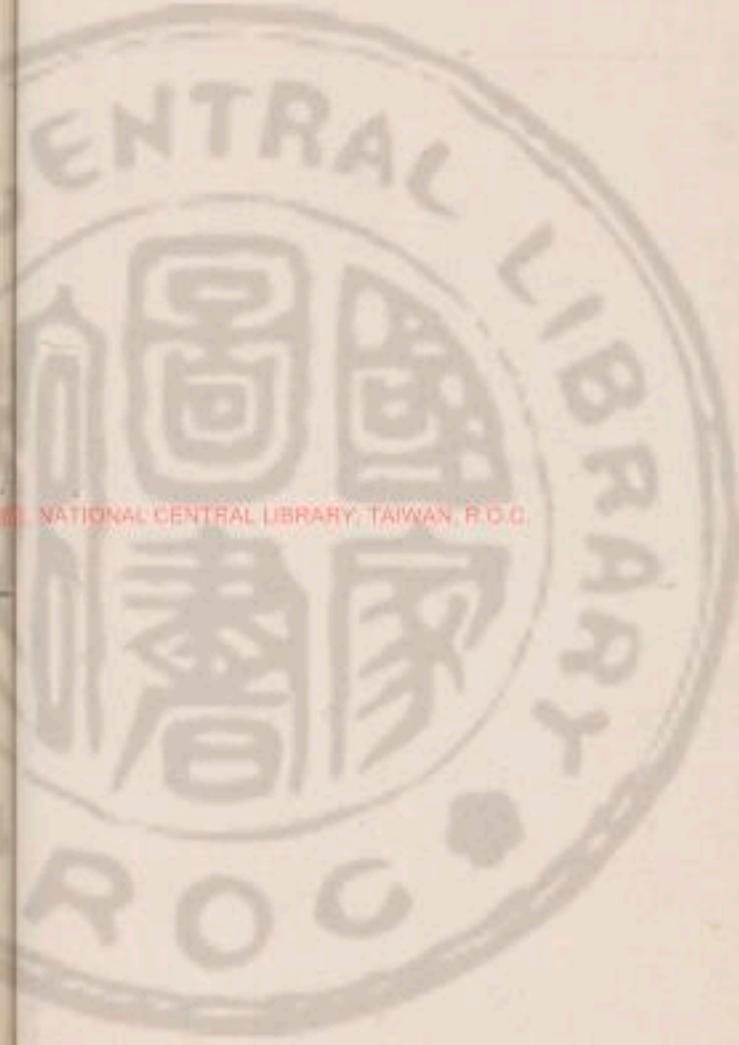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遺書詳節卷之十

列傳

鄭袤

鄭袤字林叔滎陽人也父恭揚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
早有識監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為不亡矣恭始中以袤為
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郎將繆坦就第拜授袤前後辭
讓至于十數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
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
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
之迹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薨謚曰元



劉毅 嚙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幼有孝行少厲清節僑居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曰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咸寧初轉司隸校尉糾正豪右京師肅然時人以毅方之諸葛豐蓋覺饒武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毅以魏

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是以上品無寒賤下品無勢族雖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并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撓為朝野之所式瞻堂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太康六年卒武帝撫几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子嚙

嚙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初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官日隆嚙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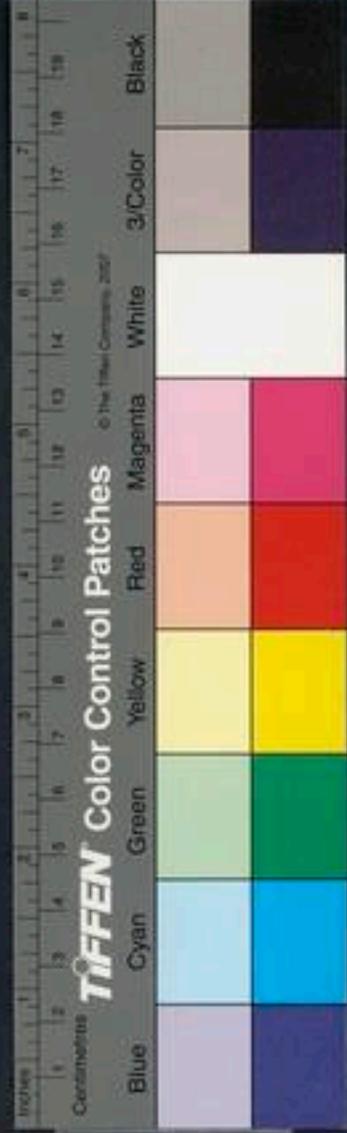


無患轉侍御史久之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
救火暈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暈勃然謂彰曰
君何敢恃寵作威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
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彰又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
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惠帝復祚暈為左丞正色立朝三
臺清肅後石勒殺之

和嶠

和嶠字長與汝南西平人厚自崇重有虛名於世太傅從
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礪多節目
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允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為給事

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重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
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杭專車而坐
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
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李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
不荅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
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惠帝即
位拜太子少傅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
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
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嶠家
產豐富擬於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於世杜預以為嶠



晉書卷之第...
科...
三...
有錢癖

武陔

武陔字元夏沛國人也父周魏衛尉陔沉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並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陔位至開府儀同三司韶位至散騎常侍茂名亞於陔位至尚書茂清正方直聞於胡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

任愷

任愷字元褒樂安博昌人少有識量高魏明帝女晉國建為侍中愷有經國之幹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愷惡賈充之為人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為憂愷與庾純請用充鎮撫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既為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顛向秀和嶠之徒皆與劉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於是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既而充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充與荀勗馮統承間浸潤謂愷憂侈用御

晉書卷之三十一 任愷傳 四 莊
食器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覈是愷妻齊長公主
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既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愷既失
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劾以公子奢侈每
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云無可下筋處
後起為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為侍
中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
拜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
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
○子罕字子倫幼有父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
平佳士歷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人也高祖是著名漢代。洪少以清厲
顯名骨鯁不同於物人之有過輒面折之而退無後言武
帝世為御史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
生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鷓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薦雍
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
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
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也吾選
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我才見舉惟官是視各明
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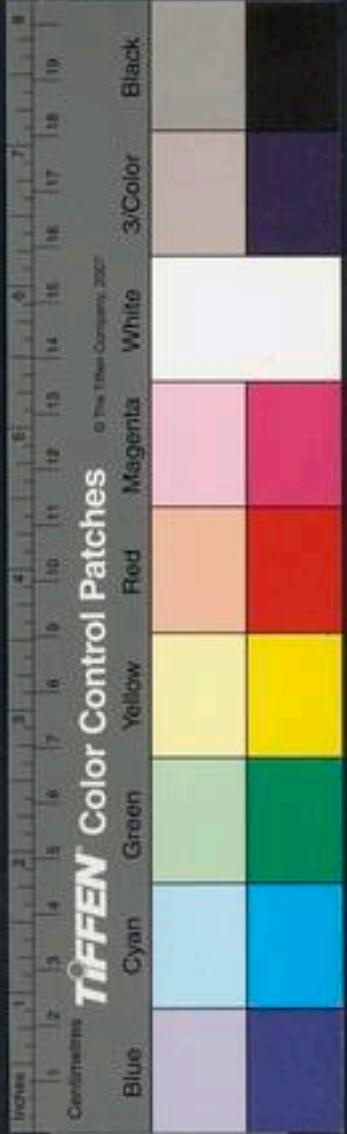
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嘗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耳然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後為大司農卒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况乎志士仁人寧求苟合懷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衆口銷金投光撫劍馳書北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遇寬容任和兩遭膚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之志崔洪愛卻說之道長升勸王彌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之人觀乎臨事者也

贊曰仲雄初令忠寒揚磨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嬰請賈和氏條暢堪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何攀平允寬濫多迴

劉頌

劉頌字子稚廣陵人世為名族同郡有雷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咸寧中頌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宦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實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轉河內太守草具所陳如左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



晉書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卷之六十一
使數世賴之又論肉刑見刑法志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
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
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頌位至光祿大夫卒
○初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
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曰本同根系
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
上為陳騫所止故得不劾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
詳辨刑名該覈政體雖文慙華婉而理歸切要避日西
京望賈誼而非遠眷言東國顧鄴顛而有餘逮元康之

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菹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
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古之遺直何以尚茲至
於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讎者歟
○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疊疊可
觀及銳志銓衡留心隱逸濟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於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
雅志迺無私推賢拔滯嘉言在茲懋哉兩哲邦家之基

傅玄子咸

傅玄字休奔北地人也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
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施俱



以時舉選入著作撰集魏書武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上疏曰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復上疏曰舜舉五臣無為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俄遷侍中後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為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志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白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髮帶疎

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玄少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為傅子為內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有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適齊孔孟於往代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子咸

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咸龜鑒頴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累遷尚書右丞咸以世俗奢侈上書



曰臣以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輿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畜由於節也今者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不難矣。時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楊駸咸因奏愷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惠帝以駸管朝政有詔不問咸復

與駸箋諷切之駸意稍折漸以不平駸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于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直或不忠尤欲以充厲為釐故致怨耳安有慳慳為忠益而當見疾乎。遷御史中丞時汝南王亮輔政專權咸諫曰往從駕殿下見語卿



不識韓非逆鱗之言邪而歎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願
願觸猛獸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
摩天子逆鱗欲以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為惡必將以
此見怒亮不納後母憂去官起為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弛
豪右放恣又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尹澹等京都
蕭然貴戚憚伏威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典
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
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
卒疲於送迎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吳
郡顧榮嘗與詔故書曰傳事公虞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

人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卒官

史臣曰武帝鑒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落汰任切諫
傳玄體彊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
謬當朝不忝其職者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
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
此褊心之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為物議所譏惜也古人
取戒於韋弦良有以也。長虞風格凝峻弗墜家聲及
其納諫汝南獻書臨晉居諒直之地有先見之明矣傳
祇名父之子早樹風猷崎嶇危亂之朝匡救君臣之際
卒能保全祿位可謂有道存焉



贊曰鵠夙貞諒寔惟朝望志厲彊直性乖夷曠長虞剛
簡無虧風尚子莊才識爰膺袞職忠績未申泉途遽逼

閻續

閻續字續伯巴西人也博覽墳典該通物理父卒繼母不
慈續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
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續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國
子余酒鄒湛以續才堪佐著薦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
閑廩重責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愍懷太子
之廢也續輿棺詣闕上書理太子之寃曰臣伏念前太子
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沉淪富貴受鏡先

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粱擊鍾鼎食
之家希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踈廣洗馬舍人亦
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所以致敗也
臣素寒門無力仕宦不經東宮情不私適念昔楚國處女
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臣常備近職雖
未能自結天日情同閹寺恹恹之誠皆為國計以死獻忠
伏須刑誅書御不省。及張華遇害曾謚被誅朝野震悚
續獨撫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
夫過叱賈謚尸曰小兒亂國之由誅其晚矣皇太孫立續
復上疏朝廷蓋其忠烈擢為漢中太守趙王倫死營葬續



以車轆其冢績不護細行而慷慨好大節卒於官

史臣曰愍懷之廢也天下稱冤然皆懼亂政之參夷醜
淫嬖之凶忍遂使謀臣懷忠而結古義士蓄憤而吞聲
閻結伯官既徵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輕生重義視死
如歸伏奏而待嚴誅輿棺以趨鼎鑊察言觀行豈非忠
直壯乎顧視晉朝公卿曾不得與其徒隸齒也茂伯篤
終哭王經以全節休然追遠理鄧艾以成名故得義感
明時仁流枯骨雖朱勃追論新息樂布奏事彭王弗之
尚也

贊曰感義收會篤終理艾道既相侔名以俱泰續伯區

區與觀陳墓傷茲淫孽弗遂良圖啜其泣矣何嗟及乎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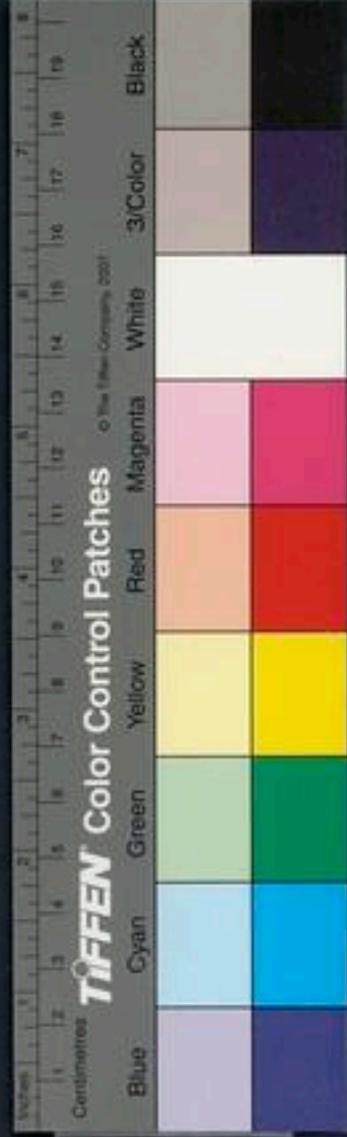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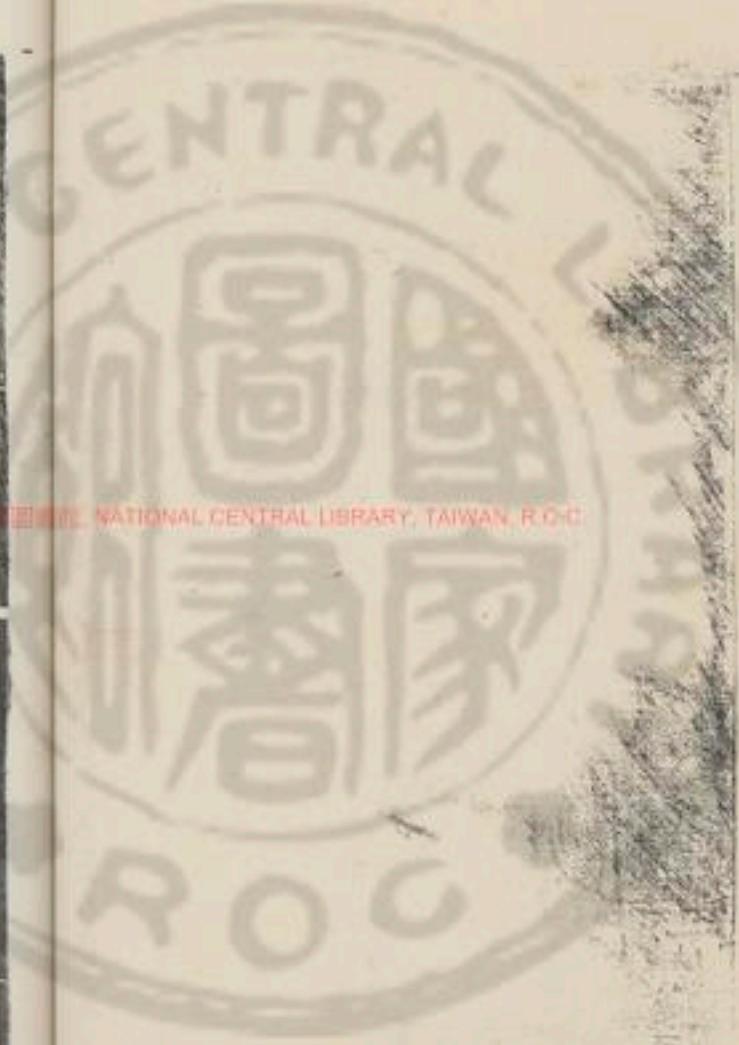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詩節卷之十一

列傳

阮籍 字 叔 瞻 字 備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
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
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爛善彈琴
當得其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太尉蔣濟聞其有雋
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
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
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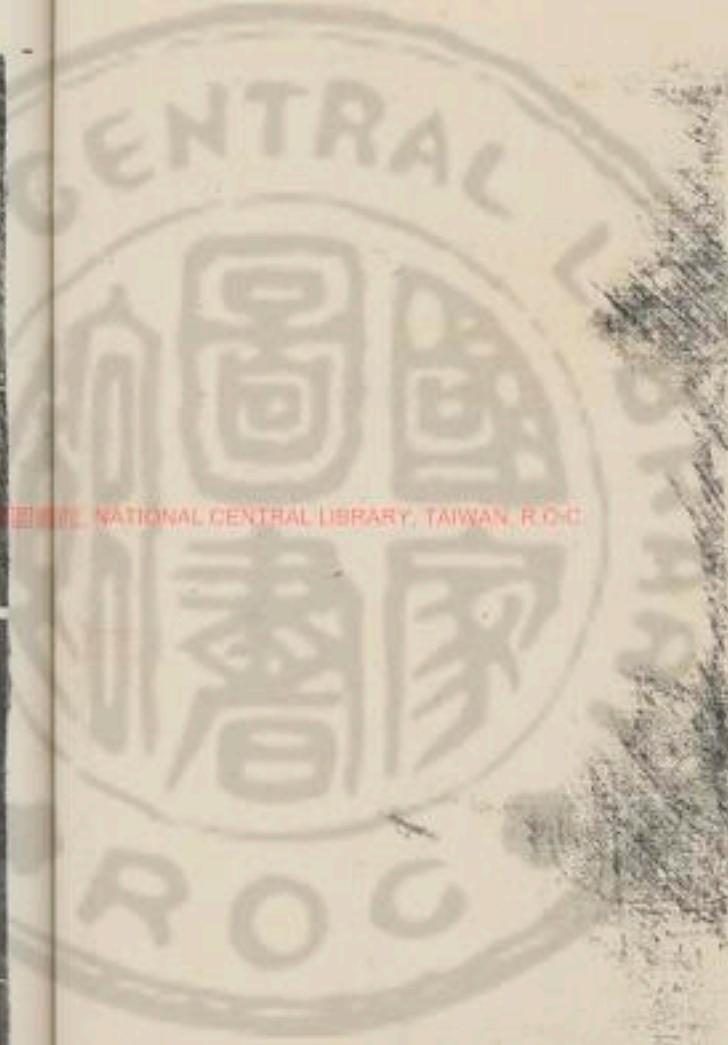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詩節卷之十一

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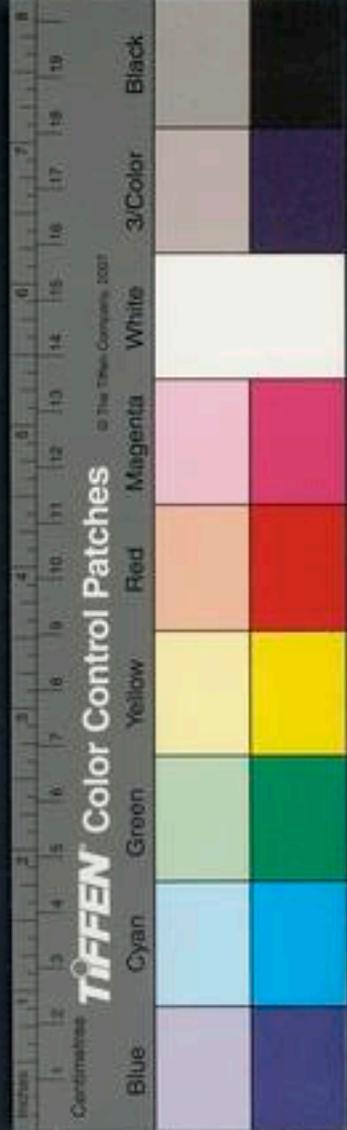
阮籍 字 叔 瞻 字 備 裕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獨得
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或登
山臨水經日忘歸博覽群籍尤好莊老嗜酒能爛善彈琴
當得其意忽忘形骸時人多謂之癡太尉蔣濟聞其有雋
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昔子夏在於西河之上而文
侯擁篲鄒子處於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
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今籍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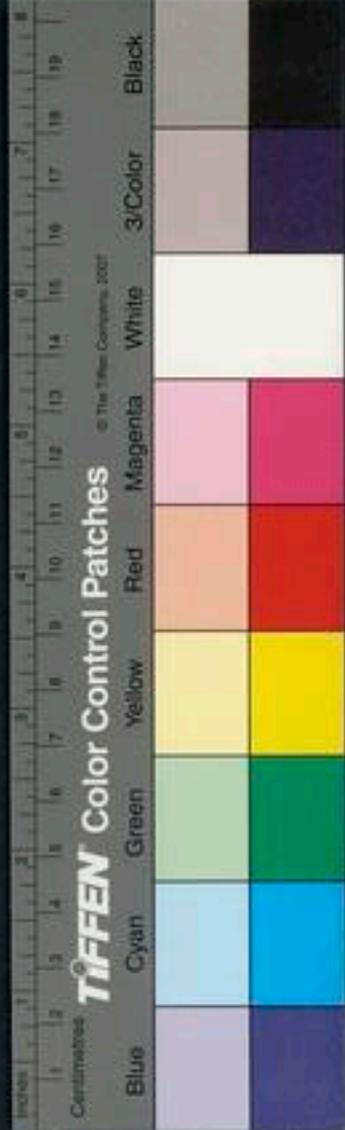
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
之陽輸黍稷之餘稅補吏之召非所克堪初濟恐籍不至
得記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
乃就吏後謝病歸高貴鄉公即位徙散騎常侍籍本有濟
世志屬魏晉之世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
世事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
日不得言而止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於帝曰籍平生
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
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為大將軍從
事中郎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

坐者恠其失言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
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殺母禽獸之不若
衆乃悅服。籍聞步兵厨管公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
為步兵校尉遺落世事會帝謀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
其辭籍沉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按醉眠使者
以告籍便書按使寫之無所改竄辭甚清壯為時所重籍
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性至孝母終正
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奕賭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
號吐血數升及將葬食一蒸豚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
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脊骨立殆致癡性裴楷



晉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二 蘇
往吊之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稽吊哭畢便去或問稽凡
吊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不哭君何為哭稽曰阮籍既方
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歎
為兩得。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
稽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
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而帝
每保護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
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卧
其側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
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時率意獨為

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
歎曰時無英雄使堅子成名景元四年卒。籍能為文初
不留思作詠懷詩八十餘篇為世所重著達莊論叙無為
之貴文多不錄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栖
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
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
略曰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
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
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群蟲之處禱中逃乎
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



禪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大流焦邑滅郡群虱處於
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蠱之處禪中乎
此亦籍之曾懷本趣也子渾字衷咸有父風籍謂曰仲容
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

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
譏其所為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
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絜自咸以竿挂大布犢
鼻於庭人或恠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歷散騎侍郎
山濤與咸典選武帝以咸耽酒浮虛遂不用太原郭奕而
爽有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先見咸心醉不覺歎焉而廢

母喪縱情越禮素幸姑之婢姑嘗歸于夫家初云留婢既
而自從去時方有客咸聞之遽借客馬追婢既及與婢累
騎而還論者甚非之○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
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
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圓坐相向大酌
更飲時有群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群從
昆弟莫不以放達為行籍弗之許荀勗每與咸論音律自
以為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以壽終二子瞻字

瞻字千里性情虛寡欲自德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
其要並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為彈



之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
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
永嘉中為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
此理足可以辨正幽明忽有一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
名理客甚有才辯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悉客
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即僕
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後歲
餘病卒年三十

孚字遙集其母即奴婢也孚之初生其姑取王延壽靈
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楹而以字焉避亂渡江元帝以

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丞相從事中郎
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遷黃門侍郎散騎
常侍常以金貂換酒復為有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
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
物客至屏常不盡餘兩小鹿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
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鞞
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首始分咸和初苦求出交廣尋而
蘇峻作逆識者以為知機脩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善清言
性簡任不脩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常步行以百
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



五... 卷之第... 陽... 王... 蕭...
儋石之儲宴如也與兄弟同志常自得於林阜之間。脩
居貧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
之者求入錢而不得王敦特為鴻臚卿謂脩曰卿常無食
鴻臚丞差有祿能作不脩曰亦復可爾耳遂為之後避亂
南行為賊所害

裕字思曠字之族弟也累除辟不就即家拜臨海太守少
時去職後復除東陽太守尋徵侍中不就還剡山有肥遁
之志有以問王羲之羲之曰此公近不驚寵辱雖古之沉
矣何以過此人云裕骨氣不及逸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
不如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兼有諸人之美裕嘗以人
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無所脩綜而物自
宗焉在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
言後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
命焚之在東山父之復累徵聘不就或問裕曰子辭徵聘
而宰二郡何邪裕曰雖屢辭王命非敢為高也吾少無宦
情兼拙於人間既不能躬耕自活必有所資故曲躬二郡
豈以騁能私計故耳年六十一卒

稽康

稽康字叔夜譙國銍人其先姓奚命稽上虞人以避怨徙
焉銍有稽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



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誦詩自足於懷以為神仙景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尊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為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一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常採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登沉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

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

即

自服半餘半與康皆疑而為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曰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其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闕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此書既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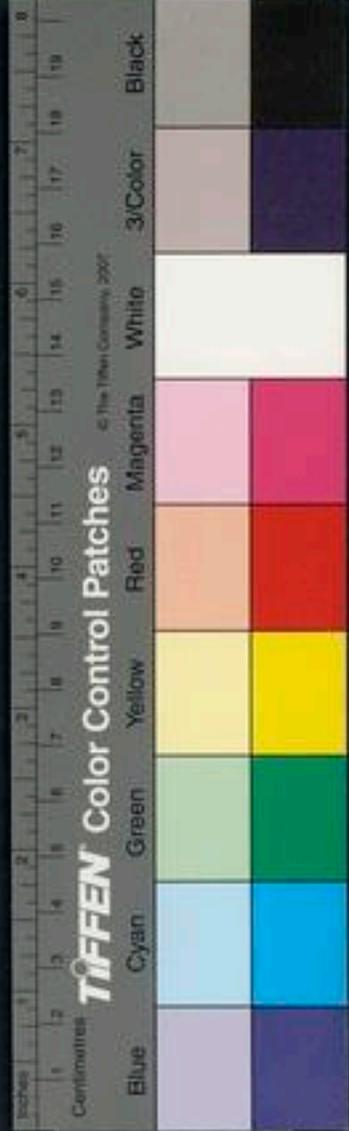


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為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雖曰義直神辱忠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往造焉康不為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稽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因譖康欲助母丘儉帝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

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游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為之傳贊又作太師箴

向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雅好莊老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廣之稽康善鍛秀為之佐相對欣然傍



若無人又共呂安灌園於山陽康既被誅秀應本郡計入洛文帝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為巢許伯介之士未達堯心豈足多慕帝甚悅其後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廖亮追想曩昔稽生游晏之好感音而歎作思舊賦云位至散騎常侍卒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容貌甚醜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與阮籍稽康相親之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常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

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整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高牖公亢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知止則探庖執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袂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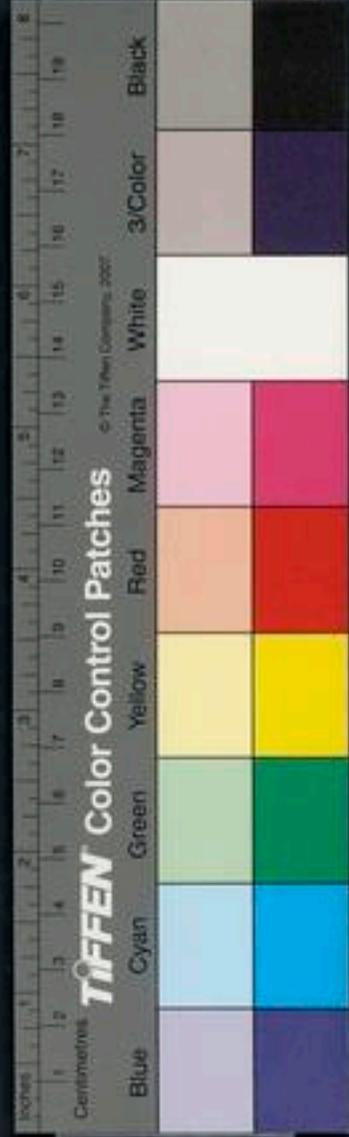


方捧罌承槽御盃漱醪鴛鴦筵踞枕麴籍糟無思無慮其
樂陶陶兀然而醉况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孰視不
見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
擾焉若江海之載洋洋一家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嘗
為建威參軍竟以壽終

謝鯤

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父衡以儒素顯仕至國子祭酒
鯤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脩威儀好老易能歌善鼓琴東
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尋坐家僮取官橐除名于時名士
王玄阮脩之徒並以鯤初登宰府便至黜辱為之歎恨鯤

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嘗不服其遠暢而恬於榮辱
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為
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
我嘯歌。後為王敦大將軍長史時王澄在敦坐見鯤談
話無勸惟歎謝長史可與言都下不眎敦其為人所慕如此
鯤不徇功名無砥礪行居身於可否之間雖自處若穢而
動不累高敦有不臣之迹顯於朝野鯤知不可以道匡弼
乃從容諷議卒歲而已明帝嘗問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
自謂何如荅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
壑自謂過之温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



晉書卷之三十三 謝安傳 十 莊
至於神鑒沉深雖諸葛瑾之喻孫權不過也後敦出鯤為
豫章太守蒞政清肅百姓愛之卒于官

胡毋輔之 謙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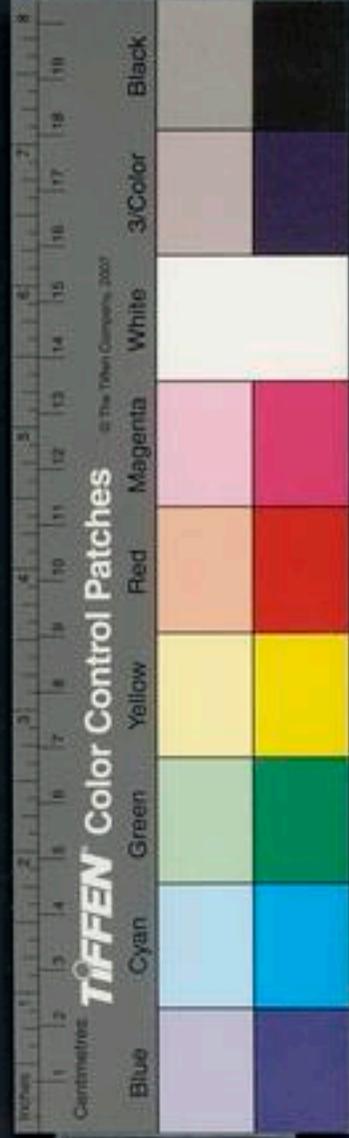
胡毋輔之字彥國泰山人也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性嗜
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為太尉王衍所昵
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
絕誠為後進領袖也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甚有能名後為樂安太守與郡人光逸晝夜酣飲不視郡
事嘗過河南門下飲河南騶王子博箕坐其傍輔之叱使
取火子博曰我卒也惟不之吾事則已安復為人使輔之

因就與語歎曰吾不及也蓋獨之河南尹樂廣樂召見甚悅
之擢為功曹其甄拔人物甚此後為湘州刺史未幾卒子
謙之

謙之字子允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醉常呼其父
字輔之正酣飲謙之闕而履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
令我死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

畢卓

畢卓字茂世新蔡銅陽人少希放達太興末為吏部郎常
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
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卓部也遽釋其縛卓遂引主人



宴於甕側致醉而去卓掌誦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
其味置兩頭右手持酒盃左手持蟹螯伯浮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矣

羊曼 聯

羊曼字祖延太傅祐兄孫也往達類縱好飲酒温嶠庾亮
阮放桓彝同志友善並為中 真名士時州里稱陳留阮放
為宏伯高平郝鑿為方伯秦 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下
臺為裁伯陳留恭謨為朗伯 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綬為委
伯而曼為黠伯凡八人號為八伯蓋擬古之八伯也
後為丹陽尹時明士過江初 海濱相飾休讓曼拜丹陽客

來早者得佳設日晏而 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
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
論者以固之豐腆乃不如曼之真率曼後為峻所害弟 聯
聯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兖州有八伯
之號其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為穀伯豫
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為莽伯散騎郎高平張嶷以狡妄為
猾伯而聯以狠戾為瑣伯蓋擬古之四凶

光逸

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胡毋輔之所器薦之於東海王
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青輔之無所舉薦輔之



晉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謝安傳
曰前舉光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舉也越即辟焉書到
郡縣皆以為誤審知是逸乃備禮遣之尋以世亂渡江復
依輔之初至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覆阮孚散
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
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甕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
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
八達元帝以逸補軍諮祭酒後為給事卒于官

史臣曰天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
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居名利其退也殮和履順以保
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

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
樂無聲而鶻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辯無窮
弃彼榮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舐痔兼
車鳴鳶六廢以茲自口於焉翫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
稽阮竹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
夫儀天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弃而不存是以帝堯
縱許由於埃壚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滌澗之瀨松蘿低
舉用以優賢巖水澄華茲焉賜隱臣行厥至主有嘉名
○至於稽康遺巨源之書阮氏著先生之傳軍諮散髮
吏部盜樽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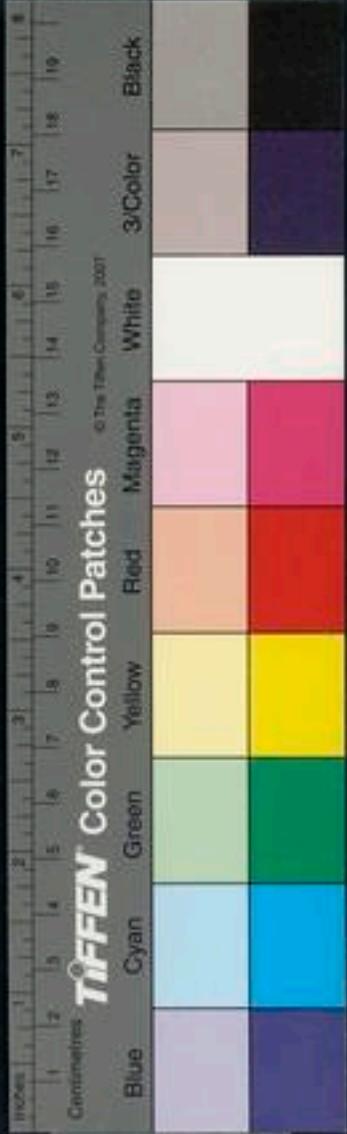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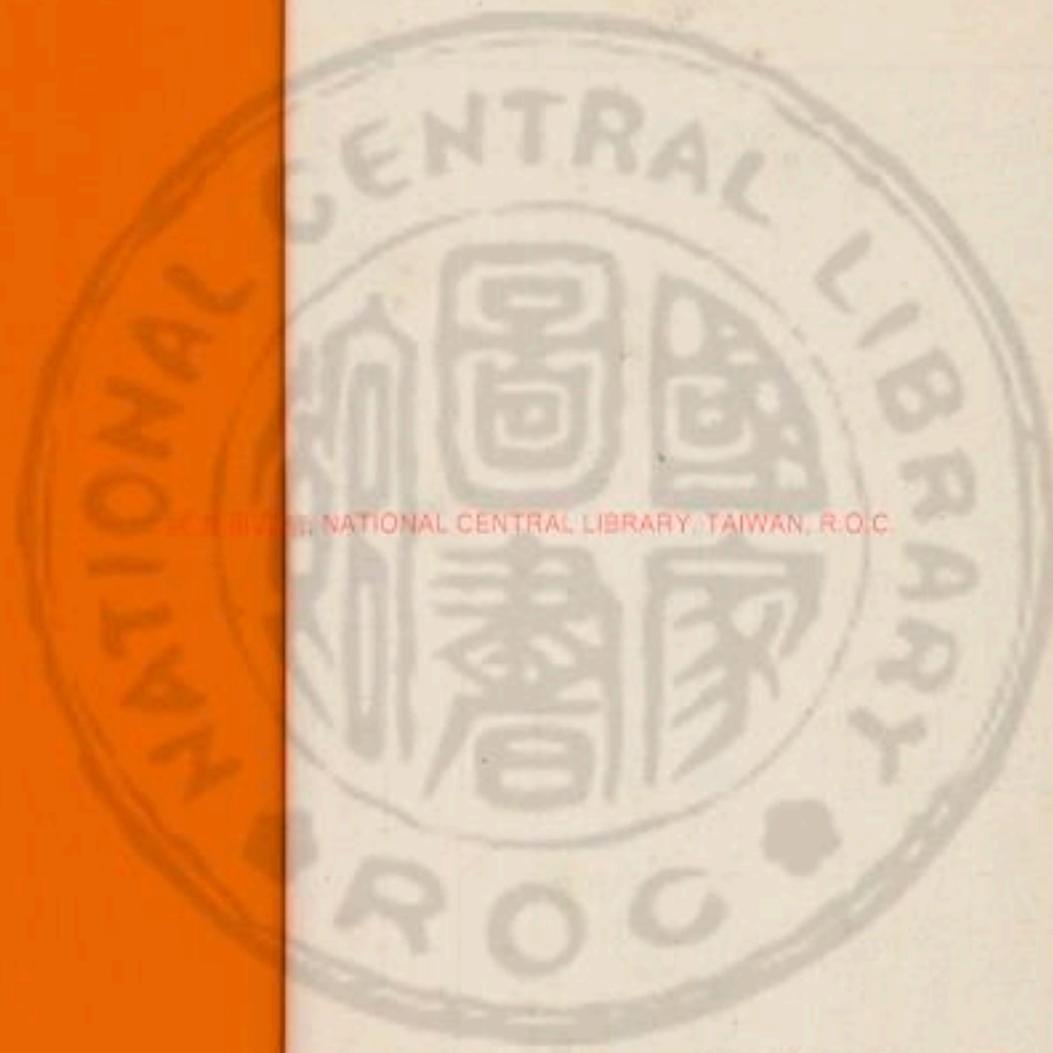
唐武而長歎則稽琴絕響阮器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
俗召以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咸能
符契情靈各敦終始捨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
臣是以拾其遺事附于篇云

贊曰老篇爰植孔教提衡各存其趣道貴無名相彼非
禮遵卒達生秋水楊波春雲斂映旨酒厥德憑虛其性
不翫斯風誰虧王政

東萊先生晉書詳錄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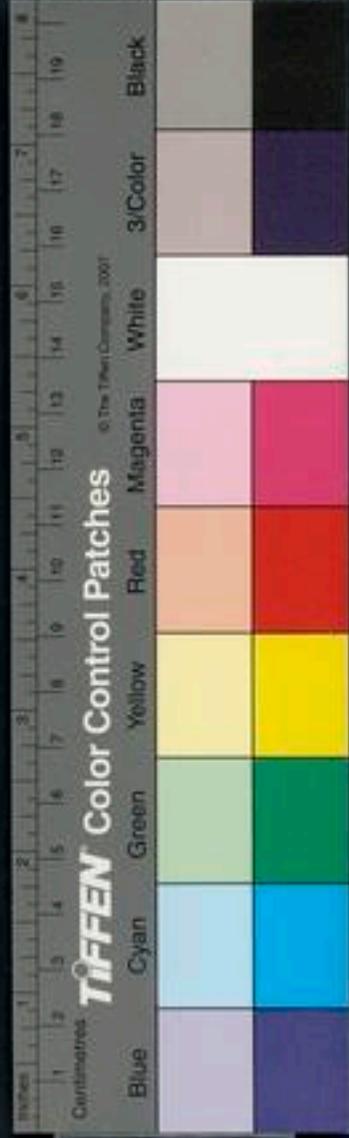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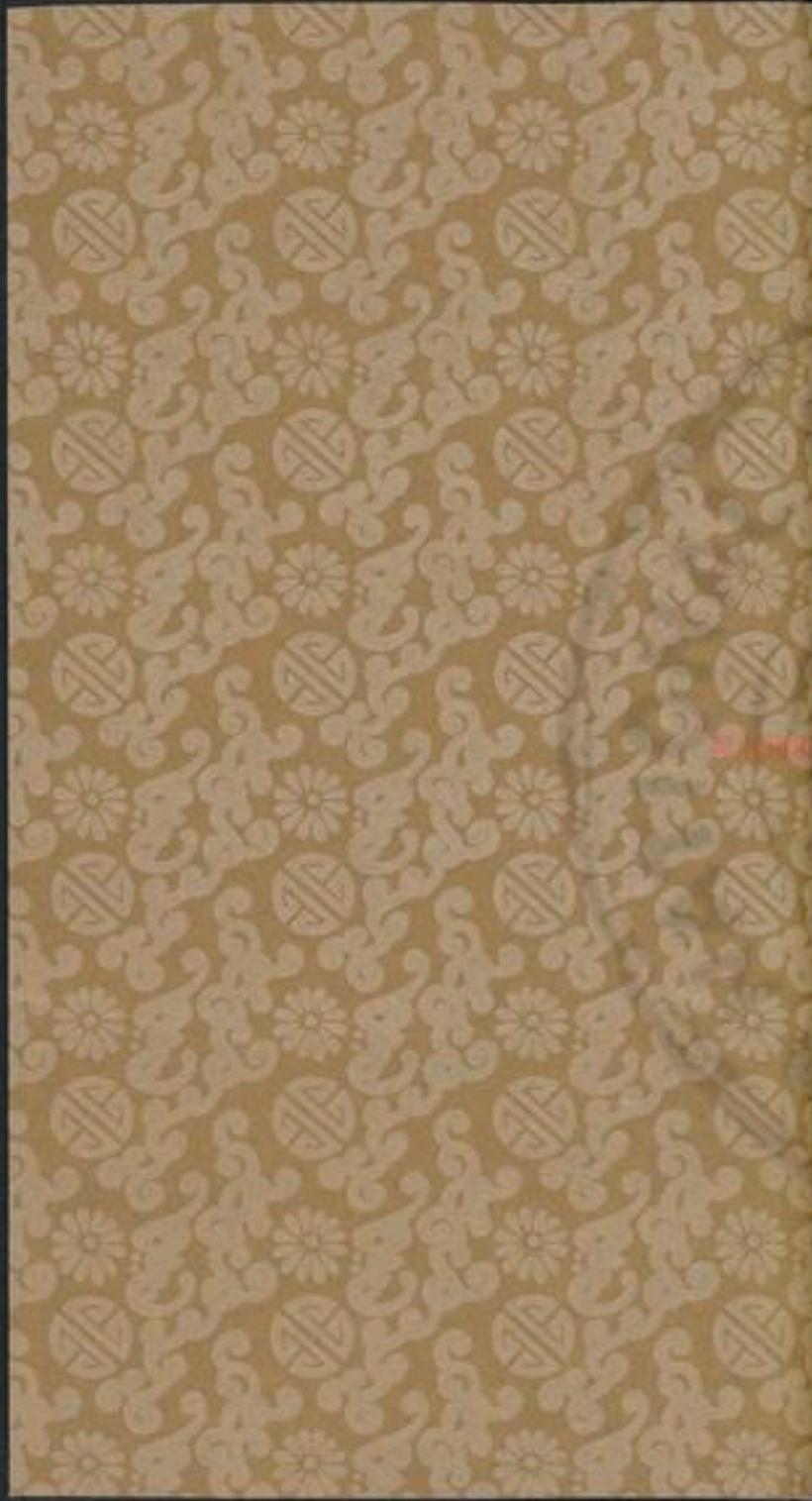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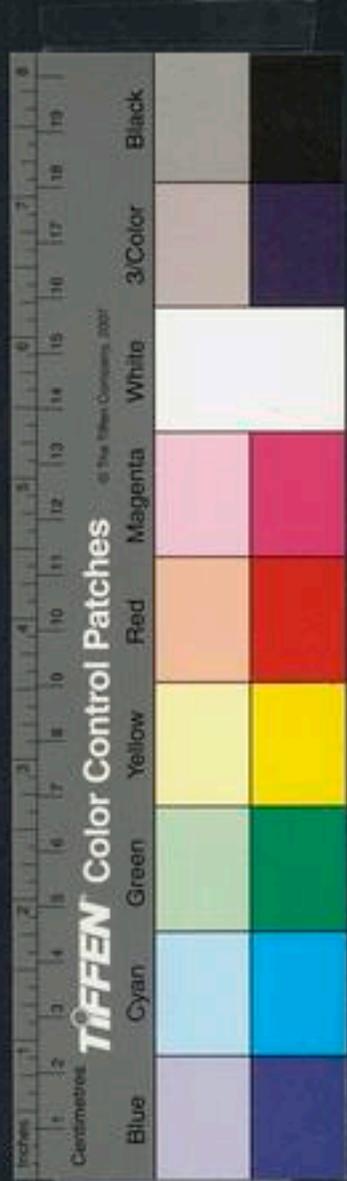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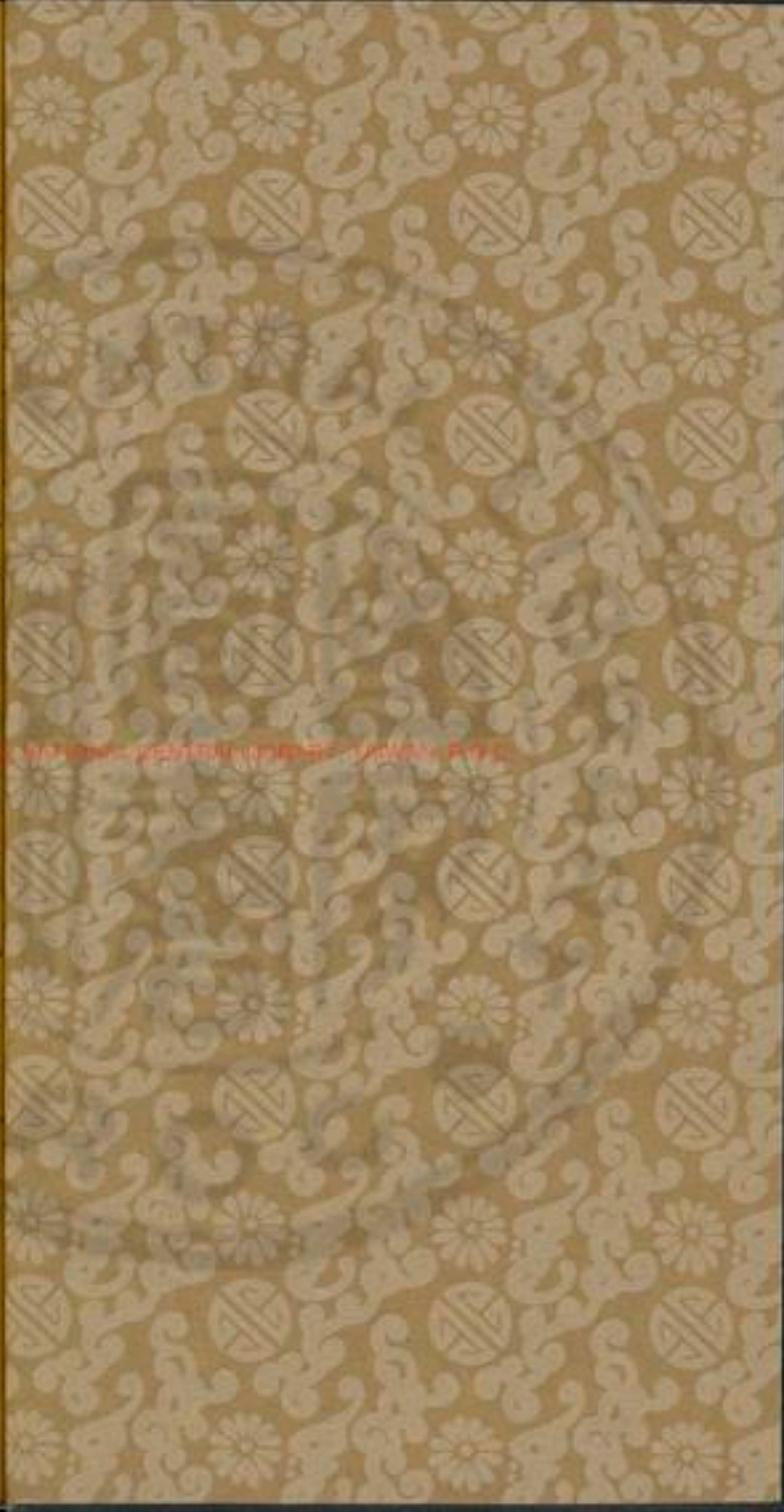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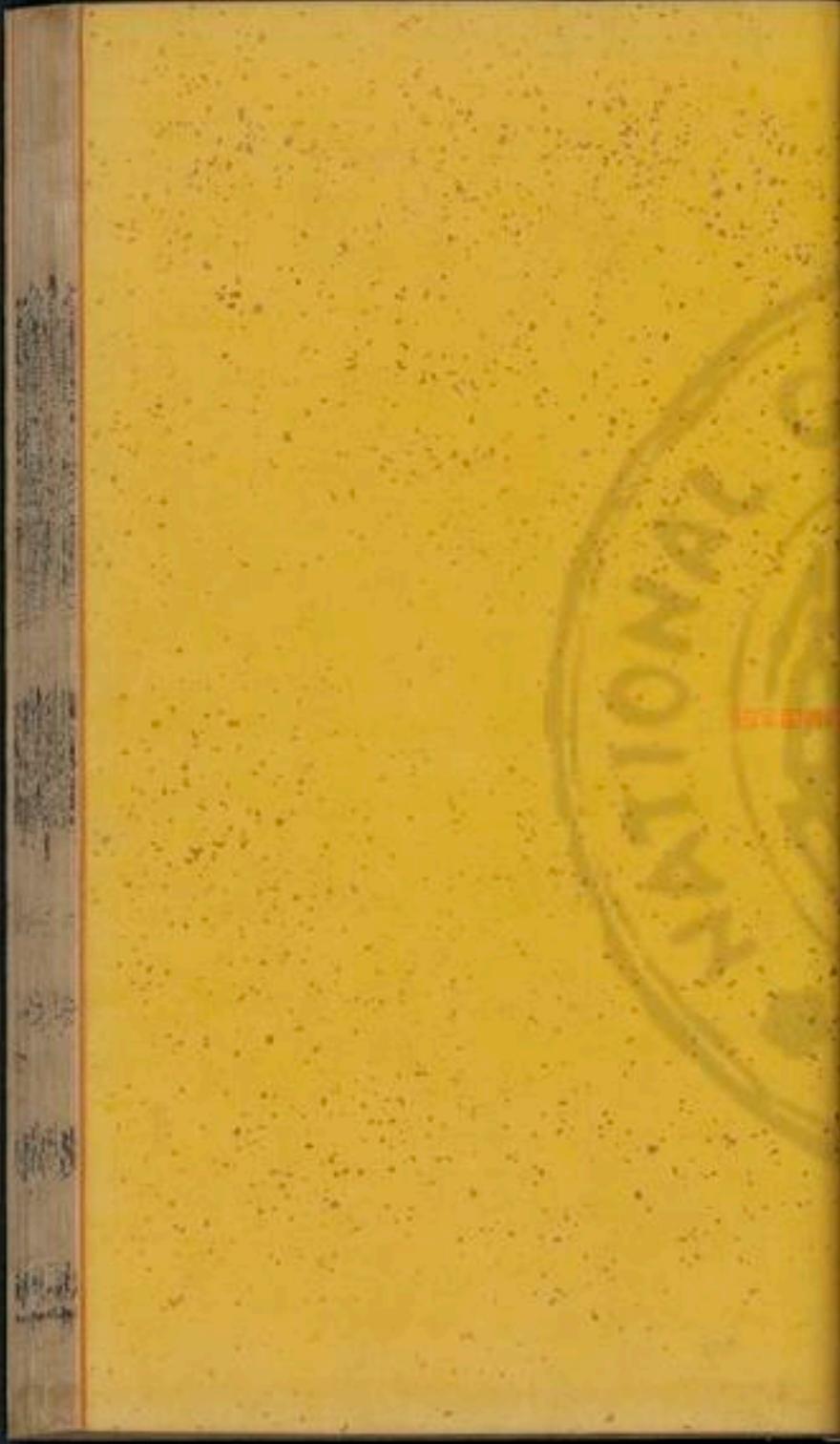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er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717 > 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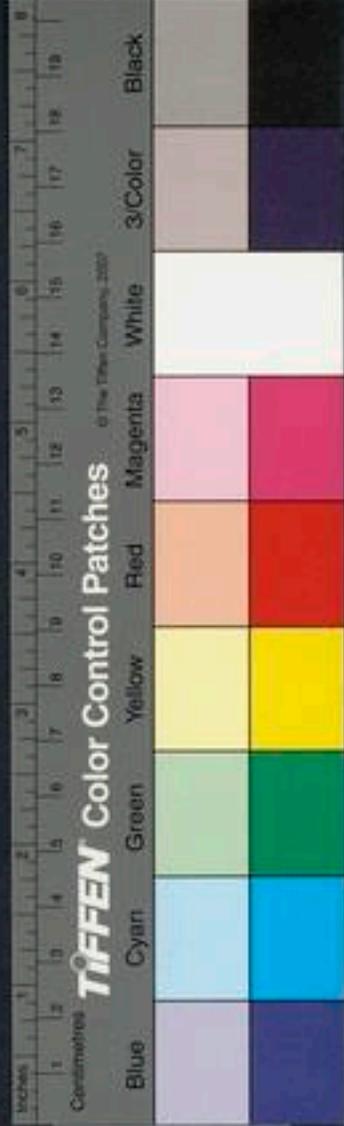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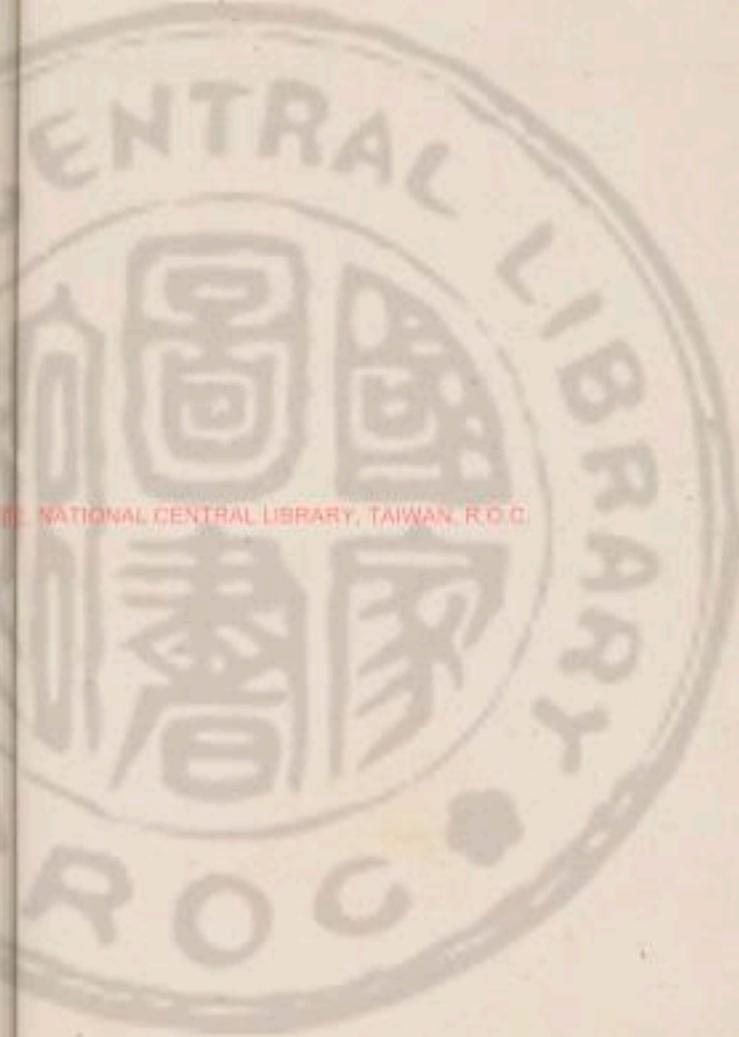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庾敳

庾敳字子嵩潁川人也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見玉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鵬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荅曰在有無之間耳後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酒敳有重名為搢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特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敳縱心事外無迹可聞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異其有吝因此可乘



越於衆坐中問數數類然已醉憤墮機上以頭就穿取徐
荅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矣與於是乃服越甚
悅因曰不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王衍不與數交數
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耳數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
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亂與衍俱被
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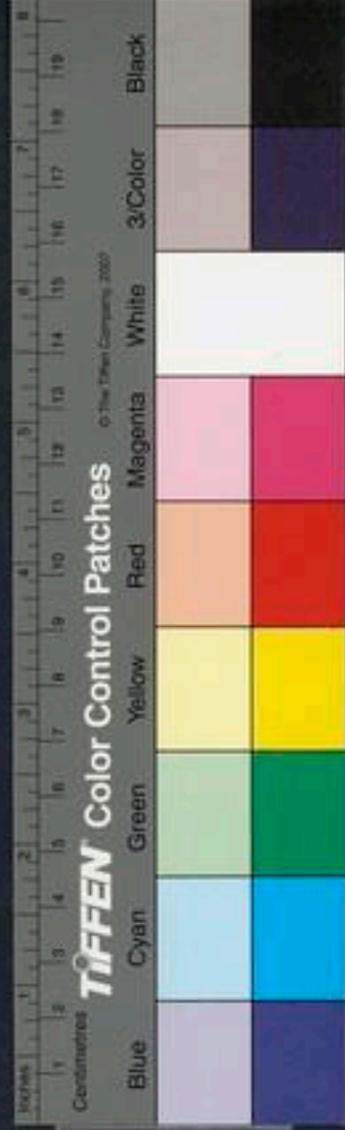
郭象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象語
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東海王越引為太傅王簿甚見親
委遂任職當權重灼內外由是素論去之永嘉末病卒。

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於舊注外而
為解義妙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
卒象為人行薄以秀義不傳于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
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點定文句而
已其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庾純

庾純字謀甫博學有才義為世儒宗歷河南尹初純以賈
充姦佞與任愷共舉充西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宴朝
士而純後至充謂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且
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純之先嘗有伍伯者充



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世充自以位隆望重意殊不平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僕養將何言也純因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湯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使純曰高貴鄉公何在衆佐因罷純俱上表自劾遂免官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後將軍荀勗於朝會中奏純前坐不孝免黜不宜升進侍中甄德奏勗敢以私議奪公論宜加貶黜勗坐免官初勗與純俱為大將軍所辟勗整麗車服純率素而已勗以為愧恨至是毀純勗既免黜純更以此愧之亟往慰之時人稱純通恕位至

少府卒

史臣曰齊獻王以明德茂親以經邦論道允釐庶績式敘彝倫武帝納姦諂之邪謀懷始終之遠慮遂乃君茲青土作牧東藩遠適整饬朝野失望曹志等服膺教義方軌儒門蹇蹇匪躬倦倦體國故能抗言鳳闕忤犯龍鱗身雖暫屈道亦弘矣庾氏世載清德見稱於世汝穎之多奇士斯焉取斯謀用素疾佞邪而發因醉飽投鼠忌器豈易由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子玄假象攘善將非盜乎

贊曰魏氏維城濟北知名穎川多士峻亦飛英長岑徇



義祭酒遺榮謀甫三爵酌營斯作象既攘善秀惟瘳惡
專獻嘉謀幾趨鼎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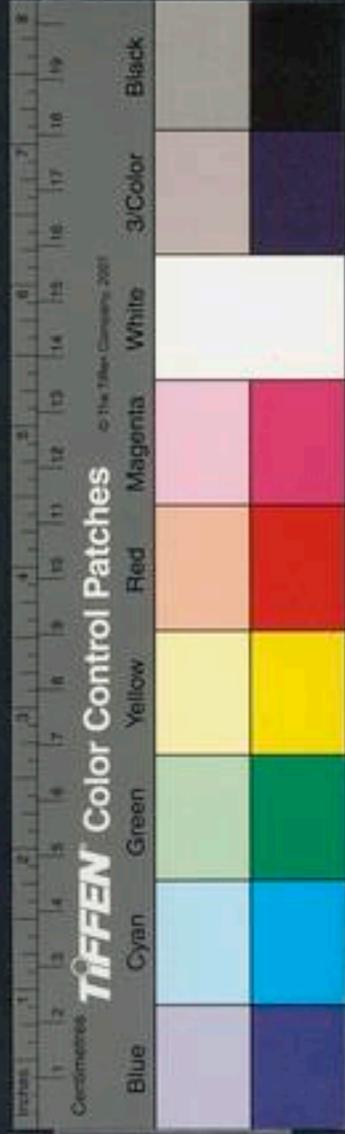
皇甫謐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
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
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
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
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
教有所闕何爾曾鈍之甚也脩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
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

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

逐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沉靜寡欲

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為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賢
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謐脩名廣交謐作玄
守論以答之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遂不仕耽翫典籍
忘疾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謐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城陽太守梁
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
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菹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
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
吾心所安也時舉孝廉相國辟皆不行其後親黨勸令應



命謚為釋勸論以通志焉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謚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後累詔徵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高士逸士烈女等傳並重於世

摯虞

摯虞字仲治京兆人也少能皇甫謐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筮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擢為太子舍人除聞喜令後為尚書郎將作大匠陳總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曰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筭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及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垂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絀闕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臣以為宜如所奏。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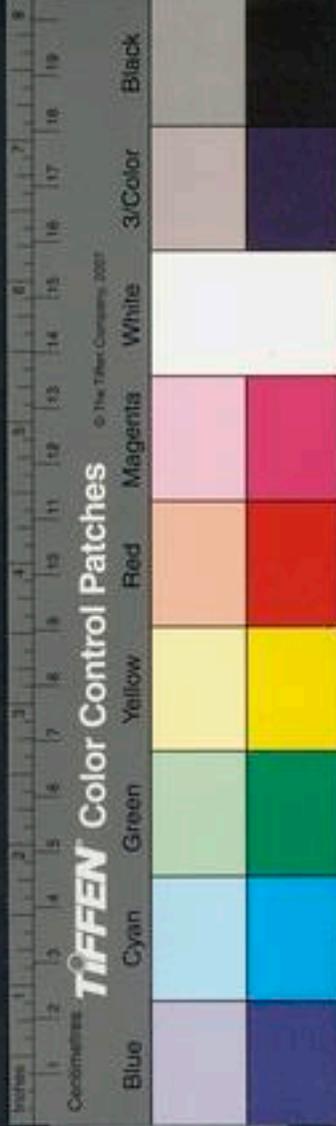


晉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五 藏
為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為司徒所劾
詔原之後歷光祿勳太常卿及洛京荒亂盜竊從橫人饑
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餒卒。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
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束皙

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疏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曾孫
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跡之足遂改姓焉
皙博學多聞與兄瑒俱知名少游國學或問博士曹志曰
當今好學者誰乎志曰陽平束廣微好學不倦人莫及也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為邑人請雨三日而雨注衆謂皙誠

感為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
我稷以生何以疇之報束長生皙常為勸農及禱諸賦文
頗鄙俗時人薄之而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釋以擬客
難張華見而奇之召皙為掾轉佐著作郎。太康二年汲
邵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家得竹書數十車
其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繇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
篇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
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
師春似是造書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恠相書
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



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
也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又雜書十九篇凡七十五篇
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添書皆科斗字多燼簡斷札文
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省在著作得觀竹
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武帝嘗問摯虞三日
曲水之義虞對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
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為恠乃招攜之水濱洗枝遂因水以
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復非好事暫進曰虞小生
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
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以二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

心之劔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二漢
相緣皆為盛集帝大悅賜暫金五十斤。時有人於嵩高
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
空張華以問暫暫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
然時人伏其博識年四十卒其五經通論發蒙記補亡詩
文集數十篇行於世云

王接

王接字祖游河東人幼喪父哀毀過禮鄉親皆歎曰王氏
有子哉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好奇以旌才為務同郡馬
收試經為郎薦接於原曰竊見處士王接岐嶷俊異十三



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王鉉之妙味
經世之微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及時原即
禮命接不受原乃呼見曰君欲慕肥遯之高邪對曰接薄
祐少孤而無兄弟母老疾篤故無心為吏求寧初舉秀才
是歲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為
恨除中郎及東海王越討王顥尚書令王堪上請接補尚
書殿中郎未至而卒。接嘗謂左氏辭義賾富自是一家
書不主為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為長乃更注公羊春
秋多有新義

史臣曰皇甫謐素冠履幽貞閑居養疾留情筆削敦悅丘

墳軒冕未足為榮貧賤不以為耻確乎不拔斯固有焉
之高入者歟泊乎篤終立論薄葬昭儉既戒奢於季氏
亦無取於王孫可謂達存亡之機矣。摯虞東晉等並
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贍可謂博聞之
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蒞政秩宗參定禮
郊之禮虞既厄於從理哲乃年位不充天之報施何其
爽也王接才調秀出見賞知音惜其天枉未申驥足美
夫

贊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華屬意文雅忘懷榮秩遺制可
稱養生垂術摯虞博聞廣徵絕群財成禮度刊緝遺文



魏篇式序漢冊斯分祖游後出亦播清芬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瑰偉倜儻不拘細行
泰始中詔舉賢良真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詵對策
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後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
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
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
曰吾與之戲耳不足爾詵在任嚴威明斷卒於官

阮种

阮种字德猷陳留人弱冠有殊操為稽康所重時詔王公

牧守常伯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何曾舉种种對曰夫
賢才之畜於國猶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方今
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惟明主之所趣舍若關
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又對曰
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彙倫攸敘五福來
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為災此則
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策奏又擢為第一轉中書郎朝
廷咸憚其威容遷平原相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

華譚

袁肅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鄰里所



重太康中舉秀才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氏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彌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具務在擇才俊又龍躍帝道以光又策曰帝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賢才難得對曰今州郡貢秀才臺府簡良才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尋除郎中

再遷廬江內史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曰姓奔散馥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進馥馥歎曰吾嘗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儔今果效矣太興初拜前將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召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脩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帝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每懷缺望嘗從容



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
不憚久之加散騎常侍以疾辭卒于家

淮南袁甫字公冑少好學以詞辨稱嘗請中領軍何勗自
以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
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罽不可以為帽穀中之
美莫過稍稍不可以為糞是以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
於京邑廷尉之才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豈知壽陽巴西何以恒旱壽陽
已東何以恒水甫曰壽陽巴西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
以思鼎足強邦一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成歲陰陰積成雨

兩久成水故其域恒澇也壽陽巴西皆是中國新平強吳
美寶皆入志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
旱京師若能抑強扶弱先踈後親則天下和平灾害不生
矣觀者歎其敏捷卒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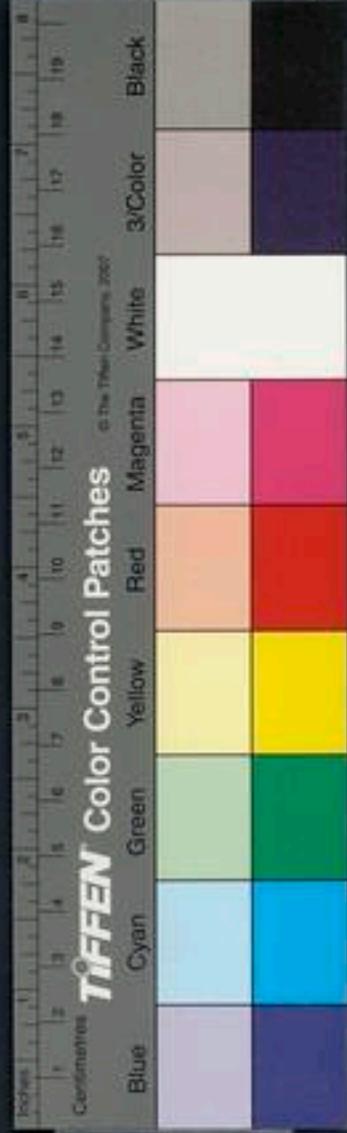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群才以成務振景觀光俟明主
而宣積武皇之世天下又安朝廷為意於求賢過軸有
懷於千祿卻詵等並羈價州里哀然應召對揚天問高
步雲衢求之前哲亦是稱矣今思行已徇義志篤周其
仁者必勇抑思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秘閣積薪之
恨豈獨古人乎

晉曰郤阮治開合章體政華生毓德祚南應命鳥路曾
飛龍津汎沫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愍懷太子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的幼聰慧武
帝愛之恒在左右嘗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
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宮中嘗夜失
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裙入閣中帝問其
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
奇之常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
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

曰此兒當興我家也對群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舉流
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元康
元年出就東宮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
傅晉后素忌太子有令舉因此密敕黃門閣官媚諛於太
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於是慢
弛益彰或廢朝侍性拘小忌不許繼壁脩牆正瓦動屋而
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
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菜藍子雞麪之屬而收
其利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舍人杜錫以太
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兇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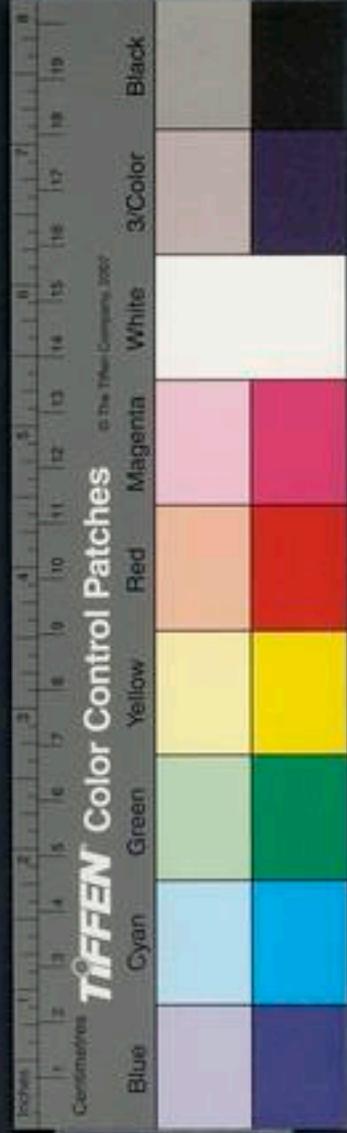


脩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幣所坐氈中而刺之賈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產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以紙筆及書草使太子書之后以呈帝帝以適書備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頴證明太子后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前將軍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于金墉城又防送太子更幽於許昌宮之別坊賈后矯詔使黃門孫慮害太子太子不肯服藥因如廁慮以藥杆推殺之及賈庶人死葬于顯平陵帝感閻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

江統陸機並作誅頌焉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風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詒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后來之望及下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奸邪踈斥正士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宮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論諛競進讒邪之說坎牲之謀已構斃天之譖遂行一人之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寃逾楚建酷甚及國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動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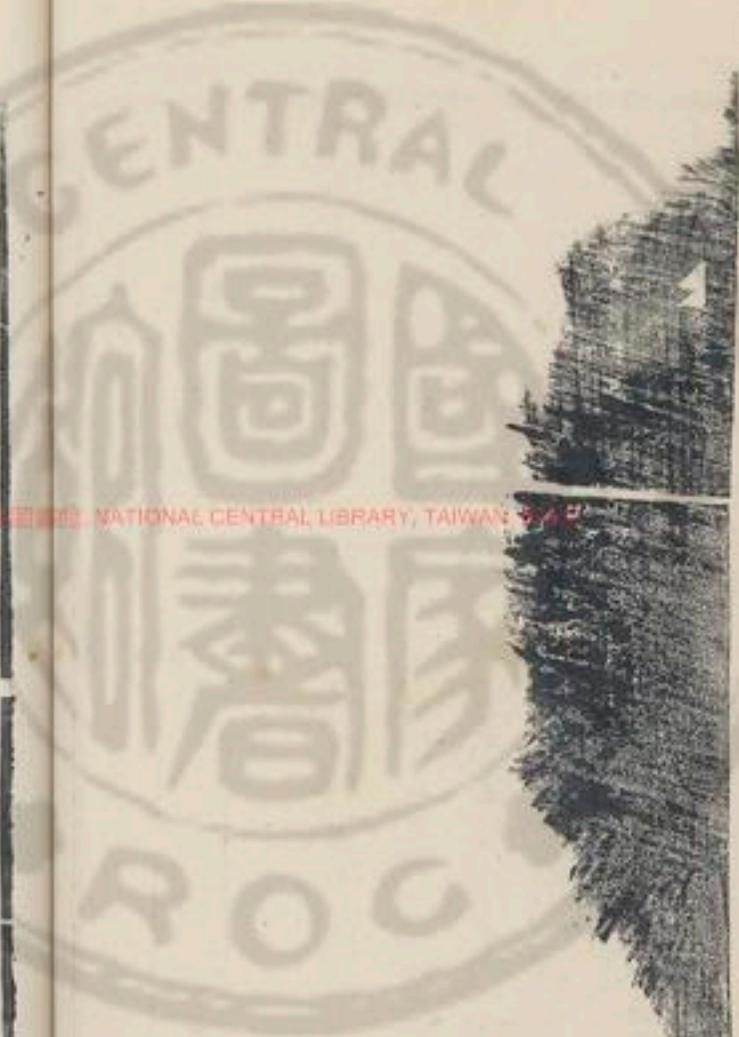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弃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



晉書卷之十三

陸機列傳

十三

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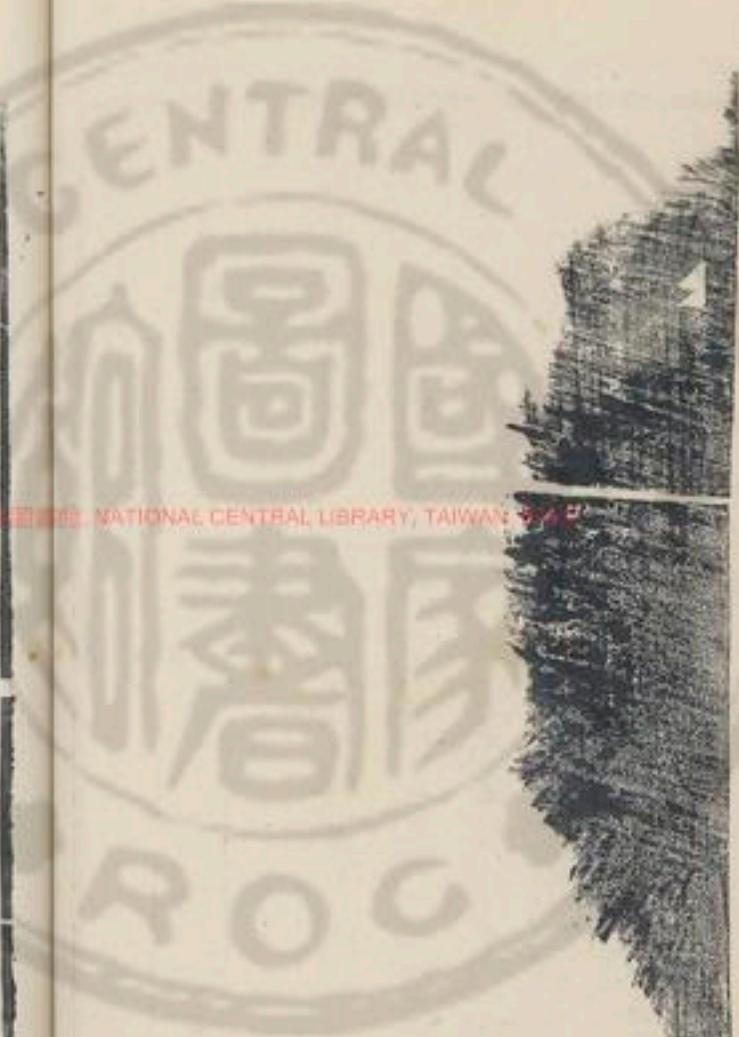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陸機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弃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



晉書卷之十三

陸機列傳

十三



平書卷之三十三 陸機傳
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
此荅曰千里萐莆未下鹽豉時人稱勳名對范陽盧志於
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班
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客不相悉何至於此機
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
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羈寓京師父無家問
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齋書取消息不犬搖尾作
聲機乃為書以竹筒盛之而繫其頸大弄路南走遂至其
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國中多難顧榮等勸機
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齊王罔既誅趙王

倫矜功自伐機惡之作家士賦以刺焉罔不之悟而竟以
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時
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
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初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
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
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
羈旅入官頓居群士之右而王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
都督穎不許遂行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
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
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



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宦人孟玖譖機於頴言其
有異志牽秀等共證之頴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
幘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帔與秀
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
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
受誅豈非命也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
於軍中時年四十三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
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又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
○機天才透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
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

其筆視後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
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瞻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
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遊權門以進趨獲譏所著文
章凡三百餘篇並行於世

陸雲 喜

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
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
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以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
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疾未敢自見
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如帛繩纏髮雲見而大笑不



能自已先是嘗著綠絳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不相識嘗會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聞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聞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駭乃在山鹿野麋獸微擊強是以發逢華撫手大笑出補後儀令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王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之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為

神明郡守嘗其能履諸善之雲乃上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後成都王頴表為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頴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機之敗也并收雲頴官屬江統蔡克等上疏救雲頴不納蔡克入至頴前叩頭流血係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頴惻然宥雲色宦者孟玖扶頴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初雲嘗行追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家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同遇害大將軍孫惠與內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闔朝一旦湮滅國喪俊望悲豈一人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顯云

喜字恭仲雲從父兄也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敘其畧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論詎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新道觀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將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吳平又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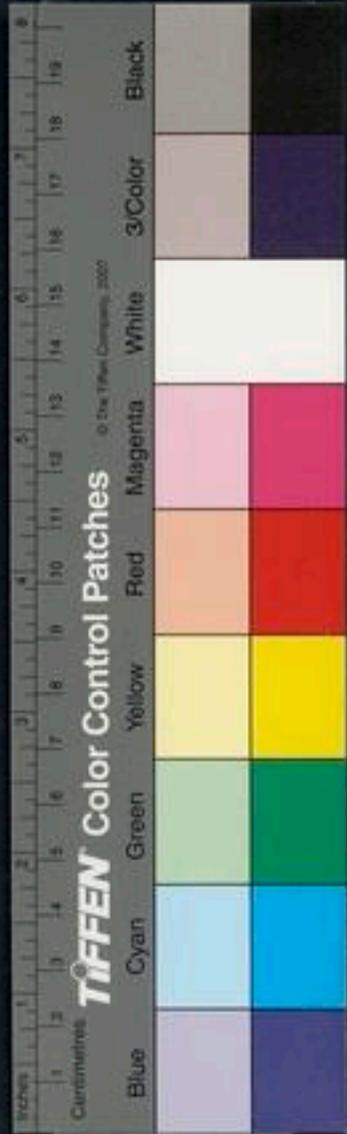
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瑩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默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冲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責以方見憚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一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咨寤矣太康中詔為散騎常



侍尋卒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觀夫陸機陸雲寔荆
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質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
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
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瑩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
理則電坼雲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辭深而雅其
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於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
已然其祖考重光羽翬其英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
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
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

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棟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
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滋浪之心未騁遽骨脩鱗凌雲
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
身以功名為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
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昌危履
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
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
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衡美非所罕有常安韜
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
文章之誠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



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關
昏匡亂退不能孱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
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
促上蔡之犬不誠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
絕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費鍾來葉誅降不洋歿
及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
豈人事乎

夏侯湛

夏侯湛字孝焄譙國人也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
而美谷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車接茵京都謂之連璧

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調乃作抵疑以
自廣後轉尚書郎出為野王令政清務閑優游多暇乃作
昆弟誥云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惠帝即位為散騎
常侍元康初卒初湛作周詩成以示潘岳岳曰此文非徒
溫雅乃別見孝弟之性岳因此遂作家風詩湛族為盛門
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及將沒遺命小棺薄斂不
脩封樹論者謂湛雖生不砥礪名節死則儉約令終是深
達存亡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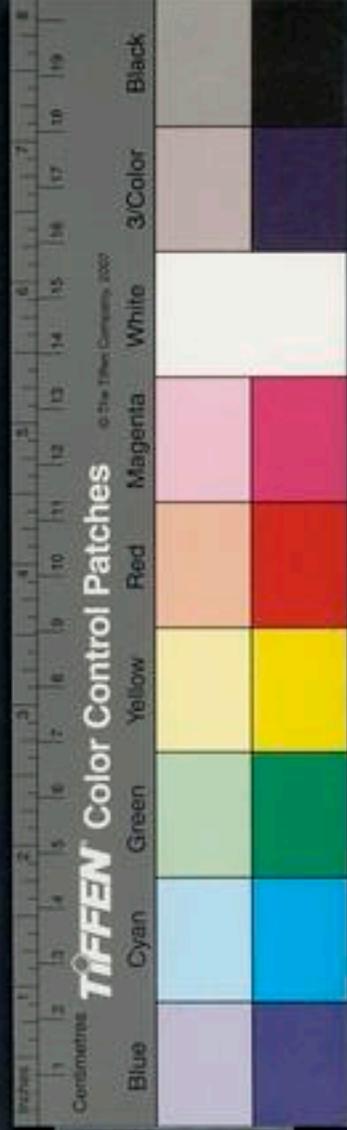
潘岳

潘岳字安仁滎陽人也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



晉書卷之三十一 潘岳傳 七
終賈之儔也武帝躬籍田岳作賦以美其事曰五路鳴鑿
九旗揚旆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損益隨時理有常然
高以下為基人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
其先今聖上圖置於豐防儉於逸展三時之弘務致念廩
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岳才名冠世
為衆所疾遂栖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而鬱鬱不得
志時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為帝所親遇岳內非之
乃題閣道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輜和嶠刺
促不得休後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所經人物山水文
清旨誼辭多不錄遷給事黃門侍郎○岳性輕躁趨世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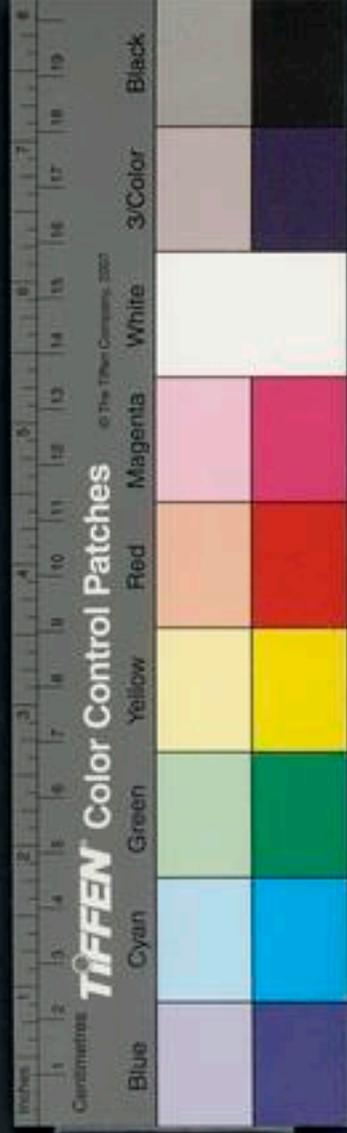
與石崇等諂事實謚每俟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構愍懷
之文岳之辭也謚二十四友岳為其首謚晉書限斷亦岳
之辭也其母數謂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終不
能改既仕宦不達乃作閑居賦曰岳讀汲黯傳至司馬安
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廢書
而歎也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僕自弱冠涉于知命
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職遷者三而
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
余也固曰拙於用多稱多者吾豈敢言拙則信而有徵方
今俊又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絕意乎寵榮之事矣太



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
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
自得池沼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
膳牧羊酤酪俟伏臘之費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
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閑居賦其辭曰云爰定我居卜
室穿池長楊映沼芳樹籬遊鱗澗澗幽藹敷披竹木弱
謁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葉梁侯烏禪之柿周文弱枝之
棗考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蕪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葦含
露白蕤負霜於是凜秋暑退愆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
朗大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御衆妙

而絕思終優游而養拙。趙王倫輔政孫季與岳素有隙
遂誣岳及石崇為亂誅之夷三族。岳初被收俱不相知
石崇已送在市岳後至崇謂之曰安仁卿亦復爾邪岳曰
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乃成其讖岳美姿儀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
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時張載甚醜每行小
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岳從子尼

尼字正叔父滿平原內史以學行稱少有清才與岳俱以
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惟以勤學著述為事著安身論以
明所守太康中舉秀才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俄轉著作



郎為乘輿箴○齊王罔起義引為參軍與謀時務未興末
為中書令備嘗艱難欲還鄉里道病卒

張載

協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
父道經劔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誠益州刺
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鑄之於劔閣山
焉載又為確論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
名非遇其時曷由致之哉故殷湯無鳴條之事則伊尹有
莘之匹夫也周武無牧野之陣則呂牙渭濱之釣翁也若
茲之類不可勝紀智無所運其壽勇無所奮其氣則勇怯

一也才無所騁不能辯無所展其說則頑甚筠也是以吳
榜越船不能無水而浮青虬赤螭不能無雲而飛故和璧
之在荆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
之名乎青骹繁盛相繫於籠中何以效其撮重郭於韞下也
白猿玄豹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接垂條於千仞也今士循
常習故規行矩步積階級累閥闕碌碌然以取世資若夫
魁梧俊傑卓犖傲儻之徒直將伏死欽岑之下安能與步
驟共爭道里乎云載又為濛汜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
嗟嘆以車迎之言談盡日為之延譽遂知名起家著作佐
郎載見世亂無進任意告歸卒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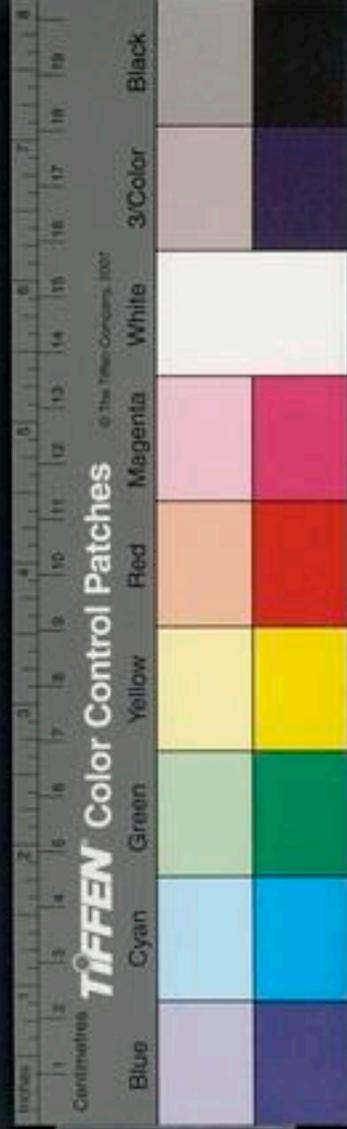


弟協字景陽少有俊才與載齊名累遷河間內史時天下已亂協遂屏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擬諸文士作七命其辭云世以為工○弟亢字李陽才藻不逮二昆亦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載協亢陸機雲曰二陸三張

史臣曰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觀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悌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之士衡賈論政範源王化之幽贖潘著哀詞貫人靈之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有蕪岳藻如江濯美

錦而增絢混三家以通校為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鹿趨貴幾奔倚門之訓乾波不逞之間斯才也而有斯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歟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監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孟陽鏤石之文見奇於張敏濛汜之詠取重於傅玄為名流之所挹亦賞代之文宗矣景陽摛尤王府棣萼相輝洎乎二陸入洛三張減價考覈遺文非徒語也

贊曰湛稱弄翰綵彫煥才高位卑往哲攸歎岳實名章藻思抑揚趨權冒勢終亦罹殃凡標雅性夙聞詞令



載協飛芳棣華增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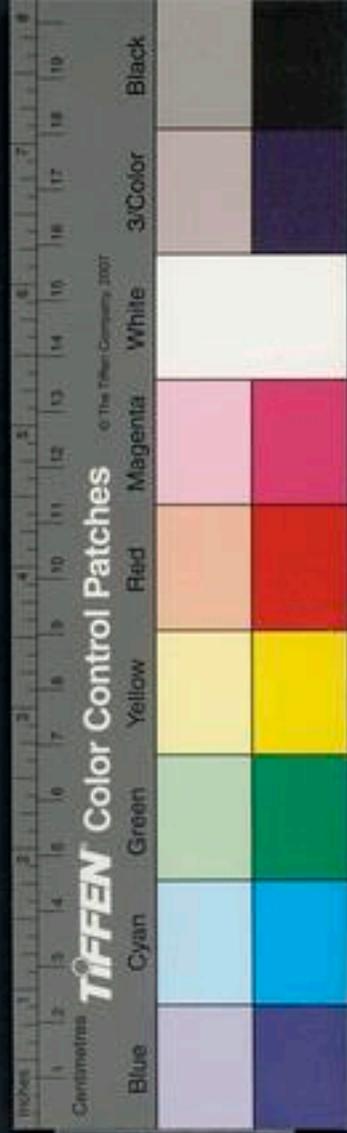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靜默有遠志時人為之語曰嶷然
稀言江應元襲父爵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為氏羌所擾孟
觀西討日擒氏帥齊萬年統深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
作徙戎論云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
其深識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
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陳五事其三口古之聖
王莫不以儉為德故漢文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身先物
政致太平及到末世則有王杯象著熊罴豹胎云朝廷

蓋其東海王越為兖州牧以統為別駕委以州事與統
曰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王辟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貴
州人上有堪應此者不統與高平郝鑒為賢良陳留阮脩
為直言濟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永嘉四年卒

孫楚 統 綽

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才高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
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宿東軍事遷著作佐郎復參石
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
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訕毀時政楚
亦抗表自理遂湮廢積年初參軍不敬府王楚既輕苞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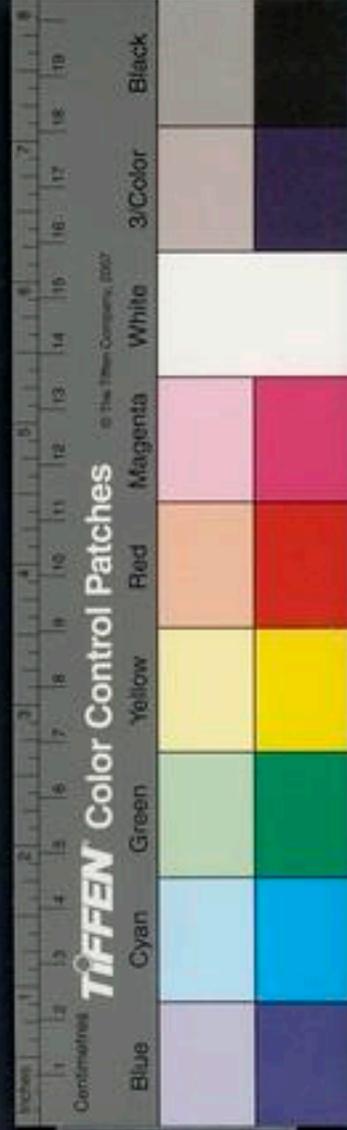


制施敬自楚始也後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群
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臣或有謂
之禎祥或有謂之非祥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為得也
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于蒼昊而今蟠于
坎井同於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斯役之賢沒
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
夢於傳聲望相於涓瀆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憐風厲
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者伏
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為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
○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

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濟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
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唯稚
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
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子纂纂字統綽

統字承公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為有楚風家于會
稽性好山水乃求為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
意游肆名山勝川廉不窮究後為餘姚令卒

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
于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
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史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



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
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末無棟梁日耳
綽荅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
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櫃
試問綽君何如許荅云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
一吟許將北面矣絕種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
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
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
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性通率好譏調
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

後鑿齒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
時大司馬桓溫將移都洛陽莫敢先諫綽乃上疏桓溫見
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有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
綽少以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
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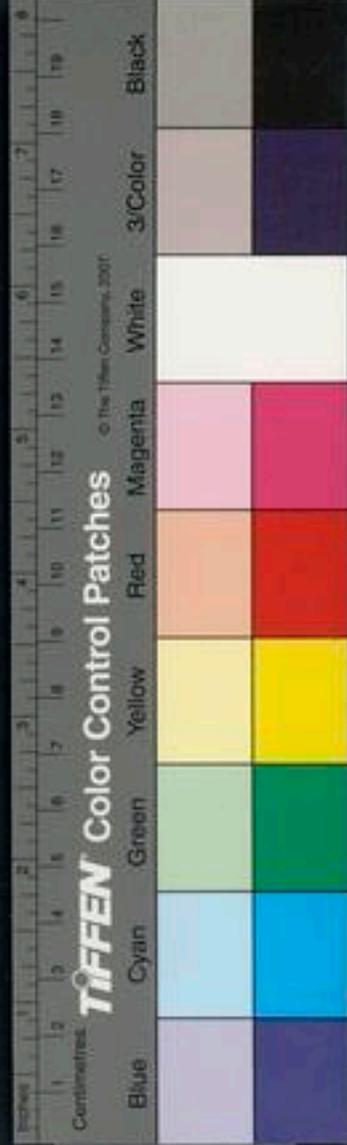
史臣曰江統風檢操行良有可稱陳留多士斯為其冠
徙戎之論寔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
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時行顛也逮愍懷廢徙昌禁
拜辭所謂命輕鳩毛義貴熊羆手彰位隆端右竭誠獻替
悼遺忽榮利聿脩天爵雖出處異塗俱難兄弟矣孫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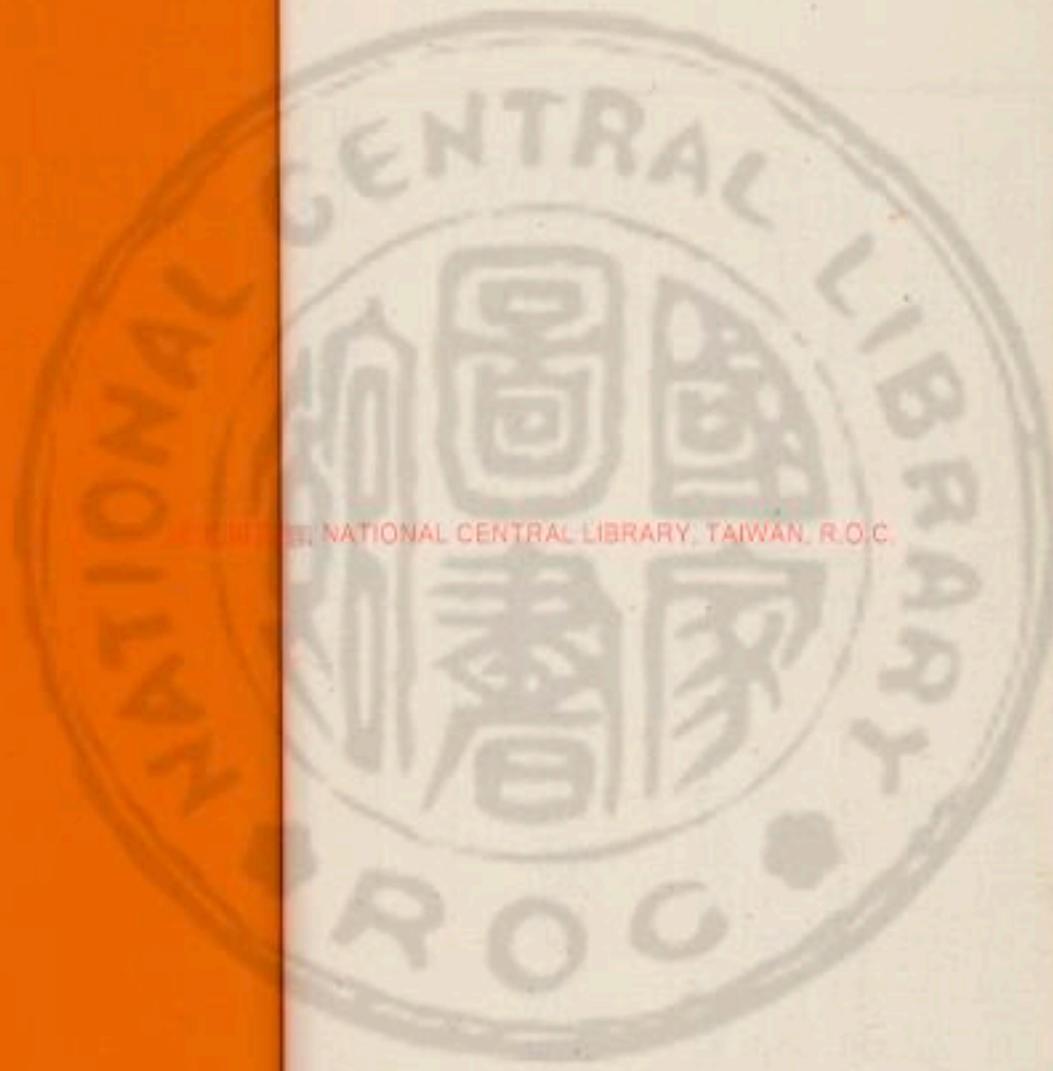


體英絢之姿超然出類見知武子誠無媿色覽其貽皓
之書諒兼代之佳筆也而負才誕傲蔑苞忿奔違遜讓
之道肆陵憤之氣丁年冗廢蓋首取矣統綽棣華秀發
名顯中興可謂無忝爾祖統音淪迹下邑窮觀勝地會
其心焉綽獻直論辭都不惜元子有匪躬之節豈徒文
雅而已哉

贊曰應元滔義子荆越俗江寧悔尤孫貽擯辱羸統昆
弟江左馳聲彬彬藻思綽冠群英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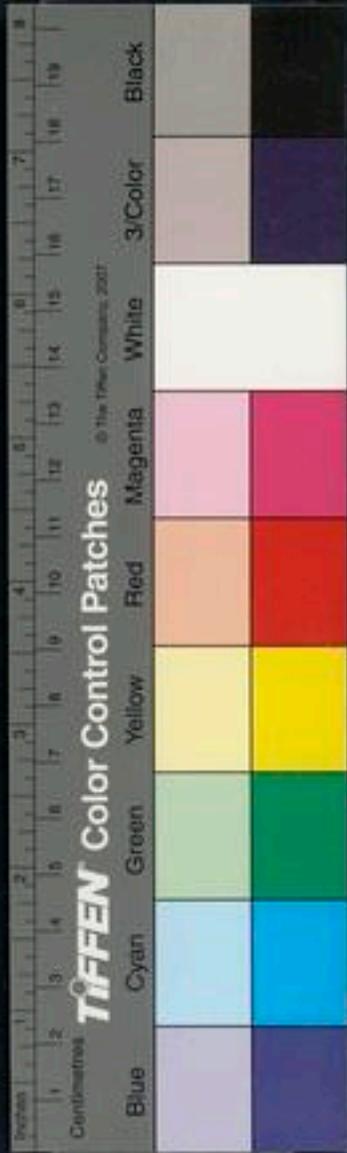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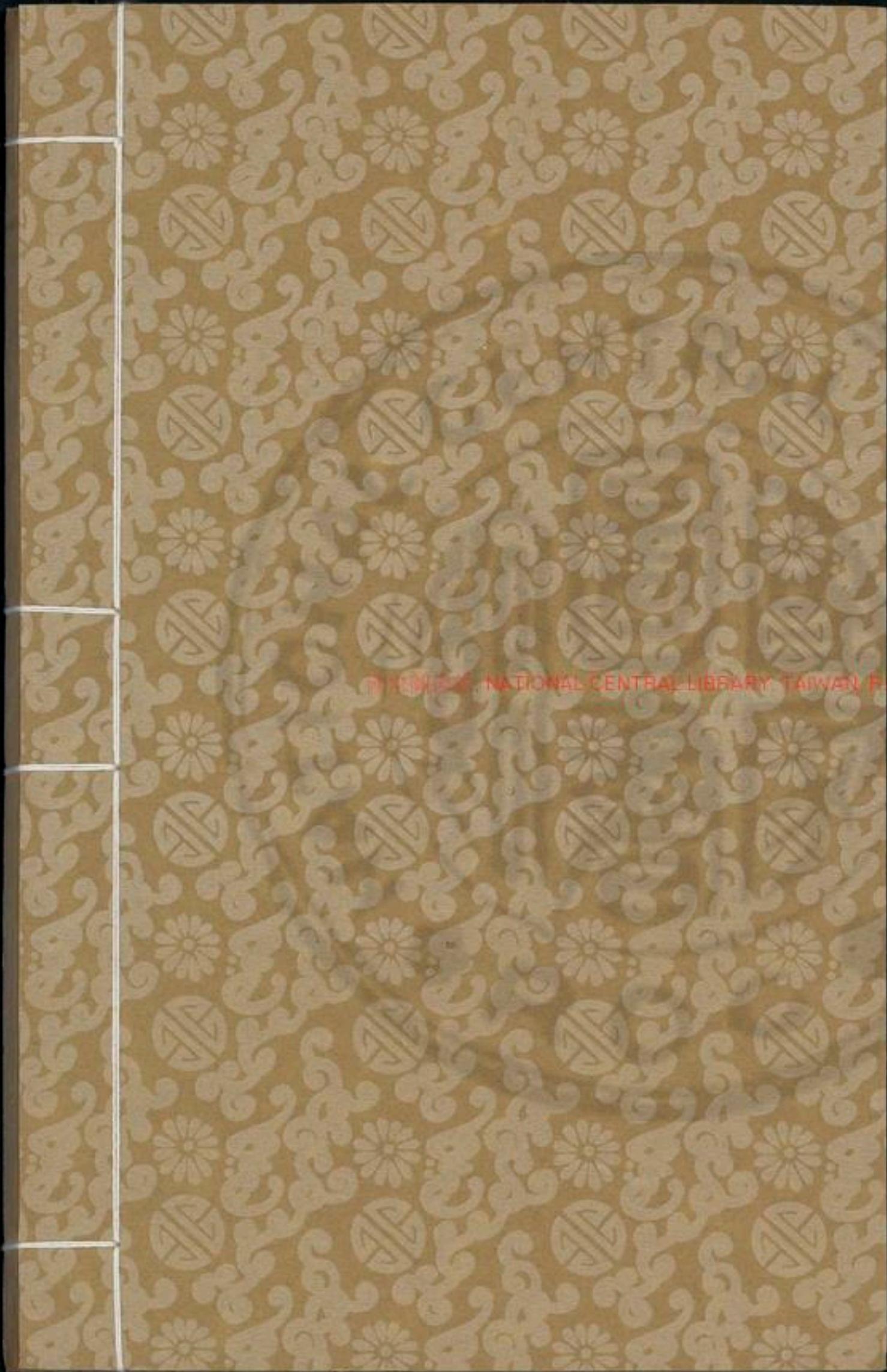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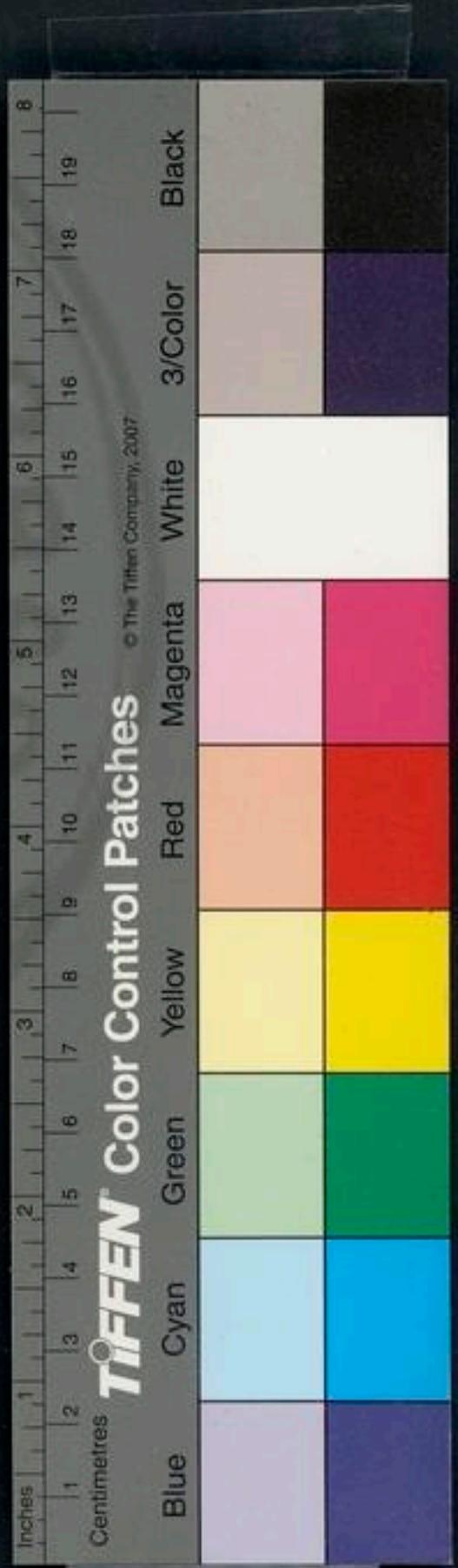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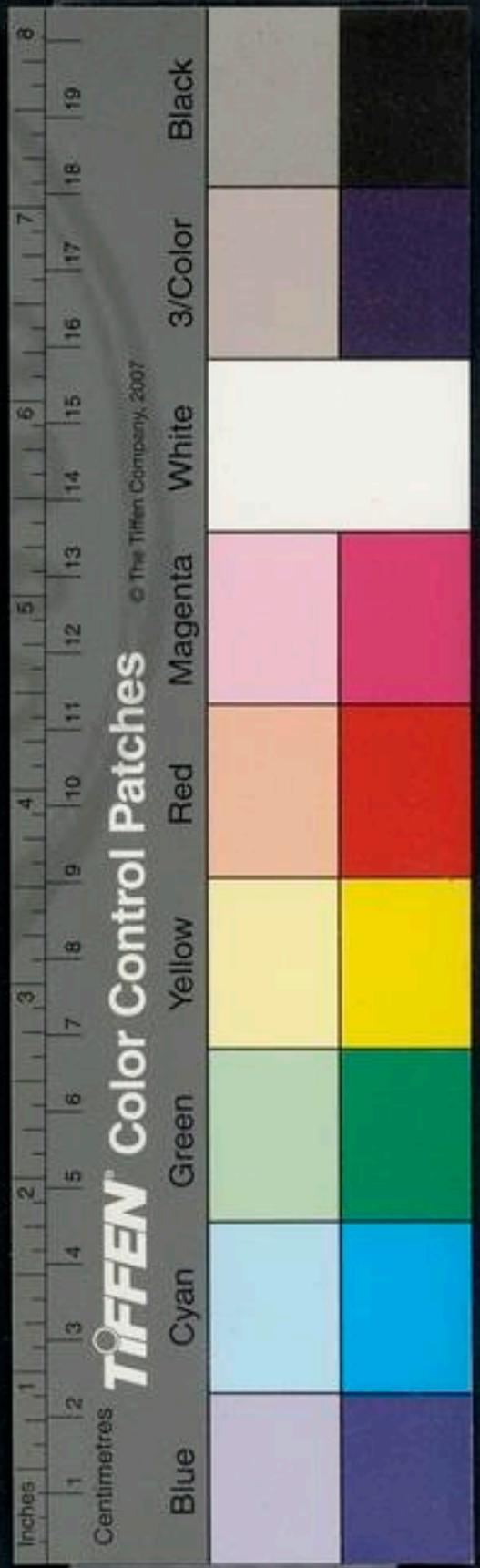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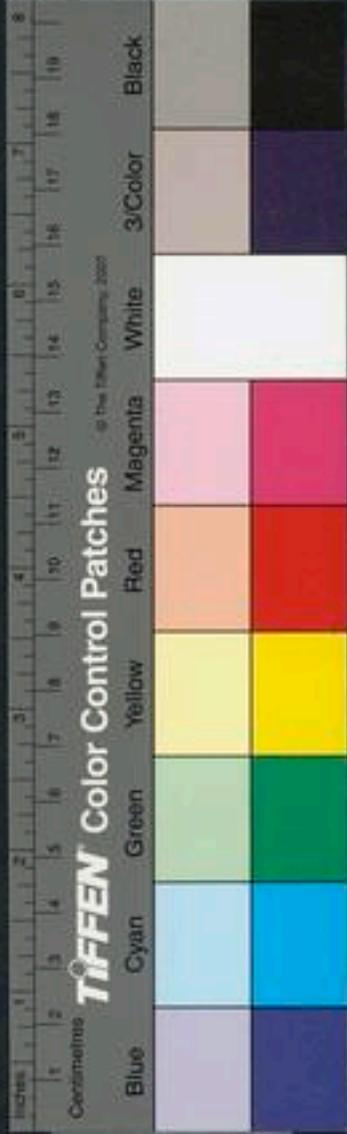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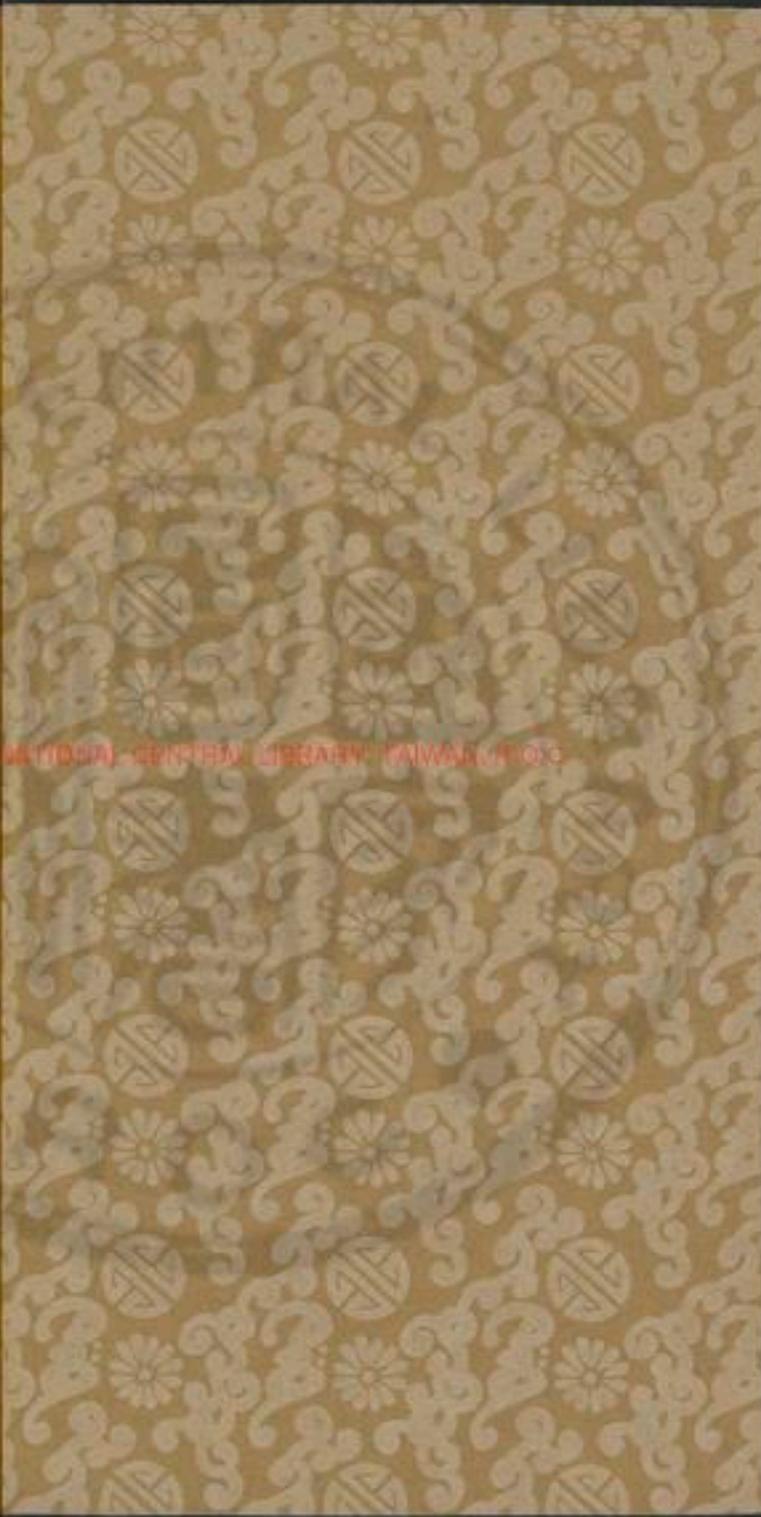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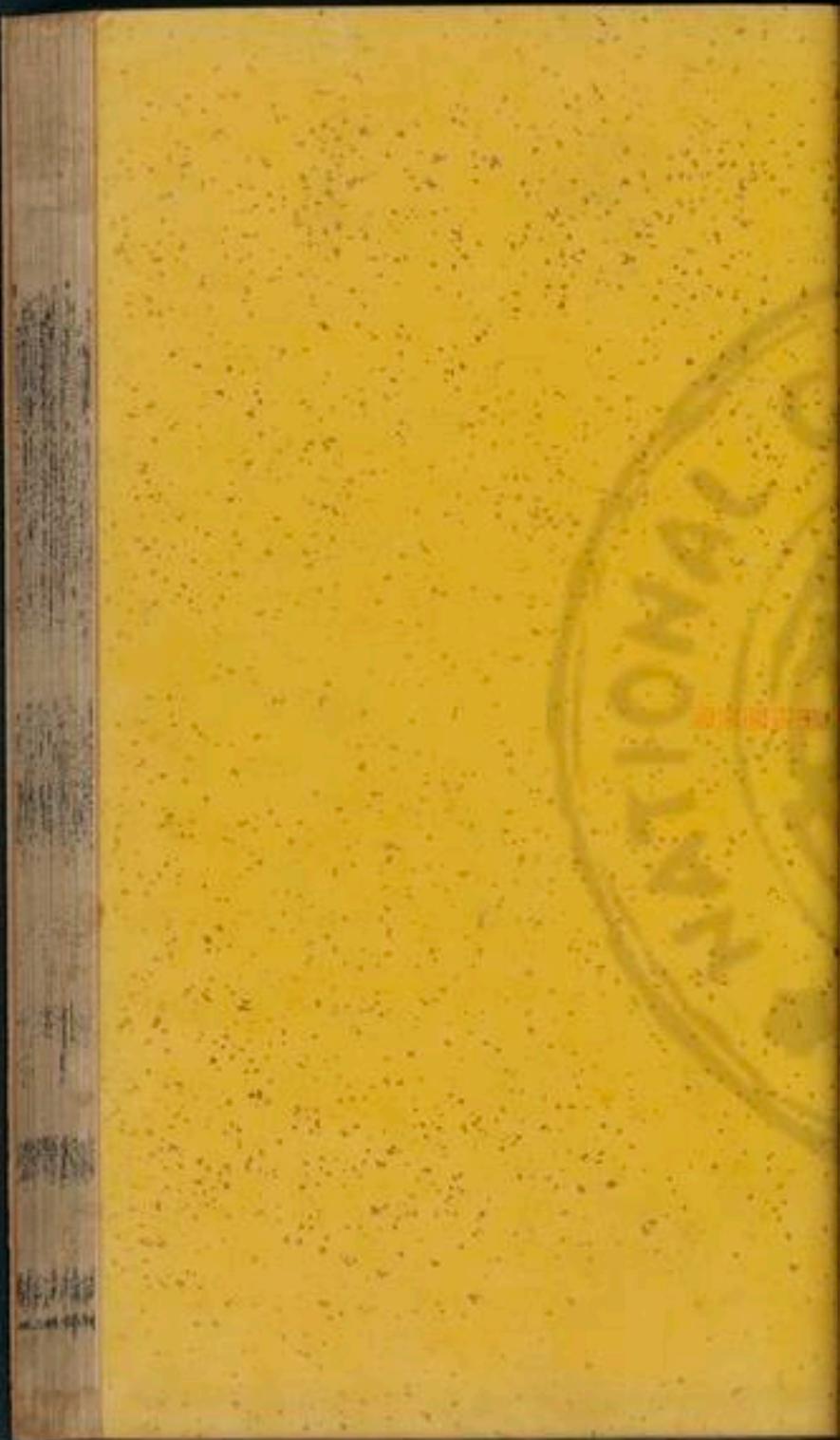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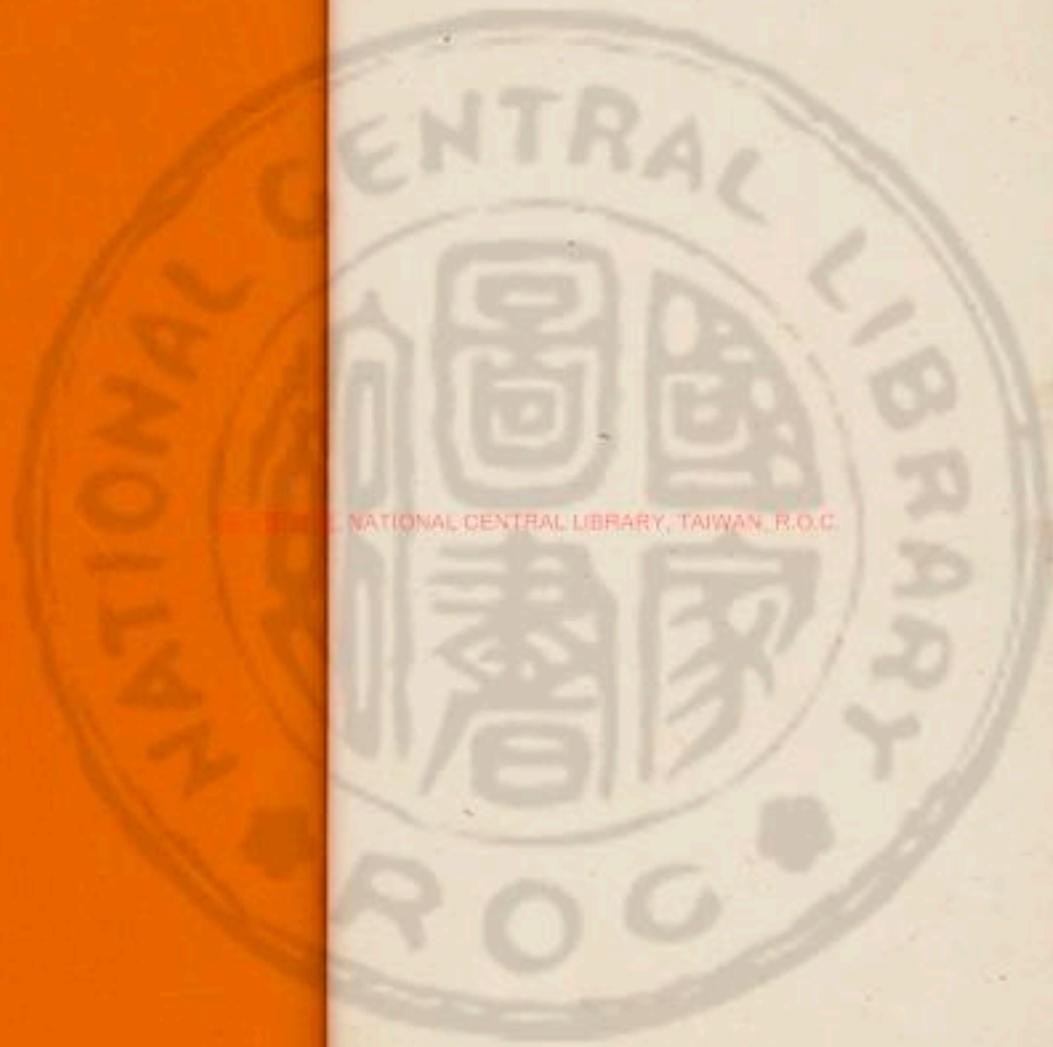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016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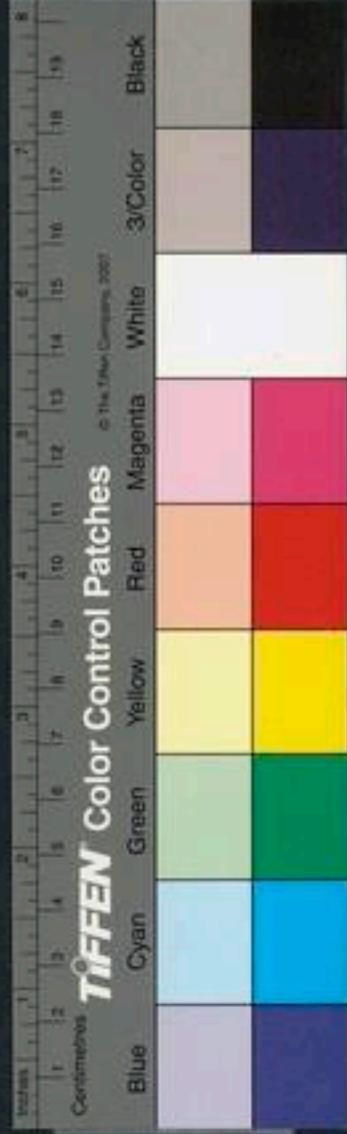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7/a 27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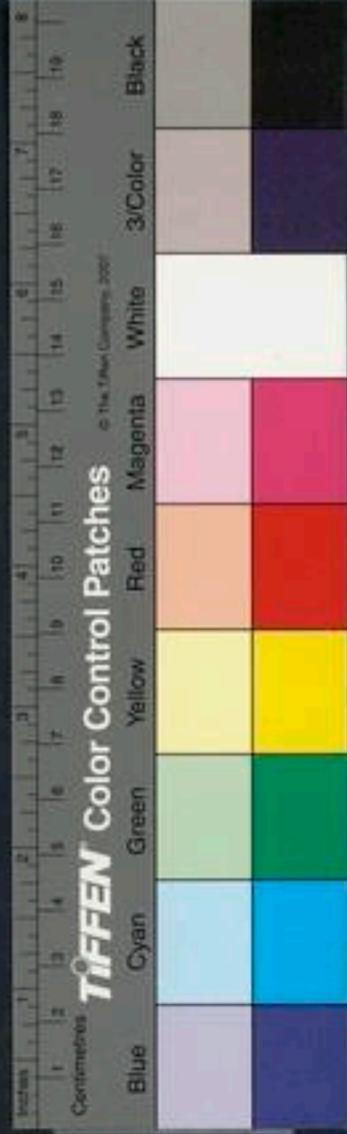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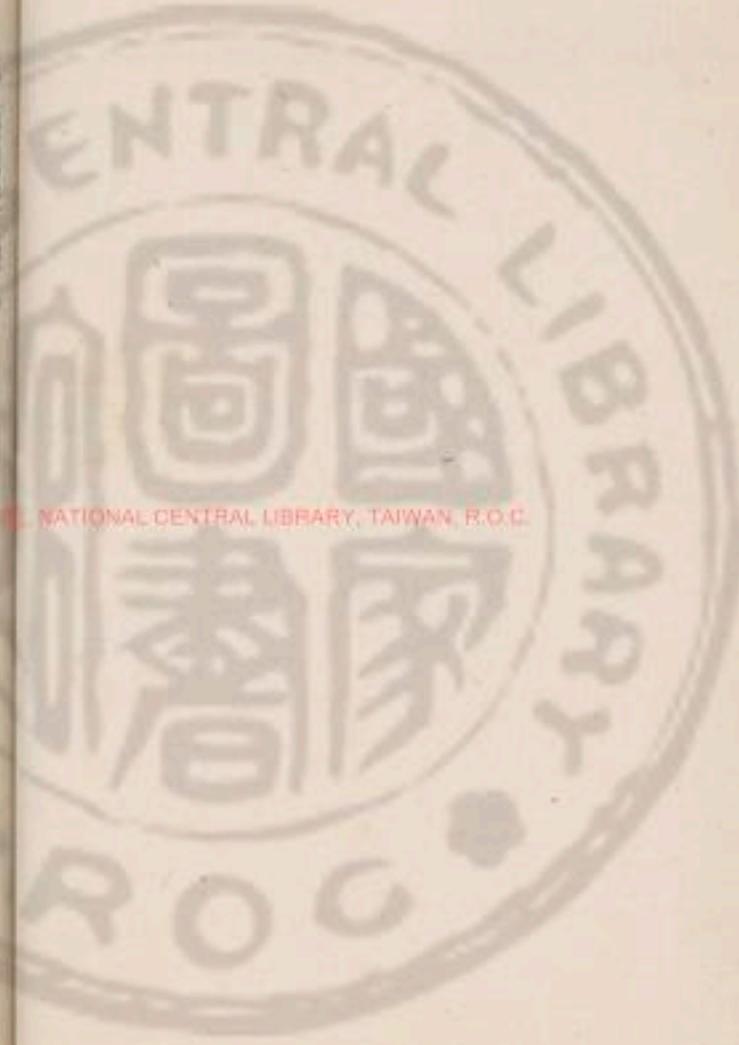
列傳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年十三能屬文早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為子貢初仕蜀蜀敗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初憲侍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人常已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

馬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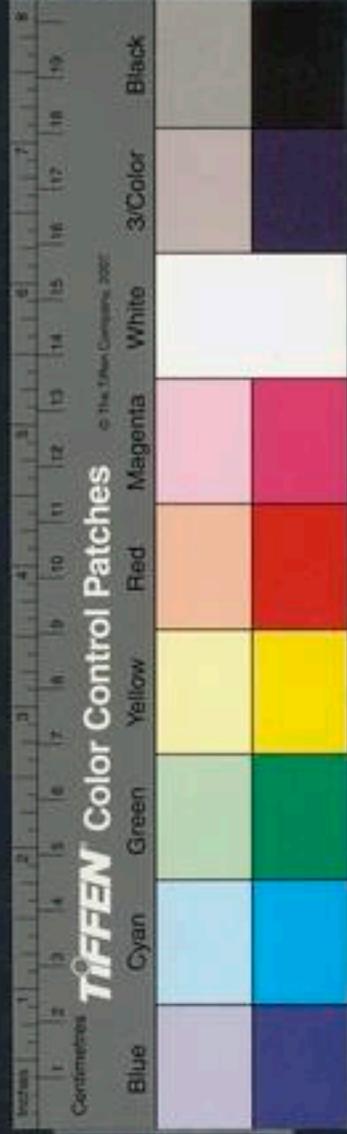
馬隆字孝興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泰始中將興伐



吳之役下詔選良將充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
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
所沒河西斷絕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
討此虜通涼州者乎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
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為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
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以臣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
三千人無問所從來率之共攻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
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為威太守公卿僉曰隆小將妄
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慕然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
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帝又給其三

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
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
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
及應弦而倒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
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
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
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隆到
武威虜部悉歸隆涼州遂平太熙初封奉高縣侯加授
東羌校尉積十餘年威信振於隴右卒於官

史臣曰忠為令德貞曰事君徇國家而竭身歷夷險而



一節羅憲滕脩濯纓入仕指巴東而受賑出嶺嶠而攘
麾屬鼎命淪胥本朝失守蜀巴丘而流涕集都亭而大
臨古之忠烈罕董于茲孝興之智勇玄威之武藝滅醜
虜於河西制凶酋於硤北審楊欣之必敗譏楊駿之速
禍陶璜吾彥逸足齊驅毛晃屈其深謀陸抗奇其茂略
薪猶之任清規自遠聲鼓之臣厥聲彌劭景武南楚秀
士元孫累葉將門赴死喻於登仙效誠陳於上策竟而
俱斃貞則斯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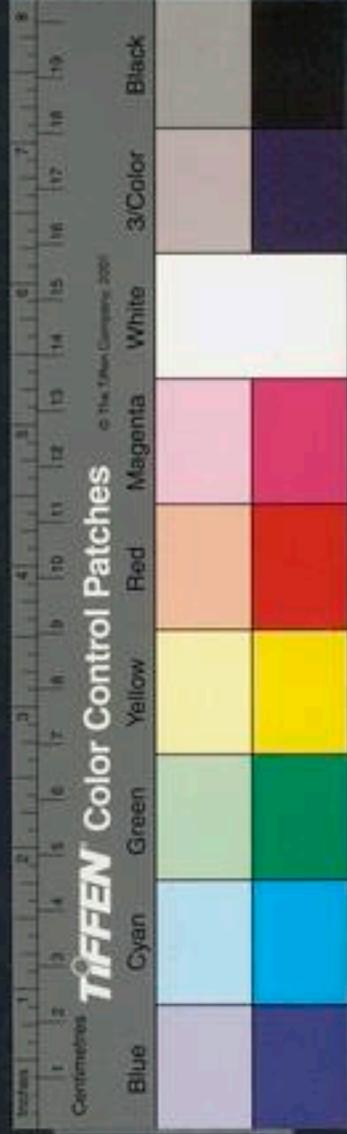
贊曰憲居玉壘才博流譽脩赴石門惠政攸著孝興玄
威操履無違愚墮畢禮楊門致譏璜謀超絕彥材雄傑

潛師襲董觀兵歎薛惟趙與張神略多方作尉北地立

功西湘

周處 玘 札

周處字子隱義盪陽美入少孤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
田獵不脩細行縱情肆慾州曲患之處自知為人所惡乃
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豐何苦而不樂邪
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云南山白
額猛獸長橋下蛟并子為三矣處曰若此為患吾能除之
父老曰子若除之則一郡之大慶非徒去害而已處乃入
山射殺猛獸因没水搏蛟果殺蛟而反乃入吳尋二陸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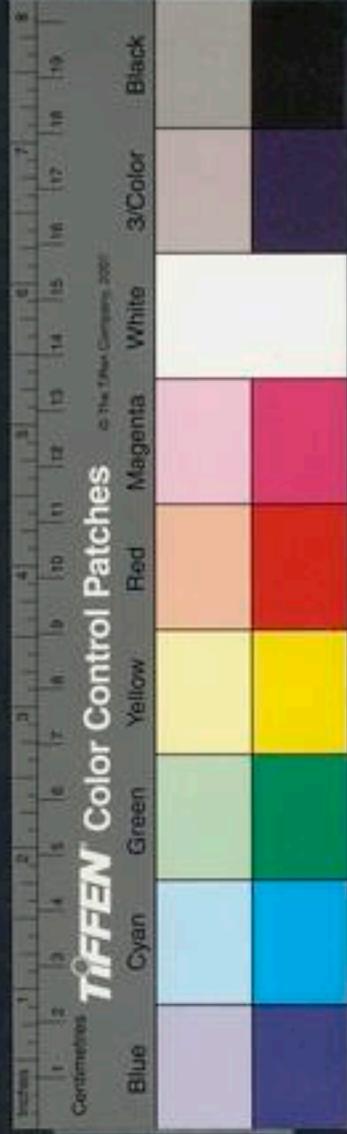
機不在見雲具以情告曰欲自脩而年已蹉跎恐將無及
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且忠志之不立何憂
名之不彰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克已期年州府
交辟仕吳為東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鄴官醜酒既酣
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對曰漢末分崩三
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感豈惟一人渾有慚
色入洛累遷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氏人齊萬
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是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乃
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泰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
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治豈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

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時賊屯梁山有衆
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
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和之克令終遂力戰而沒

子玘靖札

玘字宣佩陰謀事泄憂憤發背卒將死謂子勰曰殺我者
諸儻子能復之乃吾子也吳人謂中州人曰儻故云耳

札字宣季都督石頭水陸軍事王敦舉兵攻石頭札開門
應敦故王師敗績敦轉札至右將軍會稽內史時札兄靖
子懋清流亭侯懋弟筵吳興內史筵弟贊武康縣侯贊弟
縉都鄉侯太兄子勰烏程公札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



貴盛莫與爲比王敦深忌之時有道士李脫者妖術惑衆
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弟子李弘養徒滿山云應識當
王敦遂誣札及諸兄弟與脫謀圖不軌於是札兄弟子皆
遇害札性貪財兵至之日庫中有精杖外白以配兵札猶
惜不與以弊者給之其鄙吝如此

周訪 琥

周訪字士達本汝南人也少沉毅謙而能讓周窮振乏家
無餘財爲縣功曹時陶侃爲散吏訪薦爲主簿相與結友
以女妻侃子瞻及元帝渡江命參鎮東軍事尋爲揚州將
軍領兵一千二百屯潯陽鄂陵討華軼執軼斬之遂平江

州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又平之進位安南將軍久之
詔以訪爲荊州刺史或說王敦曰荊州用武之國若以假
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
怒敦手書壁釋并遺玉環玉腕以申厚意訪投腕於地曰
吾豈賈豎可以寶悅乎陰欲圖之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
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
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
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訪聞敦有不臣
之心恒切齒敦雖懷逆節終訪之世未敢爲非初訪少
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



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更由年耳訪小侃
一歲卒時年六十一謚曰壯二子撫光撫子楚楚子瓊瓊
子虢

虢字孟威少有節操歷位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
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虢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
水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而復之虢遂降于安堅欲以
為尚書即虢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
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况郎任乎
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賊堅不悅
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虢曰晉家元會何如此虢襜袂

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
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虢曰朕衆
力何如虢曰戎夷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虢不遜屢請除
之堅待之彌厚虢後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虢問
其狀虢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
節况虢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
乎堅曰令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
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
丁彥遠潔已於後吾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虢竟以病
卒於太原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初陶侃微時丁艱將



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
眠山汙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
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
別山與訪訪父死葬焉果為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
世為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即君子背之即小人周子
隱以躄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
能克已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忘軀可謂志節
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略冠於本朝庸績
書於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曰難斯為益

矣終於憤恚豈不惜哉札廷等負俊逸之材以椎豪自
許始見疑於朝廷終獲戾於權右彊弗如弱信有徵矣
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
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
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
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
風中興推為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庭
抗辭為主雖圖史所載何以加焉

晉自平西果勁始邪末正勇足除殘忠能致命宣佩懋
功三定江東札雖啓敵逆實懷忠尋陽緯武擁旄持斧



晉書卷之四十四 居言傳 七 蕭
曰子曰孫重規疊矩孟威抗志心存舊主

八王序

自古帝王之臨天下也皆欲廣樹藩屏崇固維城然而玉帛會于塗山雖云萬國至於分疆胙土猶或未詳洎乎周室燦焉可觀封建親賢並為列國故得卜世之祚克昌卜年之基惟求及秦罷侯置守宗社孤危漢興燔柱過直懲羨吹華土地封疆踰越往古魏武徙分茅社實傳虛爵有晉思政覆車復降盤石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朝為伊周夕為萑卓夫為國之有藩屏猶濟川之有舟楫安危成敗實相資琅邪雖彼諸王權輕衆寡遂能匹馬濟江奄有吳會雖曰天時抑亦人事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各在八王故序而論之總為其傳云耳

汝南王亮

汝南文成王亮字子翼晉帝第四子也武帝踐阼封扶風郡王咸寧初以扶風池陽四千一百戶為太妃伏氏湯沐邑大妃嘗有小疾拔於洛水亮兄弟三人侍從並持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陵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乃以亮為宗師使訓導觀察有不遵禮法小者正以義方大者隨事聞奏徙封汝南武帝崩楊

駿專權既誅乃以亮為大宰錄尚書事與太保衛瓘對掌
朝政楚王瑋有勲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
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遣將軍季肇以
兵圍之遂為肇所執而歎曰我之忠心可破示天下也如
何無道枉殺不辜遂為亂兵所害

楚王瑋

楚隱王瑋字彥度武帝第五子也楊駿之誅瑋屯司馬門
瑋少年果銳多立威刑始朝廷忌之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建
議使瑋與諸王之國瑋忿之乃與賈后矯詔收亮瓘殺
之帝用張華計遣殿中將軍王宮齎賜虞幡歷衆曰楚王
矯詔衆皆釋杖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詔
以瑋矯詔害二公父子遂斬之賈后先惡瓘亮又忌瑋故
以計相次誅之

趙王倫

趙王倫字彞宣帝第九子也愍懷太子廢倫與嬖人孫
秀廢賈后為庶人送金墉城尋矯詔自為相國侍中百官
總已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於秀秀之威權震
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
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機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
逞私欲於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未幾倫篡帝位以孫

秀為侍中諸黨皆登卿將並列大封其餘同謀者咸超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加以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不充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百姓亦知其不終矣孫秀既立非常之事倫敬重焉詔令秀輒改革有所與奪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者數四百官轉易如流時齊王問河間王顥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及三王起兵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惧於是王與率營兵誅秀迎天子反正送倫等付金墉城賜倫死飲以金屑苦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

我孫秀誤我自兵興六
倫為逆者盡誅

餘目戰所殺害僅十萬人凡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

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經管蔡

觀彘明迭聽前古亂

厥子昭鑒在焉有晉欒興載崇

藩翰分茅錫端道光

儀合飾袞禮備尋章汝南以

純和之姿失於無斷楚

曾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

君朝右或職參近禁俱

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瑣見欺孫秀潛構異圖煽成姦惡

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斃傾皇綱於

焉申圯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縮墮揚蘇窺九五之



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滯祀乎
彼天年凶闇之極末之有也問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
偽業於既成拯皇輿於已墜策勲考績良足可稱然而
臨禍忘憂逞心縱欲宜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
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
之嘉謀高謝衮章未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
沙材力絕人忠槩邁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
車魏闕懍懍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
奪撫其遺節終始可觀願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
藉以成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願

任李令之徂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
首暹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鸞駕地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矧
茲安忍能無及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之功
未立陵暴之釁已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帝京寡
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衆並垂
餌於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於鋒刃禍難之秘探古未
聞雖及焚如猶為幸也自惠皇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
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宮廟隳支屬
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



為梗其八王之謂矣

贊曰亮總朝政瑋懷職競讒巧乘間讒婁過聽懽怨連禍遽遭非命倫實下愚敢竊龍圖亂常奸位適交嚴誅偉哉武閔首創宏謨德之不建良可悲夫長沙奉國始終靡應功虧一簣奄罹殘賊章度勤王效立石楊合從關右犯順爭疆事窮勢蹙威伯為亂亡元超作輔出征入撫敗國喪師無君震王焚如之變抑惟自取

解系結

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甚得聲譽時荀勗門宗強盛朝野畏憚之勗諸子謂系等曰我

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曰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當世壯之○累遷雍州刺史會氏羌叛與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敘秀以謝氏羌不從倫秀譖之系坐免官以白衣還第闔門自守及張華裴頴之被誅也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怒曰我欲水中見蟹且惡之况此人兄弟輕我邪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彤苦爭之不得遂害之并戮其妻子後齊王冏起義時以裴解為寃首



結字叔連與系齊名歷官御史中丞及系被害結亦同戮
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既若
此我何活為亦坐死朝廷遂議革舊制女不從坐由結女
始也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人漢河間相衡之後也少有幹局初補
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累遷御史中丞梁州刺史楊欣有
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彊聘其女為妻輔為中正貶
預以清風俗論者稱之後為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
初輔嘗論班固司馬遷云遷之著述辭約而義舉敘三千

年事唯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
同不如遷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獎勵惡足以監誡人道
之常中流小事亦無取焉而班皆書之不如二也毀貶晁
錯傷忠臣之道不如三也遷既造創固又因循難易益不
同矣又遷為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作傳逞辭流離亦足以
明其大才故述辯士則辭藻華靡敘實錄則隱核名檢此
所以遷稱良史也

史臣曰晉氏之禍難游珍寶始藩翰解系等以干時之
用處危亂之辰並託迹府朝參謀王室或抗忠盡節或
飾詐懷奸雖邪正殊塗而咸至誅戮豈非時艱政紊利



深禍速者乎古人所以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戒懼於此也

索靖 綝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汜衷張魁索紘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四人並早亡唯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郡舉賢良對策高第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同郡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不宜遠出邊塞武帝納之擢為尚書郎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在臺積年除雁門太守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

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太安末河間王顥舉兵向洛陽拜靖游擊將軍與賊戰被傷而卒。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鷗舒若累發若舉復安虫蛇虬蟠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累而桓桓及其逸遊脰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纏海水穴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玄螭狡獸嬉其間騰後飛颺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傲儻而不群或者自檢於常度著絕



勢於紂素垂百世之殊觀少子綝最知名

綝字巨秀少有逸群之量靖每曰綝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汗吾兒也後官至尚書左僕射為劉聰所獲戮之於東市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宮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胤唯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閭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翼關艱難扶持幼孺遂得慕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晉宗周遭大戎而東徙有晉違獯狄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遒

及豈愍皇地非奧工將綝允材謝輔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敗之異數者也

晉白懷惠不競威澤潛力爭狙詐參謀憑凶亂政為惡不已並罹非命解縲忠肅無聞餘慶敗皇慕戎寔賴群公鼎圖福始綝遂凶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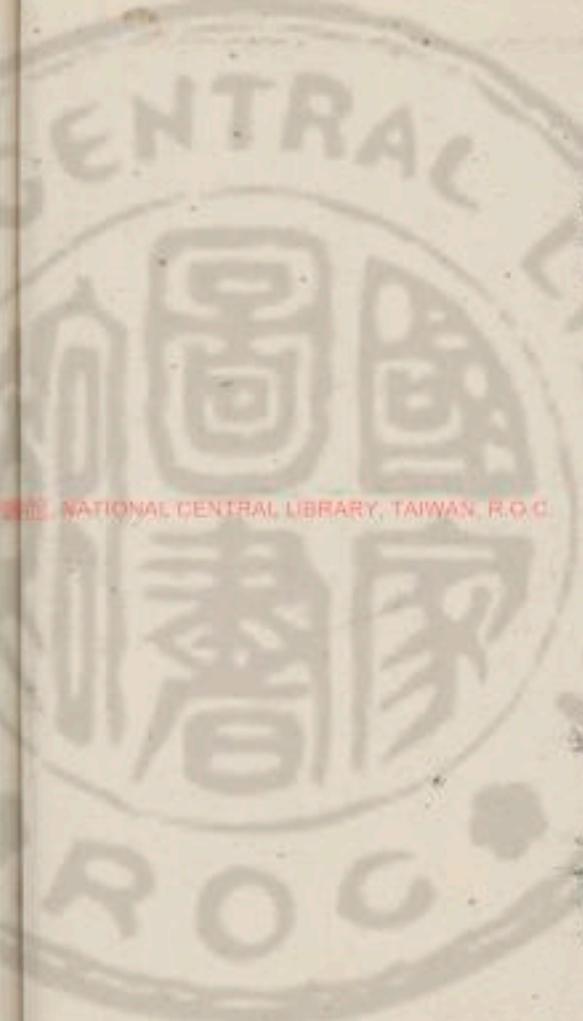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四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周浚 嵩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以才理見知隨王渾伐吳吳平以功進封成武侯移鎮秣陵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龍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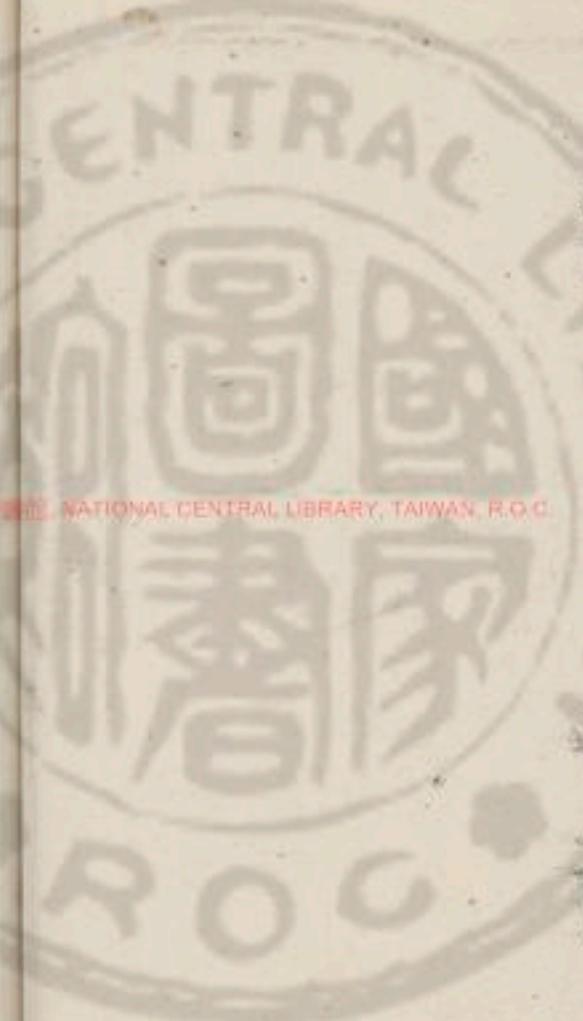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五

列傳

周浚 嵩

周浚字開林汝南人也性果烈以才理見知隨王渾伐吳
吳平以功進封成武侯移鎮秣陵初吳之未平也浚在弋
陽南北為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為功吳將蔡敏守于
沔中其兄珪為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
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場之上往往有龍奪互
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為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
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



晉書卷之十五
周浚傳
一
類

浚越之曰吾固疑矣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遷侍中武帝
問浚卿宗後生稱誰為可荅曰臣叔父子恢稱重臣宗從
父子馥稱清臣宗帝並召用浚三子顓嵩謨

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母以才氣陵物累遷御史中丞是時
元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忘王道等嵩上疏帝感悟故導等
獲全王敦既害顓而使人吊嵩嵩曰亡兄天下人為天下
人所殺復何所吊以我其銜之後遂誣嵩而加害嵩精於事
佛臨刑猶於市誦經云

苟晞

苟晞字道將山陽人也東海王越討汲桑命晞為前鋒晞

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郎等滅之威名甚盛時人
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都督青兖諸軍事晞練於官事
文簿盈積斷决如流人不敢欺其從母依之奉養甚厚從
母子求為將晞距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固
欲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
不聽既而素服哭之流涕曰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苟
道將其杖法如此晞見朝政日亂懼禍及已而多所交結
每得珍物即貽都下親貴兖州去洛五百里恐不鮮羨慕
得千里牛每遣信旦發暮還東海王越司馬潘滔等說越
曰兖州要衝苟晞有大志又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越遂

遷晞青州刺史晞乃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為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於大苟晞尋破植後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從之蒙城晞出於孤微位至上將志頗盈滿奴婢將千人侍妾數十終日累夜不出庭戶刑政苛虐縱情肆欲由是衆心稍離莫為致用石勒襲蒙城執晞殺之純亦遇害

劉喬 柳

劉喬字仲彥南陽人也少為祕書郎王戎引為參軍伐吳

還遷太子洗馬以誅楊駿賈謚封安衆男。初稽紹為齊王冏所重每下階迎之喬言於冏曰裴張之誅朝臣畏憚孫秀故不敢不受時物稽紹今何所逼忌故畜裴家車牛張家奴婢邪樂彥輔來公未嘗下牀何獨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為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喬官至鎮東將軍豫州刺史卒孫柳

柳字叔惠亦有名譽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簾矣時人重其言



史臣曰周浚人倫鑒悟周馥理識精詳華軼動顧禮經
劉喬志存諒直用能歷官內外咸著勳庸而宣祖獻策
遷都乖忤於東海彥夏繫心宸極獲罪於琅邪乃被以
惡名如其顯戮豈不哀哉向若違左衽於伊川建右社
於淮服據方城之險藉全楚之容簡練天越之兵漕引
淮南之粟縱未能祈天未命猶足以紓難緩亡苟晷擢
自庸微位居上將釋位之功未立食恭之粟已彰假手
世龍以至屠戮斯所謂殺人多矣能無及此乎

劉琨與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少得雋朗之目與范陽祖約俱

以雄豪著名時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
置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賈謐參
管朝政京師人士無不傾心石崇毆陽建陸機陸雲之徒
並以文才降節謚琨兄弟亦在其間號曰二十四友永
嘉元年琨為并州刺史愍帝即位加大將軍都督并州諸
軍事後與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結婚約為兄弟期討石
勒後與匹磾有隙為匹磾所害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
而頗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
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
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

樓清肅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茄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弃圍而走琨卒謚曰愍兒與

與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郎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范陽王斌鎮鄴以與為魏郡太守號為東海王越將召之或曰與猶賊也近則汙人及至越疑而衛之與密視天下兵薄及合羸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應機辯書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邈清才

病指疽卒謚曰貞

祖逖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逖性豁蕩不修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原耳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元帝進用為徐州刺史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帝



乃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及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
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
歎逖至豫州大興攻討北地遂平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
土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
逖母墓逖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
為都督逖意甚怏怏感激發病。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
分歷陽陳訓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
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
車騎將軍王敦又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逖兄納

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又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
自炊爨以養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
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元帝作
相引為軍諮祭酒納好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
數棊對曰我以忘憂耳隱曰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
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君少長五都遊宦四方華裔成敗
皆當聞見胡不記述而有裁成何必圍棊然後忘憂也納
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况於大府安可不置
因舉隱可使脩一代之典帝以問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
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納



晉書卷之三十三 禮通傳 六 齊
嘗問梅陶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則佳法也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種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汝頴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槌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于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世飛纓賈謐之館借著馮倫

之幕當于是日實佻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遽榮居彘之禍六戎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駢弛易情各運奇才並騰英氣遇時也而感激因世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操契寒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鉉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戎心越石區區徒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圍痛哉士稚叶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變豈徒招惜矣

晉書卷之三十三 禮通傳 六 齊 二 歲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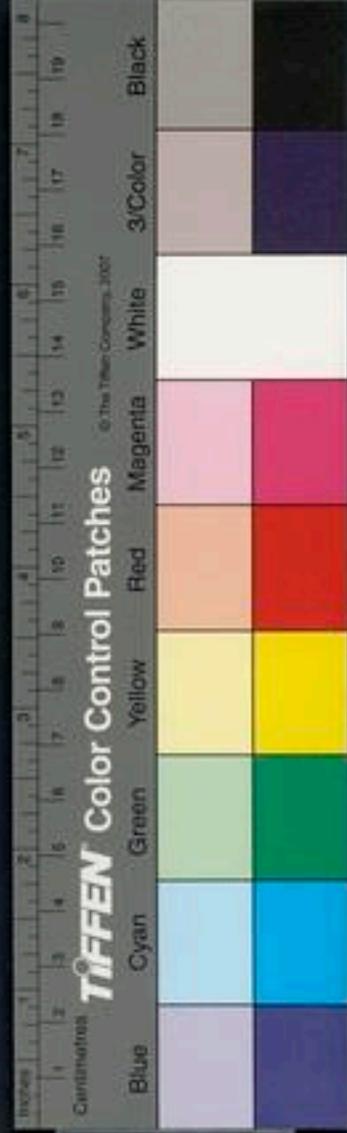
晉書卷之八十五 七
贊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踦距汾
晉契關獯戎見欺段氏牙嗟道窮祖生烈烈夙懷奇節
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是徵國
耻奚雪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朴素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
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穎參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
曰續聞兄弟如左右手今明公當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
乎穎不納後為樂陵太守以孤危無援權附於勒勒以續
子入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歸元帝續從

之其下諫曰今石勒歸匹磾任子危矣續垂泣曰我出身
為國豈得顧子石勒為叛臣哉遂絕於勒勒乃害又石勒遣
石季龍乘虛圍續遂為季龍所得送續於勒勒使徐光讓
之續對誓盡忠節嘗無二心勒曰其言慨至孤愧之多矣
夫忠于其君者乃吾所求也命張賓延之於館厚撫之續
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客之歎曰此
真高人矣不知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穀帛每臨朝
嗟歎以勵群官續竟亦遇害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關喪亂之辰驅馳戎馬之
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衝千



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室而矩
能以少擊衆中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挫削惜
其寡弱功虧一篑方之數子其最優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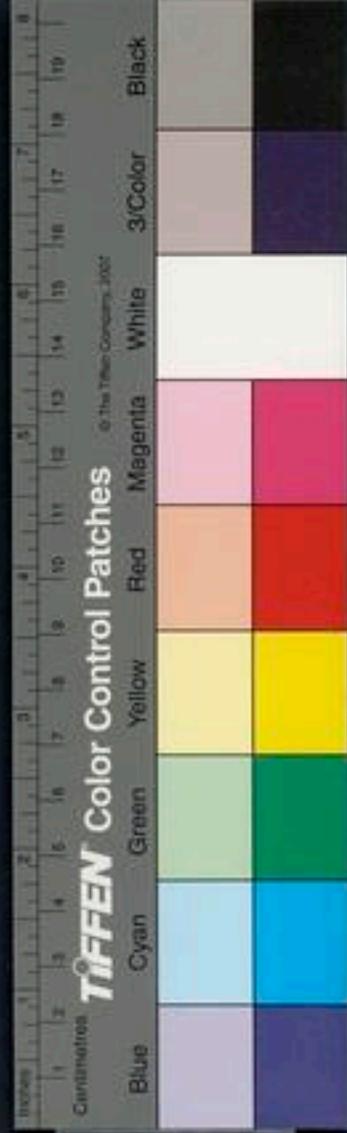
贊曰邵李諸將實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任
重功虧身喪匹碑勁烈墮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罪矣

段匹碑

王道平 悅 珣 珉

王道平茂弘大夫覽之孫也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
陳留尚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
將相之器也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帝為琅邪王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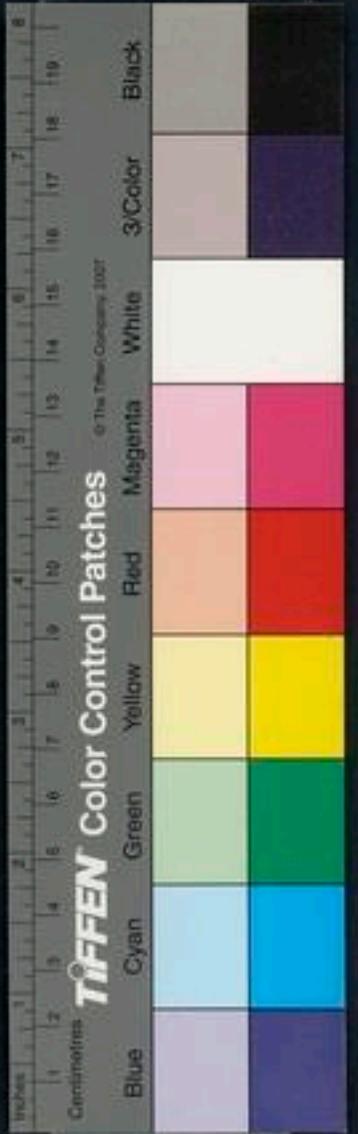
親善道知天下已亂遂傾心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
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及元帝徙鎮建康居月餘士庶莫
有至者道惠之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
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
創急於得人者乎願榮賀循此江南之望未若引之以結
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道躬造循榮二人皆
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
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
十六七道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荆揚晏安戶口
殷實道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己勵節匡主寧邦於是



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文帝嘗從容謂導曰卿吾之
蕭何也。永嘉末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今者臨郡不問
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
為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類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
而開創亂源竊竊名位取紊章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
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
為丞相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向顛曰
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
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
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生而歎

曰風景不殊舉自有江河之異皆相祖流涕惟導愀然變
色曰當共勦力王室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邪衆
收淚而謝之于時罕旅不息學校未脩導上書勸帝設庠
序擇朝臣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
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
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于三四日若太陽下同萬物蒼
生何由仰昭帝乃止進位司空錄尚書領中書監及劉隗
用事導漸見疎遠任真推分澹如也王敦反劉隗勸帝悉
誅王氏論者為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詣臺待罪帝
以導忠節有素特不問。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及敦

晉書卷之九十一 王導傳 九 蕭 頌



平進封郡公進位太保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帝崩復與庾亮同受遺詔輔幼主是為成帝及蘇峻作亂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都導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為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為虛矣由是嶠謀不行特帑藏空竭庫中惟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早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

定制自後元正道入帝猶為之興焉後進位太傅是歲曹氏卒贈金章紫綬以曹氏妬忌導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叢妾曹氏知將往以焉導恐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與兒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轎車長柄麈尾道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時庾亮出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強兵趣向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汙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卷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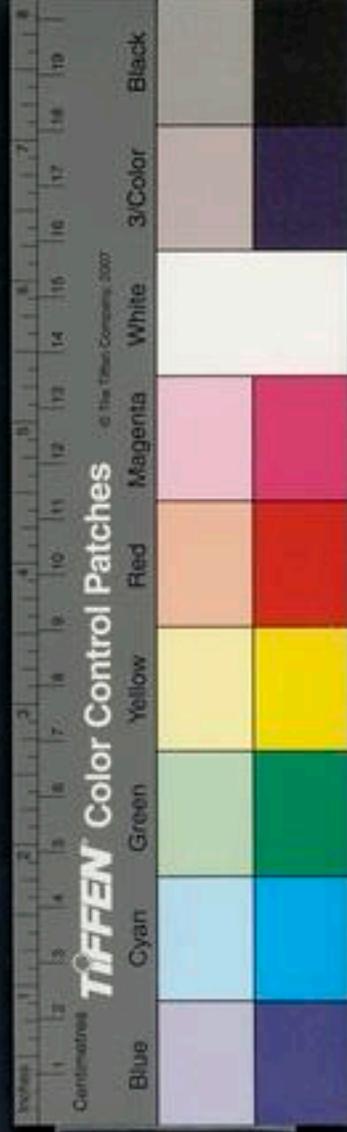
拜不勝哀感由是詔百官拜陵自道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六十四子悅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常共悅弈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為爾邪導性儉節帳下其果爛敗令弃之云勿使大郎知悅位至中書侍郎先導卒

珣字元琳導子洽洽字珣弱冠與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常謂之曰謝琨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時沮羣中機務並委珣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珣嘗夢人以大筆如掾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

有大手筆事俄而孝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官至散騎常侍卒○初珣與謝安有隙在東閩安薨便出京師詣於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弟珉

珉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僧彌珉小字也時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珉時尚幼講不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綱等數人自講法綱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木精耳後歷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初導渡淮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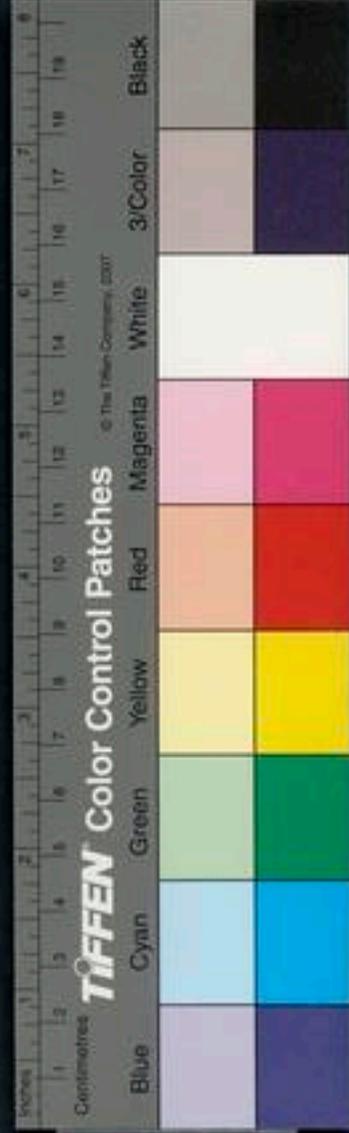


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其後子孫
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
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
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于陵寡
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承其弊既
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平少康之祀夏
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甚矣茂
弘策名拔萃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彼江湖思建剋復
之功用成翬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馮天邑而狼顧蘇

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實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
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
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
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
夫蕭曹弼漢六合為家爽聖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
不足為倚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
邦撫事論情抑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
父蓋其宜矣恬珣鍾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階聲慙劉
殷之徵璽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贊嘯焱馳龍升雲狀武岡矯矯匡時緝政懿績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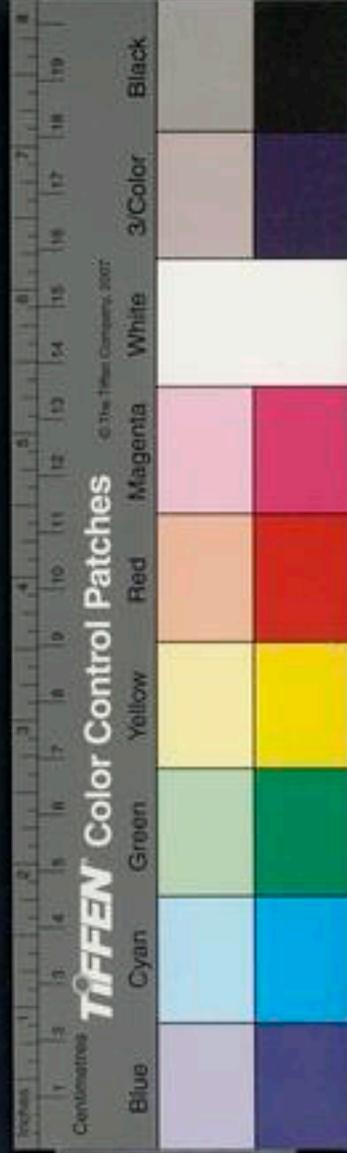


晉書卷之五十一
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 表祥筮水流慶
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人也。有幹略政事之才。少家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以舊恩起家太子門大夫。太安中。張昌作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加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長史陶侃牙門將皮初等討昌。昌懼而逃。其衆悉降。時荊州守宰多缺。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以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又是名郡。不可授。初乃以夏侯陟為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

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何謂邪。遠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垆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時總章大樂伶人避亂多至荊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崩。命杜夔為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為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當為之。



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
况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
進拜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永興三年進車騎將軍
弘每有興廢手書宰相丁寧欵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
咸曰得劉公一紙書啓於十部從事及卒士女嗟痛若喪
所親其後南夏亂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
也

陶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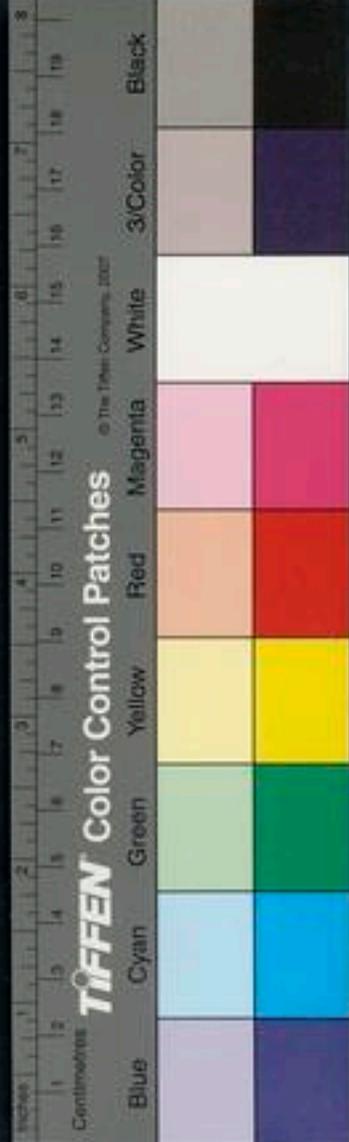
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吳平徙家廬江之尋陽侃早孤貧
為縣吏鄱陽孝廉范滂嘗過侃時舍卒無以待賓其母乃

截髮得雙髮以易酒肴樂飲極歡僕從亦過所望及遠
去侃追送百餘里遠曰卿欲仕郡乎侃曰欲之困於無津
耳遠過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遷主簿夔妻
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諸綱紀皆難之侃獨曰
咨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
乎乃請行衆咸服其義夔察侃為孝廉至洛陽時郎中令
楊晫侃州里也侃詣之晫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
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晫
曰柰何與小人共載晫曰此人非凡器也後以母憂去職
嘗有二客來吊不哭而退化為雙鶴冲天而去時人異之



後王敦表拜荊州刺史討杜弼杜弘等賊悉平之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楚郢士女莫不相慶。侃性聰明勤於吏職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弃也諸將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痛博之具悉投之于江時造舡木屑及竹頭悉令舉掌之咸不解所以後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於是又侃所貯竹頭作了裝船其是又屑布地及桓

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蘇峻作逆京都不守侃子瞻為賊所害侃乃赴難大破峻斬之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道有慚色使人屏之尋為侍中太尉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移鎮巴陵頃之又詔都督江州移鎮武昌侃命張燕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凡徵時所荷一殮咸報咸和七年薨時年七十六侃遺令葬國南二十里。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或勸更少進侃悽悵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



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
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其為世
所重如此或曰侃少時漁於雷澤嘗網得一織梭以挂于
壁有頃雷雨自化為龍而去又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
門九重比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
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
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
血洒壁而為公字以紙裹手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據上
流握彊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史臣曰古者明王之建國也志村隱學列為元州輔相

玄功咨于四岳所以仰希齊政俯寄宣風備連率之儀
威騰閭外總頒條之務禮經區中委稱其才甘棠以之
流詠據非其德讎餉以是興嗟中朝叔世要荒多阻分
符建節並紊天綱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
牧之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斂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撥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清晏
恬波於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侵於稽天之際猶獨稱
善政何其寡歟易云貞固足以幹事於征南見之矣。
士行望非世族俗異諸華拔萃陬落之間比肩髦儁之
列起居外相宏總上流布澤懷邊則嚴城靜柝釋位匡



晉書卷之五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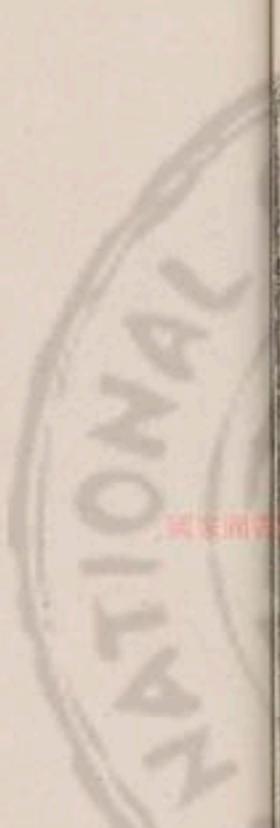
除佞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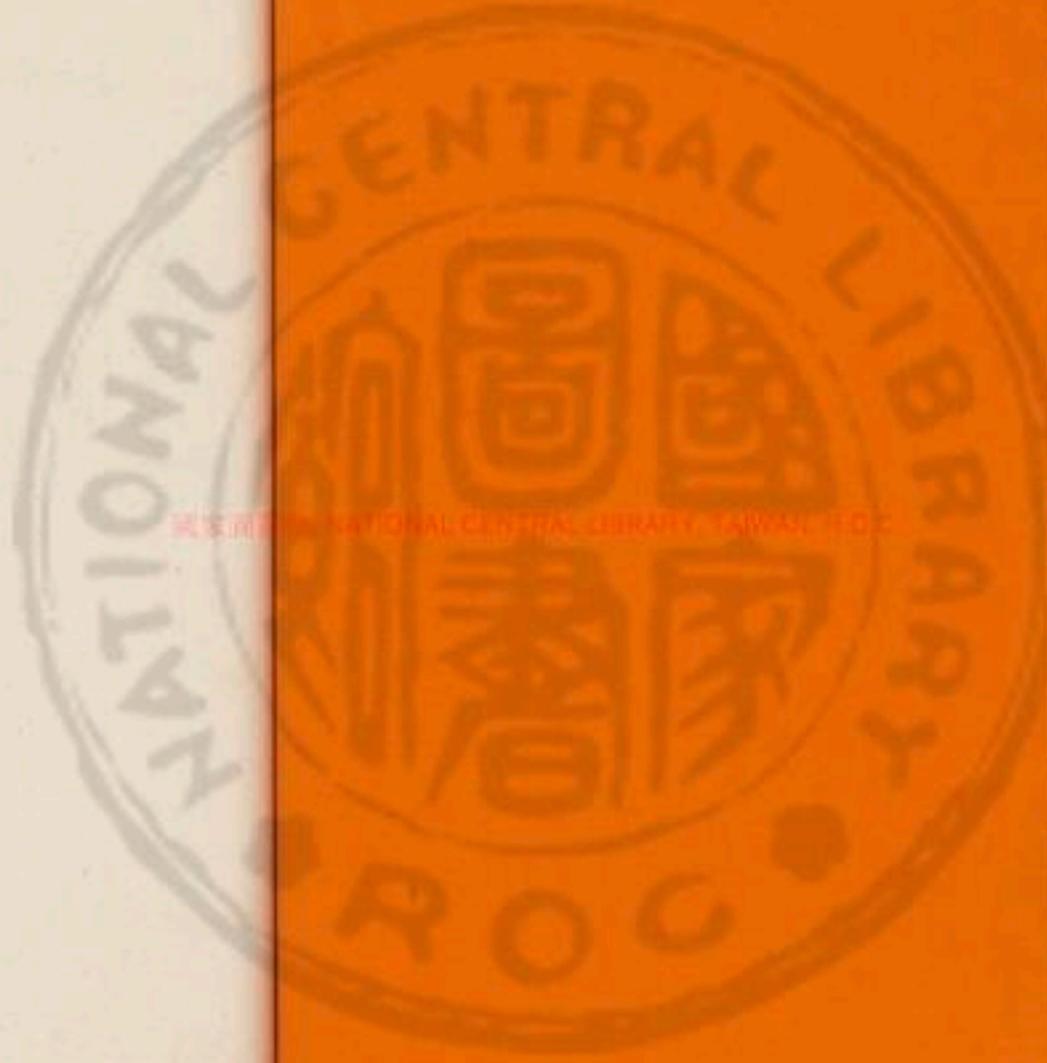
十七

莊

主則滄景並再寧元規以戚里之崇挹其膺而下拜茂弘
以保衡之貴服其言而動色望隆分陝理則宜然至於
時屬雷屯富逾天府潛有包藏之志顧思折翼之祥悖
矣夫子曰人無求備斯言之信於是有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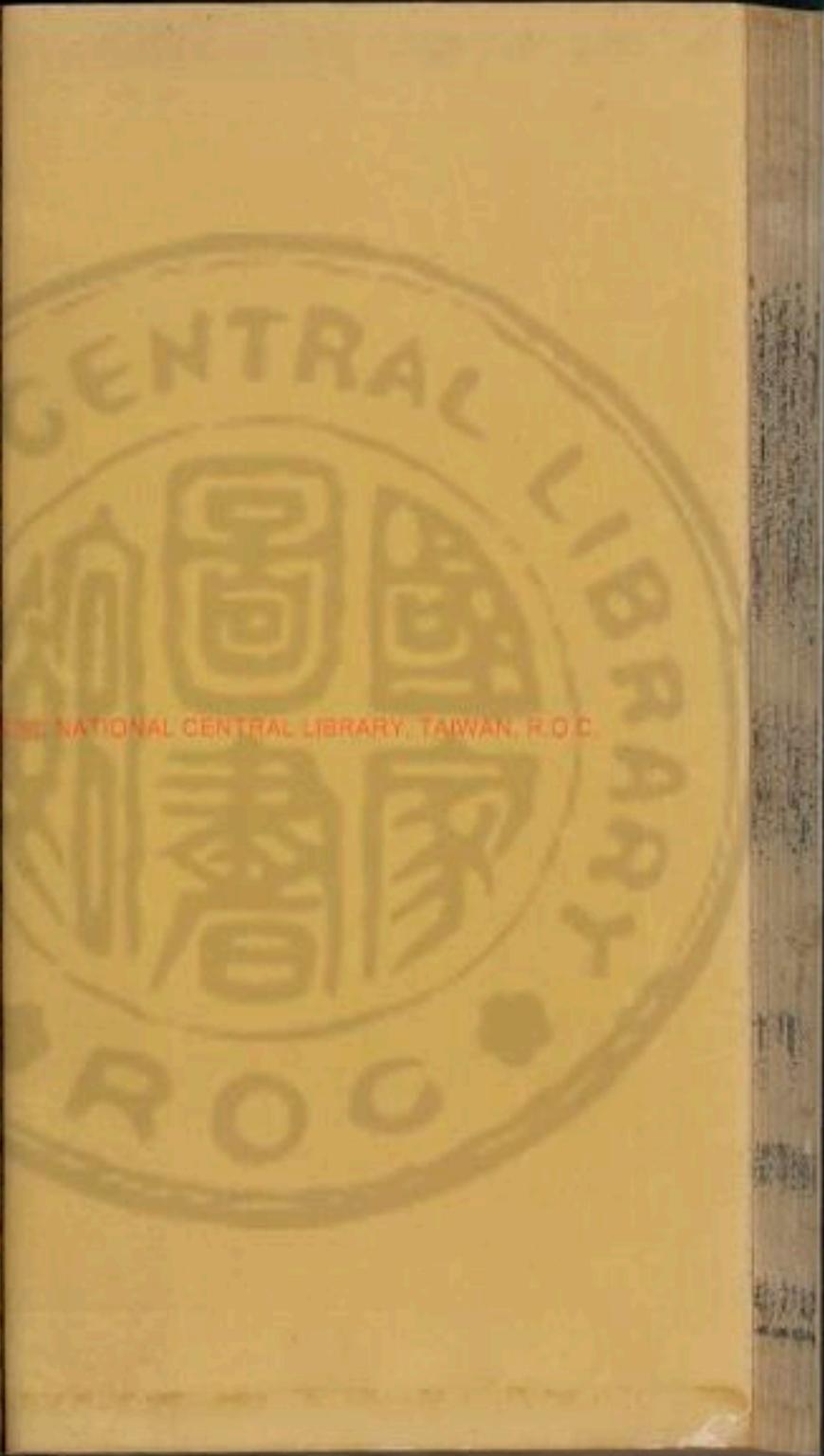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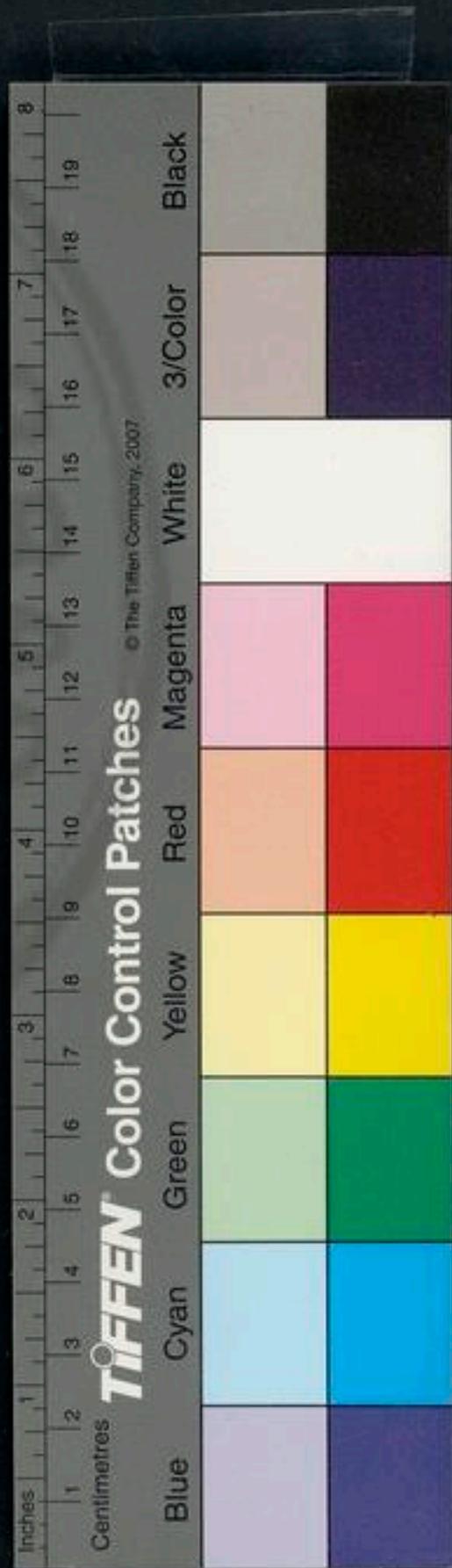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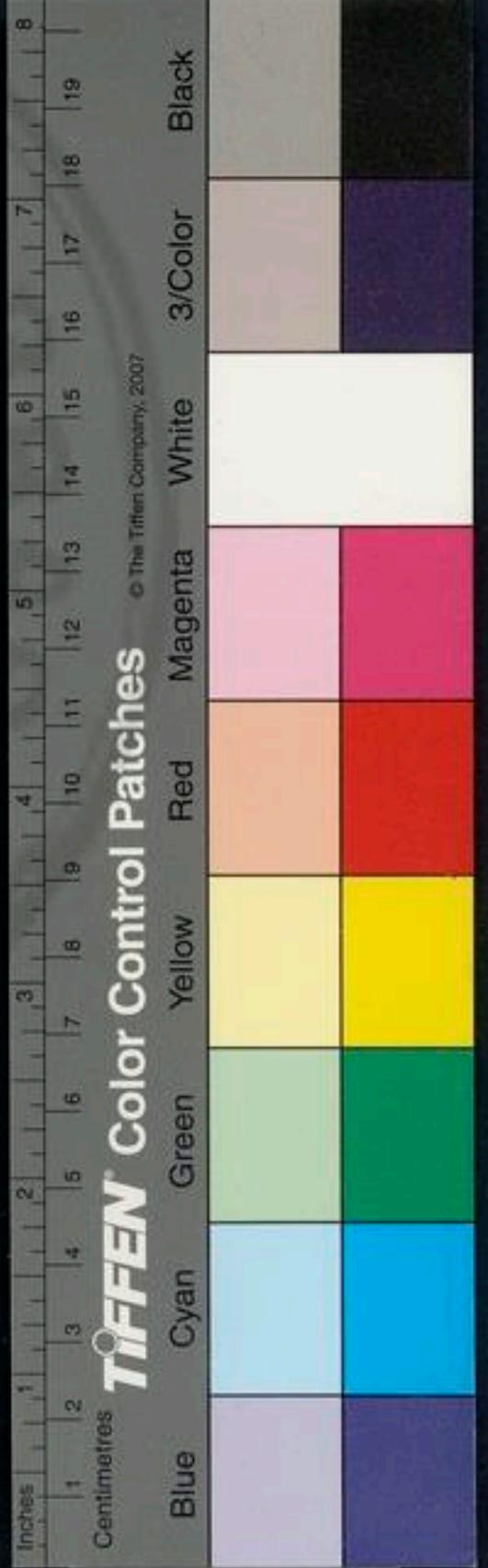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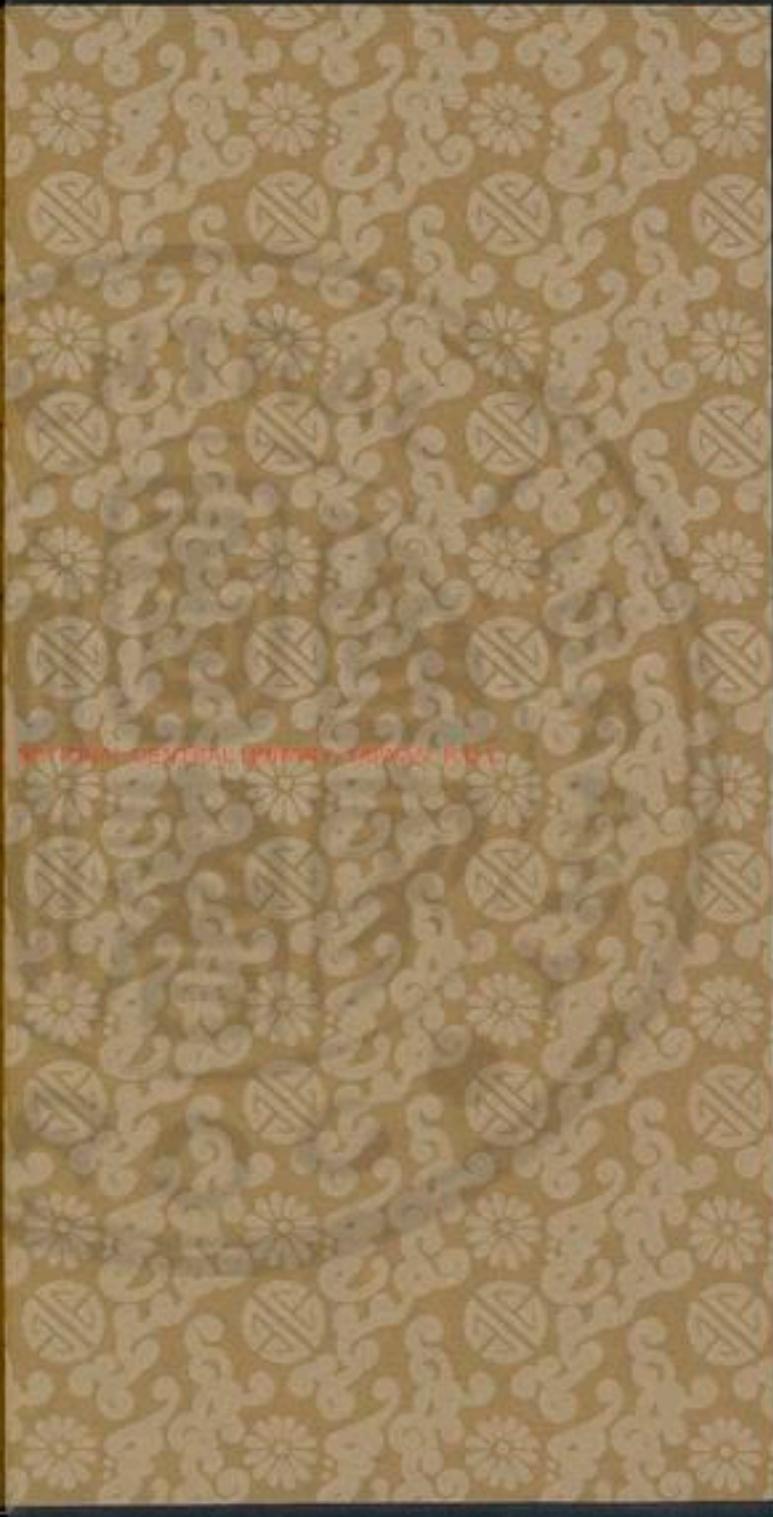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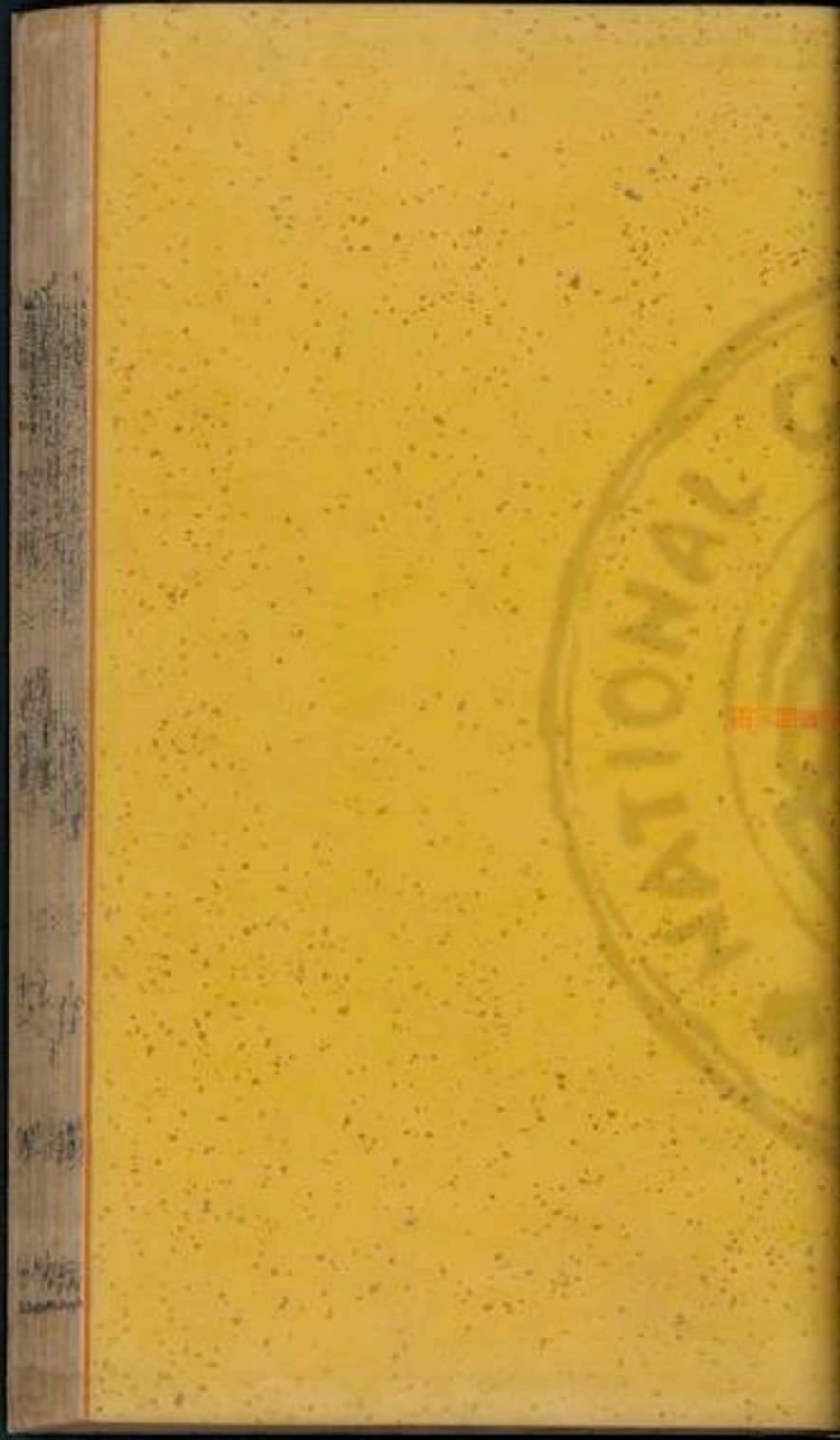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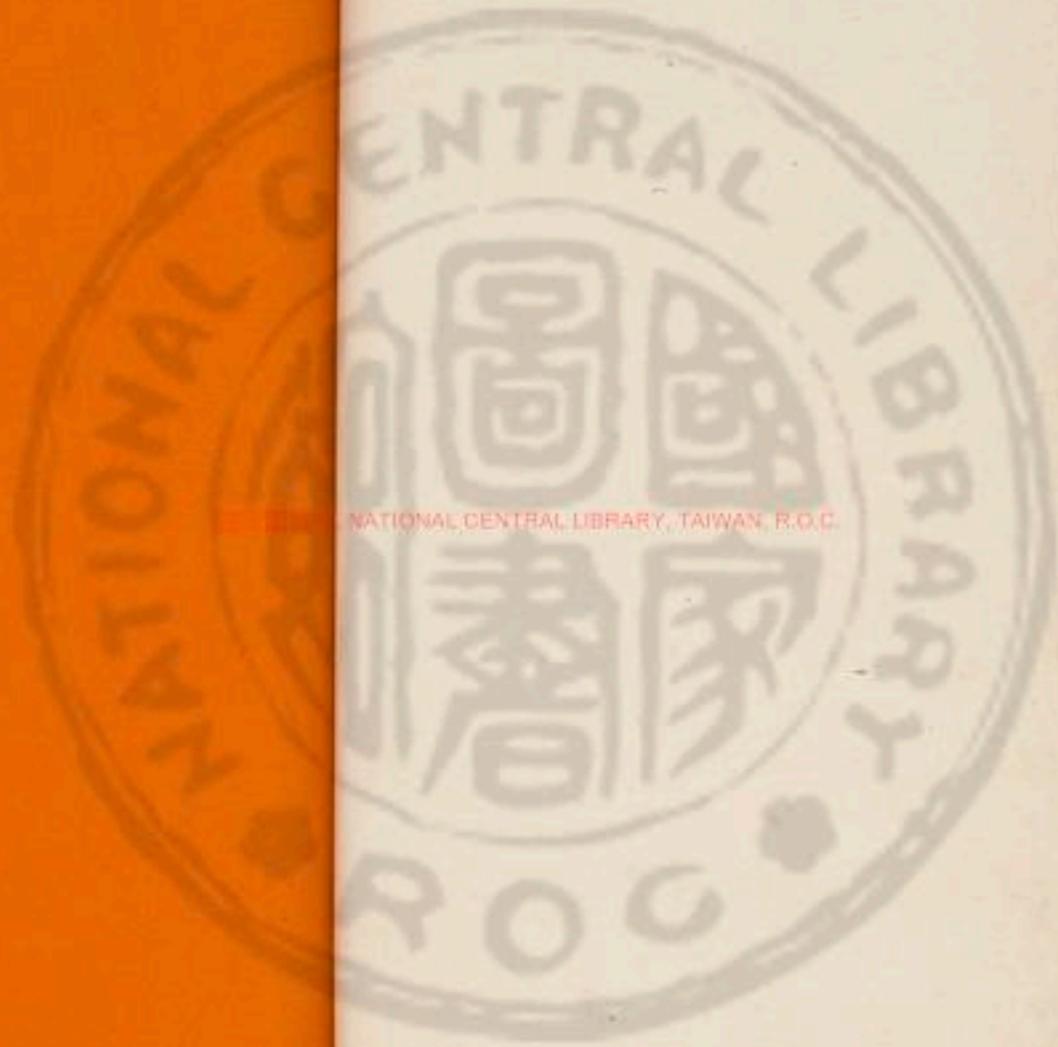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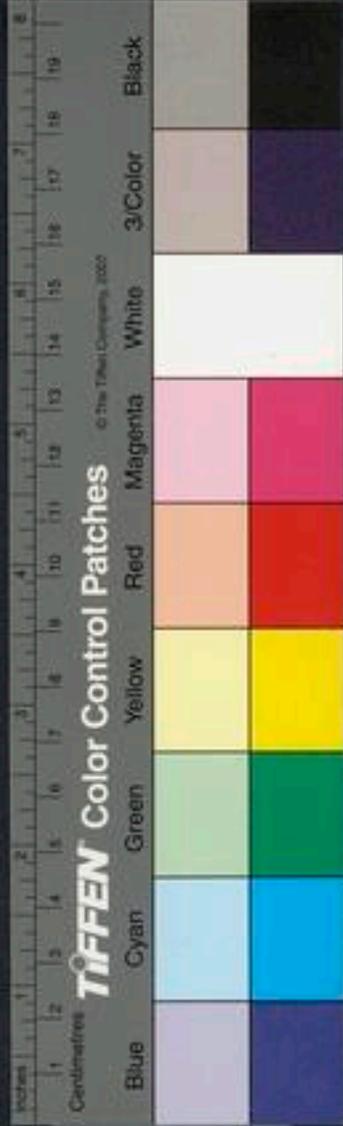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0714 x78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溫嶠

溫嶠字太負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風儀秀整善
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平北大將軍劉琨以嶠為參軍元帝
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遣嶠將命既至引見帝器而嘉焉
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為憂及見王導共談歡
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會琨死除嶠散騎侍郎
○初嶠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其後母亡
嶠阻亂不獲歸葬由是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不許嶠不



得已乃受明命即位拜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
翰亦悉豫焉咸和初代應詹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
將軍鎮武昌甚有惠政在鎮見王敦畫象曰敦大逆宜加
斷棺之戮受崔杼之刑古人閔棺而定謚春秋大居正崇
王父之命未有受戮於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歷
陽太守蘇峻反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
相對遣督護王愨期要陶侃同赴國難奉侃為盟王侃許
之特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嶠重與侃書陳君臣之大義
侃遂率所統與嶠同赴京師是時義軍屢戰失利軍食
盡侃欲西歸嶠力規其不可嶠於是創建行廟薦設壇

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詣祝文聲氣激揚涕沍覆面
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時峻勞其將士因
醉突陣馬躓為侃將所斬遂大破賊時陶侃雖為盟主而
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嶠還潘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
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
異狀或乘馬車著赤衣者嶠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
道別何意相照也意甚惡之嶠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
風至鎮未旬而卒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謚曰忠
武

晉書高澄傳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二
蘇
郗鑒字道徽高平人少孤資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
倦以儒雅著名後位至司空侍中。初鑒值永嘉喪亂在
鄉里甚饑餒鄉人以鑒名德傳共飴之特兄子邁外甥周
翼並小常携之就食鄉人曰各自饑困以君貴欲共相濟
耳恐不能兼有所存鑒於是獨往食訖以飯著兩頰邊還
吐與二兒後亦得存同過江邁位至護軍翼為剡縣令鑒
子愔愔子超愔字方回

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父愔事天
師道而超奉佛愔又好聚斂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
取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獨詣皆此類

也後為大司馬桓溫參軍溫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時
王珣為溫主簿亦為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
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溫尋轉超散騎侍郎溫
懷不軌欲立霸王之基超為之謀謝安與王坦之嘗詣溫
論事溫令超帳中卧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
幕之賓矣遷中書侍郎謝安嘗與王文度共詣超日盱未
得前文度便欲去安曰不能為性命忍俄頃邪其權重當
時如此先愔卒。初超雖實瑩賴氏不令愔知之將亡出
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恐公年尊必以傷懸為弊我
亡後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伊燒之愔後果哀悼成

疾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哭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嘗躡後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履而候之愔每慨然曰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邪

史臣曰忠臣本乎孝子奉上資乎愛親自家刑國於斯極矣太貞性履純深譽流邦族始則承顏候色老萊弗之加也既而辭親蹈義申胥何以向焉封狐萬里投軀而弗顧猥窳千群探穴而忘死竟能宣力王靈揚名本朝負荷受遺繼之全節言念主辱義聲動於天地低赴國屯信誓明於日月枕戈雨泣若雪分天之仇至輿旋軫卒復夷庚之躅微夫人之誠懇大盜幾移國乎道微儒雅素而有正協德始安頗均連壁方回踵武奕世登白露冕為飭援高人以同志抑惟大隱者歎愛子云亡省遺文而輟泣殊有大風矣

贊曰大真懷貞勤宣迺誠謀敦剪峻奮節擢名道徽忠勁高芬遠映愔克負荷超顛雅正

顧榮

顧榮字彥先吳國人也為南土著姓祖雍吳丞相○榮機神朗悟吳平與陸機兄弟同入洛時人號為三俊例拜為郎中歷尚書郎廷尉王恒縱酒酣暢謂友人張翰曰惟酒



晉書卷之三十一 禮志 四 葬
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初榮與同寮宴見執炙者貌
狀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
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趙王倫敗榮為倫長史被執將
誅而執炙者為督卒救之得免○齊王冏召為大司馬主
簿冏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以情告友
人馮熊熊謂冏長史葛煥曰今府大事殷非酒客之政煥
白冏以為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醉
而後醒邪榮懼罪乃復更飲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
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元帝
鎮江東以榮為散騎常侍卒官○宋素好琴及卒家人常

置琴於靈座吳郡張翰入之慟既而上牀鼓琴數曲撫琴
而歎曰顧彥先復能管此不因又慟哭不吊喪王而去

紀瞻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少以方直知名後舉秀才尚書
郎陸機策之曰三代明王啓建共業文質殊制而今名一
致然夏人尚忠忠之弊也朴救朴莫若敬殷人革而脩焉
敬之弊也鬼救鬼莫若文周人矯而變焉文之弊也薄救
薄則又反之於忠然則王道之反覆其無一定邪亦所祖
之不同而功業各異也瞻對三代相循如水濟火所謂隨
時之義救弊之術也義皇簡朴無為而化後聖因承所務



平書袁粲之策
或異非聖賢之不同世變使然耳今宜去文存朴以及其
本則兆庶漸化太和可致也。○大安中召拜尚書郎與榮
同赴洛在塗共論易太極榮曰太極者蓋謂混沌之時朦
昧未分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誠易之太極也而王
氏云太極天地愚謂未當瞻曰太極極盡之稱言其理極
無復外形既極而生兩儀王氏指尙可謂近之元帝為安
東將軍引為軍諮祭酒及長安不守與王道俱入勸進帝
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撤去御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星
宿敢有動者斬帝為之改容及帝踐位拜侍中後除尚書
右僕射明帝嘗獨引瞻於齋室慨然為天下曰社稷之臣

欲無復十人知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辭讓帝曰方欲
與君善語復云何崇謙讓邪瞻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
雅正以久病屢請去官不聽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
雖病但為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尋卒瞻性靜默少交遊
好讀書最手自抄寫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
有足賞翫焉

賀循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其先慶普漢世傳禮世所謂慶
氏學族高祖純博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避安帝父
諱改為賀氏父邵中書令為孫皓所殺循操尚高厲童齒



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
忌迴避歲月停喪不葬者循皆禁焉政教大行鄰城宗之
然無援於朝又不進序著作即陸機上疏薦循又之召補
太子舍人元帝為安東將軍復上循為吳國內史與循言
及吳時事因問曰孫皓嘗燒鋸截一賀頭是誰邪循未及
言帝悟曰是賀邵也循流涕曰先父遭遇無道循創巨痛
深無以上荅帝甚愧之三日不出。時廷尉張闓住在小
市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
患之訟於州府皆不見省會循出運名詣循質之循曰見
張廷尉當為言及之闔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謝其為世

所敬服如此建武初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認之循輒依
經禮而對為當世儒宗其後帝以循清貧賜六尺牀薦席
褥并錢二十萬循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及帝踐位以循
行太子太傅固讓不許疾漸篤車駕親幸執手流涕太子
親臨者三焉往還皆拜儒者以為榮太興二年卒

楊方

楊方字公回少好學有異才初為郡鈴下威儀公事之暇
輒談五經鄉邑未之知內史諸葛恢見而奇之嘗遣方為
文薦郡功曹主簿虞預美之送以示賀循循報書曰其文
甚有奇分若出其曾襟乃是一國所推豈但牧豎中逸郡



耶士衰道喪人物凋弊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
秀資質已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嘉穀循遂稱
方於京師為司徒王道宏軍事方自以地寒不願久留京
華求補遠郡欲閑著述導從之上補高梁太守在郡積年
著五經鈎沉更撰吳越春秋并雜文章皆行於世

薛兼

薛兼字令長丹陽人清素有器宇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
循齊名號為五儁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
也後領太子少傅自祖綜至兼三世傳東宮談者美之

史臣曰元帝樹基淮海百度權與夢想群材共康庶績

顧紀賀薛等並南金東箭世胄高門委質霸朝豫聞
政典憲資其刊緝惟惺佇其謀猷望里縉紳任惟元凱
宦成名立光國榮家非惟感會所鍾抑亦才能斯至而
循位登保傳朝望特隆遂使鑿趾降臨本明下拜雖西
漢之恩崇張禹東都之禮重桓榮弗是過也

劉隗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少有文翰起家秘書郎避亂渡江元
帝以為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美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
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世于文學王藉之居叔母喪而婚
隗奏之下令曰詩殺禮多昏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



之謂也可以解也止自今以後宜為其防廬江太守梁龕
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泰夜丞相長史周顛等二十餘
人同會隗泰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至有三年
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龕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
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龕官顛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宜各
奉俸一月從之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
逆流隗又素論其狂請免從事中郎周建等官後王敦作
亂隗攻之不投入宮告亂帝雪涕與之別隗至淮陰為蜀
遐所襲携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 隗伯父訥
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太

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
杜方叔拙於用長終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
談名理曾避亂鳩壁曹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惧色援笳而
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垂
泣而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長中尋為閻鼎所殺司空蔡
謨歎曰若使劉王喬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道初
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公也其為名流
之所推服如此

刁協

刁協字玄亮渤海人也少好經籍博聞強記釋褐濮陽王



文學元帝為丞相以協為長史中興初拜左僕射時朝廷
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
凡所制度皆專於協焉深為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
令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為王氏所疾又使
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
帝甚信任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
既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
手流涕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
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年老不堪騎
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遂為人所殺送首於

敦

戴若思

戴若思廣陵人也有風儀性閑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
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
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
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
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舉孝廉入洛機薦之
於趙王倫曰戴若思誠東南之遺寶宰朝之奇璞也倫乃
辟之及王敦舉兵詔若思鎮京都尋而石頭失守若思受
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若思曰吾此舉動天下



平言竟莫不之矣。一 莫若思信。一 十 痛
以為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矣曰
卿可謂能言敦參軍呂倚與若思有隙勸敦殺之遂遇害

周顛

周顛字伯仁安東將軍浚之子也少有重名神彩秀徹雖
時輩親狎莫能媒也司徒掾同郡晉嵩有清操見顛歎曰
汝穎固多奇士自頃雅道陵逢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
風清我邦族矣廣陵戴若思東南之美舉秀才入洛素聞
顛名往候之終坐而去不敢顯其才辯元帝中與補吏部
尚書頃之以醉酒為有司所糾白衣領職太興初轉尚書
左僕射庾亮嘗謂顛曰諸人咸以君方樂廣顛曰何乃刻

畫無鹽唐突西施也帝讎群公於西堂酒酣從容曰今日
名臣共集何如堯舜時邪顛因醉厲聲曰今雖同人主何
得復比聖世帝大怒詔侍尉將加戮累日方赦之初顛
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以酒失為僕射略無醒日時人
號為三日僕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謂鳳德之衰也顛在
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
從北來顛遇之欣然乃出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顛醒使
視客已腐脅而死。顛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
瞋目謂顛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
之顛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王導甚重之



嘗枕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荅曰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及王敦舉兵顓與戴若思俱被害時年五十四敦系憚顓每見顓輒面執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敦使繆坦籍顓家收得素籠數枚感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初敦之舉兵也劉隗勸帝盡誅諸王司空導率群從詣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顓謂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顓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顓出導猶在門又呼顓顓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知斗大繫肘既出又上表明導言甚切至導不知救已而甚銜之及敦

誅顓而導不言導後料檢中書故事見顓表救已殷勤款至導執表流涕告其諸子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史臣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用之行已則凶于乃家誠以器垂容衆非先王之道也大連司憲陰候王情當約法之秋獻斲棺之議玄亮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是使賢宰見疎致物情於解體權臣發怒借其名以警師既而謀人之國國危而苟免見昵於主主辱而圖生自取流亡非不幸也若思閑爽照理研幽伯



仁疑正處臆能約成以高才雅道參豫時容及京室淪
胥抗言無撓甘赴鼎而全操蓋事君而盡節者歟顯招
時論尤具酒德禮經曰瑕不掩瑜未足韜其美也

卞壺

卞壺字望之濟陰人也父粹以清辯監察掾兄弟六人並
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玄仁無雙玄仁粹字也。壺弱冠
有名譽累轉御史中丞忠於事上權貴屏跡明帝不豫領
尚書令與王導等俱受顧命成帝即位群臣進璽司徒王
導以疾不至壺正色於朝曰王公豈杜稷之臣邪大行在
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導聞之乃與疾而至是

時王道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鑿壺奏導虧法從
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禘王典不加準繩並請
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阮孚每謂之曰卿恒無閑泰
常如含瓦石不以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
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澄謝鯉為達虛
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
奏推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時王導
以勲德輔政成帝每幸其宅嘗拜導婦曹氏侍中孔坦密
奏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驚病耳若下望之之靈巖乃
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峯當敢爾邪。後蘇峻舉兵壺

率諸軍距戰六軍敗績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遂
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矜矜見父沒相隨赴賊同特遇害
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夫何恨乎徵
士程湯聞之歎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
門

劉超

劉超字世瑜琅邪人少為縣小吏元帝渡江為舍人時天
下擾亂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絕不
與人交書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加以處身清苦
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帝所賜皆固辭帝嘉之不奪

其志明帝時出為義興太守未幾徵拜中書侍郎拜受往
還朝廷莫有知者會帝崩穆后臨朝遷射聲校尉時軍校
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因統其眾以宿衛號為君子營夏
蘇峻謀逆超為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峻遷軍駕石頭超與
侍中鍾雅步侍左右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
孝經論語未幾為峻所害

鍾雅

鍾雅字彥胃潁川長社人蘇峻之難拜侍中與劉超並侍
衛天子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何不隨
時之宜而坐侍其斃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遜



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執簡而至矣庾亮臨去顧謂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責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卿當期剋復之效耳雅曰想足下不愧荀林父耳及峻逼車駕幸石頭雅與超流涕步從明年並為賊所害史臣曰應詹行業事脩文史足用入居列位則嘉謨屢陳出撫藩條則惠攻斯治甘卓伐恭寧亂庸績克宣作鎮扞城威略具舉及兇渠犯順志在勤王既而人撓其謀天奪其鑒疑留不斷自取誅夷下壺東帶立朝以匡正為已任寒裳衛主蹈忠義之成名遂使臣死於君子死於父惟忠與孝萃于一門古稱社稷之臣忠貞之謂

矣劉超勤肅奉上鍾雅正直當官屬巨猾滔天幼君危逼方崎嶇寇難契關艱虞匪石為心寒松比操貞軌皆沒亮迹雙升雖高赫在難彌恭荀息繼之以死方之二子魯何足云

贊曰望之徇義處死為易惟子惟臣名節斯寄鍾劉入仕忠貞攸覆竭其股肱繼之以死

孫惠

孫惠字德施吳國富陽人口訥好學有才識東海王越舉兵下邳惠乃詭稱南岳逸士秦祕之以書干越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預參謀議復補司空從事中郎越誅



晉書卷之第廿三 孫惠傳 十五 荆
周穆等夜召參軍王廙造表廙戰懼壞數紙不成時惠不
在越歎曰孫中郎在表就久矣越遷太傅以惠為軍諮祭
酒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病卒

陳頤

陳頤字延思陳國人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頤
曰當使容馬車訢笑而從之後州辟從事乘馬車還家宗
黨榮之幼按沛王詔獄未竟會解結代譙準為刺史籍因
河間王頤屬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
何法而擅拘邪時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
外憂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結又問僚佐曰河北

白壤膏梁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答曰詩稱維嶽
降神生膺及申夫英偉大賢多出此山澤河北土平氣均
蓬蒿截高三尺不足成林故也結曰張彥真以為汝穎巧
辯恐不及青徐儒雅也頤曰彥真與元禮不協故設過言
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傳說師曠大顛出陽夏漢魏二祖
起於沛譙準之衆州莫之與比結甚異之曰豫州人士常
半天下此言非虛會結遷尚書結恨不得盡其才用後位
至梁州刺史卒

史臣曰昔張良拙說項氏巧謀於沛公孫惠沮計齊王
耀奇於東海終而誓甘之旅炎運載昌稱符之師金行



不競豈遭時之會斯塞將謀國之道未通逮於委質之
貞闇於所脩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庶遠玉鑒者毗
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椽之絨温顧之距結
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
之餘波故桓温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郎之迹緝之時
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遠穎陳書千越孝文忠
謇嘉言斯踐茂高器鑿彫章尤善侯爵松傳高門顯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
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弄曆有郭公者
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
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杲及讀而
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
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

不競豈遭時之會斯塞將謀國之道未通逮於委質之
貞闇於所脩之慮本既顛矣何以能終庶遠玉鑒者毗
濟之道比之大厦其榱桷之佐乎崧之絨温顧之距結
挫其勞役之策申其汝穎之論採郭嘉之風旨挹朱育
之餘波故桓温輟許攸之謀解結欽王郎之迹緝之時
典用此道歟

贊曰臨湘遊藝才識英發詭名遠穎陳書千越孝文忠
謇嘉言斯踐茂高器鑿彫章尤善侯爵松傳高門顯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六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七

列傳

郭璞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而訥於言論
詞賦爲中興之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弄曆有郭公者
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
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
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杲及讀而
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知難將作於是避
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

璩至門吏不爲通璩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趨出曰君能活吾馬乎璩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固如其言果得一物似猴將歸此物見死馬便虛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物固竒之厚加資給行至廬江愛主人婢無由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璩爲卦璩曰君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璩陰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于北乃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

投于井主人大悅璩携婢去既過江王導深重之引參已軍事。元帝初鎮建鄴母使璩筮之所言皆驗遷著作佐即時陰陽錯繆而刑獄繁興璩上疏云夫寅畏者所以饗福怠傲者所以招患宜涉除瑕覺發陽布惠其後日有黑氣璩復上疏頃之遷尚書即數言便宜多所匡益然璩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于寶常誠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璩曰吾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害乎璩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其辭云及元帝崩璩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璩曰當即爲陸矣



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璞嘗爲人葬明帝微服
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
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
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
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
上相尋耳必容王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
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醜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
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嬰王敦之
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
又抄京費諸家要取更撰新林十篇卜韻一篇注釋爾雅

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楚辭皆傳於世所作詩
賦誄頌亦數萬言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質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遂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
碁局幾道樗蒲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
交游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
覽究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
曰葛仙公以其鍊丹祕術授弟子鄭隱隱就洪學悉得其
法焉咸和初司徒王導召補州主簿後選爲散騎常侍領



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鍊丹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鶴鷄之群藏逸迹於跛驢之伍豈况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驚之蹇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豈敢力蒼蠅而慕沖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兔之軌哉是以望絕於榮華之塗而志安乎窮圯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枕之

樂也世儒徒知服膺周孔莫信袖仙之書不但見而笑之又將謗毀真正故余所著之言皆自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駁難通釋名曰外篇內外凡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抱朴子因以名書○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早富於班馬又精辯玄願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刻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

史臣曰景純篤志緜緜洽聞彊記在異書而畢綜瞻往



滯而成釋情源秀逸思業高奇襲文雅於西朝振辭鋒於南夏爲中興才學之宗矣夫語恠微神伎成則賤前脩貽訓鄙乎茲道景純之探策定數考往知來邁古管於前圖軼梓窺於遐象而宦微於世禮薄於時區區然寄客傲以申懷斯亦伎成之累也若乃大塊流形玄天賦命吉凶脩短定乎自然雖稽象或通而厭勝難恃稟之有在必也無差自可居常待終頽心委運何至銜刀被髮違違於幽穢之間哉晚抗忠言無救王敦之逆初暫智免竟斃山宗之謀仲尼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悲夫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

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祕術謝浮榮而捐雜藝賤尺璧而貴分陰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

庾亮

庾亮字元規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中興初侍講東宮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時王敦在蕪湖帝使亮詣敦壽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於裴頴遠矣明帝即位轉護軍將軍及帝疾篤與



王導受遺詔輔幼主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脩石頭以備之及蘇峻反東勝至于京都亮南奔溫嶠共推陶侃爲盟王侃既有憾於亮亮見侃引咎自責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亮敢難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云故可以種侃於是允相稱歎云非唯風流兼有爲政之實峻平亮求外鎮乃鎮武昌時王導輔政主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亮欲率衆黜導而

郗鑒不許故其事得息咸康六年薨亮將葬何充會之歎

曰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

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

之於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史殷浩之徒乘秋夜往

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

住老子於此處與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

坦率行已多此類也亮與陶侃俱破郭默而亮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無陸國之大信獨

恒隱然獨爲君子亮曰元仲指爲武

翼字稚恭亮弟也風儀秀偉少有經綸大略京兆杜乂陳

郡殷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

學



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見桓溫總角之中便期以遠略因言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培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亮卒異代鎮武昌康帝即位翼欲北伐石季龍又擅徙鎮襄陽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後發皆卒

史臣曰外戚之家連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寵私階緣險謁門藏金穴地使其驕馬控龍媒力成其逼古者右賢左戚用杜溺私之路愛而知惡深潭瀟覆之災是以厚贈瓊塊罕升津要塗山在夏靡與焉

稷同驅奴氏居周不預燕晉等列聖人慮遠殊有旨哉晉昵元規參聞顧命然其聿敷華藻吻縱濤波方駕稽紳足爲翹楚而智小謀大昧經邦之遠圖才高識寬闕安國之長筭落萼見誅物議稱其拔本牙尺垂訓帝念深於負芒是使蘇祖尋戈宗祧殆覆已而猜嫌上宰謀黜負圖向使郝鑿協從必且戎車犯順則與夫呂產安桀亦何以異哉幸瀟吞舟免淪昭憲實庾宗之大福非晉政之不綱明矣

桓彝

沖

桓彝字茂倫譙國人漢五更榮之九世孫也少孤貧雖簞



瓢處之晏如性通朗早獲盛名雅為周顛所重顛嘗歎曰
 茂倫嶽崎歷落固可笑人也元帝為安東將軍版行遠適
 令累遷尚書吏部郎以疾去職嘗過與縣縣宰東海徐寧
 字安期通朗博涉彛遇之欣然結交而別先是庾亮每屬
 彛覓一佳吏部及至都謂亮曰為卿得一吏部矣亮問
 所在彛曰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無而不必無徐寧
 真海岱清士因為叙之即遷吏部竟歷顯職彛後為宣城
 內史蘇峻之亂彛聞而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其長史裨惠
 勸彛偽與通和以紓禍彛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
 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

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
 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及
 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彛固守經年勢孤力屈
 城陷為晃所害有五子溫雲豁秘沖溫別有傳

沖字幼中溫諸弟子最淹識有武幹溫甚器之初彛亡後
 沖兄弟並少家貧毋患須羊以解無由得之溫乃以沖為
 質羊主甚富言不欲為質幸為養買德郎買德郎沖小字
 也及沖為江州刺史出射羊主於堂邊看沖識之謂曰我
 買德也遂厚報之及兄溫薨沖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時謝
 安以時望輔政為羣情所歸沖懼逼乃求外出自京口還



鎮姑熟又遷上明累破苻堅有功初冲之西鎮以將相異
宜自以德望不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
任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
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
固不聽時安已遣元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
廢興召佐史對之歎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
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雖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
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慙恥發病
而卒○冲性儉素而謙虛爲士嘗浴後去妻送以新衣冲
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待故

冲笑而服之

史臣曰醜風潛煽醇原漫竭遺道德於情性顯忠信於
名教首陽絕節求仁而得仁泗上微言朝聞而夕死原
軫免胃瀟然於往策季路絕纓邈矣於前志况交霜雪
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皆響或以變其音貞柯罕能全
其性桓茂倫抱中和之氣懷不撓之節邁周庾之清塵
遵許郭之遐軌懼臨危於取免知處死之爲易揚芬千
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構
迭汗隆龍蛇俱山澤冲逡巡於內輔豁陵厲於上游虞
振北門之威秀坦西陽之務外有扞城之用裏無末大



之嫌求之名臣抑亦可算而溫爲亢極之咎玄遂復雷
之業是知敬仲之美不息檀臺之亂竄俞之忠無救弈
碁之禍子文之不血食悲夫

王湛 述

王湛字處中司徒渾之弟也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龍
額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爲癡
其父昶獨異焉元子濟輕之所食方丈盈前不以及湛湛
命取菜蔬對而食之濟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
何用此爲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
析玄理微妙有奇趣皆濟所未聞也濟才氣抗邁於湛

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
三十年而不知濟之罪也既而辭去湛送至門濟有從馬
絕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不堪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
容既妙迴策如縈善騎者無以過之還白其父曰濟始得
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爲癡每見濟輒調之曰
自家癡叔死未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比濟
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湛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
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於季孟之間乎湛官至汝南內史
卒○子承亦有重譽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庾亮之徒
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承子述



王坦之傳 三十一
坦之字懷祖少襲父爵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王導以門地辟爲中兵屬既見無他言惟問以在東米價述張目不荅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後爲揚州刺史初至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後遷散騎常侍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有所辭必於不受至是子坦之諫以爲故事應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充讓自美事耳述曰既云堪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坦之爲桓溫長史溫欲爲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而述愛坦之雖長大猶抱置膝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

溫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耳遂止○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贈遺而脩家具王導使謂之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臨小縣甚不宜耳述荅曰足自當止時人未之達也比後屢居州郡清絮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始爲當時所歎但性急爲累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擲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牀以履齒踏之又不得嗔甚掇納口中齧破而吐之既躋重位每以柔寬爲用謝弈性麤常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應面壁而已弈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太和三年卒

王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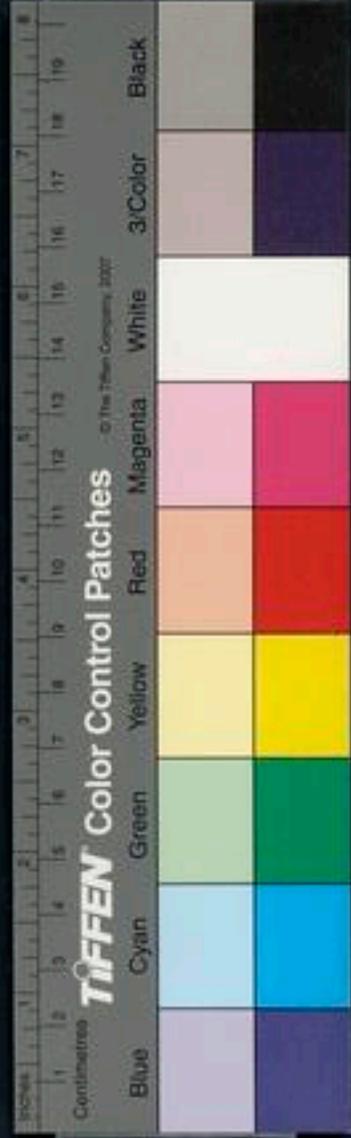
枕



王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郝超俱有重名時人爲之語曰威德絕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文度嘉賓超小字也僕射江綦頌選將擬爲尚書郎坦之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見擬綦遂止後轉左衛將軍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云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溫薨坦之與謝安共輔幼主遷中書令俄出鎮廣陵初謝安愛好聲律葺功之慘不廢妓樂頗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諫之安

意不從。初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脩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言不及私惟憂國家之事朝野甚痛惜之幼子忱

忱字元達弱冠知名嘗造其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與玄語玄正坐欵衽待其所發忱竟不與言玄失望便去甯讓忱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笑曰張祖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直後來之秀忱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甯使報玄玄束帶造之始爲賓主太元中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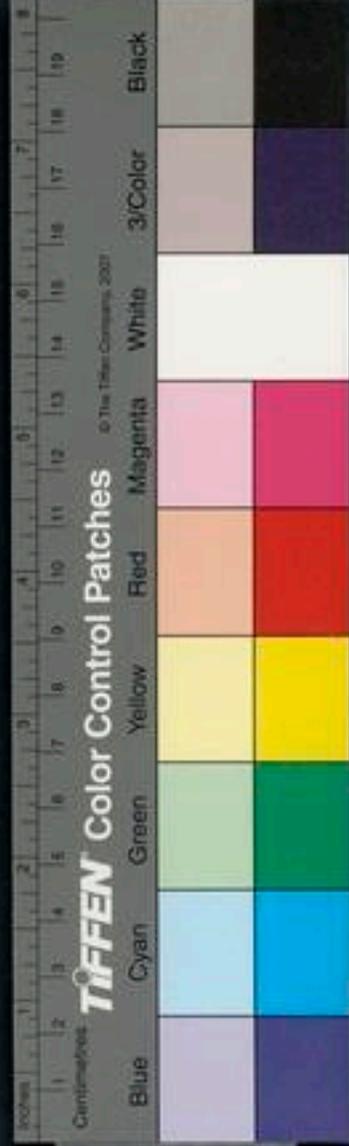
鎮荊州時桓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
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性任達不拘末年猶嗜酒一飲連
月不醒或裸體而游每歎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卒
于官

范汪 審

范汪字玄平少孤貧依外家庾氏王澄見而奇之曰興范
宗者必是子也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于
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遂博學多通簡文帝作相甚相
親昵除徐兗兩刺史既而桓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國
以失期免爲庶人汪後至始興見溫溫時方起屈滯以隱

朝廷謂汪遠來詣已傾身引望謂袁宏曰范公來可作大
常邪汪既至溫謝其遠來意汪乃曰亡兒瘞此故來視之
溫殊失望而止卒于家子審

審字武子少博學多所通覽特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審
以謂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非
之累遷中書侍郎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
輒諮訪之出補豫章太守大設庠序又起學臺功用彌廣
刺史王凝之上言以此抵罪初審嘗患目痛就張湛求方
湛因朝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
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春鄭康成魏



晉書卷之七
高堂隆晉左太冲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戒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籠蘊於曾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猶學不輟卒于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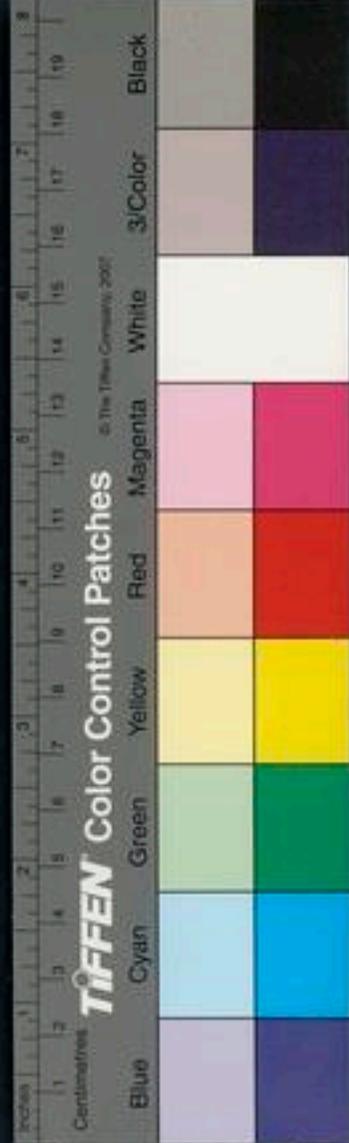
劉煥

劉煥字真長沛國相人祖宏字終嘏宏兄粹字純嘏弟演字中嘏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煥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為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累

遷丹陽尹為政清整門無雜賓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相舉正煥歎曰夫名下訕上此弊道也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寢而不問桓溫嘗問煥會稽王談更進邪煥曰極進然故第三流耳溫曰第一復誰煥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尤好老莊任自然卒于官孫綽為之誄云居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時人以為名言

張憑

張憑字長宗吳郡人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豈宜以子戲父邪及長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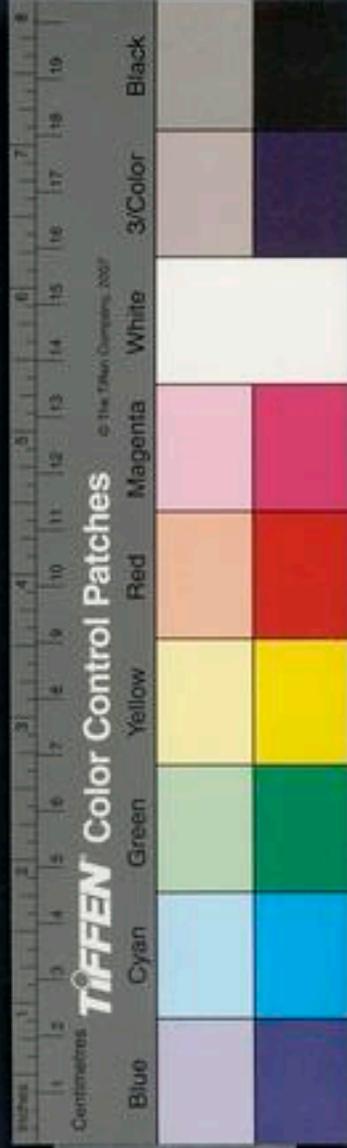
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詣劉悛悛處之下坐神意
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悛清言有所不通憑於
未坐判之一坐皆驚悛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
之憑既還船須臾悛遣傳教覓張孝廉船便召與同載遂
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爲理窟官至吏
部郎御史中丞

韓伯

韓伯字康伯潁川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谷窶伯年數歲
至大寒母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襦尋當
作復揮伯曰不復須母問其故對曰火在斗中而柄熱今

既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及長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藝
舅殷浩稱之曰康伯居然是出群之器潁川庾劭名重一
時少所推服常稱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敬韓康伯
志力強正吾愧王文度自卅以還吾皆目之矣後位至太
常卒

史臣曰王湛門資台鉉地處膏腴識表鄰機才惟王佐
叶宣尼之遠契訖道韋編遵伯陽之幽旨含虛牝谷所
謂天質不雕合於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藉甚一時
朝野挹其風流入倫推其表燭雖崇勳懋績有闕於旂
常素德清規足傳於汗簡矣懷祖鑒局夷遠冲矜玉粹



坦之墻宇凝曠逸操金貞騰諷度之良箋情喻語怪演
廢莊之宏論道煥學儒或寄重文昌允釐於衣職或任
華綸閣密勿於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榮秩美矣苟
景猷履孝居忠無敵往列范玄平陳謀獻策有會時機
崧則思業該通緝清經於已奈汪則風颺直亮抗高節
於將顛揚摧而言俱為雅士劉韓俊爽標置軼羣勝氣
籠霄飛談卷霧並蘭芬菊耀無絕於終古矣

贊曰處冲純懿是稱介器素虛庭同塵下位雅道雖
屈高風不墜猗歟後亂世傳清德帝室馳芬士林揚則
國寶庸暗坦之託意翰者既豐其屋終部其家苟范令

望金聲速暢劉韓秀士殊談問起異術同華歲徒青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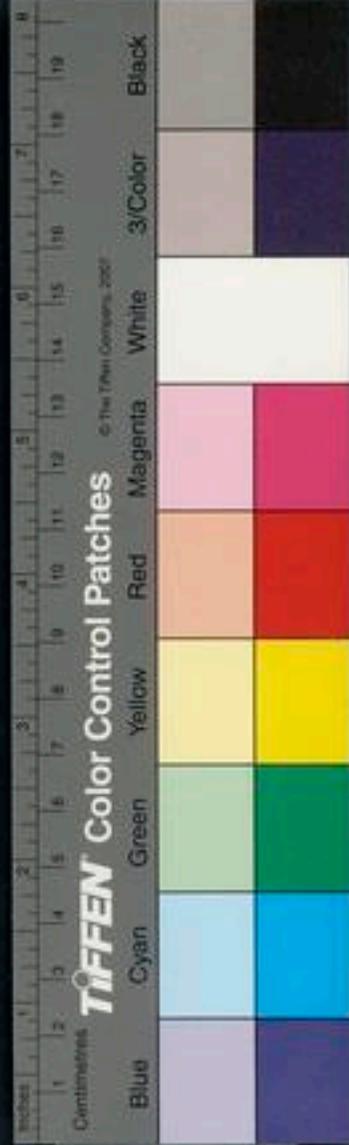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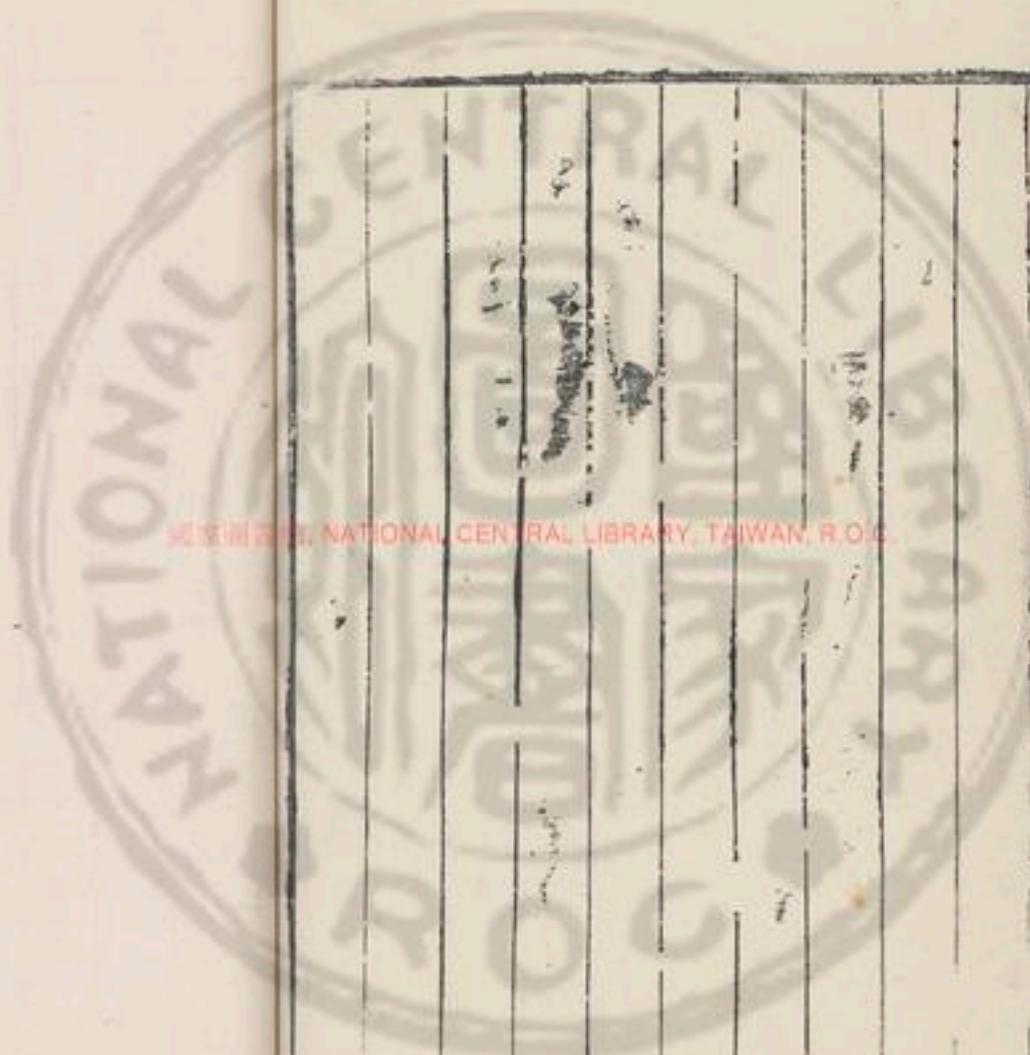
晉書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一六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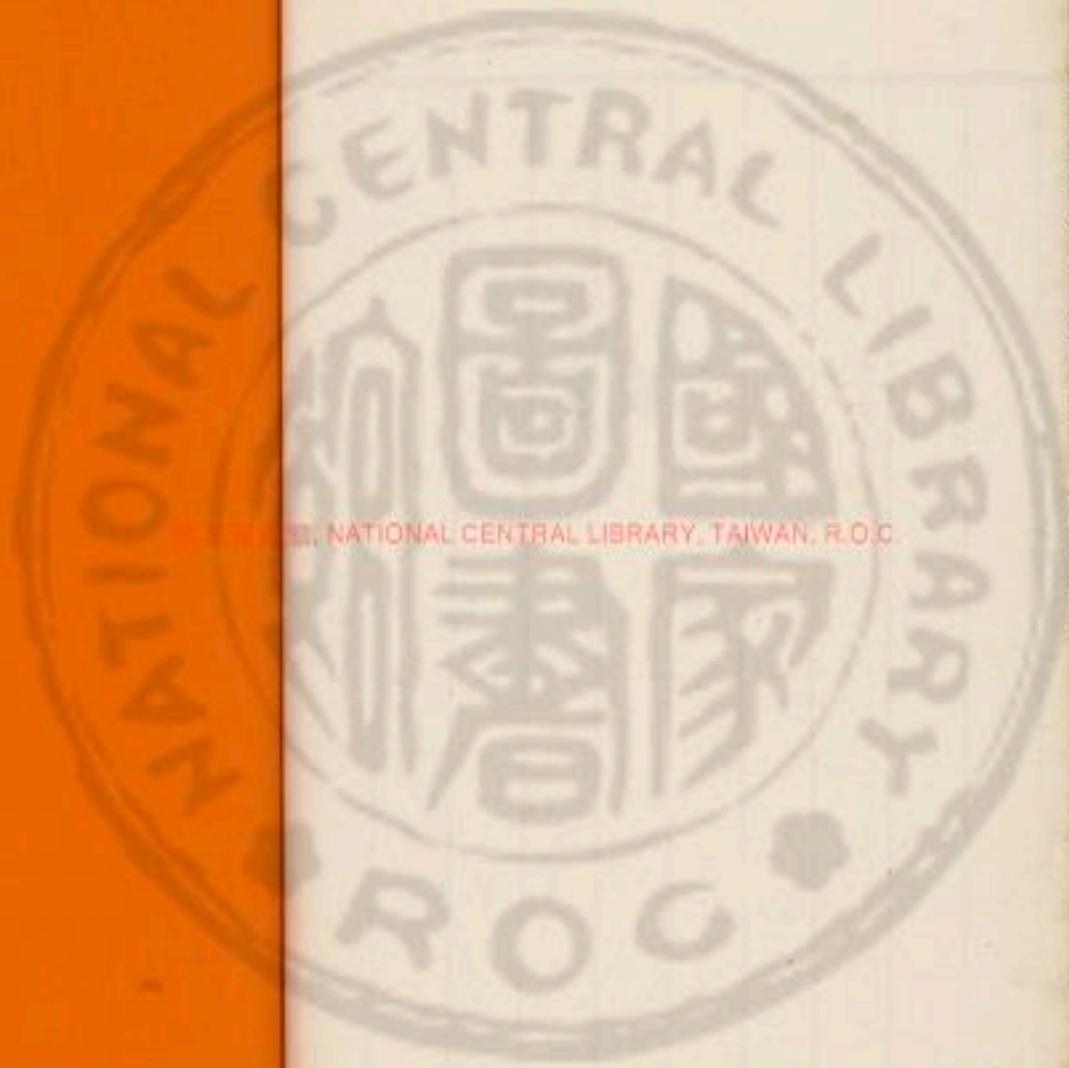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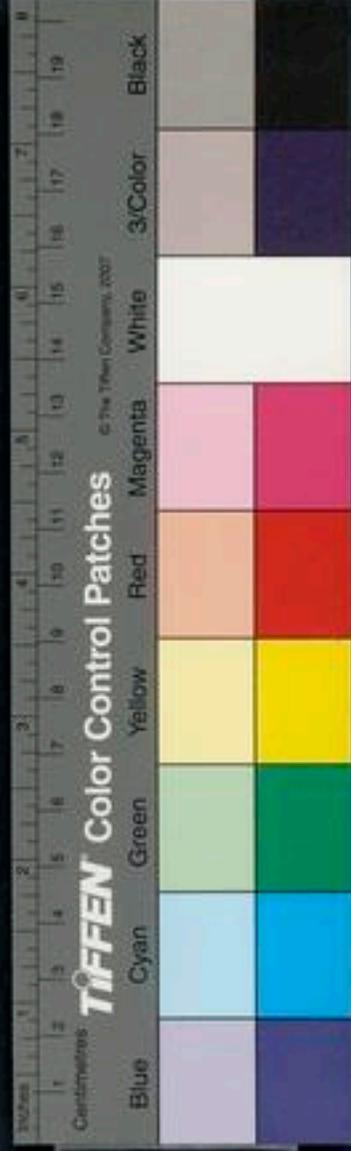
卷之二十七
 章行作
 十六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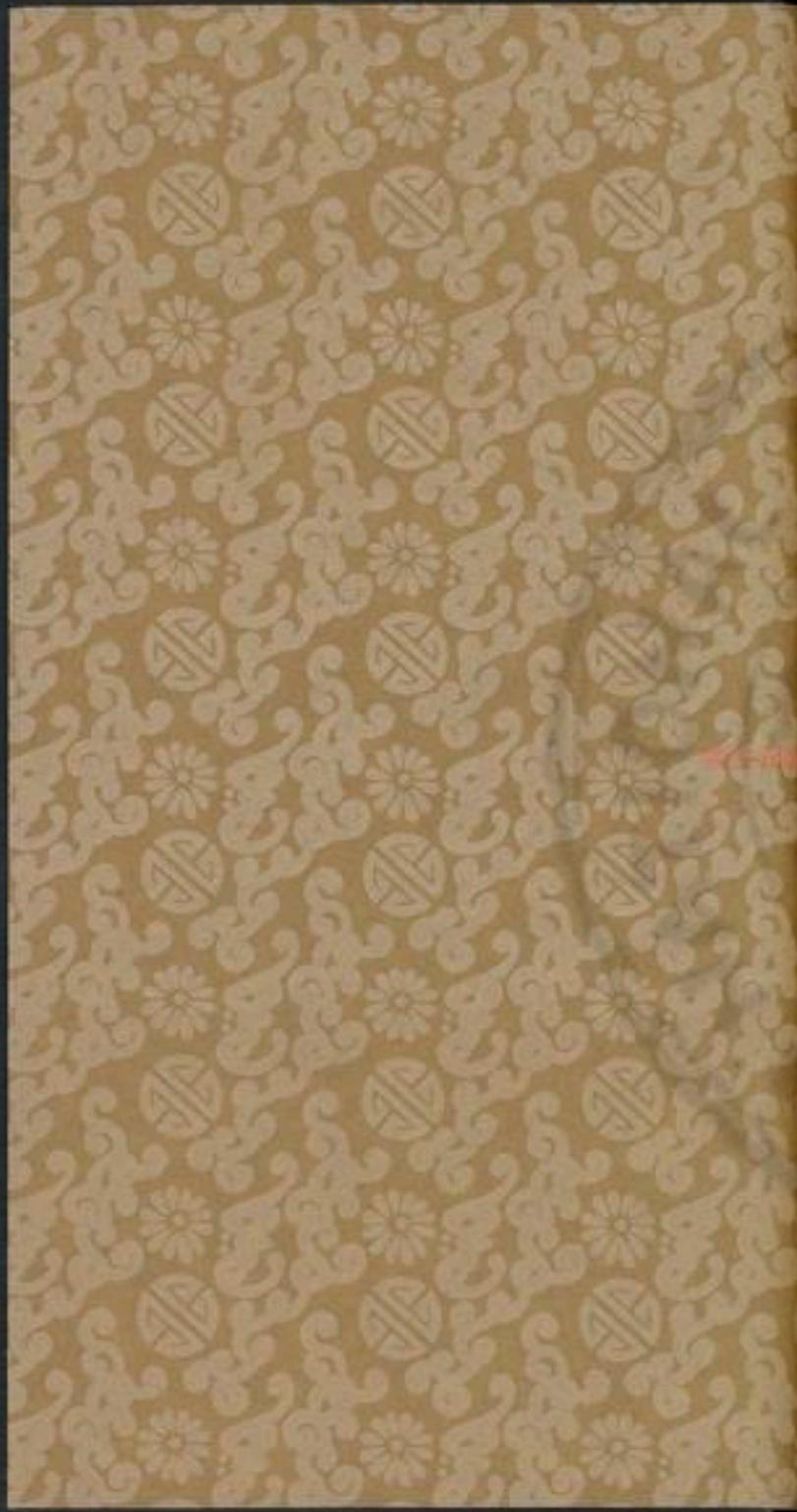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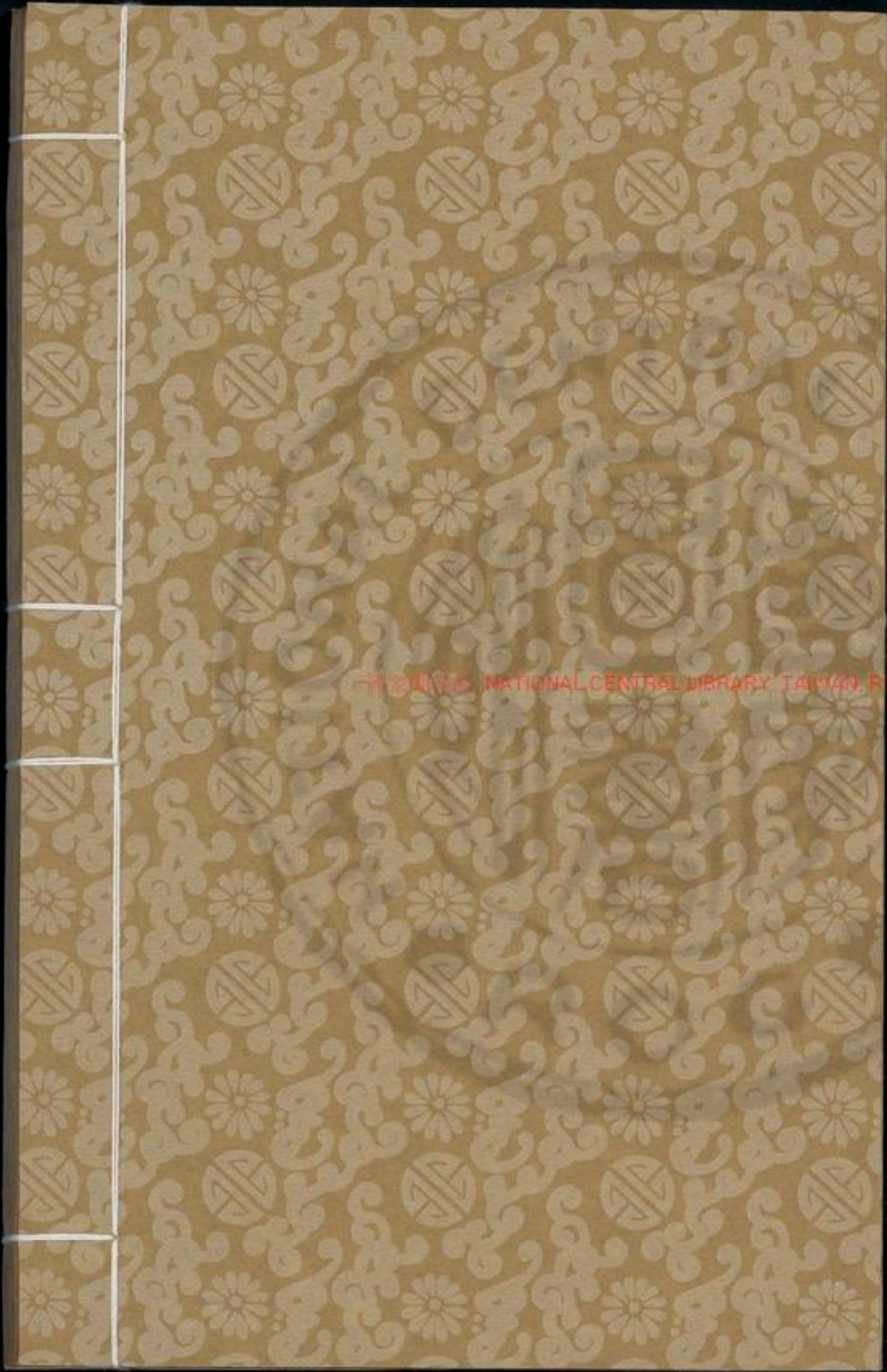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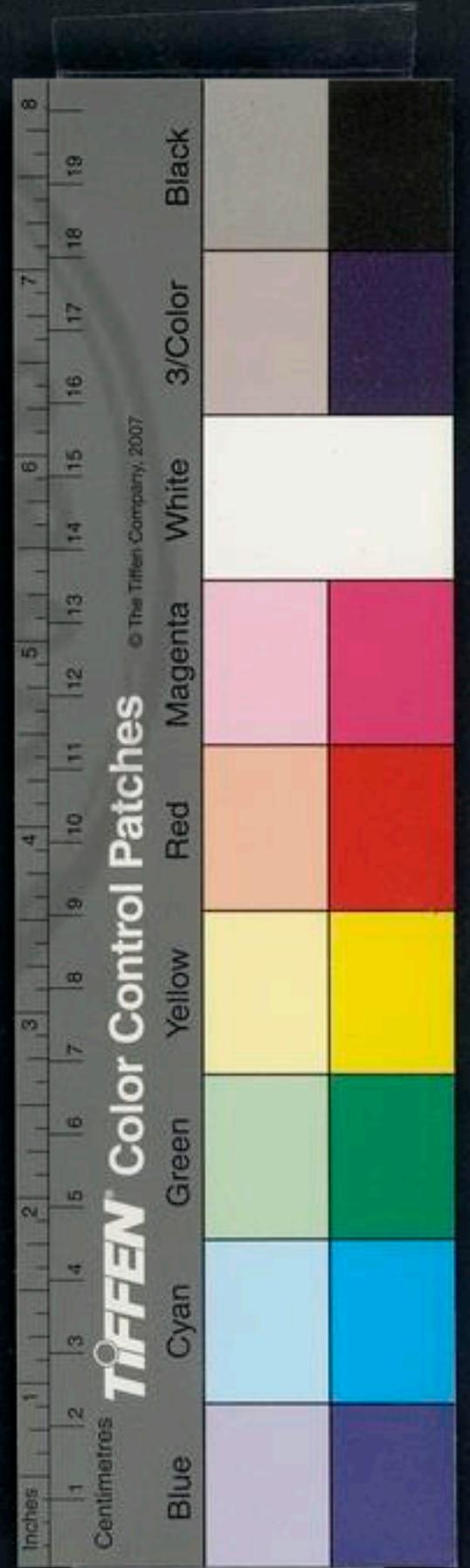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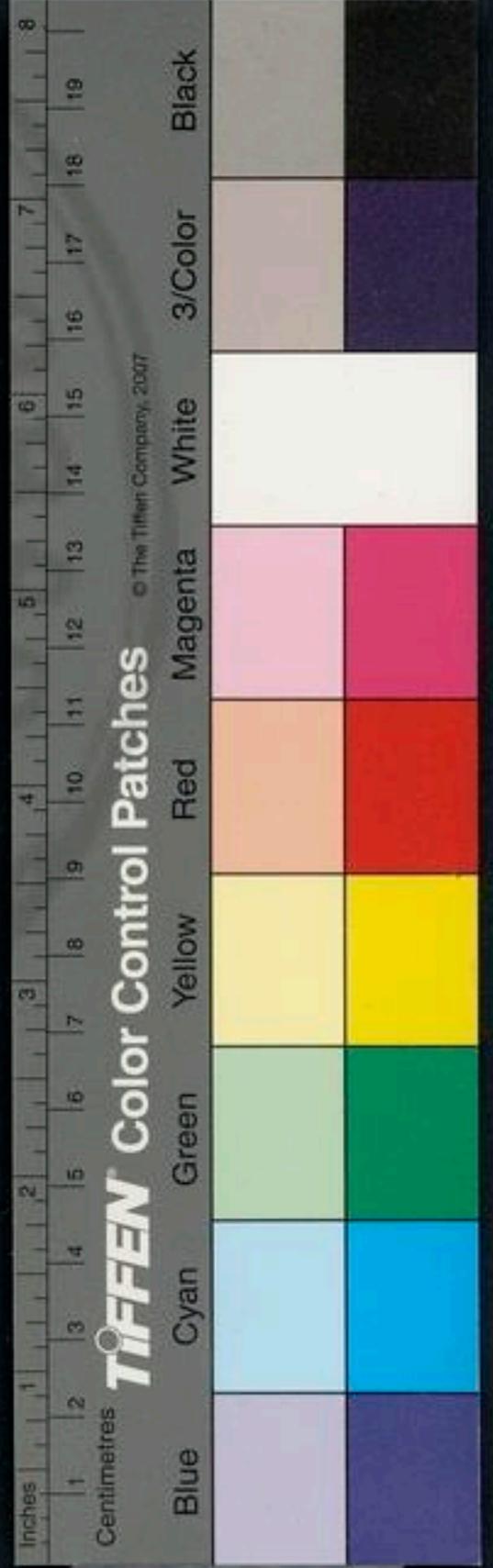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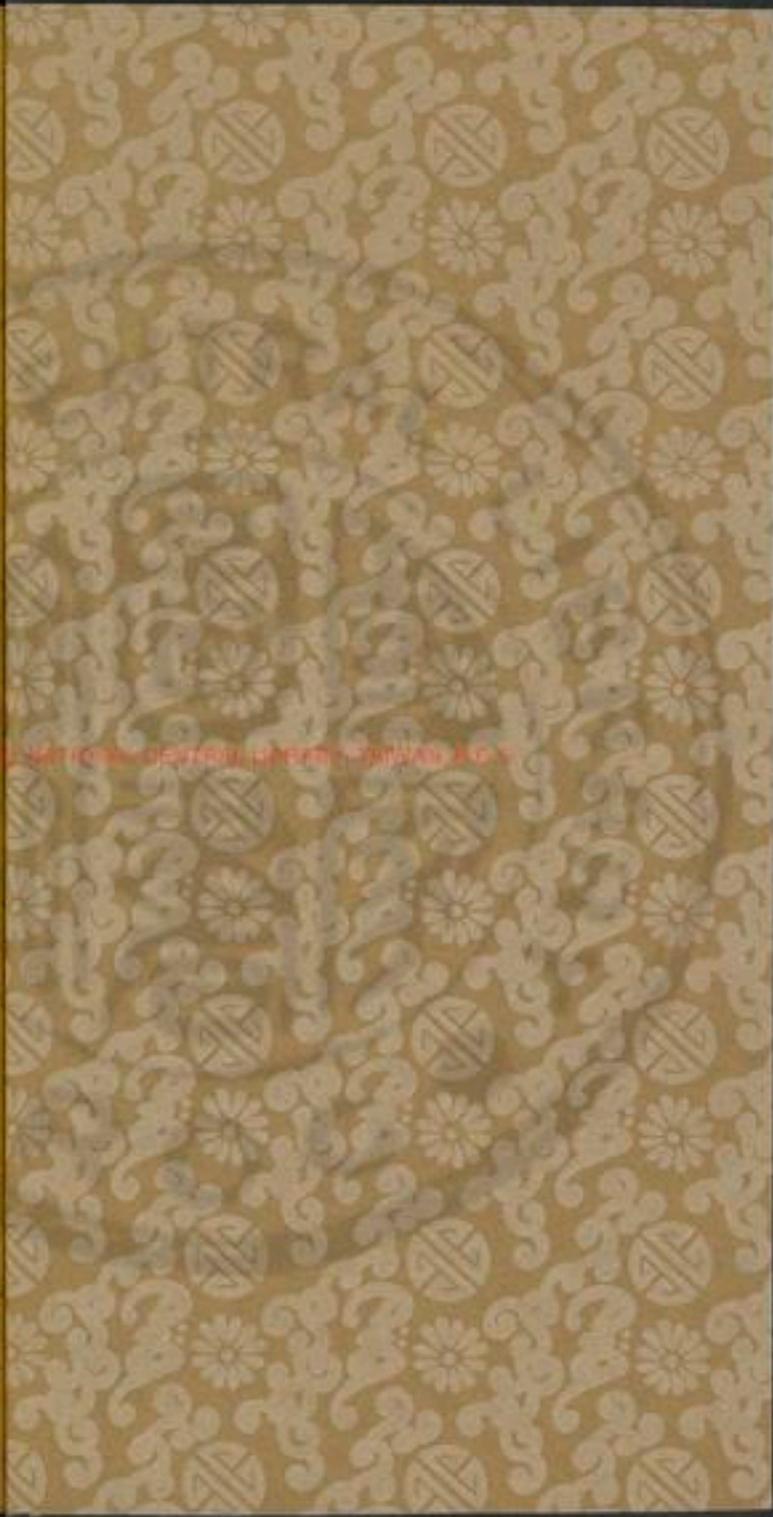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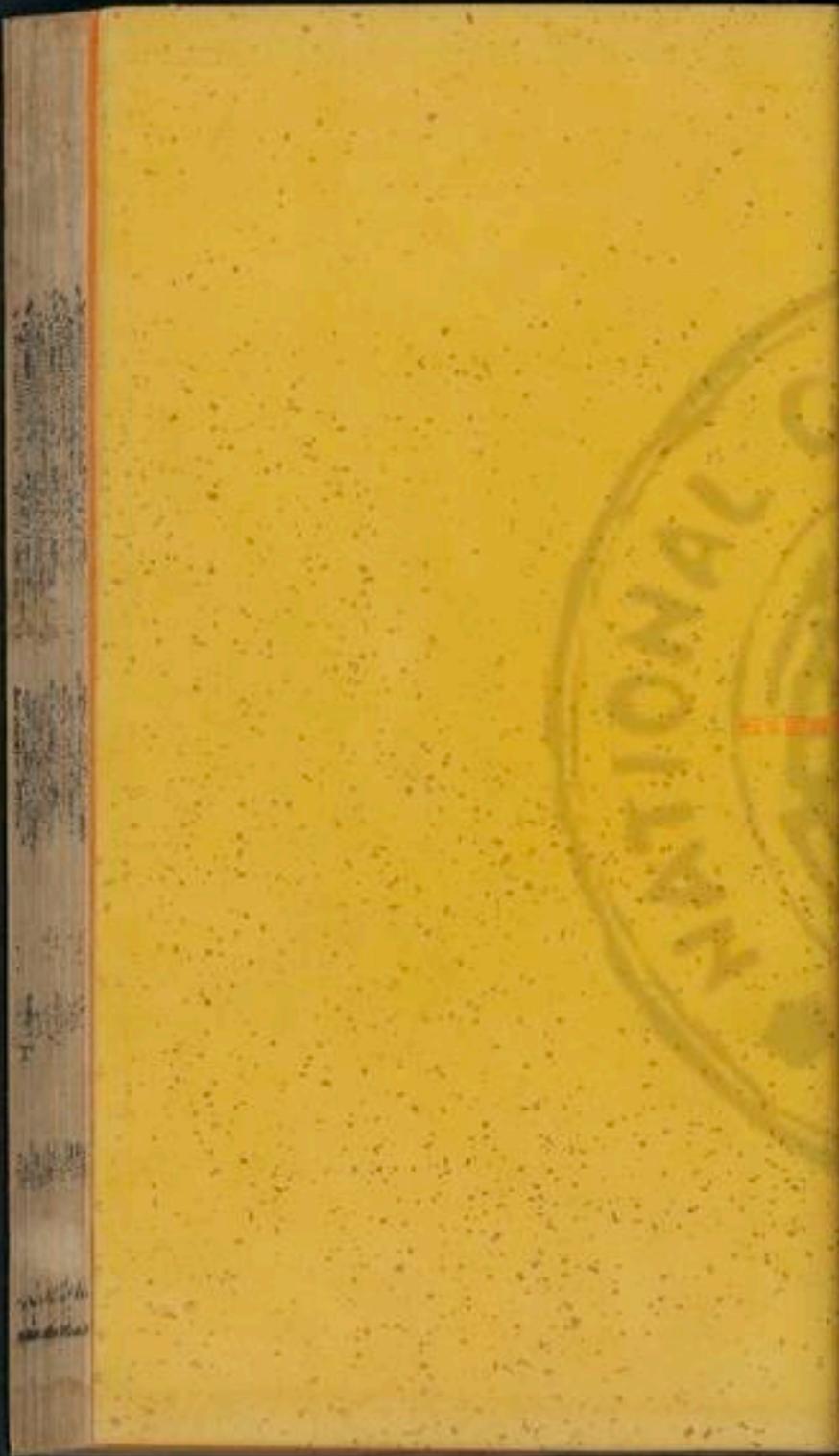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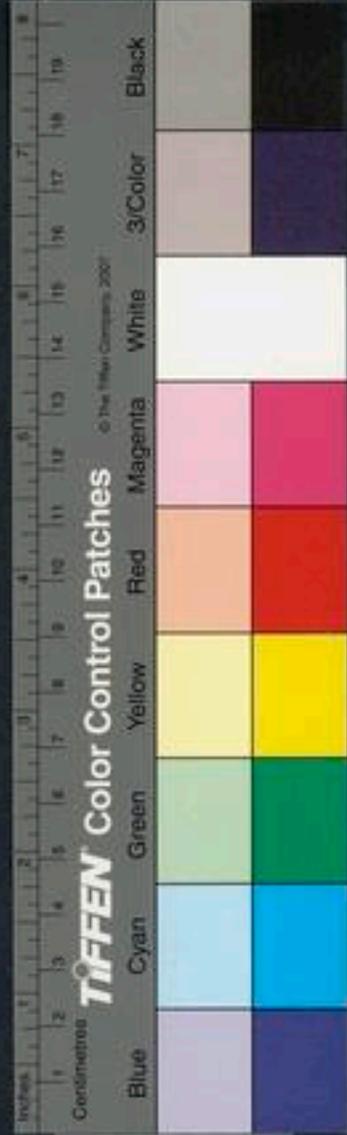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2716 4.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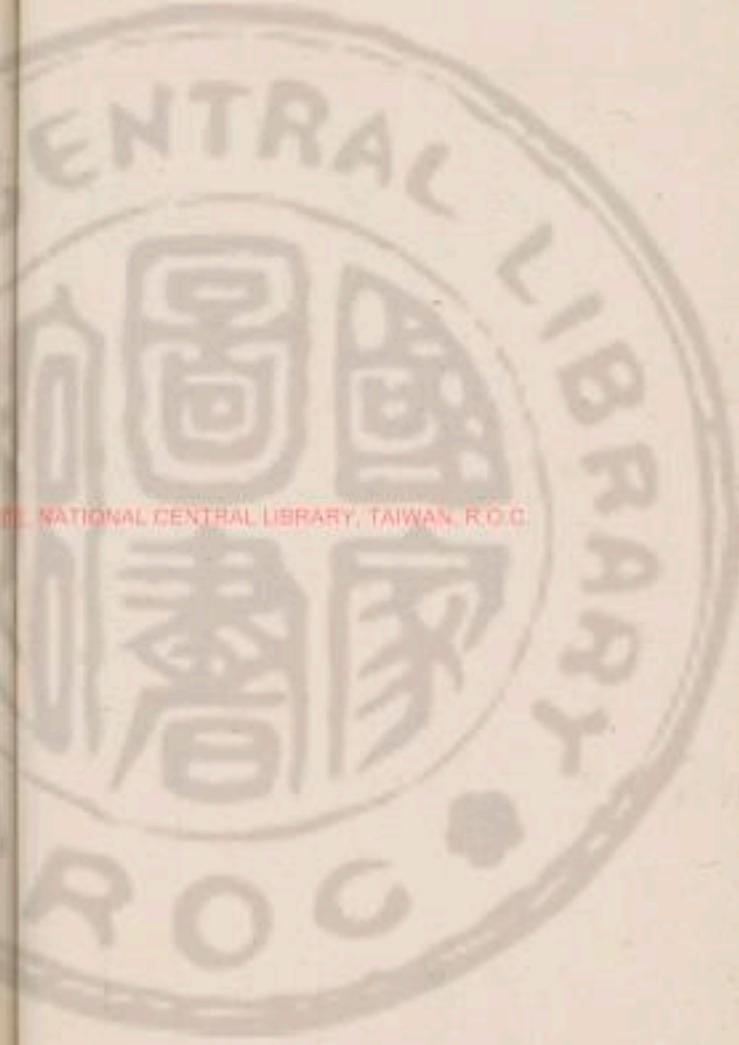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王允之

王允之字深猷父舒丞相道之從弟也允之最知名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恒以自隨出則同與入則共寢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或疑已便於卧處大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吐遂以爲大醉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至都以敦鳳謀議白舒舒即與遵俱啓明帝及敦平帝欲命允之任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及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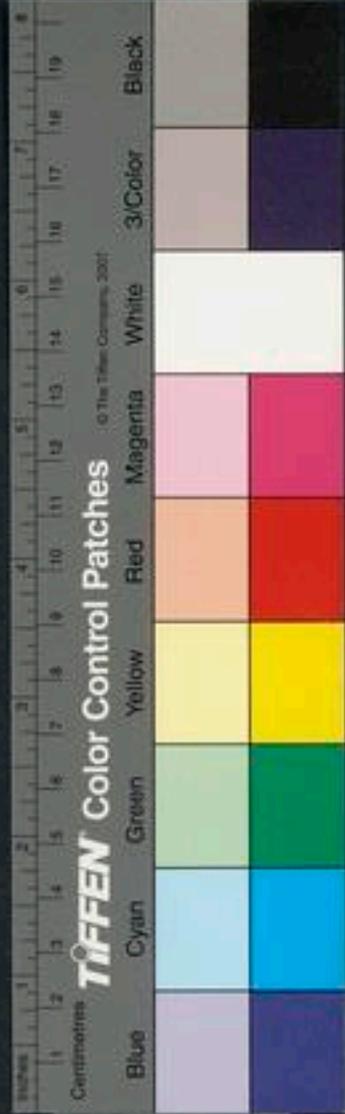


峻反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卒謚曰忠

王彪之

王彪之字叔武父廩導從弟也彪之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主白鬚累遷廷尉時當南郊簡文帝爲撫軍執政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何者黎庶將謂郊祀必赦至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轉吏部尚書簡文有命用秣陵令曲安遠補句容令毅中侍御史奚朗補湘東郡彪之執不從曰句容近畿三品佳邑豈可處下術之人無才用者邪湘東雖復遠小所用未有朗比談者謂頗兼下術得進殿下

若超用寒悴當令人才可拔 equal 等凡器實未足充此選時朝廷決大事彪之所計屢中簡文曰自頃以來君謀無遺策張陳復何以過之久之轉尚書僕射是時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察振慄溫亦色動莫知所爲彪之既知溫不臣迹已著理不可奪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曾無懼容溫歎曰作元凱不當如是邪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廷莫有識其故典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及簡文崩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云宜當湏大司馬處分彪之正色曰君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



異若先回謬必反爲所責矣於是朝議乃定後遷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王公無不得判安欲更營宮室彪之曰強寇未殄正是休兵養士之時何可大興功力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不壯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在天下事當保國寧家朝政惟允豈以脩室宇爲能邪安無以奪之故終彪之之世不改營焉太元二年卒

虞肅父 駸

虞肅父會稽人少歷顯位後至侍中爲孝武帝所親愛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邪肅父

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蟹魚蝦鮓未可致幸當有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肅父曰臣位未及扶醉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駸字思行肅父父潭之凡子也最有素行與譙國桓彝俱爲吏部郎情好甚篤歷光祿大夫王導常謂駸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有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史臣曰季孫行父稱見有禮於其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無禮於其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是以石碣戮厚叔



向誅鮒前史以為美譚王敦之惡不足矜其類然而朱
 家容布為大俠之首酈寄載呂興賣友之譏亦所以激
 揚風俗弘長名教王彬艤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
 薄其所厚較之優劣斷乎可知思行彪之厲風規於多
 僻之日虞潭顧衆徇貞心於危感之辰龍荒為出納之
 端蟹魚非獻替之術肅父之對何其鄙歟

替曰虞明夙令聲類暮年允之駢角無兼山川虞稱多
 藝綢繆哲后二三其德亦孔之醜世儒憤發慟顛陵敦
 彪之不撓寧浩旋溫顧實南金虞惟東箭洗管無改筠
 必不變公望公才駿為其選

陸玩 納

陸玩字士瑤吳郡人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元帝引為丞
 相參軍時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對曰培
 塿無松柏董猶不同器玩雖不才義不能為亂倫之始導
 乃止玩常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
 傖鬼其輕易權貴知此後除開府儀同三司尋而王導郗
 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良既沒國家殄瘁以玩
 有德望乃遷侍中司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置柱
 梁之間况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陳邪玩笑
 曰哉卿良箴既而歎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



無人談者以為知言玩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
 謙若布衣由是搢紳之徒莫不廢其德宇後疾薨給兵千
 人守冢七十家太元中功臣普被減削司空何充等止得
 六家以玩有佐命之勲由是特置典平伯官屬以衛墓子

納字祖言少有清操貞厲絕俗以尚書吏部郎出為吳興
 太守將之郡先至姑孰辭桓温因問温曰公致醉可飲幾
 酒食肉多少温曰年大來飲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脔卿
 復云何納曰素不能飲止可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温閉
 謂之曰外有微禮方守遠郡欲與公一醉以展下情温欣

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彝在坐及受禮唯酒一斗鹿肉一脔
 坐客愕然納徐曰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可二升今有
 一斗以備杯杓餘瀝温及賓客並歎其率素更勅中厨設
 精饌酣飲極飲而罷納至郡不受俸祿須之徵拜左民尚
 書將應召外白宜裝幾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復須
 也臨發止有被襪而已其餘並封以還官謝安嘗欲詣納
 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倓密為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
 果而已倓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容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
 益叔父乃復穢我素業邪於是杖之四十時會稽王導子
 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闈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



卷之八
世現傳
五
陸
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尋卒

何充

何充字次道廬江瀟人風韻淹雅文義見稱初辟大將軍王敦掾轉主簿敦允舍時爲廬江郡貪汙狼籍敦嘗於座中稱曰家允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充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傍人皆爲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由是忤敦左遷東海王文學充即王導妻之妹子也故少與導善嘗請導尊以麈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後王導庾亮並言於成帝曰何充器局方驟有萬夫之望必能總錄朝端爲老臣之副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

外譽唯緝社稷無虞矣及導薨與庾冰參錄尚書事庾冰兄弟謀立康帝即成帝母弟也充議不合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洪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後庾冰弟翼卒翼臨終表子爰之行荊州刺史論者謂宜依翼所請充曰豈可以白面少年猥當此任哉充性好釋典崇修佛寺供給沙門以百數糜費巨億而不吝也親友至於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於世阮裕常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充問其故裕曰我圖數千戶郡尚未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于時郝愔及弟曇奉天師道

晉書謝安傳卷之十一 何遜傳 一 六 陸 科
而充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云二郗譚於道二何佞
於佛充能飲酒雅為劉惔所其悞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
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永寧二年卒贈司空

蔡謨

蔡謨字道明陳留人也世為著姓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
成都王穎為丞相擢克為東曹掾克素有格量及居選官
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河內山簡嘗與琅邪王衍
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眾曰山子以正字拔人
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
矣陳留時為大郡號稱多士琅邪王澄行經其界太守曰

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
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
等非君郡人邪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
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
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謨弱冠察為孝
廉舉秀才皆不就後累遷太常領秘書監成帝臨軒遣使
拜太傅太尉司空會將作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
燕饗則無設樂之制事下太常謨議臨軒遣使宜有金石
之樂遂從之臨軒作樂自此始也康帝即位遷侍中司徒
上疏讓皇太后詔報不許謨猶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

晉書卷之六十一 蔡謨傳 七 陸 廿
徒將爲後代所哂義不敢拜也遂固守所執卒于家○謨
初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
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
孰幾爲勤學死謨性方雅丞相王導作女伎施設牀席謨
先任坐不悅而去導亦不止之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
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脫帶罾舟長

諸葛恢

諸葛恢字道明琅邪人弱冠知名位天下大亂避地江左
王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
冠謂曰君當復著此導嘗與恢戲爭族姓曰人言王葛不

言葛王也恢曰不言馬驢而言驢馬豈驢勝馬邪其見類
狎如此時潁川荀闈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
名譽號曰中興三名人爲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
儒雅荀葛清元帝時承制調爲會稽太守臨行帝爲置酒
謂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足食足兵在於良守以君有滋
任之方是以相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增恢秩中二千
石成帝踐阼加侍中卒

殷浩 顧悅之 蔡裔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羨字洪喬爲豫章太守都下
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



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爲致書郵其資。性介立如此。終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爲風流談論者所宗。或謂浩曰。將涖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涖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爲名言。三府辟皆不就。屏居墓所。幾將十年。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猶伺其出處。以下江左興亡。因相與省之。知浩有確然之志。既反。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建元初。簡文帝時。在藩衛將軍褚裒薦。浩徵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浩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

焉。及石季龍死。胡中大亂。朝廷欲遂蕩平。關河於是。以浩爲中軍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後進軍次山桑。降人姚襄。反。大敗績。桓溫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按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使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內求苟免。生長亂階。傾危之憂。將及社稷。且宜擯之。荒裔竟坐廢。爲廢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至是。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又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向使作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浩雖被黜。談詠不輟。雖家人不見。



其有流放之感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惟事四字而已浩甥
韓伯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詠曹頗遠詩云富
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後温將以浩爲尚書令
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
達空函大忤温意由是遂絕

顧悅之字君叔浩之故吏也與簡嬰同年而髮早白帝問
其故對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霜雪之質望秋先零簡文
悅其對

蔡裔者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一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
盜俱墮故浩委以軍鋒焉

史臣曰陸暉等並以時望國華效彰歷試迭居端揆參
掌機衡然皆率由舊章得免祗悔而充抗言孺子雖屈
歷於權臣翊奉儲君竟稟揚於末命頻參大議屢獲嘉
謀可謂志貞在斯而已○殷浩清微雅量衆議攸歸高
秩厚禮不行而至咸謂教義曰其興替社稷俟以安危
及其入處國鈞未有嘉謀善政出總戎律唯聞感國喪
師是知風流異貞固之才談論非竒正之要違方易任
以致播遷悲夫蔡謨度德而處弘斯止足寘以刑書斯
爲過矣

晉曰士光時望士璠允當政既弟兄任惟台相祖言簡



晉書卷之六 唐治傳 十 閏
率遺風可尚蔡葛知名或雅或清次道方槩謀遠忠貞
中軍鑒局譽光雅俗事曠有餘經綸不足舍長任短功
虧名辱

孔愉坦 弈羣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也年十三而孤養祖母以孝聞與同
郡張茂字偉康丁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其
後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為務信著鄰里後
忽捨去皆謂為神人而為之立祠建典初始出應召為丞
相掾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
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

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肥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為
司徒長史乃愉遂佩焉後遷侍中太常及蘇峻反愉朝服
守宗廟初以溫嶠毋亡遺亂不得葬至是峻平愉往石頭
詣嶠嶠執愉手而流涕曰天下喪亂忠孝道廢能持古人
之節歲寒不凋者唯君一人耳時人咸稱嶠居公而重愉
之守正後王導將以趙胤為護軍愉謂導曰中興以來處
此官者周伯仁應思遠耳今誠乏才豈宜以趙胤居之邪
導不從由是為導所銜後出為會稽內史在郡三年乃營
山陰湖南侯山下數畝地為宅草屋數間便弃官居之送
資數百萬悉無所取咸康八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坦字君平愉從子也少方直有雅望咸和初為尚書左丞
會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
戎服既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
見及峻挾天子幸石頭坦奔陶侃時侃等築白石壘聞峻
軍嚴聲咸懼來攻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
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動決遣軍出江乘掠
京口以東矣果如所策後遷侍中時成帝每幸丞相王導
府拜導妻曹氏有同家人坦每切諫及帝加元服猶委政
王導坦從容言於帝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宜博納
朝臣諤諫善道由是忤導出為廷尉怏怏不悅以疾去職

加散騎常侍疾篤使水省之乃流涕坦慨然曰大丈夫將
終不問安國寧家之術乃作兒女子相問邪冰深謝為俄
卒

孔弈

孔弈愉之族父也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提入門弈
遙呵之曰人餉吾兩甕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一甕果
是水或問弈何以知之弈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
之異故耳為全椒令卒

孔羣

孔羣字敬林愉之從弟有智局志尚不羈蘇峻入石頭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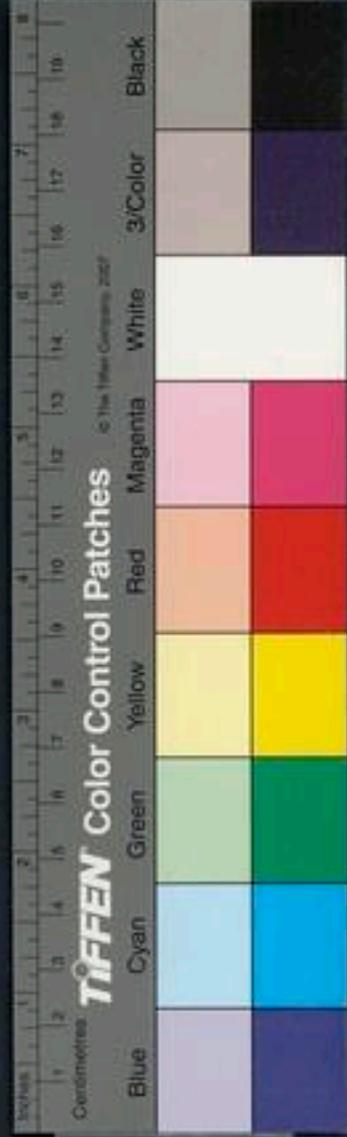
臣術有寵於峻宿從甚盛羣臣從兄愉同行於橫塘遇之
愉止與語而羣初不視術術怒欲刃之愉下車營救獲免
峻平王尊保行術嘗因衆坐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
羣答曰羣非孔子厄同臣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
識者猶憎其目尊有愧色○性嗜酒導羣戒之曰卿恒飲
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久糜爛邪答曰公不見肉糟淹更
堪久邪嘗與親友書云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
藥其耽湎如此歷中丞卒

史臣曰孔愉父子暨丁潭等咸以條蕩之材邀締構之
運策名霸府騁足高衢歷試清階遂登顯要外宣政績

內盡謀猷罄心力以佐時竭股肱以衛主並能保全名
節善始令終而愉高謝百萬之賞辭榮數畝之宅弘止
足之分有庶讓之風者矣陶田陳邪佞之宜遙明焉貴
之非宜並補闕弼違良可稱也

贊曰愉既公才潭惟公望領軍儒雅平越忠亮君平料
敵彭祖弘益茂以象焚羣猶臣厄陶田規過言同金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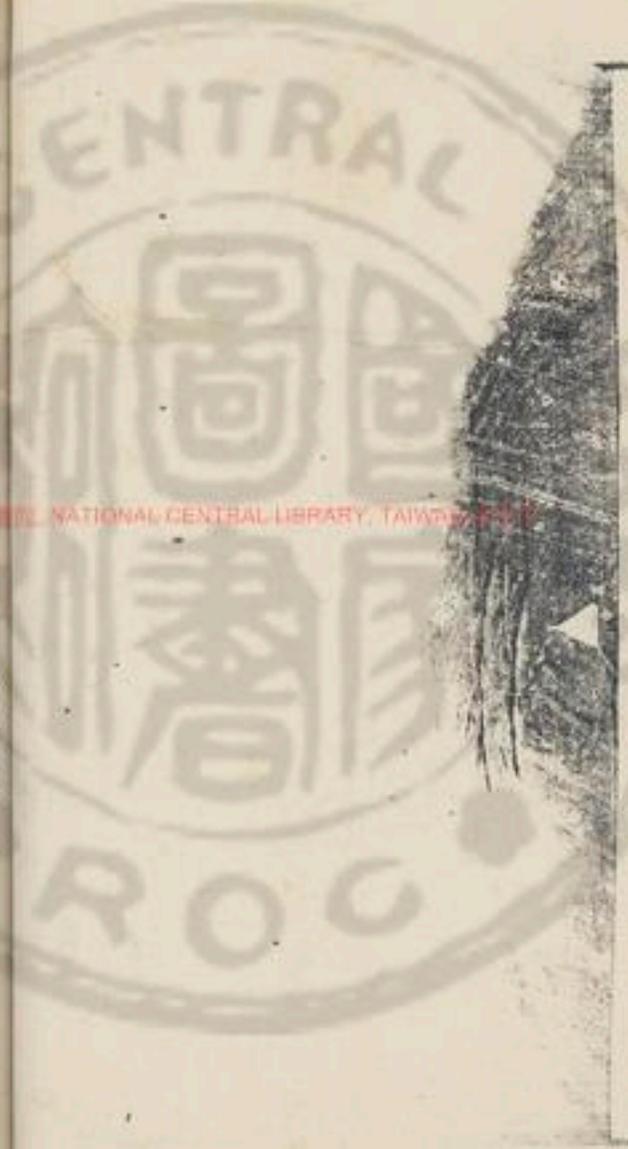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八



卷之二十一

子

十一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
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
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烏別顏回席賓
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好衣
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王導深器之比之王
戎常呼為小安豐戎封安豐侯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
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鸚鵡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

晉書卷之二十一

子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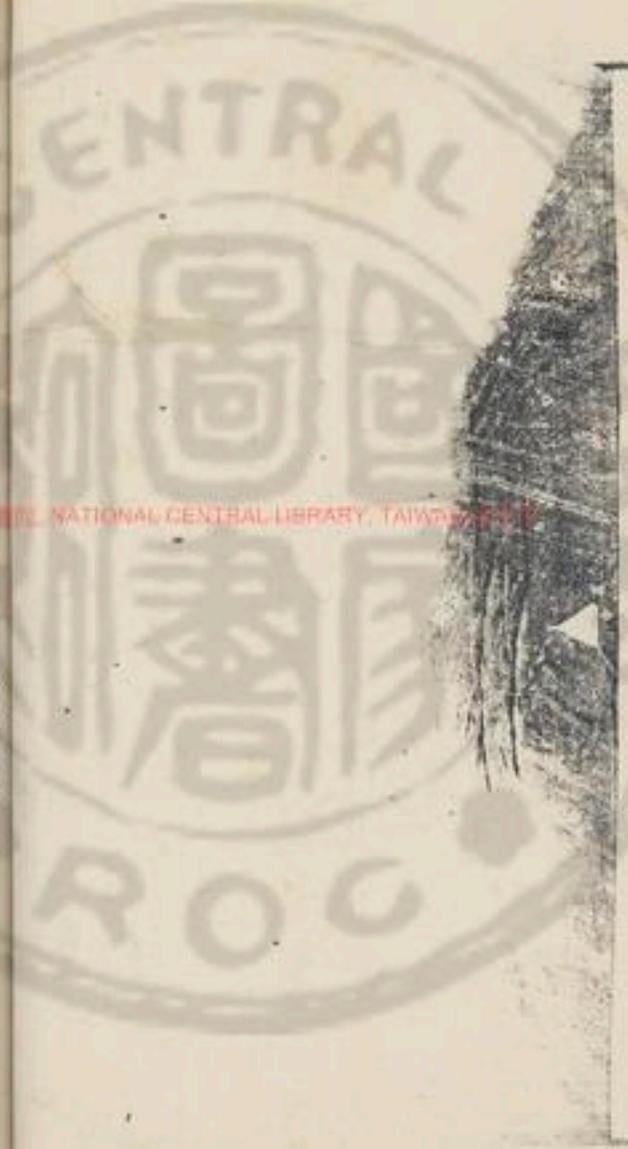
學



卷之二十一

子

十一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謝尚

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幼有至性七歲喪兄哀
慟過禮親戚異之八歲神悟夙成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
兒一座之顏回也尚應聲荅曰坐無尼父烏別顏回席賓
莫不歎異十餘歲遭父憂及長開率穎秀辨悟絕倫好衣
刺文袴諸父責之因而自改遂知名王導深器之比之王
戎常呼為小安豐戎封安豐侯辟為掾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
勝會謂曰聞君能作鸚鵡舞一坐傾想寧有此理不尚曰

晉書卷之十九

列傳

十一

字



佳便著衣憤而舞道令坐者撫掌擊節尚俯仰在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後出為江夏等都軍事時使翼鎮武昌尚數詣翼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卽以其副鼓吹給之尚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四匹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後進號鎮西將軍鎮壽陽尚於是採拾樂人并制石磬以備太樂江表有鐘石之樂自尚始也卒謚曰簡

謝安 混 弈

謝安字安石尚從弟也四歲時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弱冠詣王濛清言

既去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堂堂為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由是少有重名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虛位意除尚書郎琅邪王交並不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瀛谷悠然歎曰此亦伯夷何遠嘗與孫綽等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惧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回衆咸服其雅量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時安弟萬為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幼有公輔之望安妻劉惔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

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及萬黜廢安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戲之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已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既到溫甚喜溫後請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帽進其見重如此尋除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爲人所思及簡文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既見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

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耳遂笑語移日坦之與安初齊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溫嘗以安所作簡文帝謚議以示坐賓曰此謝安石碎金也尋爲尚書僕射安每鎮以和靜御以長筭不存小察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道謂文雅過之嘗與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以夏禹脤胙文王盱食之事規之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進安中書監錄尚書事時符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放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園碁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



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既竟便攝
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加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遂已破
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履齒之折其矯情鎮物
如此○安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
碁喪不廢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
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散
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符會稽
王導子專權安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以避之安雖受朝
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及鎮新城畫堂而
行雅志未就遇疾篤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

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
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
殆不起乎尋薨謚曰文靖○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
有罷中宿縣者還請安安問其歸資荅曰有蒲葵扇五萬
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安本能為
洛下書生詠有鼻疾故其音濁名流愛其詠而弗能及或
掩鼻以數之及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為召
伯埭安子琰琰子混

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善屬文初孝武帝為晉陵公主求壻
謂王珣曰王壻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王處仲桓元



子誠可才小富貴便豫人家事珣對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性便足未幾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鑿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狔以為珍膳項上一鑿尤美輒以薦帝羣下未嘗敢食待呼為禁鑿故珣因以為戲混竟尚主。桓玄嘗欲以安宅為營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耳棠文靖之後更不保五畝之宅邪玄聞慙而止歷尚書左僕射後以黨劉毅誅奕字無非安之兄也少有名譽與桓溫善溫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溫坐岸幘笑詠無異常日桓溫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溫飲溫走入南康主

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在溫不之責位至豫州刺史卒子玄

謝玄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悅玄少好佩紫羅香囊安患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取即焚之於此遂止及長有經國才略時苻堅疆盛邊境數被侵寇朝廷求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郗

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履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北諸軍事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詔以玄為前鋒都督諸軍事與叔父安從弟琰中郎將桓伊等距之衆凡八萬堅進屯壽陽列陣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為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審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

為然麾使卻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決戰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為之不流餘衆弃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詔進號前將軍假節後玄疾篤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久之轉左將軍會稽內史時吳興太守張玄之亦以才學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人稱為南北二玄論者美之玄既到郡卒于瑛瑛子靈運瑛少不惠而靈運文藻艷逸玄嘗稱曰我尚生瑛瑛那得不生靈運



謝萬 韶 重 紉

謝萬字萬石安弟也雖器量不及安而善自銜懼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復版而前既見與帝共談移日太原王述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堂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萬再遷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偉器而今屈其適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溫不從

子韶字穆度少有名時謝氏尤彥秀者稱封胡羯末對

韶胡謂朗羯謂玄末謂川皆其小字也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朗子重重字景重有才名為會稽王道子在史掌因侍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因戲重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強欲滓穢太清邪子紉

紉字宣映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紉父重即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故有此及云○萬弟石少患面瘡瘵之莫愈乃自匿夜有物來舐其瘡隨舐隨差舐處甚白故世呼為謝白面聚斂無厭取譏當



世
史臣曰建元之後時政多虞巨猾陸梁權臣橫恣其有
兼將相於中外繫存亡於社稷負宸資之以端拱鑿并
賴之以晏安者其惟謝氏乎簡侯任總中臺效彰分閭
正議云唱喪禮墮而復弘遺音既補雅樂缺而還備君
子哉斯人也。○文靖始居塵外高謝人間蕭詠山林游
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陵霞之致暨于禠薜蘿而襲
朱組去衛泌而殘丹輝蕤績於是用康彛倫以之載穆
符堅百萬之衆已瞰吳江桓温九五之心將移晉鼎衣
冠易履遠邇崩心從容而杜姦謀宴衍而清羣寇宸居

獲泰山之固維揚去累卵之危斯為盛矣然激繁會
暮服之辰敦一歡於百金之費廢禮於媮薄之俗崇修
於耕戰之秋雖欲混哀樂崇尚歸齊奢儉於一致而不
知頽風已扇雅道日淪國之儀刑豈期若是。○琰稱貞
幹卒以忠勇雷名混曰風流竟以文詞獲譽並階時宰
無墮家風奔萬以放肆為高石奴以褊濁興累雖粵微
類猶稱名實。○康樂才兼文武志存匡濟淮淝之役勃
寇望之而土崩渦潁之師中州應之而席卷方欲西平
鞏洛北定幽燕廟筭有遺良圖不果降齡何促功敗垂
成拊其遺文經綸遠矣



贊曰安西英爽才兼辯博宣力方鎮流聲臺閣太保沉
浮曠若虛舟任高百辟情惟一丘琰邈忠壯奔萬虛放
為龍為光或卿或將偉哉獻武功宣授斧克翦凶渠幾
清中寓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年十三嘗謁周顛顛察
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敢顛先割啗羲之於是始知
名及長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
游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
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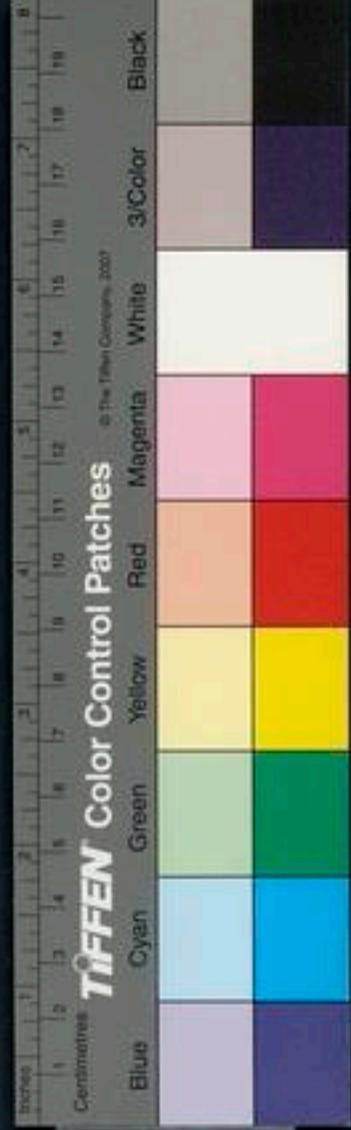
主簿裕亦自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時大尉郗
鑒使門生求女婿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
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
袒腹卧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
女妻之起家祕書郎後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羲之雅好
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有
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嘗與同志宴集
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為之序或以潘岳金谷詩序
方其文羲之比於石崇聞而甚喜性愛鵝會稽有姥養一
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携親友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

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
意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耳羲
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嘗詣門生家見棐几
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為其文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
累日又嘗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
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
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
而不荅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鴈行
也曾與人書云羲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羲之書初不勝
庾翼及暮年方妙嘗以章草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

之書云吾昔有伯英草草十紙遺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
忽見足下荅家兄書云若神明頓還舊觀時王述少與羲
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不協及述蒙顯授羲之恥為
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為文自誓不復出仕既去
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又與道士許邁共脩服食採
藥石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已來傷於哀樂與親交別輒
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年五十九卒有七
子疑之亦工草隸

王徽之 楨之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第三子性卓犖不羈為大司馬桓温



參軍逢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
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
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冲嘗謂徽之曰卿
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柱
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時吳中有一士大夫家有好
竹欲觀之使出坐輿造竹下諷嘯良久主人灑掃請坐徽
之不顧將出主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歡而去嘗
寄居空宅中便令種竹或問其故徽之但嘯詠指竹曰何
可一日無此君邪○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
皓然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造門不前而
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
邪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賞
并冊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
欽其才而穢其行後為黃門侍郎葉官東歸及獻之卒徽
之奔喪不哭直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久而不調歎曰
嗚呼子敬人琴俱亡因頓絕月餘亦卒子楨之
楨之字公幹歷大司馬長史桓玄為太尉朝臣畢集問楨
之我何如君亡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亡叔一時之標
公是千載之英一坐皆悅

王獻之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最幼子少有盛名而高邁不羈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獻之怒曰遠慙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常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其室盜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持置之群偷驚走工草隸善用青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桓溫嘗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犢牛甚妙嘗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

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時辟疆方集賓友而獻之不以屑意謝安請為長史太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不可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揣知其肯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君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安又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蒼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蒼曰人那得知未幾卒時議者以謂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裘置左右以翫始羲之所與共遊者許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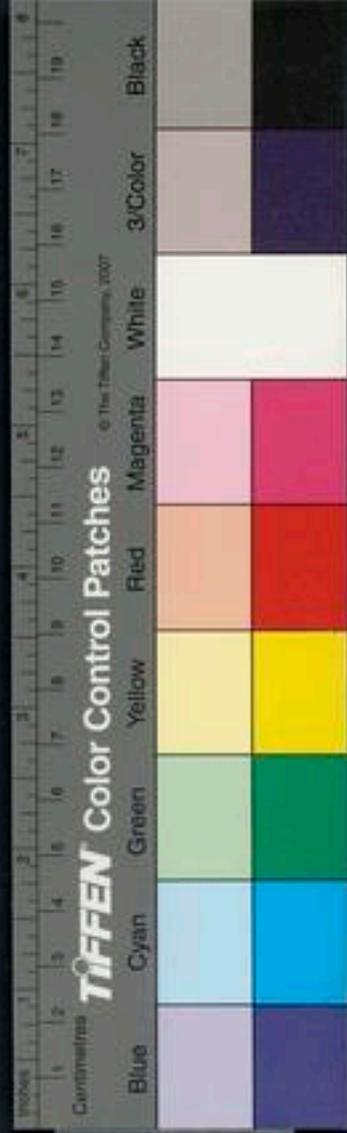


許邁

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時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雷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雷朔望時節還家定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婦孫氏還家遂徧游名山初採藥於桐廬縣之恒山餌朮涉三年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常服氣一氣千餘息後移入臨安西山乃改名玄字逸游與婦書告別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為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

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制曰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為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捲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為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疎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俄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屈伸其



食... 卷之十九 言...
餓隸也則羈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歟子
雲近出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大夫之氣行行若縈
春蚓字字如縮秋蛇卧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
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歛無半分之
骨以茲播美非其濫名邪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
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
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勢如斜而反直翫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
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桓伊

桓伊字叔夏譙國人苻堅南寇與謝玄等破堅於淝水以
功封永脩縣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
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當自吹之王徽
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
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
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顯素聞徽之名便下
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
安女婿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
武末年嗜酒好肉於是國寶讒譏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
帝召伊飲燕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遷即吹為一



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
以箏歌并臣有一奴善相便串帝許君之奴既吹笛伊便
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
乃有見疑患周且佐文武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三叔
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而就之
將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後遷江州刺史徵
拜護軍將軍卒

朱伺

朱伺字文仲安陸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陶侃鎮江夏
伺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智將議

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
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
勝邪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
耳珉大笑

毛寶

毛寶字碩真陽武人初從溫嶠破蘇峻有功嶠上為廬江
太守蘇峻死匡術以苑城降於是寶守南城賊遣韓晃攻
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是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
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開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開晃笑
而退後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遣五萬人攻邾城城陷寶



等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
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
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
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寧康初拜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
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毋韓自
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
於其角邪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眾便固新築
城不遂引退襄陽人謂苻丕為夫人城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存臻外虞不息經略
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胤服勤於
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於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
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溼澗覆類玄虬興微鴻鴈鼓鞞在
聽免置有作赴赴群英勤茲王略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十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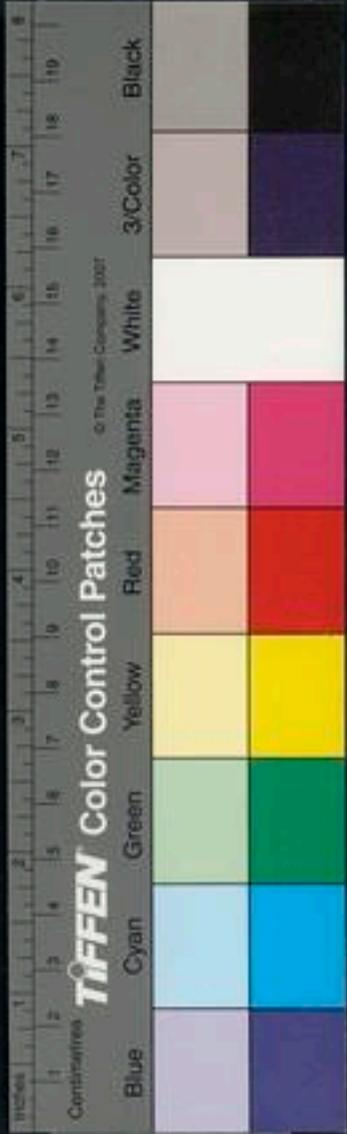
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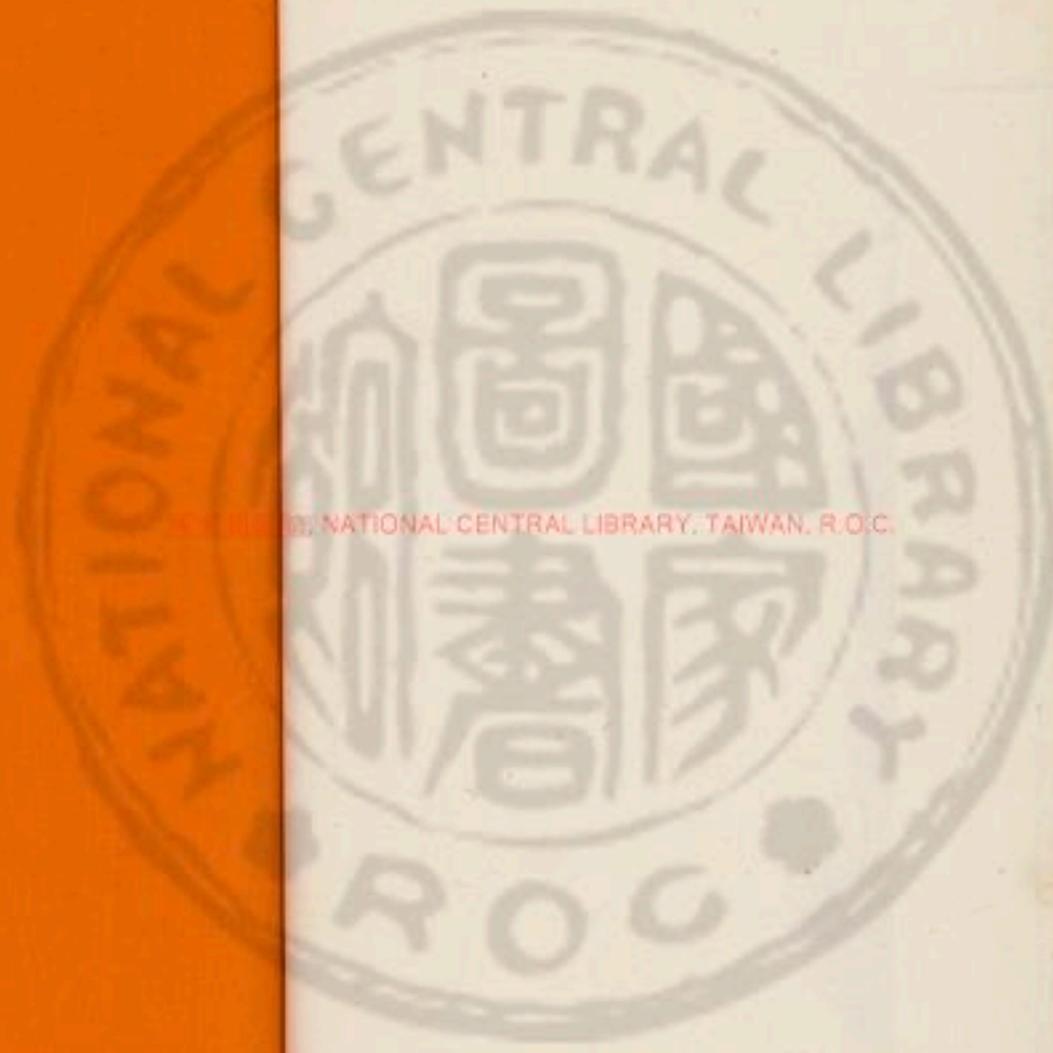
方石作

六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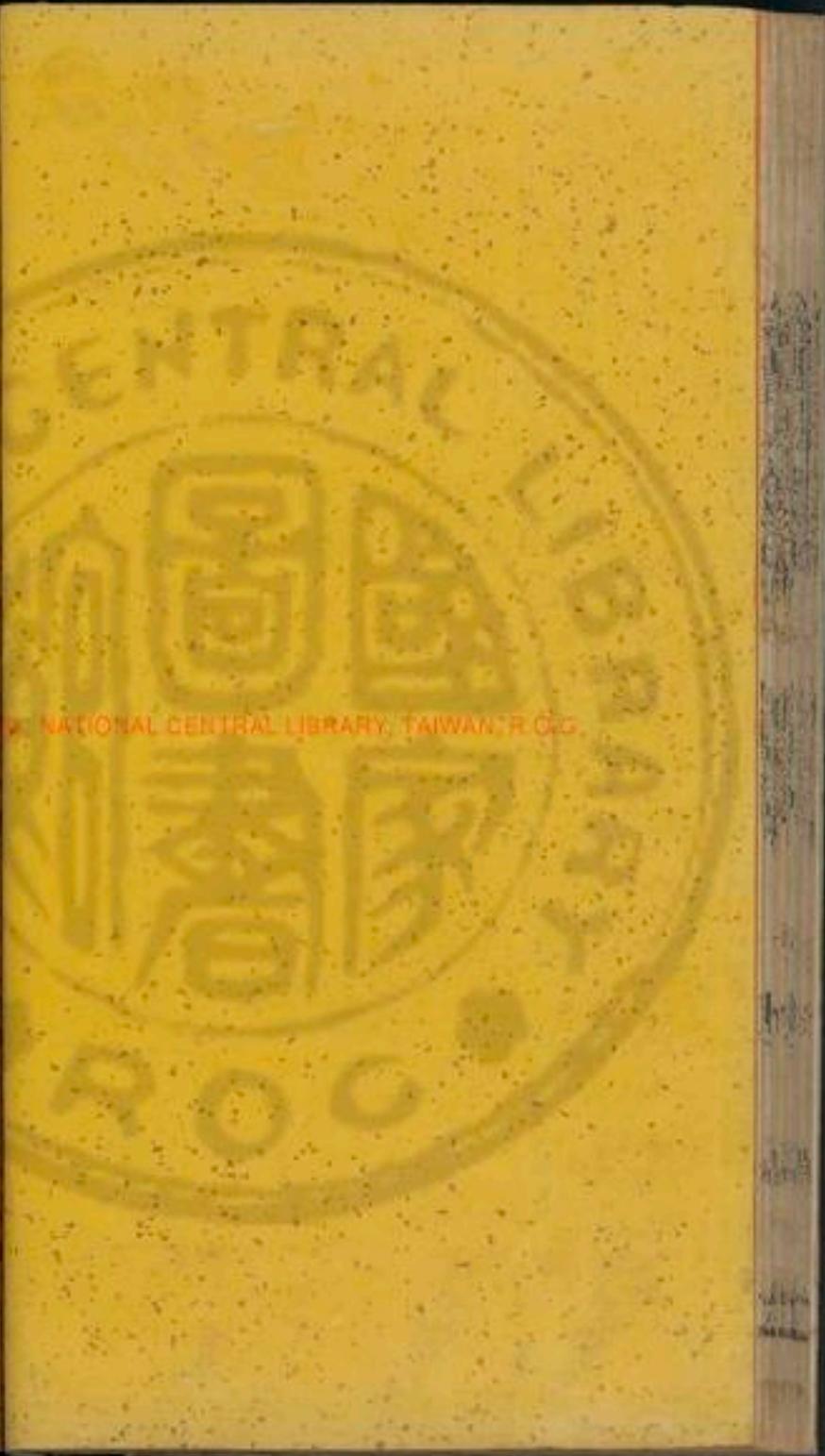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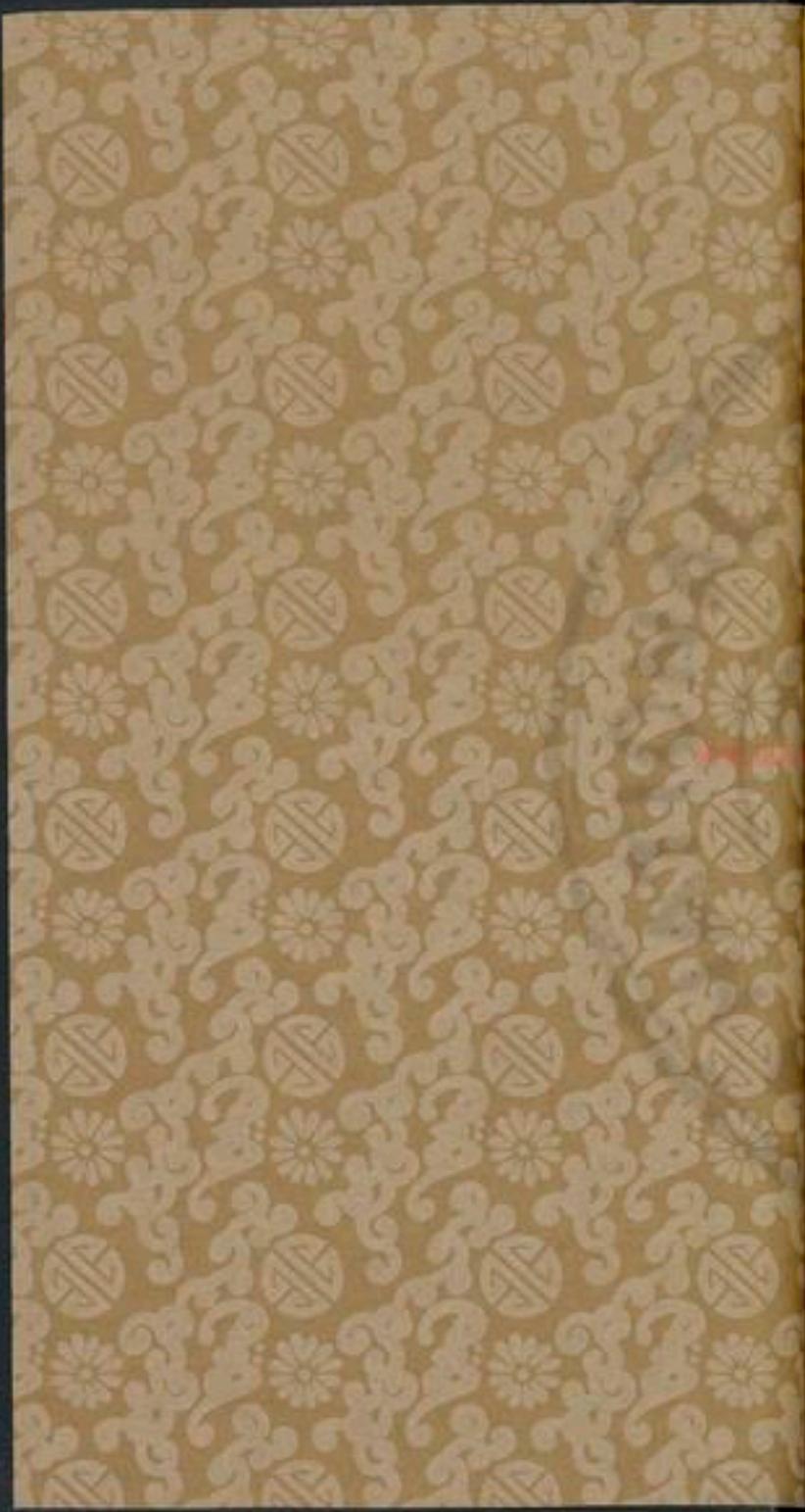
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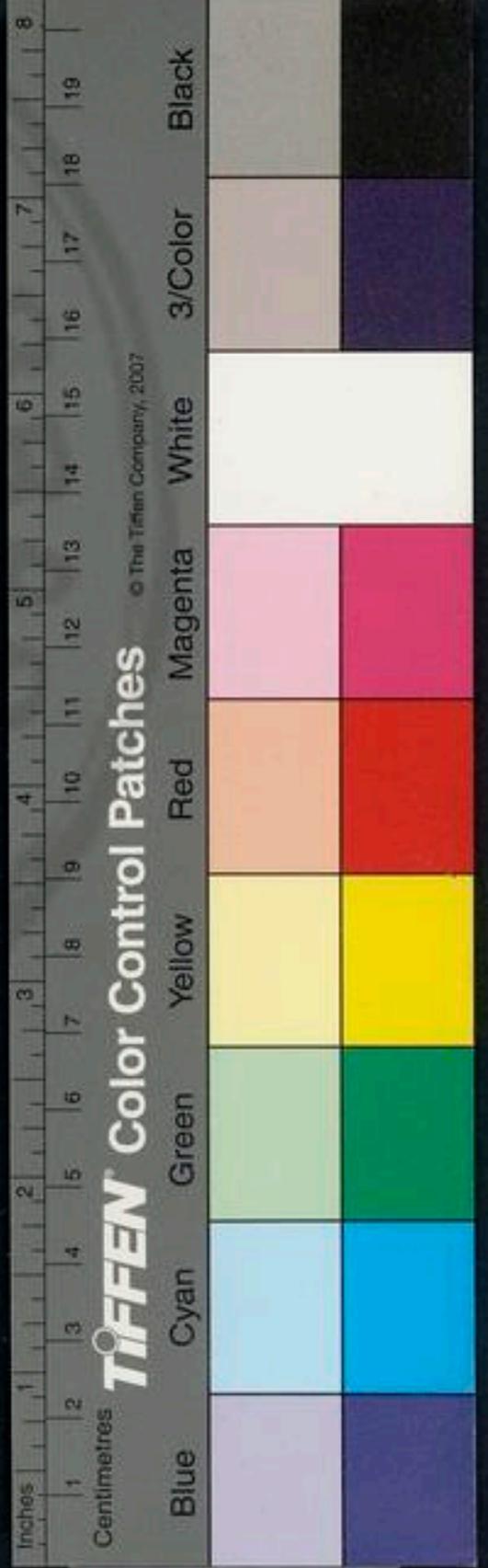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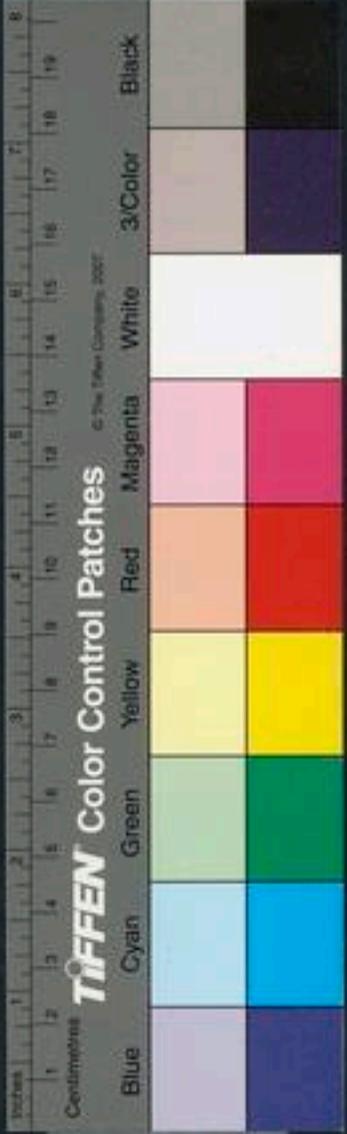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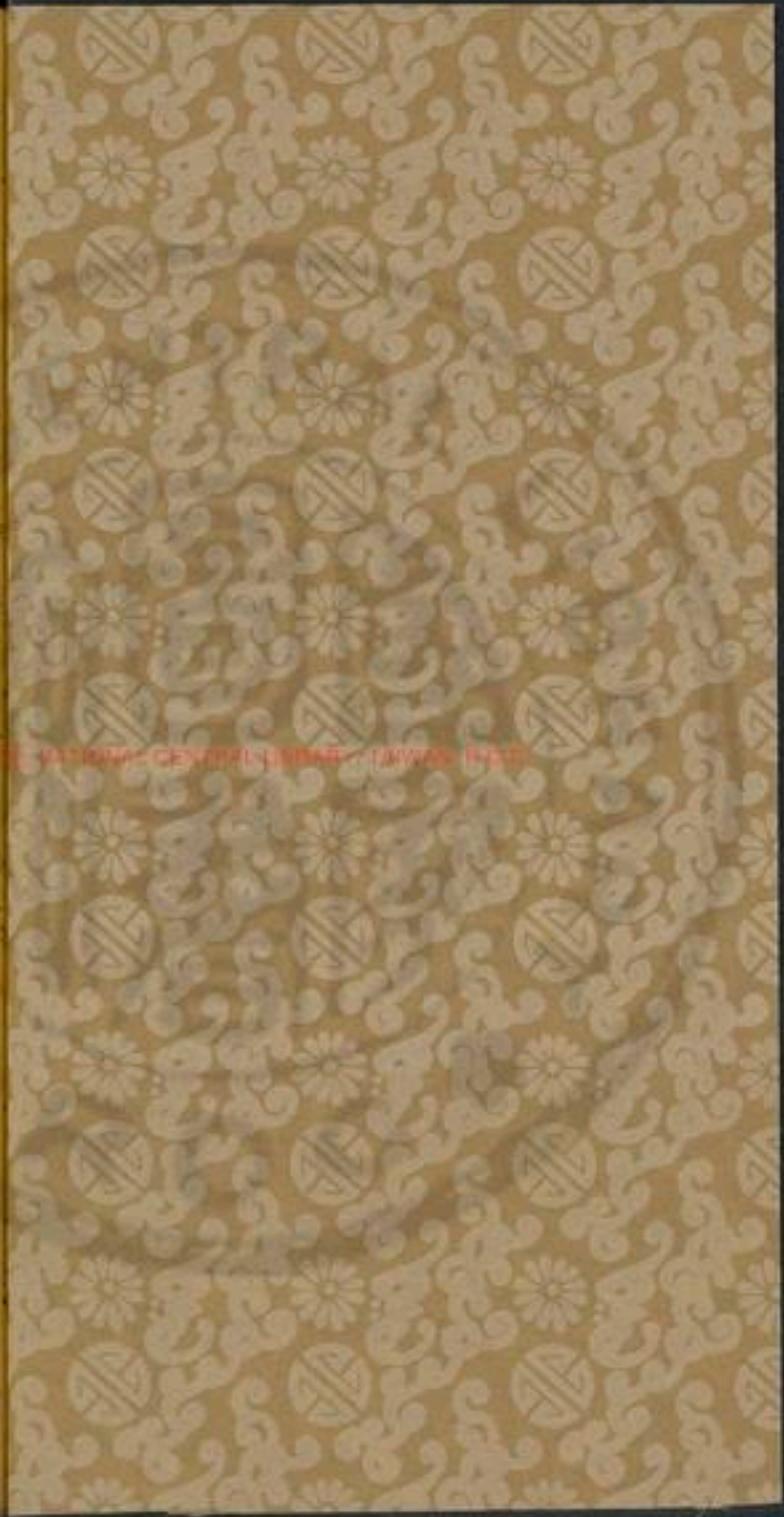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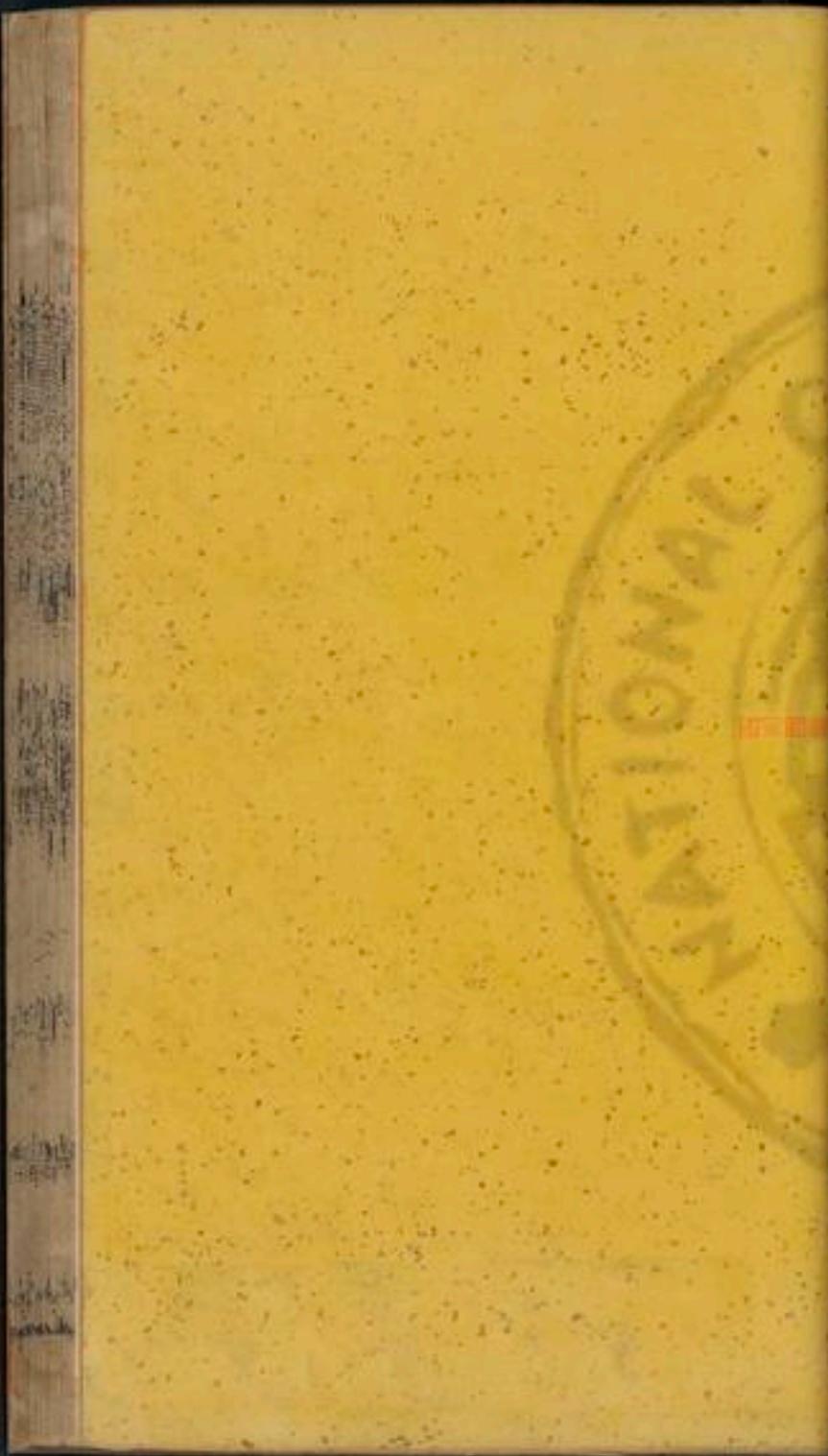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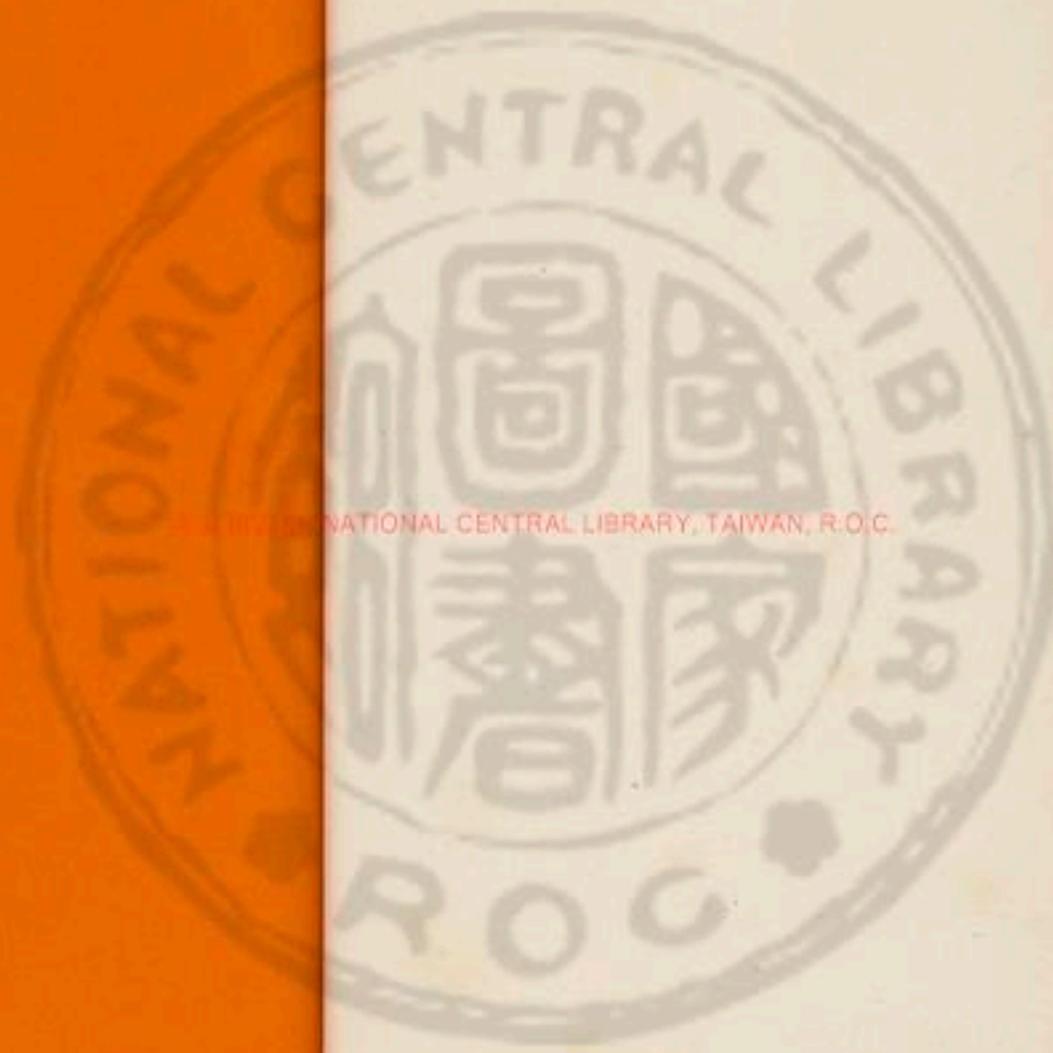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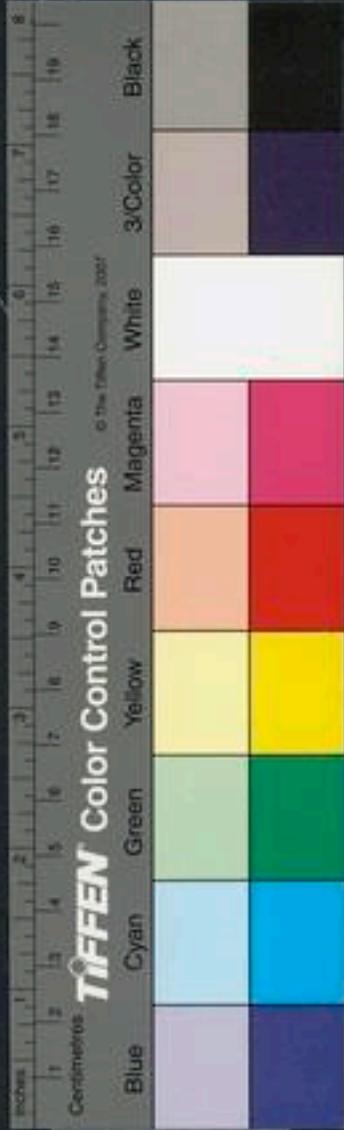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9716 430



20010528 17:0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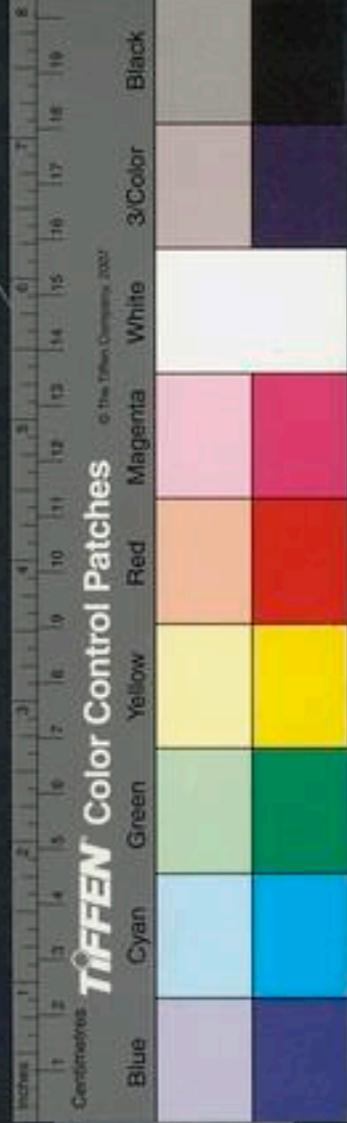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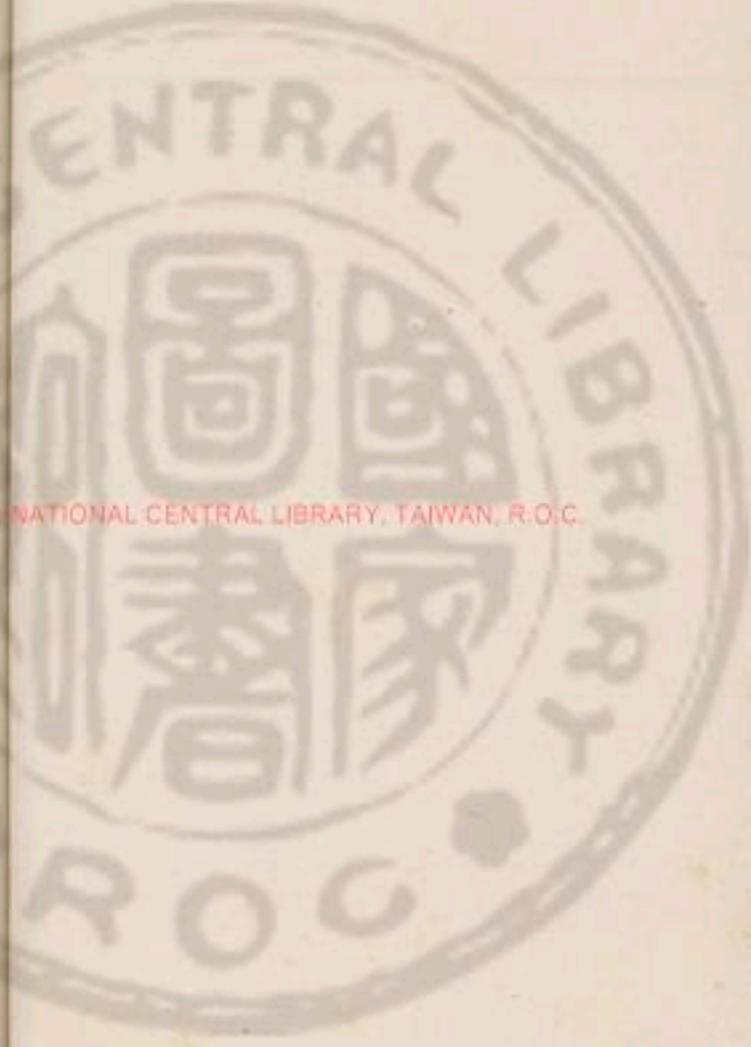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住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舉為孝廉除著作郎撰魏蜀吳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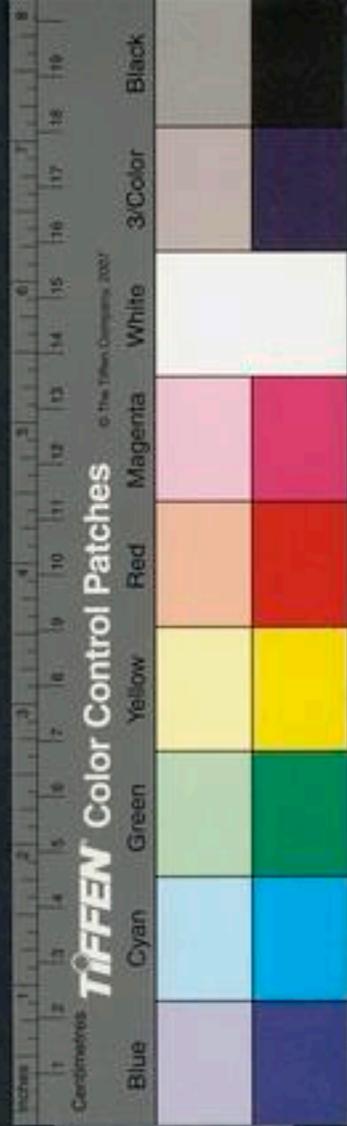
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諸葛亮所
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為亮立傳言亮將略非
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授
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
不以母歸葬竟被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
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
如周言病卒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少以才學知名州府辟命皆不
就州辟別駕乃徵服竊出舉州莫知所之後於成都市中
躡路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
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
比之楊雄太玄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
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
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童以載車當時異為
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人也察孝廉除鄱陽內史大脩庠序廣
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
定於內而行成於外善積於心而名顯於教唐虞之時皆



卷之三十一 虞溥傳
此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於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時祭酒求更起室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况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卒於洛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人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錄音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太興初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又交結權貴以斥隱竟以謗黜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易得成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卒於家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當方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祖楚馮翊太守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空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殮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後出補長沙太守以碑誅論雜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人祖楚馮翊太守盛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空中食冷而復煖者數四至暮忘殮竟不定由是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後出補長沙太守以

家貧頗營貨資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桓溫牋而辭肯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位至給事中卒○盛所著晉陽秋辭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時盛年老還家諸子乃共號泣請為百口計盛大怒諸子遂私攻之○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荅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



問欲齊向莊邪故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

于寶

于寶字令升新蔡人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遂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弟嘗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悟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

物變化名為搜神記三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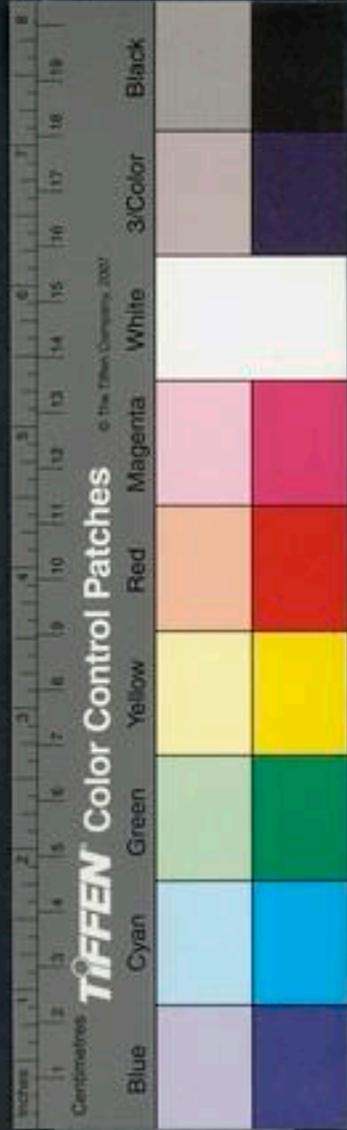
董狐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為桓溫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脩短答云世紀方永溫不說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匹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于知星宿

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綰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
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溫笑曰鑿
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
習主簿累遷別駕善尺牘論議溫甚器遇之時有桑門釋
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
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後以脚疾
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苻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
致焉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
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及襄鄧反正會卒臨終上疏意
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云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
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可以
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
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明
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之
子篤志典墳紹統威藩之胤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文
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筭囊者哉處叔區區勵
精者迷混淆益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
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書
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祭謝沉祖述前史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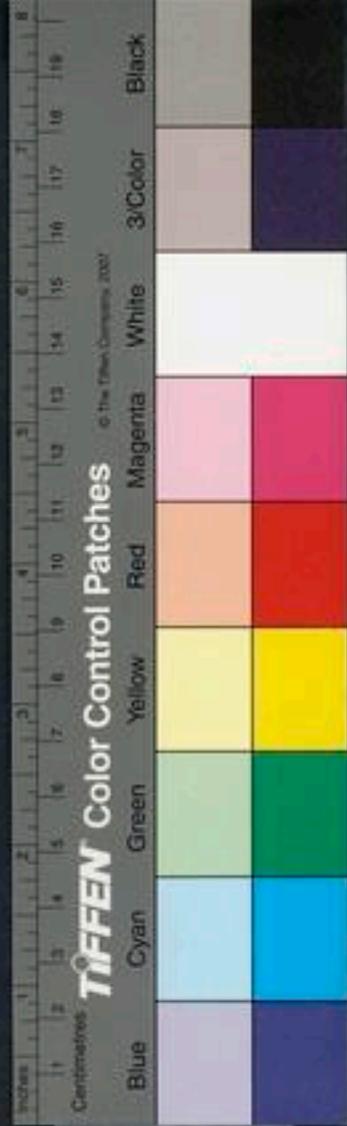


宇重軒之下施林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胥氏
徐公俱亡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七
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迹淪寇壤逡巡於偽
國野民理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合章疑孫時彪傳勵節摘辭綜理王惡雅
才虞疑博奕子孫疑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鉉異聞無紀
習亦研思徐非綢美威被簡冊共傳遙祀

頤和

頤和字君孝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
與吾宗者必麒麟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為州別駕榮

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王道守為揚州辟從事月旦常
朝未入停車場外周顛過之和方擇蠹夷然不動顛既過
顛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是最是難測地顛
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為然既而導遣
八部從事之部和為下傳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
石官長得失和獨無言導問和卿何所聞荅曰明公作輔
寧使網漏吞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導咨差稱善
遷侍中。初中興東遷舊章多闕而冕旒飾以翡翠珊瑚
及雜珠等和奏舊冕十二旒皆用玉珠今用雜珠等非禮
若不能用玉可用白瑛成帝於是始下太常改之康帝即



禮位至尚書令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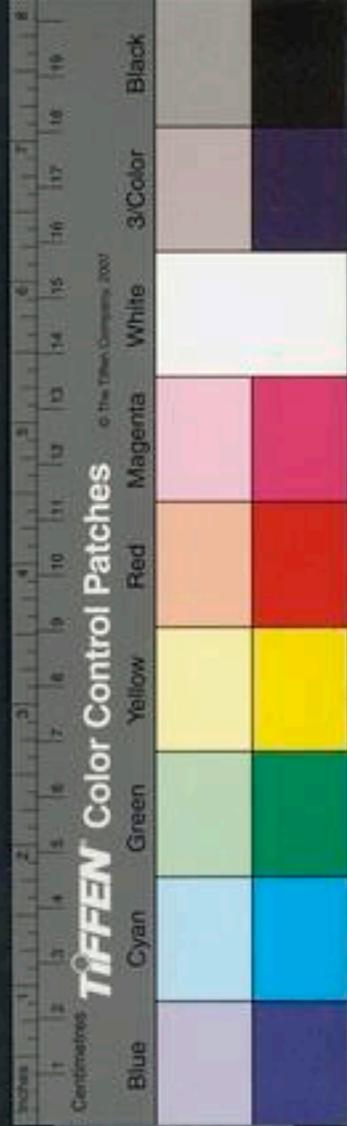
袁山松

袁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衿情秀遠善音樂舊歌有
行路難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
不流涕初洋曇羣晁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
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於齋前植松栢而山松每出游
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之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山
松位至吳郡太守孫恩作亂被害

江道

江道字載道陳留圉人將軍殷浩將謀北伐請為諮議參
軍浩甚重之遷長史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
營十里以逼浩浩令道擊之道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
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
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
集襄營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大敗升平末遷
太常在職多所匡諫病卒

績字仲元道之從子也有志氣嘗為南郡相會荊州刺史
殷仲堪舉兵以應王恭仲堪要績與南蠻掖尉殷覲同行
並不從仲堪等慶以為言績終不為之屈覲慮績及禍乃



晉書卷之三十三 江道傳
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此相勝江仲元行
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一坐皆為之惧仲堪憚其堅正
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而徵績為御史中丞奏劾無所屈
撓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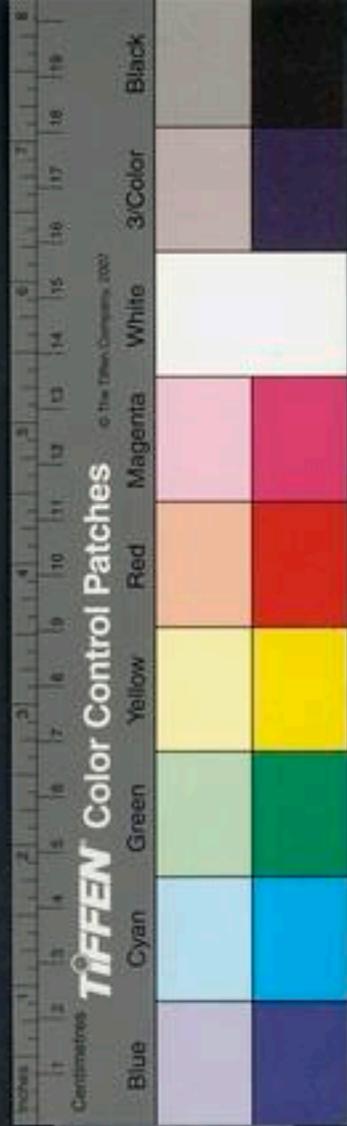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
夏月取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
美邵機悟敏速甚有鄉曲之譽桓温在荊州引為主簿稍
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胤又善於賞會當時每有盛坐
而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筵待之

太元中增置太學生以胤領國子博士遷吏部尚書卒朝
廷傷之

王雅

王雅字茂達東海郟人雅性好接下敬慎奉公孝武帝深
加禮遇帝每置酒宴集雅未至不先舉觴其見重如此然
任遇有過其才時人被以佞倖之目帝起清暑殿於後宮
開北上閣出華林園與美人張氏同游止惟雅豫焉俄除
雅為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
傅迴詣雅者過半雅既貴倖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常數百
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帝方欲大崇進之而帝崩雅在孝武



世亦不能犯顏廷爭凡所謀謨唯唯而已尋遷左僕射卒
吏臣曰爰在中興玄風滋扇溺王綱於拱默撓國步於
清虛骨骸寒謬之風蓋亦微矣而君孝固情禮而違顯
命山甫獻誠黨而振頽風彥叔之兵謀道載之正諫洋
洋盈耳有足可稱灌不屈節於權臣績敢危言於賊將
道子殊物之禮車胤沮之無惧心仲堪反常之舉殷覲
折之以正色求諸古烈何以加焉山松悅哀挽於軒冕
之辰彥道歡博徒於衰經之日天心已喪其能濟乎旋
及於促齡俄致於非命宜哉

王恭

王恭字孝伯定皇后之兄也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
地高華恒有宰輔之望與王忱齊名友善嘗從其父自會
稽至都忱訪之見恭所坐六尺簟忱謂其有餘因求之恭
輟以送焉遂坐薦上忱聞而大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其
簡率如此起家為著作郎歎曰仕官不為宰相才志何足
以騁因以疾辭後為太子詹事時會稽王道子嘗集朝士
置酒於東府尚書令謝石因醉為委巷之歌恭正色而言
石深銜之○淮陵內史虞璠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嘗衣
黃衣狀如天師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人皆為降
節恭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道子甚愧之其



後出鎮京口因欲舉兵討譙王尚之兄弟事敗即於建康
斬之。恭性抗直深存節義譜左傳至奉王命討不庭每
輟卷而歎不閑用兵尤信佛道臨刑猶誦佛經。為人美
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掌披鶴髮涉
雪而行孟昶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劉牢之

劉牢之字道堅彭城人沉毅多計畫太元初謝玄北鎮廣
陵時苻堅方盛玄募勦勇牢之與東海何謙琅邪諸葛侃
等以驍猛應選玄以牢之為參軍領精銳為前鋒百戰百
勝號為北府兵敵人畏之復為龍驤將軍領江州事猶豫

不決而死

殷仲堪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道德論便
覺舌本間強其談理與韓康伯齊名士咸愛慕之父師病
積年仲堪衣不解帶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居喪以孝聞服
闋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堪相親愛仲堪父嘗患耳聰
聞牀下蟻動謂之牛聞帝素聞之而知其人至是從容問
仲堪曰患此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帝有
愧焉帝嘗示仲堪詩乃曰勿以已才而笑不才除荊州刺
史鎮江陵將之任詔曰卿去有日使人酸然常謂永為



廟之寶而忽為荆楚之珍良以慨恨先是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祥乎對曰水中有岸其名為洲君將為州言終而沒至是果臨荆州仲堪自在荆州連年水旱百姓饑饉仲堪食常五碗盤無餘有飯粒落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也每語子弟云人物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平昔特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為得登以而捐其本爾其存之後因與桓玄不協為玄所敗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急行仁義蓄於周急

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史臣曰生靈道斷忠貞路絕棄彼弊冠崇茲新履牢之事非其主抑亦不臣功多見疑勢臨難信而投兵散地二三之甚若夫司牧居愆方隅作戾口噴勤王心乖抗節王恭鯁言時政有昔賢之風國寶就誅而晉陽猶起是以仲堪僥倖佗期無狀雅志多隙佳兵不和足以忘身不足以靜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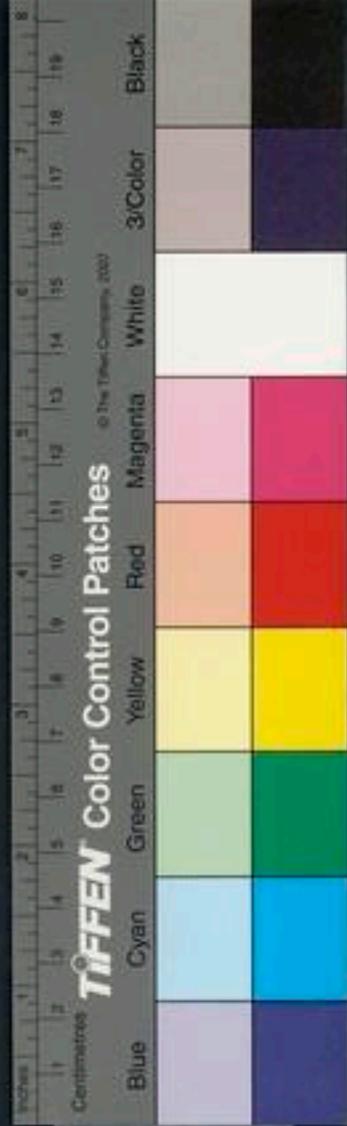
晉自孝伯懷功牢之總戎王因起釁劉亦慙忠殷揚乃武抽旆爭雄庾君舍死交關其中猗歟群采道睽心異是曰亂階非關臣事



劉毅

劉毅字希樂彭城市人少有大志不脩家人產業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等起義兵密謀討玄玄使其將皇甫敷等北距義軍大敗之毅等軍至新山玄將桓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閉裕與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謙等諸軍一時奔散玄既西走裕以毅為將軍青州刺史其後毅累破玄黨有功詔以毅為豫州刺史持節初桓玄於南州起齋采畫盤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少字盤龍至是遂居之及何無忌為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毅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欲自

往討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孰毅次于桑落洲與賊戰敗績棄船而走僅而獲克劉裕深慰勉之尋轉江州都督毅上表求解軍府移鎮豫章朝廷從之毅至江陵乃輒取江州兵及豫州西府文武萬餘留而不遣劉裕以毅貳于已乃自率眾討毅毅敗單騎走江陵二十里而縊經宿居人以告乃斬於市○毅剛猛沉斷而專肆狼狽與劉裕不相推伏每覽史籍至蘭相如降屈於庶頗輒絕歎以為不可能也嘗云恨不遇劉頃與之爭中原初裕征盧循凱歸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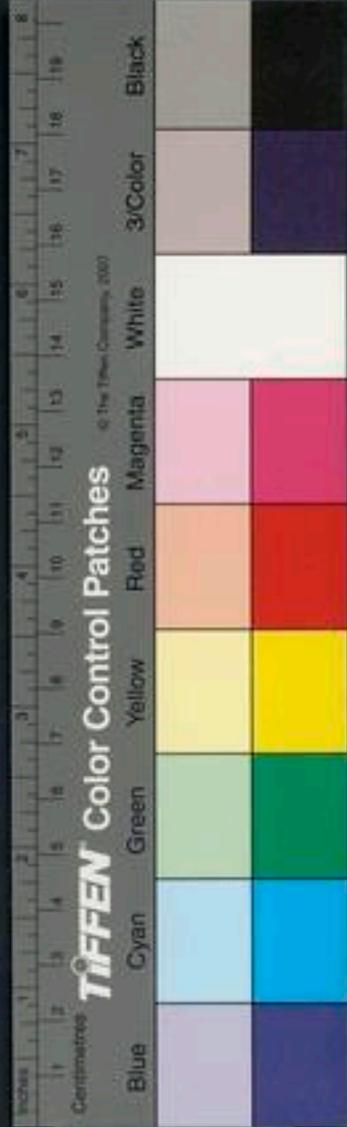


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自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後於東府聚擄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授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丁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烏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烏

何無忌

何無忌東海人也少有大志忠允任氣鎮北將軍劉牢之即其舅也初劉毅家在京口與無忌素善言及興復之事

無忌曰桓氏彊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彊弱雖彊易弱正患事主難得耳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無忌笑而不答遂以告裕因共要毅與相推結遂共舉義兵初桓玄聞裕等之起兵也甚惧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為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擄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義熙二年遷江州刺史進鎮南將軍賊將盧循遣別師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率衆以舟師距之俄而敗績衆奔散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



晉書卷之三十三 何遜傳 十四 賈逵傳 十四
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已辭色無撓遂擢節
死之謚曰忠肅

史臣曰臣觀自古承平之化必仗正人非常之業莫先
奇士當衰晉陵夷之際逆玄僭擅之秋外乏桓文內無
平勃不有雄傑安能濟之哉此數子者氣足以冠時才
足以經世蜀大亨數窮之運乘義熙天啓之資建大功
若轉圜前群兇如拉朽勢傾百辟祿極萬鍾斯亦丈夫
之盛也然希樂陵傲而速禍諸葛驕淫以成讐造宋而
乖同德復晉而異純臣謀之不臧自取夷滅無忌挾功
名之大志挺文武之良才追舊而慟感時人率義而誓

震劾敵因機效捷處死不懦比乎向時之輩豈同日而
言歟

涼武昭王諡高

武昭王高字玄馭姓李氏漢前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玄
敏少而好學性沉敏覽和通涉經史及長頗習武藝誦孫
吳兵法嘗與呂光太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馨
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車馬
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未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署玄
盛劾毅令會敦煌太守孟敏卒於是護軍郭謙等以京盛
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

告歸敦煌言於玄盛曰凡忘郭馨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
矣玄盛乃從之自後霸有秦涼遷都酒泉乃敦勸稼穡年
穀頓登百姓樂業乃勒銘酒泉是時白狼白兔白雀白雉
白鳩皆棲其園囿其羣下以為白祥金精所誕皆應時邑
而至及薨國上人謚曰武昭王。先是河右不生楸槐柏
漆張駁之世取於秦隴而植之終於昔死而酒泉宮之西
北隅有槐樹生焉玄盛者槐樹賦以寄情蓋歎僻陋遐方
立功非所也據河右元二十四年

史臣曰王者受圖必資世德猶混成之先大帝若以氣
之生兩儀是以中物勃興資參龍之構址景靈唐統本

吞鸞之開基涼武昭王英姿傑出運陰陽而緯武應變
之道如神吞日月以經天成物之功若歲故能懷荒弭
暴開國化家宅五郡以稱藩屈二分而奉順若乃詩褒
秦仲後嗣建削平之業頌美公劉末孫興配天之祚或
發迹於汧渭或布化於邠岐覆篲創元天之基疏滄閭
環海之宅彼既有漸此亦同符是知景命攸歸非一朝
之可致累功積慶其所由來遠矣

曆曰武昭英毅忠勇霸世王室雖微乃誠無替遺黎飲
德絕壤霑惠積祉丕基克昌來裔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
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
鬼神而昭景福○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
邇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採其遺蘊足
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也一名虔事祖母以孝聞見蜀志後至
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蜀後志密曰可次齊桓華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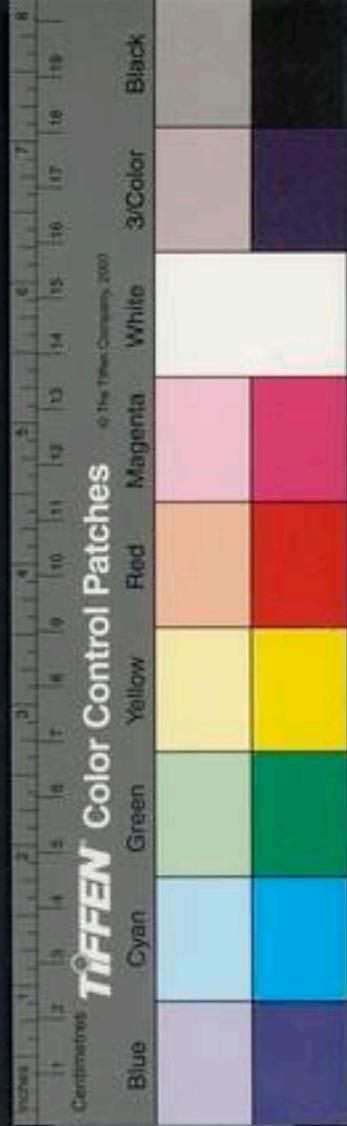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一

孝友傳

大矣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
順名功包萬象用之于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于家感
鬼神而昭景福○晉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雖百六之災
邇及而君子之道未消孝悌名流猶為繼踵採其遺蘊足
厲澆風故著孝友篇以續前史云耳

李密

李密字令伯犍為人也一名虔事祖母以孝聞見蜀志後至
洛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蜀後志密曰可次齊桓華



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次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與凡人言宜碎孔明與言者無已敵言教是以碎耳華善之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武帝忿之免密官卒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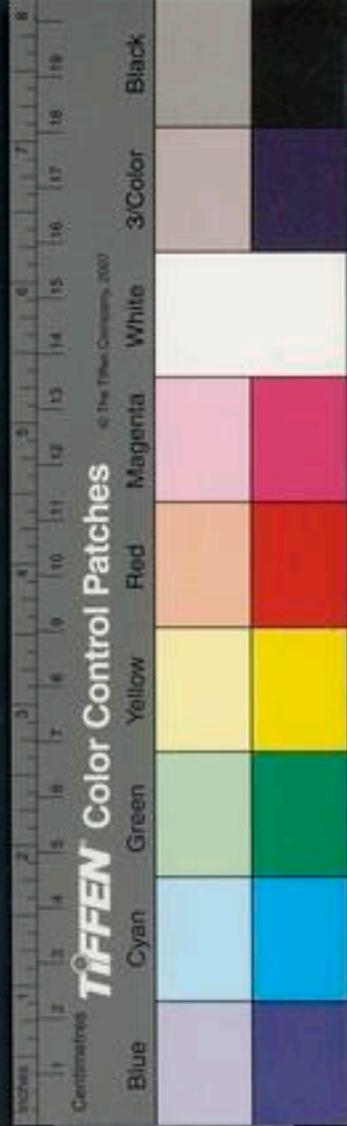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人也父儀高亮雅直為文帝司馬東關

之役帝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也以禮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日夕常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後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裒戀墳壠不去為賊所害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人孝友恭讓敏而好學二親沒柴毀骨



立杖而能起建墓於縣之東山躬自負土每一悲號鳥獸
翔集致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栢巨五
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致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
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於所犯栽下致悵惋不已乃為作家
埋於隧側猛獸即於致前自撲而死致益歎息又取埋之
自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三十餘年致乃更娶妻立宅
墓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元康中舉孝廉不起卒于家邑
人號其居為孝順里

庾袞

庾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也少復勤儉事親以孝稱咸寧

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厲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
次於外袞獨留不去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瘥袞亦
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嘗與弟
子樹籬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袞曰幽
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宮賣以養母母見其勤曰
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其袞將何居母感而安之孤兄女
曰芳將嫁美服既具袞乃刈荆者為箕帚召諸子集之於
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
汝適人將事舅姑灑掃庭內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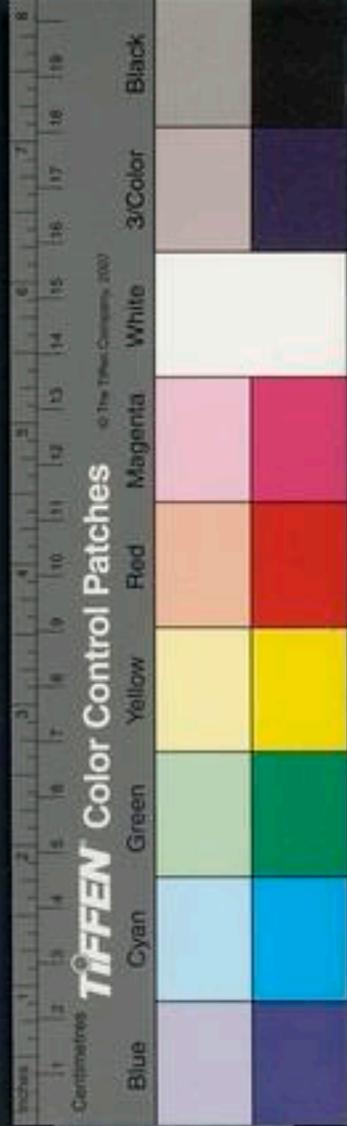


至書言自卷之三十三
為美欲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初袁父誡袁以酒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父之誠何以訓人乃於父墓前自杖三十州郡察舉皆不降志世號為吏異行後避寇適林慮山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吏賢

顏含

顏含字弘都琅邪人也小有操行以孝聞二親既終兩兄繼沒次嫂樊氏因疾失明含課勵家人盡心奉養醫人疏方應須髯蛇膽而尋求備至無由得之含憂歎累時嘗苦獨坐忽有一青衣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遂巡出戶化成青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由是

著名後賢遷侍中除吳郡太守含所歷簡而有思明而能斷以威御下王導歎曰顏公在事吳人斂手矣未之官復為侍中後以年老遜位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于時論者以為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太常馮懷以問於含含曰王公雖重理無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有邪德乎郭璞嘗過含欲為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耆龜或問江左群士優劣荅曰周伯仁之正鄧伯道之清卞望之之節餘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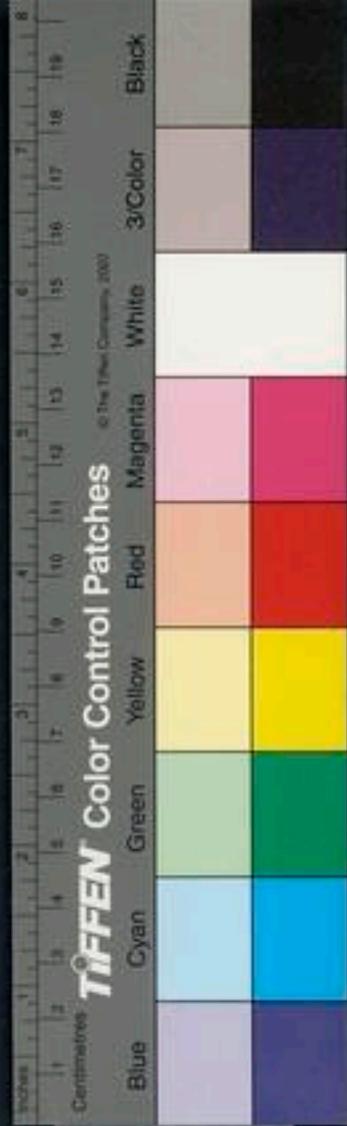


吾不知也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謚曰靖

劉殷

劉殷字長盛新興人也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殷怪而問之王言其故殷時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聲不絕者半日於是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董生焉因待斛餘而歸又嘗夜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司空齊王攸辟為掾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同郡張宣子識達之士也勸殷就徵殷曰當今二公有首之棟樑也吾方希達如

椽耳不憑之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應他命無容不竭臣禮便不得就養宣子曰如子所言豈庸人所識哉遂以女妻之宣子家富於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資質如此何慮不得為公伋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宣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宜感兼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速達為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後有二白鳩巢其庭樹自是名譽彌顯屬永嘉之亂沒于劉聰聰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



北州之學啟門為盛以壽終

王延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
忘月則悲帝三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常盛冬息生魚勅
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五
尺踴出水上延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
撫延如已生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
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
覽經史皆通大義父母終後廬於墓側家牛生犢他人認
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

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聰死
靳華作亂遇害

何琦

何琦字萬倫年十歲喪父事母孜孜朝夕色養嘗患其鮮
不贍乃為郡主簿後母死服闋乃慨然歎曰所以出身仕
者非謂有尺寸之能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旦莞然無復
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於是養志衡門不
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公府辟命皆不就桓温嘗
登琦縣界山喟然歎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真止足者也
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年八十二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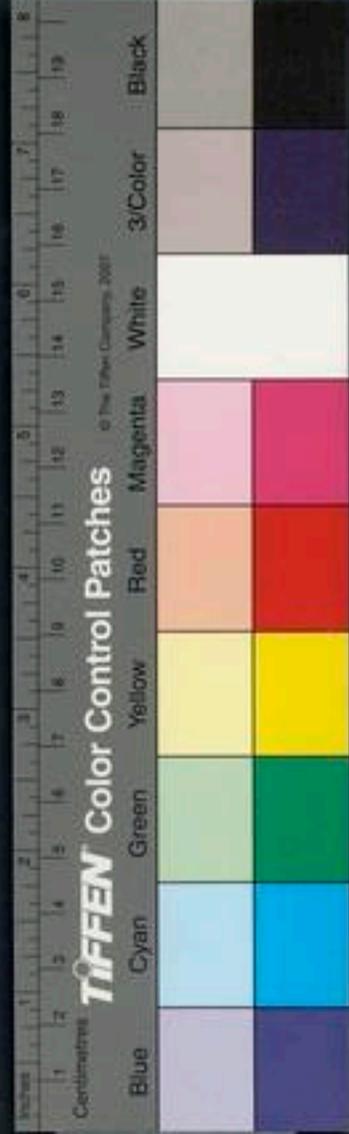
更臣曰尊親之道禮經之明訓孝友之義詩人之美談
是知人倫之本固茲攸尚王哀隱居不從其辟行已莫
逾其禮枯栢以應其誠驚雷以危其慮永言董蔡異時
均美許攷少而敏學禮備在三馴維棲其梁棟猛獸擾
其庭圃居喪之禮實古今之所難焉庾叔褒不匱表於
執勤則裕存乎敬業幽顯不易其操疫癘不駭其心急
病讓夷之規有古人之風烈矣孫卷之匪懈王談之復
讎神人惜其亡良守宥其罪劉殷幼下艱酷柴毀逾制
發三冬之董賜七年之粟至誠之契義形于茲王延叩
冰而召鱗翳席而清暑雖黃香孟宗抑為倫輩其餘群

子並孝養可崇清風素 範高山景行會其宗流同斯志
也

贊曰德之所屆有感必 徵孝哉王許永慕烝烝揮泗涸
栢對提巢鷹密彥夏庚 風標至性文度弘都勤脩懿行
敦彼孝友載光謠詠 馴長盛魚薦地元談桑義蘭琦
吳道存專洞之德威 搃左言

忠義傳

古人有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知墮節苟合其宜義
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
之深哀厲松筠之雅操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



談後來仰其微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干戈日用而蹈死輕生之士無乏於時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者歟

嵇紹舍

嵇紹字延祖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以父得罪靖居杜門山濤領選啓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卻缺宜加旌命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家為祕書丞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時於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戎曰君復未見其父耳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為吏部尚

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惠帝復祚遷侍中嘗詣齊王冏諮事遇冏讌會召董艾等共論時政艾言於冏曰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不受冏曰今日為歡卿何若此邪紹對曰公臣復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紹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殿省豈可操執絲竹以為伶人之事若釋公服從私宴所不敢辭也冏大慙艾等不自得而退及朝廷有北征之役天子蒙塵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侍衛莫不散潰唯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天子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初



紹之行也侍中秦準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
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逆理必有征無戰若使皇輿失守臣
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含字君道紹從子好學能屬文家在鞏縣宅丘自號毫丘
子門曰歸厚之門室曰慎終之室舉秀才除郎中時弘農
王粹以貴公子尚主館宇甚盛圖莊周於室廣集朝士使
含為之讚含援筆為弔文又不加點其序曰帝塔王弘遠
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雷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
畫真人於刻楠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
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

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偽俗季真風既散野
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
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
象今王生沉淪名利身尚帝文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
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
嗟乎先生高跡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雕楹之屋託非
其所沒有餘奪悼大道之煙悔遂含悲而坐曲粹有愧色
惠帝北征轉中書侍郎郭勵殺之

王育

王育字伯春京兆人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歛歛



流涕時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曾將鬻
已以償之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有償羊
給其衣食使與子同學遂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
為立別宅分之資業有受之無愧色。太守杜宣命為主
簿俄而宣左遷萬年令社命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
卿往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
雀遇我使我畏死鴟子有執刀比攸曰我府君以非罪黜
降如日月之蝕耳小縣令敢輕辱吾君子前將殺之宣惧
跪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後為武陽令為政清約宿盜逃
奔他郡遷并州督護又為破虜將軍

常忠

常忠字子節平陽人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閉門脩己不
交當世裴頠慕而造之託行不見及頠為僕射數言是於
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茨簷賤士本無
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寔裴頠愆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
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託我常恐洪濤蕩
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以身捍太守陳
楚賊舍之忠負以歸

辛勉

辛勉字伯力隴西狄道人懷帝世累遷侍中及洛陽陷隨



帝至平陽劉聰將署為光祿大夫勉固辭不受聰遣其黃門喬度齎藥酒逼之勉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下見武皇帝哉引藥將飲度遽止之曰主上相試耳君真高士也歎息而去聰嘉其貞節深敬異之為築室於平陽西山月致酒米勉亦辭而不受年八十卒

劉敏元

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厲已脩學不以險難攻心潛心易太玄不好讀史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為貴功於淫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永嘉之亂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勉敏元西行及滎陽

為盜所劫敏元亡免乃還謂賊曰此公孤老請以身代賊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

易雄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少為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後舉孝廉為州主簿遷別駕自以門寒不宜久處上綱謝職還家後為舂陵令會王敦作逆遣魏又攻之城陷為人所虜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雄雄雄傲遠遠而數之雄曰此寔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室如燬雄安用坐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直釋之未幾復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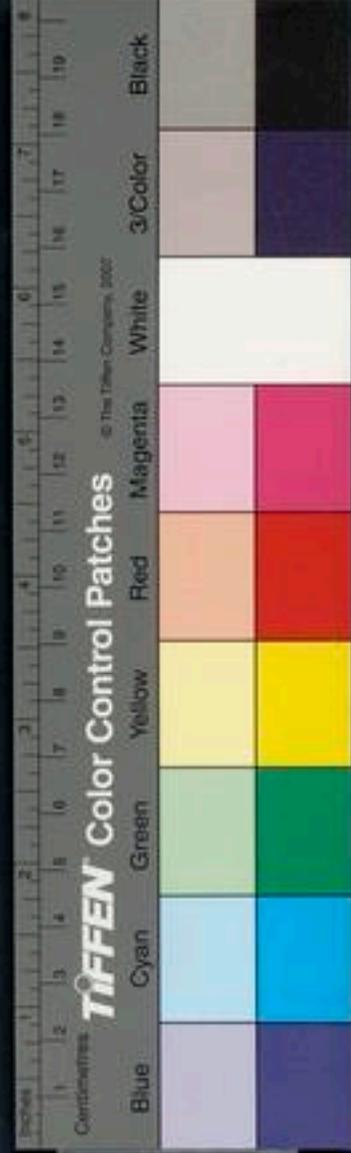


羅企生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也多才藝以家貧親老求補臨汝
令刺史王凝之請為別駕殷仲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
遷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仲堪更以企生為諮
議參軍仲堪敗走文武無送者唯企生從焉路經家門弟
遵生謂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迴馬授手遵生
有勇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
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不失于道一門之中有忠
與孝亦復何恨遵生抱之愈急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
而去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請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

家或勸令詣玄企生正色曰我是啟侯吏見遇以國士為
弟以力見制遂不我從不能共殄醜逆致北奔敗亦何面
目復就桓求生乎玄聞大怒即收企生害之衆咸悼焉先
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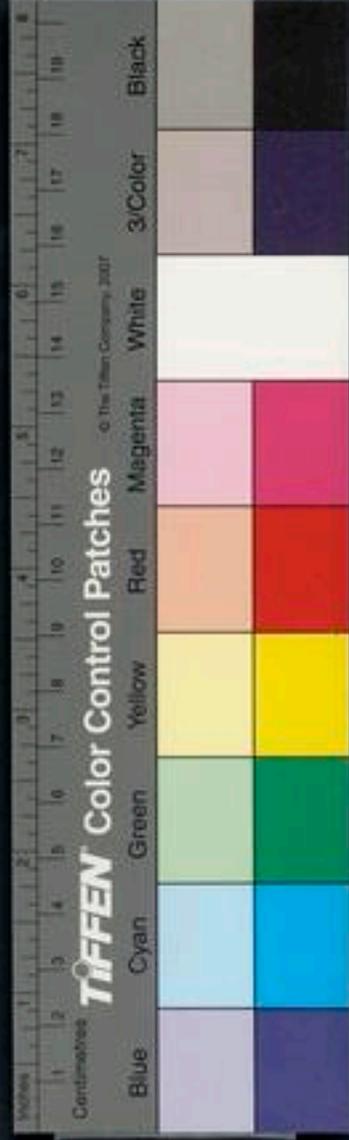
史臣曰中散以膏受見誅王儀以抗言獲戾時皆可謂
死非其罪也偉元恥臣晉室延祖甘赴危亡所由之理
雖同所趣之塗即異而並見稱當世雷芳竹帛豈不以
君父居在三之極忠孝為百行之先者乎且哀獨善其
身故得全其孝而紹兼濟於物理宜竭其忠可謂蘭桂
異質而齊芳韶武殊音而並美或有綸紹者以死難獲



李士子與老之二十三 蜀山先生 十一 居 筆
譏揚摧言之永為篤論夫君天也天讎乎安既享其榮
危乃遠其禍進退無據何以立人稽生之隕身全節用
此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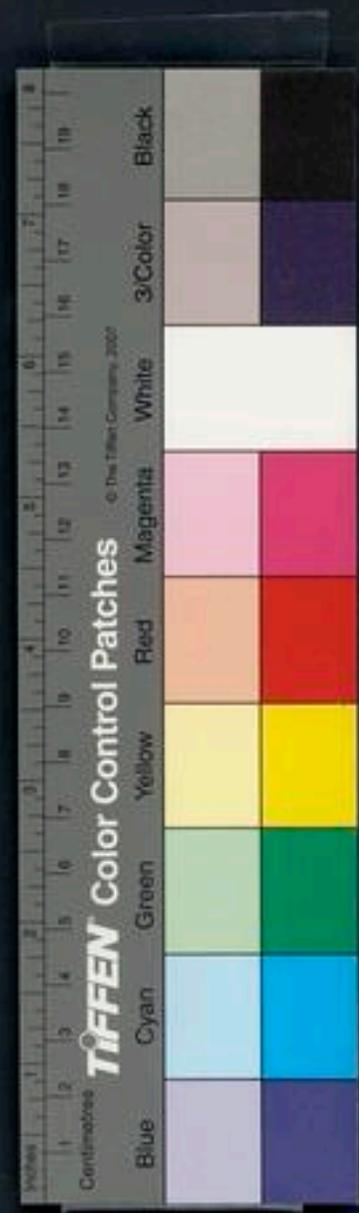
贊曰重義輕生忘軀殉節勁松方操嚴霜此烈白刃可
陵貞心難折道光振古芳流來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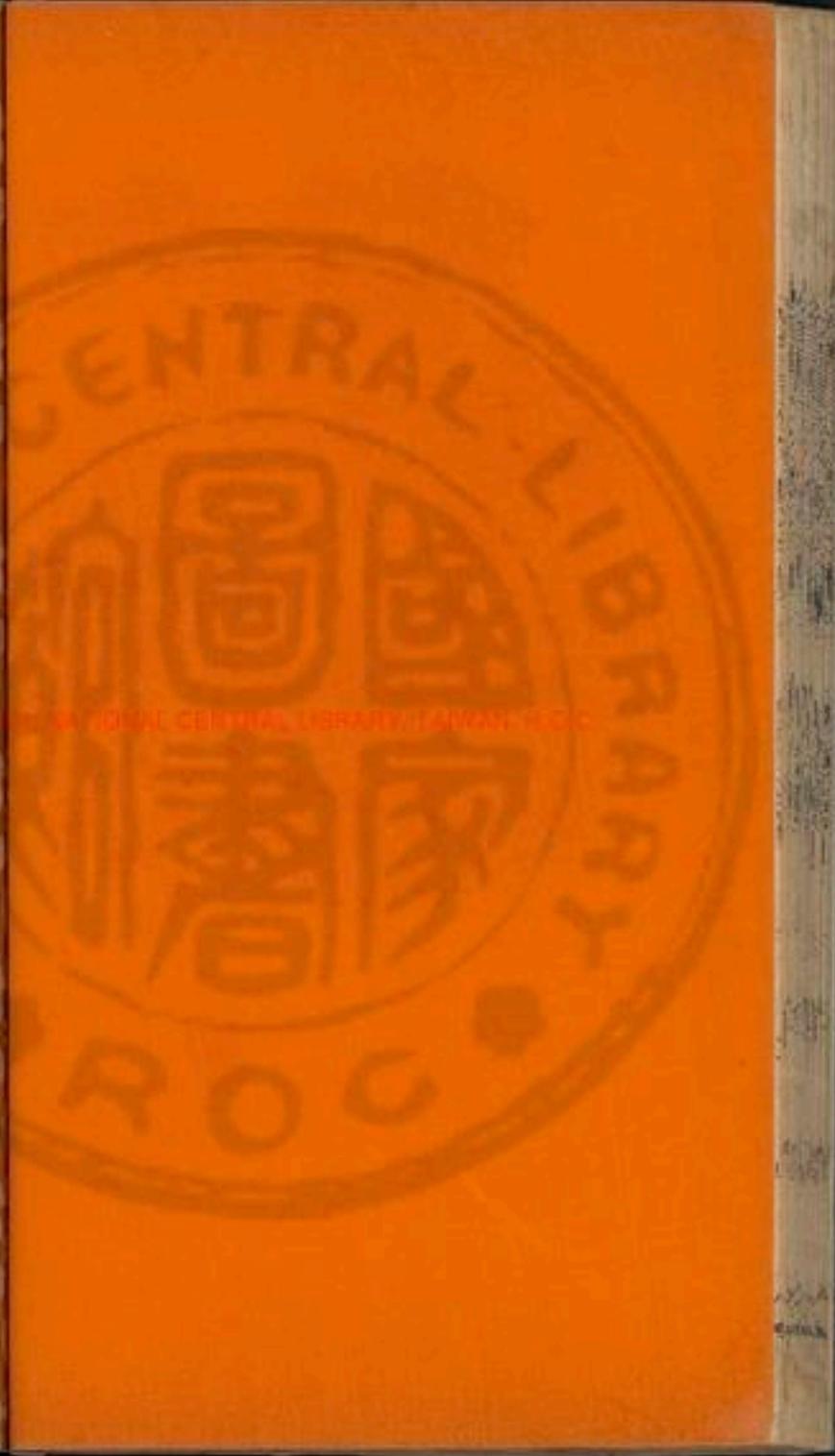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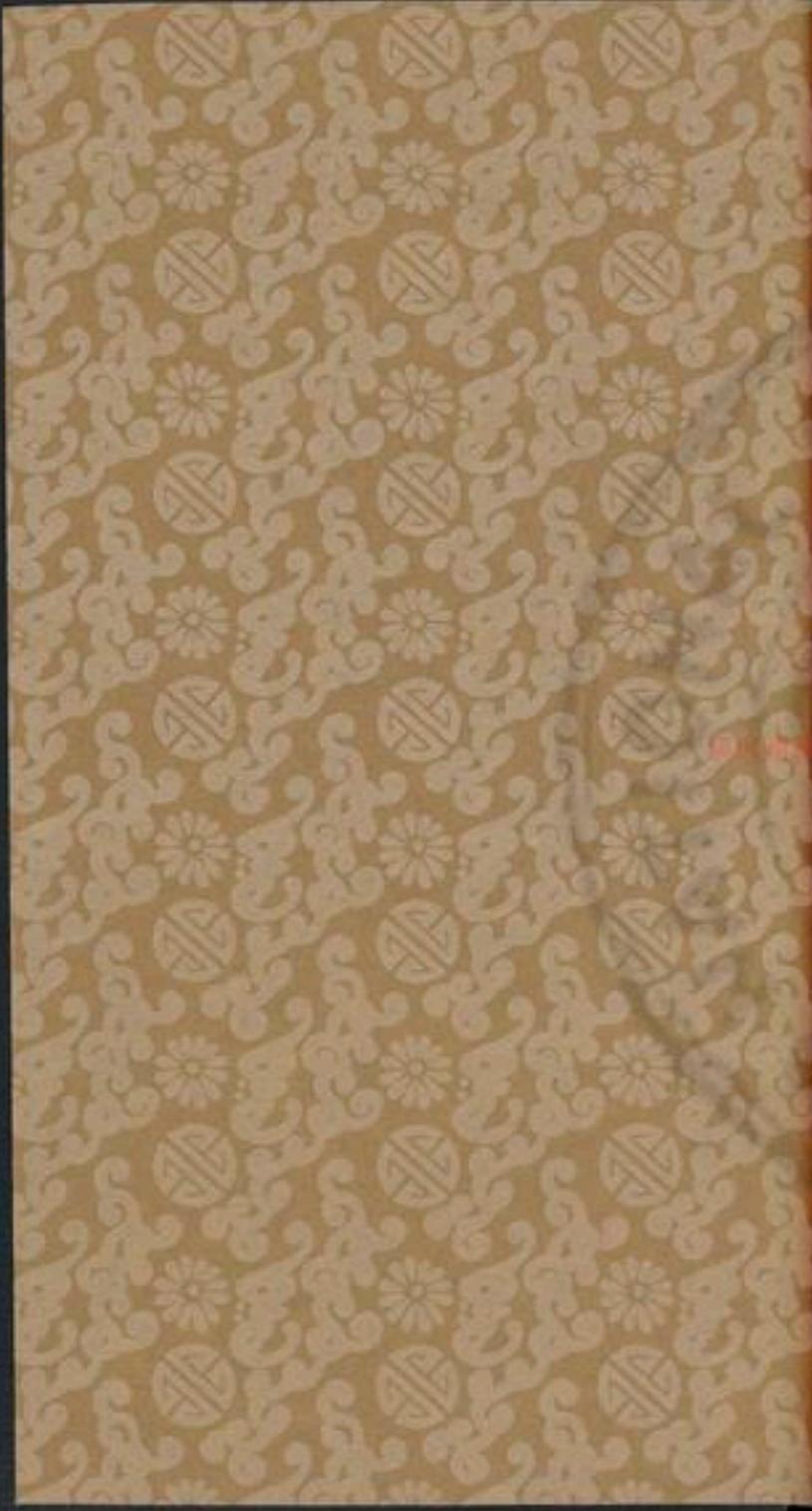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姪即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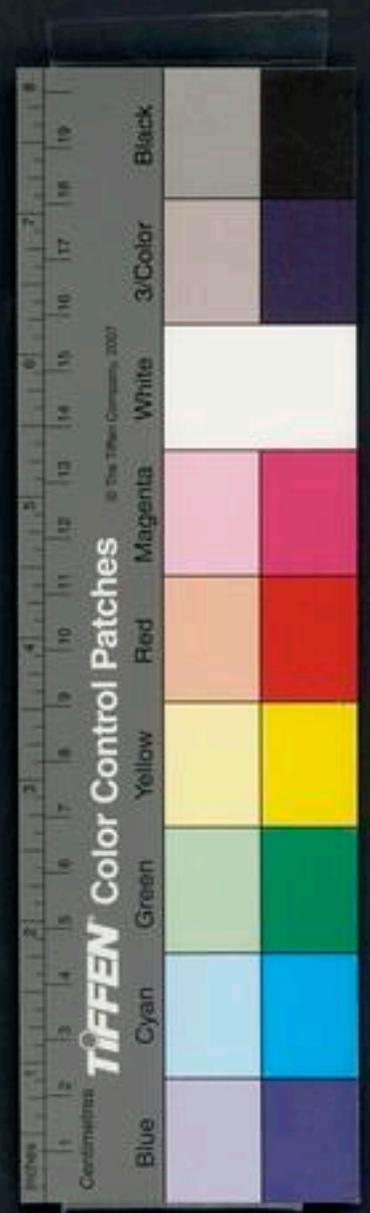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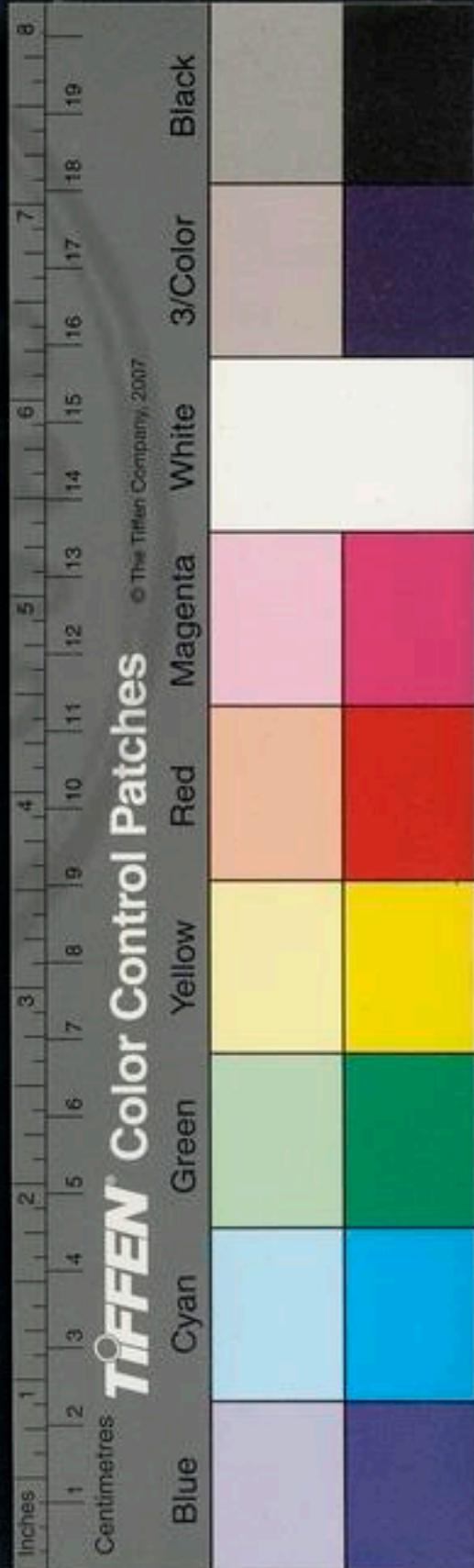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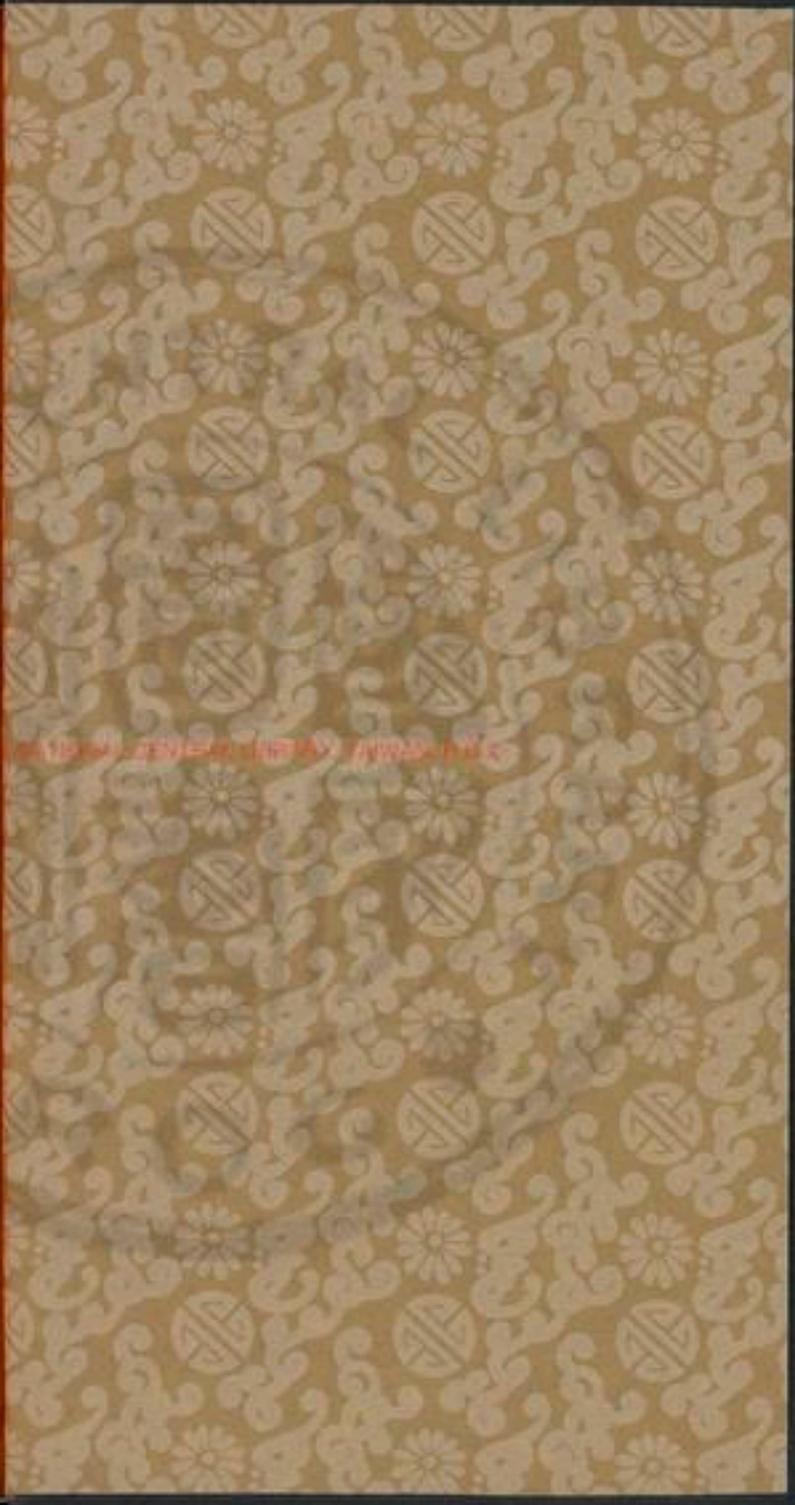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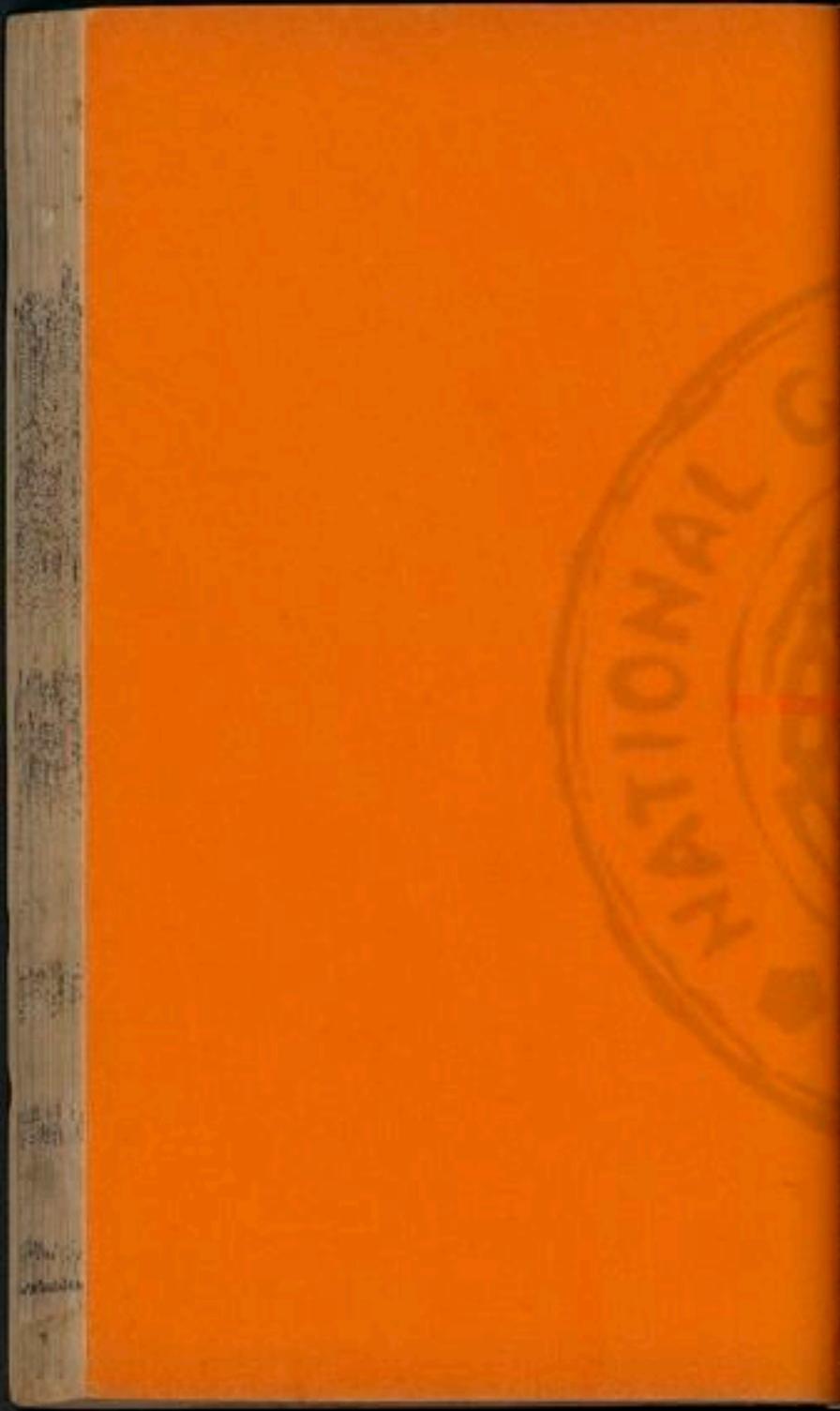


© 201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717 v. 21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良吏傳

長吏之官實為撫道之本是以東里相鄭西門宰鄴潁川黃霸蜀郡文翁或吏不敢欺或人懷其惠或放移齊魯或政務寬和斯並播其德音以為準的有晉肇茲王業授才任能今採其政績可稱者以為良吏

杜軫

杜軫字超宗成都人察孝廉除建寧令導以德政風化大行夷夏悅服秩滿將歸群蠻追送賂遺甚多軫一無所受去如初至累遷尚書郎時涪人李驥亦為尚書郎與軫齊



名每有論議朝廷莫能踰之號蜀有二郎

王宏

王宏字正宗魏侍中粲之孫也泰始初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在郡有殊績司隸校尉石鑒上其政術武帝下詔稱之賜宏綬千斛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更為苛碎太康中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綉錦繡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和服至寒發於路論者以為暮年謬妄由是獲譏於世

曹攄

曹攄字顏遠譙國人也調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鞫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適值攄到攄知其有冤更加辨寃具得情實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攄行獄愍之放斃歸家剋日令還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歎服號曰聖君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人弱冠郡辟主簿太守趙厥甚器之掌問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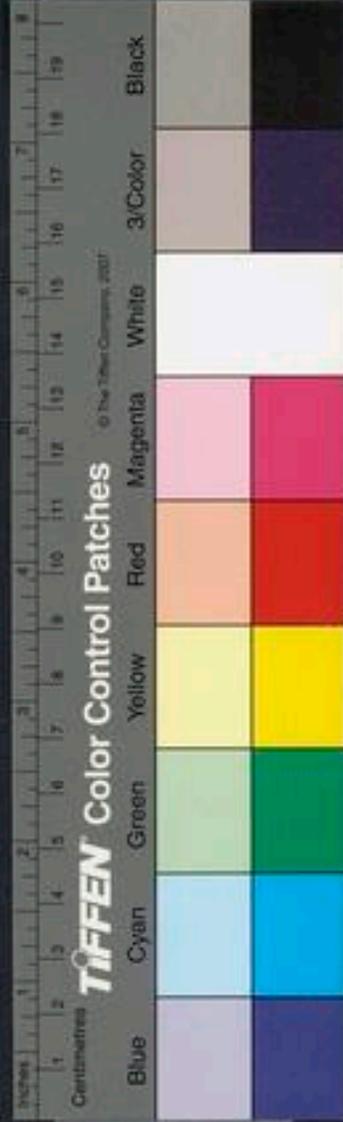


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
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
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
答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字其機辯皆此類○後太廟
立州郡皆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主應問訊
不應賀遂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舉秀才到洛
樂廣與其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
耳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
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
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

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人也祖父殷嘗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
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
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
遷汝陰太守攸少孤與弟同居嘗詣鎮軍賈混混以人訟
事示攸使決之攸不視曰孔子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
無訟乎混竒之以女妻之永嘉末沒于石勒然後石勒過
泗水攸乃斫壞車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
步走擔其兒及弟子緩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早



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其子朝棄而暮及明日攸繫之於樹而去至江東元帝以攸為太子中庶子時吳郡闕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咸和元年卒○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妻甚寵之訊其家為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德行聞之

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為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歎菽不享非其粟僦石無儲不取非其道早丁父憂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嗚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斗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為孝感所至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殮投筋為之悲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為



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累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後刺史皆多贖貨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之為龍驤將軍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踰厲嘗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及盧循寇南海隱之為循所得又方得反歸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數畝小

宅籬垣厠陋內外茅屋六間不容妻子尋拜度支尚書太常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家人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身恒布衣不完妻不沾寸祿義熙九年卒。○初隱之為奉朝請謝石請為衛軍主簿隱之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辨後至自番禺其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

史臣曰魯芝等建旗剖竹布政宣條存樹威恩沒留遺愛咸見知明主流譽當年若伯武之潔已克勤顏遠之申寃緩獄鄧攸贏糧以述職吳隱酌水以厲請晉代良



胄此為最而放棄子存姪以義斷息若力所不能自
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
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
有知矣世英盡節曹氏犯門斬關宣帝收雷霆之威獎
忠貞之烈豈非既已在我欲其罵人者歟

儒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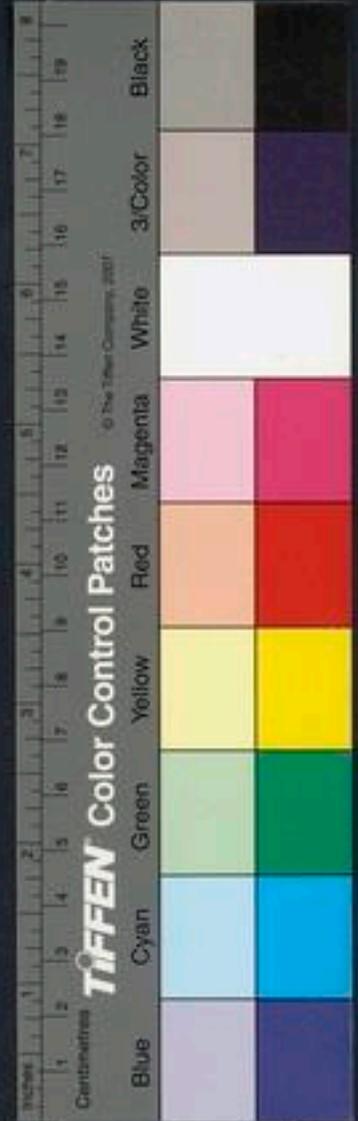
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陵夷有晉始自中
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
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談以清高遂使憲章弛
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
消可為長歎息者矣鄭冲等名位既隆自有別傳其餘編
之于左以續前史儒林云

范平

范平字子安錢塘人研覽墳典遍該百氏太康中徵不起
卒有詔追謚號曰文貞先生。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
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為辨衣食

文立

文立字廣休巴郡人也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門人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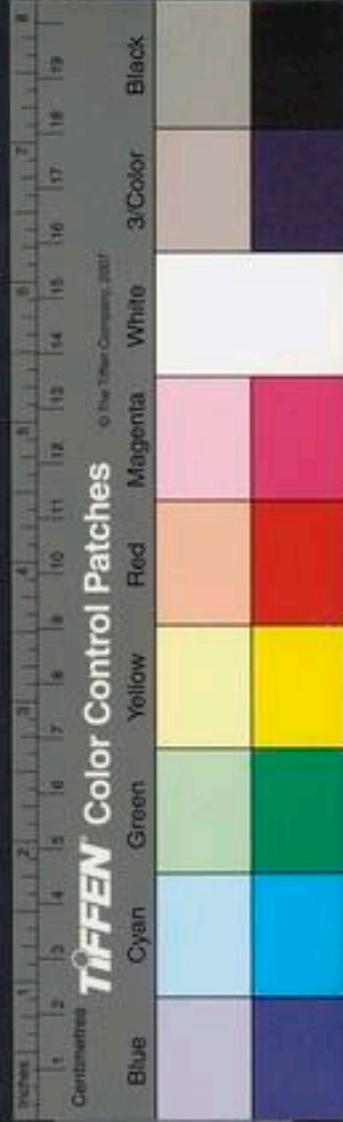


為顏田陳壽李度為濟南羅憲為子貢恭始初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侍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

徐邈

徐邈東莞姑幕人少與鄉人臧壽齊名下惟讀書不游城邑及孝武帝始覽典籍招延儒學之士邈既東州儒素太傅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在西省侍帝雖不口傳章句然開釋文義深明指趣學者宗焉

常侍猶處西省帝宴在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微雜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故時議以此多邈遷中書侍郎專掌綸詔初范甯與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甯才素高而措心正直遂為王國寶所說出守遠郡邈孤官易危而無敢排強族乃為自安之計邈常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為君時有暢不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脩為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為忤也隆安元年卒○邈論議精密問則有對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以為太



歲之屬自是游神壁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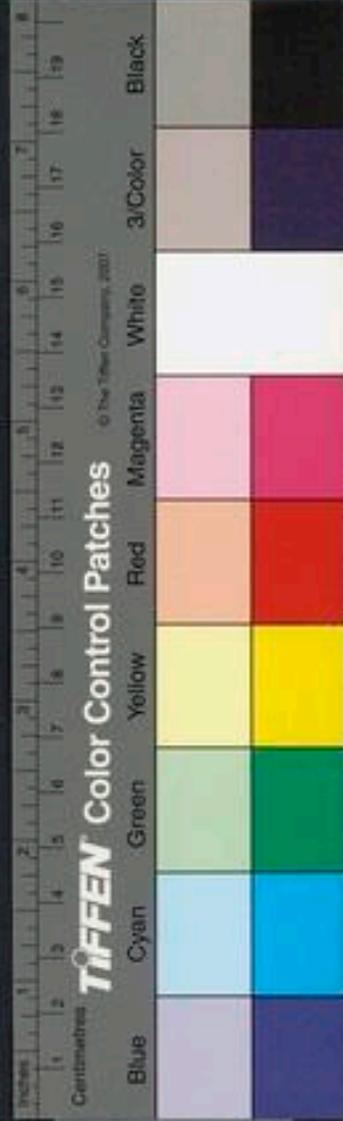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政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痛但受生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羨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世尚

老莊建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然並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旁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無憂答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太元中范甯為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

常謏

常謏字憲道京兆人雅好儒術善著撰常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徵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為我對正值惡抵伯陽曰伯陽之不肖誠如尊教尊亦正值軟抵耳謏



王歡字君厚樂陵人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營產業常丐

王歡

食誦詩雖家無斗儲音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毀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聞者多哂之歡守志彌固遂為通儒後為慕容暉國子祭酒

史臣曰范平等學府儒宗舉隆望重或管疑是屬或師範攸歸雖為未及古人故亦一時之後若仲寧之清貞守道抗志葉門行齊之居室屢空棲心陋巷文博之漱流枕石鐘迹銷聲宣子之樂道安貧弘風闡教斯並通

儒之高尚者也而邈協和主相刊削繁辭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舒元入參機務明主賞其傳聞出莅邊隅擴狄欽其明德弘之抗言立論不避朝權貶石抵溫斯為當矣遂乃厄於三怨以至陵遲悲夫

文苑傳

夫文以化成往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是以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知文之時義大哉美矣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信乃金相玉闥



林蒼川冲將美前脩垂裕來葉今撰其鴻筆之彥者之文苑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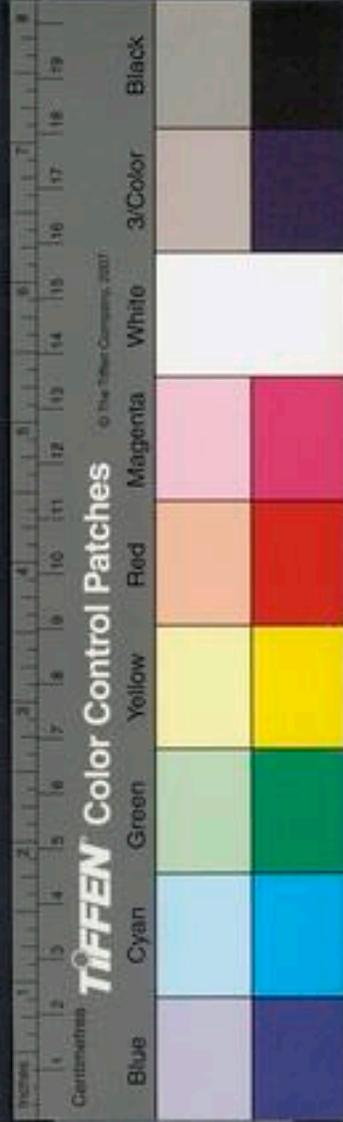
成公綏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巢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為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為天地賦綏雅好音律嘗當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為嘯賦云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伏以為絕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其荒齊之公族有左右公

為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踈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祕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自是之後名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



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為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齊王冏命為記室辭不就以疾終

趙至

趙至字景直代郡人寓居洛陽緱氏令初到官至年十三與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爾後能如此不至感母言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轂投書而泣師恠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克勤苦師甚異之年十四詣洛陽游太學遇嵇康於學駕石經請問

姓名康曰年少何以問邪曰觀君風器非常所以問耳康異而生之年十六游鄴復與康相遇隨康遼山陽改名浚字允元康每曰卿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風矣及康卒乃向遼西而占戶焉至論議精辯有從橫才氣遼西舉郡計吏到洛與父相遇時母已亡父欲令其官立弗之告仍戒以不歸至乃還遼西幽州三辟郡從事太康中以良吏赴洛方知母亡初至自耻士伍欲以官學立名期於榮養既而其志不就號憤慟哭歐血而卒時年三十

七

褚陶

褚陶

褚陶

二

陶

學



褚陶字季雅吳郡錢塘人弱不好弄少而聰惠年十三作
鷓鴣水磴二賦見者奇之陶常謂所親曰聖賢備在黃卷
中捨此何求吳平召補尚書郎張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
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
見褚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處門之
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仕至中尉卒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浮
沉為時豪所抑仕郡文學鬱鬱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
曰東野夫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

自五寒之谷過而問塗夫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
適曰欲適煌煌之堂夫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
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執之方冰子瞿然曰胡
為其然也夫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
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如其已方今百辟君子奕世相
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儻至乃空囁者
以泓曾為雅量瓊慧者以淺利為鎔鎔晦胎者以無檢為
弘曠樓垢者以守意為堅貞朝喙者以龕發為高亮韞蠶
者以色厚為篤誠庵焚者以博納為通濟眠眠者以難入
為凝清拉荅者有沉重之譽嗛閃者得清勦之聲蒼喙怯



畏於謙讓，關茸勇敢於饗，錚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茲流也，眼罔嚮而遠視，鼻繆軋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高會曲宴，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云冰子釋然乃悟曰：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執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後不復仕。終于里閭。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於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同載而去，不告家人。齊王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同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語欲求去，意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

袁宏

袁宏字彥伯，父勗臨汝令，宏有逸才，文章絕美，曾為詠史詩，是其風情所寄。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秋



夜乘月率耳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教既清
會辭又藻拔久之遣問焉荅云是宏臨汝即誦詩即其詠
史之作也尚即迎舟與之談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
茂累遷桓溫記室後為東征賦賦末列稱過江諸名德而
獨不載桓溫溫知之後游青山飲歸命宏同載問宏云聞
君作東征賦多稱先賢何故不及家君宏荅曰尊公稱謂
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耳溫曰君欲為何辭宏
即荅云風鑒散郎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墮宣城之
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宏賦又不及陶侃侃子胡奴嘗
於曲室抽刃問宏曰家公動跡如此君賦云何相忽宏

急荅曰我已盛述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汰在割能
斷功以濟時職思靜亂長沙之勳為史所贊胡奴乃止後
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嘗與王珣伏滔同在溫坐令滔讀
其北征賦至聞所聞於相傳云獲麟於此野誕靈物以瑞
德奚授體於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實勸而非假豈一性
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韻珣云今於天下
之後移韻徙事然於寫送之致似為未盡滔云得益寫韻
一句或為小勝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荅曰感不絕於余
心懇流風而獨寫珣誦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故
當共推此生宏與伏滔同在溫府府中乎為表伏宏心恥



晉書謝安傳卷之二十二 東安傳 十四 陸 科
之每歎曰公之厚恩未優國士而與滔北有何辱之甚○
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為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
為東陽郡乃祖道欲治亭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
顧左右取一扇而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答曰輒當奉
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能要焉太元初卒

羅含

羅含字君章耒陽人也少有志尚嘗書卧夢一鳥文彩異
常飛入口中母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
藻思日新後為郡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
謝尚與含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桓溫嘗與寮屬譙會含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曰
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
尚書郎○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飛集堂宇及致政還家
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卒

顧愷之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也父悅之尚書左丞愷之博學有
才氣嘗為箴賦桓溫引為大司馬參軍愷之好諧謔人多
愛狎之至荊州人問會稽山水之狀愷之云千巖競秀萬
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愷之每食甘蔗恒自尾至
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



晉書卷之三十三 石之什 第五 附 刊
之嘗以一厨盡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
發其厨後竊取盡而緘閉如舊還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
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初愷之
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點各半合而論之止得平耳
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

史臣曰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
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至於應貞宴射之文極形言
之美華林群藻罕或疇之子安幼標明敏少蓄清思懷
天地之寥廓賦辭人之所遺特構新情豈常均之所企
太冲含豪歷載以賦二都士安見而稱善平原覩而韜

翰匪惟高步當年故以騰華終古鄒湛之特論棗據之
緣情是南陽之人傑蓋穎川之時秀季雅摛屬道邁風
備成德稱為泉岱之珍固其然矣彦伯未能混迹光塵
而屈乎卑位釋時宏論亦足見其志耳季鷹縱詠一時
不邀名爵黃花之什濬發神府仲初之文風流可尚擢
秀士林陽都之美尤重時彥曹毗沉研祕籍踈足下寮
綺靡降神之歌朗暢對儒之論李克之學箴信清壯也
袁宏東征名臣之作抑潘陸之亞玄度學藝優贖筆削
擅奇降帝問於西堂故其榮觀也君章耀相中之寶挺
荆楚之材夢鳥發乎精誠豈獨日者之蛟鳳長康矜能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
道敏延譽清流德與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及家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群彥楊蕤翰林俱諧振
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表屢允愷縹藻霞煥
架披辭人共超清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二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外戚傳

詳觀往誥逸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
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
德舉識甄明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
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
驕奢既至累隙隨之者乎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
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竊股肱孝伯竟以
亡身元規幾於危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
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過實譚諧取容而才多逸氣故有三絕之目仲靜機思
道敏延譽清流德與西伐之計取定於微指者矣

贊曰及家垂法官徵流音美哉群彥楊蕤翰林俱諧振
玉各擅鏘金子安太冲道文綺爛表屢允愷縹藻霞煥
架彼辭人共超清貫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外戚傳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詳觀往誥逖聽前聞階緣外戚以致顯榮者其所由來尚
矣而多至禍敗鮮克令終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
德舉識勳明其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
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
驕奢既至累隙隨之者乎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
羽儀王恭高門領袖旣而職兼出納任竊股肱孝伯竟以
亡身元規幾於危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
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



羊琇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筵同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獲谷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立為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桓有代宗之議琇密為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及帝踐阼累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在職十三年典禁兵與機密寵遇甚厚。初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而坐琇與裴楷後至曰杜元凱乃復以連榻而坐客邪遂不坐而去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又喜遊讌以夜續晝

中外五親無男女之別時人譏之卒謚曰威

杜乂

杜乂字弘理成恭皇后之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威名於江左王羲之見而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阜卒無男生后而又終妻裴氏發居養后以禮自防甚有德首孝武帝時崇進為廣德縣君裴氏壽考百姓號曰杜姥。初司徒蔡藻甚器重乂嘗言於朝曰恨諸君不見杜乂也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咸康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褚裒



褚裒字季野康獻皇后父也祖瑨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
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瑨曰物各有所施椽椽之材不
合以為藩落也願明府審察乃捨之後官至安東將軍○
裒少有簡貴之風譙國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
秋言外無臧否而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桓云裒
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初裒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
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
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此二十九
年而康獻皇太后臨朝有司以哀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
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

何準

何準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州府交辟不就兄
充為驃騎將軍勸其令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惟兄
弟中弟五故有此言充居宰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
衡門不及人事唯誦佛經而已

王濛 蘊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
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
媿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
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



知時人以惓方荀奉倩濠比袁曜卿凡稱風流者舉濠惓
為宗焉司徒王遵辟為掾簡文帝之為會稽王也嘗與孫
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惓清蔚簡令王濠溫潤恬和
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
劉惓號為入室之賓轉司徒長史晚求為東陽不許及濠
病乃恨不用之濠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
於燈下轉麈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卒臨殯
劉惓以犀把麈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謝安亦常稱羨濠
云王長史語甚不多可謂有令音子蘊

蘊字叔仁孝武定皇后父也累遷尚書吏部郎性平和不

抑寒素每一官缺求者十輩蘊無所是非時簡文帝輔政
蘊輒連狀白之曰某人有地某人有才務存進達名隨其
方故不得者無怨焉後蘊以姻戚不欲在內若求外出為
會稽內史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留十餘
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太語蟬連不得歸蘊曰恐阿
太非爾之友阿太悅小字也後竟乖初好時以為知人恭
弟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
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
子之有

史臣曰羊琇託肺腑之親處多聞之益遭逢潛躍之際



預參經始之謀故得繾綣恩私便蕃任遇憑寵靈而逞
欲恃勢位而驕陵屢犯憲章類干國紀幸逢寬政得免
刑書王愷地卽涓陽家承世祿曾弗聞於恭儉但崇縱
於奢淫競進於李倫爭先於武子旣塵清論有歎王猷
雖復議行易名未足懲惡勸善弘理儀形外朗李野神
鑒內融仲祖溫潤風流幼道清虛寡慾皆擅名江表見
重當時豈惟后族之英華抑亦縉紳之令望者也

隱逸傳

若夫穹昊垂景少微以躔其次文繫探幽貞遜以成其象
是以古先智士體其若茲介焉超俗浩然養素藏聲江海
之上卷迹曩氛之表漱流而激其清寢巢而韜其耀玉輝
冰潔川渟嶽峙脩至樂之道因無疆之休詩人考槃之歌
抑在茲矣今美其高尚之德綴集于篇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之好讀
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旣出
便大笑嘗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
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旣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
之游三年間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
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



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于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于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乃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登竟不知其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螿不知何郡人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吟詠常宿白社中孫楚時為著作數就社中與語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履處惟有一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芒芒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事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

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宗族勸之仕統勃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後母病篤及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統時左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卓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徐答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充心異之更就船與語



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即俛而不答充又謂曰卿能作卿士
地間曲乎統曰先公惟寓稽山朝會萬國聖化猶存百姓
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其父墮江不得屍娥投水而
死國人哀其孝義為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
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為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
曰善統於是以足叩船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
水漱天雲雨響集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
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觀其來觀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
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其終

范喬

范喬字伯孫陳留外黃人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
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
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媒辭光祿大夫
李紇嘗論楊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
詳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
載喬前後辟舉皆不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
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
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外黃令高頴歎曰諸士大夫未
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官曹士
之貴異於今而見元康八年卒

晉書卷之三十三 沈君傳 七 陸 良

董養

董養字仲道浚儀人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每覽國
家敕書因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地陷有二
鵝出焉養謂謝鯤阮孚曰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
蜀莫知所終

魯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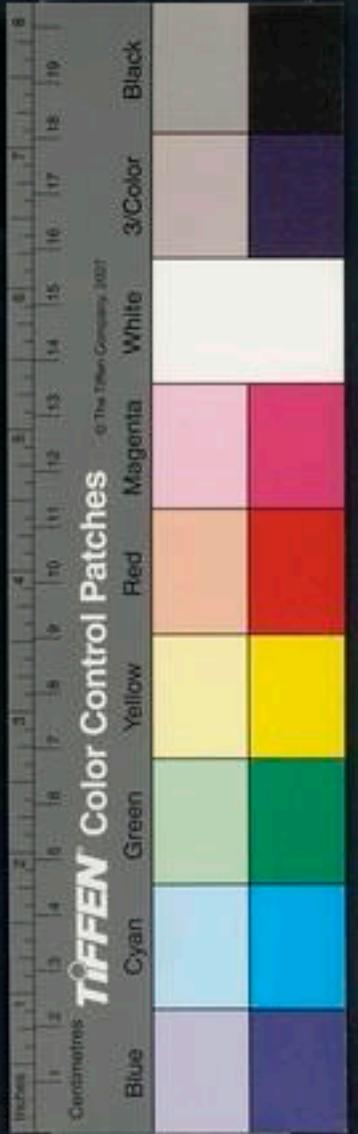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元康之後綱
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而著錢神論略曰錢之
為體有坤乾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
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

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
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
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
往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瞠寐見
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
貴由此論之謂為神物無德而尊無勢而執排金門而入
紫閣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蓋疾時者
共傳其文褒不仕莫知所終

郭文

郭文字舉河內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遯每遊山林彌旬

晉書卷之三十三 郭文傳 八 陸 良



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游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
葉木實習塩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墮王道聞其名遣
人迎之既至置之西園温嶠嘗問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
思由憶生不憶故無情一旦忽求還山及蘇峻反人皆以
為知機卒葛洪庾闡並為作傳贊頌其美云

翟莊

翟莊字祖休尋陽人少以孝友著名耕而後食惟以弋釣
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
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
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

居華門命徵並不就卒

劉麟之

劉麟之字子驥南陽人少尚質素志存遐逸桓油嘗到其
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既枉駕而光臨宜
先詣家君冲聞大愧麟之雖冠冕之族信義著於群小凡
人致贈一無所受仁愛惻隱卒以壽終

宋織

宋織字令文敦煌人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居于酒泉
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書
其象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



晉書卷之三十三 列傳
九
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織高樓重閣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觀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卅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翁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王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年八十篤學不倦卒謚曰玄虛先生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朝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死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性不樂當世常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孝武帝時累徵不就病卒。長子勃有父風徵不起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博學善屬文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以親老家貧為鎮軍建威



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種秫穀妻子固請五十畝種杭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三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刺文王弘毋令人候之其親朋或載酒殺而往潛亦無所辭焉嘗言夏月虛閑高卧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所有文集並行於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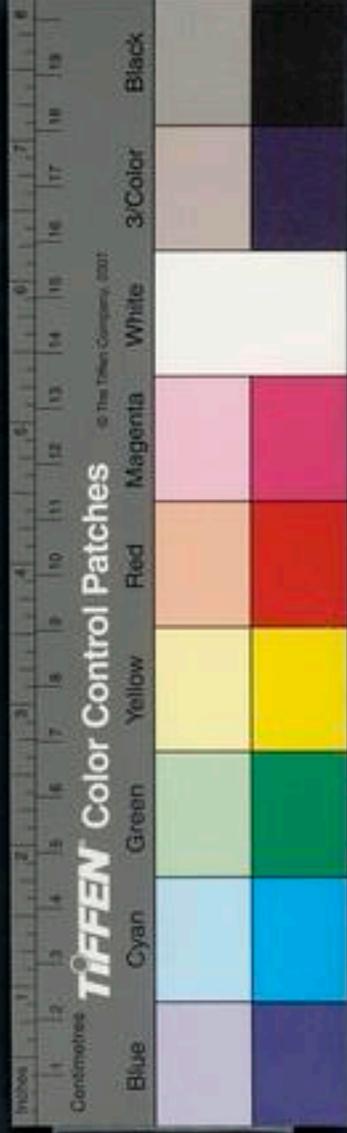
飲見南史

史臣曰君子之行殊塗顯晦之謂也出則允登庶政以

道濟時處則振拔置埃以卑自牧詳求厥義其來自矣宋纖幼懷遠操清規映拔楊宣頌其畫象馬岌歎其人龍玄虛之號實斯為美餘之數子或移病而去官或者論而矯俗或騁詬而對時人或弋釣而棲衡必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風於來葉者矣

藝術傳

藝術之興由來尚矣先王以是決猶豫定吉凶審存亡省禍福所謂神道設教率由於此逮丘明首唱妖夢以垂文子長繼作援龜策以立傳自茲厥後史不絕書今錄其推步充精伎能可紀者以為藝術傳式備前史云



陳訓字道元歷陽人少好祕學尤善風角孫皓以為奉禁都尉使其占候皓政嚴酷知其必敗而不敢言尋而吳亡訓隨例內徙淮南周元章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剗符酉年當有曲盖元曰脫如來言當相薦按訓曰性不好官惟欲得米耳後元果為義興太守金紫將軍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患以問訓訓曰公耳豎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戴洋

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元

時天使其為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旛麾將上蓬萊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為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為人短陋無風望妙解占候卜數王導遇病召洋問之洋曰君侯本命在申金為士使之主而於申上石頭立治火光照天此為金火相爍水火相煎以故受害耳導即移居東府病遂差袒約鎮譙請洋為中典軍永昌元年四月庚辰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城東主簿王振以洋為妖白約收洋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往日相



繫君何以救之洋曰振不識風角非有夙嫌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不弃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至十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後約敗使亮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白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政可圖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昔吳用壬寅來上創立宮城至巳酉遷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土地咸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武昌不可久住後亮病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半至今未解故為此鬼所考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時亮已不識人咸以

為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洋年八十餘卒所占驗者不可勝紀

淳于智

淳于智字叔平濟北盧人能易筮善厭勝之術上黨鮑瑗家多喪病貧苦會智來瑗使筮之智乃為卦卦成謂瑗曰君安宅失宜故令君困君舍東此有大桑樹君徑至市入門數十步當有一人持荆馬鞭者便就買以懸此樹三年當暴得財瑗承言詣市果得馬鞭懸之三年後并得錢數十萬銅鐵器復二十餘萬於是致賸疾者亦愈

鮑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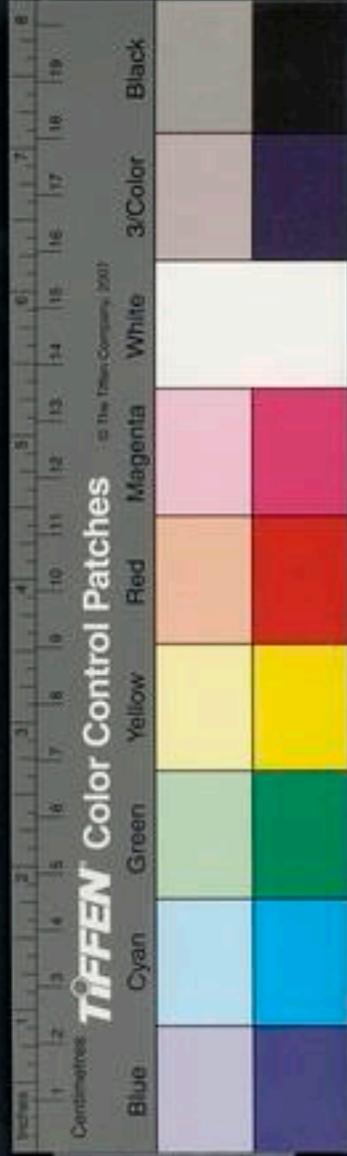
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
九歲墮井死其父母尋訪得李氏推問皆符驗靚學兼內
外明天文河洛書後為南陽太守掌行部入海遇風飢甚
取白石煮食之以自濟靚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
卒

吳猛

吳猛豫章人少有孝行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
親也年四十色人丁儀始授其神方因還豫章江波甚急
猛不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

佛圖澄

佛圖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學道妙通玄術永嘉四年
來洛陽自云百有餘歲常服氣自養能積日不食善誦神
呪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讀書則拔
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齊時平旦至流水側從腹旁
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訖還內腹中石勒聞其名召澄
試以道術澄取鉢盛水燒香呪之須臾鉢中生青蓮花光
色曜日勒由此信之及勒僭稱趙天王敬澄彌篤事必諮
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勒愛子斌暴病死將殯勸歎曰朕聞
號太子死扁鵲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楊枝
沾水洒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有頃平復



自是勒諸子多在澄寺中養之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
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旣
而勒果死及李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澄有重於勒支
道林在京師聞澄與諸石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龍為海鷗
鳥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相競出家真偽混殽多生愆過
季龍下書料簡其著作即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
所應祠奉請禁之後澄知石氏將滅乃自啓塋墓于鄴西
紫陌謂弟子法祚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
於鄴宮寺後有沙門從雍州來稱見澄西入關季龍掘而
視之惟有一石而無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

吾將死矣因而遇疾明年季龍死遂大亂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
晝夜不卧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
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
來一日行七百里至秦州表送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
不能屈也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李
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二年至京師後
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
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為



南海太守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骸如生香火尾
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蟬蛻耳乃為之贊云

索統

索統字叔徹敦煌人善占夢孝廉谷狐策夢立冰上與冰
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
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與冰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
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
也會太守田豹因幣不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
焉○索充夢見一虛刀脫上衣來請充統曰虜去上中下半
男字夷狄陰類君短當生男終如其言郡功曹張說定奉

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却字會東虜
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卒于家

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天竺人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
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
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聘並不許及見
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嘗解倍
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
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西域諸國咸伏羅
什神儁每至講說諸王皆長跪坐側令羅什踐而登焉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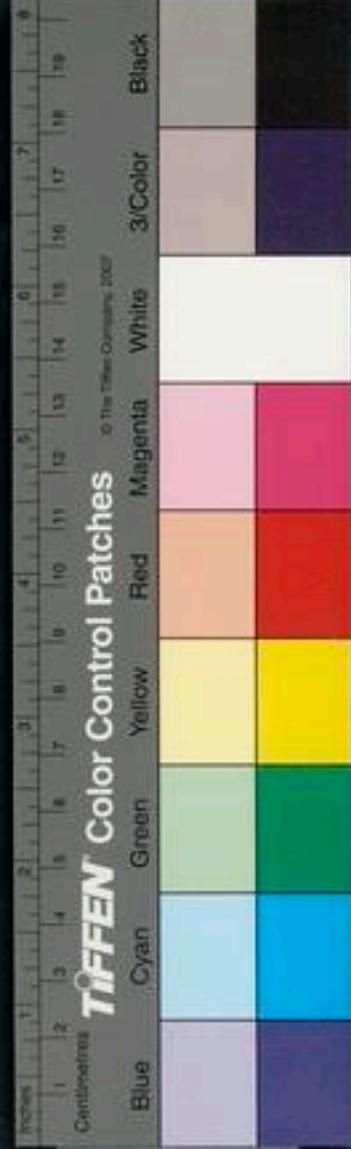


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乃遣呂光等率兵西伐龜茲謂
光曰若獲羅什即馳驛送之光破龜茲乃獲羅什光見其
年少以凡人戲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
苦至光乃飲以醇酒同閉密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之
涼州苻堅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石及尤父子敗姚
興乃迎羅什使入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雅好大乘志在
敷演常歎曰吾若者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
深識者寡將何所論惟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素之
神嘗講經于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有餘人皆
觀聽羅什死于長安

史臣曰陳戴等諸子並該洽墳典研精數術究推步之
幽微窮陰陽之祕奧雖前代京管何以加之澄什爰自
遐裔來游諸夏什既肇見星象澄乃驅役鬼神並通幽
洞冥垂文闡教諒見珍於道藝非取貴於他山姚石奉
之若神良有以也鮑吳王幸等或假靈道訣或受教神
方遂能厭勝讓災隱文彰義雖獲譏於妖妄頗有益於
世用者焉然而碩學通人未宜枉轡

贊曰傳敘災祥書稱龜筮應如影響叶若符契怪力亂
神詭時惑世崇尚弗已必致流弊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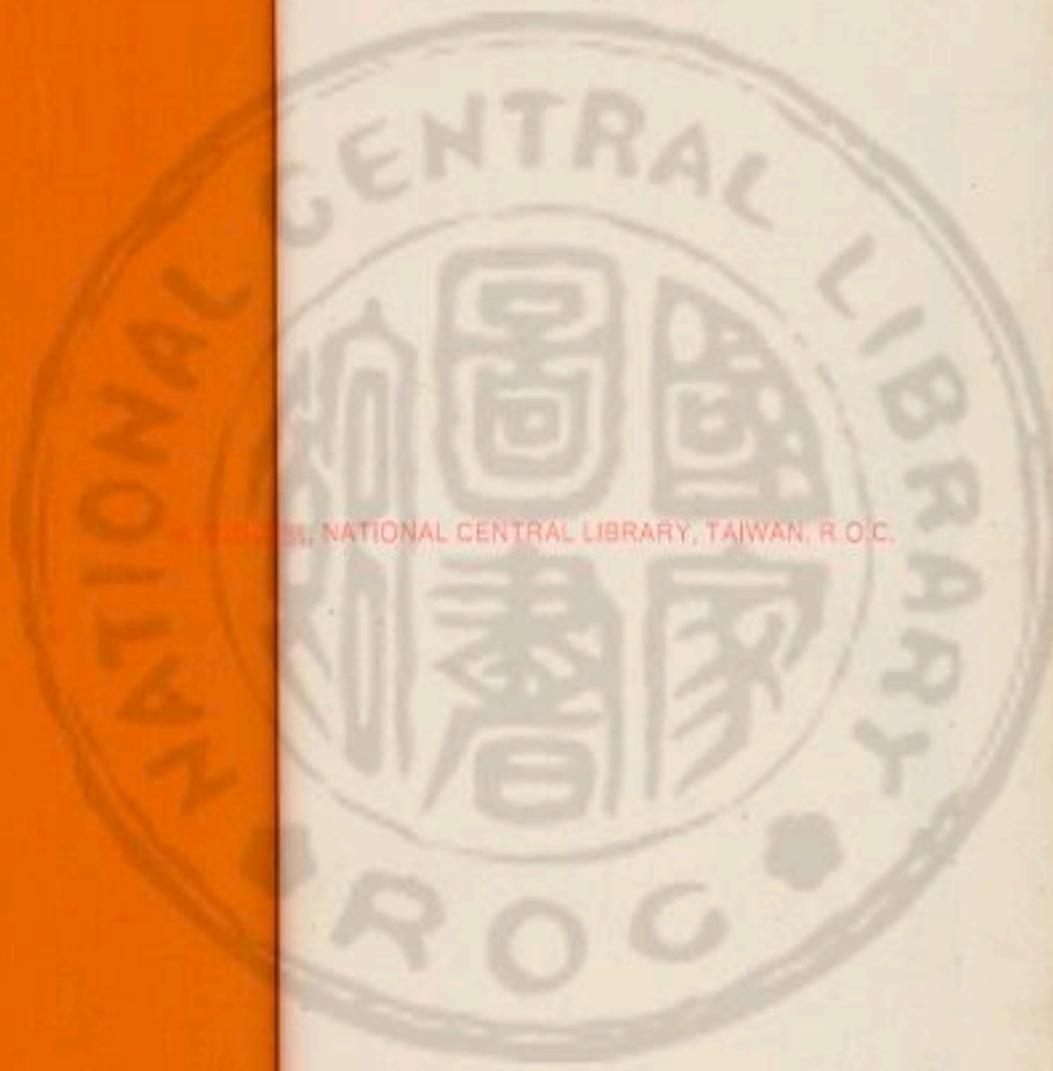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部
詩經卷之三
具
通
月
作
七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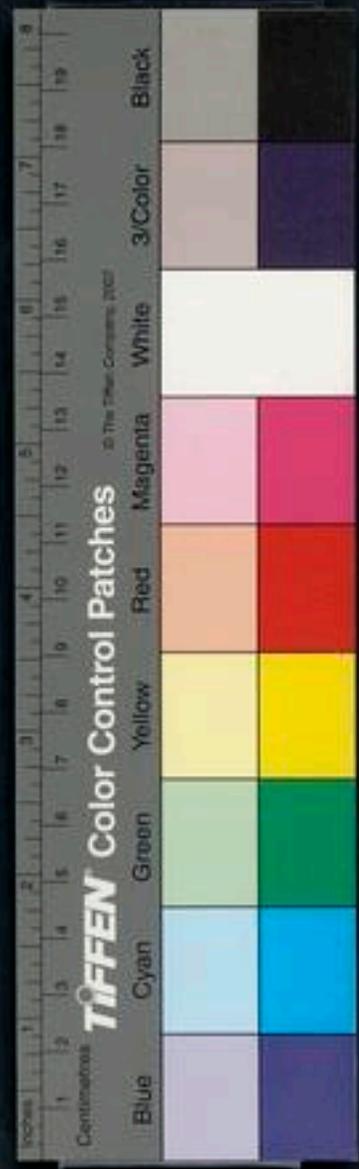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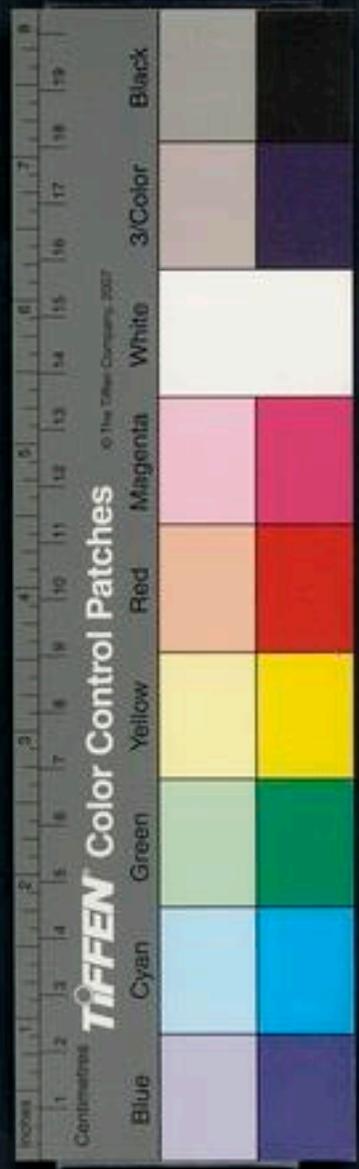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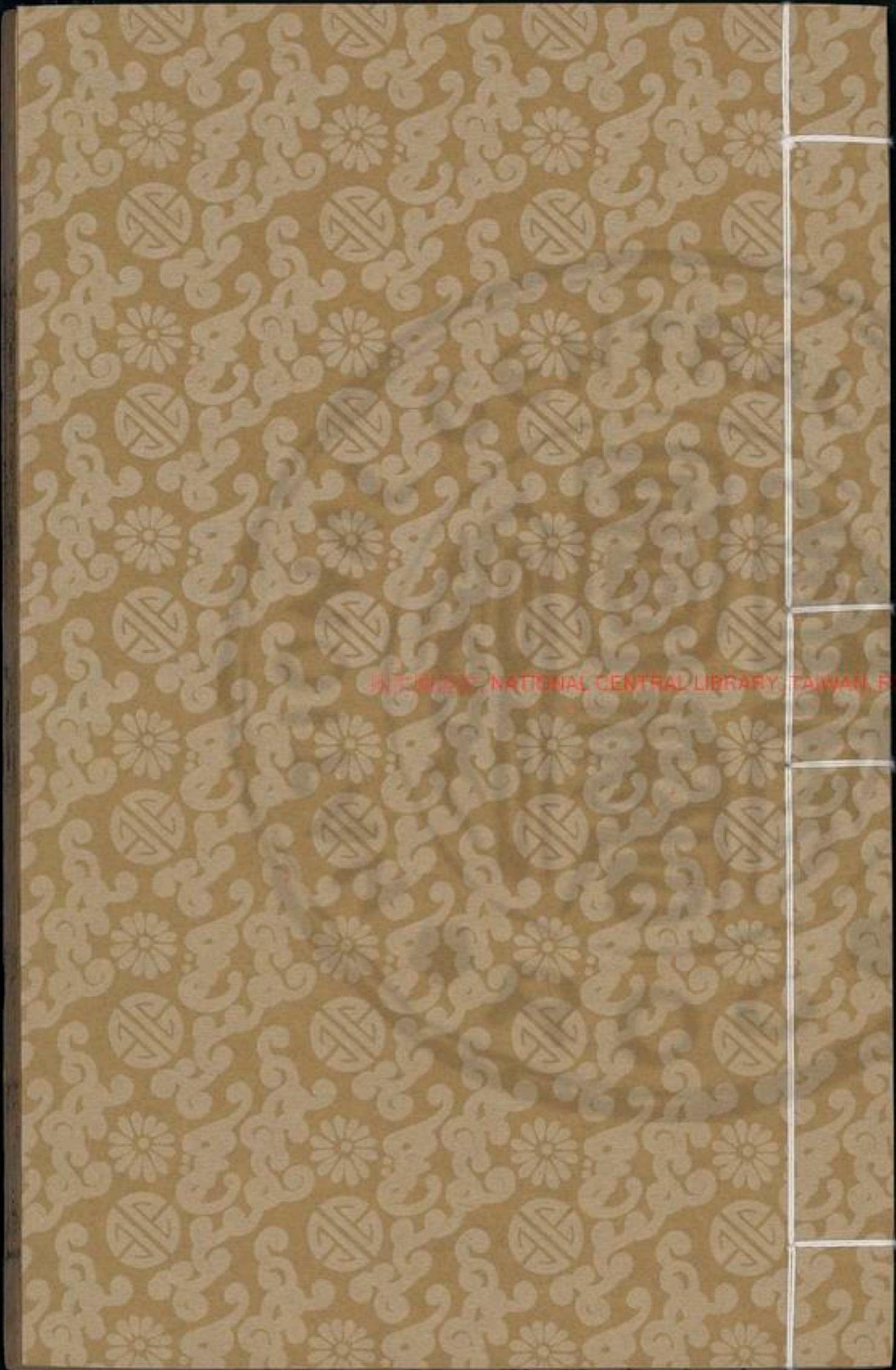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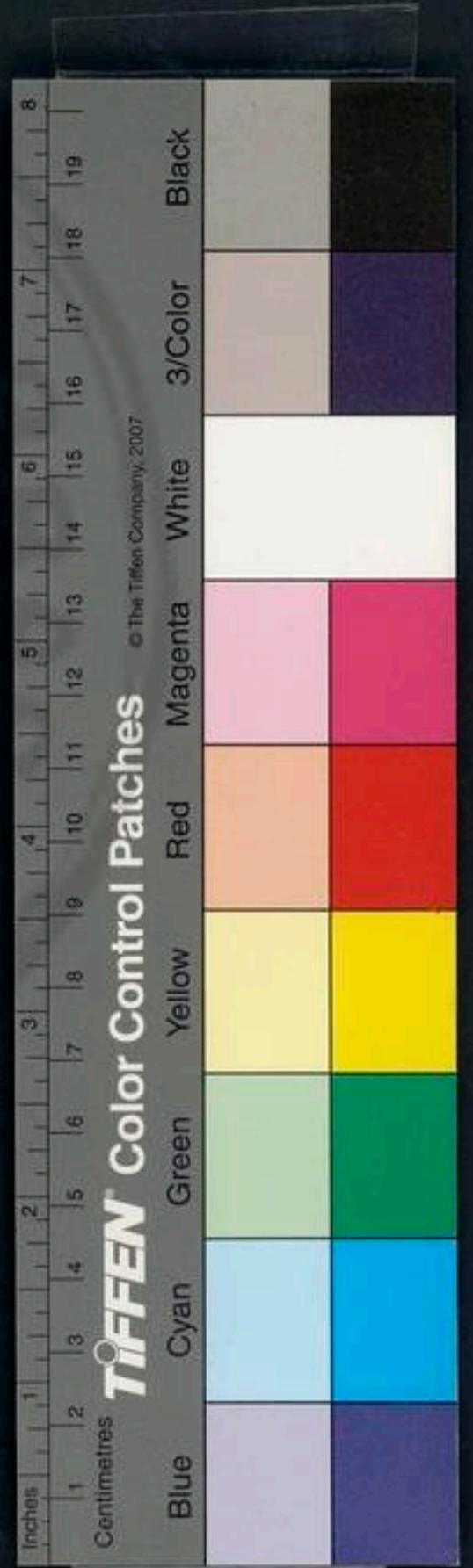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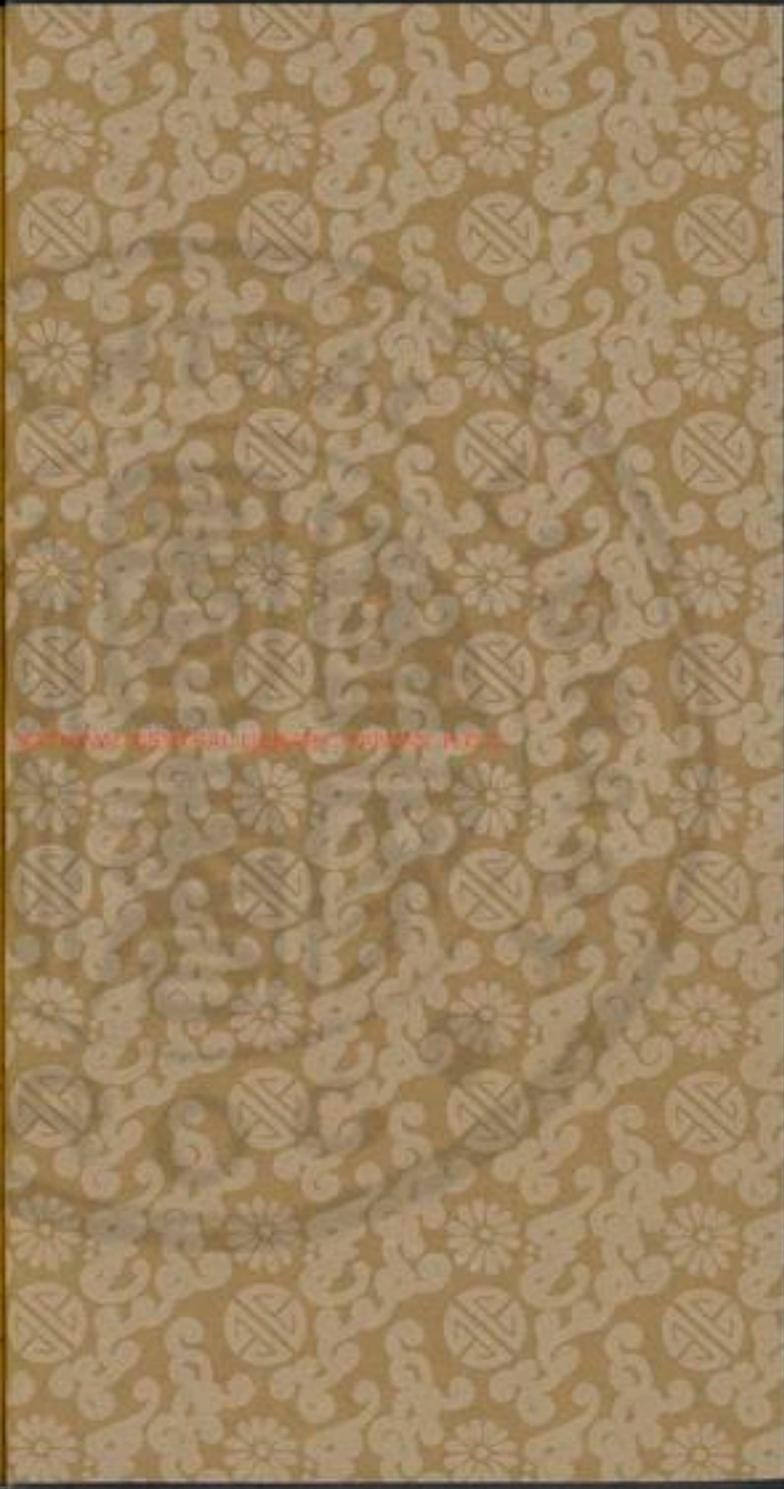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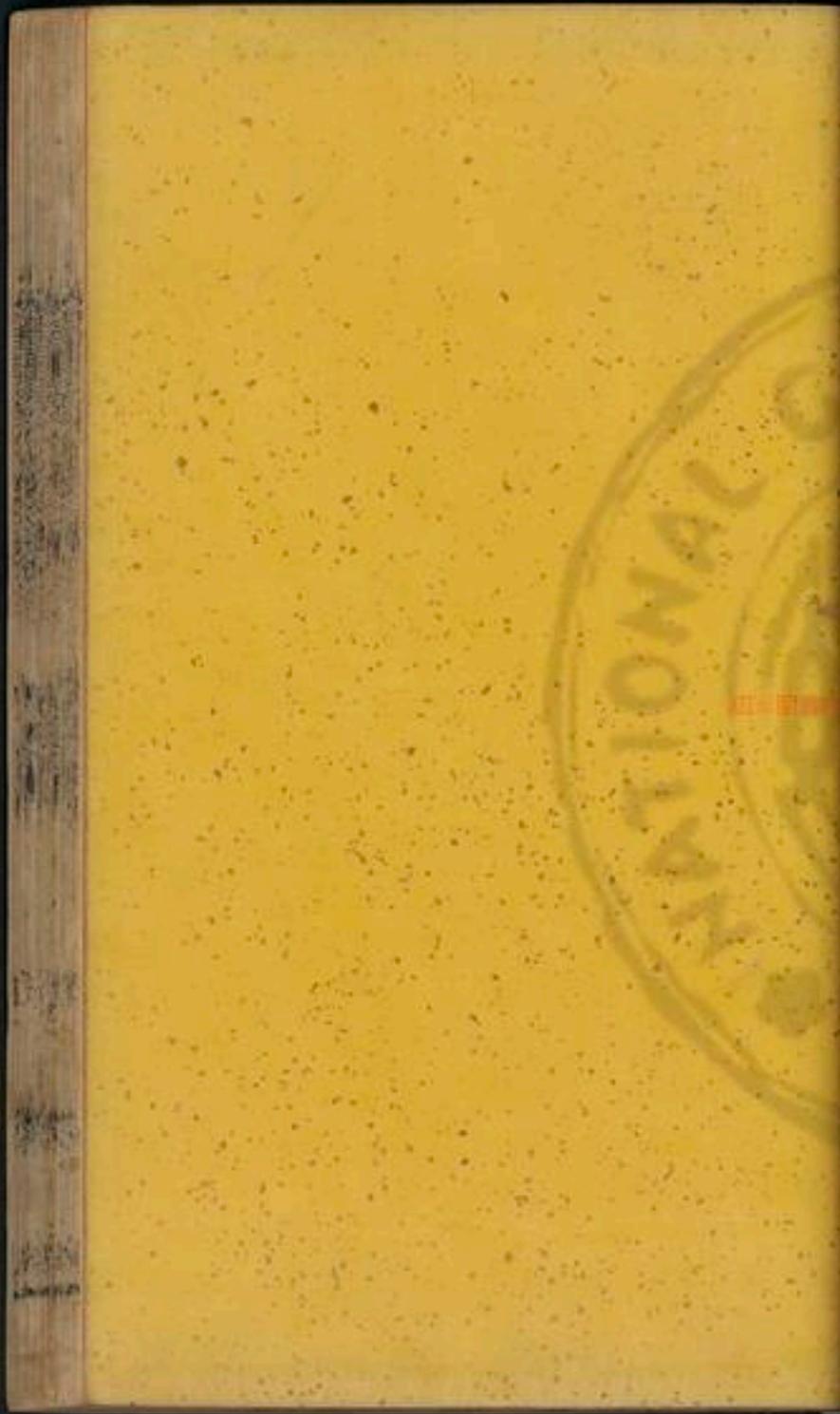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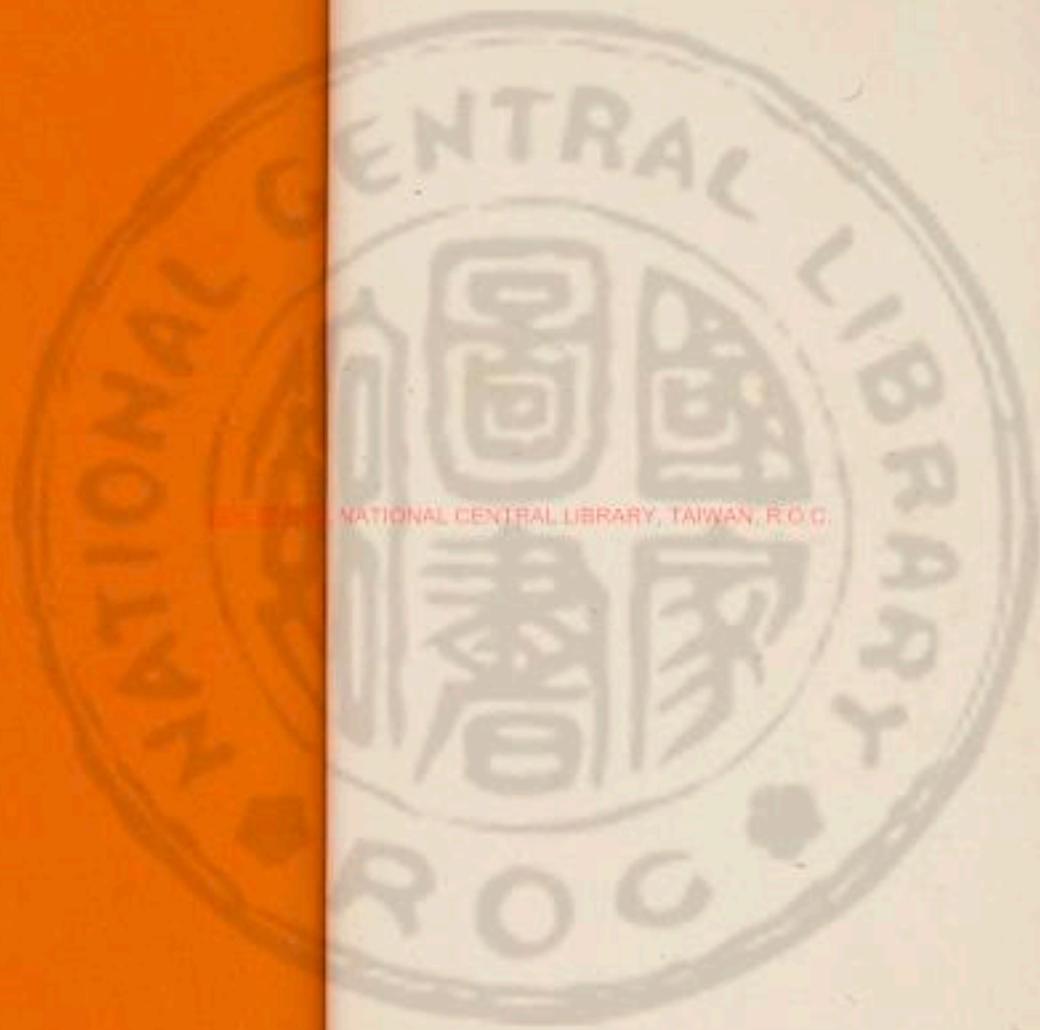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71.8 < 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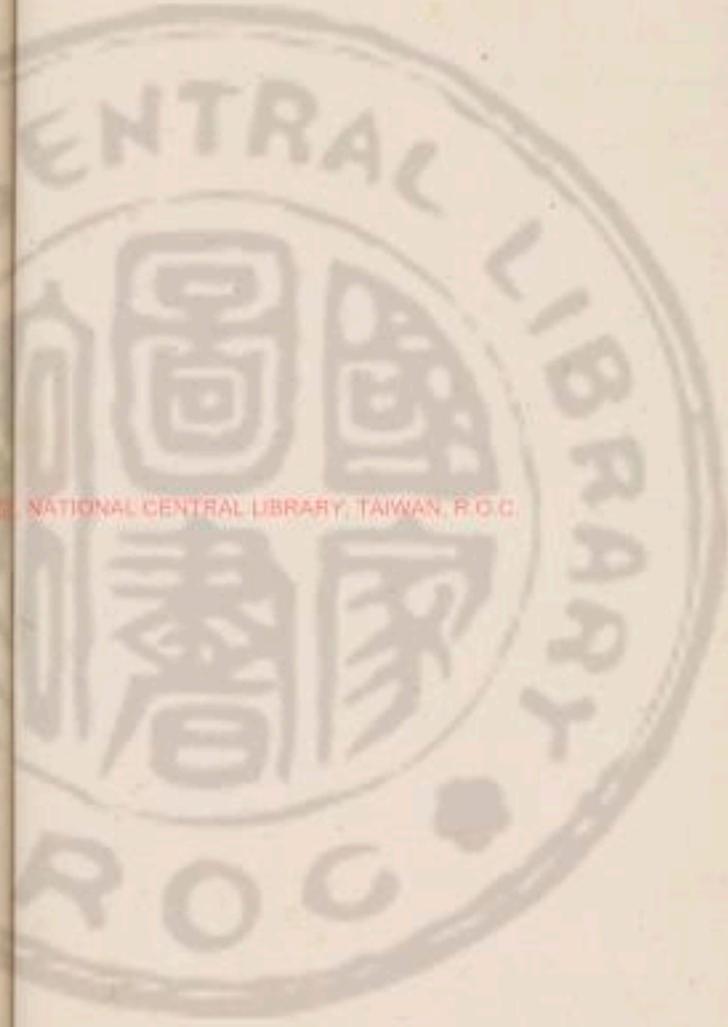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四

列女傳

夫虞興媯汭夏盛塗山有娥有姪廣隆殷之業大姪大姒
衍昌姬之化馬鄧恭儉漢朝推德宣昭懿淑魏代楊芬斯
皆禮極中闈義殊月室者矣至若子政緝之於前元凱編
之於後具宮閨範有裨陰訓故上從泰始下迄恭安一採
可稱泰一藝奇紀咸加撰錄為之傳云

羊耽妻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姿初魏
文帝得立為太子抱此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



晉書上卷卷之二十四
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惧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其後鍾會為鎮西將軍憲英遂知其有他志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為參軍琇固辭文帝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不違父母及憲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及琇竟以全歸耽從子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及而後之其儉約如此

杜有道妻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于杜氏十八而娶居子植文韡並孤藐撫育二子教以禮度傳

玄求韡為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嘗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為玄害亦由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為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遂與玄為婚晏等尋為宣帝所誅植從兄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為儀同三司

王渾妻

王渾妻鍾氏字琰魏太傅絲曾孫也數歲能屬文及長聰慧弘雅博覽記籍禮儀法度為中表所則既適渾生濟渾



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渾弟湛妻郝氏亦有德行琰雖貴門與郝雅相親重郝不以賤下琰琰不以貴陵郝時人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云

愍懷太子妃

愍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衍女也字惠風貞婉有志節太子既廢居于金墉衍請絕婚惠風號哭而歸行路為之流涕及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之惠風投劍距屬曰吾太尉公女皇太子妃我不為逆胡所辱屬遂害之

陶侃母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咨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為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罉鮓遺母湛氏封鮓及書書侃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准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達寓宿於侃時大雪湛氏乃徹所卧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與鄰人供餼饌遠聞之歎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虞渾母

虞渾母孫氏性聰敏識鑒過人渾始自幼童便訓以忠義



及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又假節征峻孫氏戒之曰吾聞忠臣出孝子之門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也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為督護孫氏又謂潭曰王府君遣兒征汝何為獨不潭卽以子楚為督護與允之合勢其憂國之誠如此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潭立養堂於家王尊以下皆就拜謁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人

周顛母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顛父浚為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過止絡秀之家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

浚至與一婢於內宰猪羊具數十人之饌甚精辨而不聞人聲浚怪使覘之獨見一女子甚美浚因求為妾父兄許之遂生顛及嵩謨中興時顛筆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浚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後果如其言

王凝之妻

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弈之女也聰識有才辯叔父安嘗



問毛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有雅人深致又堂內集俄而雪驟下安曰何所似也安兄子朗曰散盤空中差可擬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初道韞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凝之弟獻之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為小即解圍乃施青綾步鄣自蔽申獻之朋議客不能屈○初同郡張玄妹亦有才學適于顧氏玄每稱之以敵道韞有濟尼者遊於二家或問之濟尼答曰上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人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

之秀道韞所著並傳於世

韋逞母

韋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其後徙居冀州教逞學成名立仕符堅為太常堅嘗幸太學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發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



稱韋氏宋母焉

寶滔妻

寶滔妻蘇氏始平人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贈滔

其詞甚悽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錄
史臣曰夫繁霜降節彰勁心於後凋橫流在辰表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焉自晉室陵夷罕樹風檢
勸爾獎操相趨成俗存之以劉石汨之以苻姚三月歌
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曾微繼舊之情馳驚風疾
號落名教頹縱忘反於茲為極斯皆冥踐義途匪因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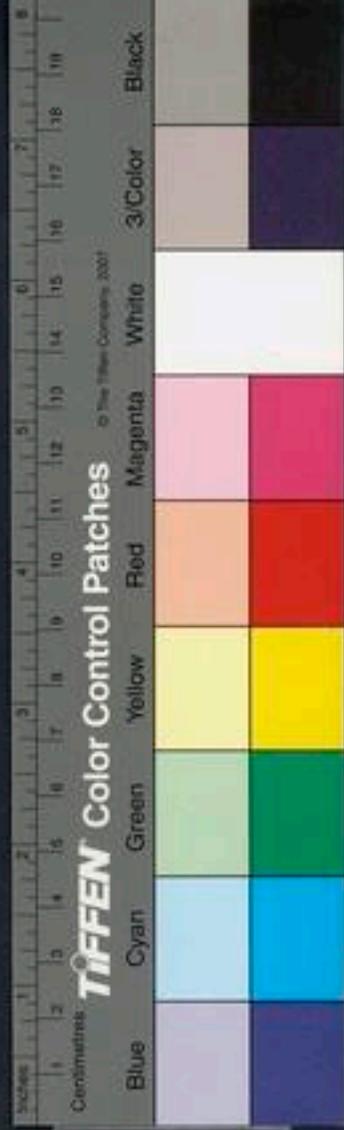
至從其清遠之喬葉有裕徽音振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
可以激揚千載矣

晉曰從容陰禮婉婉柔則載循六行爰昭四德操潔風
霜譽流邦國彤管貽訓清芬靡忒

四夷傳

東夷

東夷肅慎氏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
有咫其國東北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圖武
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周公輔成王遣使入賀爾後千餘
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及文帝作相魏景元末來貢楛



矢石矜弓甲貂皮之屬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獻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矜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西戎

西戎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閑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奈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閑吐谷渾曰馬為畜耳聞其常性何怒於人乖別甚異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樓馮等追還之吐谷渾曰先

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昌祚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矣樓馮遣從者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謂允為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之歌歲暮窮思常歌之吐谷渾於是西附陰山其後子孫據有西塞已西極乎白蘭數千里吐谷渾卒長子曰吐延嗣吐延雄姿魁傑羌虜禪之號曰項羽性倜儻不群常慷慨謂其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天下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窟窮山隔在殊俗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乎性



猜忍而負其智為菴酋姜聰所刺長子葉延嗣○葉延年
十歲其父為所害每旦縛草為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
則號泣不中則瞑目太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繪之
矣汝何為如此葉延立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讎以申
罔極之志耳其後傳至四世出洛于為乞伏熾磐所破發
病而卒熾磐聞其喜曰此虜酋矯所謂有豕白蹄也其後
世嗣不絕

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
以珊瑚為椽栴琉璃為墻壁不精為柱礎其土多出金玉
寶物明珠大貝夜光璧駝雞犀火浣布途經大海海水鹹

苦不可食商客往來以日齋三歲種是以至者希少漢時都
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
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南蠻林邑國本漢時象林縣則馬援鑄此之處也先是范
逸立為王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推奴
也常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乃成乃對大
石嶂而呪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
進斫之石即瓦解文知其神乃懷之隨商估往來見上國



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信愛之使
為將文乃諧逸諸子或徙或介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
王
扶南在海大灣中其王本是女子字慈孫時有外國人混
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方又教載舶入海混潰且詣神祠
得方遂隨估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
方葉柳俱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亂衰
微其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

史臣曰夫肖形稟氣是稱萬物之靈繫土隨方乃有群
分之異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壁壘壘豈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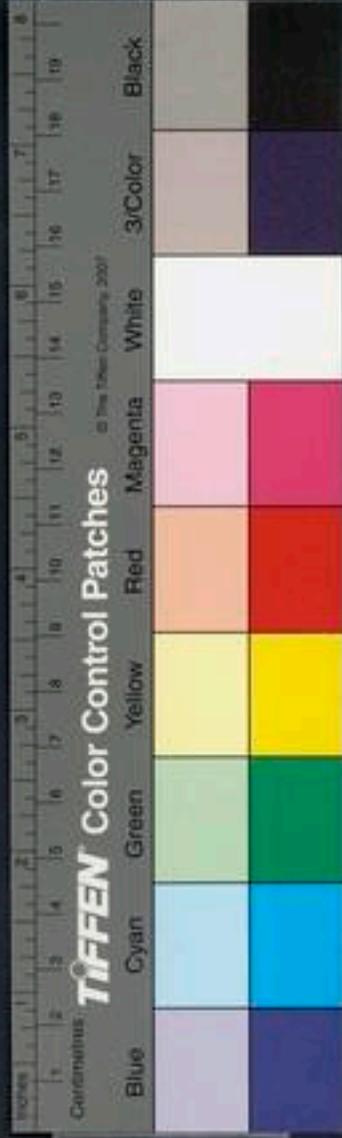
區以別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絕闕邊候隙自古凶患稽
諸前史憑陵匪一軒皇北逐唐帝南征殷后東世數周王
西狩皆所以禦其侵亂也羸劉之際匈奴最彊元成之
間呼韓委質漢嘉其節處之中壤歷年斯永種類逾繁
舛號殊名不可勝載爰及泰始匪革前迷廣關悉垣更
招種落納萎莎之後附闕育鞠之新降接悵連鞮充郊
掩旬既而沸騰成俗鳴鑼為群振鷄變鳥而挺災安狼心
而逞暴何積縱策弗沮於茲胡郭欲馳蹏無救於妖漸
未環星紀坐傾都邑黎元塗地凶族滔天迹其所由抑
武皇之失也

列傳

王敦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
帝女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
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歐殺之坐改容敦神色自若
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
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視導素不
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彊盡觴導還歎曰處仲心懷剛
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虬鬚但
豺聲亦振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元帝初鎮江泰威名

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慕戴以隆中興時人為之語曰
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初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時劉隗
用事頗疎聞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云初敦務自
矯厲雅尚清談口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專任閫外手控
疆兵遂欲專制朝廷有問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
刁協等以為心膂敦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
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
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永昌元年敦率衆
內向以誅隗為名敦既至攻石頭王師敗績敦入石頭擁
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內外官省奔散惟有侍中二人侍



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死但當早道我目
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敦還屯武昌及帝崩移鎮姑熟
以沈充錢鳳為謀主諸葛瑾鄧嶽周撫等為爪牙敦無子
養兄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為武衛軍以自副錢鳳與沈
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明帝欲討敦知其為物情所畏服
乃偽言敦死下詔討錢鳳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等
率衆三萬向京師而以允含為元帥帝遣司馬曹暉等擊
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爾門戶衰矣鳳等
至京師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頗戰破之俄而敦死應秘不
發喪裹屍以席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瑾等縱酒淫樂既而

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乃發敦瘞出尸焚
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于南桁觀者莫不稱慶
含父子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沉之于江餘黨悉平因
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獨無所
關意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袍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
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常有十餘
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
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恠群婢相謂曰
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于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
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



焉

桓温

桓温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温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曰温嶠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温家奕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之曰温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除琅邪太守累遷徐州刺史○永和二年率衆西伐李勢初諸苻亮進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

莫能識之及至成都遂降李勢振旅還江陵後又北伐破苻建初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傳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德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潜然而泣温問其故荅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人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褰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為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流涕於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



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
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敢
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
以享軍士意以汎宏坐中皆失色後加侍中大司馬都督
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溫性儉每燕惟下七奠棗茶果而已
然以雄武專朝窺覷非望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
人其心迹若是時有遠方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
竊窺之尼裸身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
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太和四年又上疏北伐舉慕
容垂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久懷異志欲先

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
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是時溫威勢愈赫侍
中謝安見而遙拜溫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
於前臣揖於後溫還鎮姑孰及帝崩遺詔國家事一稟之
於公知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
已不甯便為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溫入朝
赴山陵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
諷朝廷加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玉坦之聞其病篤密緩
其事錫文未及成而薨溫六子第四子禕最愚不辨救參
幼子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吳司空宗曾孫也少知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而笑謂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亮常大會州府人士豫章太守褚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裒得嘉寄嘉為稟所得益谷重焉後為桓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蒞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嘉不之覺溫命孫盛作文嘲嘉嘉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

多不亂溫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嘉答曰漸近便之然一坐咨嗟遷長史卒

吏臣曰桓溫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與時既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懷威略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尅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感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歎息想虞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窬周鼎復欲立奇



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遠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權對謀略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王威之不立也

桓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溫之孽子也其母馬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二寸火珠罔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有感遂有娠及

生玄有光暈瑩占者奇之故小名曰靈寶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四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嘗登石壁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後乃為廣州朝廷從之及平殷仲堪楊佺期詔以玄都督荆湘雍等八州及揚豫八郡玄於是樹用復心兵馬日盛自後多與朝廷構怨○元興初後將軍元顯稱詔伐玄玄於是興兵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害元顯于市及太傅昱于以下多遇害其後矯詔加相國封楚王加九錫偽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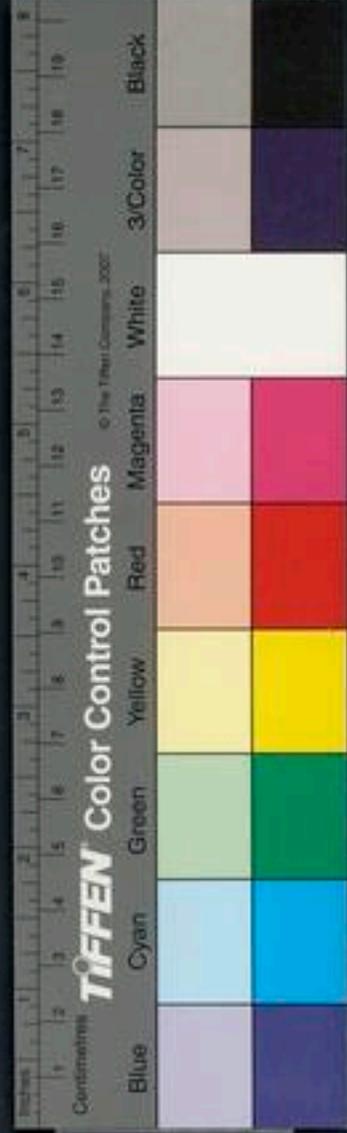


奪之未幾，帝禪位百官到姑孰，勸玄僭位，玄乃登壇，嘉位以玄，牲生旦天，初出偽詔，改年為建始，右丞王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偽號也。又改為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宜符僭逆如此。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晷，性又急暴，呼召嚴速，朝野勞悴，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於是劉裕、劉毅等共謀興復，及義兵至，桓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相與南奔，至江陵，石康納之。劉毅等復進師，與玄戰於嶧，洲義軍乘風縱火，盡銳于先。玄衆大潰，玄欲奔入蜀，達枚回洲為益州督護馮遷所殺。初，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簪與之，仍曰：

是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年三十六。玄自篡盜至敗，時凡八旬矣。

殷仲文

殷仲文，觀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桓玄之姊，仲文之妻也。玄甚悅之，以為諮議參軍。時王謐見禮而不親，下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於王下矣。及玄為劉裕所敗，仲文叛玄，奉玄二后投義軍，而為鎮軍長史，轉尚書。因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歎曰：此樹波委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時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遇為東陽太守，意



彌不平行至富陽慨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後與何無忌有隙為無忌中傷伏誅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靈運嘗云君殷仲文讀書生衣約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史臣曰桓玄嘗祭凶父之餘其嫉愆而之本性含怒於夫職苞藏其豕心坑表以稱冤塗高以發憤觀衆而動竊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殷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醜營縱其狙詐之計翦甘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

喪亂凶力寔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老禪舜改物君臨鼎業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電發忠勇雷奔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凶渠卽戮更延隆曆復振頹網是知神器不可以閤于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圖鳳曆表其祥彤雲玄石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後后之心副樂推之望若桓玄之么麼豈足數哉適所以下紀亂常傾宗絕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王機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初為成都內史就王敦求廣州敦不



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入廣州至城
訥衆皆散乃握節避機機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武不失
其節前史以為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自可遣兵
來取之機慙而止機後為陶侃所滅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少為書生有才學年十八舉孝廉
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
本縣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後率其所部數百家泛海
南渡既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後討王敦有
功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內史封邵陵公峻本以單家

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
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而峻潛有異志_其熱心
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
忿言時_明帝初崩委政庾亮亮下詔徵峻峻疑其誅已遂
不應命於是與祖約謀為亂而以討亮為名與兵次于陵
口與王師戰頃捷遂據蔣陵覆舟山率衆因風放火遂陷
宮城縱兵大掠侵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
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剥士女皆
以壞席苦草自鄣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時
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遂遷太子於石頭嶠



等既到界戰不捷亦深憚之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遣子碩與匡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隆馬斬首櫛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當粟平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恭師事錢塘杜子恭而子恭有祕符堂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為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傳其術於浮狡有小

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後為會稽王道子所誅○恩逃于海衆聞恭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志欲復讎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宮內史王嶷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吳郡等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尋朝廷遣鎮北將軍劉牢之等討之恩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累年沿海寇諸郡縣後數為裕所敗遂遠逾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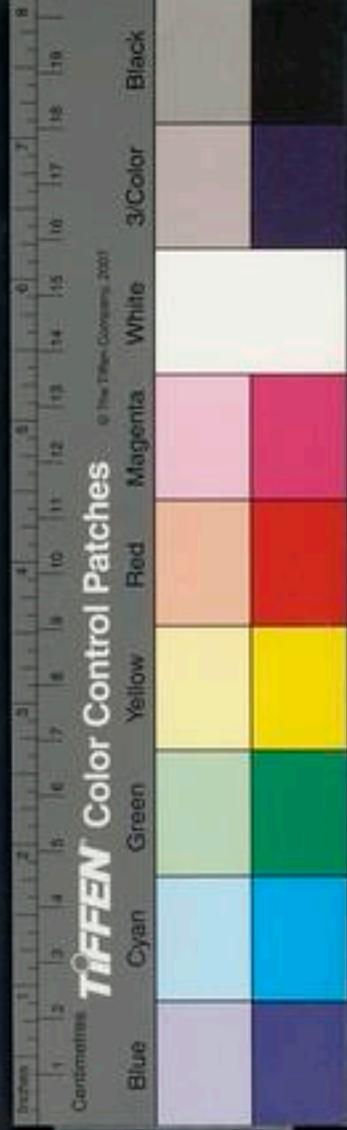


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盧循後為杜慧慶所敗亦投水

死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幽夏九州
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
詐懷姦命儲彌信伺間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
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
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倡狂而亂
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鳥
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
稔或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為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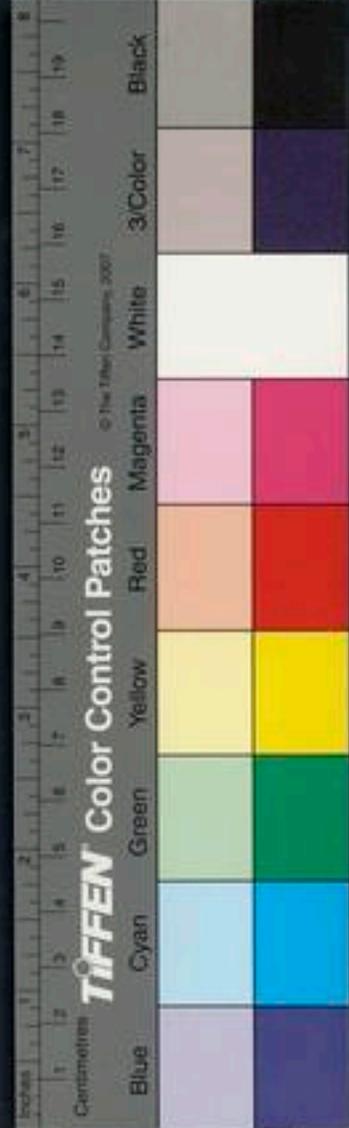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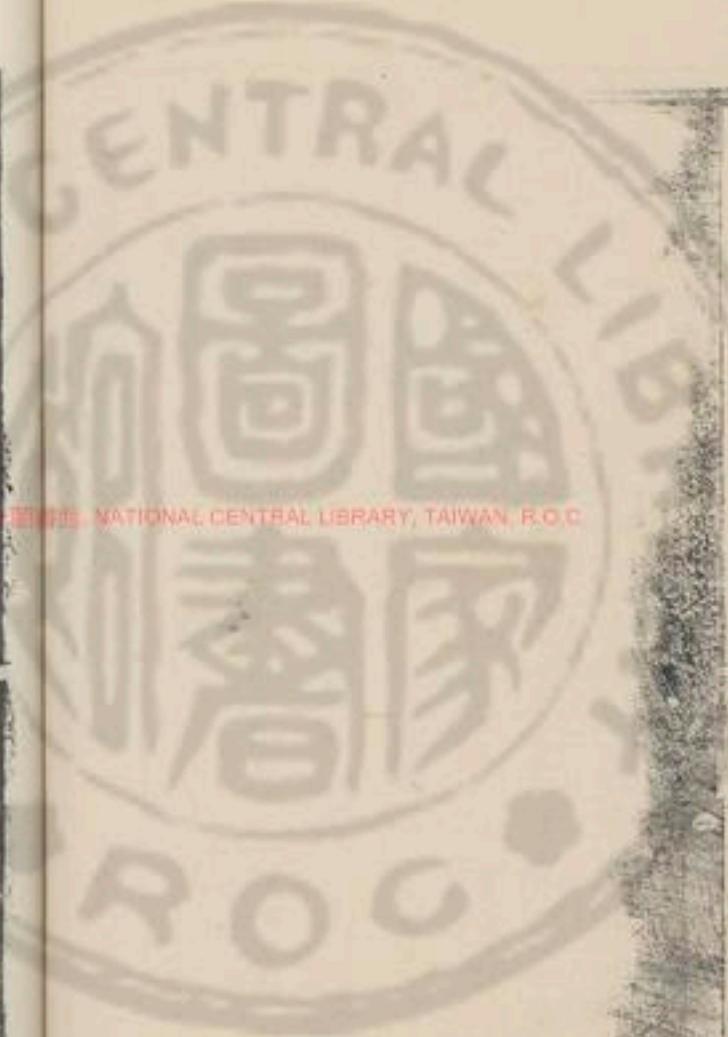
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
天雖樊謝之毒彼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
是加也誰縱乘茲罅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晉曰中朝政散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群妖伺
隙構茲多難存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惡約峻殘賊
窮凶極暴為鬼為蜮縱竊氓哦旋至顛踣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載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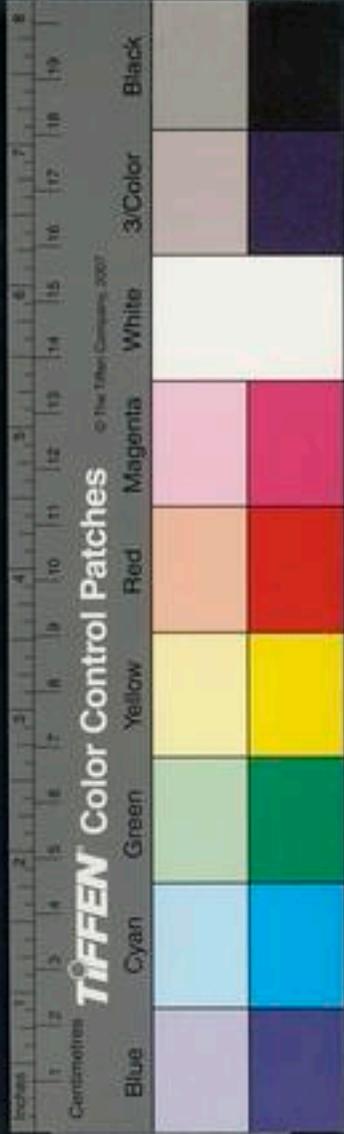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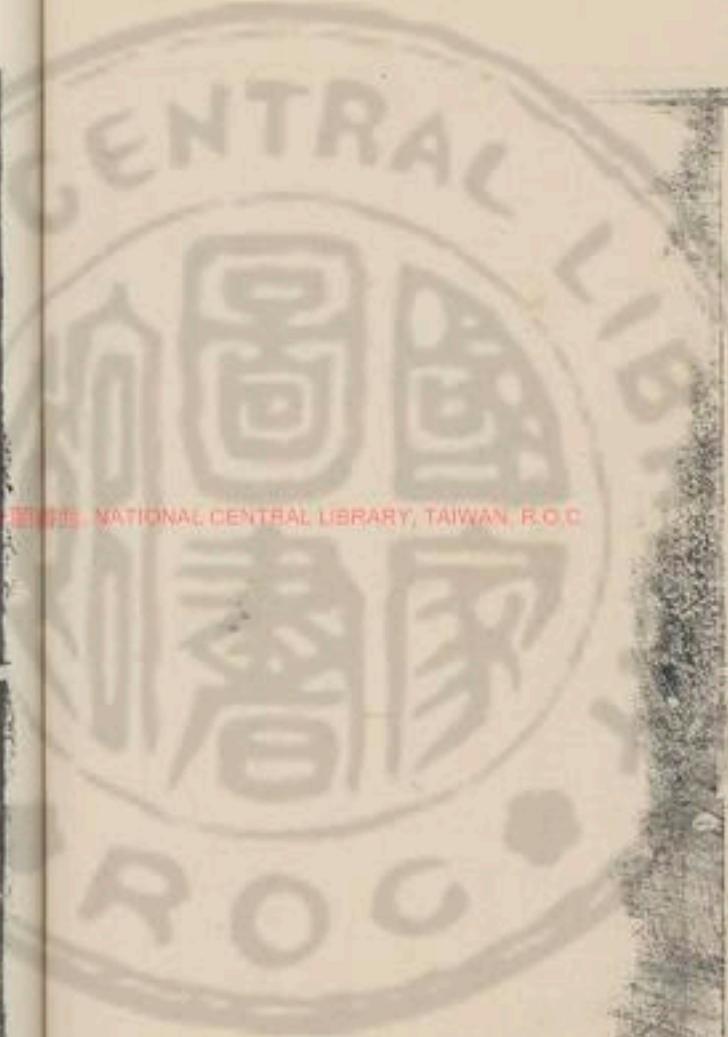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言所以防夷狄之亂
中華其備豫如此○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
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
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
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
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
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載記序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此言所以防夷狄之亂
中華其備豫如此○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
漢後九年石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
後三十六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
一年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
二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
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二



年慕容德據滑臺弓南燕是歲也禿髮烏孤據廩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誰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元海為之禍首云

前趙

劉元海

劉元海匈奴人名犯高祖廟諱故稱其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元海父豹為左賢王然皆家于晉陽以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帝甲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鬚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且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生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常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太原王渾虛襟友

晉書 卷之三十一 元海傳 二 餘 文
之命于濟拜為咸熙中為侍子在洛陽天帝深待之秦始
之後渾又屢言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成都王穎鎮
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元海從祖劉宣等竊
議推元海為大單于使人密詣鄴告之元海後誑穎得賜
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都于離石劉宣等勸元
海圖晉氏元海曰吾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永興
元年僭即漢王位以其祖漢氏之甥約為兄弟故也永嘉
二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永鳳後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
改年河瑞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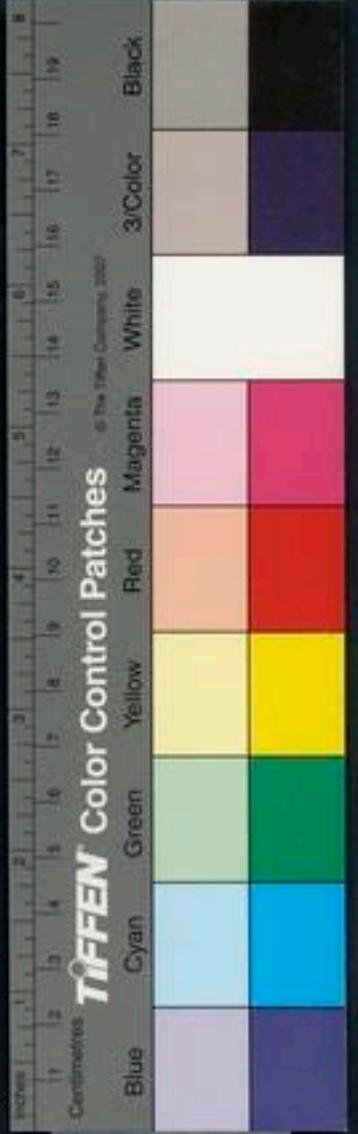
劉聰 陳元達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元海第四子也母張氏初聰之在孕
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告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
月而生聰焉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吳兵法
靡不誦之及元海死聰殺其兄和僭即皇帝位改元年光
興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為帝太后又為皇
太弟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封其子粲為河內王太后單
氏恣色絕麗聰丞焉單即又之母也又屢以為言單氏慙
恚而死聰悲悼無已聰后呼延氏死聰使大鴻臚李弘拜
太保劉殷二女為左右貴嬪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其
弟又固諫聰謂弘曰此女輩皆姿色絕世女德冠時且太



保於朕實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大保胤自有周與聖源
實別陛下正以姓同為恨耳且魏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豈
不達禮乎為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其姓同而源異故也聰
大悅賜弘黃金六十斤曰卿當以此意諭吾子弟輩於是
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黃門納奏左貴
嬪決之後立左貴嬪劉氏為皇后聰將為劉氏起鷄儀殿
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曰吾為萬機主將營一殿
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歿何當得成邪將
出斬之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斗曰臣所言
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

下於天下訴陛下於先帝朱游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
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鎖署而入及至
卽以鎖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
之密遣中常侍私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諫聰乃解引
元達而謝之易逍遙園為納賢園李中堂為媿賢堂時愍
帝卽位于長安有流星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
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傍常有哭聲晝夜不
止聰甚惡之既而劉氏產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
不得頃之見在墮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
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聰將趙染次新豐朝廷遣



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
 諫染勿輕之染曰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率
 精騎數百馳出逼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
 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曰恨不得
 一見大司馬而死也劉雅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
 豐為徒求紹後田豐其事與此類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
 牀枕而死此刑者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
 不容尺鯉染之謂也趙染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
 染驚悸而寤曰將攻城中弩而死聰如中護軍斬華弟納
 其二女為左右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尋以

左貴嬪靳氏為上皇后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靳氏

為右皇后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後遷元達

為御史大夫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容宮僕射郭

倚等皆寵幸用事聰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

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慕容母達尚書王琰等七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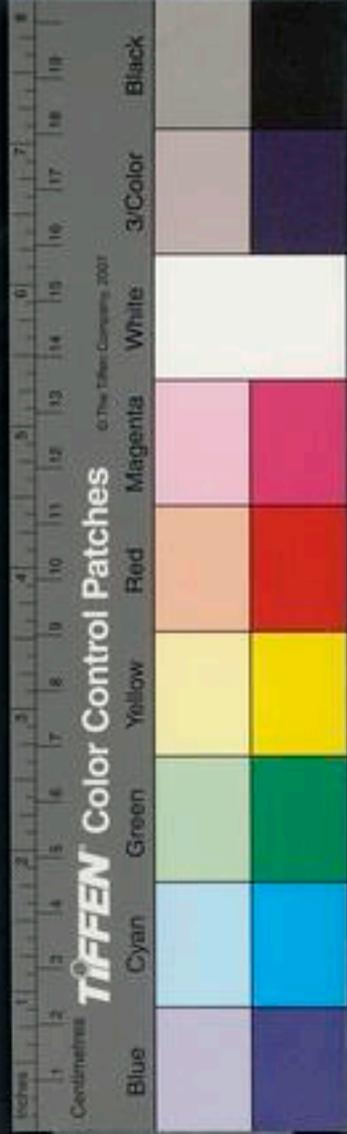
皆群閣所忌也太宰劉易大將軍劉敷御史大夫陳元達

等詣闕諫極言琰等之忠節沉等之姦惡云聰以表示

沉等笑曰是兒等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寢之劉易又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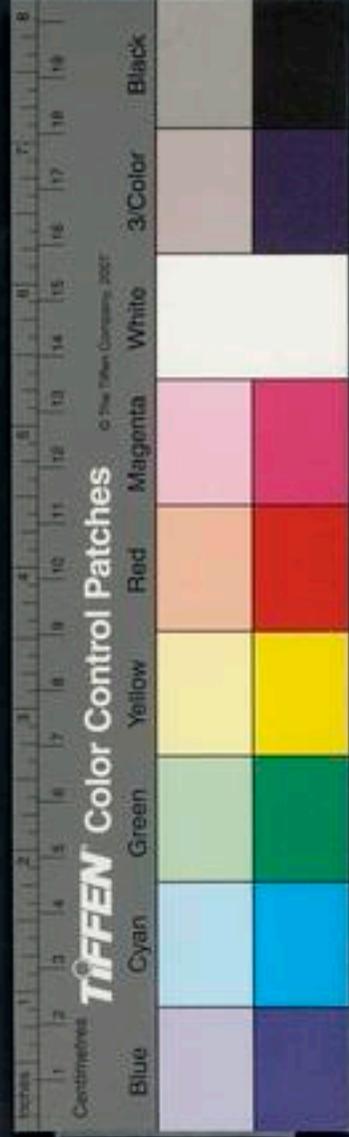
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



而自殺聰又立上皇后樊氏時四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
七人軍旅在外飢疫相仍後宮賞賜動至千萬劉敷憂泣
言之聰怒曰爾欲得使汝公死乎胡朝夕生來哭人敷憂
忿發病而死後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斂及蘇言見
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返於不周
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
元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
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
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
囊一枚曰為吾遺漢皇帝謂約曰劉郎後年來必見過當

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
皮囊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王敬信遮
須夷國大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審如此
吾不惧死也及聰死於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
經天南有一岐三日並照客星歷紫宮入於天獄而滅太
史令曰天下其三分乎願陛下早為之所○中常侍王沉
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為左皇后王鑒崔懿之曹珣等
諫曰臣聞王者之立后也將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儀敷
育之義生承宗廟母臨天下后土執饋皇后必擇世德名
宗幽閑淑令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舟妣



氏以興關雎之化饗則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縱欲以婢
為后使皇統亡絕社稷淪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漢之
禍又如此矣奈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無福於國家也聰
覽之大怒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子粲嗣位○聰后靳
氏宣氏樊氏王氏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恣
淫於內以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應軍國之事一決於
準準遂作亂勒兵入宮執粲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
二東市發掘元海聰墓焚燒其宗廟

陳元達

元達字長宏後部人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少

而孤貧躬耕誦書至年四十不與人交通元海為左賢王
聞而召之元達不答及元海僭號徵為黃門即既至引見
元海曰卿若早來豈為郎官而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
盈分者顛臣若早叩天門者恐大王賜處於九卿納言之
間此則非臣之分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
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蹇屢
進讜言退而削草錐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每謂元達曰卿
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及其死也人盡寃之

劉暉

劉暉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聰慧有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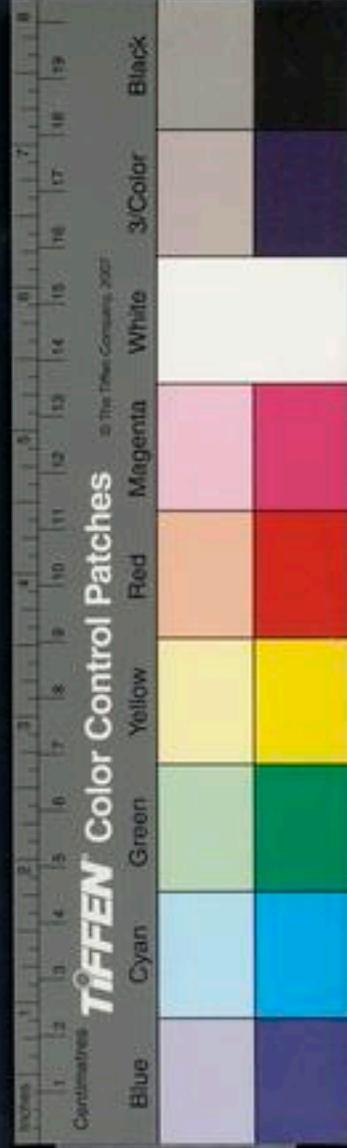


度年八歲從元海獵于西山遇雨止樹下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為不亡矣性拓落高亮與衆不群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時號為神射尤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嘗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為事夜閑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劍長二尺光澤非常赤至為室背上有銘云神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為五色斬準之難曜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

晏等自平陽奔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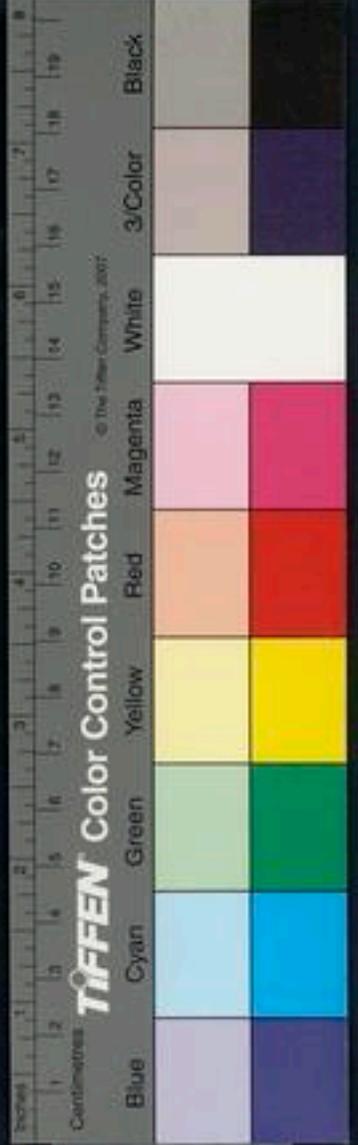
上尊號曜以太興元年僭即皇帝位

元光初尋誅斬準徙長安繕宗廟社稷南北郊以水承露金行國號曰趙曜行次雍城太史令并廣明言於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師不宜行乃止地震長安尤甚時曜妻牟氏有殊寵頗與政事陰有餘之微也○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於是巴氏盡叛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書閉子遠又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叱左右速殺之劉



晉書 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雅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
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君子遠朝誅臣等亦暮死以彰
陛下過差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
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赦之尋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
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降者十
餘萬氏羌悉下振旅而還曜大悅後以游子遠為大司徒
曜命起鄴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又將營壽陵侍中喬豫
和苞上疏諫曰臣聞人主之興作也必仰準乾象俯順人
時是以衛文承亂亡之後宗廟社稷流漂無所而猶上候
營室以構楚宮奉詔書營建市道芻蕘咸以非之興亡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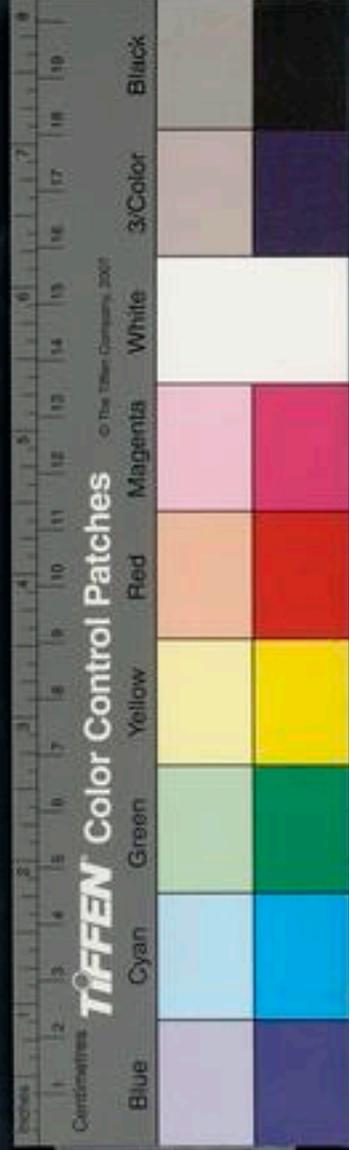
儉罔然於前惟陛下覽之曜大悅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
之風烈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聞此言乎其封豫
安昌子苞平輿子○隴右陳安叛曜使其將軍平先率勁
騎討安安左手奮七尺刀右手執丈八蛇矛平先與安搏
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安棄馬而走斬于湖曲隴上歌之
曰隴上壯士有陳安偃幹雖小腹中寬愛悉將士同心肝
驍驍交馬鐵鞍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
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矢蛇矛棄我驍驍窟岩幽為我
外授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曜聞而
嘉傷命樂府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嬖臣飲博左右或諫



曜怒斬之及聞石季龍據石門續知石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榮陽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瘡之圍陳于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盛勒至將戰飲酒數斗北出復飲酒斗餘師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水上為石堪所執送于勒所後為勒所殺曜在位十年而敗自元海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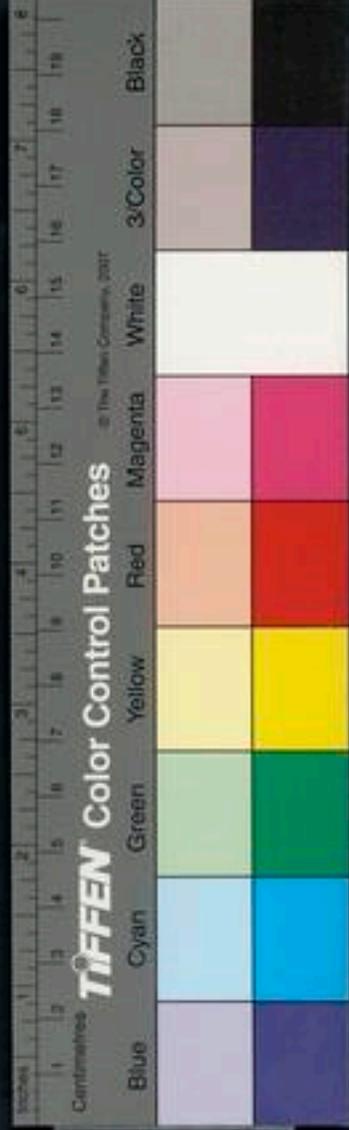
史臣曰彼戎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乘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惧外侵而處以封畿窺我中禁

昔者幽后不訓胡虜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至於并逼羽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我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塞之下是以策而鴻鸞乘機豹變五部高牖一旦推雄皇枝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秩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尅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檢狝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為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温平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焉夷狄之邦未辯君臣之位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偽主斯亡玄明篡嗣樹恩戎旅既總



威權關河開器者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信不由中
自乖宏遠貌之為羨灰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寒屨
人方繼並后載馳關豎類於迴天疑科踰於炮烙遣豺
狼之將逐鷹人之師懸旌俯渭分塵陷洛鐵馬陵山胡
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春
維桑舊都宮室成茂草墜露沾衣行人洒淚○若乃
上古敦龐不親其一功成高讓歸諸有德爰及三代乃
用干戈將以拯厥版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殷之列辟
載施樂時興兵誓野投焚既隕可以絕言而輕呂傍揮
彤弧三發崑石響雷肆於常道之門馳金車於山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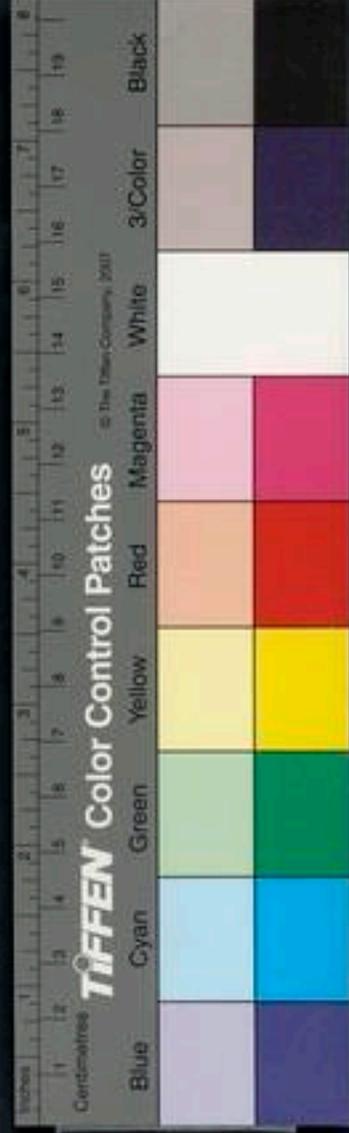
館故知黔首未蘇君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知今胡寇
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而執蓋廣珉之
淚既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為難弘在
三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
斯為盛是以災氣呈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
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虎勇運遇時艱
用兵則王翦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
可稱子遠納忠高旌暫偃和苞獻直鄧明罪觀而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自絕疆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
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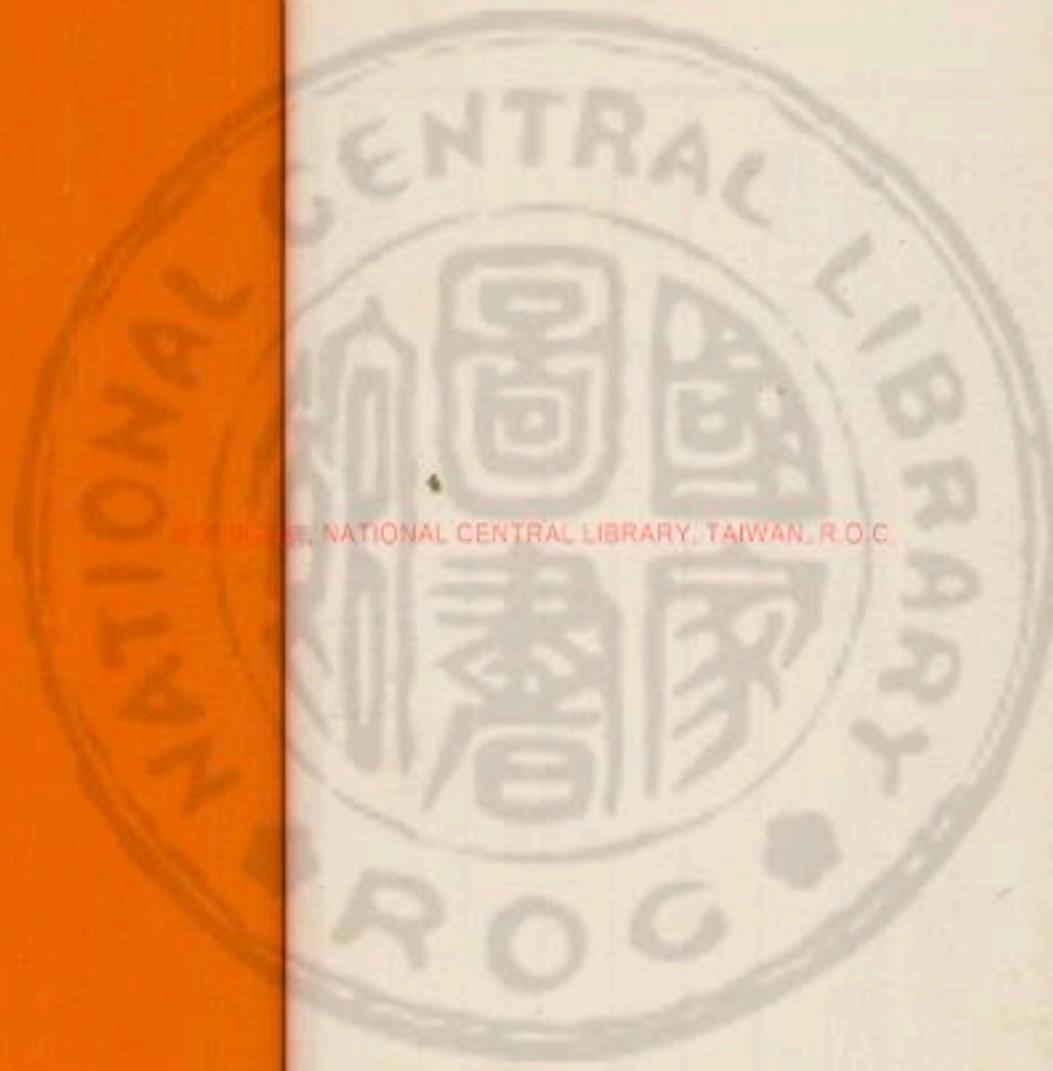


豈石氏之興歟何不支之盛也

贊曰惟皇不範邇甸若穹卅朱罕嗣員頓爭雄胡旌颺
月朔馬騰風埃塵淮浦號呼河宮未央朝寂謬門且空
郭欽之慮辛有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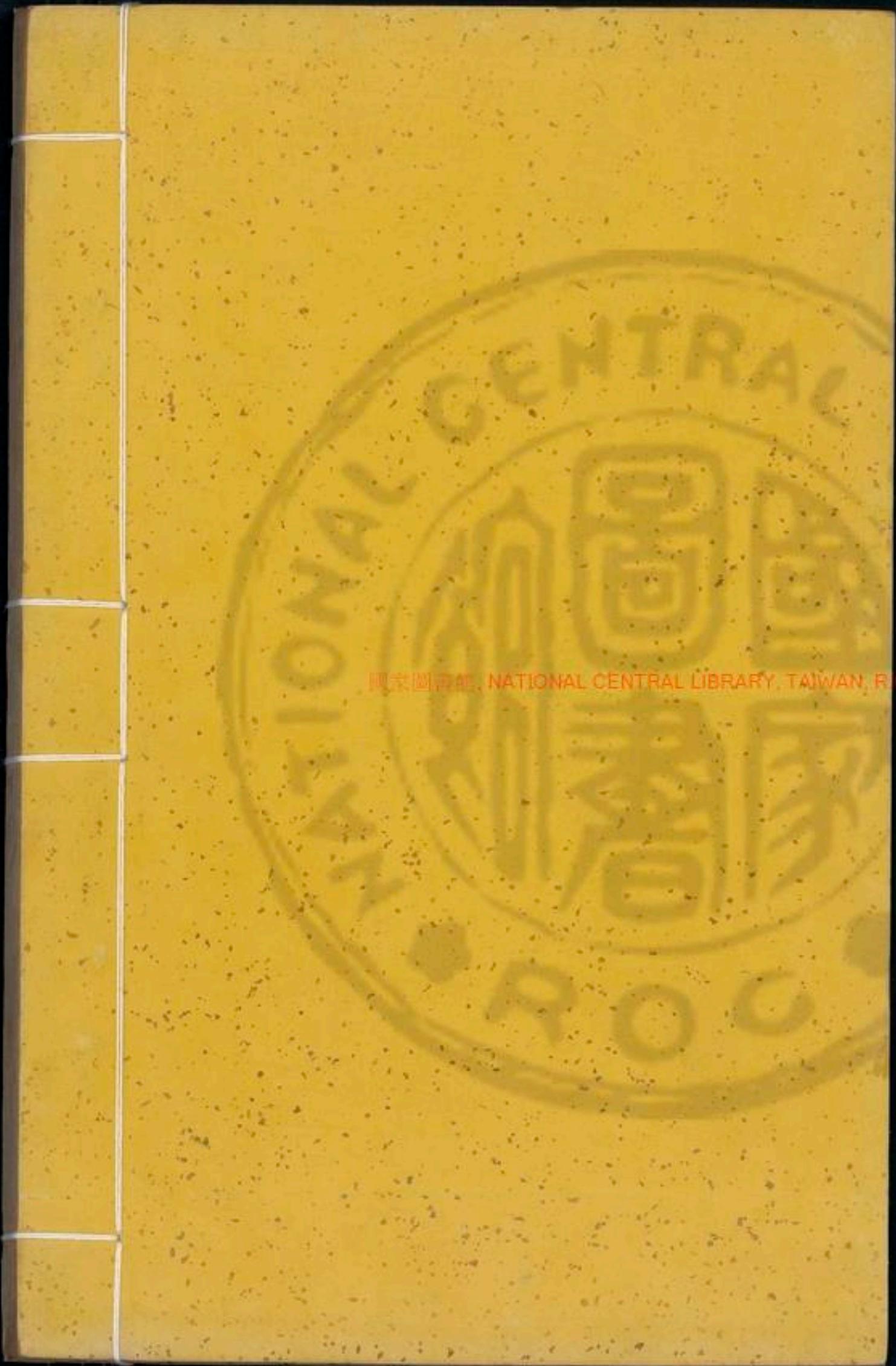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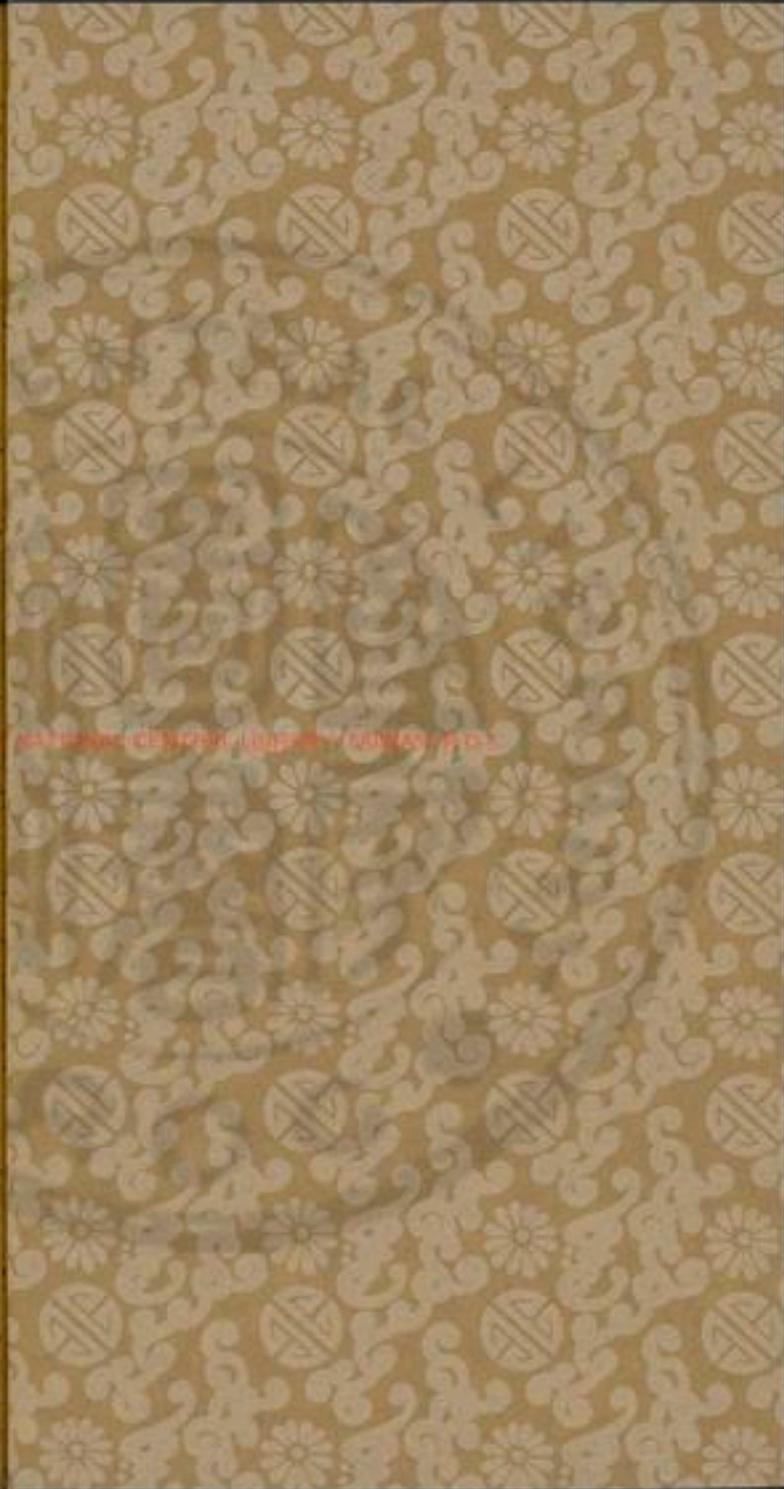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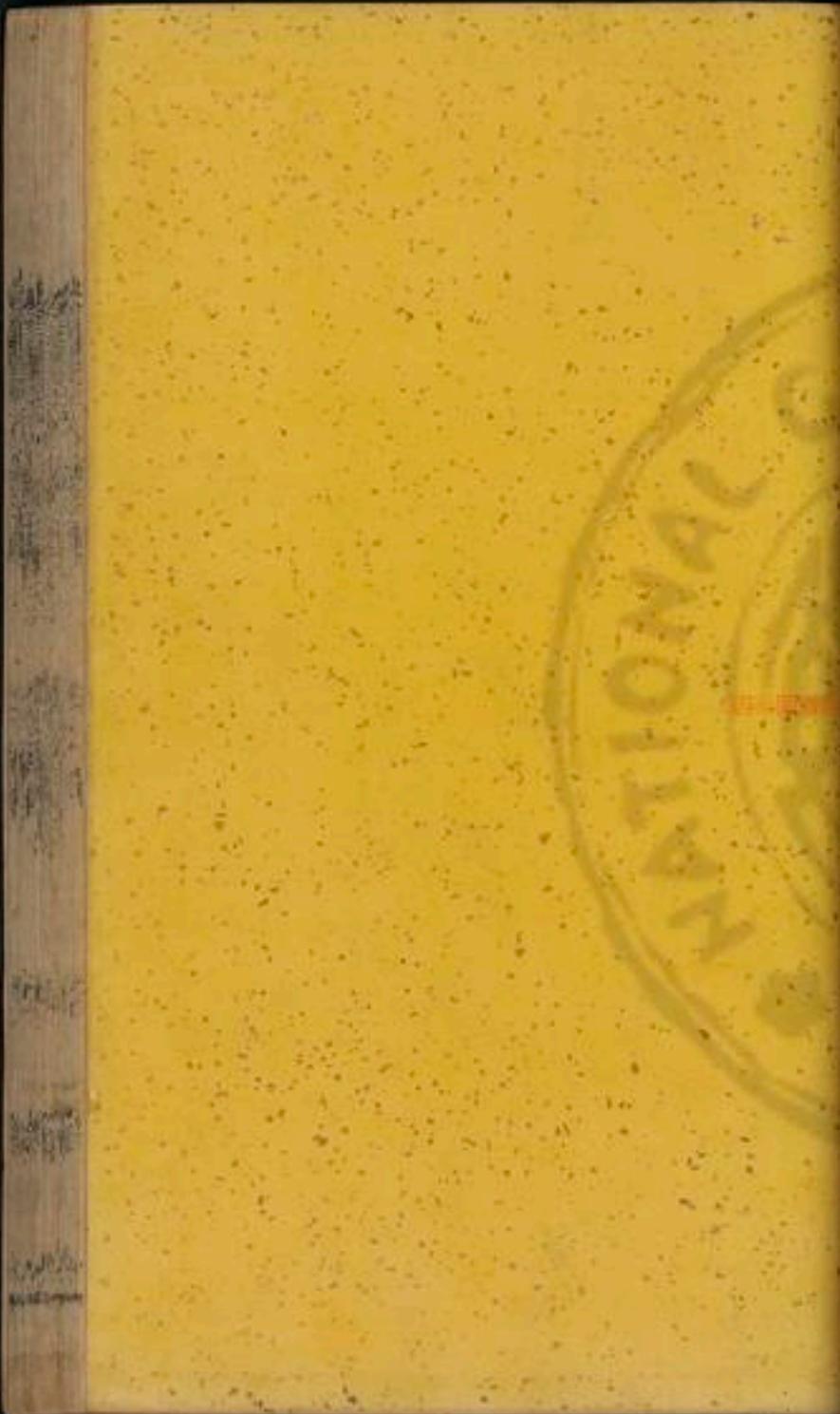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332719 v.23



東萊先生晉書評節卷之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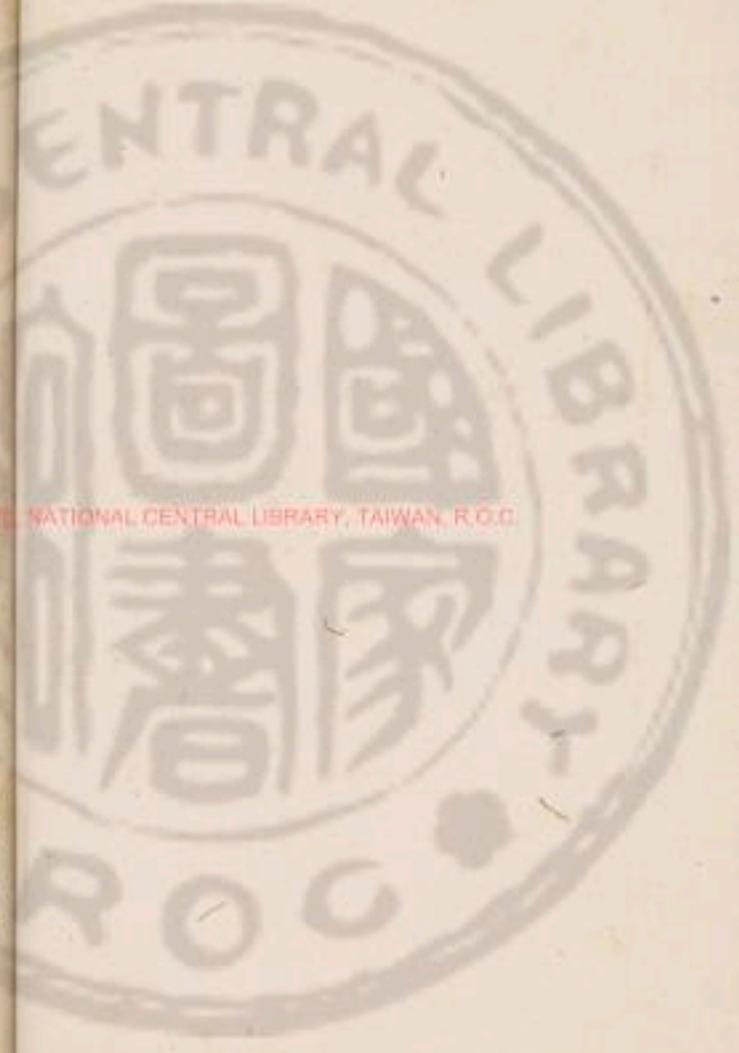
載記

後趙

石勒

張翥

石勒字世龍初名閻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勒生時赤
光滿室白氣自天屬于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
行販洛陽倚廂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
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
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父老及相者皆曰
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
時多嗤笑唯鄆人郭敬陽曲窳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



晉書卷之二十六

石勒

一

徐

學

以感其息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
勞耳鳴非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飢亂刺史東瀛公騰執諸
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在其中既而賣與平原人師懽為
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
主勒曰若如公口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作於野常聞
鼓角之聲勒以告諸奴諸奴歸以告懽懽亦奇其狀貌而
免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
於桑常備於武又臨水為遊軍所囚會有群鹿傍過軍人
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群鹿者我
也君應為中州王故相救耳勒拜而受命成都王穎故將

師藩自稱將軍起兵魏勒與汲桑帥收人乘死馬數
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既而桑敗勒
劉元海元海以勒為輔漢將軍後勒寇鈔數有功進軍
鉅鹿常山二郡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其衣冠人物集
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王以方膺張敬為股肱燕安孔
萇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陽挑豹遠明吳祿等為將帥及
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并州刺史汲郡公勒南寇
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遂屯江西蓋欲有雄據江
漢之志也張賓勸勒北還弗從以賓為參軍都尉領記室
專居中總事初勒被鬻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遣張



儒送王子勒遣勒書意欲勒歸附晉室勒報琨曰事攻殊
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馬
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遂長驅寇鄴攻劉演於三
臺時諸將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夫得地者昌失
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勢之國可擇此
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
昧則群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賓遂進
於是進據襄國○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遣將軍
謝胥等率三臺流人降于勒勒攻乞活李暉于上白斬之
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曰是

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
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
吾將營建須賢望以緩之誰可信也賓曰昔故東萊太守
趙彭忠亮篤敏有佐時良幹若任之必能允副神規於是
徵彭署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辭曰臣往策名晉室食
其祿矣犬馬戀主切不敢忘誠知晉之宗廟鞠為茂草亦
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
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為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
賜臣餘年全臣一介之願者明公大造之惠也勒默然張
賓進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



大義進退者至如此賢以將軍為高祖自擬為四皓所謂君臣相知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祿辟其子明為參軍勒以石季龍為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奉龍篡奪之萌兆于此矣。時王浚據有幽州勒有吞併之意用張賓計稱潘推奉浚以為信然勒乘其不意龍表之遂執浚斬之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一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飛滿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苴異尤甚。○劉聰死劉曜復僭號署勒大司馬加九錫進爵趙公其後曜殺勒所遣使王脩於是構隙勒怒其下令曰帝王之起復何

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石季龍與張賓等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不許石季龍等復請以河內等十一郡拜前趙國等十二郡合二十四郡為趙國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勒又乃許之大興三年勒偽稱趙王家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僚首署石季龍為單于元輔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其嚴譁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召宮門小執法馮翊責其不彈白翊惶惧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某呵禦之而又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怒而不罪。○晉



征北將軍祖逖拔誰遜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
勒憚之乃下書曰祖逖屢為邊患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
丘之思其下幽州脩祖氏墳墓為置守家二家妻送感恩
輟其寇暴逖聞之甚悅遣使脩結和好自是兗豫又安人
得休息矣勒令武鄉老勅上黨武鄉人也既至勒親與
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鄰居歲常爭麻池
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
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寧讎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
勒與酣詭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鄉老奉卿亦飽孤毒手
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

後魏靈帝歸之其復之三世清河張披為程遐長史張賓
舉為別駕引參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
弘即遐之甥也乃使弘母潛張披與張賓為遊狹勒遂殺
披賓知遐之間已弗敢請無幾以遐為右長史總執朝政
自是朝臣莫不震懼赴于程氏矣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
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弊壞大驚曰樊參軍
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資財蕩盡
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惧叩頭泣謝
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
錢三百萬以勵舍俗○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



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常使人讀漢書
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
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石生攻劉
曜河南太守尹平斬之尅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
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矣勒將
狩於近郊主簿程琅諫勒不聽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
以幾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過也乃賜琅朝服錦綉爵
關內侯於是朝臣謁見忠言競進矣勒既將營鄴宮又欲
以世子弘為鎮密與程遐謀之石李龍龍自以勲效之重仗
鄴為基雅無去意及脩構三臺遷其宮室李龍深恨遐遣

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劉曜敗
李龍于高候遂圍洛陽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程遐等
固諫以為不可親往勒怒按劍叱遐等出於是召記室參
軍徐光謀之光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
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若驚旗親駕必望
旌奔敗今此機會所謂天授授而弗應禍之收集勒笑曰
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右
悅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
塢先是流澌風猛軍至冰泮清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為
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及戰曜軍大潰石堪執曜送之



以徇于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於金谷乃旋旆群臣固請
勅宜卽尊號勅乃僭卽皇帝位○勅將營鄴宮廷尉續咸
切諫勅大怒敕御史收咸將斬之中書令徐光進諫勅歎
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豈不識此言之忠乎向戲之爾
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萬乘之尊乎
終當縉之耳且敕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
緡百斛勅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
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執
卓犖超絕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勅
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以太過朕若高皇當北面而

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于中原未
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
能如曹子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
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群臣皆頓首稱
萬歲○雹起西河界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澇下丈餘行
人禽獸死者萬數勅正服于東堂以問徐光光對曰周漢
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主未始不為變所以敬
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
以為未宜替也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
黃門郎韋謏駁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洩為雹自子



推已前霄者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今雖為冰室俱所藏之冰不在固陰返寒之地多皆川池之側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冰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備文物虛葬子弘嗣位以懦弱尋為石季龍所殺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博涉經史不為章句關廷有大節常自謂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見石勒引為謀主機不虛發并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卒勒流涕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舍我去今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因流涕彌日

石季龍 冉閔

石季龍勒之從子也名犯太祖廟諱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性殘忍好馳獵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母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汝當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勒深嘉之為娶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殺郭氏然御衆嚴而不煩貧賤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仗以專



管書言卷之三十一 不詳
征之任季龍自以勳高一時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咸康元年群臣已下勸其稱尊號下書稱居攝趙天王尚方令作司南車成構思精微賜爵關內侯季龍如長樂衛國有田疇不關桑業不脩者貶其守宰時衆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僭稱大趙天王初勒置大小學博士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助教時白虹出自大社經鳳陽門東南連天季龍下書曰蓋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為首化以仁惠為本故能允協人和緝熙神物朕以眇薄君臨萬邦台輔百官其各上封事極言無隱○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啓也司徒申鍾諫

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云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姦杜漸以示軌儀○季龍性既好獵其後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海岱河濟人無寧志矣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先是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萬餘人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要媚其肯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又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總會鄴宮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皆為列侯光祿大夫暹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遣龍騰候招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為祿仕而已勒及季龍並貪而無



晉書卷三十一 石季龍傳
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珍奇異貨不可勝
紀而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
其寶貨焉時沙門吳進言于季龍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
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季龍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
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于鄴北廣長
數十里趙攬等切諫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吾無恨矣
○揚州送黃鸝雛五頸長一丈聲聞十餘里泛之于玄武
池命石宣祈于山川因而游獵乘大輅羽葆華蓋遣天子
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門季龍從其後宮
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

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宣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
有子遺季龍後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晉宣素
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甚於是相圖之計起矣俄而宣使
刺客殺韜于佛舍又欲謀不軌事發季龍殺之乃立幼子
世為皇太子永和五年季龍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太寧○
及季龍死時永和六年在位十五歲於是世即偽位長子
石遵擁兵奔喪既至發世自僭即尊位世立三十三日
俄而冉閔李農執遵于如意觀而殺之石鑿乃僭位遵在
位一百八十三日鑿欲誅閔農閔農使王簡帥衆數千守
鑿于御龍觀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



之救城門不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已用也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于時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閔馳還廢鑿殺之誅季龍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冉閔字永曾小字棘奴季龍之養孫也父瞻字弘武本姓

冉魏郡內黃人閔幼而果銳季龍撫之如孫永和六年殺

曰鑿僭即皇帝位改元曰永興國號大魏復姓冉氏時慕

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先與慕容儁相遇於魏昌城連戰敗恪閔所乘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儁而燕騎大至圍之數重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恪所擒送至于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為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于龍城斬于過徑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太子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史臣曰夫拯溺救焚帝王之師也窮凶騁暴戎狄之舉



也。秦越雜種自古為虞限，以塞垣猶懼侵軼，况乃人居
中壤，窺我王政，乘弛紊之機，覩危亡之隙，而莫不嘯群
鳴，鎬汨亂天常者乎。○石勒出自羌渠，見奇醜類，聞輒
上黨，季子墜其非，凡倚霸洛城，夷甫識其為亂，及惠皇
失統，寓內崩離，遂乃招聚，豈徒乘間煽禍，度劉我都邑
翦害我黎元，朝市淪胥，若沉航於鯨浪，王公顛仆，壁游
魂於龍漠，豈厭晉德，而假茲妖孽者歟。觀其對敵臨危
運籌，賈勇奇謀，間發猛氣，橫飛遠喙，魏武則風情慷慨，
近谷劉琨則音詞倜儻，焚元超於苦縣，陳其亂政之誓，
戮彭祖於襄國，數以無君之罪，於是跨躡燕趙，奔吞韓

魏仗奇材而竊徽號，擁舊都而抗王室，虺蜮襲龍，冠帶
釋介，胄聞庠序鄰敵，俱威而獻款，絕域承風而納貢，則
古之為國，曷以加諸。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而託授非
季龍，心昧德義，幼而輕險，假豹姿於羊質，騁鳥心於狼
性，始懷怨對，終行篡奪，於是窮驕極侈，勞役繁興，春鍾
相尋，干戈不息，刑政嚴酷，動見誅夷，慄慄遺黎，求哀無
地，戎狄殘曠，斯為甚乎。既而父子猜嫌，兄弟讎隙，自相
屠膾，取笑天下，墳土未燥，禍亂荐臻，彙起於張豺族，傾
於冉閔，積惡致滅，有天道哉。夫從逆則凶，事符影響，為



谷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
錫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賢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岳霧掩三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惠剝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曰時英李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東萊先生晉書詩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晉書詩節卷之二十七

載記

前燕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壞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
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
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
時燕代多寇步搔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
曰呼之為步搔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
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廆幼而魁岸姿貌雄傑



谷必應理若循環世龍之殪晉人既窮其酷永曾之誅
錫士亦殲其類無德不報斯之謂乎

賢曰中朝不競蠻狄爭衡塵飛五岳霧掩三精狡焉石
氏怙亂窮兵流災肆惠剝邑屠城始自群盜終假鴻名
勿謂凶醜亦曰時英李龍篡奪淫虐播聲身喪國泯其
由禍盈

東萊先生晉書詩節卷之二十六

東萊先生晉書詩節卷之二十七

載記

前燕

慕容廆

慕容廆字弈洛壞棘城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
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分
保鮮卑山因以為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
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
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
曰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容二儀之德
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廆幼而魁岸姿貌雄傑



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龐童冠時嘗謁之
華甚歎異謂曰若至長必為命世之器臣難濟時者也因
以所服簪幘遺龐結髮勤而別之龐以大棘城即帝顓頊
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建
武初元帝承制拜龐大單于昌黎公龐讓而不受乃遣使
浮海勸帝承大統及帝即尊位遣謁者重申前命龐固辭
公封時二帝傾覆幽異淪陷龐刑政脩明流亡士庶多歸
之龐乃立邵以統流亡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
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
以庶政以裴疑魯昌陽耽為謀主逢羨游蓬西方愛封抽

宋奐裴開為股肱封拜宋該皇甫叟繆愷以文章才儁任
居樞要朱左車胡毋翼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為賓客劉讚
儒學該通引為東庠祭酒其世子鮑率國冑東脩受業焉
龐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成帝即
位加龐侍中龐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
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
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基也不可以不戒乃著
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咸和八年龐卒

慕容皝 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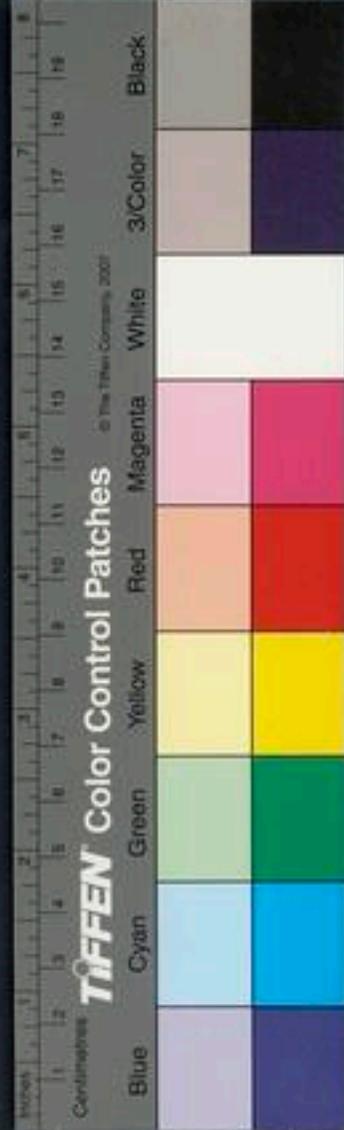
慕容皝 字元真 龐之第三子也 龍顏版齒 雄毅多權



略尚經學善天文庖李嗣位咸康三年僭號燕王以世子
偽為太子石季龍怒銚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
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郡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
相持旬餘左右勸銚降銚曰孤力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
子恪等出擊敗之帝又遣使進銚為征北大將軍單于公
如故銚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
兼言權假之意又聞庾亮弟冰翼繼為搆乃上表言其
失又與冰書冰見表及書甚懼遂與何亮等奏聽銚稱燕
王咸康七年銚遷都龍城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
銚親率群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銚

大悅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宗
為官學生者號高門生立東庠於舊宮以行鄉飲之禮銚
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銚親臨東庠考
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克近侍○銚嘗畋于西鄙將濟
河見二父老朱衣乘白馬舉手麾銚曰此非獵所王其還
也秘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
傷方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偶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
位十五年庖庶兄翰

翰性雄豪多權略猿臂工射膂力過人銚深奇之銚嗣翰
出奔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



者曰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
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力豎
之翰一發中刀鏗追騎乃散既至銑甚加恩禮後為人譖
遂賜死

慕容儁 韓恒 李產

慕容儁字宣英銑之第二子也初嬴堂言吾積福累仁子
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嬴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待之矣
及長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銑死僭卽燕王位
明年儁率三軍南伐次于無終石季龍幽州刺史王午棄
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攻陷其城因而都之及慕容恪擒

冉閔儁遣慕容評進攻鄴城尋而攻剋送冉閔妻子僚屬
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閔將蔣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儁
欲神其事業言歷運在己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
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卽皇帝位建元曰元璽時朝廷
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
所推已為帝矣儁太子暉死休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為皇
太子改元曰光壽○初嬴有駿馬色赭白有奇相逸力石
季龍之伐棘城也銑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踣齧人莫
能近銑曰此馬見異先朝孤掌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
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銑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



駿逸不虧雋北之於鮑氏馳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為銘贊
簡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雋自薊城
遷于鄴繕脩宮殿後銅雀臺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
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雋以為獄神之命遣尚
書郎以太牢祀之○雋燕群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
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舍
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嘗謂二王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
暉亡以來孤鬢髮垂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墜定
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遺怪將來乎長史季績對曰獻懷
之在東宮臣為中庶子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先太子

大德有八未見闕也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
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
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
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
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雋泣曰卿雖褒
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
何如績白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闡然二闕
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雋顧謂暉曰伯陽
之言樂石之惠汝宜戒之雋夜夢石季龍齧其脅寤而惡
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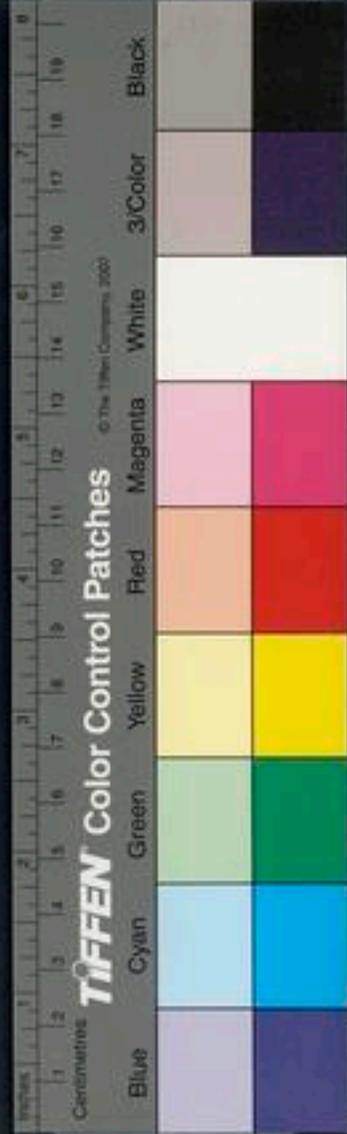
鞭之棄于漳水俄而雋寢疾召慕容恪輔少主謂曰季績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升平四年雋死在位十一年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哥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庖召見嘉之咸和中群僚建議表請燕王之號恒獨謂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庖不平之出為新昌令雋僭位與季產俱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雋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季產字子喬范陽人初仕石氏後仕雋歷位尚書前後周辭年老不堪理劇請拜太子太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任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後仕雋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曄立慕容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曄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暉 恪 皇甫真

慕容暉字景茂雋第三子也雋死僭即皇帝位改元曰建燕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曄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容根恃勳舊有無上之心乃言之於恪恪曰



公醉乎何言之勃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惧陳謝而退根將謀為亂於是收根等於禁中斬之○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曰臣以朽闇器非經國不足上諧陰陽下登庶政臣聞王者則天建國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舉台輔之重參理三光苟非其人則靈曜為虧尸祿貽殃負乘招悔臣等而可久忝天官以蔽賢路敢忘虞丘避賢之美輒循兩蹠知止之分謹送章綬惟垂昭許暉曰先帝所託惟在二公豈宜虛已謙冲以違委任之事恪等乃止慕容恪有疾月餘而死國中皆痛惜之○符堅將苻謨據陝降于暉堅恐將乘釁入關乃盡銳卒以備華陰暉群下議欲遣兵救謨因圖關右太傅慕容評素無輕略又受符堅間貨沮議苻謨知評暉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真曰符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角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真曰然繞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慕容垂既破晉大司馬桓溫有大功威德彌振評素不平之謀殺垂垂俱奔于符堅俄而堅遣其

慕容垂既破晉大司馬桓溫有大功威德彌振評素不平之謀殺垂垂俱奔于符堅俄而堅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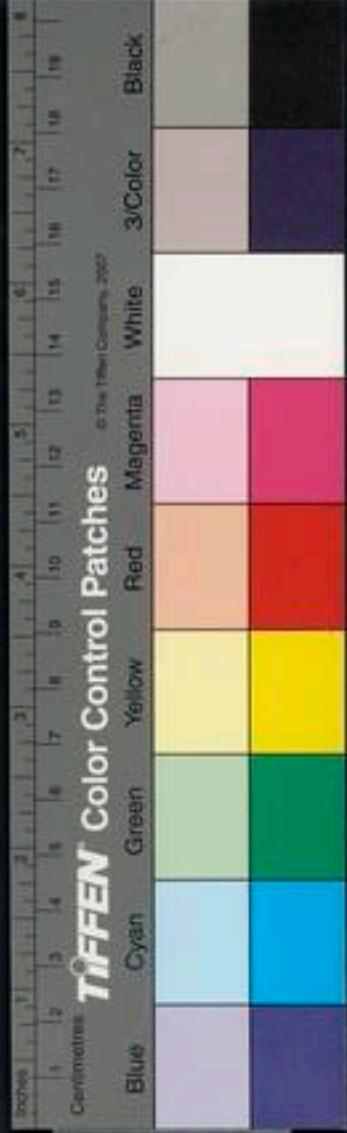


將王猛率衆伐暐暐使評等率精兵距之猛與評相持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雜幣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聞志暐遣使讓評評惧而與猛戰于潞州評師大敗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暐散騎侍郎徐蔚等夜開城門以納堅軍暐與評等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于堅堅語其奔狀暐曰孤死首丘欲歸死于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暐後終為堅所誅○始嵬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十一年以太和五年

滅通嵬 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沉深有大度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恪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慕容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吳秦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真字楚季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答曰卿昨為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數歲而死空



史臣曰觀夫北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闕諸華聲教莫之
漸雄據殊壤貪悍成其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
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岷吳而可錄御遠之策懷
戎狄而猶漏○慕容廆英資偉量是曰邊豪跡茲圖
定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曾冊象鷲致討昭
人訓於姚興况乎放命挾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
略地馳其蝥賊既而二帝遘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
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匡主
之節侯國秦而將徇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
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履桑敦地利任賢士該時

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
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于時群雄角立爭奪在
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功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
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
卷甲建旆東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
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
宣九合位止為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縉谿壑
難滿此之謂乎○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
之釁首圖中原燕王協其善異焉為其用一戰而平巨
寇再舉而拔堅城氣驚傍鄰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



天數在躬遽竊鴻名偷安寶錄猶將席卷京洛肆其蟻
聚之徒宰割黎元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
此之由非夫天厭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
斯○景茂庸材不親厥務賢輔攸賴逆臣佐謀於是陷
金墉而隸河南包銅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
不進東夏遺黎企鄴宮而授首當此之時也凶威轉熾
及玄恭即世虐媼亂朝垂以勳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
志士絕忠貞之路說人襲交亂之風輕鄰反速其谷響
敵罕脩其備以攜離之衆抗散死之師鋒鏑未交白溝
淪境衝輞暫擬紫陌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于常升

而郢覆終以身死異域皆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贊曰青山徙構玄塞分疆蠢茲雜種奔世彌昌角端
月步搖翻霜乘危蝟起怙險鳴張假竊神器憑陵帝鄉
守不以德終致餘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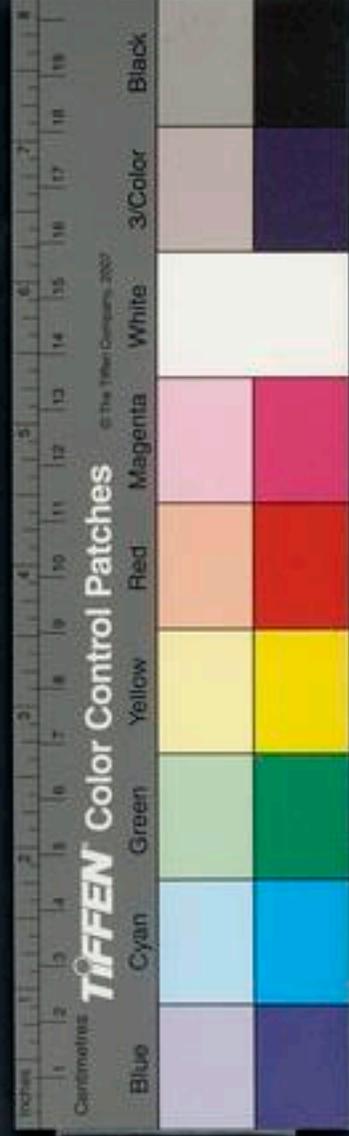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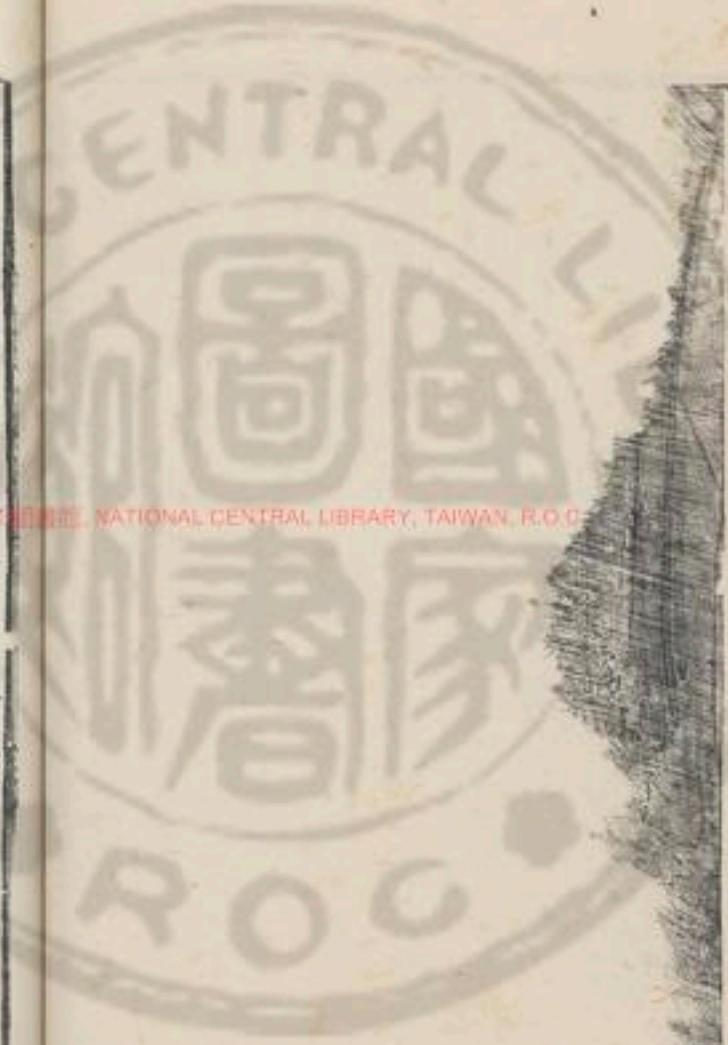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載記

○前秦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感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兩百姓苦之謠曰兩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初歸石季龍後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三秦王洪死子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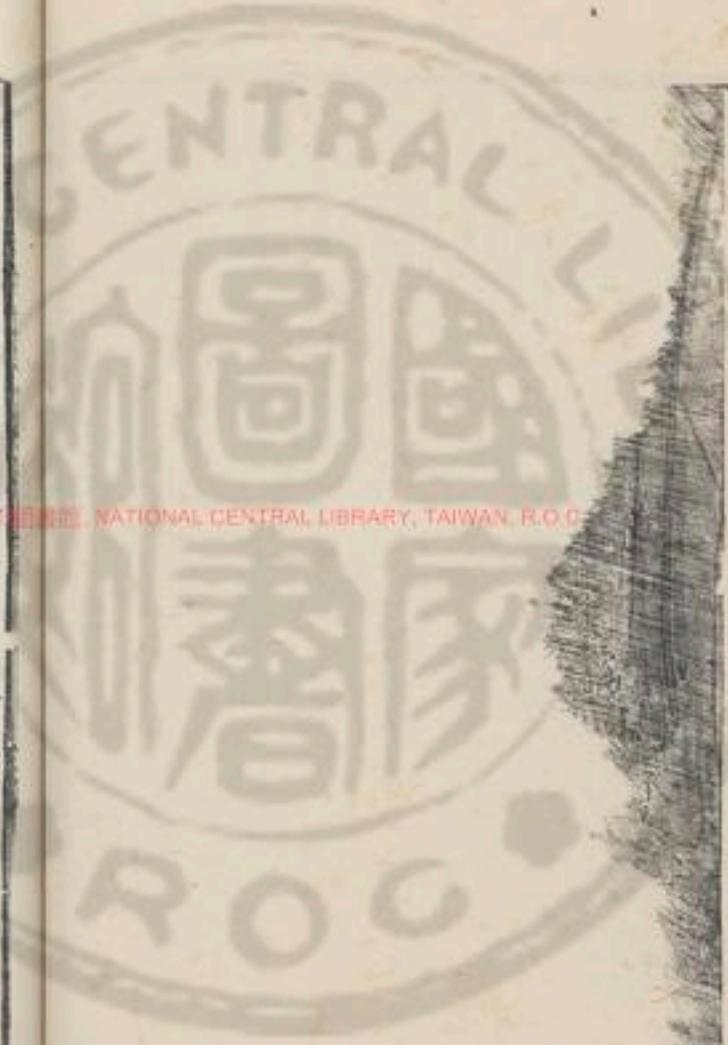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載記

○前秦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世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感謂之蒲家因以為氏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兩百姓苦之謠曰兩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初歸石季龍後降晉永和六年帝以洪為征北大將軍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識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三秦王洪死子健立



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永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在位四年死子生立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健卒僭即皇帝位生雖在諒闇游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時災異數見左光祿大夫強平諫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猛獸及狼犬暴害人百姓皆聚而邑居遂廢農桑群臣奏請禳災生曰天豈不予愛群生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事殺而施刑故耳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生怒殺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心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宗室動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既自有目疾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生夜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符法夢神告之寤而心悸會侍婢來告乃與特進梁平等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符堅亦率麾下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昏寐未寤尋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洪季子雄雄子堅

符堅 王猛

符堅字永固其母苟氏嘗游漳水析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



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臣又土臂垂過膝目有紫
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幼年七歲聰敏好施舉措不失
機徐統遇之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又密謂之曰符郎後當
大貴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八歲請就家學洪曰汝夷
狄異類世知飲酒今乃求學邪欣而許之健之入關也夢
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健翊日授之
堅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等並有王佐之才
為其羽翼及堅弒苻生以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改元
曰永興以子宏為皇太子允法為丞相弟融為陽平公于
不

樂公王猛薛讚為中書侍郎權翼為給事黃頌

即與猛讚並掌機密初堅母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俱終
為變至此遣殺之堅性仁友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
曰哀封其子陽為東海公。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
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婁敬有言關中四塞之國真不虛也
權翼薛讚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願陛下追蹤唐虞
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悅乃還長安王猛親
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氏豪也有大勳于符氏
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
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為我耕稼而君食之手
猛曰方當使君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



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氏然後百寮可整俄而世與猛爭論堅前欲擊猛堅命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焉改元曰甘露以王猛為中書令京兆尹猛與中丞鄧羗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強豪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豪右屏氣路不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為尊也○堅僭位五年鳳凰集于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為赦也與王猛符融密議于露堂悉彛左右堅親為赦文猛融俱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于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

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勅外窮究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為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孫並遣受業其有學為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於是號稱多士又改元為建元堅弟苻雙據上邽從兄柳據蒲坂叛堅將共伐長安堅遣使諭之各齧梨以為信皆不受堅命尋並討滅慕容垂來奔王猛勸堅除之堅弗從太和五年堅遣王



猛率楊安鄧羗等十將率步騎六萬伐暉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餘距之評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暉遣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粟新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衆皆勇奮鼎破金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帥之衆也惡之謂鄧羗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羗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萬戶侯相處羗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羗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羗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蹙其將殺傷甚重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乘勝追擊於是進師

圍鄴堅聞之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遂攻鄴陷之赦慕容暉及其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暉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衣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為蒼生父母何可盤于游田若禍起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知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於虞人朕聞罪於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



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頗留心儒學。王猛整齊風俗，政理稱舉，學校漸興。關隴清宴，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工商貿賅於道。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揚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英彥，雲集誨我氓黎。堅以王猛為丞相，以苻融代猛為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灞東。堅母荀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于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佳。明左右閤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其官。其後天

鼓鳴有彗星，出于尾箕。太史令張孟曰：彗起尾箕，而掃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暉為京兆尹。慕容冲為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諫。堅不從。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謂堅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慕容冲本王猛卒，大宛國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鬃，五色鳳，鷹麟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髮髯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



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虞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頃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于正殿以朝群臣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為諫議大夫○初皇母少寡將軍李威有辟陽之寵史官載之至是堅收起居注觀之見其事慙然焚其書大檢史官將加其罪著作郎趙泉等已死乃止辟陽侯審金其也太元七年堅饗群臣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

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東公陽與王猛子散

騎侍而皮謀反事洩堅問及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

天地而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

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

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

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

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堅引群臣謀伐晉秘書監朱

彤勸堅躬行天罰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

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

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廼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

晉書卷之二十一 王猛傳 王猛



五言詩卷二十八
在東晉
戈牧野合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穆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弗可犯也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群臣各有異同堅曰所謂築室于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獨留苻融議之融言晉不可伐者三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之言融泣曰臣智識愚淺誠不足採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先是有沙門道安者出入與堅同輦堅尤信重之至是群臣謂道安曰主上

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為蒼生致一言也故道安因此而

深堅不納其後慕容垂勸堅內斷勿採群臣之言堅大悅

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堅於是遣苻融

等率騎卒號百餘萬往伐晉晉遣謝石謝玄桓伊等水陸

七萬相繼進融乃馳使白堅白賊少易俘堅大悅堅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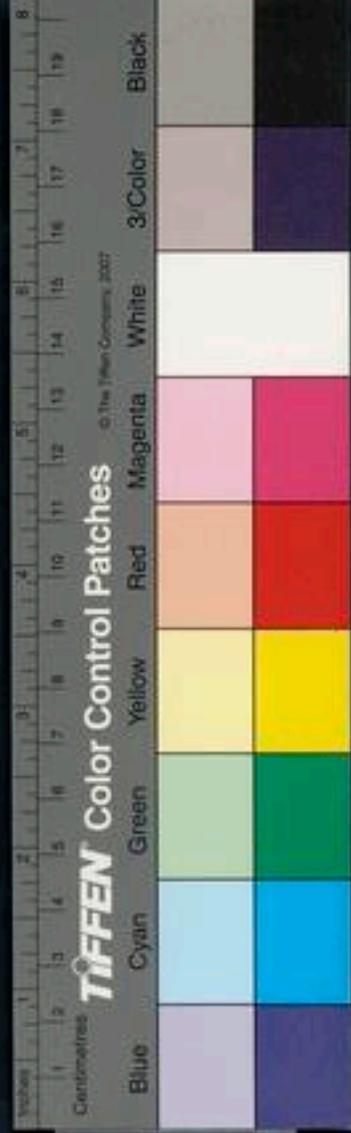
至項城及得融報以輕騎兼道赴之堅與苻融登城而望

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

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惧色初朝

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南山之神奉以相國

之號乃堅之見草木若有刀焉於是堅與謝石等戰于淝



水大驚堅為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
飧豚鬻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堅謂其
夫人公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
日後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初諺言肩不出項群臣勸
堅停城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自是慕容垂慕容泓
慕容暉等各聚兵反堅命苻叡苻弼苻弼討泓于華
澤叡輕敵為泓所敗被殺堅大怒甚懼誅遂叛慕容冲據
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
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
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雌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

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諶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

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梧桐數十萬株于阿房城

以待之冲小字鳳皇至是終為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

逼長安堅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於

此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暉諸弟起兵於外暉密結鮮卑之衆謀

應之爭洩堅乃誅暉父子及宗族城內鮮卑皆殺之城中

有書曰古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堅信之乃符太

子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知五將宏

尋將母妻宗室出奔百僚逃散冲入據長安堅至五將山

姚襄遣吳忠圍之忠執堅以歸新平襄求傳國璽堅瞋目

姚襄遣吳忠圍之忠執堅以歸新平襄求傳國璽堅瞋目



此之雷王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曰：聖賢之事，奈何擬之？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堅在位二十七年。堅死，子丕立。二年而敗丕死。族子苻登立。九年為姚萇子興所敗，被殺。自健至登，凡四十有四歲。太元十九年，滅。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少貧賤，以鬻舂為業。嘗舂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舂，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據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舂，直遣人送之。猛既出

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雋偉，望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歛翼待時。既風雲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相與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溫將歸，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當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



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累遷尚書左僕射
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討慕容暉進封清河郡
侯留鎮冀州俄入為丞相稍加都護中外諸軍事猛表辭
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紜朕竒卿於
暫見擬卿為臨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察之雅志豈不
精契神交千載之會維傳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
不殊也今天下向定舜倫始叙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
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宰政公平拔幽滯
顯賢才外脩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於是兵
疆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性剛明於善惡尤分微時一

殮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疾篤
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
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羌虜
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歲
堅哭之慟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
景略之速也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堅嘗目之
曰吾家千里駒也徵為青州刺史後晉遣將伐青州朗遣
使求降許之詔加負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
時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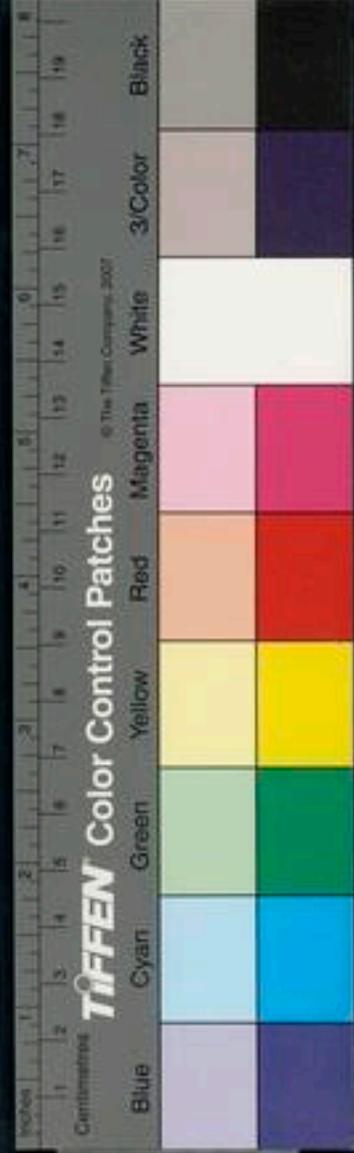
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允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
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允弟者乎王悅醜而才慧國寶美
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物侮人皆此
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盡席朗每事欲
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
以為不及之遠也又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
道孚為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
此答曰皆好惟鹽朱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
雞以進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
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為

知味後王國寶諧而殺之

符丕

符丕字永敘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
與言將略嘉之堅死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初符纂之奔丕
也部下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率騎數千南奔東垣馮該
斬丕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
遷龜龜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與猶逐鹿之並驅若瞻
鳥之靡定符洪擅鸞鳳之架點乘羯虜之危亡乃附錄
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萬毒未逞狼心健既承家克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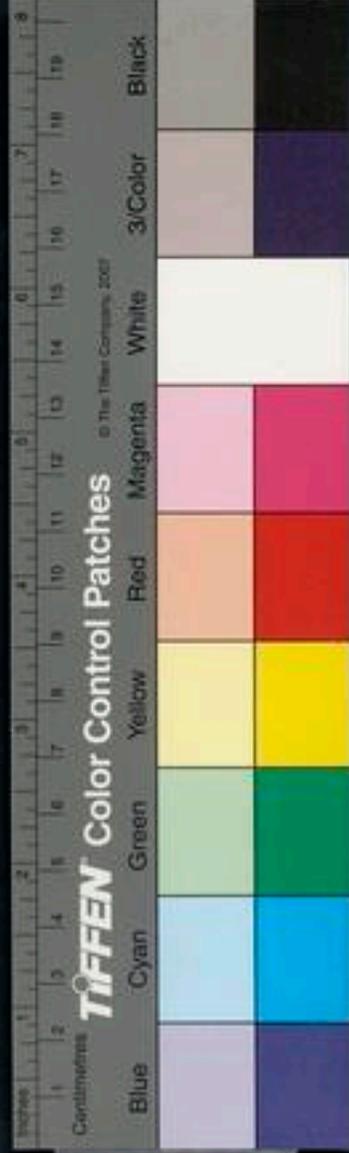
凶緒率思屬之救授山西之隙據德夫之巖險總三秦
之果銳敢窺太寶遂竊鴻名狡數英雄有可言矣長生
慘霄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歆忍生靈之
命疑猛獸之朝飢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
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
謠詠挺草符之休徵剋剪姦回篡承偽歷遵明王之德
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漳
軍國符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模鄧張以
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祀梓呈材文武兼施德刑具舉
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踰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邀荒

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歌託栖鸞以成頌固以功

六十八

俾先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既而足

以今世悞諫達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對三正之未叶
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
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袂鳴鸞禹穴
駐蹕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天道
助順神理害盈雖矜涿野之疆將致昆陽之敗遂使凶
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搔落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
遷於他族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
哉豈不謬哉○符丕乘亂借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



所廢人不能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
不敵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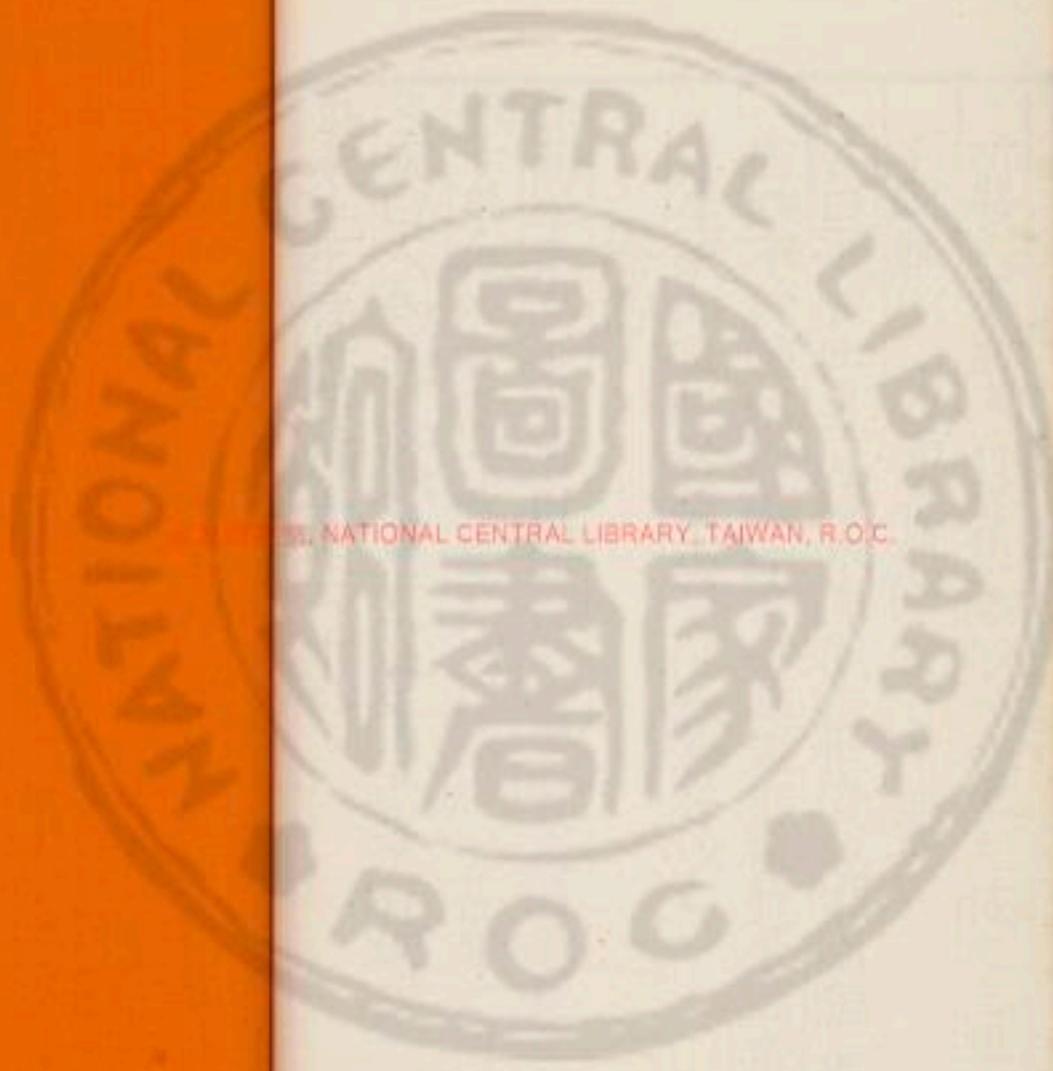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億藉世資遂隄關隴長生昏
虐敗不旋踵永固禎祥肇自龍蹏垂旒眉袞竊帝圖王
患生縱敵亂起矜彊不啓借假淪胥以亡

徐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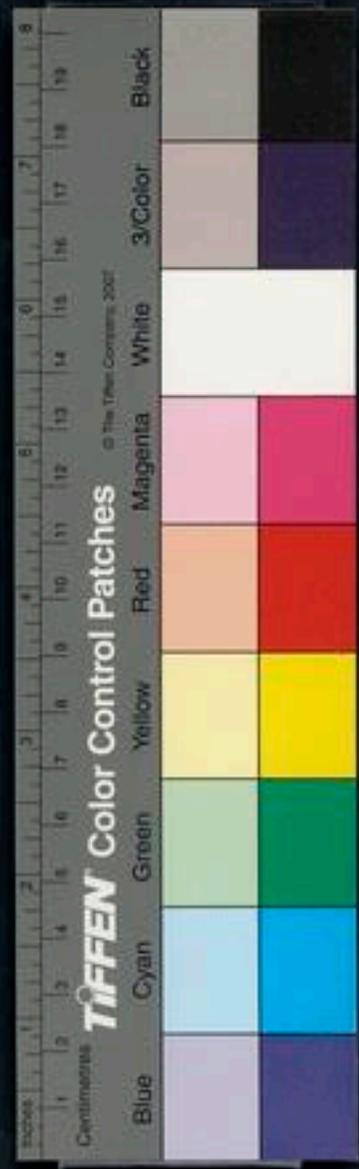
徐嵩字元高少以清日稱苻堅時舉賢良稍遷長安令貴
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音請托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
父成曰人為長吏故當應守此年少落落有端或之才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八

NATIO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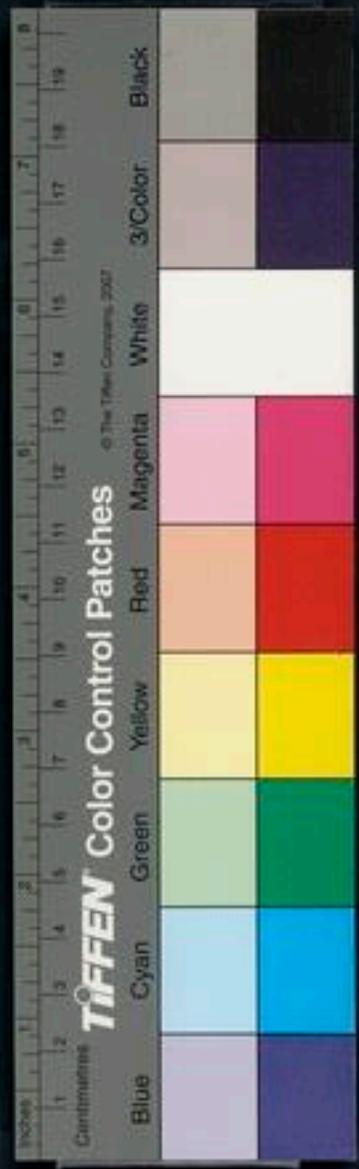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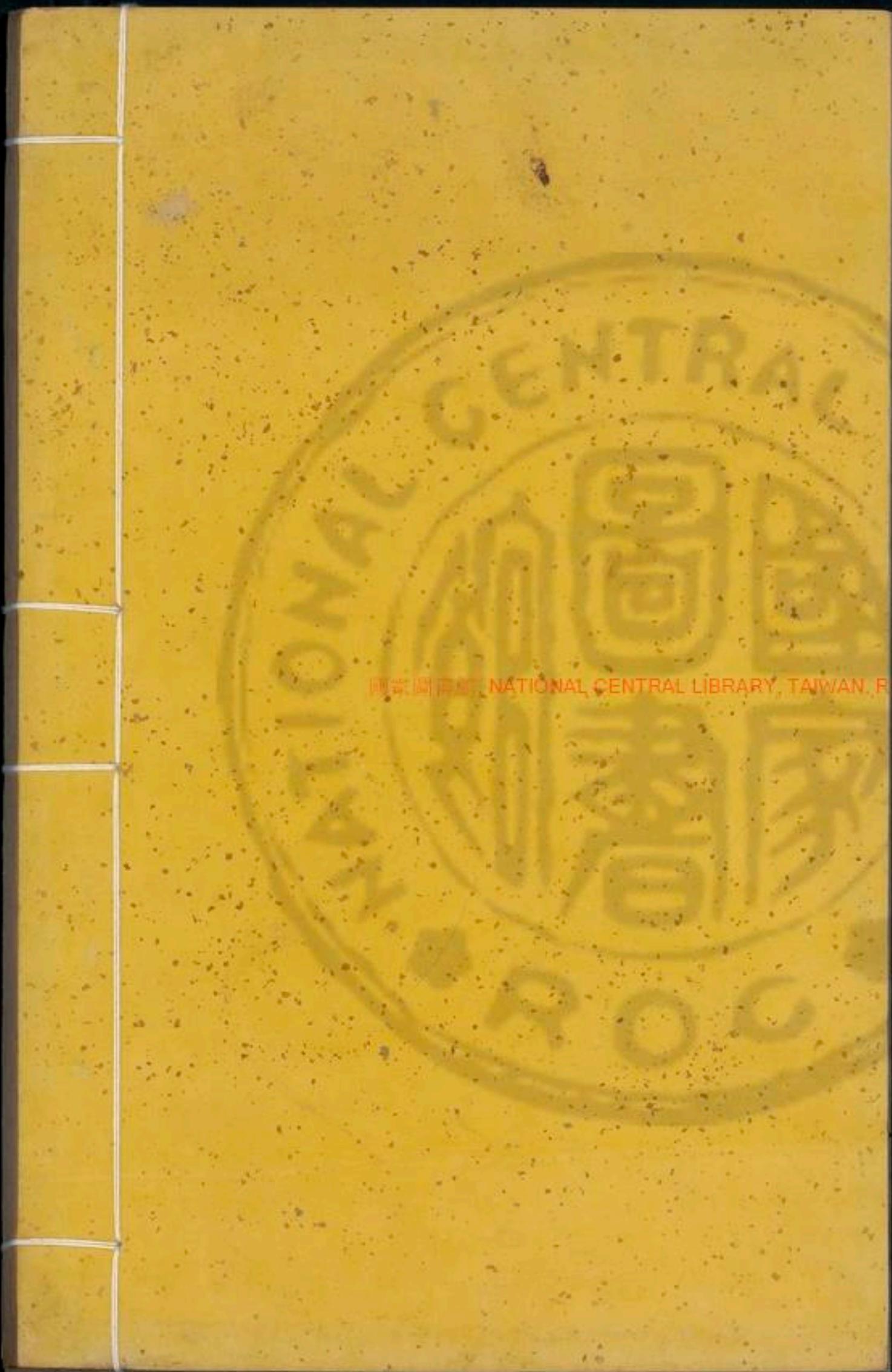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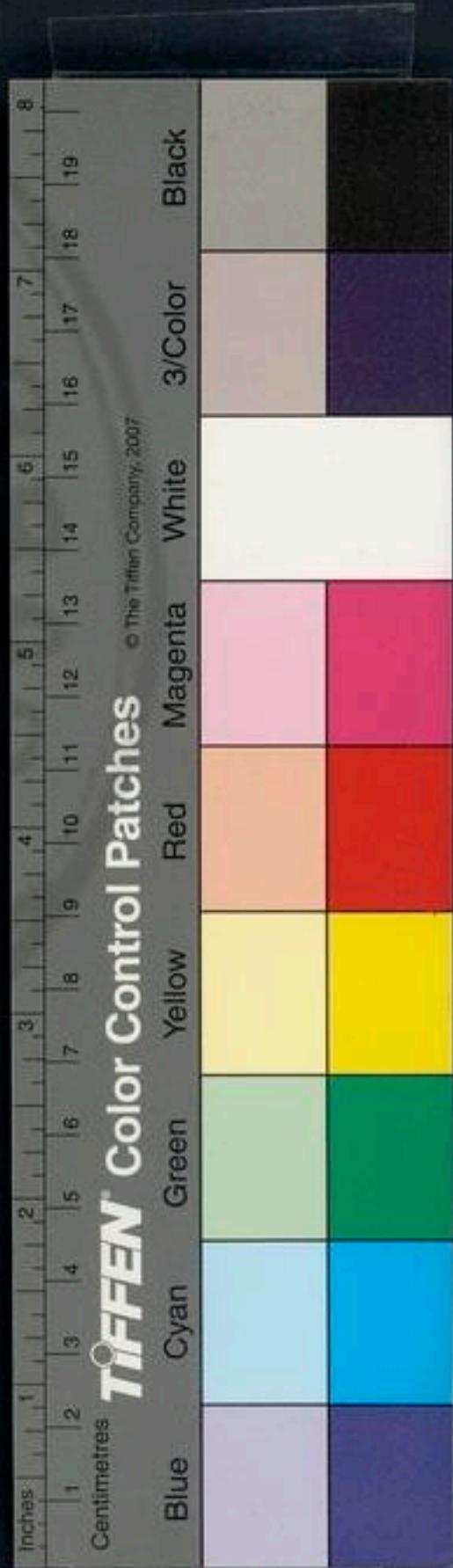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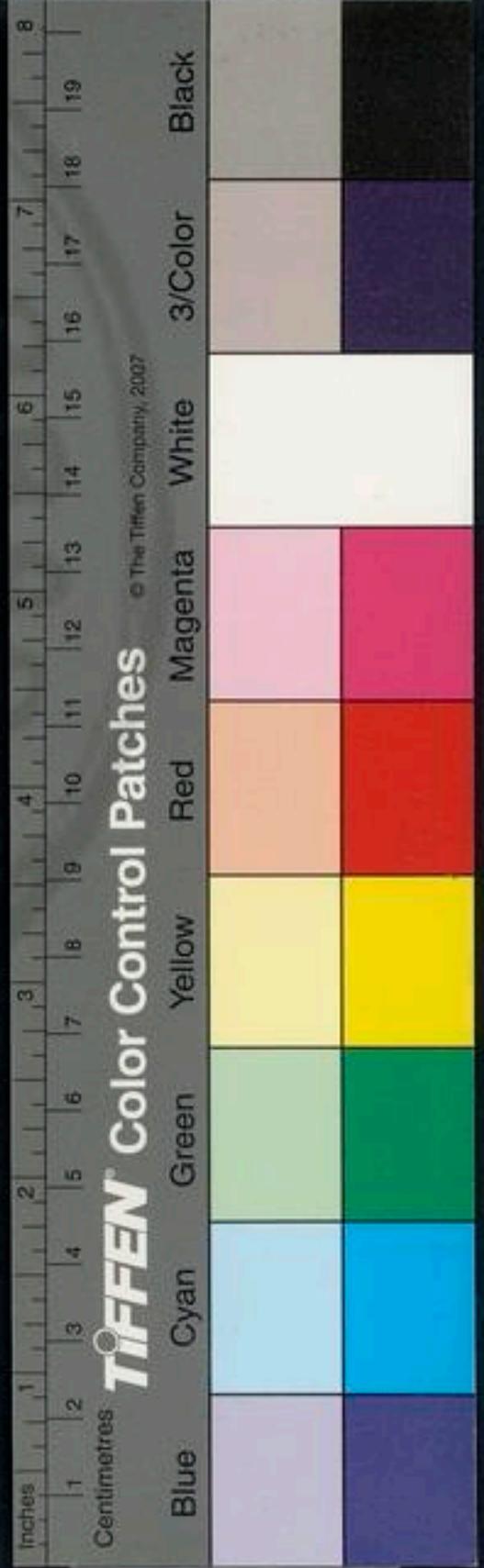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VENTO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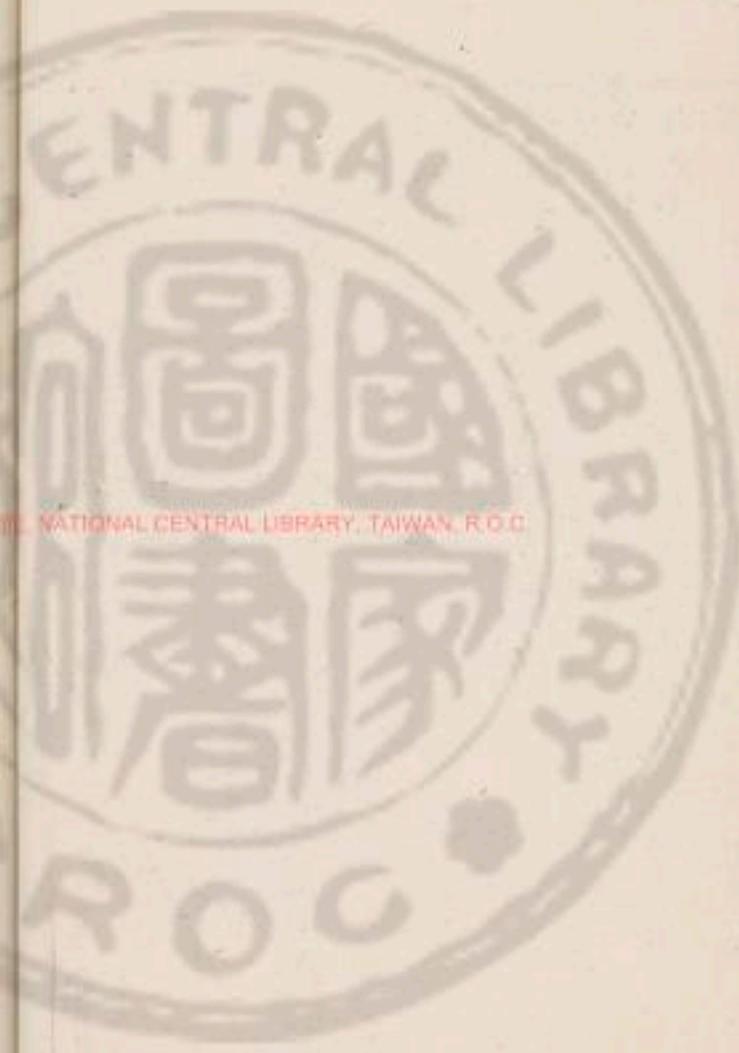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載記

後秦

姚弋仲 襄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石季龍時累遷冠軍大將軍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俱召弋仲弋仲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於是賁甲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冉閔之亂弋仲遣其子襄討閔戒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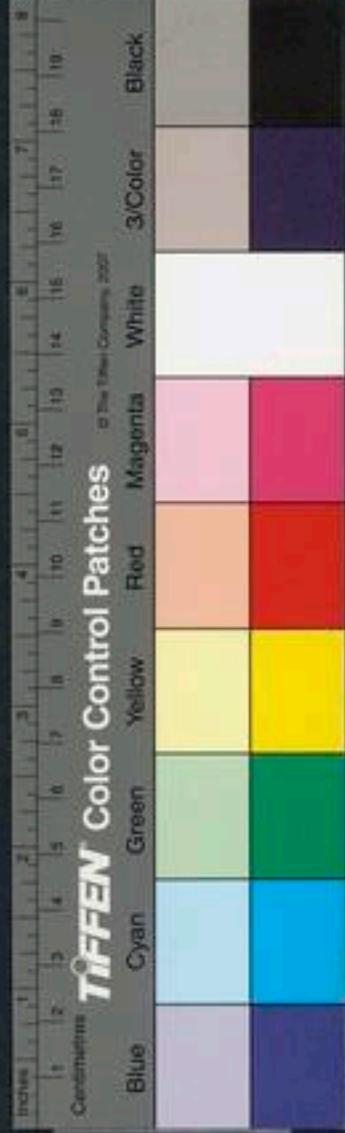
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大破閔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石氏滅乃歸晉永和八年卒

襄字景國弋仲第五子弋仲死晉處襄于譙城後與殷浩不協襄乃北引將圖關中苻生遣苻堅要擊之襄敗為堅所殺時晉升平元年也

姚萇

姚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萇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以萇為揚武將軍及苻堅寇晉以萇為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

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及萇之討慕容泓堅子叡死之萇惧奔于馬牧西州豪族尹詳等率五萬餘家推萇為盟主及殺苻堅于新平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于長安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女曰常安時諸營既多故號萇軍為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有高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烏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萇敗苻登于安定置酒高會謂諸將曰



吾不如亡凡有四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群賢者王望筭
略中一片耳群臣咸懼萬歲長寢疾夢符堅為宗寤而驚
悸遂狂言以太元十八年死在位八年

姚興 尹緯

姚興字子略長之長子也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
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給事黃門侍郎去成說風韻秀舉
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時京兆生高慕阮籍之
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
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晉輔國將軍
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

曰桓玄雖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
事不愛之曰玄不知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
非命世之才正可為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
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為大司農興如道
途園引諸沙門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辨夏言尋
覽舊經多有垂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
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興執舊經以相考校
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
託意於佛道公卿以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
十室而九矣涼州刺史王尚坐匿呂氏宮人擅殺逃入薄



卷之三十一 女真 三
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等上疏理尚云 興覽之
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
同里西方之英雋與曰有未理王尚文義甚佳恐非敞所
作文祖曰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
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
薨之陳徐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
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
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
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
罪以為尚書。興從朝門游于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

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
曰今已昏闇姦良莫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廻從朝
門而入旦而召滿聰進位二等晉劉裕屯聚芍陂有擾邊
之志興召其尚書楊佛嵩謂之曰吳兒不自知乃有非分
之意待至孟冬當遣卿率精騎焚其積聚時西湖梁國兒
於平涼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燕酒酣升靈牀而歌時
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征伐有功封平興男年八
十餘乃死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少有大志每覽書傳至宰相立勳之
際常撥書而歎晚仕苻堅為吏部令史風志豪邁卽皆憚



晉書卷之九十一 列傳第九十一 姚泓
之及姚萇奔馬牧綿與尹詳等推萇為盟主遂為佐命元
功萇既敗苻堅遣綿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綿曰卿於朕
何官綿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傳而
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綿性剛簡清亮張子房之為
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為侍中綿固諫以為
不可萇不從綿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綿曰
卿性不好學何為憎學者綿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
於是出鏗為北地太守萇死綿與興成苻登成興之業皆
綿之力也及死興甚悼之

姚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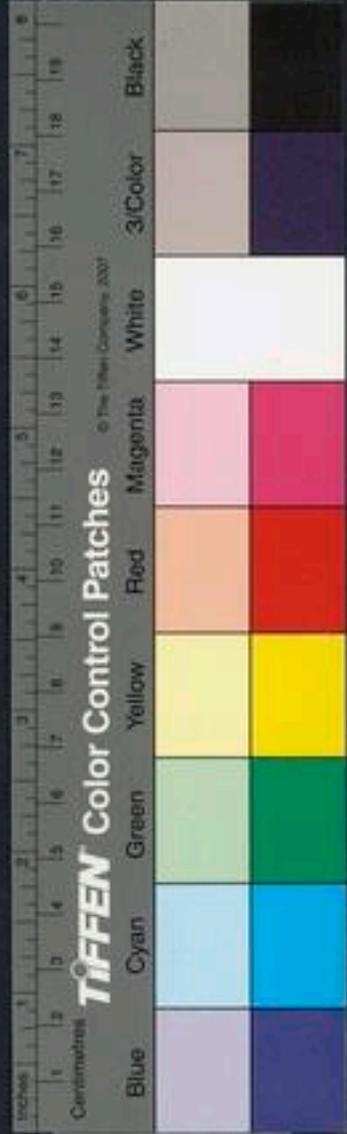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寬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
疾病久之乃立為太子受經於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
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傳皆拜焉泓以義熙十二
年僭即帝位改元永和將封宮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讚
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
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遭
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
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晉太尉劉裕總
六軍伐泓次于彭城遣檀道濟入自淮淝攻漆丘遣沈林
子自沐入河攻倉垣泓以內外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



晉書 卷之七十九 好涉訓 一 五 餘
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臣皆泣及王師入長安泓計無
所出謀欲降于裕其子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泓將妻子
詣壘門而降讚送泓于建康市斬之泓在位二年建康百
里之內草木皆樵死焉自長至泓三世凡三十二年

史臣曰自長江徙御化龍創業巨寇乘機而未寧戎馬
交馳而不息悔重氛於六漢鼓洪流於八際天未厭亂
凶旅寔繁矣仲越自金方言歸石氏抗直詞於暴主闡
忠訓於危朝貽厥之謀在乎歸順嗚哀之義有足稱焉
景國弱歲英奇見方孫策詳其幹識無忝斯言遽幾迷
塗良可惜夫景茂因仲襄之緒羈符一之會肅命辟家

恢弘霸業假仲容之銳俯定函秦挫雷惡之鋒載寧東
北在茲效略實寇凶徒列樹而表新營雖云效績存棘
而陵舊主何其不仁安枕而終斯其幸也○子略剋摧
勅敵荷成先構虛襟訪道側席求賢敦友弟以睦其親
明賞罰以臨其下英髦盡節爪牙畢命取汾絳陷許洛
欵僭燕而藩偽蜀夷隴右而靜河西俗阜年豐遠安邇
輯雖楚莊秦穆何以加焉既而逞志矜功弗虞後患委
涼都於禿髮授朔方於赫連專已生災邊城繼陷詎諫
招禍蕭牆屢發戰無寧歲人有危心豈宜騁彼雄圖被
深恩於介士翻崇詭說加殊禮於桑門當有為之時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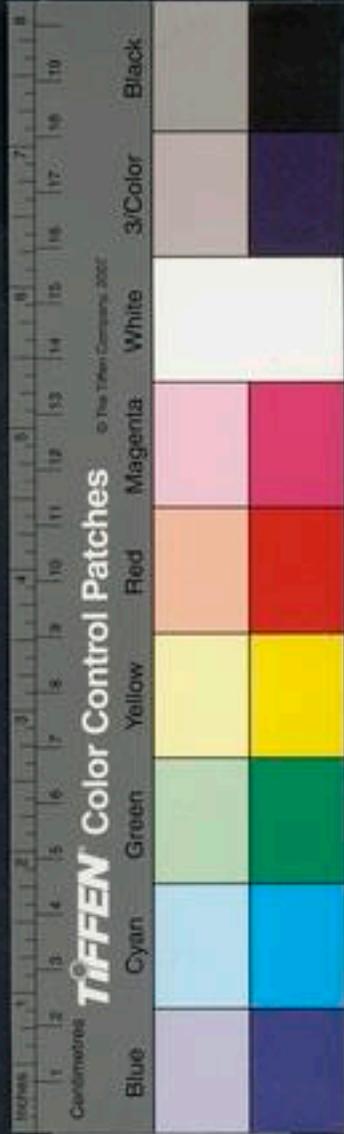
無為之業麗衣腴食殆將萬數捐實談空靡然成俗夫以漢朝殷廣猶鄙鴻都之費况乎偽境日侵寧堪永貴之役儲用殫竭山林有稅政荒威挫職是之由坐致偷胥非天喪也○元子以庸悞之質屬傾擾之餘內難方厥外禦斯輟王師仗順彌節而下長安凶嗣失圖繫組而降軼道物極則反抑斯之謂歟

贊曰弋仲剛烈終表奇節襄實英果長惟姦桀興始崇構弘遂摧滅貽誠將來無踐危轍

○後蜀

李特·雄·班·壽·勢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於赤穴者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於黑穴者凡四姓曰驛氏樊氏伯氏鄭氏五姓俱出皆爭為神於是相與以劔刺穴屋能著者以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劔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為廩君務相船又獨浮於是遂稱廩君乘其土船當夷水而下至于鹽陽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不得行廩君射之中鹽神鹽神死復乘土船下及夷城因居之秦并天下以為黔中郡巴人呼賊為賓因謂之賓人焉漢高祖更名其地為巴郡漢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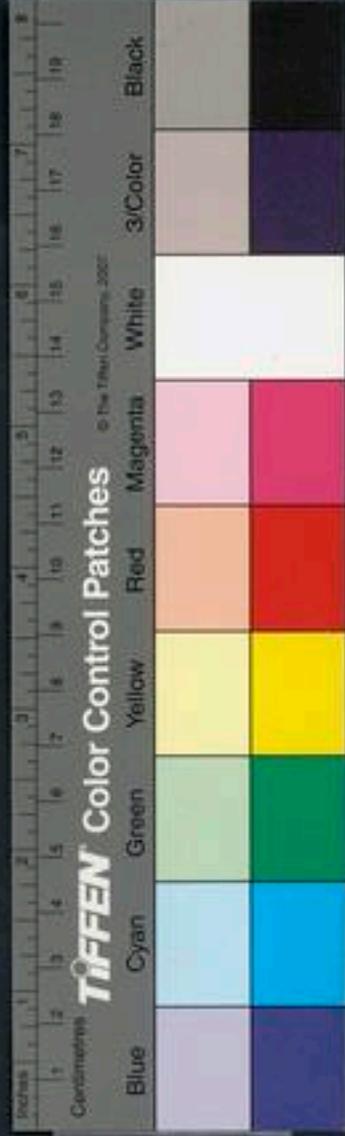


晉書卷之三十九
卷之三十九
喜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任
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改元為漢興
在位三年死

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嗣為位改元曰太和又改年嘉寧
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大發軍距溫溫從間道至成
都勢面縛降溫送勢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在位五年而敗
自持至勢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史臣曰昔周德方隆古公切踰梁之患漢祚斯永宣后
興凌淪之師是知戎狄亂華蒙深自古况乎巴濮雜處
厥頑寔繁資剽竊以全生習獷悍而成俗李特世傳

狡早擅梟雄太息劔門志吞井絡屬晉綱之落紐乘羅
侯之無斷騁馬屬韃同聲雲集殲殲殲屬漢荐食巴梁沃
野無半救之資華陽有析骸之累蓋上失其道覆敗之
至於斯仲雋天挺英姿見稱奇偉摧鋒累載克隆霸業
蹈玄德之前基掩于陽之故地薄賦而綬弊俗約法而
悅新邦擬於其倫是孫權之亞也若夫立子以嫡往哲
通訓繼體承基前脩茂範而雄闇經國之遠圖蹈匹夫
之小節傳大統於猶子託強兵於厥胤遺骸莫斂尋戈
之釁已深星紀未周傾巢之累便及雖云天道抑亦人
謀班以寬愛罹災期以恭矣速禍殊途並失異術同亡



武考憑藉世資窮兵竊橙罪百周帶毒其楚圍獲保歸
全何其幸也子仁承緒繼傳昏虐驅率餘燼敢鉅大邦
授甲晨征則理均於困獸斬關宵遁則義殊於前禽宣
其懸首國門以明大戮遂得禮同劉禪不亦優乎

贊曰晉圖池駟百六斯鍾天雷伏斃野戰群龍李特窺
蒙盜我巴庸世歷五朝年將四紀篡殺移國昏狂繼軌
德之不脩險亦難恃

○後涼

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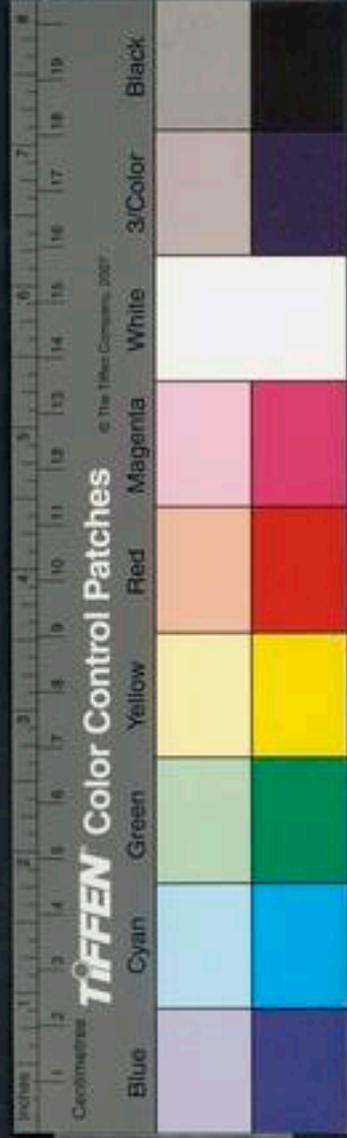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

夜有神光之異政以光為太子十歲與諸童兒遊戲邑里
為戰陣之法儔類咸推為主部分詳平群童歎服目重瞳
子左肘有肉印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符
人莫之識也准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除美陽
今夷夏震服累遷驃騎將軍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
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總兵七萬
鐵騎五千以計西域行至高昌聞堅薨晉光欲更須後命
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全方赴襪宜速何更留乎光乃進
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
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



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者其王率其旁國請降龜茲王帛純距光光進攻龜茲城戰于城西大敗之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其城大饗將士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葡萄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矢光既平龜茲有留戀之志時始獲馬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光入姑藏自領涼州刺史及聞崘堅為姚萇所害於是大赦境內建元曰太安是時麟見全澤縣百獸從之光以為已瑞以奉武太元

十四年僭即三河王位年號麟嘉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爨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光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為太子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年紹嗣為位未幾光之庶長子纂總兵入宮篡位紹自殺



呂纂

呂纂字永緒以隆安四年僭即天王位改元咸寧弟呂弘恐不為纂所容起兵東攻纂纂遣將擊弘弘衆潰出奔纂縱兵大掠弘之妻子亦為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允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藩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義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下之姪女也奈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告纂纂遣方康龍拉殺之纂番禾太守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於纂纂召超入責之超謝罪纂因

引超讎于內殿呂隆勸纂酒至昏醉超因刺殺纂纂在位三年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光弟寶之子也以文帝元興元年僭即位改元神鼎○姚興將姚碩德率兵至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道還呂超因勸隆請降隆乃降碩德等隆遣超率騎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遣將迎之隆東遷長安其後隆謀反為興所誅自光至隆凡十三載以文帝元興三年滅

史臣曰自晉室不剛中原蕩析苻氏乘釁竊號神州世明委質為朝位居上將爰以心膂受朕遐征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鶩瑯戈耀景捐金丘而一息最爾夷馭承



風霧卷宏圖壯節亦足稱焉厲永固運銷群雄競起班
師右地便有覬覦於是要結六戎潛窺厲鼎并吞五郡
遂假鴻名控黃河以設險負玄漠而為固自謂克昌霸
業貽厥孫謀尋而老及政昏親離衆叛瞋目甫爾疊發
蕭牆紹纂凡才負乘致寇弘超兇狡職為亂階永基庸
庸而縛姚氏昔寶融順榮煥累葉隗嚙干紀靡終身
世而光棄茲勝躅遵彼覆車十數年間終致殘滅向使
矯邪歸正革偽為忠鳴檄而蕃晉朝杖義而誅醜虜則
燕秦之地可定桓文之功可立郭馨段業豈得肆其姦
蒙遜烏孤無所窺其隙矣而猥竊非據何其謬哉夫天

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非其人而處其位者
其禍必速在其位而忘其德者其殃必至天監非遠其
可濫乎

贊曰金行不競實業斯屯瓜分九寓珍聚三秦呂氏伺
隙欺我人神天命難假終亦湏淪

○後燕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
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
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于世子儁後改名缺

外以慕容皝為名內實惡而攻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矣
以垂為名焉及雋僭稱尊號封垂吳王及慕容暉嗣偽位
慕容恪為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暉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
於臣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後以慕
容評見忌乃奔于苻堅堅禮之甚重堅之敗於淮南也垂
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勸垂滅堅因曰五木
之祥今其至矣垂以堅待之厚不欲負堅固弗從乃以兵
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讎擄捕寶危坐整容
誓之曰世云擄捕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願得三盧
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

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
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則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
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未幾垂果
叛以太元八年自稱燕王建元曰燕元苻丕時鎮鄴堅遣
侍郎姜讓責垂垂詰讓胡不以鄴見歸讓厲色責垂曰主
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竒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
斷金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
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定
都中山群僚勸即尊號遂以太元十一年僭即位改元曰
建興後垂伐慕容永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



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垂以大元二十一年
死時年七十一在位十三年子寶嗣偽位在位三年為蘭
汗所弒即隆安三年也蘭汗垂之李舅也寶死子盛殺汗
自立盛汗之婿也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運即位改元曰建元又改年曰長樂盛讌其
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七兵尚書
丁信年十五盛之白男子也進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臣之
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之言乎盛以威嚴馭
下瞻恭少親多所往猶思故信言及之盛在位三年為慕容

國等所弒是歲隆安五年也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盛死僭即尊位改年曰光始
熙寵愛皇后苻氏為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
土與穀同價苻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薑皆下
有司切責不得加以太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躄
踊若喪考妣大斂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制百僚於宮內
哭臨使有司接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群
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熙送苻氏喪因為慕容雲所
弒在位六年自垂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義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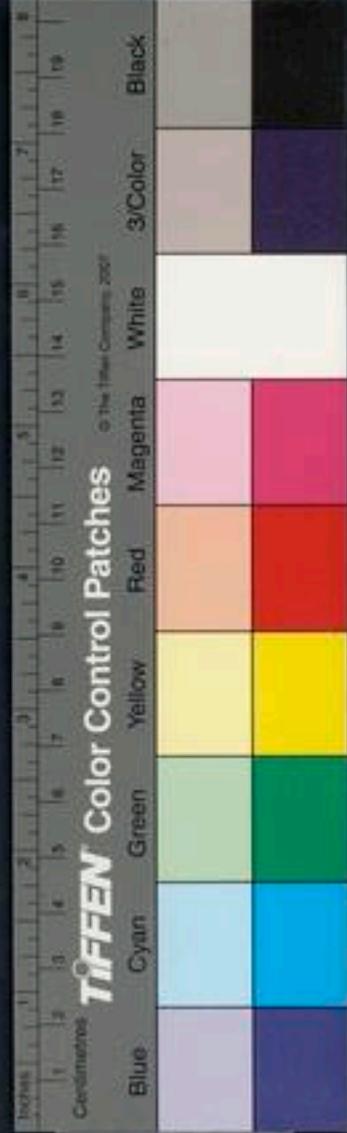


年滅

史臣曰四星東聚金陵之氣已分五馬南浮玉塞之雄
方擾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慕容垂天資英傑威震本朝
以雄略見猜而庇身寬政永固受之而以禮道明事之
而畢力然而隼質難羈狼心自野淮南失律三甥之謀
已構河朔分麾五木之祥云啓斬飛龍而邀舉喻石門
而長邁遂使翟氏景從鄴師宵逸收羅趙魏驅駕英雄
扣囊餘竒摧五萬於河曲浮船秘策招七郡於黎陽返
遼陰之舊物創中山之新社類帝禋宗僭擬斯備夫以
重耳歸晉賴五臣之功句踐給吳資五千之卒惡有業

殊二霸無微一旅拮據而傾山岳騰瀟而御風雲雖衛
人忘亡復傳於東國任好餘裕伊愧於西鄰信符氏之
姦回非晉室之鯨鯢矣寶以浮嶽獲升峻文御俗蕭牆
內憤勅敵外陵雖毒不被物而惡足自勦盛則孝文其
符文武不墜韜光而夷讎賊罪已而遜高危翩翩然濁
世之佳虜矣○熙乃地非與主舉因淫德驪戎之能取
悅於匡牀玄妻之姿見竒於鬚髮蕩輕舟於曲光之海
望朝涉於景雲之山飾土木於驕心竊怨差於叢壤宗
祀夷滅為馮氏之驅除焉

晉曰我狄憑陵山川沸騰天未悔禍人非與能疾走而



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豈家傑掃蕪夷魏割屠永滅
大盜潛移鷄名遂竊實心生亂盛清家難既極驕淫人
懷憤惋暨貽身咎災無以追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十

載記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史臣曰夫天地閉六稜生雲雷屯
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
我帖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
魄沁漠請命業術豈暇竊憑近郊
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
之衆威策遷舉便欲誓汧隴之餘
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既而控
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



捷先鳴則興道明烈烈鞭笞景家傑掃蕪夷魏割屠永滅
大盜潛移鷄名遂竊實心生亂盛清家難既極驕淫人
懷憤惋暨貽身咎災無以追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二十九

東萊先生晉書詳節卷之三十

載記

○西秦

乞伏國仁 乾歸 熾盤

史臣曰夫天地閉六稜生雲雷屯
兵肆禍封域無紀干戈是務國仁
我帖危長其陵暴向使偶欽明之
魄沁漠請命業術豈暇竊憑近郊
智不及遠而以力詐自矜陷呂
之衆威策遷舉便欲誓汧隴之餘
馬而宵征翦勅敵而朝食既而控
弦鳴鏑厥志未逞沮岸



崩山其功已獲履重氛於外難去以計全貽巨燬於蕭牆
終成凶禍宜哉○熾盤叱咤風雷見機而動牢籠雋傑決
勝多奇故能命將掩澆河之酋臨戎襲樂都之地不盈數
載遂隆偽業覓其遺迹盜亦有法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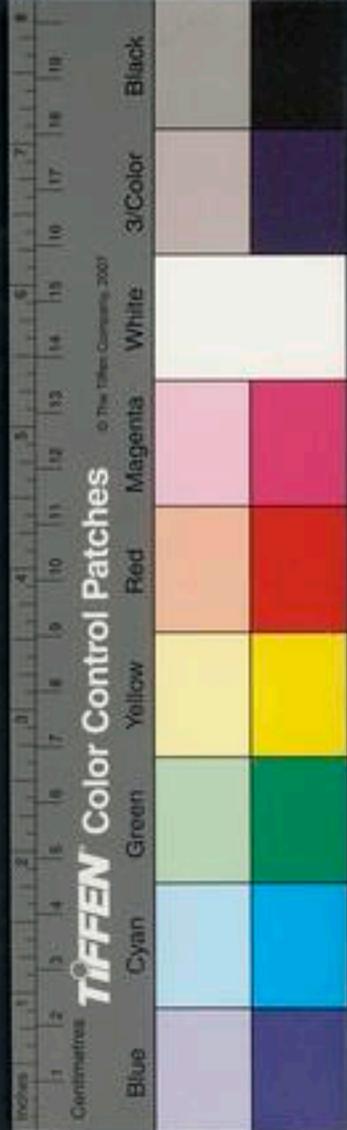
○北燕

馮跋 素弗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思十萬之後也萬之丁孫有
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慕容寶僭號署跋中衛將軍慕容
熙即位欲誅跋兄弟跋與弟俱亡及慕容雲為幸臣所殺
衆推跋為主於是以太元二十年丁僭稱天子于昌黎不徙

舊號即國曰燕建元曰太平跋勵意農桑乃下書曰桑柘
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
一百根柘二十根時地震右寢壞跋問太史令閔尚曰此
年屢有地動之變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陰也主百姓震
有左右北震皆向右臣懼百姓將西移跋曰吾亦甚慮之
跋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跋死弟弘
立凡二世二十有八載

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任俠放蕩不脩小節故時
人未之奇南宮令成藻蒙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問者
勿納素弗徑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



曰吾遠求騏驎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遂為宰輔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先跋死跋哭之哀恸

史臣曰自五胡縱虐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為荒裔鴻名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嘗謂戎狄凶豎未窺道德欺天擅命柳乃其常而馮跋出自中州有殊醜類因鮮卑之昏虐亦盜名於海隅然其遷徙之餘少非雄傑幸以寬厚為衆所推初雖砥礪終罕成德舊史稱其信惑妖祀斥黜諫臣無開馭之才異經決之士信矣速禍致寇良謂在茲猶能撫育黎萌保守疆宇發號施令二十

餘年豈天意乎非人事也

贊曰國仁驍武乾歸勇悍矯矯熾盤臨機能斷孰謂德虜亦懷沉算文起常才憑時叛換咸竊大寶為我多難

○南涼

禿髮烏孤

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八世祖匹孤匹孤卒子壽闐立初壽闐之在孕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壽闐孫樹機能據有涼州之地至烏孤嗣位呂光遣使署為冠軍大將軍隆安九年自稱西平王號太初後徙于樂都烏孤死弟利鹿孤立



秃髮利鹿孤

利鹿孤以隆安五年僭稱河西王利鹿孤謂其群下曰戎車屢駕無闕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苦滯豈所任非才將吾不明所致也祠部郎中史嵩對曰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為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宜建學校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談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利鹿孤在位三年而死弟儂檀嗣

秃髮儂檀

儂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儂檀明識幹

非汝等輩也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姚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來聘敞父燧呂光時為尚書郎見儂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剋消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是儂檀讀敞曰孤以常才謬為尊先君所見稱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後姚興署儂檀為涼州刺史儂檀入涼州讌群僚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君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寬鏡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



之建年垂百歲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又安仁義可以永
固願大王勉之僖檀曰非君無以聞謹言也僖檀雖受制
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其後僖檀伐沮渠蒙遜為
所敗又與赫連勃勃戰為勃勃所敗姚興遣韋宗來觀釁
僖檀與宗論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
經略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來
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僖檀神
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殫豈足為多也宗還長安
言於興曰涼州未可圖也後僖檀出西征乙弗使太子武
臺守樂都乞伏熾盛乘虛來襲旬而城潰僖檀聞之其

將士亡日逃散僖檀遂歸熾熾歲餘為熾盛所鴆烏狐至僖
檀三三也十九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史曰曰禿髮累葉酋豪檀強邊服控弦玉塞躍馬金山
候一朔月而窺兵乘折膠而縱鎬禮容弗被聲教斯阻烏
狐一治一符渾之策治兵以討不賓鹿狐從史嵩之言建學
而一謂一檀承累捷之銳藉二昆之資摧呂氏等無遺策取
姑臧必兵不血刃武略雄圖比蹤前列既而叨竊重位盈
滿且期窮兵以逞其心縱慝自貽其弊地奪一蒙遜勢
劔於赫連覆國喪身猶為幸也昔宋瑒好戰致災於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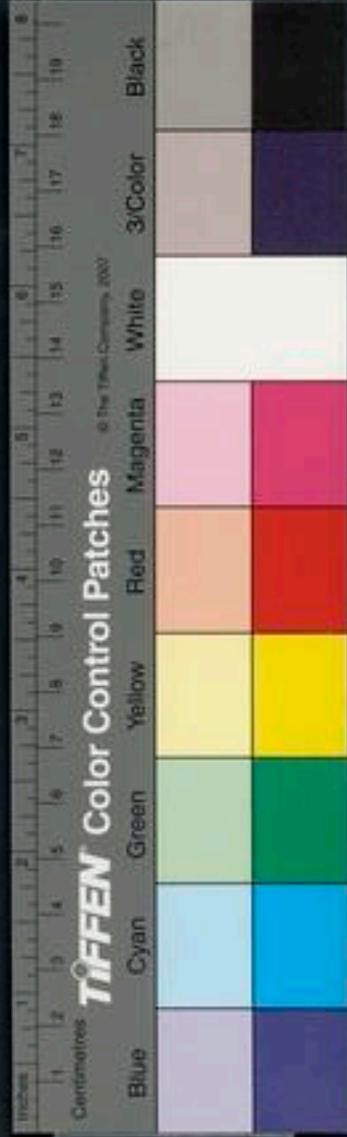
督禁靈驥武取殺於乾谿異代同亡其於僂檀見之矣
贊曰禿髮兄弟檀雄群虜開疆河外清氛西土僂檀傑
出騰駕時英窮兵驥武喪國頽聲

○南燕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號之少子也姿貌雄偉額有日角偃月重
文博觀群書多才藝兄垂常與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
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慕容暉敗徙于
長安村堅以為張掖太守堅之敗也德乃從垂如鄴慕容
位以德鎮鄴及魏收中山實所將乘勝攻鄴德擁眾

南渡徙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
師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攻黎陽之為天橋津及
至滑臺景暉見于箕尾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
元故事補元年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使召
迎已德謂其下曰御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
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
御等以為何如其侍郎張華勸德毋退讓會寶知德攝位
懼而北奔乃止德謀定都其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
東秦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
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德大悅乃引師而南兖州



北鄙諸縣悉降遣慕容鍾傳檄青州諸郡諸郡皆承檄降
于德德遂入廣固僭即皇帝位改元為建平後因讎群臣
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可方自古何
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后少康光武
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為讓德曰卿
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韓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
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
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如齊城登營丘
望晏嬰冢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乎仲古之賢人
達禮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臧

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丘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鼎
其禮蓋政在家門故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
乎所以不遠門者冀悟平生意也遂問謨以齊之山川
丘陵賢哲舊事謨詳辯盡也成國德深嘉之拜尚書
即德因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
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已生浮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
馳朱輪佩長劔恣飛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
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
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
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



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俄而德寢疾無子以兄子超為太子德死即義熙元年也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初超徙于長安姚紹見而異焉勸姚興拘以爵位且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德無子以超為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為位改元曰太上一以慕容鍾錄尚書事封孚為太尉自餘封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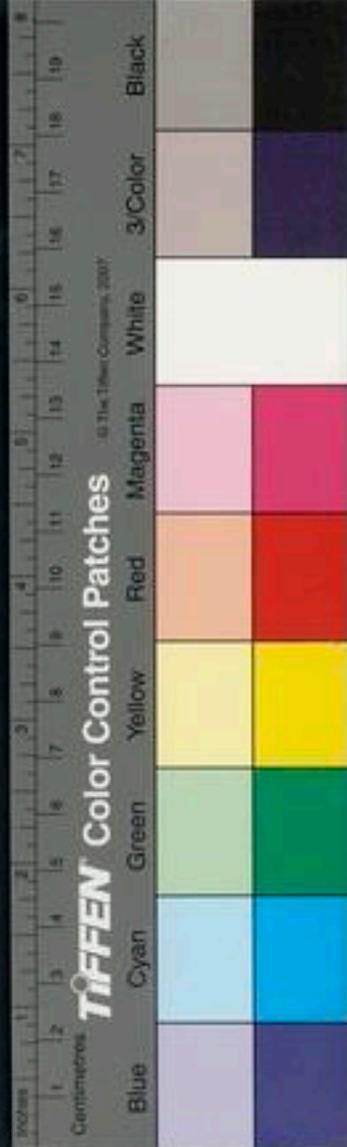
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樓為武衛將軍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宏外戚懿望正應參異百揆不宜遠鎮方外超不從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大之皮恐終當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深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南長史悅齊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至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與慕容鍾段宏等俱叛尚書都令史王儼誚事五樓累遷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



晉書 卷之三十三 慕容恪傳 文
候事五樓○晉劉裕率師討超王師次東莞超遣將分距
之衆將俱敗超惧入保小城未幾裕師圍城四合朔旦超
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所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
之盛握超手而相對泣其領軍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
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
之於是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
曹疑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
自陷石季龍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
而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
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城中出降者相繼尚

昔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為裕軍所執送建康市斬之
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位至超凡十一年以義
熙六年滅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聞其
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慕儼之雄姿韞從橫
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全齊竊弄神器
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吳崇儒術以弘風化
謹言而勵已觀其為國有足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霜
者之業政刑莫恤畋遊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
而動威離先緒俄頽家聲莫振陷宿豫而貽禍祿大規



而延敵君臣就虜宗廟為墟迹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姦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滯名域中超承偽祚撓其國步廟失良壽庭悲霑露

○北凉

沮渠蒙遜

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蒙遜以官為氏焉

史臣曰蒙遜出自夷貊擅雄邊塞屬呂光之悖德深懷仇弼之冤推投業以濟時假以陳吳之事稱兵白澗南涼請和出師丹嶺北寇賓服然而見利亡義苞禍滅親雖能制命一隅抑亦備諸凶德者矣

○夏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劉元海之族也身長捌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羨風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寵遇踰於勳舊尋加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奔于鎮高平頃之又以勃勃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於是襲殺奔于而并其衆義熙二年僭稱天王建元曰龍昇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又改元為鳳翔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子劉元海之族也身長捌尺五寸腰帶十

圍性辯慧羨風儀姚興見而奇之深加禮敬寵遇踰於勳

舊尋加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奔于鎮高平頃之又以勃勃

為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於是襲殺奔于而并其衆義熙

二年僭稱天王建元曰龍昇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

國稱大夏又改元為鳳翔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



比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為名阿利性尤工巧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行築之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斬工人如其入也即斬鎔匠又造百鍊剛刃為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省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通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為大鼓飛翁仲銅跪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于宮殿之前○勃又下書自言帝王者係天為子是為徽赫實與天連政性曰赫連氏應協

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為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劉裕滅姚泓留子義真鎮長安勃勃聞之遂率兵攻長安剋之群臣勸進於是為壇于灊上僭即皇帝位改元曰昌武勃勃歸于長安徵隱士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乃於長安置高臺以子瑣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以宮殿大成改元真與刻石都南頌其功德勃勃性凶暴好殺群臣忤視者皆毀其目笑者夾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夷夏踴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十
死弟定僭號與平涼為魏所滅自勃至定凡二十有六年
而亡

史臣曰赫連勃勃醜遺類入居邊宇屬中壤分崩緣
間肆慝控弦鳴鏑據有朔方遂乃法玄象以開宮擬神
京而建社竊先王之徽號備中國之禮容驅駕英鷲爾
闡天下然其器識高爽風骨魁奇姚興覩之而醉心宋
祖聞之而動色豈陰山之韞異氣不然何以致斯乎雖
雄略過人而凶殘未革飾非距諫酷害朝臣部內嗷然
忠良卷舌滅亡之禍宜在厥身猶及其嗣非不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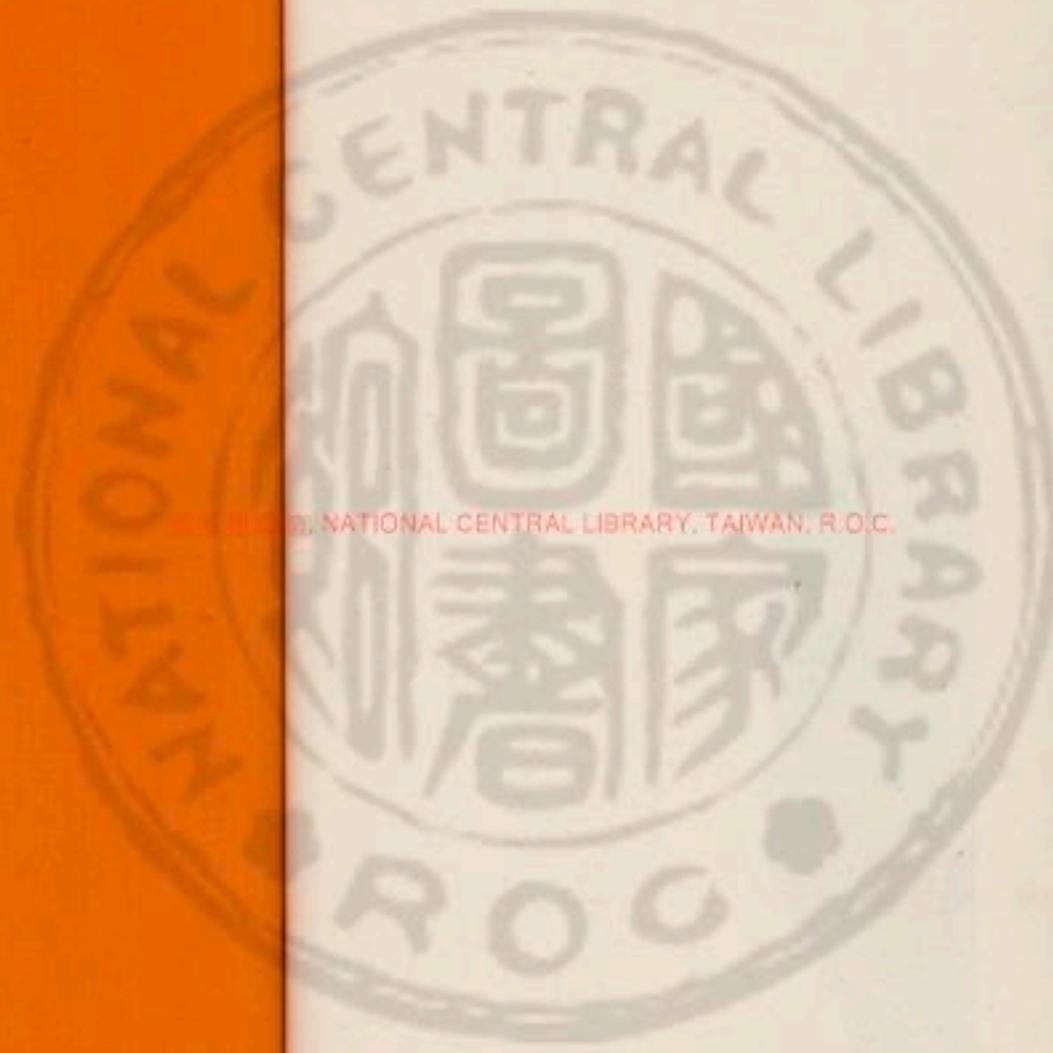
晉曰淳維遠裔名王之餘嘯群龍漢乘樂復漁爰創宮
宇易彼氐廬雖弄神器猶曰凶渠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赤
卷
第
一
冊
第
一
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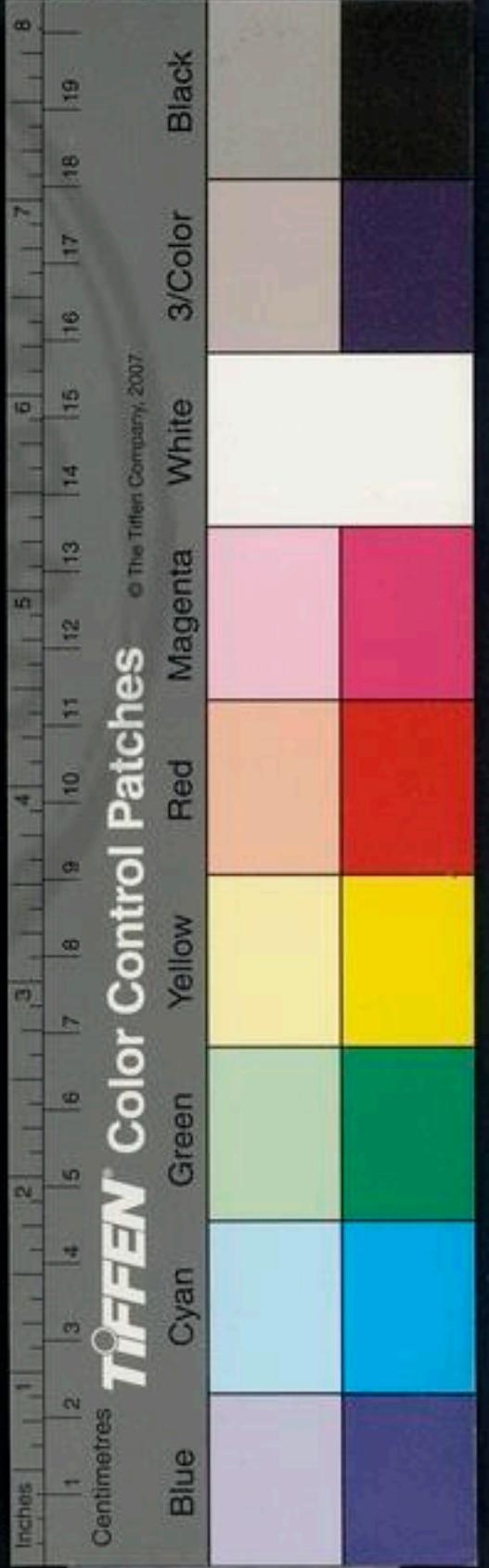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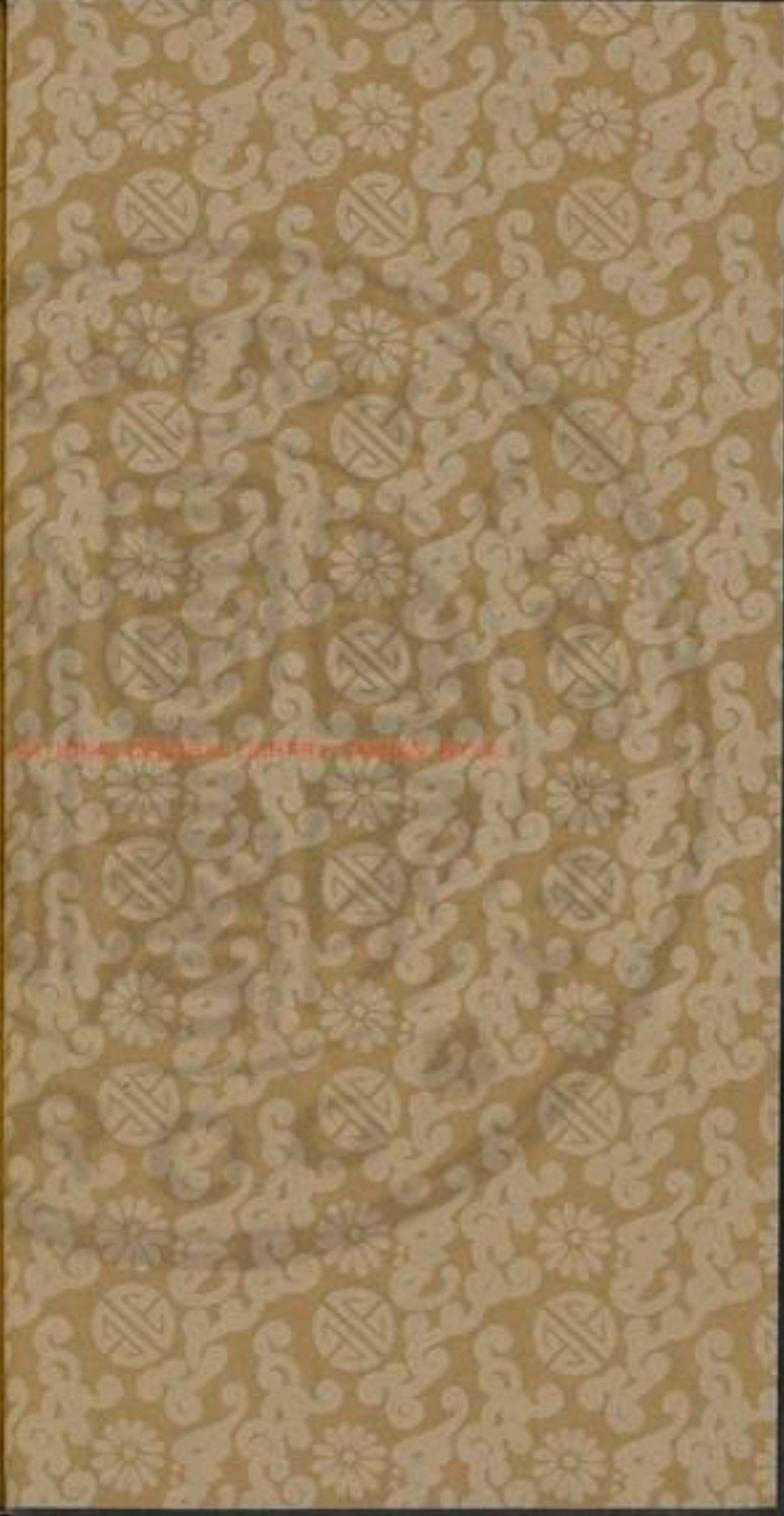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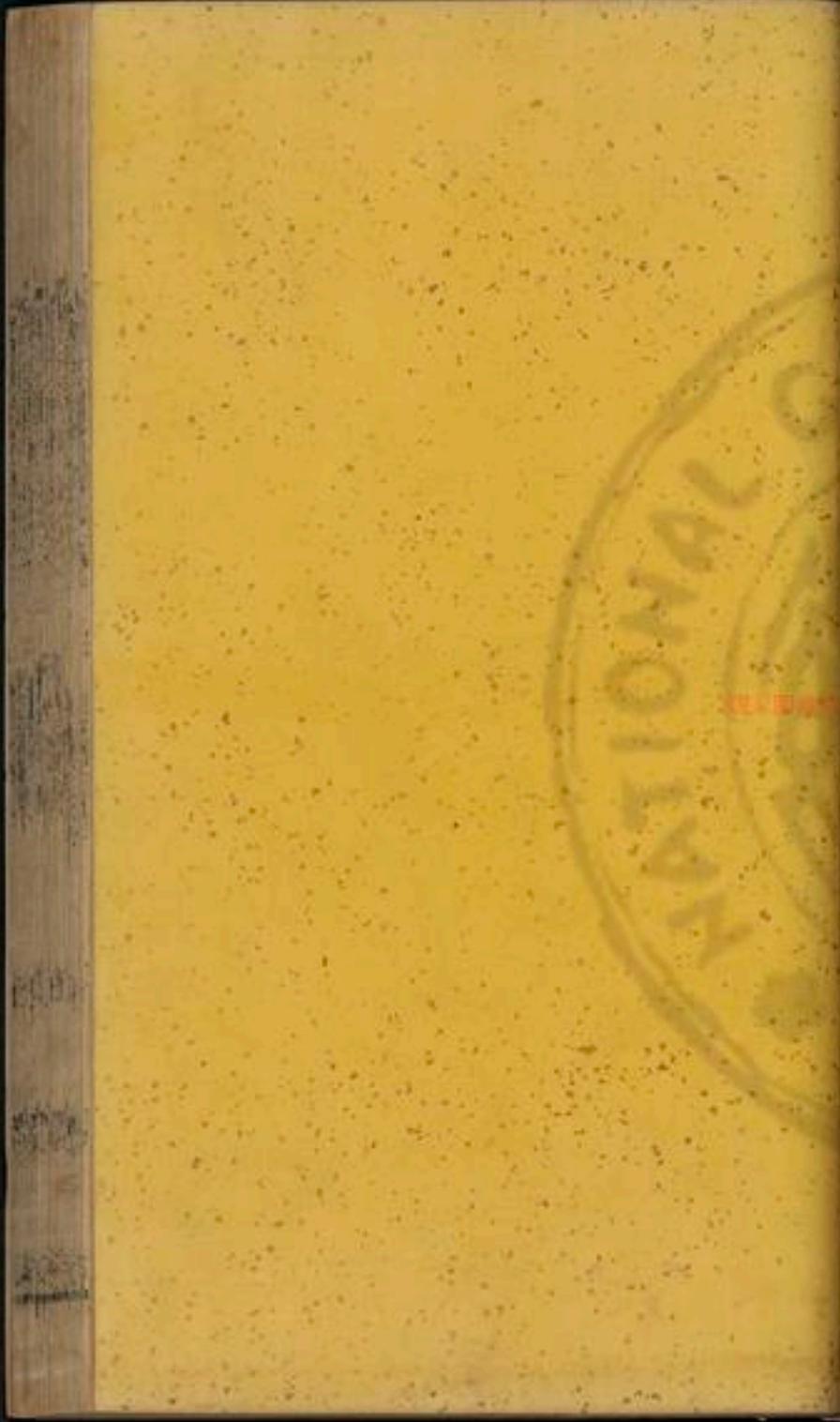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871 v.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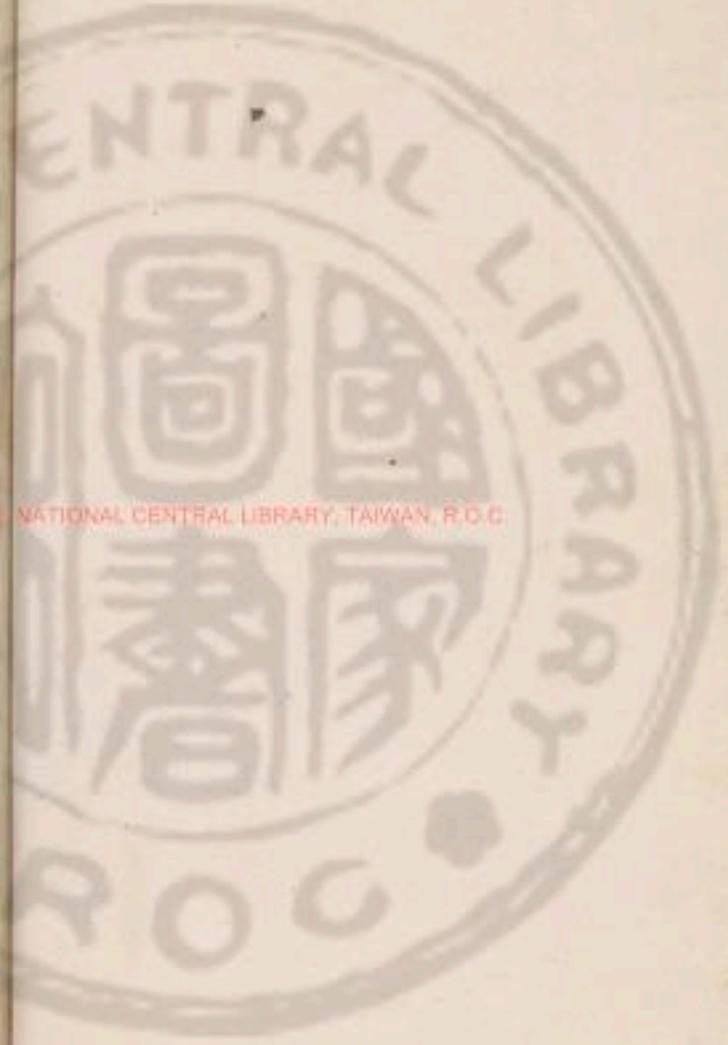


南 北 國 都



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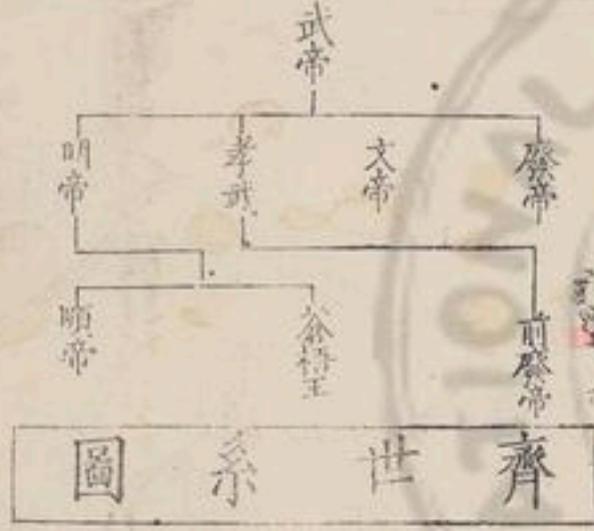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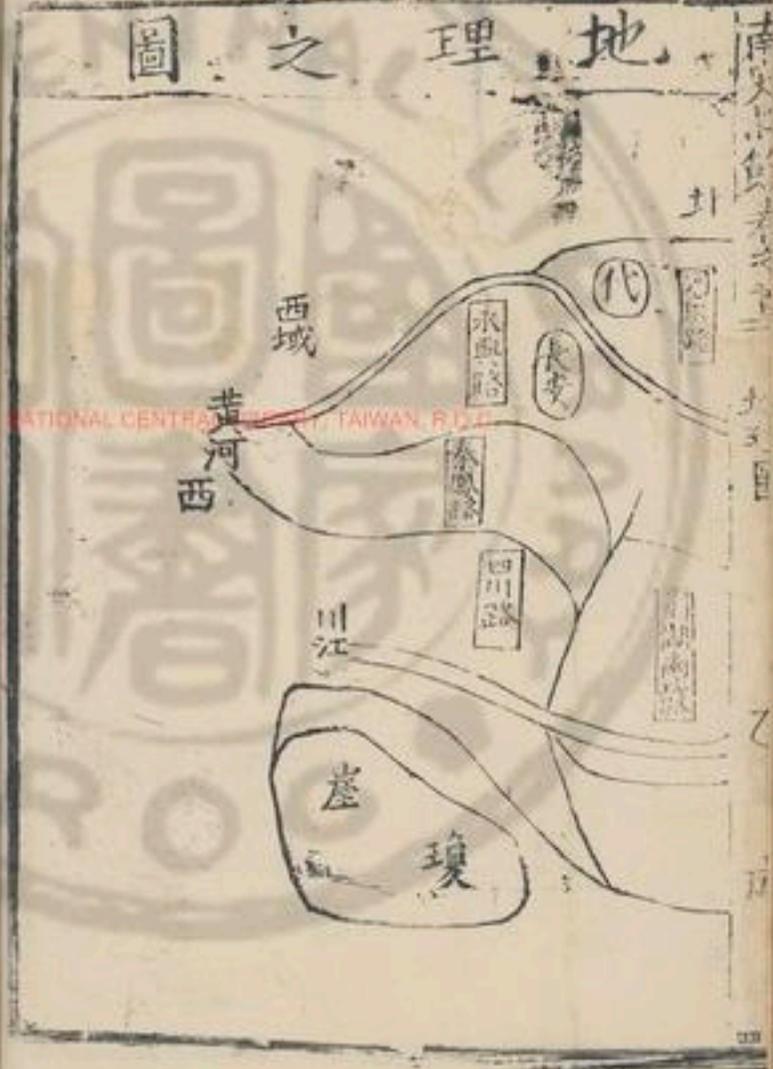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世系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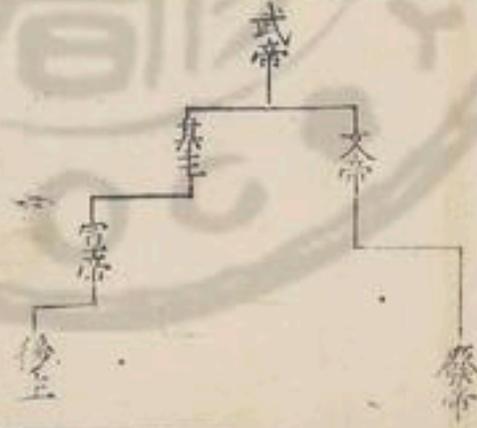
地理之圖



梁世系圖



陳世系圖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宋本紀

宋武帝

孝武帝

明帝

文帝

前廢帝

後廢帝

卷之二

齊本紀

齊高帝

廢帝鬱林王

武帝

廢帝海陵恭王



○卷之三

明帝
和帝

廢帝東昏侯

梁本紀

梁高祖武帝

簡文帝

孝元帝

敬帝

○卷之四

陳本紀

陳高祖武帝

文帝

廢帝

孝宣帝

後主

卷之五

后妃傳

宋文元袁氏 潘淑妃 梁文獻張后

陳張貴妃

宋宗室諸王傳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廬陵孝獻王義真 江夏文獻王義恭

衡陽文王義季

宋諸臣列傳



卷之六

劉穆之 瑀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 湛之

王鎮惡

朱齡石 超石

毛脩之 玄邁

朱修之

王玄謨

劉敬宣

劉粹 伯龍

胡藩

蕭思話 介引 際

臧燾 質

謝晦 瞻

謝裕 胤

謝方明 惠連

謝靈運

超宗 幾卿

卷之七

謝弘微 莊明 融

王曇首 儉 僧虔 泰志 筠 彬

王彧 銓 錫 王弘之 韶之

王准之

卷之八

王懿 到彦之 既

垣崇祖 張興世 昇 憲

袁湛 和 顛 祭 昇 憲



卷之九

孔靖

秀之 真

孔琳之

觀

殷景仁

褚彥回

貴 炤

蔡廓

興宗 凝

卷之十

何尚之

點 儼 昌寓 敬容

張裕

水 岳 緒 充 瓌 率 稷

卷之十一

張邵

敷 暢 融

范泰

范暉

徐廣

鄭鮮之

裴松之

昭明 子野

何承天

遜

卷之十二

顏延之

峻

沈懷文

冲

周顒

拾 弘 正

劉湛

庾悅

顧琛

顧覲之

憲之

卷之十三

羊欣

羊玄保

沈演之

江湛

觀

數 總



江東之

沈慶之 文季 攸之

宗慤

卷之十四

柳元景 世隆 快 惺 慶遠

殷孝祖 瑛 劉勔 俊 繪 孝綽

薛安都 宗越

吳喜

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深 金南豐 伯穎 胄

豫章文獻王疑 子洛 子顯 子雲 特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始興簡王鑑

齊諸臣列傳

王敬則 陳顯達

崔慧景 李安人

桓康 周盤龍

卷之十六

荀伯玉 崔祖思

虞棕 陸澄



陸慧曉 仙厥

陸杲

庾杲之

王瑀

孔珪

劉懷珍 懷慰

劉猷 顯

明僧紹

庾易 照婁 有吾

劉虬 之遴之

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侯宗周景

臨川靜慧王宏

安成康王秀

昭明太子統

梁諸臣列傳

王茂

曹景宗

夏夔 詳 寬 變 魚 弘

吉士瞻

蔡道恭

鄧元起 李瓌

馬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卷之十八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沈約

范雲 續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韋叡
江淹
王僧孺

裴邃
任昉

范岫

傅昭

孔休源

江革

徐勉

許懋

陳伯之

陳慶之

卷之二十一

賀瑒

宋弁

顧協

徐摛

王僧辯

羊侃

江子一

胡僧祐

陰鑑

王琳

張彪

卷之二十二

陳諸臣列傳

杜僧明

周文育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頔

淳于量



○卷之二十三

循吏傳

姚察

傅縡

章昭達

顧野王

吳明徹

吉翰

杜驥

杜慧慶

傅琰

虞愿

沈瑀

孫謙

何遠

郭祖深

儒林傳

伏曼容

何佟之

嚴植之

崔靈恩

鄭灼

張譏

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祖冲之

劉昭

鍾嶸

劉勰

何思澄



紀少瑜

孝義傳

郭世通

原平

丘冠先

吉玢

殷不害

隱逸傳

陶潛

宗少文

孔淳之

周續之

雷次宗

顧歡

陶弘景

馬樞

卷之二十五

恩倖傳

戴法興

阮佃夫

茹法亮

呂文顯

茹法珍

陸驗 徐驎

司馬申

孔範

夷貊傳

海南諸國

林邑

中天竺

天竺迦毗黎

師子

東夷



高句麗

百濟

扶桑

河南王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目錄終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一

宋本紀

武帝

宋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興小字寄奴彭城縣綏輿里人
 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
 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夜生神光照
 室盡明及長雄傑有大度身長七尺六寸風骨竒偉不事
 廉隅小飾奉繼母以孝聞嘗游京口竹林寺獨卧講堂前
 上有五色龍章衆僧見之驚以白帝帝獨喜曰上人無妄
 言行止時見二小龍附翼雜漁山澤同侶或亦親焉及貴



龍形更大。帝素貧賤人莫能知唯琅邪王謚獨深敬焉
後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稟聞有
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於榛中搗藥問其故
答曰我王為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
答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
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
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留與帝既
而忽亡帝以黃散傳之其創一傳而愈寧其餘及所持重
子藥每過金創傳之並驗。晉隆安三年十一月祿賊孫
嗣於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奕前將軍劉牢之東討

牢之請帝參府軍事命與數十人旣賊遇賊眾數千帝便
與戰所將人多死而帝奮長刀所殺傷甚眾牢之子敬宣
疑帝為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眾騎並至遂平山陰恩
遁入海五年春三月恩北出海鹽帝築城于故海鹽賊自
來攻城城內兵少帝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帝深
慮眾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乃奮擊大破
之八月晉帝以帝為下邳太守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
舉兵東下驃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帝又參其軍
事玄至帝請擊之牢之不許乃遣子敬宣請玄請和帝與
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剋建鄴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



南史 卷之二十一 宋 齊 梁 陳 四書 卷之二十一
權招帝於廣陵舉兵帝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之牢
之竟縊于新洲何無忌謂帝曰我將何之帝曰可隨我還
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脩
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帝為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
獲乃投水死於臨海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為主玄復遣帝
東征十二月桓玄篡位遷晉帝於尋陽桓脩入朝帝從至
建鄴玄見帝謂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不恒蓋人傑
也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
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為人下宜早為其
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

脩尋還京口帝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
共環建興後計。三年二月乙卯帝託游獵與無忌等集
義徒凡二十七人候城門開義衆馳入齊叫吏士驚散即
斬脩以徇義軍初剋京城脩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
帝登城謂曰鄆江州已奉乘輿友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
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諸君非大晉之
臣乎弘等信之而退玄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
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帝造游擊將軍何澹之左右見帝
光曜滿室以告澹之澹之以白玄玄不以為意至是聞義
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



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樓蒲一鄰自萬何無忌劉申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帝為盟主以孟昶為長史總後事檀馮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軍次竹里移檄都下三月戊午遇吳甫之於江東帝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遇皇甫敷檀馮之戰敗死之衆退帝進戰彌厲又斬敷首初帝建大謀有工相者相帝與無忌等近當太負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帝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己未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鼓冠諸樹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

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煙焰張天謙等大敗玄始雖遣軍而走意已決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庚申帝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嘏率百官奉迎兼與司徒王謐與衆議推帝領揚州帝固辭乃以謐為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帝為鎮軍將軍都督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領軍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於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南郡。初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弟喪下州璩弟子脩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



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三月甲子晉帝至自江陵庚子詔進帝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帝固讓旋鎮丹徒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二年十月論匡復勲封帝豫章郡公。四年正月徵帝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如故表解兖州五年二月偽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三月帝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乃浮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步軍進琅邪所過築城留守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斷大峴堅壁清野以得超不從初謀是後議者以為賊若嚴守大峴軍無所資何能自反帝曰不然鮮卑性貪略不及遠既幸其勝且

愛其穀必將引我且亦輕戰師一入峴吾何患焉及入峴帝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衆問其故帝曰師既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栖歛軍無匱乏之憂勝可必矣六月超留羸老守廬固使其廣密王賀刺盧及公孫五樓悉力據臨朐去城四十里有巨蔑水超告五樓急據之比至為龍驤將軍孟龍符所保五樓乃退大軍分車四千兩為二翼方軌徐行車張憶御者執稍以騎為游軍軍令嚴肅比及臨朐賊騎交至帝命兖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等陷其陣日向昃戰猶酣帝用參軍胡藩策襲剋臨朐賊乃大奔超遁還廣固景子剋廣固大城超固其小城乃設長圍



以守之七月起尚書郎張綱乞師於姚興自長安反秦山
太守申宣執送之綱有巧思先是帝修攻其城上人曰汝
不待張綱何能為也及至升諸樓車以示之城內莫不失
色起既求救不獲綱反見虜乃求稱藩劉大峴為界獻馬
千疋不聽時姚興遣使聲言將涉淮左帝謂曰爾報姚興
我定青州將過函公虜能自送今其時矣錄事參軍劉穆
之遽入曰此言不足威敵容能怒彼若鮮卑未拔西羌又
至公何以待之帝乃笑曰此兵機也非子所及羌若能救
不有先聲是自強也十月張綱修文具成設飛檄於虜不
慢板屋冠以牛皮弓矢無所用之劉穆之曰

以千餘人來援帝夜潛遣軍會之明旦恢衆五千方道而
進遂晉使將到報復如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
走追獲之斬于建康市。初帝之北也徐道覆勸盧循乘
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
失若剋京都劉公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
陵豫章諸郡郡守皆奔走時帝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
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於豫章
內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帝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
十人造江上徵問知賊尚未至四月癸未帝至都劉毅自
表南征帝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偕進使劉藩止之毅不



南史齊書卷之十一 齊書卷之十一
從五月壬午虜猶敗殺于桑落洲及審帝凱入相視失色
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三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
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
十餘萬艫艦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人懼欲擁天子過江帝
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
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時議者欲分兵屯守諸津帝
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
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帝移鎮石城乙丑賊大
至帝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汨泊蔡洲成禽耳徐
首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猶多疑少次每求萬全乃泊蔡

洲以待軍潰帝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於南岸
疑兵向白石帝率劉毅諸葛長人北拒焉留參軍徐赤特
戍查浦戒令勿戰帝既北賊焚查浦而至張侯橋赤特與
戰大敗賊進屯丹陽郡帝馳還石頭斬徐赤特解甲久之
乃出陣於南塘七月庚申循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帝道
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
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
窟也十月帝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
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湓口十一
月孫處至番禺剋其城盧循父嘏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



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帝躬提幡鼓
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自
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岸岸上軍先備火
具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方柵左里丙申大軍
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幡沉于水衆咸懼帝笑曰昔
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師
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己未振旅而
歸改授大將軍楊州牧二月盧循至番禺為孫處所破收
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
來朝綱弛紊權門兼并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

欲整政竟不能行帝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彊肅然遠近
止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荊州刺史
劉道規疾患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豫州刺史
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帝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
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帝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
素望者並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
相結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
尉帝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疾篤表求從弟充
州刺史藩以為割貳帝偽許焉九月藩入朝帝命收藩及
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壬午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龍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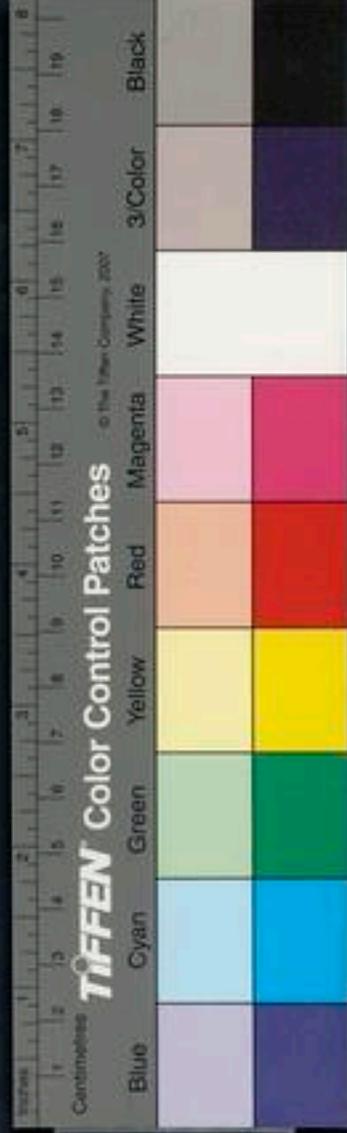
將軍劉思前襲江陵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帝至
 江陵分荊州十郡為湘州帝仍進督焉以西陵太守朱齡
 石為益州刺史使伐蜀晉帝進帝太傅楊州牧九年二月
 乙丑帝至自江陵初諸葛長人會以淫驕橫帝每優容之劉
 毅既誅長人謂所親曰昔年^王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
 矣將謀作亂帝期剋至都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
 奉候於新亭長人亦聚出既而帝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矢
 長人到門引前却人閉語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
 長人甚悅帝已密命左右丁旼自懷後出於生拉馬死於
 牀側與屍何廷尉并誅其弟黎人旼驍勇有力時人語曰

勿跋扈付丁旼七月朱齡石平蜀斬譙縱傳首建鄴九月
 晉帝以帝平齊定盧循功封帝次子義真為桂陽縣公二
 年三月加帝中外大都督初帝平齊仍有定關洛意過
 盧循侵逼故寢及荆雍平乃謀外畧會姚興死于弘新立
 弟相殺關中擾亂四月乙丑帝表伐關洛乃戒嚴北討
 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帝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
 北伐八月乙巳率夫衆進發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
 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
 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九月帝至彭城加領北徐州刺
 史十月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脩復晉五陵置守衛十二



月壬申晉帝加帝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
備九錫之禮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大使奉
迎抱罕虜乞伏熾盤遣使謁帝求效力討姚泓拜為平西
將軍河南公十三年正月帝以舟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
鎮彭城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帝
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
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
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蕤
惑太白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帝至長安豐稔幣藏
盈積帝先收其藝器簿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及蔡始

王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班賜將帥十月晉帝詔
進宋公爵為王加十郡益宋國帝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
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
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鎮長安留腹心將佐以輔之先
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
西長史王脩關中亂十月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
軍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義真還為赫連勃勃所追大
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十二月晉安帝崩大司
馬琅邪王即帝位元熙元年正月晉帝詔徵帝入輔六月
壬戌帝至都甲寅晉帝禪位于宋帝秦表陳讓羣臣並上



表勸進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應曰案晉義熙元
年至元熙元年太白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太白經天人更
主異姓興義熙七年五虹見于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
聖人出九年鎮星歲星太白熒惑聚于東并十三年鎮星
入太微占曰鎮星守太微有立王有徙王元熙元年冬黑
龍四登于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杜繆大人受命異州
道人釋法稱告其子弟曰嵩神言江東有劉將軍漢家苗
裔當受天命吾以璧三十二鎮金一餅與之劉氏卜世之
數也漢建武至建安末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
至咸熙末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百五十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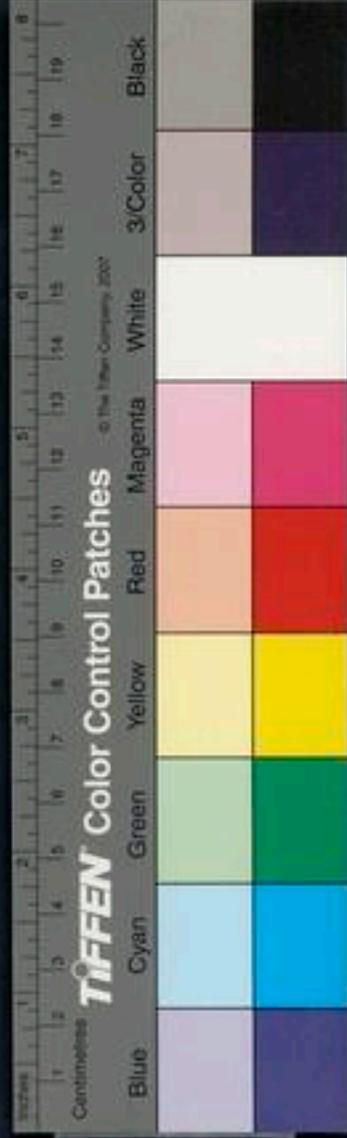
三代揖讓咸窮於六又漢光武社于南陽漢末而其樹死
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
若此者有數十條羣臣又固請乃從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皇帝即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使使巡行
四方旌賢舉善問人疾苦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俗
未允人聽者皆具以聞改晉泰始歷為永初歷社以子臘
以辰是歲魏明元皇帝太常五年西涼亡三年三月上不
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
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五月上疾甚召太



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畧而無遠志非如兄詔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也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年六十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上清簡寡慾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初朝廷未備音樂長史殷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武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伐以武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感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時常皆在外府

無私藏宋臺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金塗釘上不許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尤劇坐臥常須冷物後有人獻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况石邪即令毀之制諸王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徵時躬耕於田徒及父命樽糧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於後及文帝幸舊宮見而問焉左右以實對文帝色慙有近侍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土木陛下不觀列聖之遺物何以知稼穡之艱難何以知先帝之至德



乎及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土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障壁上挂葛燈籠麻繩講侍中索節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為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成矣哉

少帝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丘武帝長子也晉義熙二年生帝於京口帝膂力絕人善騎射解音律武帝受禪立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景平二年帝居處所為多乖失夏五月己酉皇太后令暴帝過惡廢為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奉迎鎮西

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篡皇統

論曰晉自社稷南遷王綱弛紊朝權國命遞歸台鼎之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盖世勲高一時移鼎之已成天人之均主將改自斯以後帝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釁末桓玄秉時籍運加以先睿革命受終人無異望東武地非齊晉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剪暴誅內清外功格上下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校之魏晉可謂收其實矣然武皇將涉知命弱嗣方育顧有慈顏前無嚴訓少帝體易染之質稟可下之姿外物莫犯其心所欲必從其志驗縱非學而能危亡不期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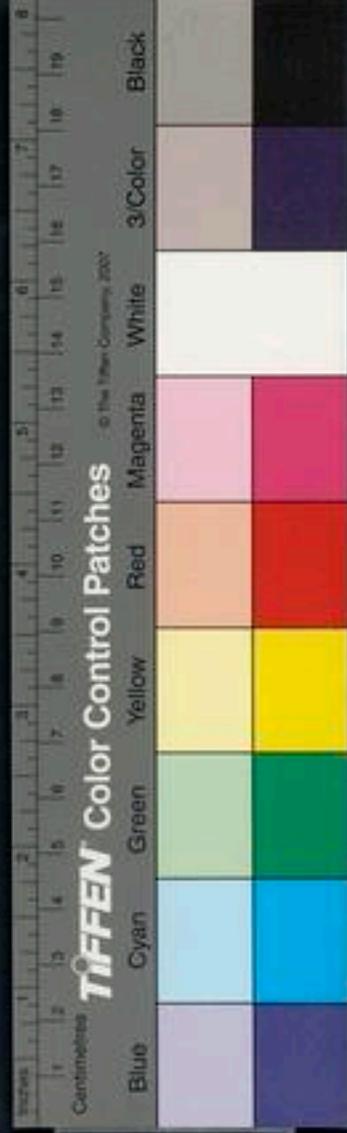
其至顛沛非不幸也悲哉

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義熙三年生於京口十一年封彭城縣公永初元年封宜都郡王位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時年十四博涉經史善隸書是歲來朝會武帝當聽訟仍遣上訊建康獄囚辯斷稱古武帝甚悅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爲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其年少帝廢百官議所立徐羨之傅亮等以禘符所集備法爲天子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尚書令傅亮奉表進璽綬是

時司空徐羨之等新有弒害及鑿駕西迎人懷疑懼惟長史王曇首司馬王華南蠻校尉到彥之共期朝臣未有異志帝曰諸公受道不容有貳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甲戌乃發江陵命王華知州府留鎮陝西令到彥之監襄陽車駕在道有黑龍躍石上所乘舟左右莫不失色上謂王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德以堪之及至都群臣迎拜於新亭百官奉璽綬冲讓未受勸請數四乃從之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皇帝即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衙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是歲魏太武皇帝始光元年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二月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景子車駕自蕪湖反旆己卯禽晦於延頭送都伏誅

七年春三月戊子遣左將軍到彥之侵魏冬十月戊寅魏剋金墉城十一月癸未又剋武牢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拒魏右將軍到彥之自滑臺奔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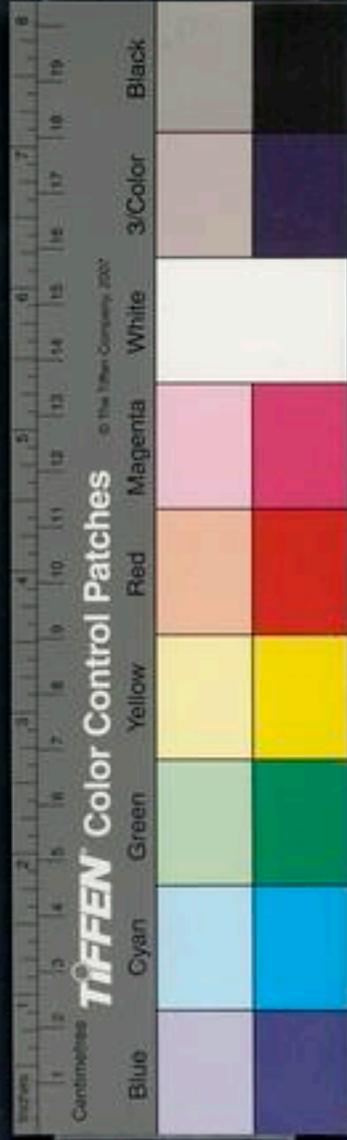
八年春二月辛酉魏剋滑臺癸酉檀道濟引軍還自是河南復亡

十六年上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法

卽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多就業者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言政化稱元嘉焉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何承天元嘉新曆九月己未開酒禁癸酉宴于武帳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盱食不至有飢色上誡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

二十七年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拒魏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十二月庚午魏太武帝率大衆至瓜步聲欲渡江都下震懼咸荷擔而立壬午內外戒嚴緣江六七百里舳艫相接始議北侵朝士多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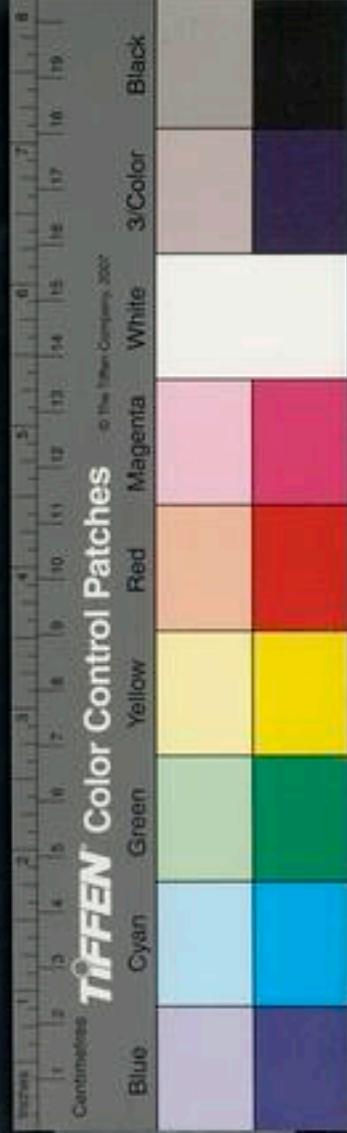


南史卷之十一 孝武帝紀
至是帝登烽火樓極望不悅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今日士庶勞怨不得無軌貽大夫之憂在予過矣甲申使饋百牢于魏

二十八年春正月丁亥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居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兖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過州郡赤地無餘二月甲戌降江夏王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午幸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三十年二月甲子元凶劼構逆帝崩于合殿時年四十七孝武帝踐祚追改謚曰文帝廟號太祖。帝聰明仁厚雅重文儒躬勤政事孜孜無怠加以在位日久惟簡靜為心于時政平訟理朝野悅。雖自江左之政所未有也又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以蠶簞故請改易之又蠶簞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以上以竹簞未至於壞紫皮嘗進不聽改其率素如此云

孝武帝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八月庚午夜生有光照室少機穎神明爽發讀書七行俱下才藻甚美雄決愛武長於騎射十二年立為武陵王二十二年累遷雍州刺史自晉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文帝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及魏太武大舉至淮南時



帝鎮彭城魏使尚書奉孝伯至帝遣長史張暢與語而帝
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
視瞻非常士也二十八年為都督江州刺史時緣江蠻為
寇文帝遣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眾軍三十年正月出
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弒逆上率眾入討荊州刺史南譙
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
是時多不承舊儀有一羽斑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
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自冬至春常東北風連陰
不霽其日牙立之後風轉而西南景色開霽有紫雲二陰
于牙上四月辛酉上次漂州景寅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

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新亭己巳即皇帝
位大赦改新亭為中興亭夏五月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
剋東府丙申剋建鄴二凶及同逆並伏誅

大明八年閏五月帝崩于玉燭殿時年三十五帝末年為
長夜之飲每旦寢興盥漱畢仍復命飲俄頃數斗憑几昏
睡若大醉者或外有奏事便肅然整容無復酒色外內服
其神明莫敢弛惰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孝武鎮尋陽帝
留都下三十年孝武入伐元凶囚帝於侍中下省將加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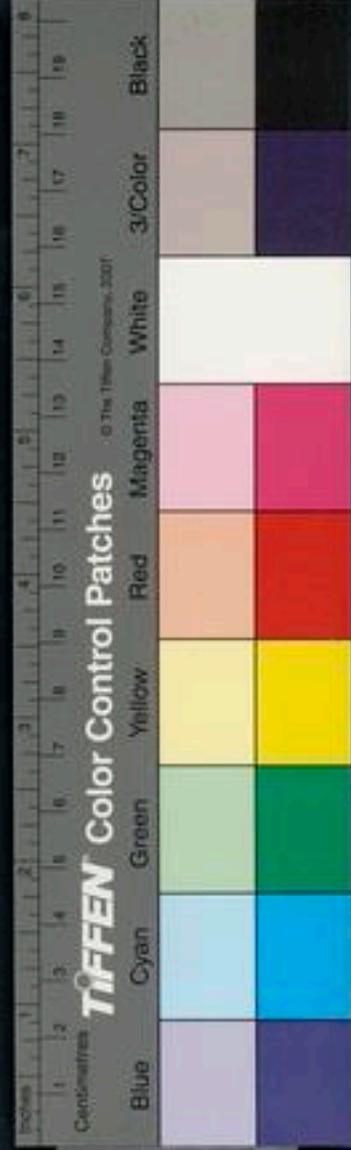


者數矣卒得無恙及孝武踐祚立為皇太子孝武崩其日
太子即皇帝位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司不保首
領先是訛言相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期旦誅
除四叔歛後發引是夜相東王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
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
太皇太后令奉相東王或篡承皇統

論曰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
網維備舉條禁明密引有恒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
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閭才謝光武而遙制
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
而延寇虜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難結凶豎雖禍
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
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
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歿亦為幸矣至如廢帝之事
行著于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實况乎兼
斯衆惡不亡其可得乎

明帝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
嘉二十五年封淮陽王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孝武踐祚
累遷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是歲入朝時廢帝疑畏諸父以



南史卷之十一 齊書卷之十一
上付廷尉明日將加禍害上乃與腹心阮佃天李道兒等
密謀時廢帝左右直閣將軍宋越譚金童六一等是夜並
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十一月十九日弑廢帝於
後堂

泰始元年即大明九年也魏和平六年冬十一月丙寅皇
帝即位于太極前殿大赦改元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以歲未痊故改元夏四月己

亥上疾大漸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帝好讀

書愛文義任藩時撰左右以來文章志文續

語二卷及即位舊臣才學之士名家引注

宋年好鬼神

多思譁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回避者犯即
加戮奢費過度每亦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御副三
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宋氏之業自
此衰矣

後廢帝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明帝崩庚子太子即皇
帝位

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帝遇弑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
皇太后令貶帝為蒼梧郡王

順帝

順帝



順皇帝諱暉字仲諶明帝第三子也廢帝殞蕭道成奉太后令迎王入居朝堂
昇明元年秋七月壬辰皇帝即位大赦改元蕭道成司空錄尚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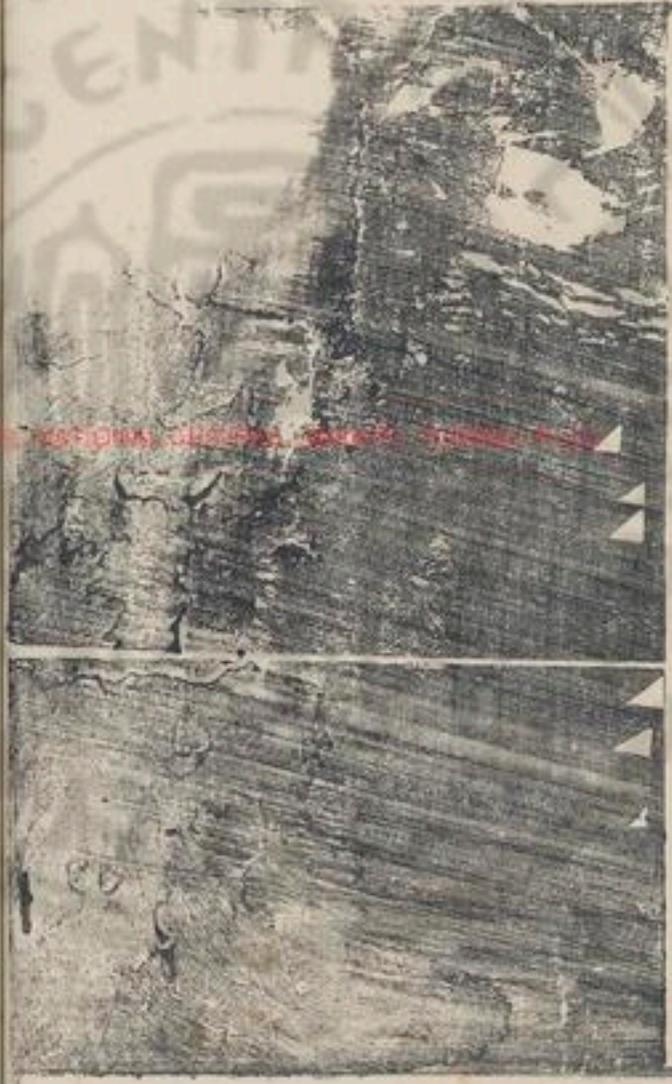
三年三月加蕭道成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之禮夏四月壬申進齊公蕭道成爵為王辛卯帝禪位於齊封帝為汝陰王居丹徒宮齊兵衛之建元元年五月己未帝聞外有馳馬者懼亂作監人殺王而以疾赴齊人德之賞之以邑謚曰順帝宋之王侯無少長皆幽死矣

論曰文帝石象南面實有人君之美經國之義雖弘而

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資徒見昆弟之義深未識君臣之禮異以此家情行之國道至忌而猶犯恩離而未悟致以陵逼之愆遂成滅親之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明帝猜忌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支飲不待慮既而本根莫庇幼主孤立下無盤石之託上有累卵之危方復藏寶探紱魚服忘反危冠短制匹馬孤征以至覆亡理固然矣神哭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夫豈一夕何止區區汝陰揖讓而已



國朝言實卷之二 才明帝紀 三 成 小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齊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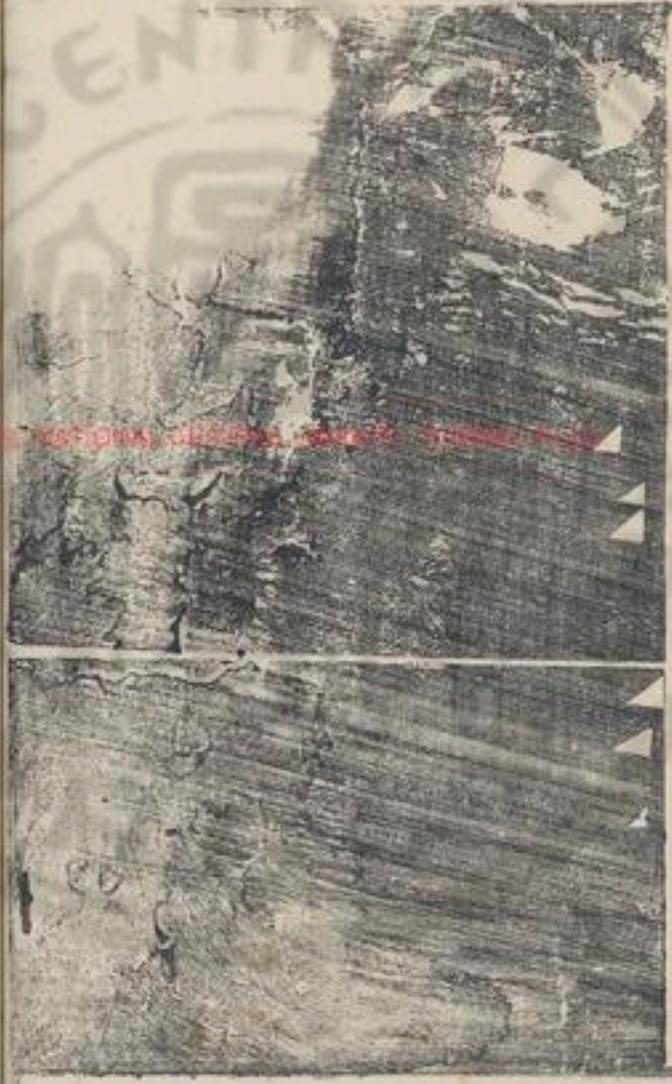
高帝

齊太祖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其先本居東海蘭陵
縣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
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
蘭陵人姿表英異龍額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為建
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
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
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王子房及在東都

南史卷之二 齊本紀 高帝 三 成 小



國朝言真卷之一
才明帝紀
三
成
小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齊本紀

高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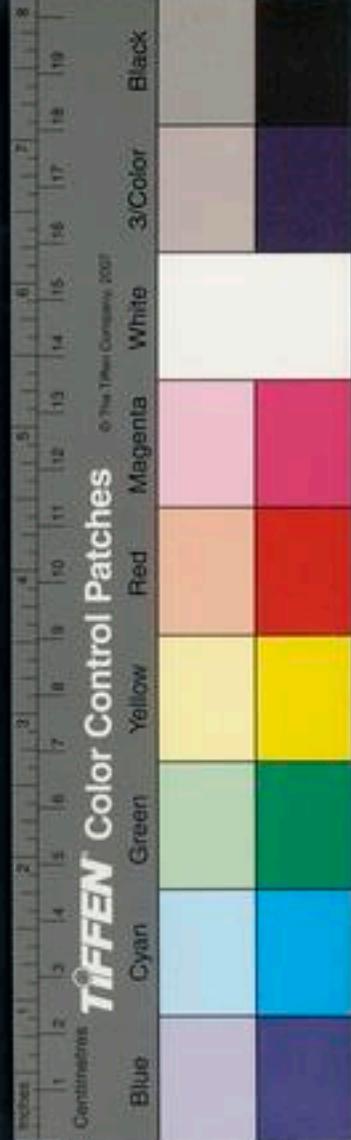
齊太祖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其先本居東海蘭陵
縣中朝喪亂皇高祖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
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
蘭陵人姿表英異龍額鍾聲長七尺五寸鱗文徧體為建
康令有能名少府蕭惠開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為
洛陽北部時人服其英今看蕭建康但當過之耳宋明帝
即位為右軍將軍時四方叛會稽太守王子房及在東都

南史卷之二
齊本紀
高帝



郡皆起兵明帝加帝輔國將軍東封至晉陵一日破賊十
二里分軍定諸縣除桂陽王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及張
永等敗於彭城淮南孤弱以帝為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
北討前鋒諸軍事遷南兖州刺史加督五州督北討如故
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明帝愈以
為疑遣冠軍將軍吳喜留軍破金自時銀壺酒封以賜帝
帝戎服出門迎懼鳩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帝
即酌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
就徵帝曰主上自誅諸弟為太子幼弱作萬歲後計何關
它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

禍難將與方與卿等戮力耳至拜駙騎常侍太子左衛率
明帝崩遺詔為右衛將軍領衛尉詔裴粲褚彥回劉劭共
掌機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以軍事。元徽二年五
月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朝廷惶駭帝與褚彥回等集
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帝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
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
鋒因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
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帝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
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欬以死報國耳乃單車白服出
新亭加帝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城



晉書卷之三十一 晉書卷之三十一
壘未畢賊前軍已至帝方解衣高卧以分衆心乃索白虎
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
敬則浮舸與賊水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
及賊衆俱不知其別率杜黑蠡急攻東壘帝挺身上馬帥
數百人出戰與黑蠡拒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賊帥丁
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茨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
戰沒及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盾開東府納賊冠軍
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傳新亭亦
陷帝遣軍主陳顯達任昉夫張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
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

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赴

休範投名者千數及至乃

是帝隨得輒燒之登城北謂曰

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死

戮屍在南岡不身是蕭平南諾

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焚

除勿懼也臺分遣衆軍擊平賊

帝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

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帝舉

衆祭褚彥回劉彥節引咎解

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

都督南兖州刺史鎮軍將軍

進爵為公與袁粲褚彥回劉

彥節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

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屢欲害帝五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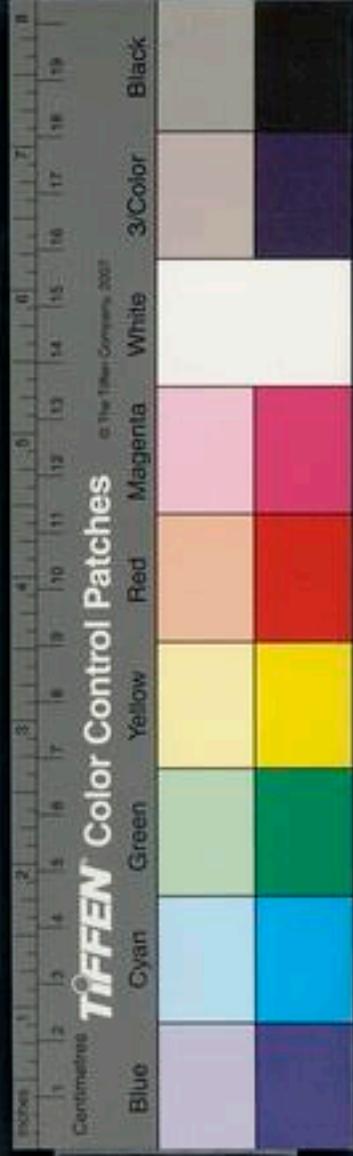
楊玉夫等與直閣將軍王敬則通謀弑蒼梧帝乃下議備

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甲午

帝移鎮東府與袁粲褚彥回

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甲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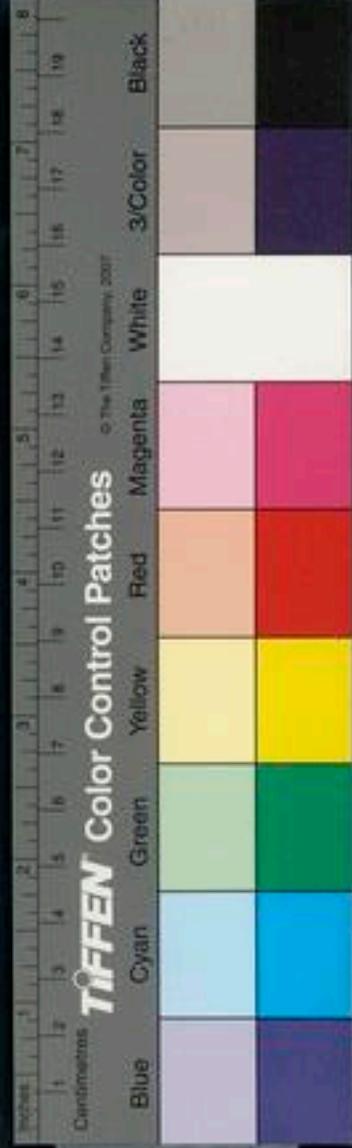
帝移鎮東府與袁粲褚彥回



南史言卷之二
劉彥節各甲仗五十人入殿景申加侍中司空錄尚書事
驃騎大將軍封竟陵郡公。十二月荊州刺史沈攸之反
帝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為都督前驅先
是太后兄子前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
舟與攸之密謀乃下達郢州武帝時為郢州長史蘊伺武
帝出弔因作亂據郢城武帝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
期見高帝帝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
書令劉彥節見帝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
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攸之反問初至帝往
石頭詣粲攸不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

時

丹陽丞王遜告變彥節從弟領軍韞及直閣將軍卜伯興
等嚴兵為內應帝命王紘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
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漿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眾
軍攻石頭斬粲彥節走石頭湖蘊逃鬪場並禽斬之時黃
回頓新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高帝知而不言撫之愈
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沈攸之平二月宋帝進
高帝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三年三月甲辰宋帝詔進
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備九錫禮四月宋帝以
歷數在齊乃下詔禪位是日遜于東郊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皇即位封宋帝為汝陰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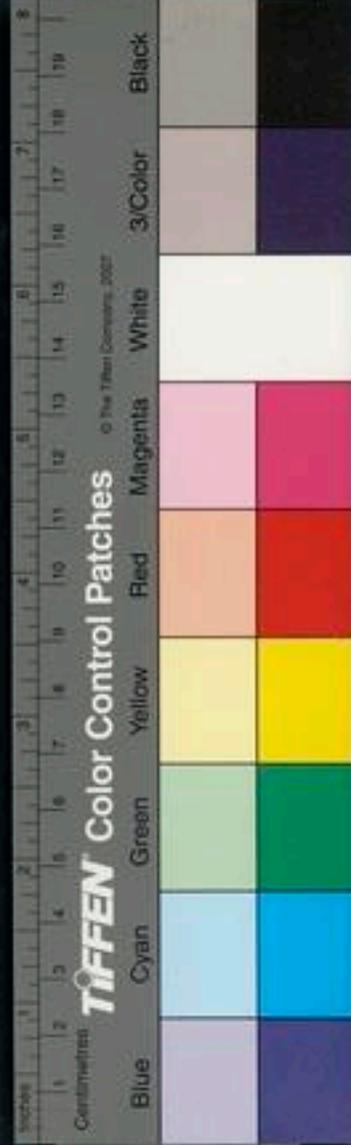
四年春二月乙未上不豫三月庚申詔司徒褚彥回左僕射王俊受顧託壬戌皇帝崩辛臨光殿年五十六群臣上謚曰高皇帝廟號太祖。上少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深沈靜默常有四海之心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其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及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中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破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攔檻以銅為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餘金華瓜用鐵圓封每曰使戊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風氣所著史記等書得郎子卷羅之又詔東觀漢記撰史

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案宋武帝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三十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若是云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贍字宣遠高帝長子也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宮將產之夕孝皇后夢龍據屋故小字上為龍兒仕宋為贛令元徽四年累遷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王變為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為左衛將軍輔爽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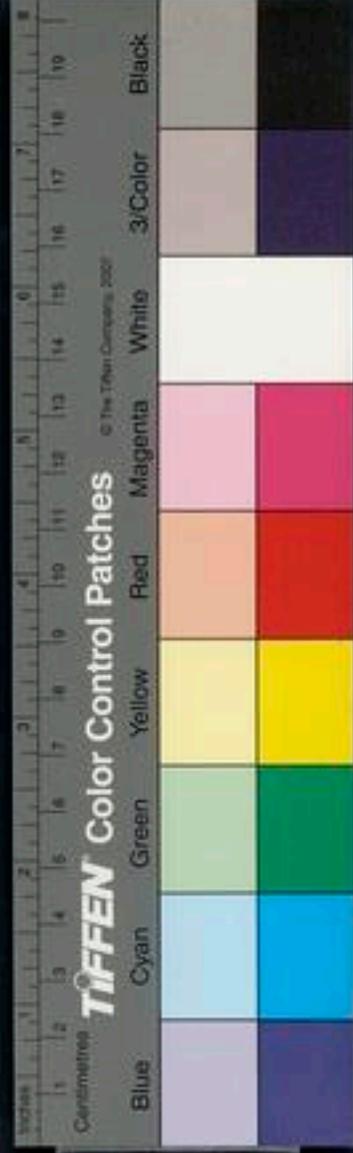
以恃敵即據溢口城為戰守備高帝聞之曰此真我子也



三年又加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
公齊國建為齊公世子高帝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
月壬戌高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癸酉詔免逋城
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十日輒送修
城錢二千泰始初軍役大起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息事有
未違自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
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乙亥皇太子長懋薨夏四月甲午立
皇孫昭業為皇太孫秋七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始登階
而復嗚呼上亞芝覬軍將至上慮朝野憂惶方疾召樂

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五行年
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機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
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正道內外眾
事無小大悉與鸞參懷尚書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
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
季張懷薛深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
是日上崩于延昌殿年五十四群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
世祖○上剛毅有斷政總大體以富國為先頗喜游宴彫
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九諸游費宜從休
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



高文選卷之二 齊書卷之二
桑維翰故人已甚珠玉玩好傷俗尤重嚴加禁絕

論曰齊高帝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恭始開運天拯特艱
及蒼梧暴虐與結胡野而百姓懷懼僉歸朝夕權道既行
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群方戮力實懷尺
寸之望豈惟天厭水行固已人布木德歸功與能事極
乎此武帝靈雷伊始功參佐命雖為繼體事實艱難御
來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賞皆由
已出外表無塵內朝多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恒府藏內
充鮮人勞役宮室匱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衆庶所
同幸亦有齊之良主也據齊梁紀錄並云出自蕭何又
編御史大夫望之以為先祖之火案何及望之於漢俱
為勳德而望之本傳不有此陳齊典所書便明實錄近
秘書監顏師古傳考經籍注解漢書已正其非今隨而
改削云

廢帝廢林王

廢帝廢林王諱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及武帝即位封為南郡王時年十歲文惠太子薨立南郡王為皇太子居東宮其年七月丙寅武帝崩皇太子即帝位詔稱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暉為衛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即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左僕射西昌侯勳為尚



書令右僕射王晏為左僕射吏部尚書徐孝嗣為右僕射
癸未加司徒竟陵王子良位太傅先是每有蠲原之詔多
無事實督責如故是時西昌侯鸞任知朝政天下咸望風
來蘇至此恩信兩行海內莫不欣然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大赦改元秋七月癸巳皇太后令
廢帝為鬱林王○帝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敕
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生而為
竟陵文宣王所攝養常在袁妃間竟陵王移住西州帝亦
隨住焉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
飾詐陰懷鄙匿帝既失道朝事大小皆決之西昌侯鸞數

有諫多不見從○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
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得用汝宋武帝聚錢上庫五
億萬齋車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不可稱計即位未朞歲
所用已過半皆賜與諸不逞群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之
以為笑樂及至廢黜府庫悉空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朱隆
之直閣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為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
不納既而尼媪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敕用事
不復關諮鸞蕭夔先使蕭湛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
之等率兵自尚書省入雲龍門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
達王慶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遇弒年二十二

廢帝海陵王

廢帝海陵恭王諱昭文字奉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鬱林王即位改封新安王及鬱林廢西昌侯

侯鶯奉帝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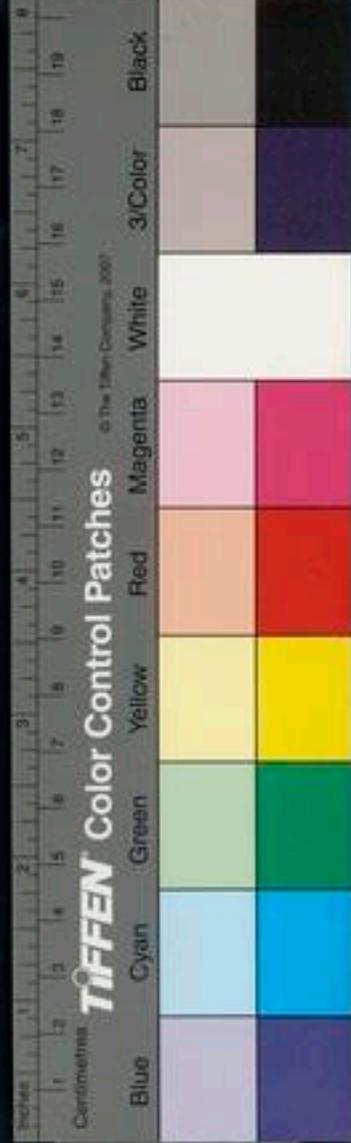
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皇帝即位以鎮軍大將軍西昌侯鶯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十月丁酉加宣城公鶯黃鉞遷授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刺史加殊禮進爵為王是時宣城王鶯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辛亥皇太后令廢帝為海陵王使宣城王入纂皇統十一月鶯王有疾數遣御師往視乃殞之謚曰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彧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封宣城王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高帝為第二子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皇帝即位大赦改元是歲魏孝文皇帝遷都洛陽

二年春正月魏攻豫司徐梁四州壬申遣鎮軍主廣之督司州右衛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以拒魏乙未魏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

三年二月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事竟不行永泰元年秋七月酉帝崩于正福殿年四十七群臣上謚曰明



皇帝廟號高宗。帝明審有吏才持法無所借制御親幸
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織大存儉約性猜忌亟
行誅戮信道術用計數每出行幸先占利害簡於出入將
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
有疾無輟聽覽群臣莫知及疾篤敕臺省府署文簿求白
魚以為藥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為厭勝巫覡
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滸
左右啓太官無此水則不立決意塞之欲南引淮流會崩
事寢

發帝東昏侯

發帝東昏侯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
帝輔政後改為建武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
酉明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永元元年春正月己亥大赦改元

二年十一月甲寅西中郎長史蕭穎曹起兵於荊州十二
月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於襄陽是歲魏宣武皇帝景明元
年

三年三月乙巳南康王寶融即皇帝位於江陵十二月景
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弑帝時年
十九



和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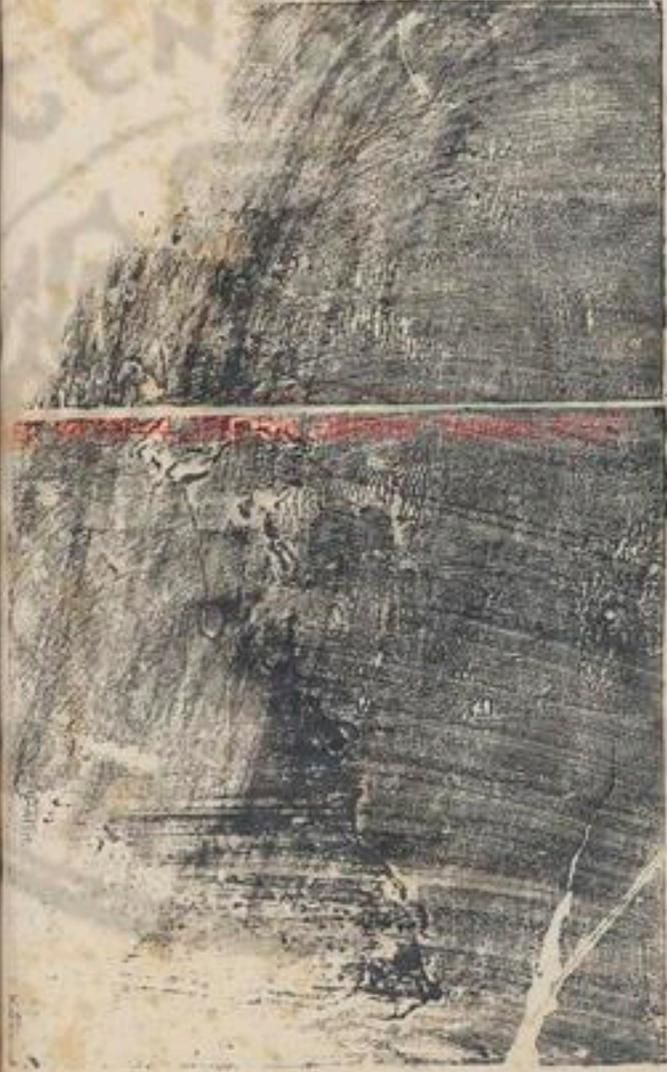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封南康王出為四中郎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奉王舉景辰以雍州刺史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驍騎將軍夏儉置自建鄴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皇帝即位大赦改永元三年為中興

三年春正月壬寅大司馬蕭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甲寅加大司馬蕭衍位相國梁公備九錫禮二月景辰遜

位于梁

論曰鬱林地居長嫡瑕累未彰而武皇之心不變周道故得保茲守器正位尊極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而足傾社稷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隆昌之號實亦同焉明帝越自支庶任當負荷乘機而作大戮殲夷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非安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枝根胤孤弱貽厥所授屬在凶愚用覆宗枋亦其理也夫名以行義往賢垂範備而禪術士識之東昏衍以卷矣藏以終之其兆先徵蓋亦天所命矣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



帝史記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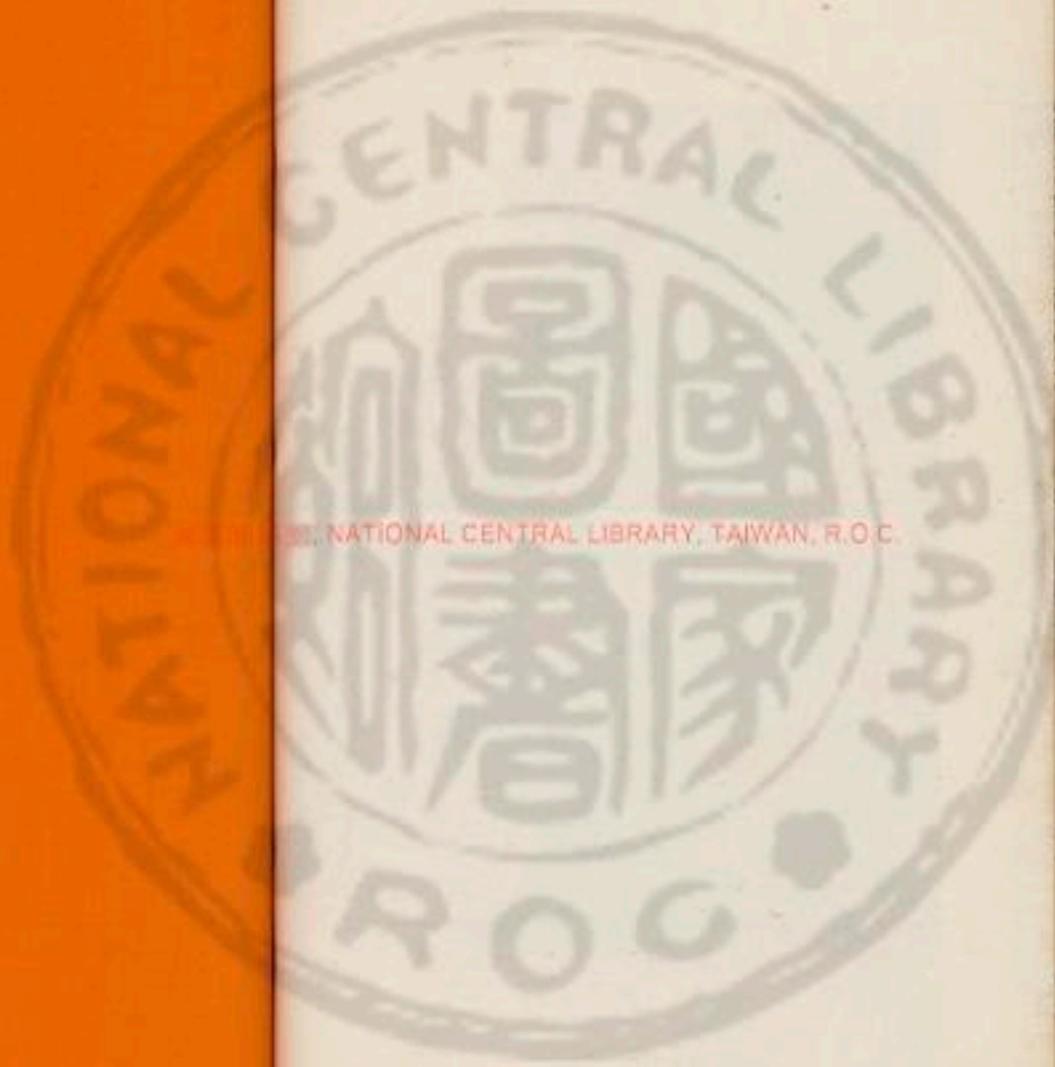
六作系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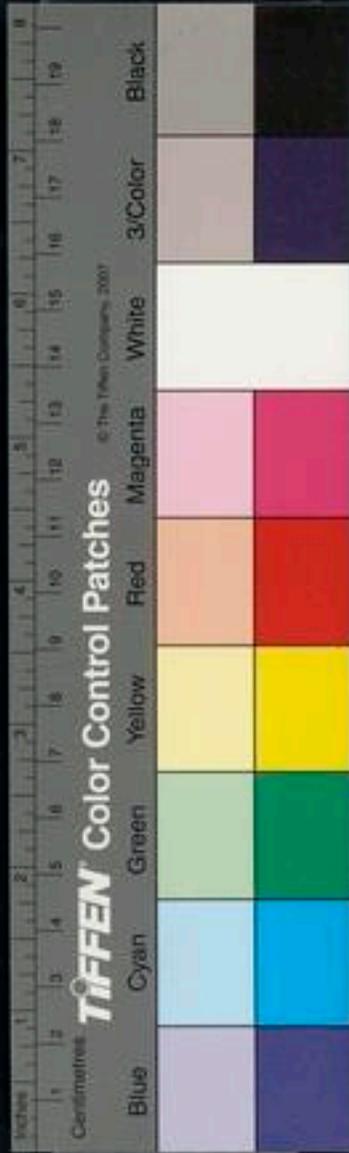
成

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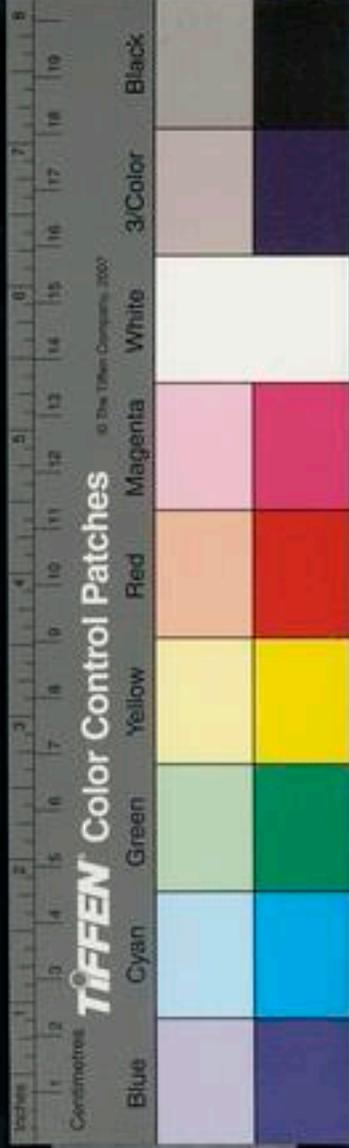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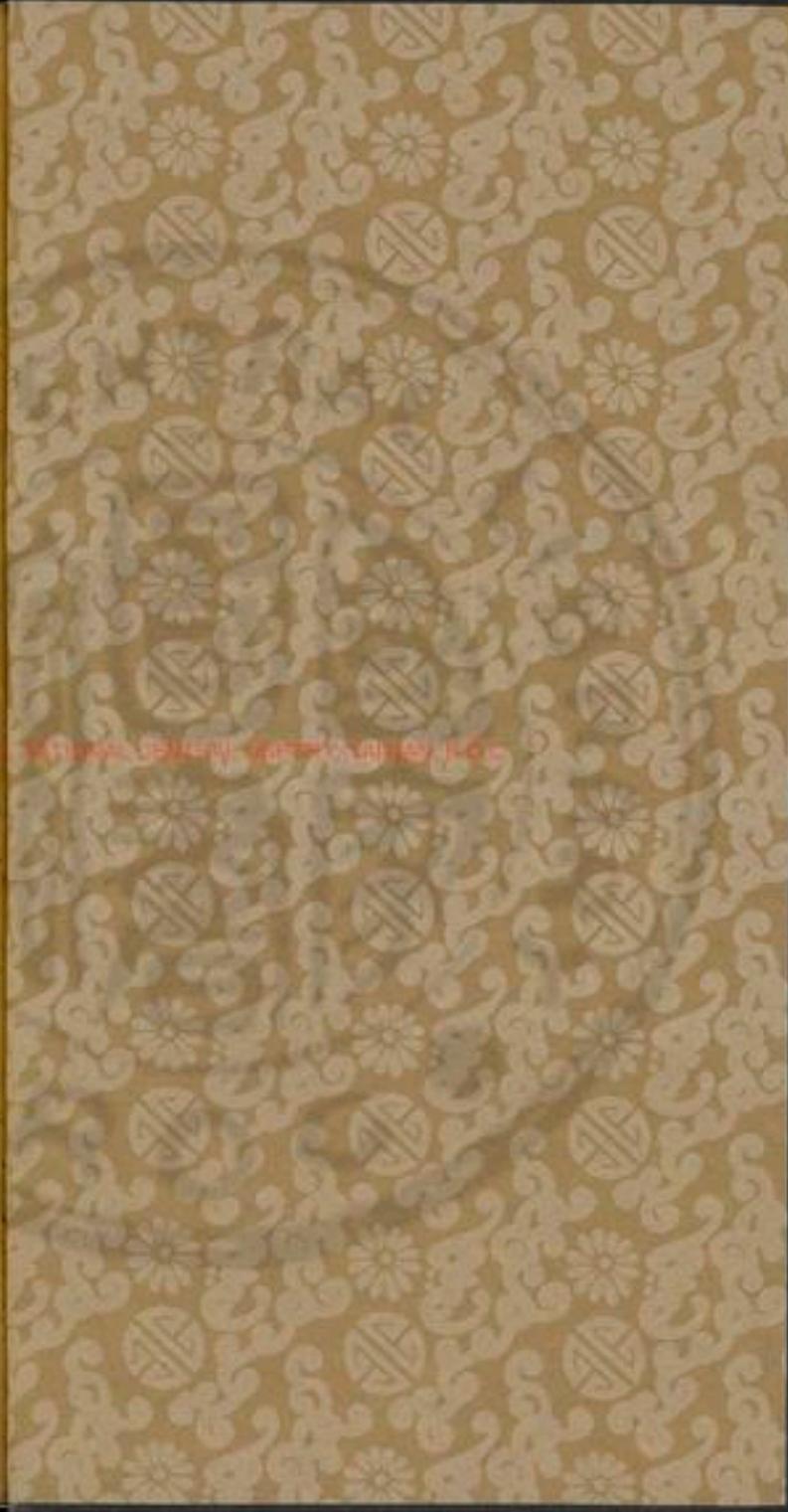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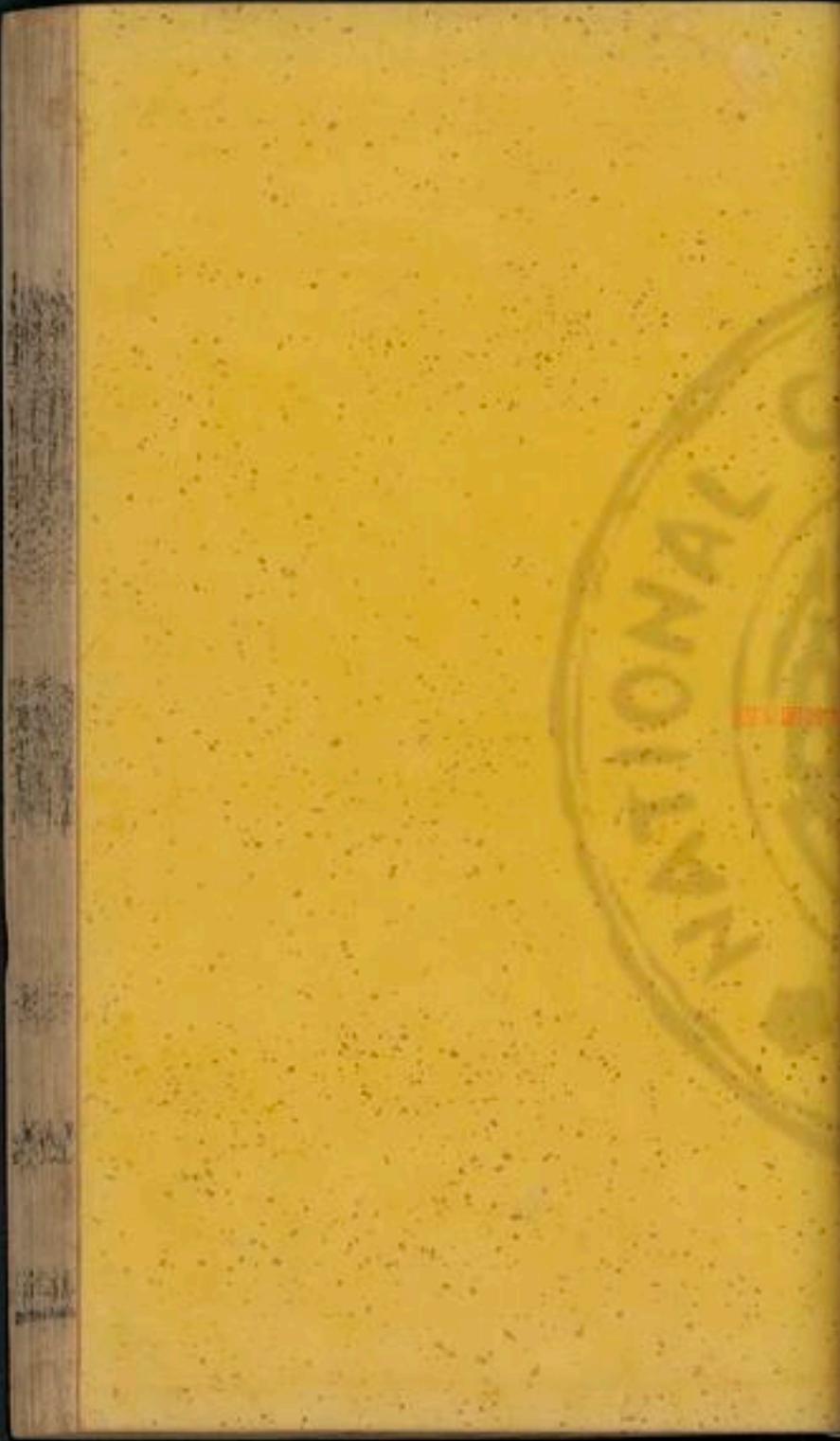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426
v.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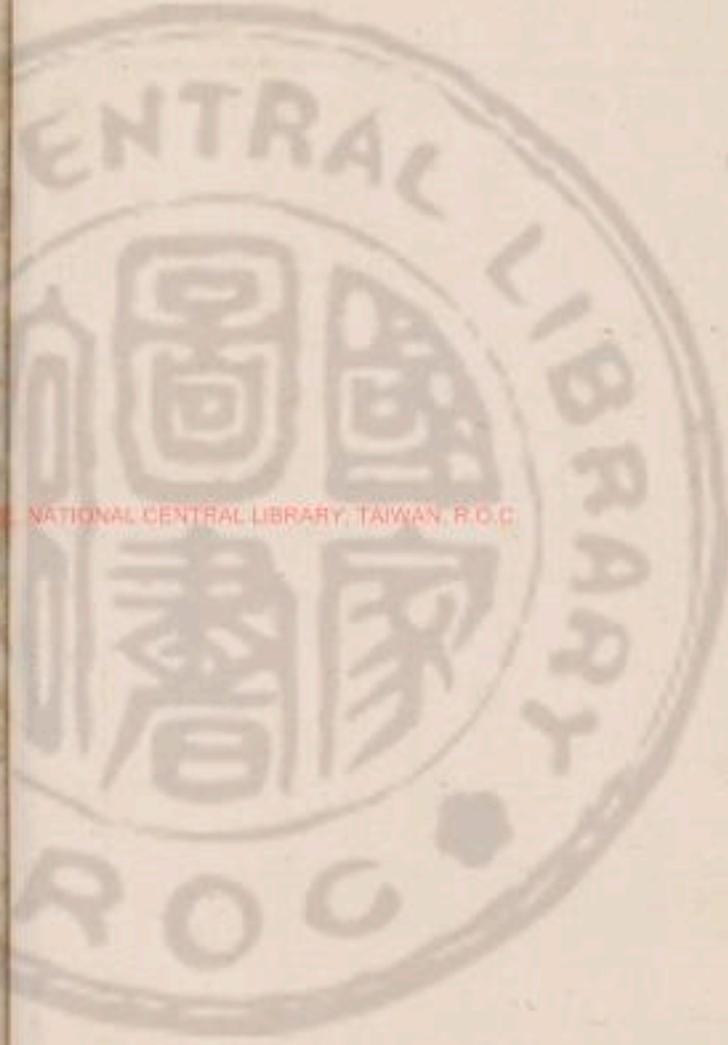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梁本紀

武帝

梁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
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帝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
角龍顏重舌虎領舌文八字兩髀駢骨項上隆起有文在
右手曰武。帝為兒時能蹈空而行及長博學多通好籌
略有文武才幹所居室中常若雲氣人或遇者體輒肅然
初為衛軍主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為戶曹屬
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
言



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帝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
范雲任昉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俊爽識鑒過人尤
敬異帝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
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濱有一老人謂帝曰君
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
氏忽然不見。隆昌元年拜中書侍郎遷黃門侍郎建武
二年魏將王肅劉昶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
將軍王廣之赴救帝為偏帥時去誕百里衆軍以魏軍盛
莫敢前帝欲大振威略謂諸將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
之險守雉腳之路據賢首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

掎角出其不備破賊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玄慶進據
賢首山魏絕其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帝獨奮請先進於
是廣之益帝精甲銜枚夜前矢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
果得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脅帝堅壁不
退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還劉昶有疑心焉帝因與書間
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北起陣雲從之來當肅營尋而風
回雲轉還向西北帝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矣令軍中曰
望麾而進聽鼓而勤肅乃領壁十萬陣于水北帝揚麾鼓
譟響振山谷敢死之士執短兵先登長戟翼之城中見援
至因出軍攻魏柵魏軍表裏受敵因大崩肅和軍馬走斬

獲千計流血絳野得肅和中箱中魏帝敕曰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功封建陽縣男尋為司州刺史帝在州甚有威名為太子中庶子領四廂直出鎮石頭齊明性猜忌帝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小牛車齊明每稱帝清儉勗勵朝臣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眾逼雍州刺史曹武度沔守樊城武舊齊武腹心齊明忌之擬帝雍州又密旨出頓聲為軍事發遣又命崔慧景陳顯達相續援襄陽慧景與帝進行鄧城又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帝止之不從於是大敗帥眾拒戰獨得全軍及魏平退以帝為輔國將軍監雍

事。齊明崩遺詔以帝為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刺史

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軍蕭瑄之

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世所謂奩貝又有

御刀如法珍梅虫兒豐勇之等八人號為八寶及舍人王

暄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言權行因憲帝謂張弘策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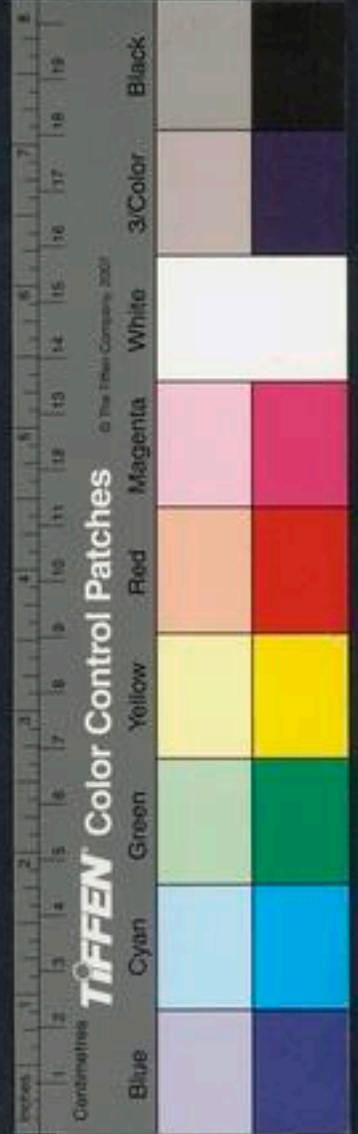
政出多門亂其階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

作西伯得諸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且時上長

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語

在懿傳言既不從弘策還帝召弟幃及愴是歲至襄陽及

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沈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尋而大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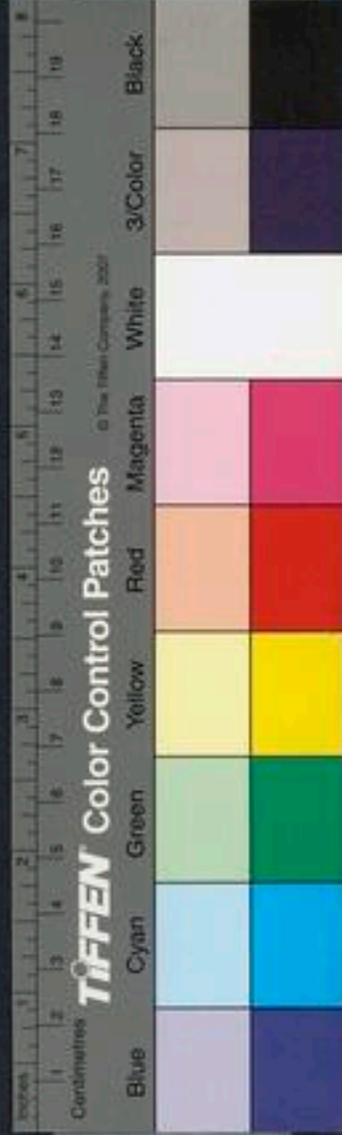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之三
梁書卷之三
相次誅戮永元二年冬懿又被害信至帝密召長史王茂
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隱等謀之既定以
十一月乙巳召僧佐集於聽事告以舉兵是日建牙出擅
溪竹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願從者得鐵馬五千匹甲
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使過荊州就
蕭穎胄以襲襄陽帝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武龐慶國詣
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夫武既發帝謂諮議參軍裴
弘策曰今日天武坐收天下矣荊州得天武至必回遑無
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
中使全有流以此威聲臨九派斷彭蠡傳檄江南風

靡草不足比也敵小引日月耳江陵本憚襄陽人如
齒寒必不孤立寧得不聞見同邪挾荆雍之兵掃定
韓白重山不能為計况以無等之昏主役御刀應較之
哉及山陽至巴陵帝復令天武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帝
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
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武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止有
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天武口具及問天武口無所說
天武是行事心替彼聞必謂行事與天武共隱其事則人
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
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柳恽



南史 卷之三
勸斬天武送首山陽頴曾乃謂天武曰天下之事縣之在
卿今就卿借頭以詐山陽昔樊於期亦以頭借荆軻於是
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之馳入城將踰關縣門發折其車
轅援車而走中兵參軍陳秀拔戟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
帝仍以南康王尋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未利當須來年
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筭帝答曰今坐甲于萬糧用自竭
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杖義而動天特人
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何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
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帝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帝
不從思沖反私于張弘策自谷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太

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為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
之於帝帝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闡艾同焚若功業克
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三年二月南康王為
相國以帝征東將軍成申帝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關塞
士卒咸悅帝遂留弟韓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於襄陽人
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建
鄴闡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為
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景宗帥眾濟岸進頓
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荆州遣冠軍
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等會大軍於夏口帝築漢



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朱思遠等將過中江絕
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其眾推軍主薛元嗣及長史程
茂為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為浩
陵王以帝為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
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帝出沔
命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己酉帝移屯漢南甲寅東
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尤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
口七月帝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起塞潛師襲
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子衿喜其夜流星墜其城四
更中無雨而水暴長眾軍東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

子陽等竄走眾盡溺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魯二城相
視奪氣先是東昏遣陳伯之鎮江州為子陽等聲援帝謂
諸將曰大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且今加湖之敗誰
不盡服陳武牙即伯之之子狼狽奔歸感閭人情理當免
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
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戊午魯山城主孫樂祖降已
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
也及旦其城主程茂薛元嗣遣參軍朱曉求降初郢城之
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
城開帝並加隱卹陳伯之遣蘇隆之及命永未便進軍帝



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其猶豫逼之乃命鄧元起而日泐流八月天子遣蘇回勞軍帝登舟命諸軍以進進路上庸太守韋啟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武牙守益城及帝至乃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帝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前軍之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姑孰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雍州緣道奉迎百姓皆知挾纊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大軍次新林建康士庶傾都而至送款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

精手利器尚十餘萬關人王張子持白武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擗角奮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退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帝命諸軍築長圍十二月景寅兼衛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裹首送軍帝命呂僧珍張彌勒兵封府庫及圖籍帝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兇黨王暕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賚將士宣德皇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授帝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已卯帝入屯閱武堂下令大

南史卷之七
多田高純
七
成
赦景戌入鎮殿內下令凡等制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
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
例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丁亥詔進
帝都督中外諸軍事甲寅齊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
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三月癸巳受梁王之命景辰齊帝
下詔禪位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皇帝即位于南郊設壇柴燎告天
禮畢有詔放觀乃備法駕還建康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
元詔於公車府議以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
欲有橫議投謗不函若從我江漢幼在河策犀兕徒難能

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擢歷莫通懷傳呂之衍抱屈賈之虧
其理有礙缺受困包圍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
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四年春正月癸卯詔自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
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頰勿限年次

十六年三月丙子敕太醫不得以生類為藥公家織官紋
錦飾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為褻衣裁翦有乖仁恕於是
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牲皆代
以麩其山川諸祀則否時以宗廟去牲則為不復血食雖
公卿異議朝野喧聲竟不從冬十月宗廟薦羞始用蔬菓



晉通六年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來降自去歲以來
北侵諸軍所在剋獲甲戌以元法僧為司空封始安郡王
二月辛巳改封法僧為宋王壬子遣中護軍夏侯曾壽
陽諸軍侵魏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魏魏復據彭城

大通二年二月魏孝明皇帝崩夏四月戊戌魏太子榮推
奉孝莊帝庚子榮殺幼主及太后胡氏辛丑魏鄆州刺史
元願達以義陽降封願達為樂平王是時魏大亂其北海
王顥臨淮王彧汝南王悅並來奔北青州刺史元雋南荆
州刺史李志皆以地降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顥主魏
還東宮直閣將軍陳慶之衛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邵獻以

以地降是歲魏武泰元年尋改為建義又改曰永安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癸巳陳慶之攻拔魏襄城進屠考城
禽魏濟陰王暉業五月癸酉進剋武牢魏孝莊帝出居河
北乙亥元顥入京師僭號建武魏將介朱榮攻殺元顥京
師反正癸巳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披法
衣行清淨大捨以便省為房素床瓦器乘小車私人執役
甲午升講堂法坐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癸卯群臣以
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大捨僧眾默許乙巳百辟詣寺
東門奉表請還臨宸極三請乃許帝二答書前後並稱頓
首



三年六月丁巳遣魏汝南王悅還北主魏惠申以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為司州牧隨悅北侵是歲魏莊帝殺其權臣尔朱榮其黨奉魏長廣王曄為主而殺孝莊帝年號明
三年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秋七月乙亥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是歲魏尔朱兆又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又魏勃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別奉勃海太守朗為主

四年是歲魏相勃海王高歡平尔朱氏廢節閔皇帝及自所奉勃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脩是為孝武皇帝

六年是歲魏尔朱皇帝迫于其相高歡出居關中歡又別

奉清河王世子善見為主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兩

孝武既至關中又與丞相宇文弼不平未幾遇燭而崩大

同二年十二月壬申與東魏通和

十年三月甲午幸蘭陵唐子謁建陵壬寅於皇基寺設法

會詔賜蘭陵老少位一階並加頒賚所經縣邑無出今年

租賦因賦還舊鄉詩太清元年春正月是月東魏相勃海

王高歡薨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二州內屬壬午以

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甲辰遣

司州刺史羊鴟仁率兖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應

接侯景兵未至而東魏進兵攻景景又割地求救於西魏



乙巳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夏四月庚寅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衆默許戊寅百辟詣鳳莊門奉表三請丁亥服袈裟御輦還宮幸太極殿如即位禮太赦改元是月神馬出皇太子獻寶馬頌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秋七月庚申羊鴟仁入縣瓠城八月乙丑諸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為大都督赦緣邊初附諸州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九月癸卯王游苑成輿駕幸苑冬十一月東魏將慕容紹宗大敗蕭明于寒山明破俘執紹宗進圍潼州十二月戊辰命太子舍人元貞

還北為東魏主

二年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班聘于東魏結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甲辰使邵陵王綸都督眾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戊申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臨賀王正德率眾附賊己未景立蕭正德為天子於南關前辛酉賊攻陷東府

三年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皇太子固請帝乃許之盟于西華門下景既還東城米歸于石頭亦不解圍啓求遣諸軍退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關時四方征鎮



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亂志自相抄奪而已已賊矯詔遣石城公大 公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 尚書事已酉帝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五月景崩帝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追尊為武皇帝崩號高祖。帝性惇孝少而篤學執事畢究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然燭側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藥社義毛詩春秋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孝經講疏凡二百餘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賀帝皆為解釋脩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何佟之賀

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賓軍嘉五禮一千餘卷帝稱制斷疑焉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祛等遞互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廳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莫不向風爰自在田及登寶位躬制贊序詔誥銘誅箴頌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棊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飯而已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衿二年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褱褌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



隋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及諸法事未嘗作樂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冬月四更竟
即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為皴裂然仁愛不斷親親及
所愛憐犯多有縱捨故政刑弛紊每決死罪嘗有哀矜涕
泣然後可奏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
未嘗褰袒雖見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帝既流道遁益甚
境內化之遂至喪亡

論曰梁武帝時逢昏虐家遭冤禍既地居勢勝乘機而
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湯武之師終濟唐虞之業
豈曰人謀亦惟天命及據圖籙多歷歲年制造禮樂敦
崇儒雅自江左以來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獨美于茲然
先王文武通用德刑並舉方之水火取法陰陽為國之
道不可獨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于戚溺於釋教弛於
刑典既而帝紀不立悖逆萌生反寇讐弒皆自子弟復
霜弗戒卒至亂亡自古撥亂之君固已久矣其或樹置
失所而以後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喪追蹤徐
偃之仁以致窮門之酷可為深痛可為至戒者乎

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謨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
太子母弟也封晉安王中大通三年被徵入朝未至而昭
明太子謂左右曰我夢與晉安王對奕擲道我以班劍授



南史記卷之三
之王還當有此加乎四月昭明太子薨五月景申立晉安
王為皇太子太清三年臺城陷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
色目若無懼容五月景辰帝崩辛巳太子即皇帝位秋七
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
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

太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大赦改元巳未西魏剋安陸執
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景午侯景逼帝幸西州夏
五月景辰東魏靜帝遜位于齊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
軍將軍王僧辯逼郢州邵陵王綸棄郢州走九月乙亥侯
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為漢王冬十月乙未景又逼帝

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

二年八月戊午景遣偽衛尉卿彭雋相公王僧貴入殿廢
帝為晉安王矯為帝詔以為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于
豫章王棟冬十月壬寅帝崩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九帝
幼而聰睿六歲便能屬文武帝弗之信於前而試帝攬筆
立成文武帝歎曰常以東阿為虛今則信矣及長器宇寬
弘未嘗見喜愠色尊嚴若神方願豐下鬚鬚如畫眉髮委
地雙眉翠色手執玉如意不相分辯眇眇則目光燭人讀
書則十行俱下辭藻艷發博綜群言善談玄理自十一便
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稱美性恭孝居穆貴嬪憂廢

骨立所坐席露濕盡欄在襄陽拜表侵謁遣長史柳津司
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柱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守進軍剋
南陽新野等郡拓地千餘里及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
纖毫必察弘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嘗於玄圃述武帝所
製五經講疏聽者傾朝野雅好賦詩其百序云七歲有詩
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十三年封相
東王太清元年累遷為鎮西將軍都督荊州刺史三年三
月侯景陷建鄴四月世子方等至自建鄴知臺城不守帝

命冊江陵城周回七十甲鎮西長史王冲等拜牋請為大

一討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帝不許曰吾於天下不賤

二寧侯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藉上台之位議者可斬授筆

三流浹冲等重請不從又請為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乃開

四鎮西府辟天下士是月帝徵兵於河東王譽拒命尋上甲

五侯詔自建鄴至宣三月十五日密詔授帝位假黃鉞大都

六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於是立行臺於南郡而置官司

七焉七月遣世子方等討河東王譽軍敗死之又遣鎮兵將

八軍鮑泉討粵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譽舉兵寇江陵

九鮑泉攻湘州未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及簡文帝



即位政元為大寶元年帝以簡文制于賊臣卒不遵用正月使少子方覺督于魏魏不受質而結為兄弟四月剋湘州斬魯湘州平岳陽王蒼自稱梁王蕃于魏魏遣兵助伐襄陽先是邵陵王綸書已言凶事秘之以待湘州之捷是月壬寅始命陳瑩報武帝崩問帝哭于正寢二年三月侯景悉兵西上閏四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御史方諸庚戌王僧辯屯師巴陵五月癸未帝遣將胡僧祐陸法和樓巴陵六月僧祐等擊破景將任約軍太尉景解圍宵遁以王僧辯為征東將軍令即眾追景所至督捷進圍郢州獲賊將宋子仙等是月簡文帝崩

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眾集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父逆者封萬戶開國公額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冬十一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江陵攻太清六年為承聖元年

三年春正月魏帝為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為恭帝先是魏使宇文弼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弼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冬十月內宣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譽率眾會之丁亥魏軍至淮下辛亥魏軍大攻帝出柅把門親臨陣督戰僧祐中流矢薨軍敗反者斬西門守卒以納魏軍帝見執如梁王蕭譽營



辛未魏人戕帝明年四月梁王方智承制追尊為元皇帝
廟號世祖。初承聖二年三月有二龍自南郡城西升天
百姓聚觀五采分明江陵故老竊相泣曰昔年龍出建康
淮天下大亂今復有焉禍至無日矣帝聞而惡之踰年而
遇禍又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滿百當出天
子桓玄之為荊州刺史內懷篡逆之心乃遣鑿破一洲以
應百數隨而崩散竟無所成宋文帝為宜都王在藩一洲
自立俄而文帝纂統後遇元凶之禍此洲還沒太清末枝
江陽之閣浦復主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即位承
聖末其洲與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元帝第九子也魏剋江
陵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定議以帝為梁王太宰承制
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
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與戰敗績死之七月辛丑僧辯納
貞陽侯蕭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建鄴景牛即偽位年號
天成以帝為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
奉帝焉

紹泰元年秋九月景牛皇帝即位冬十月己巳大赦改元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



尚書事改封義興郡公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于周
二年九月帝遜位于陳陳奉帝為江陰王薨追謚敬白帝
論曰帝王之位天下之重職文武之道守聘所當貴
於行用義均水火相資則可專任成亂觀夫有梁諸帝
皆一之而已簡文文明之姿皇乎天授粵自支庶入居
明兩經國之筭其道弗聞宮體所傳且變朝野雖主虛
號何救滅亡元帝居勢勝之地營中興之業既齊讎耻
且應天人而內積猜忍外崇矯飾攀號之節心酷於喻
年定省之制申請於木偶竟而雍州引寇舉起河東之
戮益部親尋事君邵陵之宥悖辨屈於僧辯殘虐極於

圓正不義不昭若斯之甚而後謀無經遠心勞志大近
捨宗國遠迫強隣外弛藩籬內崇講肄卒於溢至戍隕
方追始皇之迹雖復文籍滿腹何救社廟之墟歷觀書
契以來蓋亦廢興代有未見三葉遘愍頓若肅宗之酷
敬皇以此冲年當斯頽運將不高揖其可得乎。初武
帝末年都下用錢每百皆除其九謂為九伯竟而有侯
景之亂及江陵將覆每百復除六文稱為六伯識者以
為九者陽九六者百六蓋符曆數非人事也。善乎鄭
文貞公論之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
為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友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



昏凶肆虐天倫及禍糾合美旅村雪家冤曰討可伐不
期而會龍躍英漢電擊相擊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
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待言補矣既縣白旗之首方應
皇天之眷布德施惠悅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
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素介冑
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德流遐裔千文載載凡數十
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也然不能
息未敦本斲彫為漢慕得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
連釋老或終夜不寢或日肝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
智以驚愚且心禾遺榮歷厠蒼頭之位高談脫從終繼

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
非有切身之急高祖辱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
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
稍過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能盡
言險躁之心暮年逾甚見利而動復諫違下開門揖盜
棄好即讎覺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
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
永言夾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為危既成而敗顛覆之
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
高祖之遇斯也利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



隋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天人之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敏淑過人神采秀發多
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躬淫靡義
罕踈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季周誦
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同
羗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昊其可問哉昔國步
初屯兵纏魏闕群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盤石之宗
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
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
望坐觀國變以為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
又沉猜忍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

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殞
醞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筭無遺策怵於
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
敗旋及斯乃上靈降鑒此焉假手夫道人事其可誣乎
其篤志藝文採浮華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
寇讎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
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救江陵之
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
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為高讓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三

南史詳節卷之三

武帝紀

三

成

小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陳本紀

武帝

陳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
 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
 女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求嘉中南遷為丞相
 掾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
 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
 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為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
 人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倣礪嶷有大志長於

南史詳節卷之三
 陳武帝紀
 三
 成
 小



南史詳節卷之三

武帝紀

三

成

小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陳本紀

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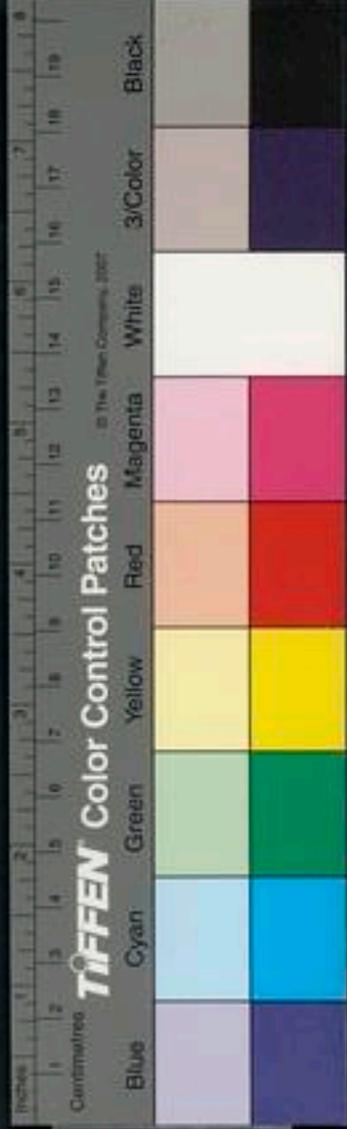
陳高祖武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長城下
 若里人姓陳氏其本甚微自云漢太丘長寔之後也寔
 女孫晉太尉準準生匡匡生達求嘉中南遷為丞相
 掾太子洗馬出為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
 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焉二百年後我子孫
 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為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為長城
 人帝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倣礪有大志長於

南史詳節卷之三
 武帝紀
 三
 成
 小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四
 陳本紀
 武帝
 陳武帝紀
 三
 成
 小



謀略意氣雄傑不事生產及長涉獵出入籍好讀兵書
明緯侯孤虛遁甲之術多武藝明達果斷為當時推
服。初仕鄉為里司後至建鄴為油庫吏徙為新淦
侯蕭映傳教勸於其事為映所賞及映為吳興太守甚
重帝謂僚佐曰此人將來遠大必勝於我及映為廣州帝
為中直兵參軍隨之鎮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
臺遣高州刺史孫罔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賁罔等
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罔子姪及其主帥
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明進攻廣州蓋
夜苦交州中震恐帝率精兵救之賊衆大潰其年之

映卒明年帝送喪還至大庾嶺會有詔以帝為交州司馬
與刺史楊暕南討帝益招勇敢器械精利暕帝經略時
蕭勃為定州刺史於江西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後因詭說
留暕集諸將問計帝曰節下奉辭伐罪故當死生以之
於是鼓行而進軍至交州暕推帝為前鋒所向摧陷賁
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建鄴是歲太清元年也二年
冬侯景寇逼帝將赴援大寶元年正月帝發始興次大庾
嶺進頓南康相東王繹承制授帝交州刺史改封南野縣
伯於是脩理崎頭古城徙居之尋改封長城縣侯南江州
刺史時承利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討侯景次益城



南史記卷之四
帝率杜僧明等合三萬將會焉時西軍乏食帝先計軍糧
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
簡文立豫章嗣王棟帝遣兼長史沈眾奉表於江陵勸進
承制授帝東揚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三年帝帥師發自豫
章二月次桑落洲時僧辯已發無城會帝于白茅灣乃登
岸結壇刑牲盟約進次大雷三月帝與諸軍進剋姑熟仍
次蔡洲侯景登石頭城望官軍之盛不悅曰一把子人何
足可打密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舢舨
貯石沈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
相接僧辯遣柱前問計於帝帝以諸將不敵當鋒請先往

立柵即於石頭西橫築柵衆軍次連八城自出東北賊
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帝曰善用
兵者如常山之蛇使敵首救尾困而無暇今我師既衆賊
徒其寡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彊乃命諸將分處置兵帝與
王琳杜龔等悉力東之景衆大潰僧辯啓命帝鎮京口三
年三月進帝位司空又魏平江陵帝與王僧辯等進啓請
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
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即位
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初齊之納貞陽也帝固
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帝君常惜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



呈之子竟有何辜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十領及錦綵金銀以為賞賜之資九月壬寅帝召徐度侯文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帝至石頭前遣勇士百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遽走帝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縊之及其子頽於是焚貝陽侯而奉齊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為紹泰元年壬子詔授帝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岳二州刺史行節司空天平元年九月壬寅帝進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進封義興郡公三年九月辛丑梁帝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

郡為陳公備九錫之禮辛未梁帝禪位于陳

承定元年冬十月乙亥皇帝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冢宰宇文護廢閔帝而奉明帝又為明帝元年

三年六月景午帝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帝雄武多英略性甚仁愛及居阿衡恒崇寬簡雅尚儉素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在命蟬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不為虛費初平侯景及立敬帝子女玉帛皆頒將士其充闡房者衣不重采飾無金翠聲樂不列於前踐祚之後彌厲恭儉故能隆功茂德光于江左云



文帝

世祖文皇帝諱倩字子華始興昭列王之長子也少沈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武帝甚愛之常稱吾家英秀武帝受禪立為臨川王永定三年六月景午武帝崩皇后稱遺詔徵帝入纂皇統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是歲周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元年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六年五月齊武成帝傳位於太子緯自號太上皇帝

天康元年四月癸酉皇帝崩于有覺殿遺詔皇太子可即君臨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文帝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妙識真偽下不容姦一六臣刺聞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難人伺漏傳籤於中者令投箠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寤其自強若此云

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樂王文帝嫡長子也立帝嗣位八月庚戌立為皇太子文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

光大元年春正月乙亥大赦改元

二年冬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冬特降為臨海郡王還還潘郊帝性仁弱無人君之器及即尊位刑政皆歸冢宰故



宣太后稱文帝遺意而廢焉

論曰陳武帝以雄毅之姿厲殷憂之運功在拯溺道濟橫流應變無方蓋惟人傑及于西都蓋覆江表貼危僧辯任同伊尹空結桐宮之恨貞陽入假秦兵不息穆羸之泣帝乘隙以舉乃蹈玄機王業所基始自於此柴天改物蓋有憑云文帝以宗枝承統情存兢惕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士恭儉行已勤勞濟物志度弘遠有前哲之風至於臨下明察得承平之政矣臨海懦弱有同於帝乎文后雖欲不暨般道蓋亦其可得邪

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諱瑒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光大二年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黜廢帝為臨海王以帝入續皇統

大建元年春正月甲午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大赦改元九年春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恒自號太上皇是月周滅齊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破周將梁士彥於呂梁

十年春二月甲子周軍救梁士彥大敗司空吳明徹於呂梁及將卒皆見囚俘不反景子分命眾軍以備周



內史言宣帝之曰二 內宣帝紀
十一年十一月戊戌周將梁士彥圍壽陽剋之辛亥又剋
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大都督總督水步
眾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二州及盱台山陽陽平馬頭
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郡民並自拔向建鄴周又剋譙
北徐二州自是淮南之地盡歸于周矣

十三年是歲周靜帝大定元年遜位于隋文帝改元開皇
元年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上弗豫甲寅崩于宣陽殿時年五十
三謚曰孝宣皇帝崩號高宗。帝之在田。有恢弘之度
及居尊位是允天人之。于時國步初。創痍未復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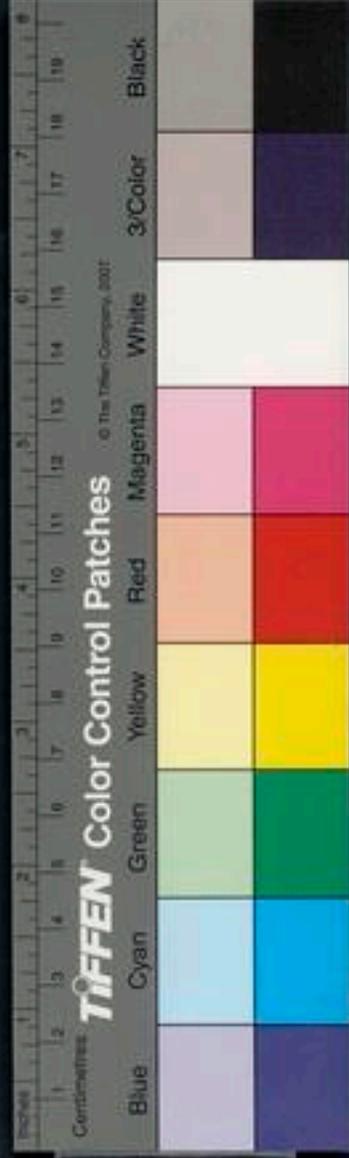
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意及侵地疆弱之形理則
絕犯斯不避適足為禽及周兵滅齊東勝云魯略地還至
江際自此懼矣既而修飾都城為扞禦之備羅銘云二百
年後當有癡人修破吾城者時莫測所從云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宣帝嫡長子也。大建元年
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丁巳太
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大赦改元

禎明二年初隋文帝受周禪甚敦鄰好宣帝尚不禁侵掠



大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命班師遣使赴弔修敵國之禮書稱姓名頓首而後主益驕書末云想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文帝不悅以示朝臣清河公初素以為主辱再拜請罪及襄邑公賀若弼並奮求致封復副使素彥聘隋竊圖隋文帝怏以歸後主見之大駭曰吾不欲見此人每遣間諜隋文帝皆給衣馬禮遣以歸後主愈驕不虞外難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妃孔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裝采箋製五言詩卜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其臣酣飲從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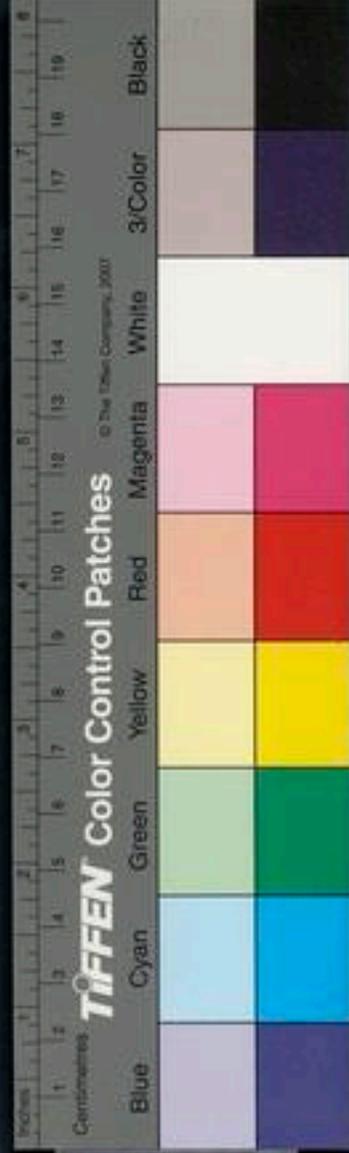
達旦以此為常而盛脩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徵取百端刑罰酷濫牢獄常滿隋文帝謂僕射高穎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文帝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梯於江若彼能改吾又何求及納梁蕭巖蕭若隋文愈忿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致討乃送璽書暴後主二十惡又散寫詔書書三十萬紙徧諭江外諸軍既下江濱鎮戍相繼奏聞使南平王疑鎮江州永嘉王彥鎮南徐州尋召二王赴期明年元會命緣江諸防船艦悉從二王還都為威勢以示梁人之來者由是江中無一鬪船上流諸州兵皆阻楊素



軍不得至都下甲士尚十餘萬人及聞隋軍臨江後主曰
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
必自敗孔範亦言無度江理但奏伎縱酒作詩不輟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朝會大霧四塞入人鼻皆辛酸後主
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隋將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韓擒
虎趨橫江濟分兵晨襲採石取之進拔姑熟次於新林時
弼攻下涼口緣江諸戍望風盡走弼分兵斷曲阿之衝而
入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隋
軍南北道並進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
衆軍敗績弼乘勝進軍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

自新林至石子岡鎮東大將軍任忠出降擒虎仍引擒虎
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
尚書僕射袁憲後閣舍人夏候公韻侍側憲勸端坐殿上
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本可及當吾自有計乃逃
於井殿而軍人窺井而呼之後主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
以繩引之爲其太重及出乃與乘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
而上丙戌晉王頊入據宮城送後主于東宮三月己巳後
主與王公百司同發自建鄴之長安隋文帝權分京城人
宅以俟內外修整遣使迎勞之陳人謳詠忘其亡焉既見
宥隋文帝給賜甚厚數得引見班同三品每預宴恐致傷



心為不奏吳音及從東巡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月光天
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并表請封禪隋
文帝優詔謙讓不許後從至仁壽宮常侍宴及出隋文帝
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將作詩功夫何如思安時事當
若弼度京口彼入密啓告急叔寶為飲酒遂不省之高
頴至日猶見啓在牀下未開封此亦是可笑蓋天亡也

論曰陳宣帝器度弘厚有人君之量文帝知冢嗣仁弱
早存太伯之心及乎弗念感已委託太子恭繼業之後拓
土開疆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志大不已晚致呂梁之
敗江左日蹙抑此之由也後主因削弱之餘鍾滅亡之

運刑政不樹加以荒淫夫以三代之隆歷世數十及其

亡也皆敗於婦人况以區區之陳外鄰明德伏車之轍

尚且追蹤叔季其獲支數年亦為幸也雖忠義感慨致

慟井隅何救麥秀之深悲適足取笑乎千祀嗟乎始梁

末童謠云可憐巴馬子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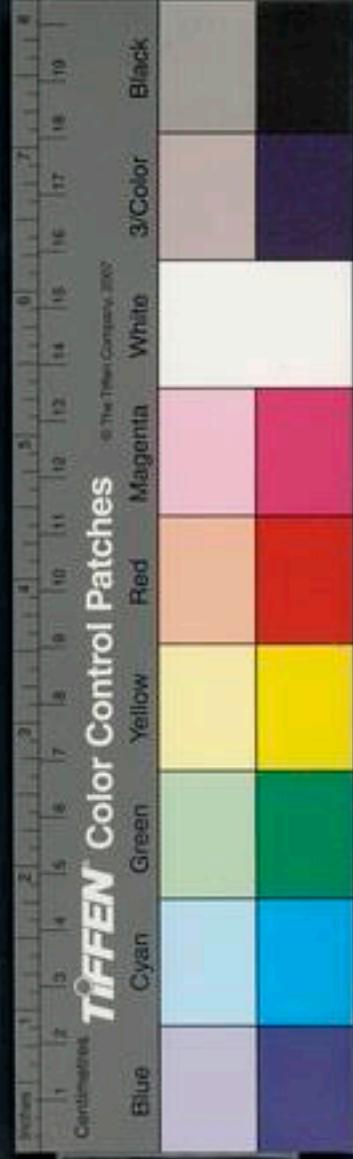
黃塵起黃塵汗人衣阜英相料理及僧辯滅群臣以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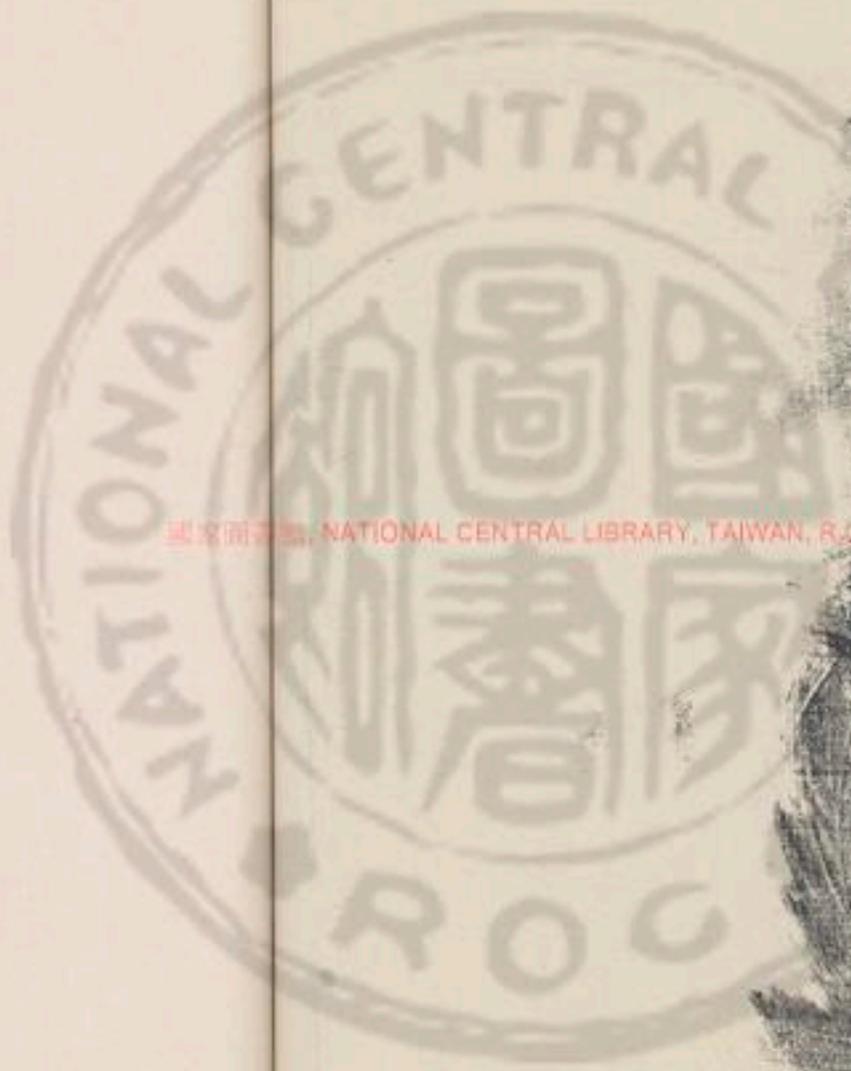
言秦聞曰僧辯本東巴馬以擊侯景馬上郎王字也塵

謂陳也而不解阜英之謂既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

東謂殺羊角為阜英隋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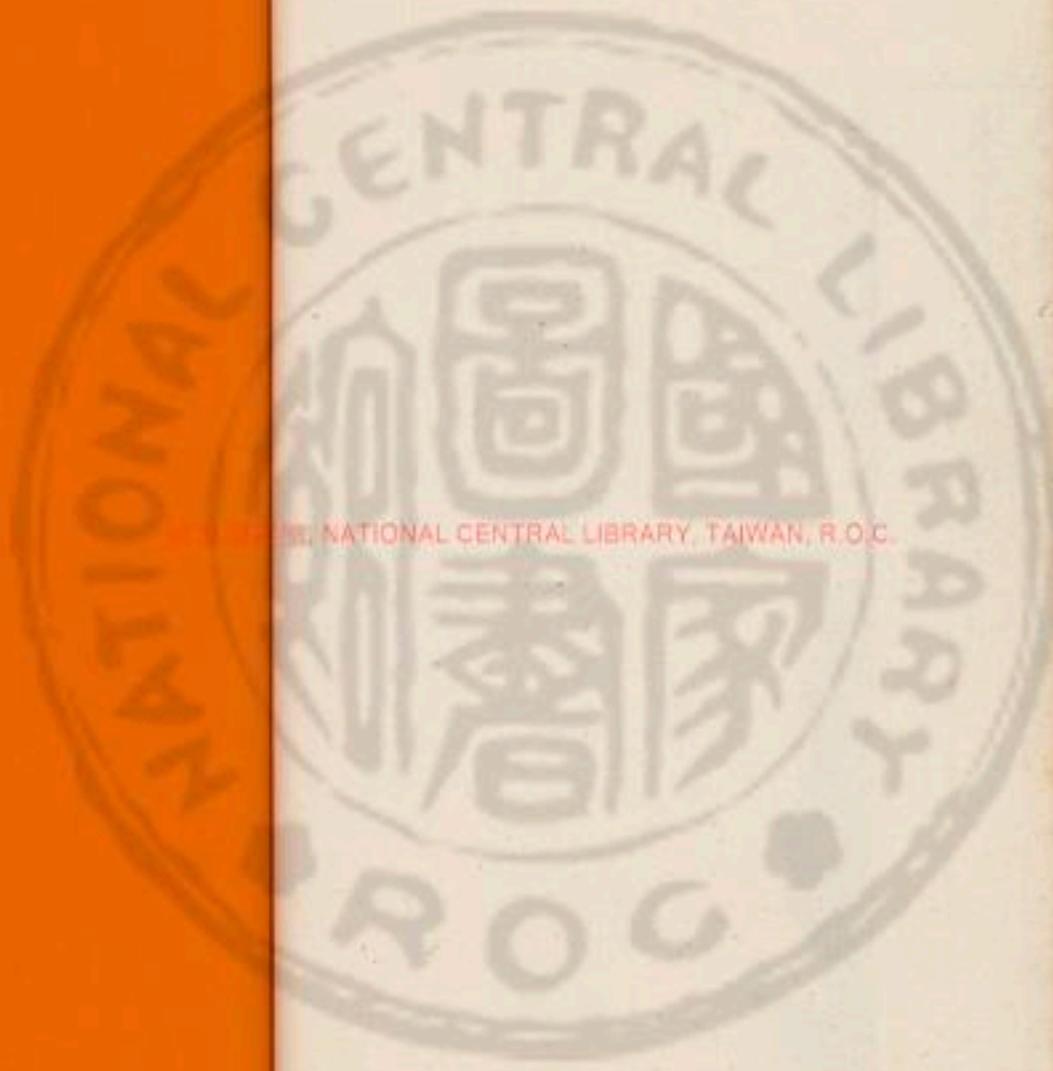
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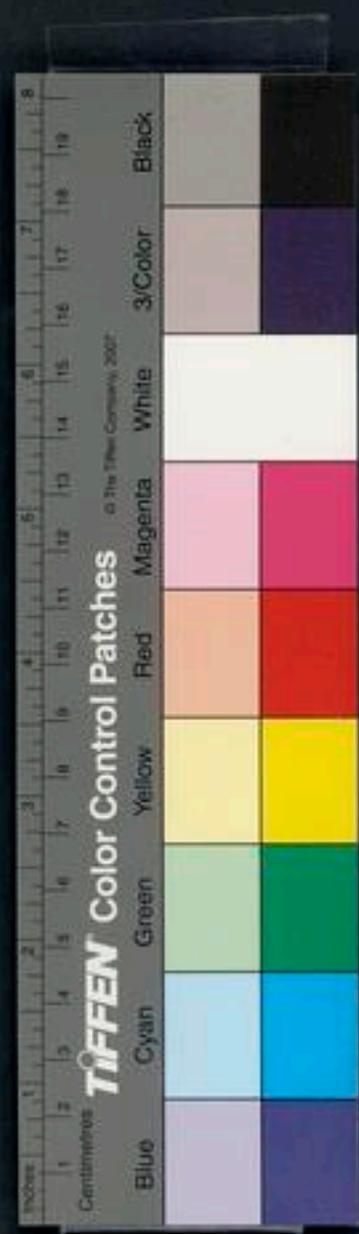


南史詳節卷之四
隋後主紀
十
成
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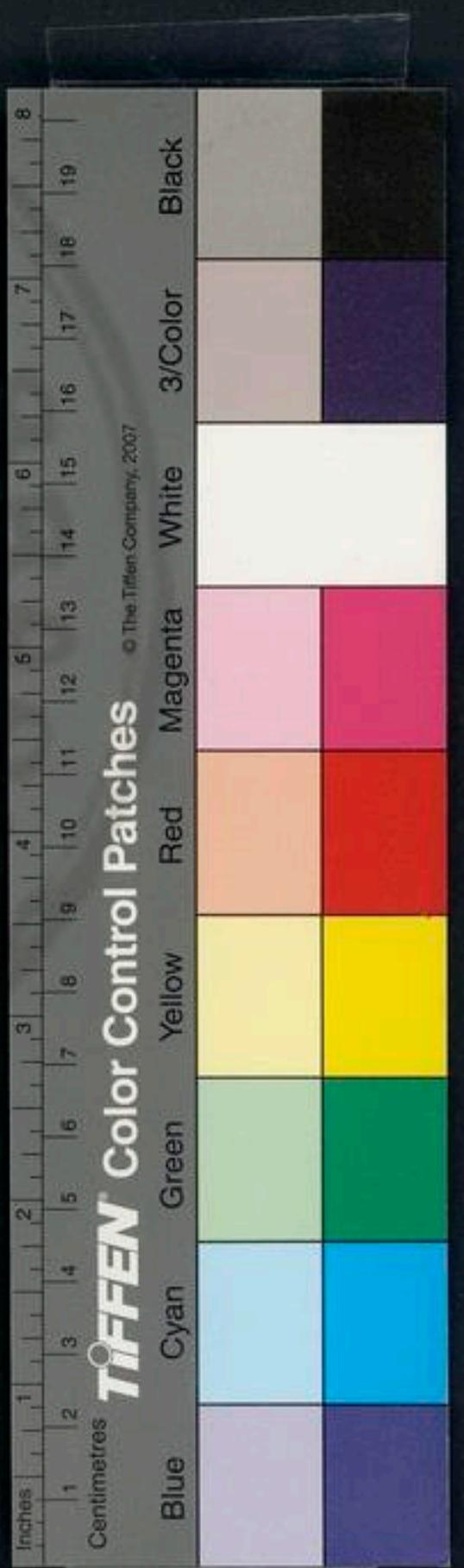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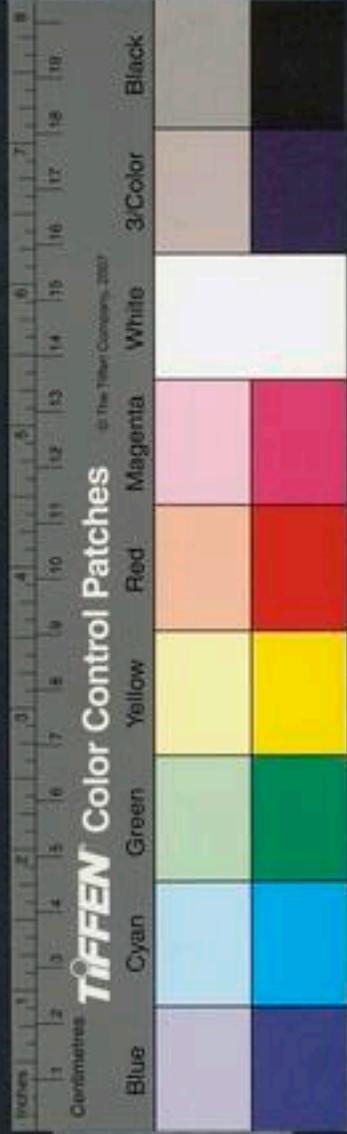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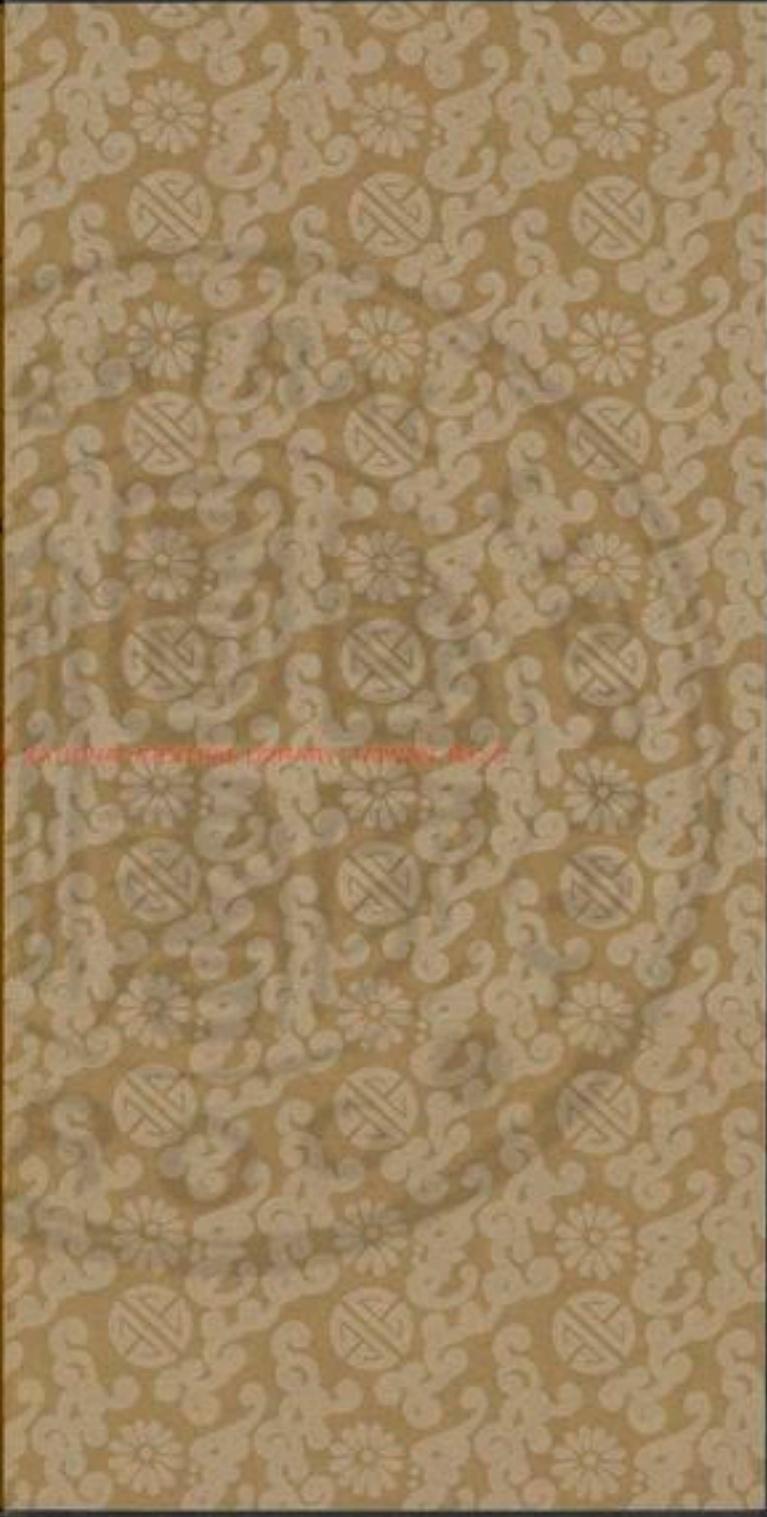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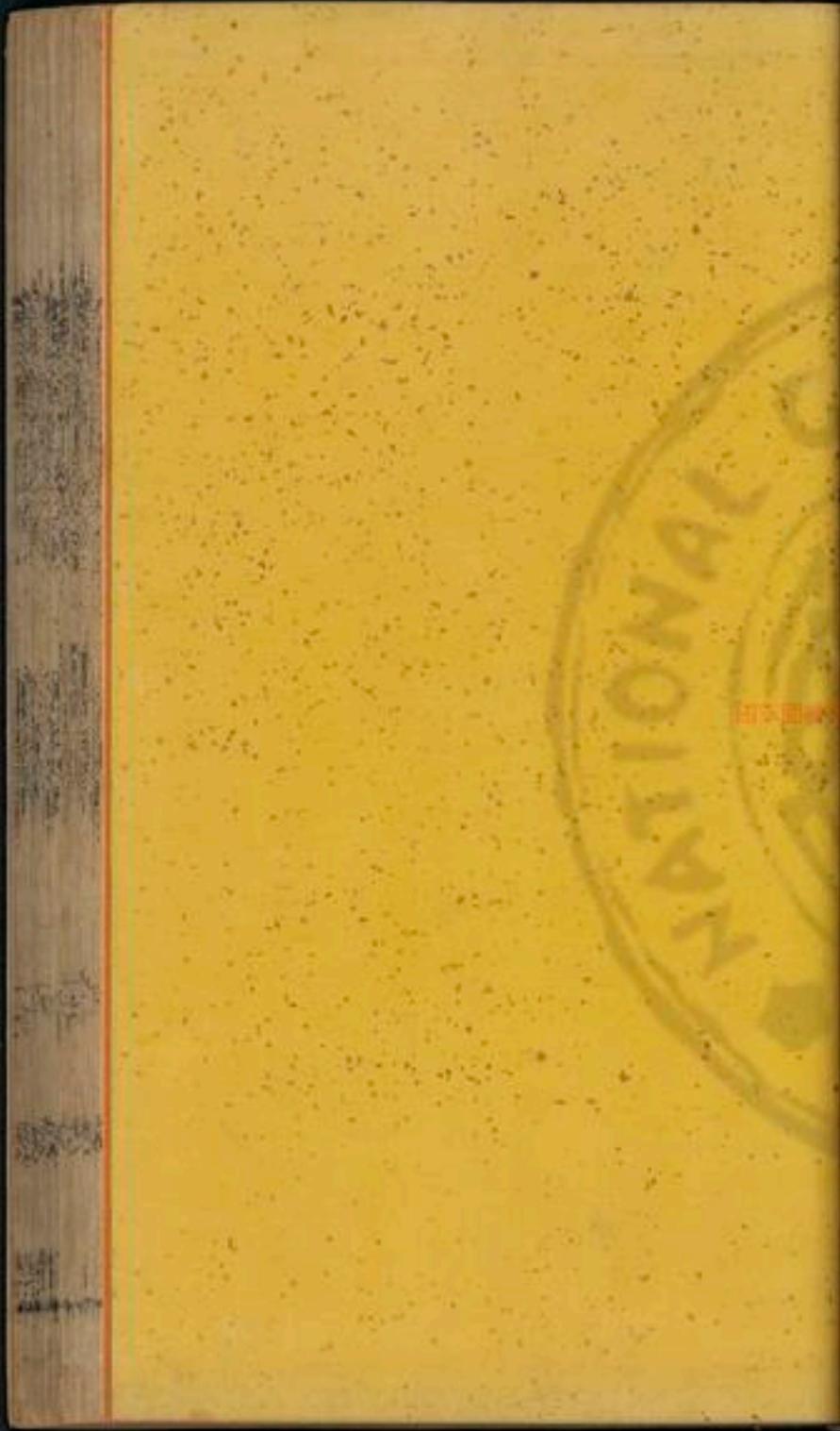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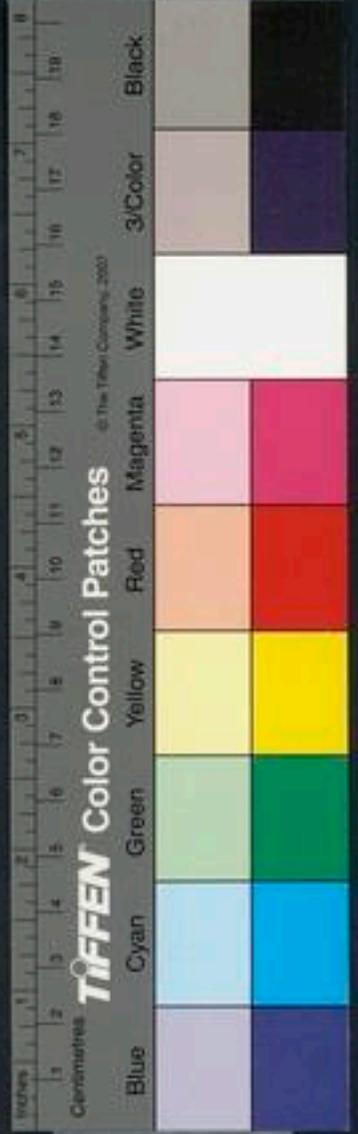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017/2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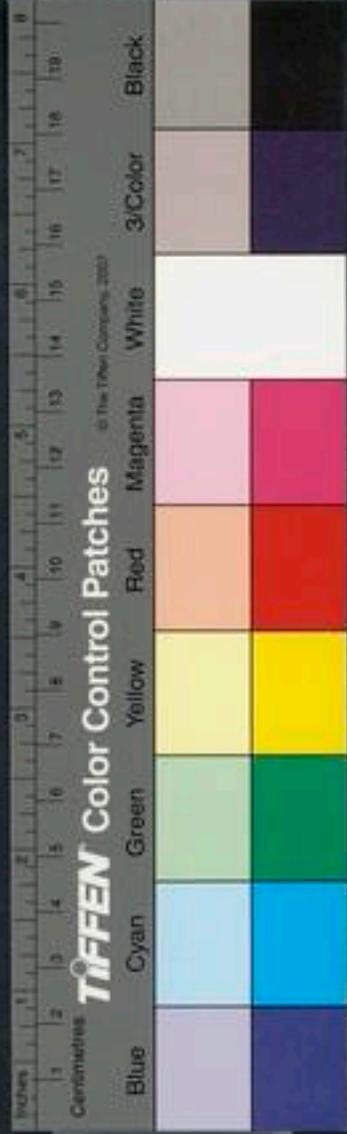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五

后妃傳

宋文元袁皇后 潘淑妃

文元袁皇后左光祿大夫湛之庶女也母恭平賤后年五
六歲方見舉後適文帝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
就上求錢帛以贍之性儉所得不過五三萬五三十四
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未知
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宿昔便得因此
恚恨稱疾不復見上遂憤恚成疾崩上甚悼痛之詔顏延
年為哀策文甚麗及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



李氏言貨者之王
以致意焉

潘淑妃者本以貌進始未見賞帝好羊車經諸房淑妃每
莊飾褰帷以候拜密令左右以鹹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
紙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徘徊况於人乎於此愛傾後宮

梁文獻張皇后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
姑而生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武帝方孕忽見庭
前菖蒲花光采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常聞見昌
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
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陳張貴妃

張貴妃名麗華丘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為業後主為太子
以選入宮時宮貴嬪為良娣貴妃年十歲為之給使後主
見而悅之因得達遂有娠生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為貴妃
性聰慧並被寵遇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
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窓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沉
檀香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
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
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
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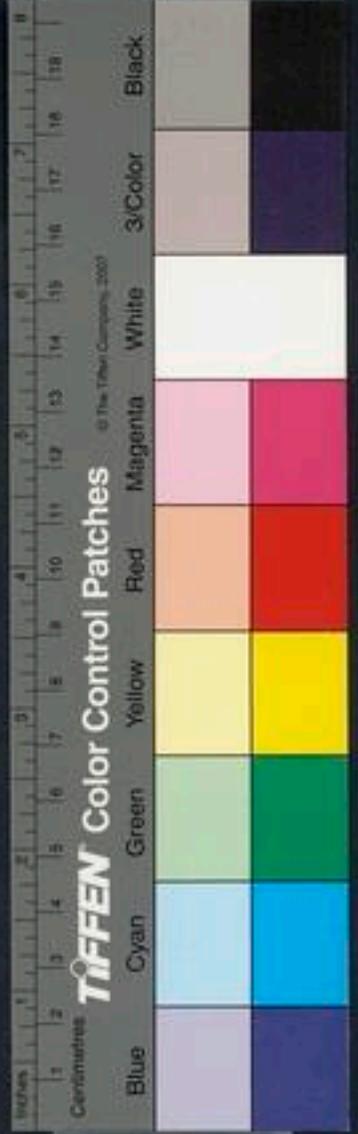
嬪居望仙閣並復道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
 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並有寵通代以游其
 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
 對貴妃等游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
 互相贈答采其尤豔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
 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
 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
 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
 尺髮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
 麗每瞻視眄流光溢目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

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
 咸德之競言其善

宋宗室諸王傳

臨川烈武王道規 附鮑照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個儻有大志預謀
 誅桓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剋京城
 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
 無忌追破之無忌欲東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
 居西楚群小皆為竭力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
 靡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



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為次白居其末以起義勳封華容縣公。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為檀道濟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公道覆已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因夜開城門眾咸懾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曾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眾咸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苻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

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眾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曾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剋都遣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道遵為游軍眾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眾乃服焉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諡曰烈武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灾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



為玄象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
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
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年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
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
偏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簡素寡嗜惡愛
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浮淫之過唯
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捐招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袁
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
東海何長瑜鮑昭等並有辭章之美引為佐吏國臣鮑照
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元嘉中

測濟俱清當時以為美公瑜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照始嘗曰
謁義慶未見知欲負詩言志人上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
忤人王照勃然曰千載以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
可數哉大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
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疋尋擢為國
侍郎其見知賞選祿祿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
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言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才盡
實不然也

廬陵孝獻王義真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年十二從北征及關



中平武帝東還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委以關中任帝將還三秦公老泣訴曰發生不啻王化於今百年始親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冢墳冀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武帝為之憫然對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孝孫手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

又殺田子兼截滅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乙殺脩脩既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諸將競斂財省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之賊追兵果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下官不忍乃東義真於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義真審問怒甚剋日比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知義真死乃



止義真尋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攻揚州刺史鎮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群小謝晦常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造義真義真感欲與談晦不甚荅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于外及羨之等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義直輕詔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景平二年羨之等遣使殺義真於徙所時年二十八

江夏文獻王義恭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岐嶷

疑姿頗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

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醢

盤義恭求須臾食日中無筭得

未嘗敢悉以與傍人諸王主

為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

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而

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

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與

刺天加都督徵為侍中都督

楊南徐兖三州司徒錄尚書

楊南徐兖三州司徒錄尚書

事義恭小心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群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勅義恭荅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凶瑋逆義恭單馬南奔既至勸孝武即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孝武以義宣亂逆由于強盛欲削王侯義恭希

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孝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廢立廢帝害之

衡陽文王義季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為荊州武帝使



隨往由是特為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代臨川王
義慶為都督荊州刺史掌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
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
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為樂驅斥
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奉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
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
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後為長
夜欽成疾以至於終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繫之于歷數至於經啓多難莫
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祿內侮苟桓交逼荆楚之勢同于

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復何喪之機未可知也
列武王墜群才楊威策一舉而掃跡似寇蓋亦人謀之致
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本根之成以跡其行事有以知
武皇之則哲虛懷以帝子之重兼古尚明之姿豐跡未彰
禍生忌克痛矣夫江夏地居愛子必當上相大明之世
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畢下得任以兩朝暴主永無猜
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
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燕山之安可恃曾未
云幾而樂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為篤矣衡陽晚
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



於是也

宋諸臣列傳

劉穆之 琦

劉穆之字道和東莞人。世居京口。初為琅琊府主簿。嘗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剋京城。從問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呌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及空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亦足即

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令卒立定。並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名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為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焉。穆之曰。



公今日豈得居謙遂為守藩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衣共
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
吞咀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前授王謚事出權道今若
復佗授使應受制於人一失於權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
不可直置疑畏便可入朝其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
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庶固還拒盧循常
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言其譏重帝愈信仗之
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曰一二以聞帝每
得人問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愛賓游坐客恒
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皆太不必知雖親昵

短長皆陳奏無隱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
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被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
留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
無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
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
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使尺牘嘗於武帝坐
與齡石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
而穆之應對無發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楊尹。帝西討
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
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方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



弁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沂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宿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嘗笑彌日且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且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賻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省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



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范泰對曰聖王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歎帝笑曰卿不聞驥驎乎貴日致千里耳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諡曰文宣孫瑀瑀字茂林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謂馬久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駟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鴛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

安能長居尸限上

徐羨之 湛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羨之為桓循撫軍中兵參軍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大尉左司馬掌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嘿然或問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志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楊尹總知留任武帝即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



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棋嘗與傅亮謝晦安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鄒鮮之歎曰觀徐傳言論不復學問為長與中書令傅亮送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廢帝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于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即位改封南平郡公元嘉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謀廢帝下詔暴其罪誅之從孫湛之湛之字好源永初三年封破江縣侯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駭不

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初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衲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手白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為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武帝衲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湛



之善尺牘音辭流暢音威豪強彥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
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
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文帝每嫌其侈縱
出為南兖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
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
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
玩之適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帝
命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

傅亮

傅亮字季友靈州人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

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十四五歲超令人
解衣使持去初無怪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
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亮
博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
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
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
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
京師群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閉
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
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

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容神默門外每日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恭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坐哀動左右既而問義具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霑背不能答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帝

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允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亮之方貴兄迪每深誠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

檀道濟

檀道濟高平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



等從平京城俱歿武帝建武將軍累遷太尉參軍義熙
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
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
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長安平以
為琅琊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脩縣公位丹楊
尹護軍將軍文帝即位進封武陵郡公固辭上將誅徐羨
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上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
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
亮既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彦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
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

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
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乘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
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彦之侵魏已平河
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比略地轉戰至濟上魏
軍盛遂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
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
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
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
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



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剋定河南全軍而
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
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
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
屢經危殆領軍劉湛會執朝政慮道濟為異說又彭城王
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
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勳道家所忌
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巳間十三年春將遣還鎮
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道濟憤怒氣盛
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

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類
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
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
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
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
豈至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
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茶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
之風變大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
豈徒然也當徐博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

赴蹈為期及至虜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福
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
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
困大名以至顛覆詔祗克傳胤嗣其不鴈之間乎

王鎮惡

王鎮惡北海人也祖猛仕苻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
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
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改名為鎮惡年十三而
苻氏敗富食黿池人李方家方善過之謂方曰若遭英雄
主要取萬力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

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隨叔入隴歸晉客
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長而從橫善
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為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
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
將門有將即以署前部賊曹拒虜循有功封博陸縣丞等
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為前
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
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為信不知見
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崩恩軍在前鎮惡次
之舸留二人對舸岸上豎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



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
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
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任軍人荅云在後及至
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破燒而鼓聲甚盛如非藩
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
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
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
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子弟中表親戚且聞且
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解毅從大城東門出奔自縊鎮惡
身被五箭前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

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
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
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
陽不剋豈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貴矣
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破武牢及恒谷塢進次龜池造故
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龜池令大軍次潼
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
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
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
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



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筋乘衣糧並已逐流
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
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灞上奉迎武帝勞之曰
成吾霸業者直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
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歛子女玉帛不
可勝計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以偽董有
異志帝使覘之知鎮惡別取飾黃金銀葉釐於垣側帝乃
安帝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
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
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

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也劉因保遠使報鎮惡鎮惡
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其
思竭力令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王
猛之相符堅也此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
時論者深懼之田子曉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
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
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群狐吾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子遯上與田子俱會
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
率王智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



反修執田子以專職斬焉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
壯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六

列傳

朱齡石 起石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少好武不事崖檢武帝剋京
城以為建武參軍後領中兵齡石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
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
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
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
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
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



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
壯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五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六

列傳

朱齡石 起石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少好武不事崖檢武帝剋京
城以為建武參軍後領中兵齡石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
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
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
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
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
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



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
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
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
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
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摸夾水為城十年六
月齡石至彭摸七月齡石率劉鍾嗣息等於北城斬侯暉
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
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
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恐不辦克諫者甚衆帝
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

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克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
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
齡石為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
義真敗於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弟超石

朱超石

超石亦果銳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
河南岸臺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軍所殺略帝遣白
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為却月陣兩
頭抱河車置七伏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毡魏軍不解其意
並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毡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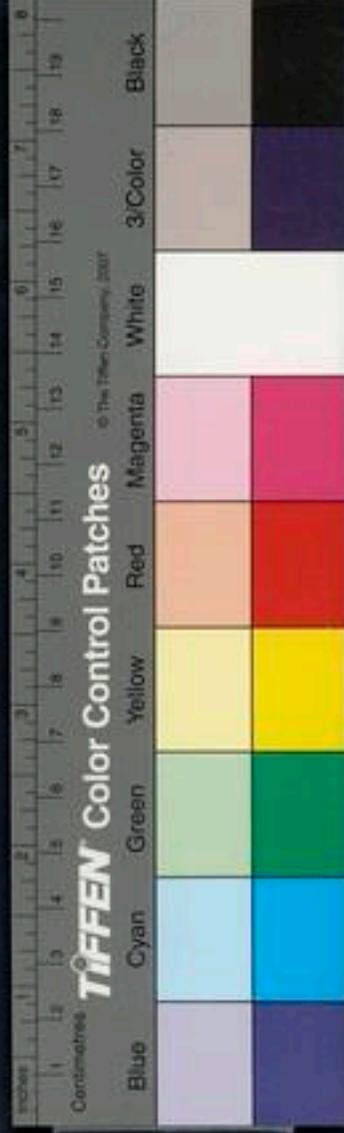


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立乃進
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軍既多
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長三
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只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
進剋蒲坂以超石為河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
五等侯

毛脩之

毛脩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
戍洛陽脩立城壘武帝至復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
直二千萬王鎮惡死脩之代為安西司馬桂陽公我直較

為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脩之在洛敬事高
道士寇謙之謙之為魏大武帝信敬營護故不死脩之嘗
為羊羨薦為魏尚書尚書以為絕味獻之大武大悅以為太
官令被寵遂為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
後朱脩之俘于魏亦見寵脩之問朱脩之南國當權者為
誰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
日便當中韜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脩之
具答行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脩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
乃長歎初北人去來言脩之勸魏侵邊文帝疑之後得還
具相申理上意乃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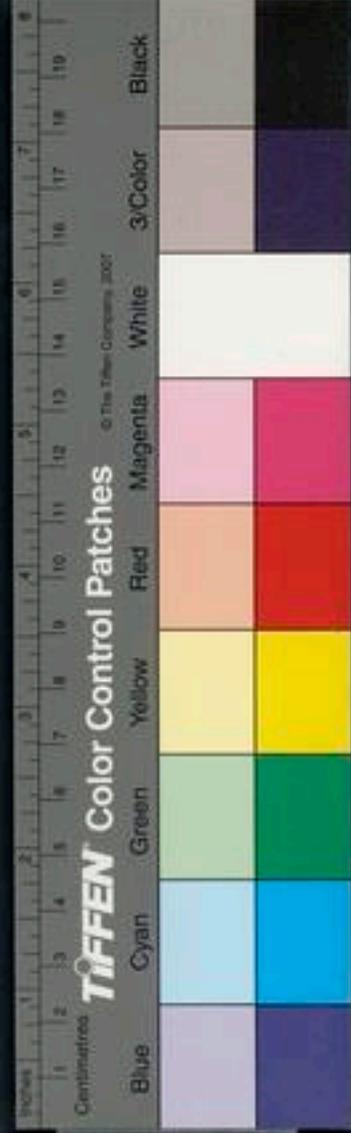
朱脩之

朱脩之字恭祖義陽人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
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煮鼠食之
魏剋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為雲中鎮將妻以
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毋流涕謂曰卿君無停意
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脩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泛海
至東萊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加都督脩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

王玄謨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玄謨幼而不群世父綈有知

人鑒常笑曰此兒氣驟高亮有人尉彥雲之風宋武帝臨
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
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
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頡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為寧
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碭碭玄謨
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
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
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
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即撤壞之空地為窟室及魏救將至
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並懷離怨又營負利一疋布



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尋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啓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孝武狎侮群臣各有稱目

劉秀之儉樸常呼為老慳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九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發直不容徒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明帝即位禮遇益崇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從弟玄邈

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六布衣素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面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



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谷曰寡君使
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
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玄邈
罷州還高帝全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啓宋明帝補
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為驍騎司馬秦
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
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為方伯齊建元初亡命
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偽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
弱有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
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

刺史謚壯侯

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即位懷其中正時為益州司馬
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為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
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

論曰自額播遷來宅楊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
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
兵屈灞上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嘔
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
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
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望及



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
氏取高昔人方復觀兵嶠滑陳師天險及靈威薄震重
關自闢故知英筭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摧鋒直
指前無強陣為宋方叔其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脩之
傳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乘機之運以至顛
陷為不幸矣脩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誠節在焉
所在為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
義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
宋氏以三吳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
乎感境亡師固其宜也觀夫慶之之言可謂達於時變
瞻傲狠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魚服匹夫惧矣玄
逸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劉敬宣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參會
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宋武帝既累破祚賊功名日盛敬
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興元年牢
之南討桓玄元顯為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字
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攻方始會之遣信說牢之
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後東玄之際可以得志天下
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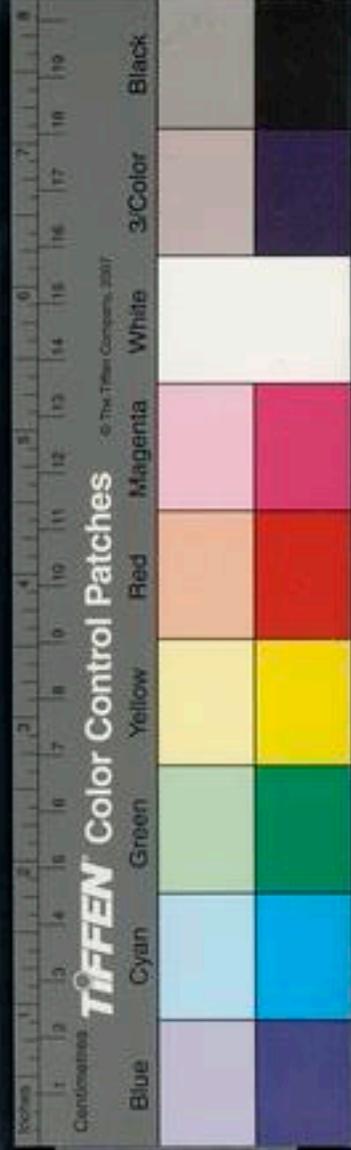


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玄既得志敬宣奔洛陽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九土服之覺而喜曰九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劉毅之少人或以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陵上取禍毅聞深恨義烈三年表遣敬宣代蜀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廣武去成都五百里食盡遇疾疫而還適有司奏元官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獨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梅

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見輔音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九平安必無過慮後領吳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皆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禍適災生曾思避盈君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詵曰阿壽故為不負我

劉粹 任能

劉粹字道冲沛郡肅人也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



帝鎮京口族兄毅武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毅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孺縣男文帝即位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窶固有命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胡藩

胡藩字道序豫章人也武帝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旂幟牝韓信所以剋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明旦攻城陷之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甚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狝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為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誅一點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縉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為公下



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
謂潘曰昔從卿猗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
復為參軍徐達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
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陳無由可登帝呼潘令上藩有疑
色命左右錄來欲斬之潘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
穿岸劣容腳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
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
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
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
者十許人魏軍皆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

追魏軍於平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
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
功封陽山縣男卒諡曰壯侯

蕭思話

介引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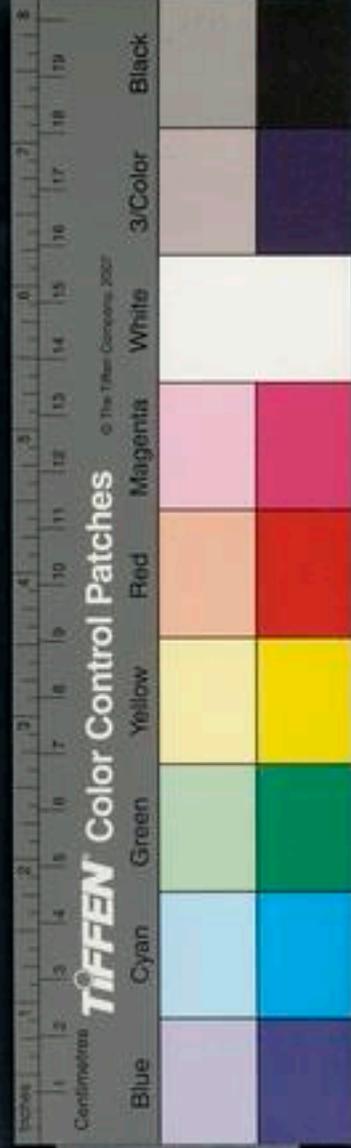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思話十許歲時未
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
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
陽縣侯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當有松石間意歷寧鑿
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徵為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



無復事力情府軍身九人文帝戲之曰夫人終不為田父
於閭里何憂無人使耶未拜遷護軍將軍思話外戚令望
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
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思話子惠禧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性高簡少交游唯與族兄琛從
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此謝氏烏衣之
游初武帝總武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
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優成文無
加黜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介子
引

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為當時
所重宣帝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
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琛字彥瑜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為御史中丞
始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齋一瓠蘆中有漢書序
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直本琛固求得之其書
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
琛甚秘之及是以書餉鄱陽王範獻于東宮又經預御筵
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
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耶琛即答曰陛下



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為宗老

臧壽

臧壽字德仁東莞晉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充二州刺史謝玄舉壽為助教陳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壽弟壽

意子質

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播博意錢之戲有氣幹好言兵文而謂可大任以為徐充一州刺史加都督會魏大武帝圍汝南成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徑往壽陽與安蠻司

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大武率大衆數十萬劫彭城以質為

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

武自廣陵北返悉方攻盱眙築長圍一夜復合質報太武

書云爾不聞童謡言耶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

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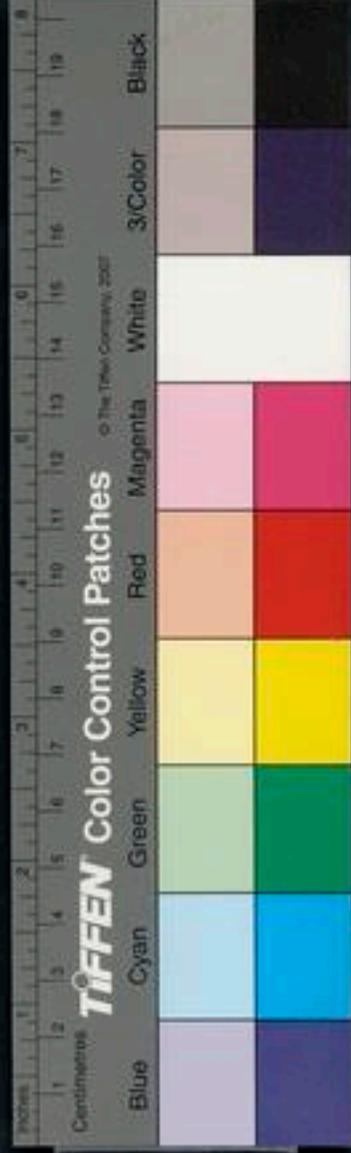
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

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

以一驢負送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苻堅耶頃年展爾

陸梁者是爾未飲江水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謡曰軛車

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度



江天不徙故蒼書引之大武大怒乃作鐵床於上施鐵鏡
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
侯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絙數
斗呼引之車不能退管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
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類落下不過數斗
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
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
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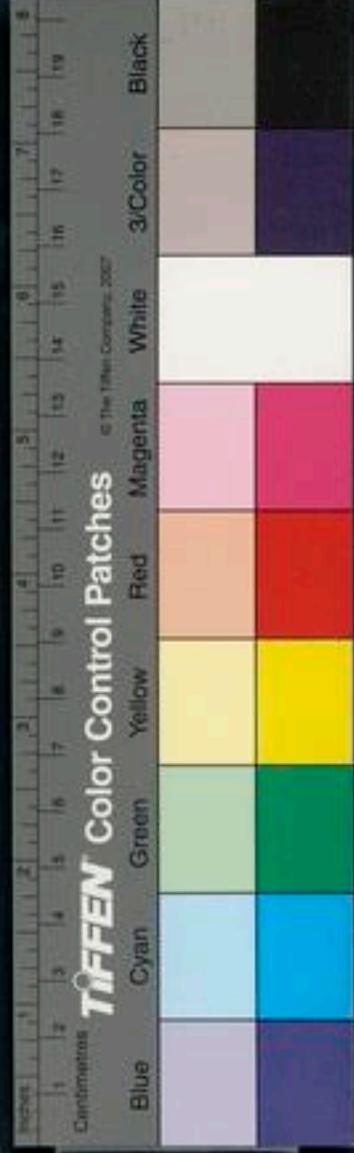
謝晦

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哀之玄孫也美風容

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黑涼獵文義博瞻多通時人以方
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為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
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紙筆賦詩晦恐帝有
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塵華陽有逸
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為江左第一
掌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
瞻字宣遠晦次兄也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
善齋詩靈運寫之理詠之王弘在坐以為三絕

謝裕

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



故以字行景仁幼為從祖安所知始為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為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宋武帝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命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熟固止帝以為符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爽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亡固

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脩復園

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太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為憂轉景仁大司馬十一年為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弟純純于眺

眺字玄暉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

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眺尤被賞不捨日夕長

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欲以啓聞眺知之因事求還道

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罽羅者

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眺戲辭子隆曰

眺聞汗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驚寒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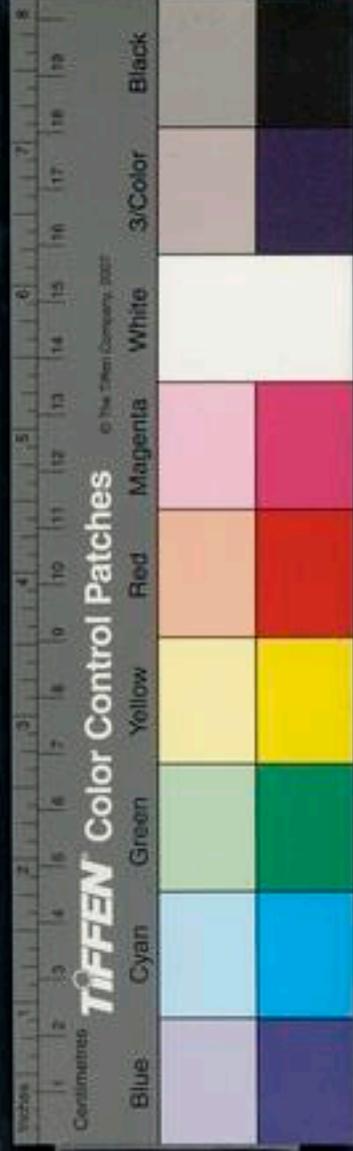
何則臯壤摧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嗚况乃服義
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定庸流行能無弄
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袞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
圃奉筆兔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闕戎旃從容讌語長
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
淚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
春旅翮先謝輕舟及沂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
德滋永思德滋深雅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郎方
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籍履或存枉席無改雖復身填溝
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

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朓善草
隸長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朓好獎人才
會稽孔陶粗有才筆未為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
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
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謝方明

惠連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情容
從兄琨有重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楊尹劉穆之權重當
時朝野輻湊其不至者唯琨方明郝僧施蔡廓四人而已
穆之甚恨及琨等誅後方明造穆之大悅曰武帝曰



謝方明可謂名家駒子惠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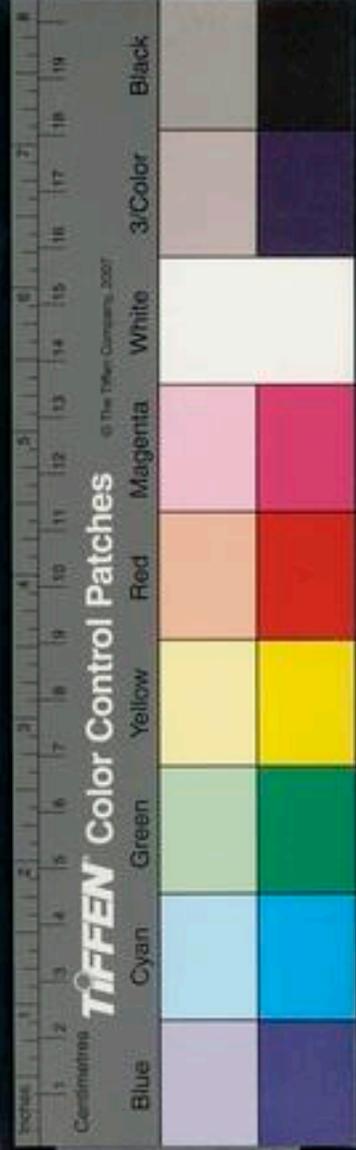
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九靈運加賞之云亦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惠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也塘生春草人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

謝靈運

超宗 義清

謝靈運安西將軍弈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文與位秘書郎早亡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與兒何為不及我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知也從叔琨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

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為銀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喜家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為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脩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放蕩為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與族弟惠連東



海何長瑜頴川荀雍泰山羊璠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
之遊時人謂之四文惠連幼有奇才不為父方明所知靈
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
相稱賞靈運性無所推惟重惠連與為刎頸交臨川王義
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征西記室參軍堂於江陵
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府僚佐云陸展柴白
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
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
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會城令○靈運因
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

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

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目始寧

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

謂為山賊未知靈運子鳳凰子超宗乃安驚動縣邑卒以罪
死子鳳坐父死孫超宗

超宗隨父鳳崩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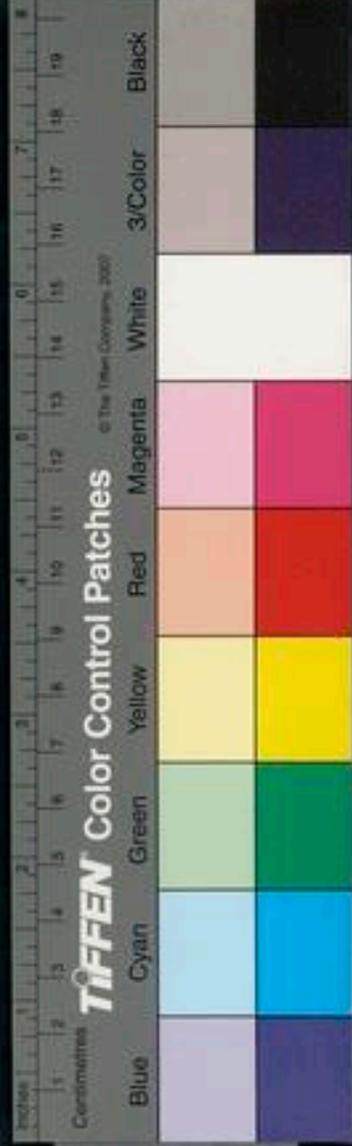
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

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

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

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

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



道隆謂檢覓毛至闇待不得乃去齊高帝為領軍愛其才
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為長
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為義與太守昇明二年坐
公事免詣東府門目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
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字幾卿

幾卿清辯時號神童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惠太子自
臨策試謂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
旨發問幾卿辯釋無滯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
為不死矣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眾軍北侵幾卿啓求
行擢為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肥之役

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
於前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

論曰謝晦以佐命之功當顧託之重殷憂在日黜昏啓
聖於社稷之計蓋為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主命昌門
之覆有乖臣道博陸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
權總已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所及堪乎向令徐傳不
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危則有逾累
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為寒心可謂睹其萌矣
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
懋景先以節儀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



東坡先生詩史詳節卷之六

擅一時可謂德門者矣靈運才名江左獨振而猖獗不
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茲言乃信惜乎

南文選卷之六

謝靈運傳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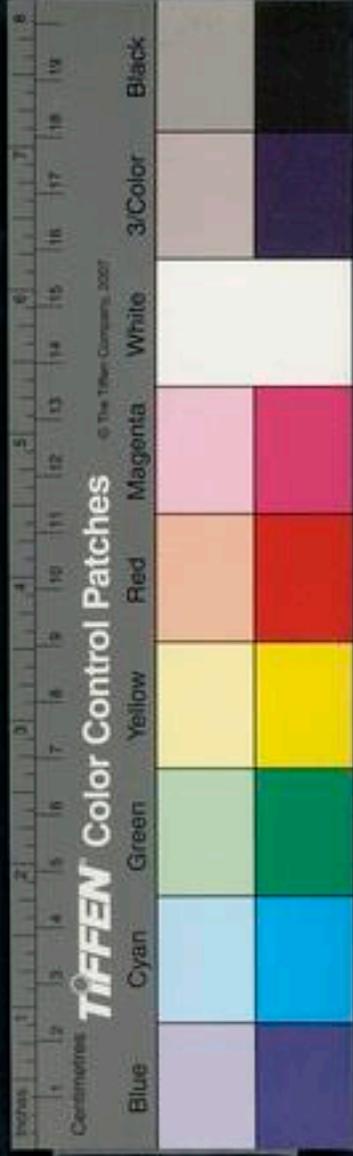
歲

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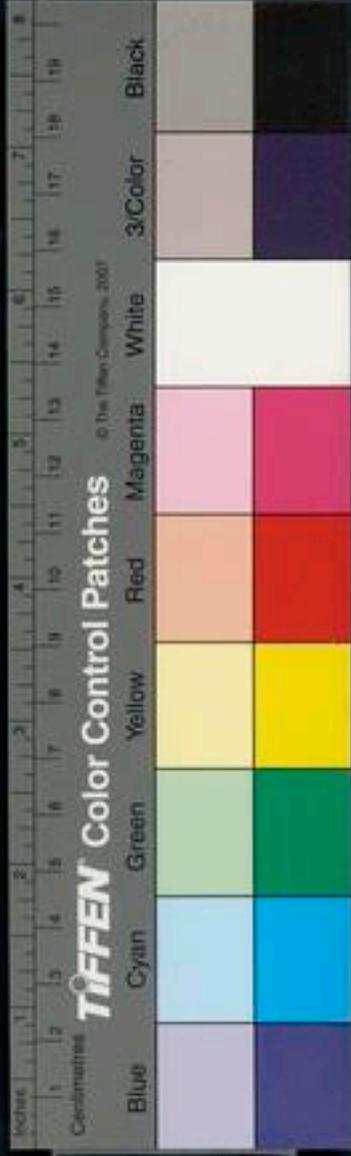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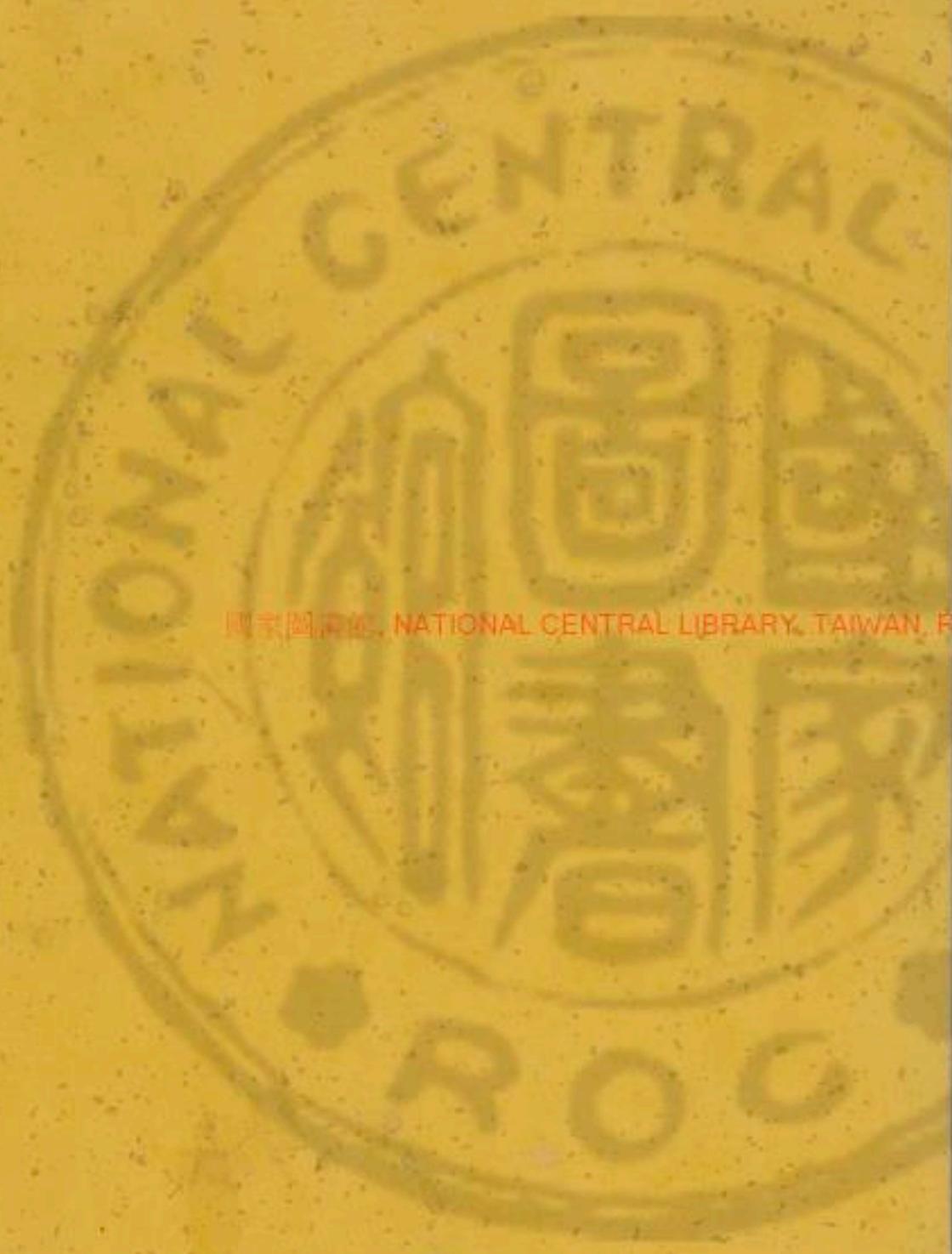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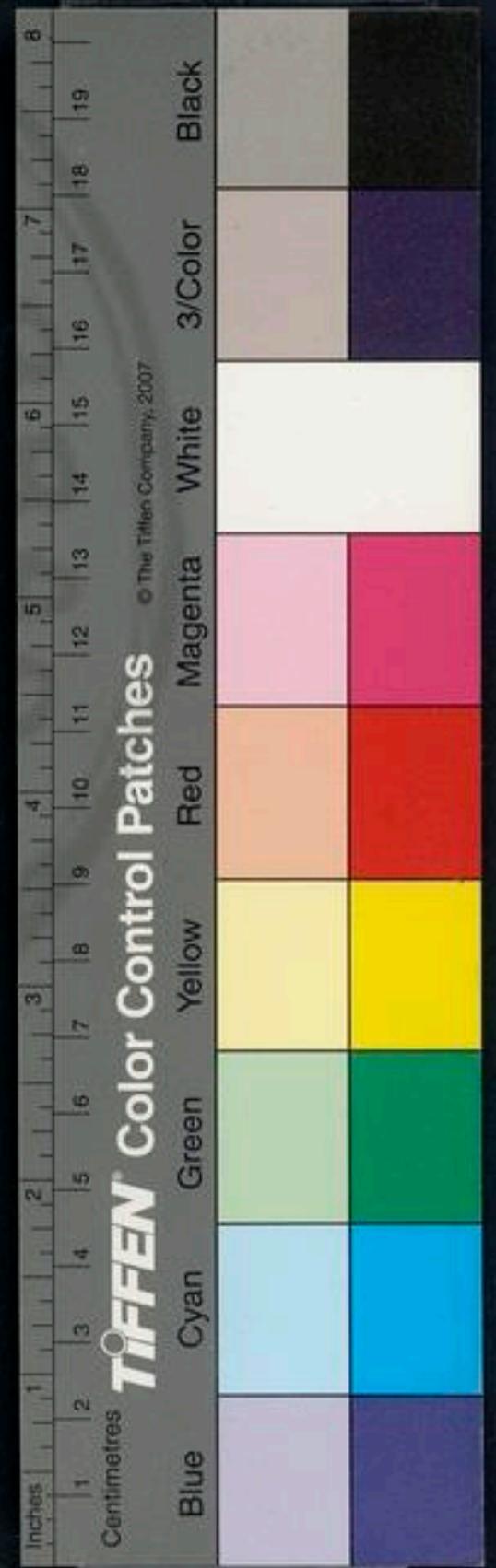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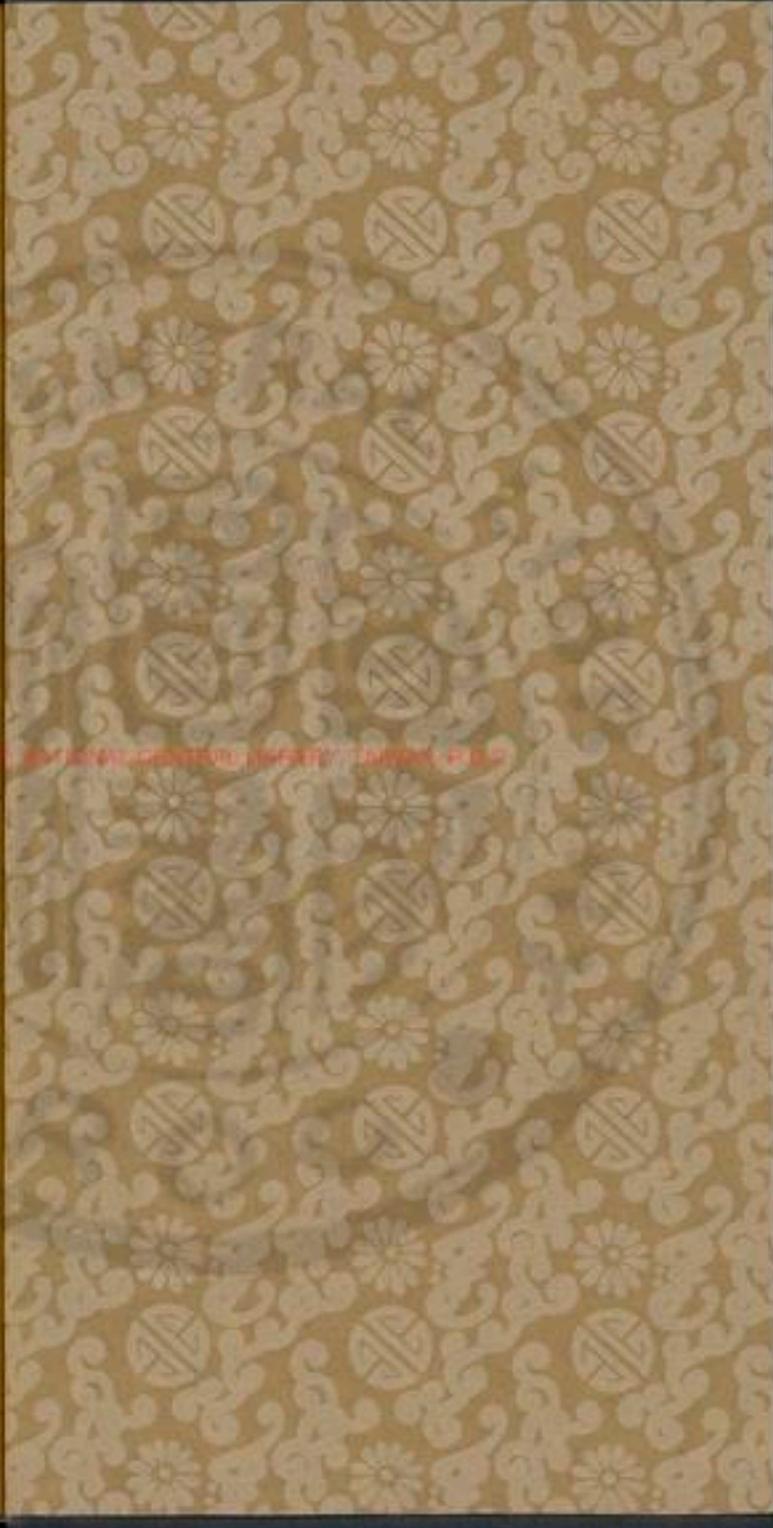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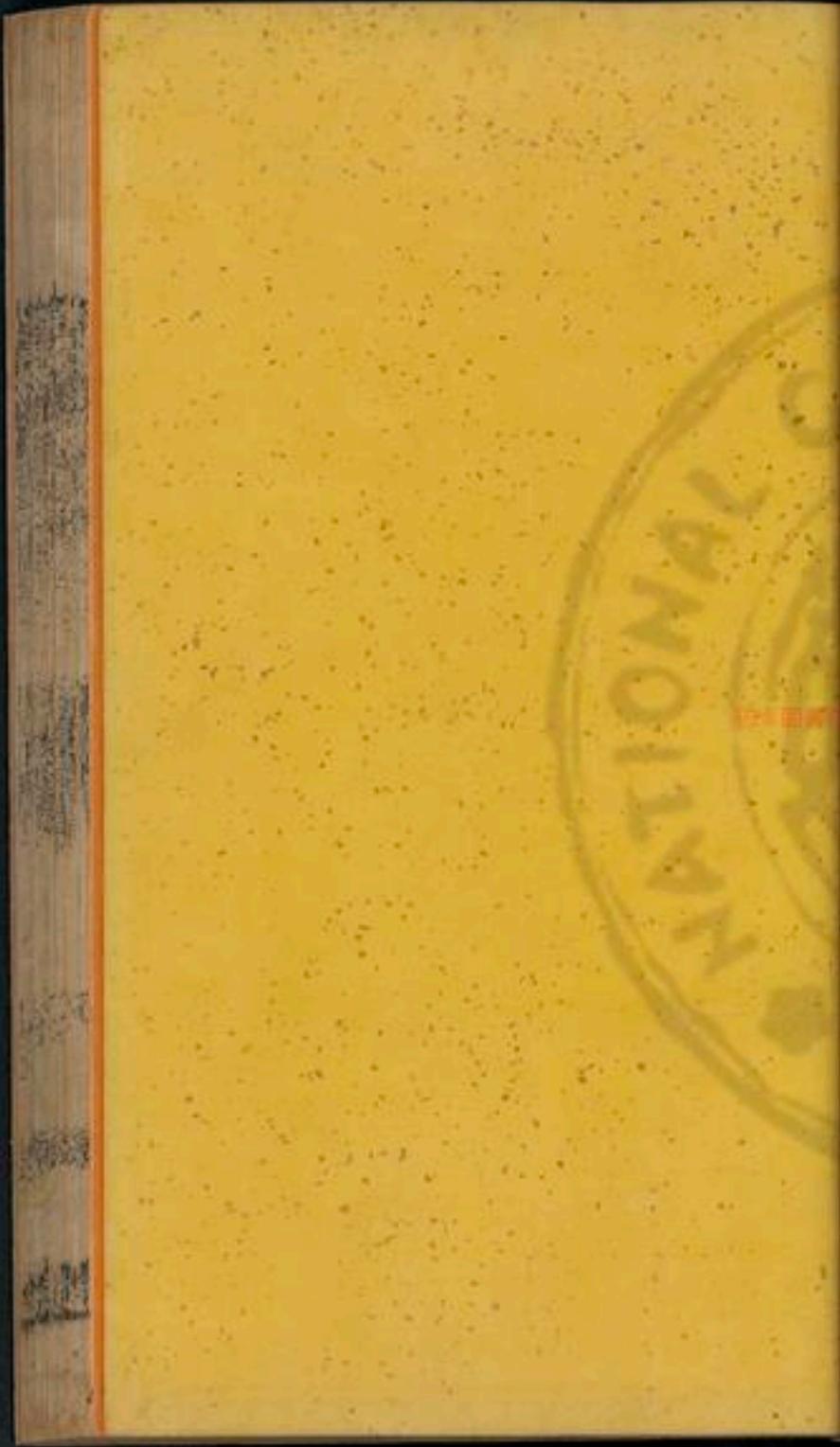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87
p. 2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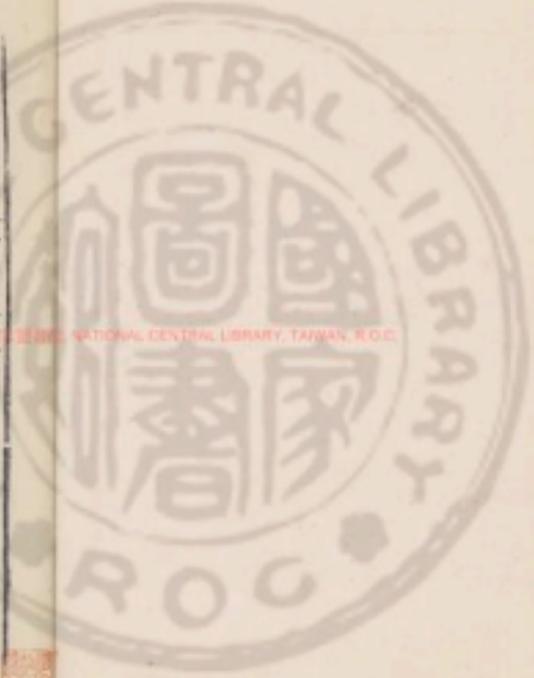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七

列傳

謝弘微 莊 期

謝寔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是仁從子也父思武昌
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
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現名知人見異之謂
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義熙初襲
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
國史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規聞而驚歎謂國郎
中令添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



意今可依常分選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比舍弘微本
 家也現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
 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其外雖
 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
 之理持所敬貢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
 未必皆懷衆心至於領會稽嘗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
 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容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
 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
 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
 造六十必至公輔弘微與琅邪王惠王球並以簡淡稱人

謂沈約曰王惠何如沈約曰分明簡次問王球約曰情王淡
 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
 微當之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宋文帝見而異之謂殷景仁劉湛
 曰藍田生王豈虛也哉為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
 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園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
 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為一時南平王鐸獻赤鸚鵡武普
 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衣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
 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遂隱其賦孝建元年遷左將軍○于時搜才路狹莊表陳



求賢之義曰臣聞功傾魏后非待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秘室之貴隆陂所斬成敗之由何嘗不與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而進選之軌既際中代登造之律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恣憑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二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錄白水茂異出於荆死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隕愚之所育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釣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罔遺賢具野無滯器其可得乎昔公叔

登臣管仲升檻趙文非私親踈嗣祁奚豈論仇比子茹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諫且自古任薦弘明嘗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白季稱異馱而疇以田萊張勃進陳湯而坐之弛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彝鑒臣謂宜並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之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共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行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寔歸守宰故黃霸蒞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如恩秩或入崇曜寵今溢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



進得章明廢情退得人不勤勞如此則上靡棄能下無浮
謬考績之風載秦薪槲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年三十
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
不拘長少蒞人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子胡
胡字敬冲幼聰惠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
山使胡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
童復為後來特達莊撫胡背曰真吾家千金仕宋為衛
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胡謁退粲曰謝
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胡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二
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胡曰君處臣

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后為臨川內
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齋高帝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胡
為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胡左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
獨與胡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
馮異非知機也胡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帝即帝位魏武曰
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
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為
左長史以胡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胡當日在直百
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胡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
受齊王胡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惧乃使稱疾



欲取兼人胡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
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鮮璽既而武帝請誅胡高
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永明中為義興太守
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王者吏但能作太
守耳仍為吳興太守弟淹時為吏部尚書胡至郡致瀟數
斛酒還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胡居郡每不理常務聚
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徵為侍中中書令不應
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詔加優禮旌
其素潔素以御祿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
永元中詔徵胡胤並不屈時東昏皆命迫遣會稽武帝起

兵及建鄴平徵胡胤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即位詔徵
胡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
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胡胡謀
於何胤胤欲獨高其節給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
月胡輕出詣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為侍中
司徒尚書令胡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
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乘輿出幸胡宅宴語
盡歡胡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迎毋許之臨發輿駕
臨幸賦詩餞別主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材官起府於
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受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



高文選卷之第七
五
歲
謁三年元會詔胡乘小輿升殿胡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
內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
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
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馬是冬薨車駕
出臨哭謚曰靖○孝武初胡為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
千及遁節不全為清談所少子諶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
廢黜為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荅曰數
多劉寵更以為愧

王汎

王汎字休元琅邪人也曾祖導晉丞相汎少好學以清悟

知名弱冠為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宋武世祖補鎮諮議
參軍累遷大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
錫汎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汎首乃從北來
穆之愧懼發病遂卒宋國建為尚書僕射汎領彭城太
守奏彈謝靈運為軍人桂與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業屍洪
流御史中丞王淮之曾不彈舉武帝荅曰端右肅正風軌
誠副所期自今以為永制於是免靈運官汎既入望所宗
造次必存禮法汎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仿之
謂為王太保家法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
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呵接語欣懽者必無

所詣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恤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效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之分既無以為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太成怨府亦鄙薄之不任問者悅融曾孫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謝教融書學融涉有文才從叔儉謂人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芳畫漢武北伐圖融因其上疏開張北伐之議圖成上詔成射堂壁上游幸輒觀焉九年芳

園祕宴使融

為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又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闕主客曲水詩序勝於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縱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臯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駟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未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為動勤



於千里融曰御國既異其優劣耶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
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
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荅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
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蓋有憑焉其初諺
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
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
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

王曇首

僧虔 泰 志 鈞 彬

王曇首太保之弟也幼而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

書而已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並膏梁世德乃能
志戎旅曇首荅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謝晦任坐曰
仁者果有勇帝悅為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
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
致疑曇首與到彦之從並勸上行上猶未許曇首固諫
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及即位謂
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為侍中領驍騎將
軍上欲封曇首等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陛下
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封事遂寢子僧綽僧綽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幼篤學手不

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貽之丹楊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齊高帝為相欲引時賢參讚大業時謝朓為長史帝夜召朓却人與語之胡無言唯有一小兒吹燭帝慮胡難之仍取燭遣兒朓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系知帝雄異後請聞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曰儉蒙公殊賜所以吐所難吐宋以景和元徽之誼一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

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豈可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群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歎言移處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為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為太尉引儉為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為詔又使儉參懷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高帝踐祚與儉議

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之功莫與為二卿止二千戶
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
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更兼比室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
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
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
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
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澄所
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
布衣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紗髮蒼鬢拍
張斗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蒼曰臣以拍張故

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蒼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
年領國子祭酒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
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為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
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
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寫為八帙
又別抄條目為十三卷朝儀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
諳憶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
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
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廷劍衛
令火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

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善書况也武帝深委
使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堯年四十八謚文憲公儉寡
容然惟以經國為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為當
時所重少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臣虞夏伊呂異商
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

僧虔僧綽弟也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
非徒跡逾于敬方當亦雅過之為太子舍人退黜少交接
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翰
光潛寶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
遷太子中庶子學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宗

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為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
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告烏衣者位臣微減僧虔為此
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為耳泰始中為吳
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為郡論
者稱之昇明二年為尚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
圓行方止物之定質脩之不巳則溢高之不巳則慄馳之
不巳則躓引之不巳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
座右銘高帝素善書寫好不巳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為
第一對曰臣善第一陛下少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為
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



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
曰知善為辭儉既為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
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
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
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麋
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右軍云弟書
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
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驃駁駁恒欲度驛驢前
更任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瘦猶不分在荆
湘與都不入書云小兒草奴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

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谷右軍當
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草詭鍾會
一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雅見其筆力驚異耳張
澄當時亦呼有意郝愔章草亞於右軍郝嘉賓草亞於二
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此孔琳之謝安
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為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
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
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
當在欣後范暉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為
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趁好殆當不減筆



力恨弱謝綜書其男云繫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
 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方書亞丘道讓庚
 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既
 雅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
 自以伎能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
 白屈矣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其子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
 劣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况吾不能為汝蔭政應
 各自努力耳子慈慈子恭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
 牀群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

由表異之梁天監元年為秘書丞轉黃門表即每預朝
 刻燭賦詩文不加黜帝深賞歎志字次道慈之弟也褚
 面為司徒引志為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為殊
 特所可光榮在屈辱乎累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人
 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
 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攜請罪所訟地遂成
 閑田後為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
 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
 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志善篆隸當時以為楷法
 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為書聖父僧虔門



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堂盜脫志
車憶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
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定謙和時人號馬糞王為長者
志弟輯輯子筠

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筠
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
以為似外祖袁粲謂侯射張稷曰王即非唯額類袁公風
韻都欲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即見人必設笑唯
此一條不能酷似仕女尚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
居郎署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此

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差堂
謂曰昔蔡伯皆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
相與僕雖不敏請附前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
絕不謂復茲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閑齋請筠為草水十
詠書之卷首真為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
形無他意者約製郊居賦構思精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
讀至雌覽五的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常恐人呼五覽五
次至隆石礎星及水懸墀而帶坻筠皆擊節稱美約曰
知音者希真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牝數句耳筠又常為
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為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強韻每

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當啓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云好詩國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為寔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省覽懼興彌未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亥至

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詠常為口實庶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雖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知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輯弟彬

廣雅卷之七 王晏首傳 十五 歲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舉志齊名時人為之語曰三五
六草為天下寶

論曰王晏首之才在王僧綽之屯直其世祿不替也豈
徒然哉仲實雅道自右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
自致宰輔之隆所謂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
斯為盛其餘文雅儒素各重家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王或 銓 錫

王或字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故以字行文帝嘗與群臣臨
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復景文越席曰臣以為垂綸者清
故不獲貪餌猴皆稱善

銓字公衡美風儀善占吐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行齊焉
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銓弟錫

錫字公暉幼而警悟遷太子洗馬時昭明太子尚幼武帝
敕錫與秘書郎張纘使入宮不限日數與太子游狎情兼
師友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中書舍人朱异
接之善明彭城舊族氣調甚高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
國辯學如中書者幾人异曰异所以得接賓宴乃分職是
司若以才辯相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
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聞敕即便南苑設宴錫與張纘朱
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朝譚錫隨方酬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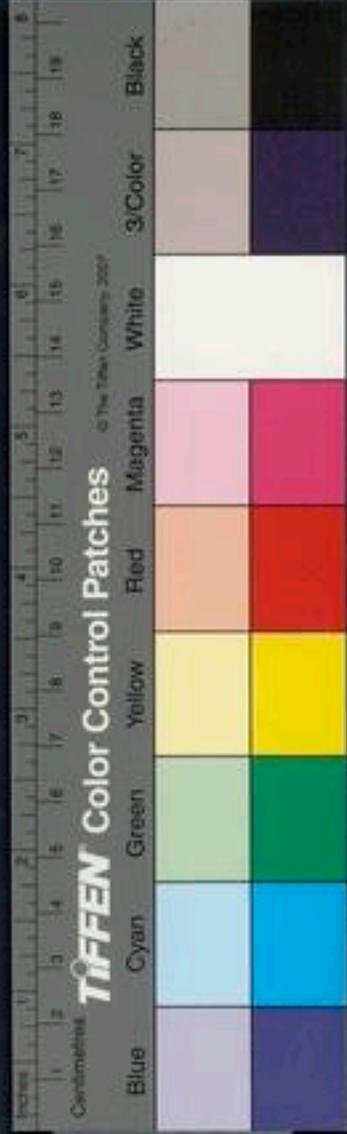
無所稽疑善明甚相歎挹他日謂昇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引宴之日敕使左右徐僧權於坐後言則書之

王弘之

詔之

王弘之字方平仕晉為司徒主簿家貧性好奇山水求為烏傷令桓玄輔晉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危從謙貴其言宋武帝辟召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為吏部尚書去弘之為太子庶子不就文帝即位敬弘為尚書左僕射陳弘之高行徵

為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樂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頌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既遠同義唐亦激會厲競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元嘉四年卒



韶之字休泰敬弘從祖弟也韶之家貧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誚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荅曰我常自耕耳父偉之為烏程令韶之因居縣境好文籍博涉多聞初為衛將軍謝琰行參軍得父舊書因私撰晉安帝陽秋及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叙事辭論可觀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詔諸住西省因請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在職義熙十一年宋武帝以韶之博學有文辭補通直郎領西省事

王准之

王准之字元曾晉尚書僕射彬玄孫也曾祖彪之位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詣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准之兼明禮傳贈於文辭桓玄篡位以為尚書祠部郎宋武帝起兵為太尉主簿出為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百僚所憚自彪之至准之四世居此職准之嘗作五言詩范泰朝之卿唯解彈事其准之正色荅猶差卿世載雄狐

論曰昔晉初度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觀夫晉氏以來諸王冠冕不替蓋亦人倫所得豈唯



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錫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發豈智識之所謀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兄徽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



世祿之所傳乎及于陳亡之年淮流實錫曩時人物掃地盡矣斯乃興亡之兆已有前定天之所發豈智識之所謀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七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八

列傳

王懿

王懿字仲德太原人年十七及兄徽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困未能去卧林中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仲德驚曰漢已食未仲德言饑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度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棄遼奔太山遼追騎急夜行忽見前有猛炬導之乘火行百許里以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故皆



以字行。字元德，果勁有計略。宋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事不可不密，且兵亦不貴遲巧，玄情無遠慮，好冒夜出入，今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誅。仲德竄走，會義軍剋建鄴，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慟，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鎮軍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驅，戰輒破之，大小二十餘戰。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事。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人所駭，今暴師臨洛。」

士有歸心，故當以建鄴為王基，建鄴都宜。侯文軌、大同帝深納之，使衛送姚弘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正嘉中，到彥之北侵，仲德同行，魏兼河南司，兗三州平定，三軍咸喜，而仲德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偽必墮其計。」諸軍進屯靈昌，魏軍於委粟津度河，武牢洛陽並不守。彥之聞二城並沒，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敗，武牢無以自立，理數必然也。」去我猶自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便捨舟，士卒必散，自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回軍沿濟南，壘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坐免官，尋與檀道濟救滑臺，糧盡乃歸。自是復失河南。九年，又為



南史卷之九十一 王彥傳 一 歲
徐州刺史仲德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謚曰桓

到彥之

混

到彥之字道豫彭城人楚大夫禹到後也宋武帝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母有戰功武帝受命進爵為侯彥之佐守荆楚垂二十載威信為士庶所懷上於彥之恩厚將加開府欲先令立功七年遣彥之制督王仲德竺靈秀尹冲段宏趙伯府竺靈真庾後之朱脩之寺北侵自淮入泗泗水淤日裁行十里自四月至七月始至東平須昌縣魏滑臺李善陽守兵並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冲守虎牢

驥守金墉十月魏軍向金墉城次至虎牢杜驥奔走尹冲眾潰而死魏軍仍進滑臺時河水將合糧食又罄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勅將士疾疫乃回軍焚舟步至彭城初遣彥之資實甚盛及還凡百蕩盡府藏為空文帝遣道濟北救滑臺救彥之下獄免官次孫甄

既字茂蘊少孤省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家王國左常侍樂安任昉大相賞好梁天監初昉出守義興要旣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瑀吳郡陸倕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顯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堂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

有真人遊杜矣荀文若賢哉陳太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
為壽任君本遠識張子復清脩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
時謂昉為任君北漢之三君到則既兄弟也既長八尺眉
目如黠白管美鬚稱舉動風華善於應答上用為通事舍
人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果王繹為會稽太守以
既為輕車長史行府郡事武帝敕繹曰到既非直為汝行
事足為汝帥既堂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
於是密敬事焉歷御史中丞都官左戶二尚書堂吏部尚
書時何敬容以令參選事有不允既輒相執敬容謂人曰
到既尚有餘吳遂學作貴人敬容自方貴寵人皆下之既
待之如初既祖彥之初以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譏云

垣崇祖

垣崇祖字敬遠一字僧寶略陽垣護之弟子也建元二年
魏遣劉昶攻壽春崇祖乃於城西北立堰塞淝水堰北起
小城使數千人守之謂長史封延伯曰虜必悉力攻小城
若破此堰放水一激急逾三峽自然沉溺豈非小勞而大
制邪及魏軍出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
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手自轉式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
下魏攻城之衆溺死千數大衆退走初崇祖於淮陰見高
帝便自比韓白唯上獨許之及破魏軍啓至上謂朝臣曰



南史書節卷之第八十一 垣崇祖傳
崇祖常自擬韓白今直其人也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宋明帝益為興世隨
王玄謨有戰功明帝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龍驤將軍領
水軍拒南賊時臺軍據赭圻朝廷遣吏部尚書褚彥回就
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檄板不供由是有黃紙札
南賊屯在鵠尾既相待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
張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惶進退疑阻糧
運艱礙乃制勝之奇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
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

使賊不為之防賊帥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
越彼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
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
世曰賊來尚遠而氣驟盛矣夫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
劌所以破齊也壯士不得妄動賊未轉近興世乃命壽寂
之任農夫率壯士擊走之袁顛愠曰賊據人肝藏裏云何
得活是月朔赭圻軍士伐木為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
下旬當平無為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過其糧道
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顛仍亦奔敗興世遂與吳喜共
平江陵○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江二千里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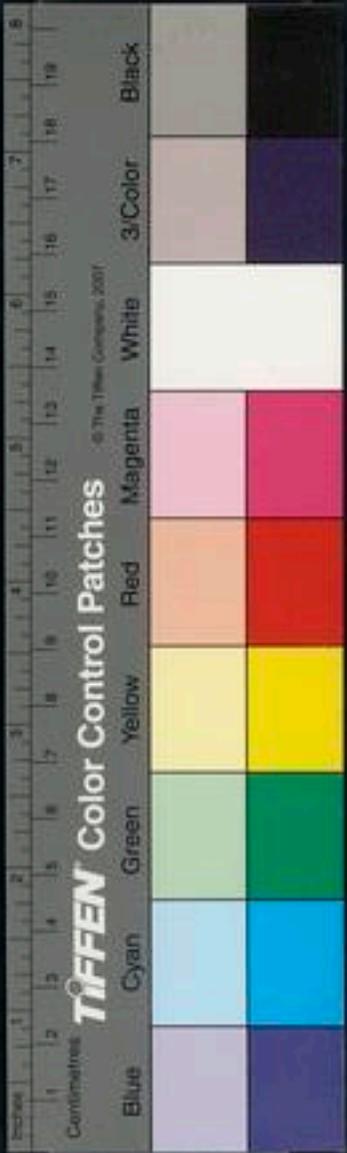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之第... 引與世傳... 五... 歲...
無洲嶼與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
及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

論曰王仲德受任二世能以功名始終入關之役檀王
咸出其下元嘉北討則受督於人有蘭生之志而無蘭
公之積長者哉道豫雖地居豐沛榮非恩假時歷四代
人焉不絕文武之道不墜斯門殆為優矣垣氏宋齊之
際世著武節崇祖陳力疆場以韓白見許竟羅杜郵之
之酷可為痛哉興世鵲浦之奇遠有深致其垂組建飾
豈徒然哉

袁湛 淑 頤 繁 昂 憲

袁湛字士深颶縣人也湛少與弟豹並為從外祖謝安所
知安以其九... 玄女妻湛宋武帝起兵以為鎮軍諮議參
軍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義熙十二年為尚書左僕
射武帝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尚書景泰奉九命禮拜
授武帝武帝冲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栢谷塢泰議受使
未畢不拜晉帝諸陵湛獨至五陵展敬時人美之湛弟豹
豹字淑

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至
從母兄劉湛欲其附已而淑不為改意大相乖失淑乃賦
詩曰種蘭已當門懷璧竟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淑傳



元嘉二十六年累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侵從容曰
今當席卷趙魏檢玉岱宗願上封禪書一篇文帝曰盛德
之事我何足以當之遷太子左衛率○元凶將為逆其夜
淑佞呼淑及蕭斌等流涕告以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
戮力淑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斌懼曰謹奉命
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具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
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剋不淑曰君不疑之地何患
不剋但既剋之後為天地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劭左右
引淑衣曰此是何事而可言罷劭因起賜淑等袴褶淑出
梁省繞牀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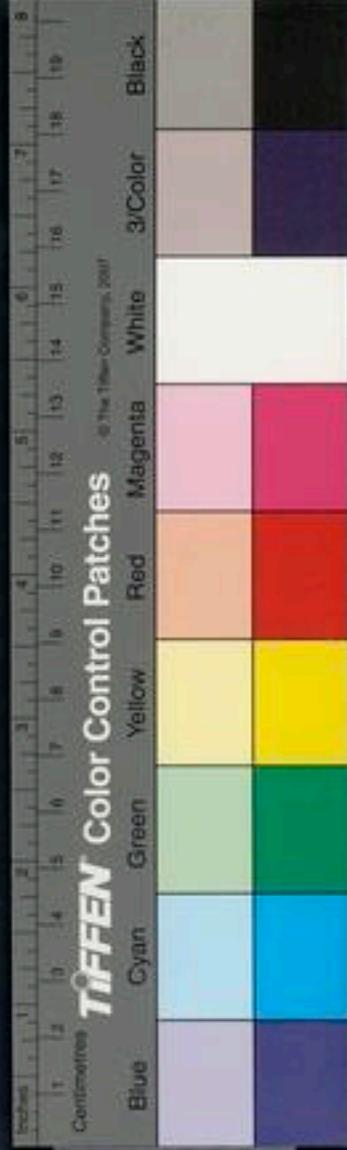
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
登車辭不上劭命左右殺之於奉化門外武帝即位贈侍
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允洵洵子顓

顓字國章大明末拜侍中領前軍將軍時新安王子鸞以
丹墀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上微有發太子立子鸞之
意從容言之顓感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帝怒振衣而
入顓亦厲色而出左丞徐爰言於帝請宥之帝意解後帝
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啗毀顓又陳慶之忠勤
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顓慶之亦懷其德景
和元年詠羣公欲引進顓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俄而



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顓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為非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顓慮禍求出即以顓為領寧蠻校討雍州刺史加都督顓勇蔡興宗謂曰襄陽至惡豈可冒邪顓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今者之行本願生出彪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知只有徵當脩德以禳之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后至尋陽曰今知免矣與鄧琬歛狎過常每清閑必盡日窮夜顓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及至襄陽使劉胡繕脩器械會明帝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顓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欲且奉表於明帝顓子祕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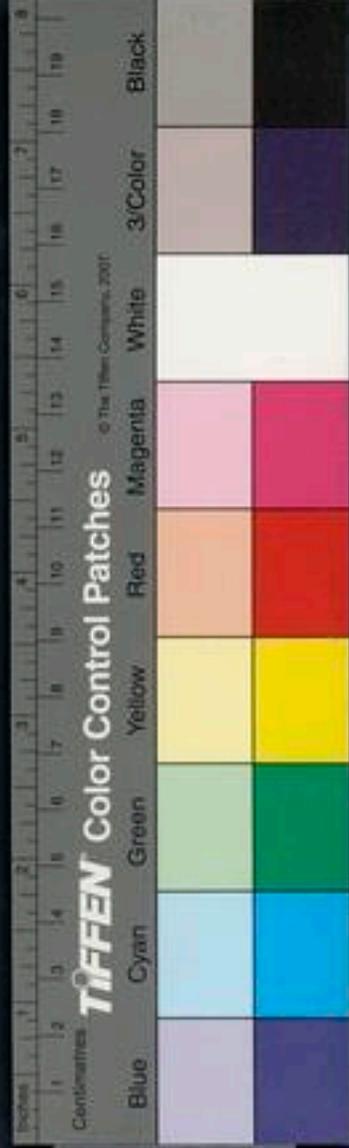
丞彘曰一奉表疏便為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顓從之顓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顓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顓本無將略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陣唯賦詩談議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及劉胡叛走不告顓顓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飛燕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鵠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間宿殺馬勞將士顓顧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



南史謝靈運傳 靈運傳
天邪及旦伯珍請求間言乃斬顛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
俞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為已功明帝忿顛達叛流尸
於江弟子豕收瘞於石頭後岡從弟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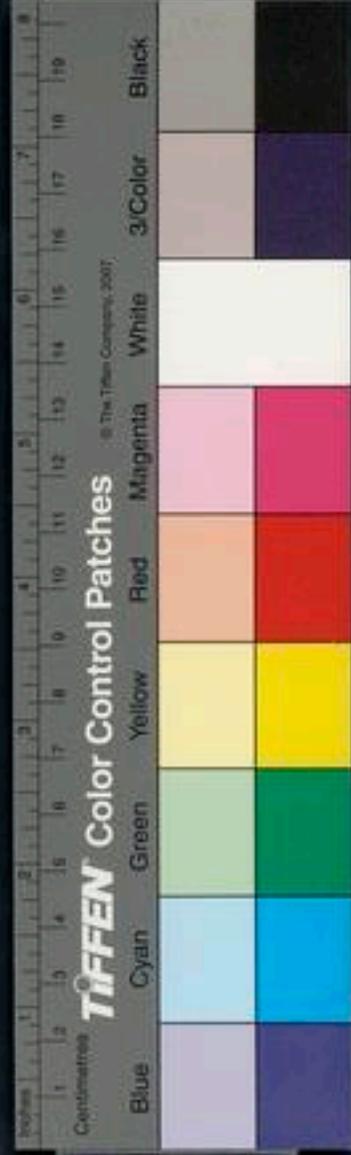
粲字景倩幼孤祖表之名曰愍孫明帝泰初元年為司徒
左長史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當著妙
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後以自况曰有妙德先生陳
國人也志氣深虛姿神清曠性孝復順接冲素簡有癖之
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
雕龍談天之藝皆汎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
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

寂寞嚴叟沉冥不是過也脩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
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有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
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
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
藥莫不備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
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
比亦欲試飲此水矣幼慕荀奉倩為人琴武時求改名粲
不許至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遷領軍將軍徙中書
令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加中書令又領丹楊君粲負才
尚氣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



南史齊書卷之九十一 齊書傳 九 歲 已
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反郡南
一家頗有竹石粲率爾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蕭詠
自得主人出語笑款然俄而車騎羽儀解至門方知是家
尹又嘗步襍白揚郊野間道過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
日此人謂彼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
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洲蓋
其志也七年為尚書令明帝臨崩粲與褚彥回劉劭並受
顧命後廢帝即位加侍中進爵為侯不受時粲與齊高帝
褚彥回劉彥節逃日入直平次萬機粲簡默寡言不肯當
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頽帝即位遷中書監司走

侍中如故齊高帝既居東府故址以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
有朝命逼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又詔移石頭即便頽首時
齊高帝方革命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
劉彥節宋氏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
並慮不見容於齊高帝皆與粲結粲起日謀矯太后令率
宿衛兵攻齊高帝於朝堂彥節等並赴石頭事泄先是齊
高帝遣將薛深蘇烈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寔禦之也
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閣與卜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彥
節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薛深等
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乃便散走敬則誅蘊并伯興又遣



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深自倉門入時榮與彥節等列
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彥節與兗踰城出榮還坐
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支上大厦之崩但以
名義至此耳僧靜挺身詣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覺有
異人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墮涕黎曰我不失忠
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異今
便歸魂墳龍永就山丘僧靜乃斬之

昂字千里顛之子也顛敗藏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
疑非常人沙門杖而詒之遂免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
帝謂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字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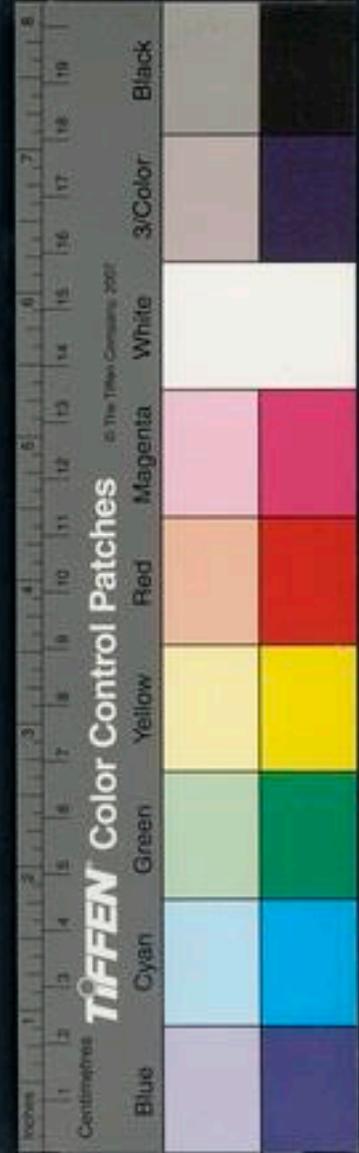
里為吳興太守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獨
拒境帝手書諭之建康城平昂舉哀慟哭時帝使豫州刺
史李元復巡撫東土敕元復曰表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
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復至宣旨昂亦不請降
開門徹備而已及至帝亦不問其過天監二年以後軍臨
川王參軍事昂啓謝武帝荅曰朕遣射鉤卿無自外尋為
侍中遷吏部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為黑頭尚書我用
卿為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于茲矣四
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
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十五年為尚書左僕射尋為尚書



令昂在朝謬世號宗臣昂雅有人鑒遊處不雜入其門者號登龍門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初昂之歸梁有馬仙埤者亦以義烈稱昂子居正居正子樞樞弟憲

憲字德章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脩建庠序別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新義出人
意表同輩咸嘆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宣制旨義憲年十四被召為正言生祭酒到溉目送之愛其神采國子博士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居正曰未敢命試君數日居正遣門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升講堂弟子畢集乃迎憲入

室授以塵尾令憲豎義時謝岐何爰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與饋得無憚此後生邪何謝乃遙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爰曰恣卿所問勿以童幼期之時觀者重香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正亦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諮袁吳郡此即已堪見代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居正曰我豈能用錢為兒買第邪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荅剖折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居正其有後矣及居正將之吳郡既祖道於征虜亭謂居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鮮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大



南史卷之八十一 卷之八十一 十二 歲
同元年釋褐祕書郎遷太子舍人累遷御史中丞嘗陪宴
承香閣賓退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後徙席山亭談宴終
日常謂俊曰衣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遷右僕射參掌
選事先是憲長兄樞為左僕射至是憲為右僕射臺省曰
樞為大僕射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

論曰天長地久四時代謝靈化悠遠生不再來所以據
洪圖而輒天下愆寸陰而賤尺璧夫義重於生空傳前
誥投軀徇主罕遇其人觀夫宋齊以還袁門世蹈忠義
固知風霜之槩松筠其性乎若無陽源之節丹青夫何
取貴顯雖末路放猖原心有本粲執履之迹近乎仁勇

古人所謂疾風勁草豈此之謂乎昔王經峻節既被旌
於晉世粲之貞固亦改葬於齊朝其激厲之方異代同
符者矣身命屬崩離身逢危季雖獨夫喪德臣節無改
梁武之命義烈存焉隆從兄之服悌心高已既而抗言
儲嗣無忘直道辭榮身後有心黜殯自初及末無虧風
範從微至著皆為稱職蓋一代之名公也樞風格峻整
憲仁義率由韓子稱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歲暮
良可稱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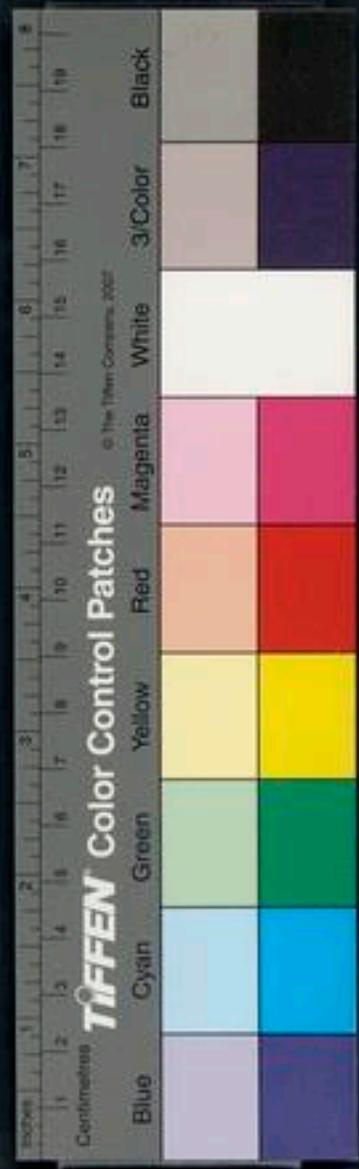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詩經卷之第八
考定傳
十三
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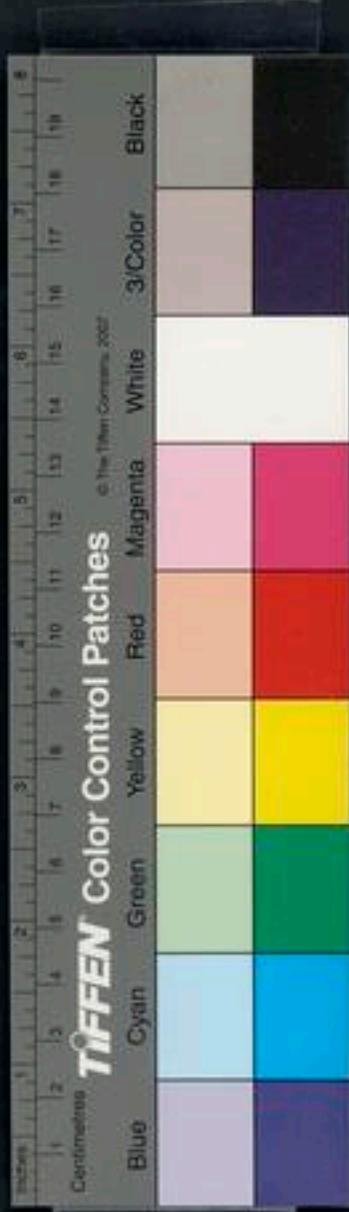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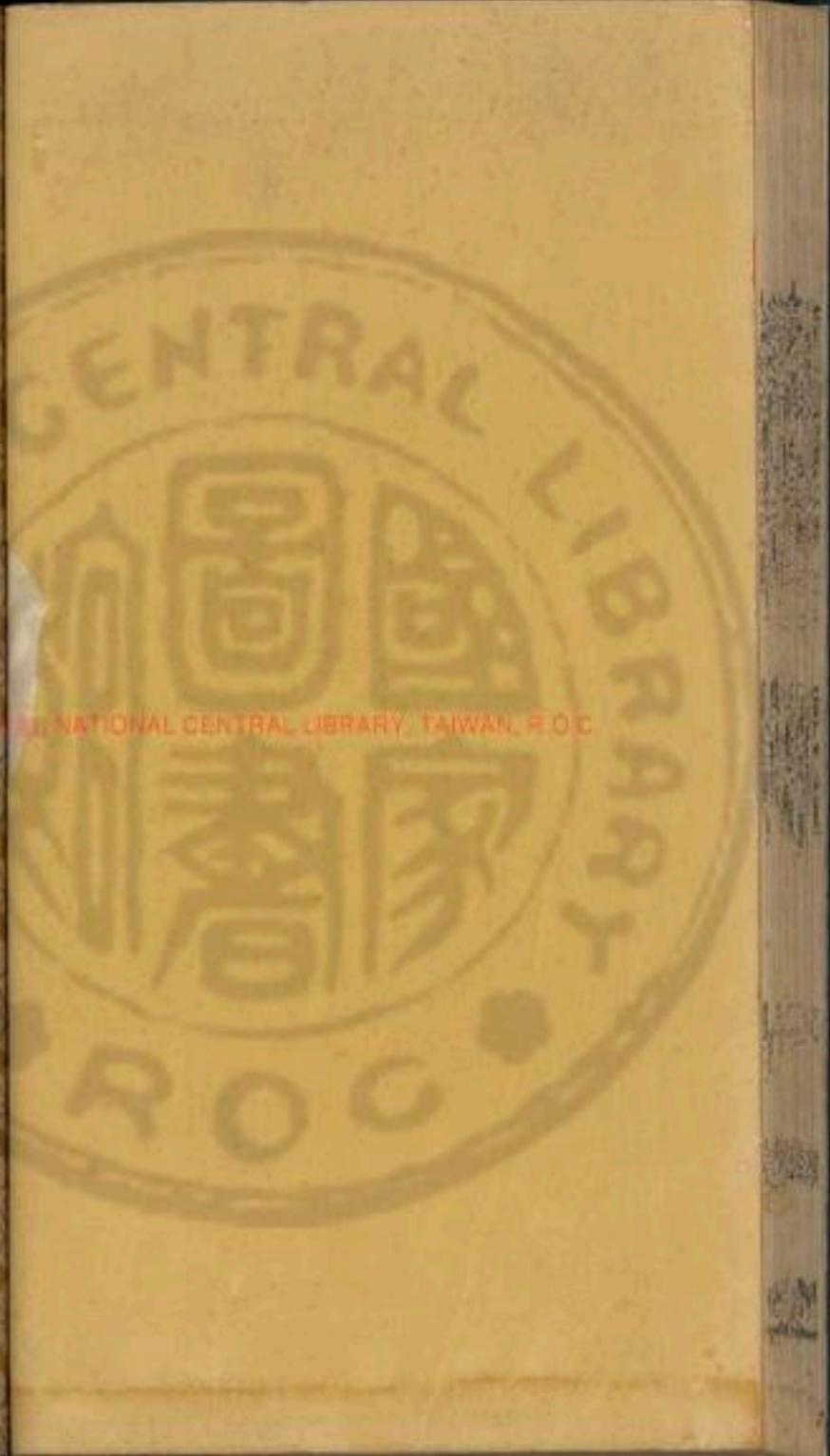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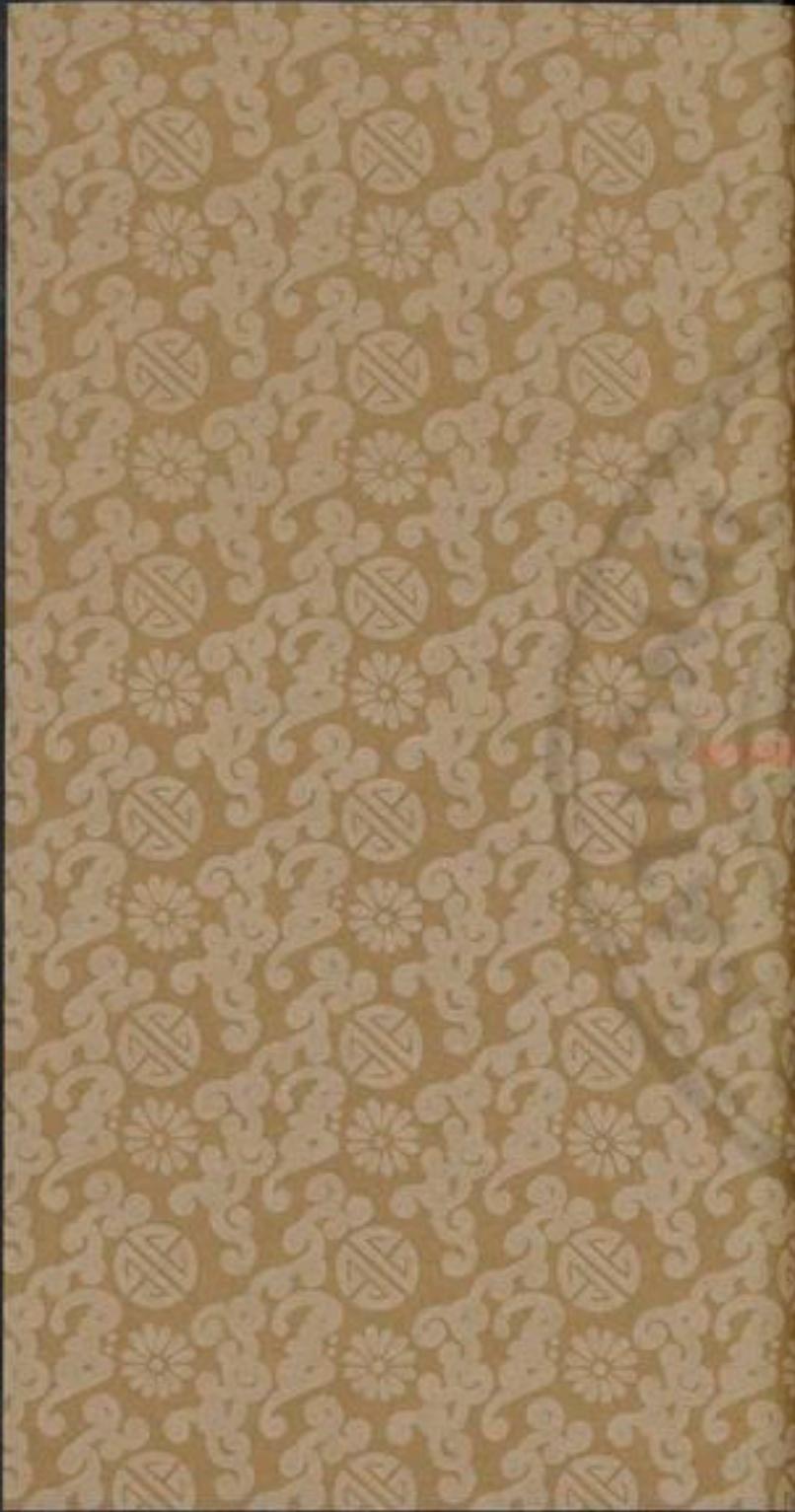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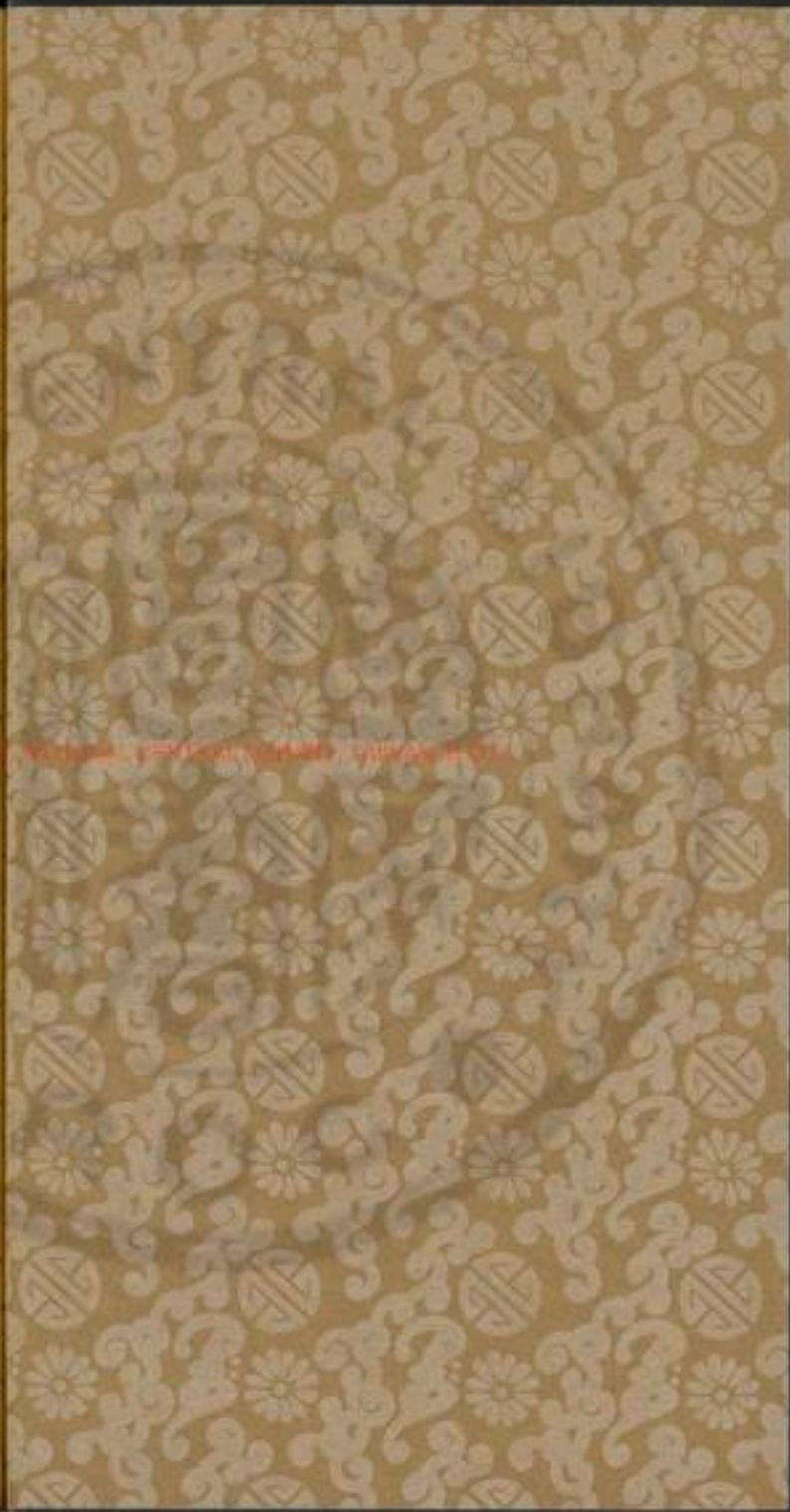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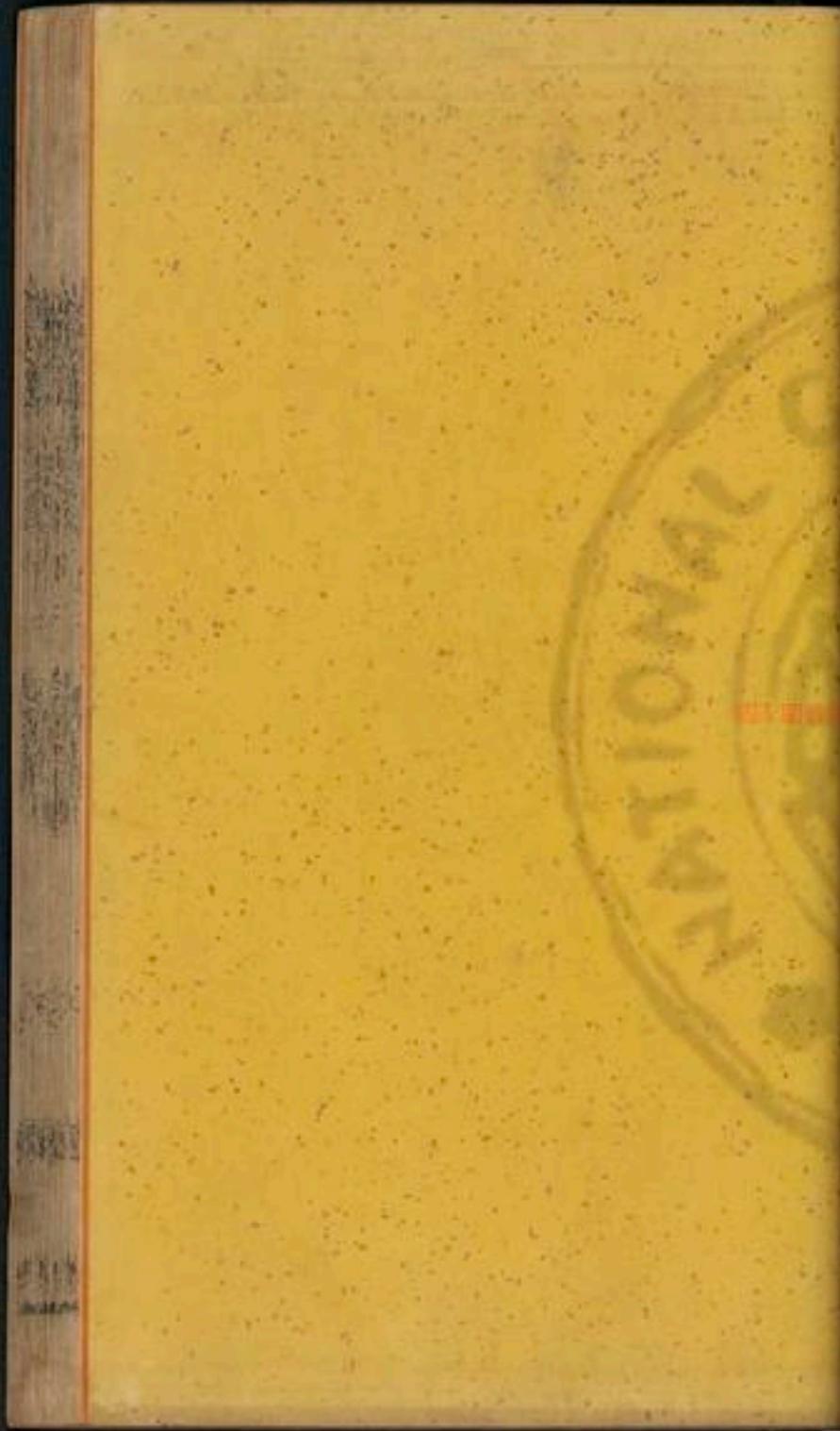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18 x 54/1000



東萊先生四史詳節卷之九

列傳

孔靖 琇之 孫

孔靖字季恭魯稽山陰人名與宋武帝祖諱同故以字稱
宋武帝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季恭宅季恭正晝卧有紳
人衣服非常謂曰起天子在門既而失之遽出適見帝延
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願以身為託於是曲意禮接
贈給甚厚帝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帝欲於山陰建
義季恭以山陰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知待其篡後於京
口圖之帝亦以為然累遷吳興太守加冠軍遷尚書左僕



封固讓義熙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是歲武帝北伐
李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不臺初建以為
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
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又受命加開府儀同三
司讓累年不受薨死以為贈子靈運位著作郎靈運子瑒之
瑒之有次能仕齊為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
束瑒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瑒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
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後遷左
戶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齊武帝知瑒之
清乃歎息明帝輔政防備諸藩致密貞於上佐使便直從

事隆昌元年遷瑒之晉熙王冠軍長史夏內史行郢州
事欲令殺晉熙瑒之辭不許欲自引火遂不食而死于瑒
臻子幼孫幼孫子負

負字休文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
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負清白自
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以俸隨即分贍孤
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負若處儉素乃餉以
衣糧一具負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辦此但百姓未
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意幸勿為煩

孔琳之 觀

孔琳之字彥琳，嶺南人也。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齊，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賈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為弊，著於自襄。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圖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

明帝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為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不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誦賁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雖曰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於昔。兵荒已後，罹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



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辨鍾
繇陳群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葉市若從其言則
所活者衆降死之生誠為輕法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
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宜
令逃身靡所亦以肅威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且依
舊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琳之弟瓌
之瓌之下邈邈子覲

覲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口吃好讀書早
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選望甚
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零武

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以顛及司徒左長史王
景文應舉帝不欲感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
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政之以
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重輕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
之選復早選部之貴不異除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
內史性使酒仗氣每醉輒彌且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
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
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諮事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
判案未嘗有壅聚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
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桂直素不

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斃敗終不改易時吳
邵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清約稱
此二人先是使徽之為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
之衣冠器用莫不麗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
之意覬逢首緩帶風氣清嚴皆重跡拜氣貶敢欺犯覬後
為司徒左長史弟道升代覬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
土大旱都邑米貴二十將自錢道存慮覬匱乏遣吏載五
百斛米餉之覬呼吏問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
有路糧即至彼米幾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
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

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為尋陽王右軍長史
行會稽郡事明帝即位召為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
庾業為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
都水使者孔瓌入東慰勞瓌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
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
之銳招勦三吳事無不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遣書要
吳郡太守顧琛琛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首義興太
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明帝遣建威將軍沈
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
覬所遣孫曇曜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時齊高帝率

晉書卷之九 子豈傳 五 歲

車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會稽
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
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為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
嶺村人縛以送晏乃斬之東閣外

啟景仁

啟景仁陳郡人也少有大成之量為宋武帝太尉行參軍
歷位中書侍郎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
理至於國典朝議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
之志也嘗建議請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黜陟武帝甚知
之文帝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

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
美近代莫及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湛與
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俱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
王弘王華王曇首相繼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
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
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
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中書令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
復加領吏部甚愈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
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非社稷計上以為然景仁對親
舊歎曰引之令入便噬人乃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



病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及將收湛之日景仁便拂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酌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遷任僕射下省為州九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追贈侍中司空謚曰文成公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

挹觀夫持滿之誠足以

隣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

無義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勳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

謂近之琳之二議深違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

時之良而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

者於初筮元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

矣乎

褚彥回 貞 焜

褚彥回河南陽翟人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

南齊書卷之第九十一 褚彥回傳 七 歲
甚有慙色。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部郎。宋明帝即位。累
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密袖中將一餅金。因求清開。出金
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
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太惧。收金而去。彥回叙其事。而不言
其名。時人莫之知也。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
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
延首目送之。明帝嘗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
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衆。聚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
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
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雜。

不可得已。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
袁粲受顧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
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蒼梧暴虐。稍其齊。高帝與彥
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
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
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
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
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及袁
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
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卅陽及粲耳。願

各自勉無使竹帛所笑彦回曰願以鄙心寄公之腹則可
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選曰此
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既不與卿將何計選曰彦回保妻
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豈能制之果無違異○齊臺建
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宦高帝
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時朝廷
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
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
等未及答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
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父矣彥回善彈琵琶齊武帝

在東宮宴極賜以金鑊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不妄
舉動然世頗以名節譏之干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城寧
為袁粲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為錄尚書事江左
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奉王儉議以為見
若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
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
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
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
故不別有策以事緣情不容均之九僚宜有策書用申隆
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長子貞



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
愧恨之有棲遯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流涕
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常謝
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羨仍居墓下永
明七年卒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少有高節召為國子博士不拜
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
日何在賁曰奉皇綬任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
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
炤歎曰彥回少壯名行何意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

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
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幸矣

論曰褚氏自至江左人馬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
集及於逢迎興運謗議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
而貴也炤貞勁之性炫廉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
此玠公平諒直文武兼資可謂世業無墮者矣

蔡廓

與宗 疏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武帝以廓
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
寄隆重學寇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



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
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傳陰問亮選事若悉以
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_綽之曰黃門
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固宜共參同
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子木署紙尾遂不拜于水羨之小字
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
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少子與
宗

與宗字與宗幼為父_宗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
四歲神氣似可不非類室不與少人游故以與宗為之名

與宗為之字_宗武_宗疎_宗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_宗
疾患上謂與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
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時上方
盛淫宴虐侮群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與宗
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媿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
之曰蔡尚書常免耽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
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賭常
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起
與宗為_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
前廢帝凶暴與宗外甥袁顓為雍州刺史固勸與宗行曰



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
為八州行事顓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
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
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
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此者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
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
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
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
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關門絕客
避彼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為見驅羨復命慶之使

要興宗與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
憚惟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
怖指搗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貴府
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
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
門兵力頗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
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
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戎
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
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



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宴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尋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興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問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

易可行但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夜幸著作佐郎江敎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旨搢與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擗毆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見陵蔑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青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婿韋希貞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軌色明帝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彥回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



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劔二十人
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踴
躍到與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與宗行已恭
恪家行尤謹泰豫元年卒曾孫疑

疑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
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尋授吏部侍郎疑年位未高而
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
時者多譏焉嘗嘗謂疑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為黃
門侍郎卿意如何疑曰臣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
後問若格以會議黃門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

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替之尋免官後主嗣位為給事
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嘗入咸從往
疑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疑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
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今引出他日後主
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疑負地矜才無所用也陳亡入隋
道病卒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典宗出內所踐不墮家
聲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
及疑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之於時其所以取責不徒
然矣至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



教之深尤也

東萊先生南史

卷之九

十四

歲

四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列傳

何尚之

點 胤 昌 寓 牧 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人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少頗輕薄好榜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豫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浦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義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即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一

歲

四



教之深尤也

東萊先生南史

卷之九

十四

歲

四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

列傳

何尚之

點

胤

昌寓

牧容

何尚之字彥德廬人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尚之少頗輕薄好榜蒲及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為豫郡謝混所知與之游處家貧初為臨津令宋武帝領征西將軍浦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即位為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義真與司徒徐義之尚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尚之諫戒不納義真被廢入為中書侍郎遷吏部即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九

一

歲

四



沿者及至郡以度謂曰聞汝來此傾朝相送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以度笑曰此是送吏部即耳非關何彥德也晉殷浩亦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衆及發徒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質會甚為文市所知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為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為之立宅南郭外立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雲黃穎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休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游謂之南學王球當云尚之一河之風不墜尚之亦云球正始之風尚在○死是患皆一鑄四銖錢人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

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尚之議曰凡創制改法宜順人情未嘗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玄白金銀而罷息六貨潰亂人泣於市良由事不盡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長世之業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百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中領軍沈演之以為若以大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二十八年為尚書令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文



帝與江夏王義恭詔曰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
未宜申許尚之還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顛尚之既任
事上待之愈隆於是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
真隱傳以嗤焉大明二年以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
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
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與辭
爵命朝廷致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
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尚之愛
尚文義老而不休有人嘗求為吏部即尚之嘆曰此敗風
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顏延之大笑曰我聞古者官

人以才令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所與延之論
議往反並傳於世尚之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
無姬妾執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故一無薦舉既以此致怨
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薨年七十九贈司空謚
曰簡穆子偃偃弟子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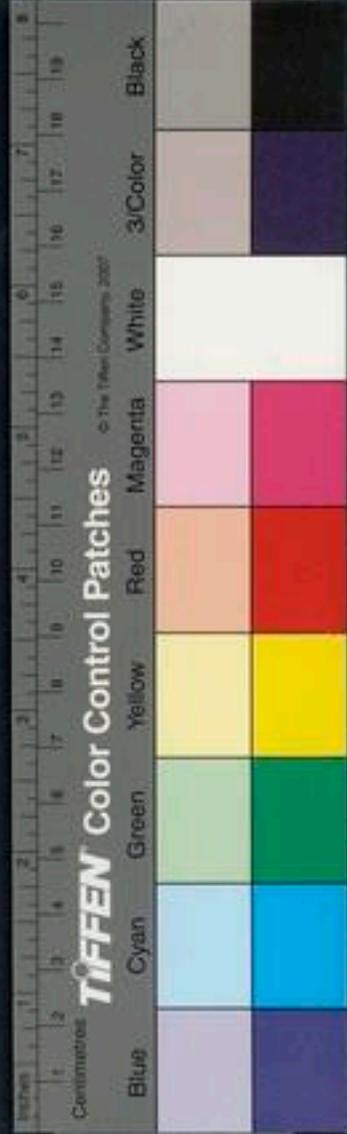
點字子哲年十一居父母憂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
昏宦尚之強為娶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點
明目秀眉容貌方雅直素通美不以門戶自矜博通群書
善談論家本素族親姻多貴任點雖不入城府性率到奸
狎人物遨遊人間不替不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



百... 卷之身十一 任尚之傳 三 君
琪踞公御敬下之或乘柴車躡草橋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
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凡求亦隱吳郡武丘山卒點
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腰帶減半宋太始末徵為太子洗
馬齊初累徵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藩
吳國張融會稽孔德璋為莫逆交點門世信佛從弟遁以
東離門困君之德璋為築室烏豫章王疑命駕造點點從
後門遁出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望塵不及
吾當望岫息心後點在法輪寺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
子良欣悅無已道點糴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梁武帝與

點有舊及踐跡乎詔論賜以鹿皮巾等并召之點以巾褐
引入華林園帝賜詩酒恩禮如舊仍下詔徵為侍中將帝
鬚曰乃欲臣老子辭疾不起復下詔詳加資給並出在所
日費所須太官別給點弟胤

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故更字胤叔輕薄不羈晚乃折節
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
聽口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談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於汝
南周顒深器異之仕齊為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
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反歷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尚
書令及鬱林嗣位胤為后族甚見親待為中書令領臨海



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恒與學徒游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未發聞謝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解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道東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為大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兄弟發迹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梁武帝踐跡詔為特進光祿大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拜徵謝朓杲之先至胤所胤恐朓不出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林跪受詔及杲之從謝朓所還問胤以出期胤

知期已應召杲之曰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答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還朝拜表畱與我同游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標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胤朓俱前高士胤處名譽尤邁矣杲之遂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不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又不受乃敕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學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迺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為堵別為小閣室竊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



側管田二頃講隙從生徒游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言而卜烏尋而山發洪水樹木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巖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祭軍鍾磬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邵入山與胤別胤送至都賜棗去邵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游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棗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三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武丘山西寺講經論學僧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

者莫不畢至胤常禁錮以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尾集講堂馴狎如家禽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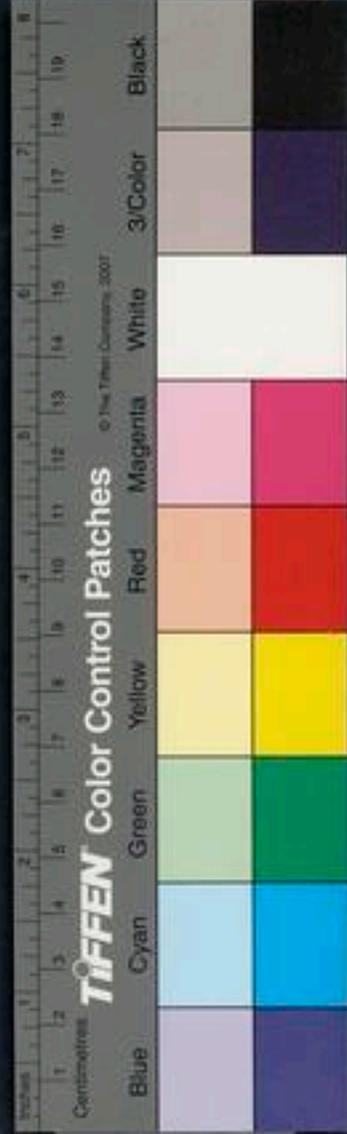
昌胤字儼望尚之弟也少而清靖獨立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仕宋為尚書儀曹即昌胤後為吏部尚書嘗有一客姓閔求官昌胤謂曰君是誰後答曰子騫後昌胤團扇掩口而笑謂坐客曰遙遙華胄昌胤不雜交游通和沈愛歷郡皆以清白稱子敬容

敬容字國禮景遠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出為吳郡太守為政勤恤人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政為天下



第一八年改為尚書令參選事如故敬容又處臺閣詳悉
晉魏以來舊事且聰明識達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
休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直餉
餽無賄則略不交語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
獨勤庶務貪恠為時所嗤鄙又多漏禁中語故朝諂日至
嘗有客姓吉敬容問卿與郗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
何時蕭琛子巡頗有輕薄才因製卦名離合等詩朝之亦
不屑也後坐妾弟費惠明為導蒼夜盜官米為禁司所
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粲為將軍敬容以書解惠明譽前
經屬事不行因此即封書以奏武帝大怒付南司推劾御

史中丞張綰奏敬容協私罔上合棄市詔特免職到既謂
朱异曰天時便覺開霽其見嫉如此大同元年三月武帝
幸同泰寺謂金字三惠經敬容啓預聽敕許之又起為金
紫光祿大夫未拜加侍中敬容舊時宿客門生誼譁如昔
異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
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
漸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吊也昔流言裁至公且東奔燕書
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登而求
親者也且暴鯁之魚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
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腰四豐



貂以步文昌終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爲才
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人卒如爰絲之說受貴見過方復欲
更竄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
罪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掌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
所吊實在於斯人之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
感惠懷仁有灌夫狂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
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披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
夫君侯宜杜門念失無君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
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後之情復仲尼詎改之言惟士貞
更也之譬少戢言於幾口一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

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異也僕東臯鄙人入穴
幸無銜窶耻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
君侯豈能鑒焉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卒于園內空
論曰尚之以雅道自居用致公輔行己之迹動不踰閑
及乎洗閣取讖皮冠獲諫貞粹之地高人未之全許然
父子一時並處權要雖經屯誠咸以功名自卒古之所
謂巧宦此之謂乎點胤弟允俱云道逸求其蹈履則非
曰山林察其持身則未捨名譽觀夫子哲之赴惠景字
秀之矯敬冲以迹以心居然可測而高自標致一代歸
宗以之入用未知所取斯殆虛勝之風江東所尚不然



何以至於此也昌寓雅仗名節殆曰人望敬容材實幹
蠱賄而敗業惜乎

張裕 永 歲 緒 充 環 幸 稷

張裕字茂度吳郡人素有吏能職事甚理卒於官子演位
太子中舍人演四弟鏡永辯岱俱知名時謂之張氏五龍
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義飲酒宣呼不絕而
鏡靜默無言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取胡床坐
聽辭義清玄延之心服謂客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言
仕至新安太守演鏡兄弟中名最高餘並不及初裕曾祖
澄當葬父郭璞為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

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

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云

永字景雲涉獵著史能為文章善隸書騎射雜藝觸類兼
善又有巧思益為文帝所知紙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
啓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造華林園玄武湖
並使永監統凡所制置皆受則於永永既有才能每盡心
力文帝謂堪為將二十九年以永為揚威將軍冀州刺史
加都督文帝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詔責永等又與江
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
悔何所及永曉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孝武嘗以問永永



吞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

岱字景山州辟從事累遷東遷令時殷冲為吳興太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棲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後為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後臨海王為征虜將軍廣州豫章王為車騎揚州晉安王為征虜南兖州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並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君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

緒字思曼岱兄子也父演宋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清簡寡欲從伯敷及叔父鏡從叔暢並貴異之鏡比之樂廣敷云是我輩人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清談轉太子中庶子吏部尚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宮職復轉中庶子後為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堂私謂客曰一生不解作諾有以告未粲褚彥回者由是出為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昇明二年自祠部尚書為齊高帝太傅長史建元元年為中書令緒善談玄深見敬異僕射王儉嘗云緒過江所未有北士何求之耳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否時帝欲用緒為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緒少有



清望誠美選也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先是緒諸子皆輕俠中子充少時又不護細行儉又以為言乃止及立國學以緒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以王延之代緒為中書令何點歎曰晉以子敬季琰在此職今以王延之張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緒長於周易言精理與見宗時常云何乎叔不解易中事緒每朝見武帝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重緒緒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飢疲見者肅然如在宗廟雖終日與居莫能測焉劉俊之為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

狀若絲纒時貴宮芳林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愛如此子一允

充字延符少好遊緒常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獵石臂鷹左牽狗迴緒船至便旋繼脫鞵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政多所該通尤明老且能清言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齊武帝皆取決焉儉方聚親賓充毅巾葛帔至便求酒言論放逸一坐盡傾○及聞武帝欲以緒為尚書僕射儉執不可充



以為慍與儉書曰頃者路長霖霞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
攝充幸以漁釣之閑鎌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遙乎
前史從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
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
違金水之質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偶不
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介然之志峭登
霜崖確乎之情峻橫海岸至如影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
綴組雲臺終愧太冠之秀寔由氣岸踈凝情塗循隔獨
懷抱不見許於公以孤秀神崖每迴於在世長群魚
畢景松阿雖復云沒於訪哇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沈澁

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何充識哉若夫
驚巖鼻自吐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
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御於是乎不歸伯休亦
以茲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州獨浪湮霞高卧風月
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鬱然千里
路隔江川每向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學優而仕
道佐倉生功橫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獨秀者也而茂
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疇竹簪裾而踈歎得無惜
乎充峴西百姓庶表一人蠶而衣耕而食不能事主侯覓
知已造時人騁游說容與於屠博之間其權甚矣然舉世



皆謂充為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
曾述平生論語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夫人而
已闕廷愛阻書問莫因儻過權美妾塵執事儉以為脫略
弗之重仍以書示緒緒杖之一百

瓌字祖逸初瓌父永拒桂陽王休範於白下敗績阮佃夫
等欲加罪瓌高帝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後遭父母
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彥節有異圖弟遐為吳郡潛相
影響高帝密遣殿中將軍下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
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委以軍事瓌偽
受命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斬之郡內莫敢動事捷高

帝以告左軍張冲冲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即授
吳郡太守錫以嘉名封義城縣侯出為吳興太守瓌以既
有國秩不取郡奉高帝敕上庫別藏其奉以表其清武帝
即位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還後安陸王綽臨雍州行部
登蔓山有野老來乞縞問何不事產而行乞邪荅曰張使
君臨州理物百姓家得相保後人政嚴故至行乞縞由是
深加嗟賞後拜太常自謂閑職輒歸家武帝曰卿輩未富
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邪復欲委去瓌曰陛下御臣等若蒼
馬無事就閑廐有事復牽來帝猶怒遂以為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子率知名



率字士簡性寬雅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或數日不作則追補之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作二千餘首有虞訥者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吾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時陸少玄家有父澄書萬餘卷率與少玄善遂通書籍盡讀其書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梁天監中為司徒謝朓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古婦人事使工書人琅邪王琛吳郡范懷約事寫給後宮口率取假東歸論者謂為傲世率懼乃為待詔賦奏之甚旨凡稱賞手敕荅曰相如工而不敏枚臯速而不工卿可謂壯二子於金馬矣

又侍宴賦詩武帝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慙古昔得人今為盛矣泰詩往反六首後引見於王衡殿謂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卿言宰相是何人不從天下不由地出卿名家奇才其後以禮律為意便是其人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望曹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譽一以為秘書丞掌集書詔策四年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率與到溉周興嗣為賦武帝以率及典嗣為工率嗜酒不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太半率問其故荅曰雀鼠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



稷字公喬環弟也末元末為侍中宿衛宮城梁武師至兼
衛尉江淹出奔稷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
東昏淫虐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稷謀乃使直閣張齊行
弑于宮德敷稷乃召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議
遣國子博士范雲中書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武帝
以稷為侍中左衛將軍遷大司馬左司馬梁朝建為散騎
常侍中書令及上即位封江安縣子位領軍將軍武帝嘗
將其鬚曰張公可畏人中丞陸杲彈稷云領軍張稷門無
忠貞官必險遠殺君害上業以為常武帝留中竟不問累
遷尚書左僕射帝將幸校宅以盛者留幸僕射省舊臨幸

供具皆酬太官饌直帝以稷清貧手詔不受宋時武帝經
造張永至稷三世並降萬葉論者榮之稷雖居朝右每慙
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尹霍字希光峻字農人同字不見
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懼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冀二
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閣讀佛經禁防寬弛僚吏頗致侵擾
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城乃害之有司奏削爵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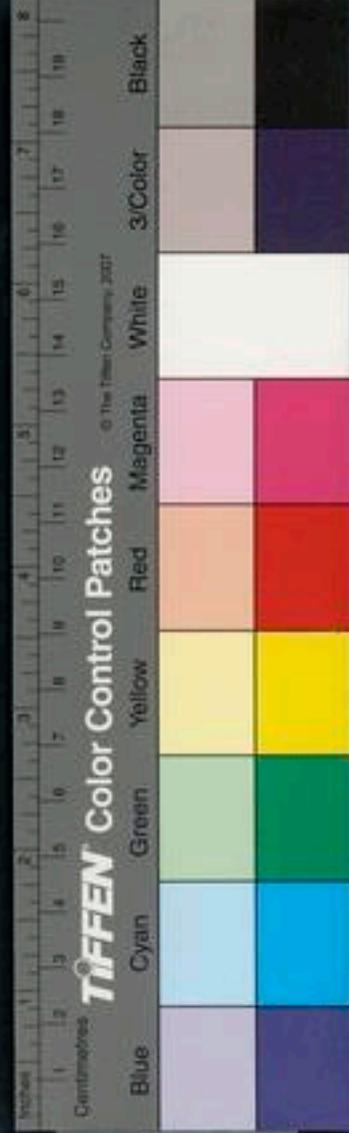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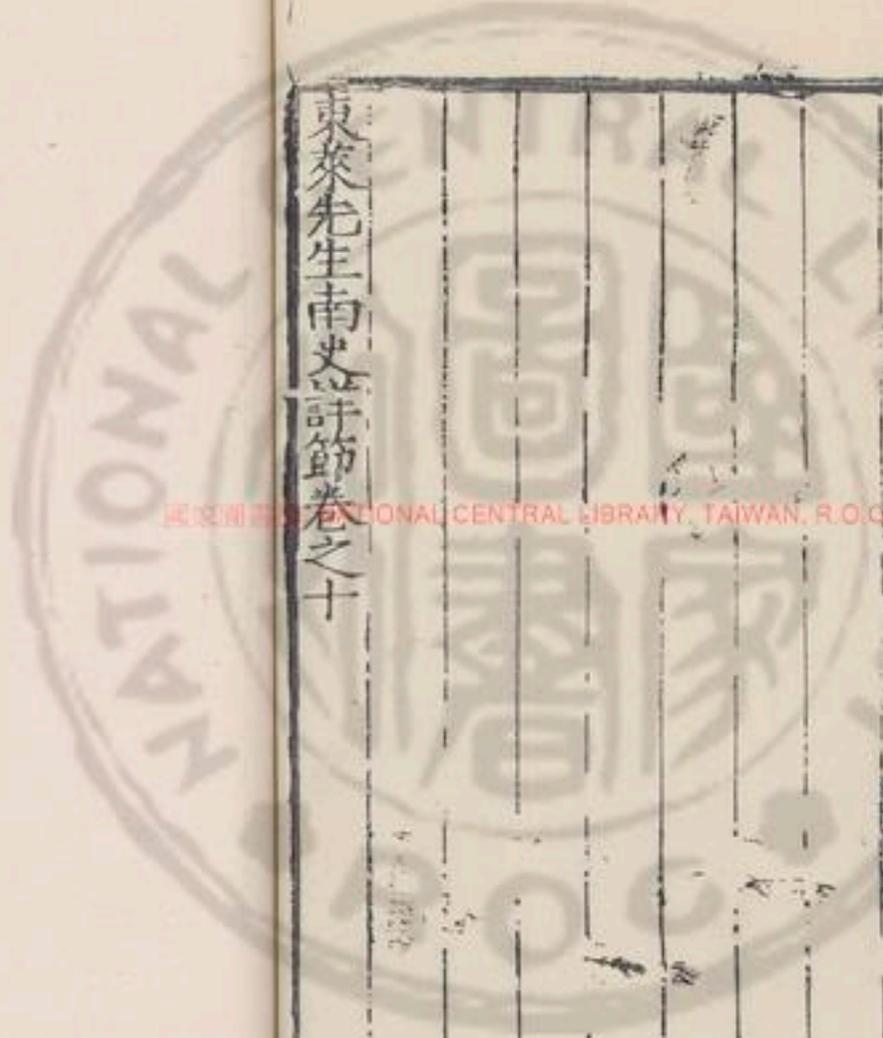
論曰張裕有宋之初早參霸政出內所歷莫非清顯諸
子並荷崇稱克舉家聲其美譽所歸豈徒然也思曼立
身簡素殆人望乎夫濯纓從事理存無二取信一主義
絕百心以求元之末人憂奎炭公喬重圍之內首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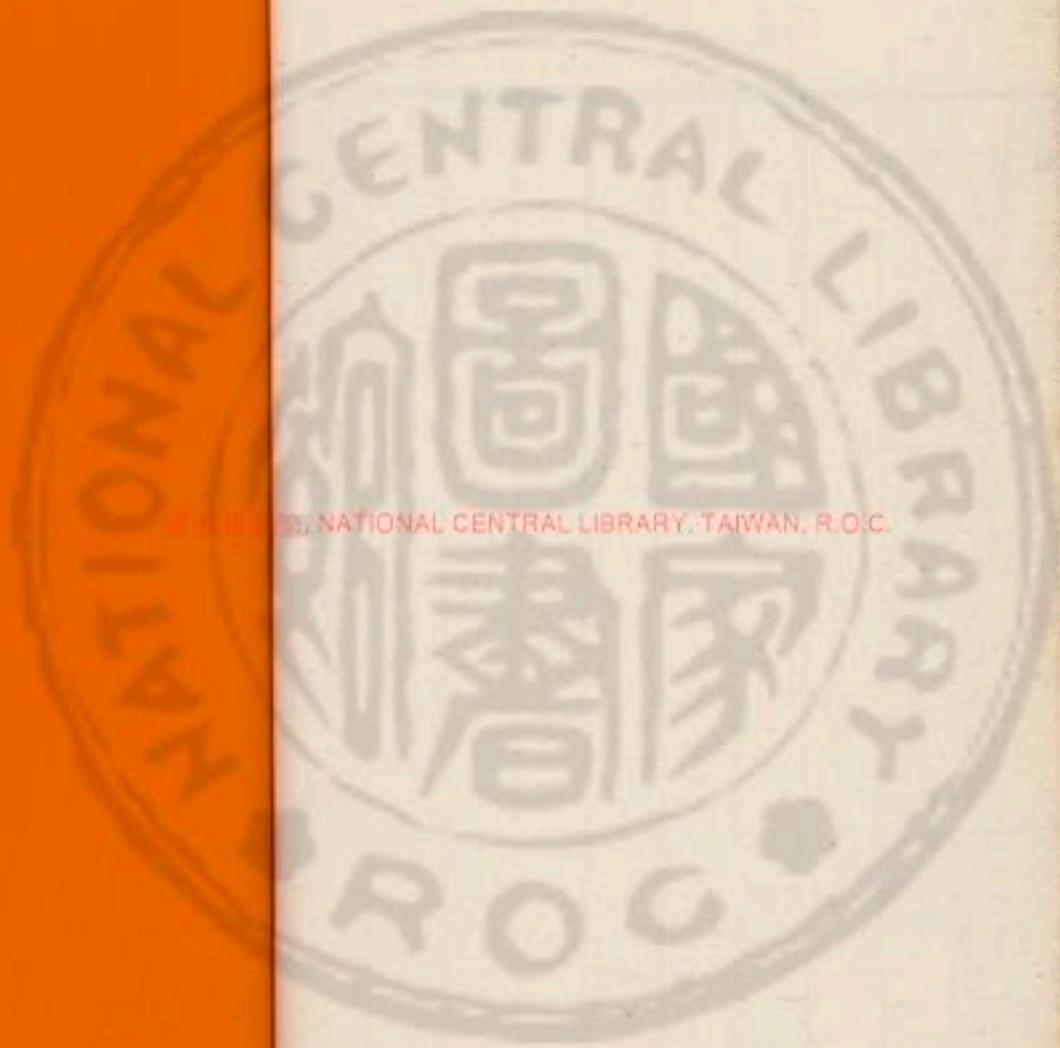


謀而旋見猜嫌又况異於斯也然則士之行已可無深
議四山赴蹈之方可謂矯其違矣

張嶠字
四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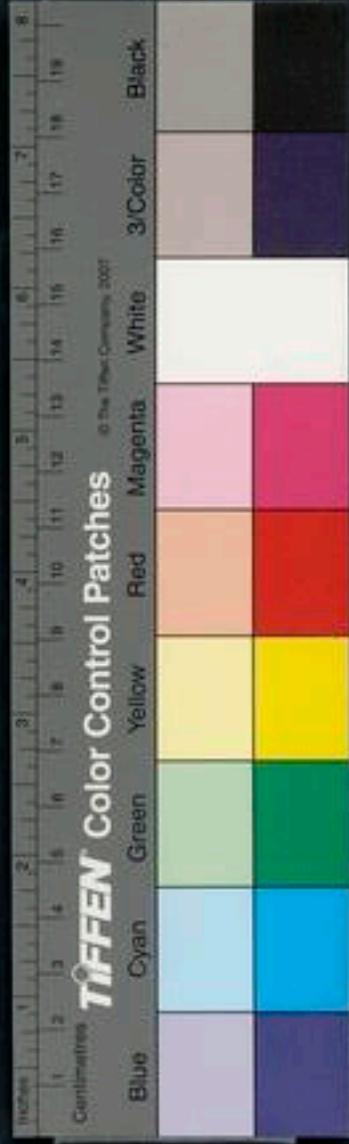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評節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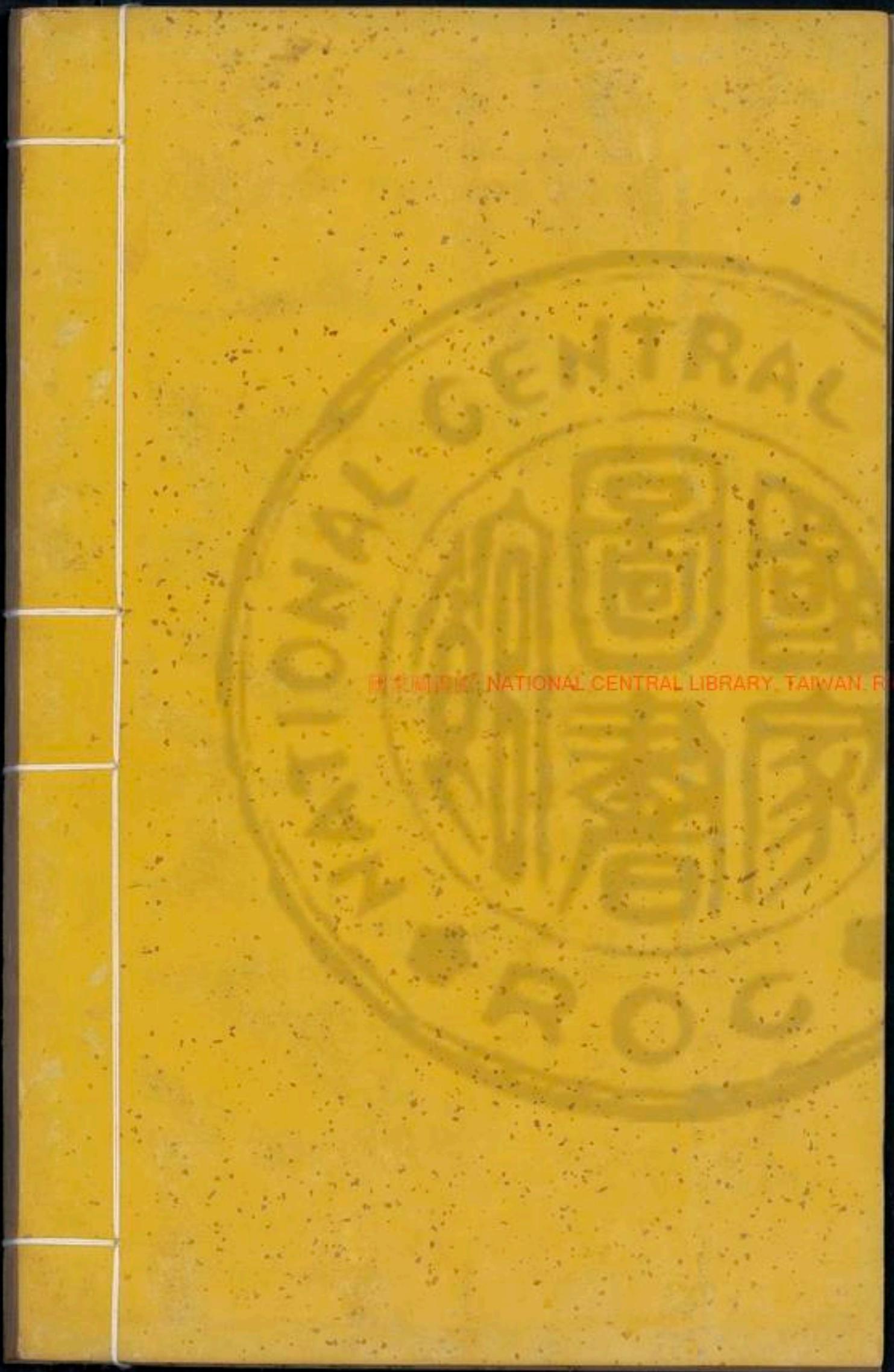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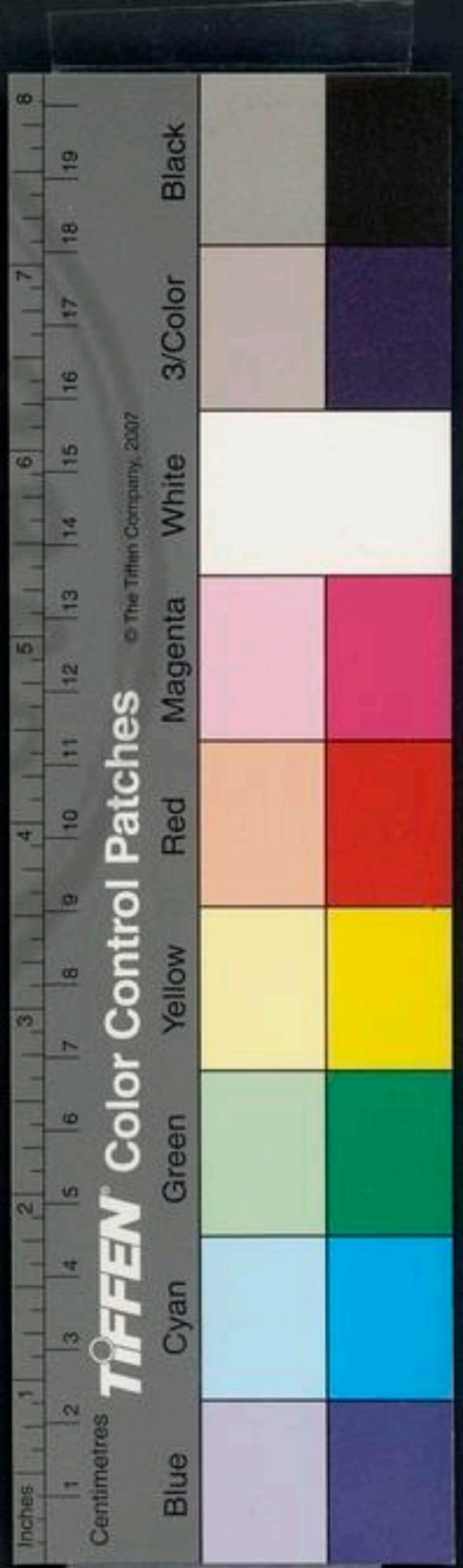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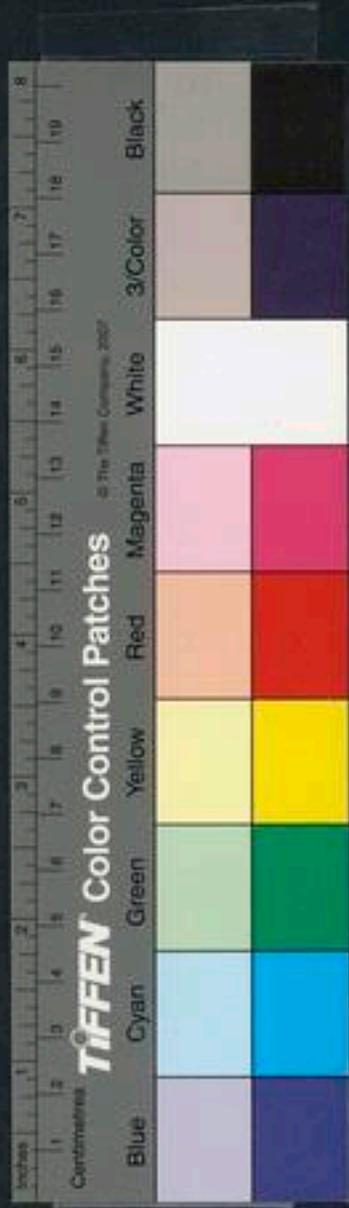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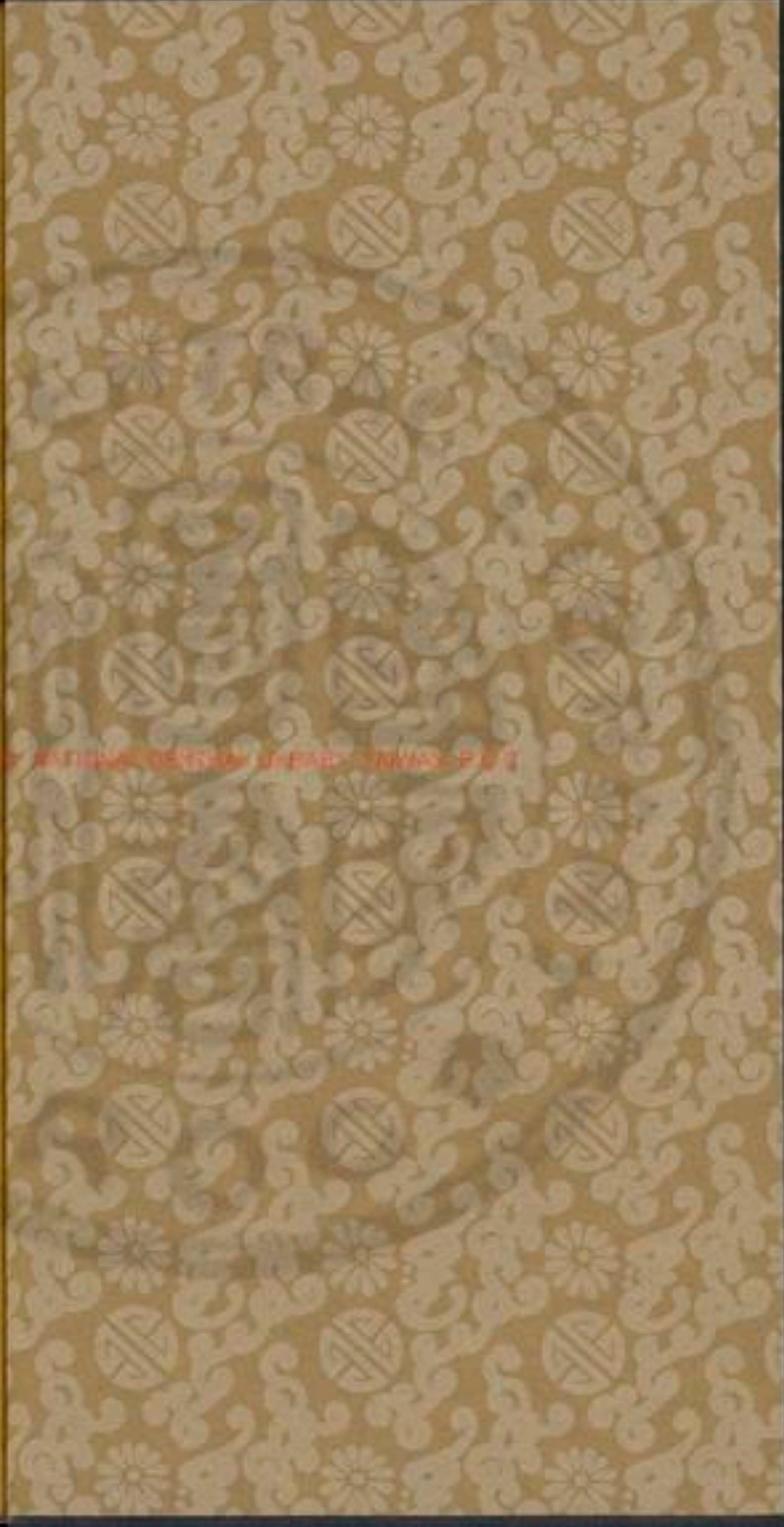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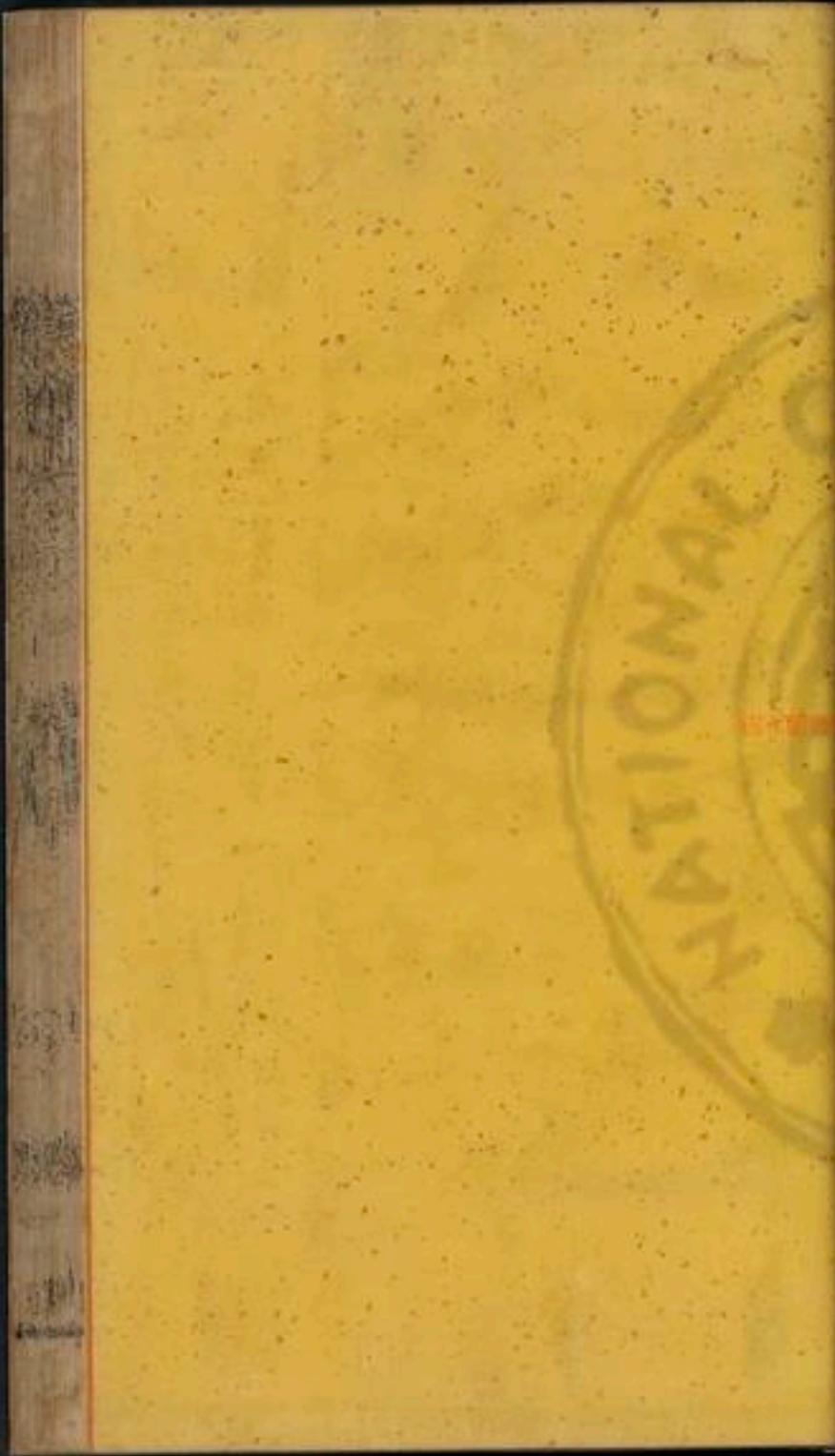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96 x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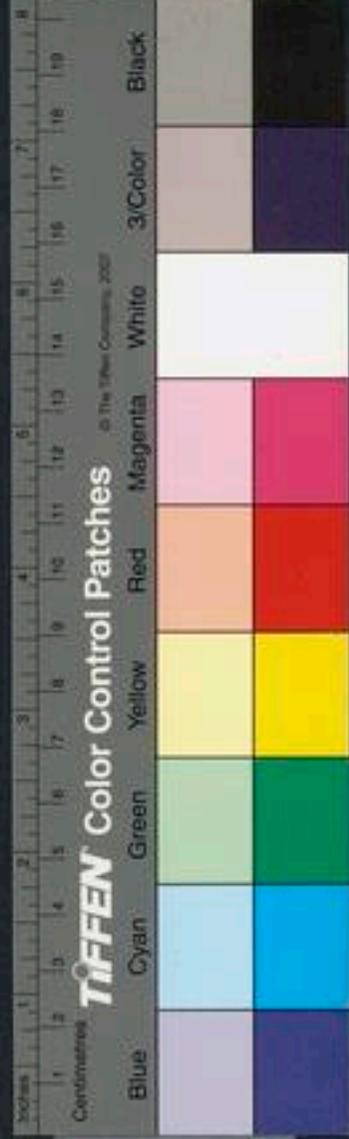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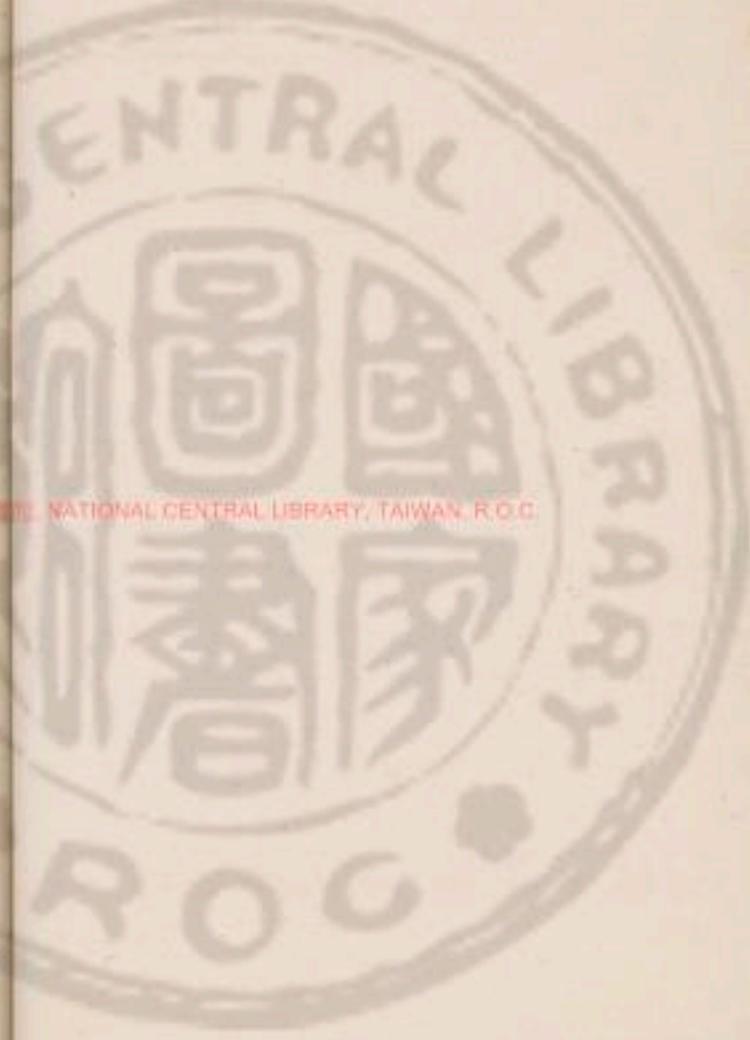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列傳

張邵 數 暢 融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桓玄篡位父敞先為尚書以答事徵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帝討桓玄邵白父敞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軍法論事平以敞為吳郡太守及王謚為楊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而問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帝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



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各條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
旦日帝求諸簿領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宿受張
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武帝北伐邵請見
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
如此若有不諱則處分云何帝曰此自委穆之與卿耳及
穆之暴卒朝廷惟懼便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邵獨曰今
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行之義宜須諮信及方使
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未落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
善其臨事不撓得大臣節文帝元嘉五年轉征虜將軍領
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九年坐營私畜取贓貨二百

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長子敷
敷字景胤性整貴風韻甚高好讀玄言兼屬文論初父邵
使與高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每欲屈淫
塵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宋武帝聞其美召見
奇之曰真千里駒也以為世子中軍參軍遷正員中書郎
敷小名楯父邵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楯何如梨荅曰梨是
百果之宗楯何敢比也敷善持音儀畫詳緩之致與人別
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
自敷也

暢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少有操行為晉琅邪王國郎中

令從王至洛還京都宋武帝封藥酒一罌付裨使密加酖
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為後進
之秀孝武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
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
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
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燧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
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
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
勛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群僚
謀之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

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其從耳若一
旦動脚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
夕猶未窘罄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
用下官請以頸血汚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
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魏太武得至仍登城南亞父冢
於戲馬臺立齏屋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
市門求與孝武相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奉孝伯語孝伯
問何姓答云姓張孝伯曰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
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因言說久之孝伯曰君南土膏
梁何為著喬暢曰以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孝伯辭辯



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
孝伯及左右並相視歎息子融

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塵尾扇
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
軍作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
覲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
漉沙構白款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著路此四句後所足
也融家貧欲祿乃與從叔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羸弱年所安貧食糲
歎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脩文新經

東昂禽鳥勇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
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為之
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
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
天地之逸人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
傷心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御
人才竟不果辟齊太傅掾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張氏自
敷以來並以脩儀範為事至融風止詭越高帝素愛融為
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高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上曰



何乃暹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主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答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書常自美其能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常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葦帶寬殆將至譚謂曰葦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問融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融玄義無節法而神解過人意談鮮能抗拒永明

中遇疾為問律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為世人所為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有其體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離下融文集數十卷行於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司徒褚彥回問其故融云蓋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張氏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敬卷穆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為廬陵太守時名流謝朓何點陸惠曉孔珪至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王思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謂孔珪及融並第五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之間雅道彌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其崇敬愛之道少微立獲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遵齊高帝所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

范泰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也初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毛攄請為天門太守或問攄范泰何如攄曰茂度淺又問何如殷觀攄曰伯道易惝常有志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當統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通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又文集傳於世其年垂佛世精於宅西立祇園精舍五年卒第四子暈最知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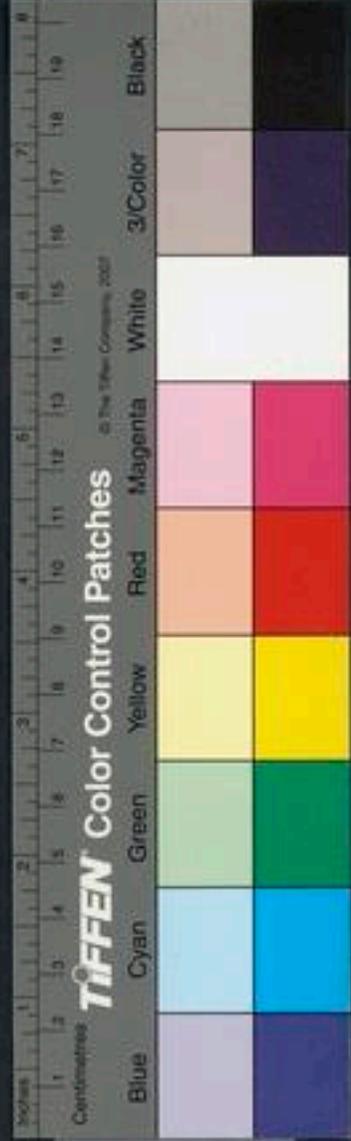
范暈

暈字蔚宗少好學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秘書丞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繁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暈長不滿七尺肥黑秃眉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言暈偽若不曉終不肯為上嘗宴飲歡適謂暈曰我欲歌卿可彈暈乃奉旨上歌既畢暈亦止絃○初魯國孔熙生博學有從橫



才志文史星筆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
不得調以暈意志不滿欲引之無因進說暈甥謝綜雅為
暈所知熙先籍領南遺財家其富足乃傾身事綜始與綜
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
暈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暈物甚多暈既利其財寶又
愛其文藝遂與暈莫逆之好熙先始以微言動暈暈不曰
暈素有聞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
以此激之曰夫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夫人婚
為是門戶不得邪人作大豕相遇而夫人欲為之死不亦
惑乎暈默然不答其言乃定熙先素善天文文帝心以

寇前賢程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宋武帝義
旌建累遷黃門侍郎御史中丞歷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
陳郡謝混後進知名武帝嘗從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
王元一流人也徒為太常武帝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故
不得在政事官武帝受命議建國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
上表陳獎進之道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
少國用不足欲更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為國拯弊莫若
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人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
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表負薪存毛實難王
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



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
今之所憂在農人尚寡倉廩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
無私積難以御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
者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今官人均通則無患不足
若使必資貨賈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
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
負圖寶冠衆瑞音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
資物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
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若人俱困校之以實損多益少
伏願思可久之道探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

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
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
腹心規有異志聞與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
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
以密計徐湛之上表告狀畢及黨與並伏誅○畢性精微
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
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
斤無傷零藿虛燥唐黏濕其松蘇合安自鬱金奈多和
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前淺
洛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痰痰也所言悉以此類



朝士麝本多忌比庾仲文零藿虛燥比何尚之唐粘濕
比沈演之素膏昏鈍比羊玄保甲前淺俗比徐湛之其松
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華獄中與諸生
姪書以自序其略曰吾少癡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
爾以來轉為心化至於所通處皆自得之曾懷常謂情意
所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古必見以
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觀古今
文人多不全于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
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
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開史書政恒

此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
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唯志可推耳
博贈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
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堂正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
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可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
且使見文得意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
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
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
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
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
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絃外之意靈響之音
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
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音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
名輩自序並實故存之○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無
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
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
地胃猶可論而翳迹任流豈非時匠失之尚之曰臣昔謬
得待罪選昔誠無以濯污揚清然君子之有智能猶鸞鳳
之有文采俟時而振羽翼何患不出雲霞之上若熙先必
蘊文采自集於汙泥終無論矣上曰昔有良材而不遇知
已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徐廣

徐廣字野人東莞人也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
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命山劉謐之女忿之數
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後晉
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為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義熙
初宋武帝使撰車服儀注仍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轉
員外郎散騎常侍領著作即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



年遷驍騎將軍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答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及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逐行何書

鄭鮮之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宋武帝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其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

歸附鮮之盡心武帝獨不佞意於毅毅甚恨焉劉毅當鎮江陵武帝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樗蒲於是會戲帝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帝餅之先擲得雉帝甚不悅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屬既擲得盧毅意大惡謂帝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床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敬帝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帝言要須帝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色感其輸情時人謂為格佞○武帝比伐以為右長史及入咸陽帝遍視阿房未央故



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
對帝曰及于嬰而亡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足見足
非所任不得人何也荅曰夫佞言似忠效言似信中人以
上乃可語上始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涓涓帝
復歎曰此地寧復有呂望邪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
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帝稱善者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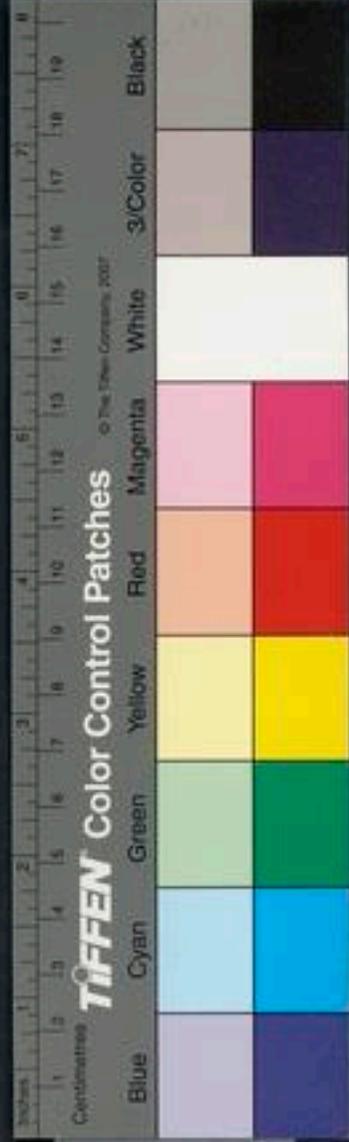
裴松之

昭明 子野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也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
十拜殿中將軍義熙初為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為尚

書祠部郎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為州主簿轉中
從事既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
武帝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太
子洗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轉中書侍郎上使註陳壽
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上覽之曰裴
世期為不朽矣子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
駟註司馬遷史並行於世駟子昭明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為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
婚納徵用玉璧武皮未詳何所準擬昭明議禮納徵麗皮
鄭云皮為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武皮二太元中



公主納徵武豹皮各一此豈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武豹文蔚以尊其事武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能寵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司參議加珪璋豹能寵皮各二〇出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齊永明三年奉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及還甚貧魏武帝曰裴昭明當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讀畫果不知古人中誰可比之昭明歷郡皆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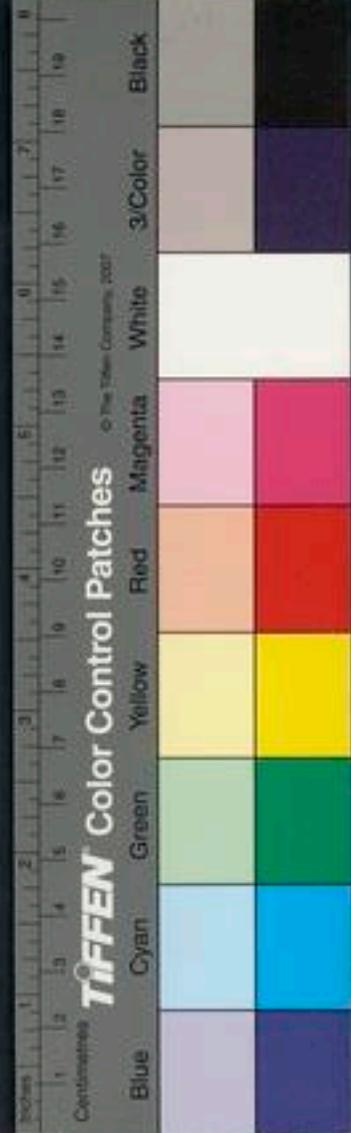
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子子野

子野字幾原少好學善屬文仕齊為江夏王行參軍遭父憂去職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說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不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焉子野更撰為宋略二



十卷其叙事誣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子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洗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纜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武帝以為著作郎掌脩國史及起居註○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窺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頽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註云曰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人背此其後平時人服其德得識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立成武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書亮殿以觀之

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狂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又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木之為也及五鼓敕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武帝深嘉焉自是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翁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奉悉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劉顯常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佛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



通二年卒

何承天 遜

何承天東海郟人也母徐廣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
 訓義宋瑩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遷御史中
 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羣臣捍禦之略承天上安邊論凡
 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實內地其一浚復城隍以增阻
 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其四計丁課仗勿使有闕文
 多不載承天素好弈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
 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
 武之金邪曾孫遜

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
 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懦
 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
 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
 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
 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倖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
 不遜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踈隔希復得見初遜
 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論之云
 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遜從叔個字彥夷
 亦以才著聞宦遊不達作拍張賦以喻意末云東方曼倩



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
播美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俱
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
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
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實光載德承
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顏延之

竣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
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讓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
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
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
學者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
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伏
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通經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

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位至臺郎

論曰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
播美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俱
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
美迹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徐廣動不違仁義兼儒行
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實光載德承
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乎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一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列傳

顏延之

竣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少孤貧居負郭好讀書無所不
覽文章冠絕當時好飲酒不讓細行年三十猶未昏妹適
東莞劉穆之子憲之穆之聞其美才將仕之先欲相見延
之不往也武帝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周續之隱廬山儒
學者稱永初中徵詣都下開館以居之武帝親幸朝彥畢
至延之宮官列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伏
辭辯延之每以簡要通經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

暢莫不稱善再遷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
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累
遷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
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即殷景仁亦謂
之曰所謂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邵道經汨潭為湘
州刺史張邵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延之既以才學見遇當
時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延之忿於衆
中折之曰昔陳元方與孔文舉齊文學元駿許元方於林
下今君何得不見拜淑無以對延之踈誕不能取容當世
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音有不平常言天下事豈一人

之智所能獨了辭意激揚每犯權要出為永嘉太守延之
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
黜詠嵇康云鸞鷟有時鐵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
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
劉伶云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文帝
嘗召延之傳詔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對
他日醉醒乃見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臣筆測
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朝曰誰得卿狂荅曰
其狂不可及○後為秘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惠琳
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之謀遂士庶歸仰上



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焉因醉自上曰昔同子參乘
衣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
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隱故論者多不與之
謂之頑彪君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
為適傍若無人孝武登跡以為金紫光祿大夫領相東王
師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偃於路上遙呼延之曰顏公延
之以其輕脫怪之荅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
非君家阿公何以見乎為公偃羞而退○延之與陳郡謝
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運速縣絕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
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受之乃就延之嘗問鮑照已與

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
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每薄陽惠休詩謂人曰惠休制
作委巷中歌謠耳方當該後生事是時議者以延之靈運
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謝焉
竣字士遜延之長子也早有文義為宋孝武帝撫軍主簿
甚被嘉遇竣亦盡心補益孝武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文
帝崩聞至孝武舉兵入討轉諮議祭軍領軍錄事任總內
外并造激書孝武發尋陽便有疾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
相見唯竣出入卧内斷决軍機時孝武屢經危篤不任諮
稟凡厥衆務竣皆專斷施行孝武踐祚歷侍中左衛將軍



封建城縣侯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衛將軍留心選
 舉自強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
 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容容喧訴常歡笑答之人
 言顏竣曠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先是元嘉中
 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故百姓不盜鑄
 及孝武即位又鑄孝建四銖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
 於是人間盜鑄者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翦鑿古錢以取
 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死免
 者相繫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
 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與公泥慶之議宜聽人鑄錢置者

禁鑄之家皆居署內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

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翦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

銅盡事息姦偽自止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為財

上下其事於公卿竣議曰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欲同但慮

米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

鑄之減半為之無利雖令不行時議者又以銅難得欲鑄

二銖錢竣又議曰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

人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曰嚴禁而利深難絕不

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甚不可一也使姦人意

騁而貽厥懲謀此又甚不可二也富商得志貧人困窘此

南文選卷之十一

南文選卷之十一



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尚不可行况又未見利而
眾弊如此失筭當時取謂百代乎煎發帝即位鑄二銖形
式轉細官錢每出人間即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
無輪郭不磨鑄如今之翳鑿者謂之來子錢景和元年沈
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
稱此謂之鷄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綆環錢貫之以縷入水
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
萬商皆不行明帝初雅禁鵝眼綆環其餘皆通用復禁人
鑄官署亦廢尋復普斷唯用古錢○峻自散騎常侍丹陽
尹加中書令峻藉蕃朝之舊臣每極陳得失上自即吉之

後宮內頗有醜論又多所興造峻諫爭懇切並無所回避
上意甚不悅多不見從峻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務
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疎之乃求出以
卜時自大明元年以為東揚州刺史所求既許便憂懼無
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送喪還都恩待猶厚峻彌
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廷違謬人主得失父
王僧達被誅謂為所讒構臨死陳峻前後忿懟恨言不見
從僧達所言頗相符會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峻免
峻所居官峻頻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召御史中丞庾
徽之於前立奏奏成賜死



沈懷文 冲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人也少好玄理善為文章為楚昭王
 二妃詩見稱於世入為侍中寵待隆密孝武嘗有事圓丘
 未至期而雨晦竟夜明日風霽雲色甚美帝升壇悅懷文
 稱慶曰昔漢后郊祀太一白日出輪神光四燭今陛下有
 事茲禮而膏雨迎夜清景麗朝斯實聖明幽感所致臣願
 與侍臣賦之上笑稱善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
 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
 不敢如此懷文嘿然○時游幸無度太后六宮常乘副車
 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諫不宜亟出後因從坐松樹下風

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益宜相與陳
 之江智深曰草側亦謂之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
 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深未
 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恒知人事
 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沈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
 謂故欲異已謝莊嘗誠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
 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
 耳五年出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
 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
 去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賣宅還東上大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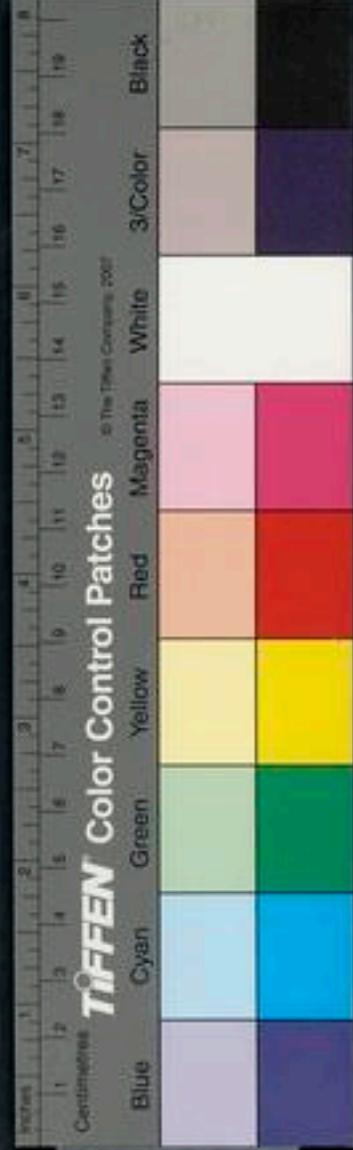
收付廷尉賜死三子淡深冲

冲字景綽涉獵文義任宋歷位撫軍正佐兼記室齊建元
中累遷太子中庶子武帝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
史中丞侍中永明四年為五兵尚書冲與兄淡深名譽有
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深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
為司直晉宋所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惡者多結怨永
明中深彈吳興太守朱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
數日奏彈深子績父仕鮑白幟車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
東鄰家失火疑為人之以焚焚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
丞與人豈有善者方恐肌分骨散何但焚知兄弟後並歷

中武帝方欲任冲尋卒謚曰恭子

周顒 拾 弘正

周顒字彥倫晉左光祿大夫顒七世孫也東明帝顒好玄
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為慘毒之事顒
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為之小止顒首辭
辭靡長於佛理者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道
顒書深相贊美言提筆毫來四十餘載頰見宗錄唯此塗
白黑無一人得者為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其論見
重如此顒於鍾山四立隱舍休沐則歸之每賓友會同
顯虛席晤語辭韻如丸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



鍾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負寒愁終日長蔬雖有妻子
獨處山舍甚機辯王倫論顛曰卿山中何所食顛曰赤米
白菹綠菜紫蓼文惠太子問題來食何味最勝顛曰初春
早韭秋末晚菘何胤子捨精言佛法無妻太子又問顛卿精
進何如何胤顛曰三陰六難共所未免然各有累太子曰
累伊何對曰周妻何以其言子捨應變如此轉國子博士兼
著作大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者四聲切韻行於時

子捨
捨字景逸幼聰穎顛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且當
將之以道德及長博學尤精義理善誦詩書音韻清辯

冠舉秀才除太子博士建武中魏人具苞南歸有儒學尚
書僕射江祐招包講捨子捨折苞辭理道逸由是名為口辯
梁武帝即位吏部尚書范雲與顛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武
帝召拜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捨出遷尚書吏部郎
太子右衛率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
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豫
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帝以為有公輔器初范雲卒
僉以沈約允當樞管帝以約輕易不如徐勉於是勉捨同
參國政雖量度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時議國
史疑文帝紀值以之名捨以為帝紀之籠百事如乾象之包



六爻今若追而為紀則事無所包若直書功德則傳而非紀應於上紀之前略有仰述從之捨占對辯捷而竟不言漏泄機事敎左服之卒諡曰簡子弟子弘正弘正字思行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為伯父捨所養或問三周執賢人曰若蜂腰矣

論曰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焉由夫聲裁所知故取許於人者也觀夫顏謝之於宋朝非不名高一代靈運既以取斃廵之亦躋當年向之所謂貴身辭成害已者矣士遜援筆數罪陵讎犯難餌彼慈親再之戮吻以此為忠無蘭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士遜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自非嚴父之辭允而義愜則難乎允矣師伯行已縱欲好進志退既以此始亦以此終宜乎懷文蹈履之地足以追躡古烈孔母致惧中丞其誠深矣周朗始終之節亦倜儻為充顯捨父子文雅不墜弘正兄弟義業幾乎德門者焉

劉湛

劉湛字弘仁南陽人也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代舊典弱年便有宰物情常自比管葛不為文章不喜談議除宋武帝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武帝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



史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事悉委湛進號右將軍義康以本號徙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嚴用法姦吏犯賊百錢以上皆殺之群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武帝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乃使左右人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厨帳會湛入因命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杯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後為廣州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時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亦為侍中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飲甚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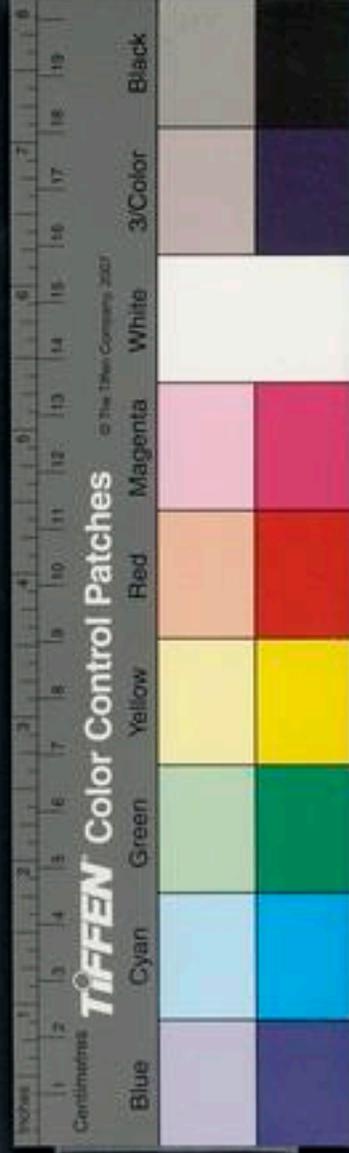
華等出帝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猴膺恐後世難繼○八年召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與景仁並被任遇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明年景仁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湛與景仁素疑及俱被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內任謂為間已時彭城王義康專執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言之於文帝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義康擅權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其事善論政道



并諸前代故事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閣御者便解駕左右
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扇義康
陵轅朝廷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上謂所親曰劉斑初
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亦看日早晚
慮其不去湛小字斑獸故云斑也遷冊陽尹詹事如故十
七年所生母亡上與義康形迹既乖累難將結湛亦知無
復全地及至下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賴口舌爭之
故得推遷耳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矣伏甲於
室以待上臨吊謀又泄竟弗之律十日詔收付廷尉於獄
伏誅時年四十九

庾悅

庾悅字仲豫潁州鄆陵人也晉太尉亮之曾孫也宋武平
建鄴累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初劉毅家在京口
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
要府州僚佐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並貧躓
營一遊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不能以此堂見
讓悅素豪徑前不荅毅時毅人並避唯毅留射如故悅厨
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毅又相問曰身今
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爨見惠悅又不荅至是毅表解悅
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到豫章少日卒



顧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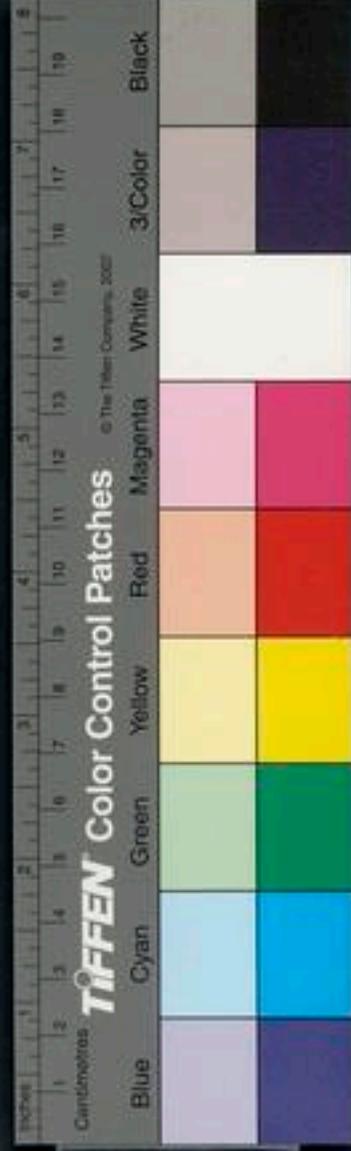
顧琛字弘瑋吳郡人晉司空和之曾孫也累遷尚書庫部
郎元嘉七年文帝遣到彦之經略河南大敗悉棄棄兵甲
武庫為之空虛文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座上問琛庫中仗
猶有幾許琛詭辭荅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祕不言多少上
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善之○琛母孔氏時年
百歲餘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作亂以為貞烈
將軍悉以女人為官屬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
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振邑里得活者甚衆三子皆
以孔為名焉廢帝即位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

假還東日晚至方山于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
玄衣介幘執鞭尋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
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
顧吳郡早晚至船人荅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
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
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山號白馬廟云

顧覲之

憲之

顧覲之字偉仁吳郡人也為謝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
深相知待歷位尚書都官即殷劉隙者覲之不欲與殷景
仁久接乃辭脚疾免歸每夜常於床上行脚家人竊異之



而莫曉其意及義康徙廢朝廷多受禍覲之竟免○後為
山陰令山陰劇邑三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
舉覲之御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
為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孝建中為湘州刺史以政
績稱後為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王而覲之未嘗
低意左光祿大夫恭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覲之
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後卒於湘州刺
史謚曰簡子○覲之家門雍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財甚
豐鄉里士庶多負責覲之禁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出文
券一八厨悉令焚之官語遠近皆不須還綽與歎彌日覲

之常執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信天任運
而闇者不達妄意傲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
弟子愿作定命論云孫憲之

憲之字士思性充清直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
與本主申牛各稱已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寔之至
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始伏其
罪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屬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
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為政甚得人和每都下飲酒者醇
百輒號為願建康謂其清且美焉○仕齊為衡陽內史土
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聞家剖棺水洗枯骨名為



除崇憲之曉諭為陳死生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
史王奐初至雅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遷給事黃門郎兼尚書吏部郎中
宋時其祖觀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
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天監八年卒於家

論曰古人云利令智昏其矣利害之相傾也創湛識用
才能寔包經國之畧豈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用變
凡成主則兄弟之義殊而執數懷姦苟相崇悅與夫推
長戟而犯頃何以異哉昔華元敗師以羊羹而取禍
夫頃悅亦鷄炙以速尤乾餼以愆斯相類矣願采

之徵兆於初筮觀之清白之迹見於暮年憲之蒞政所
在稱美時移三代一德無虧求之古人未為易遇觀其
遺命可謂有始有卒者矣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南史詳節卷之十二

頁之四

一四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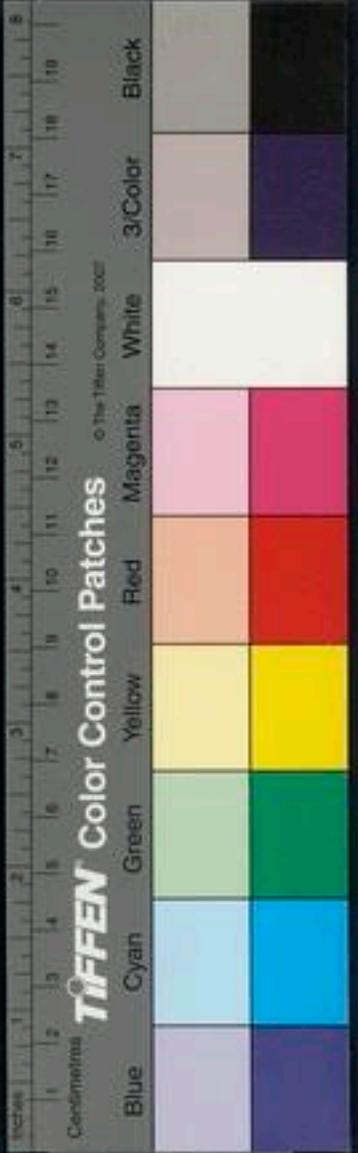
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but appear to b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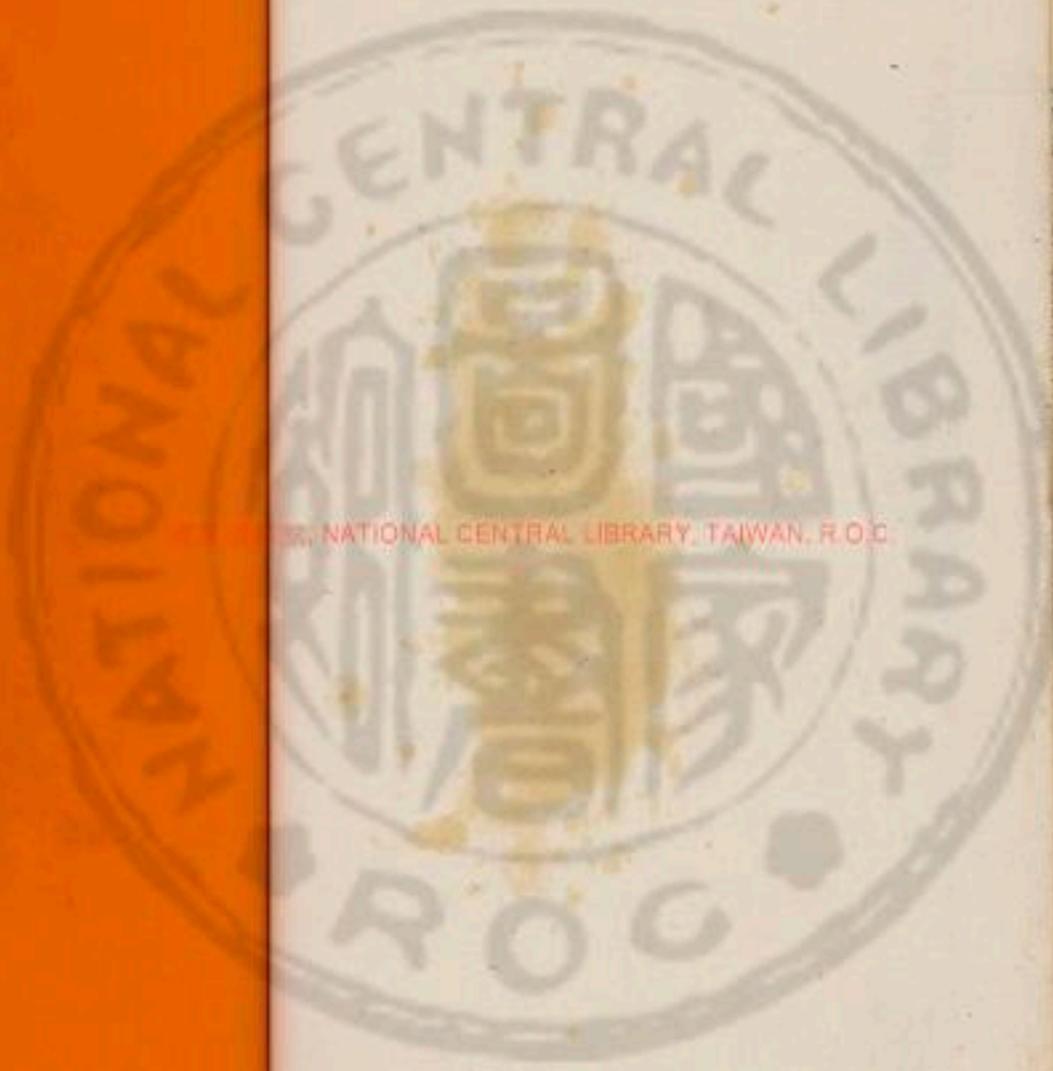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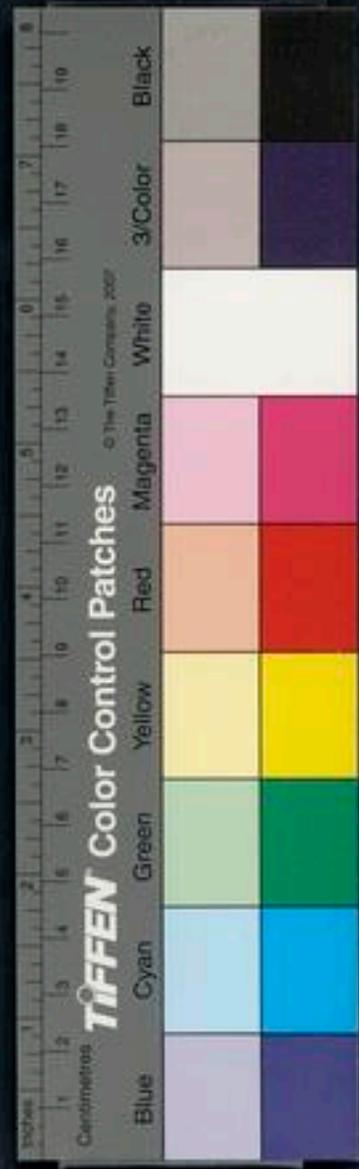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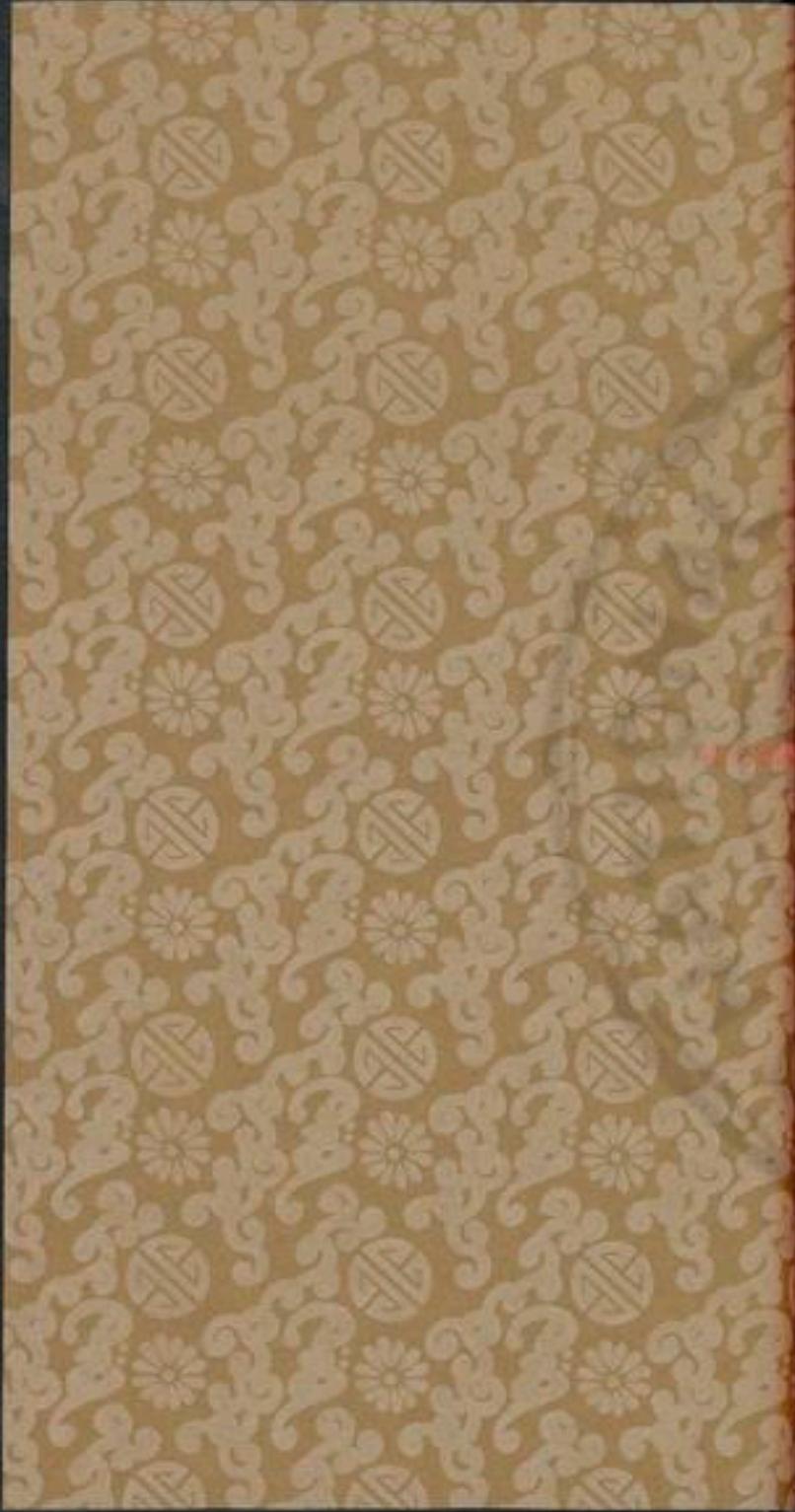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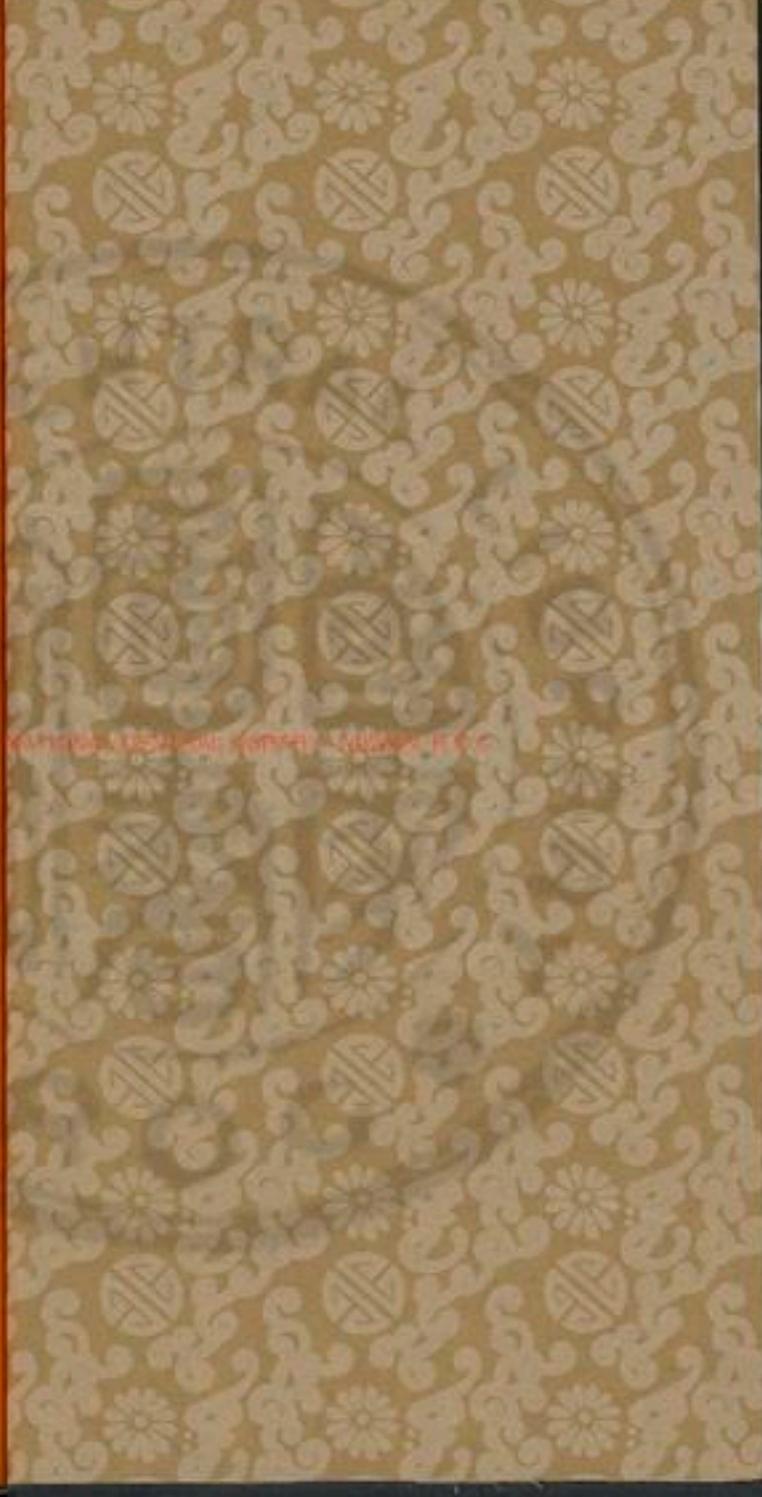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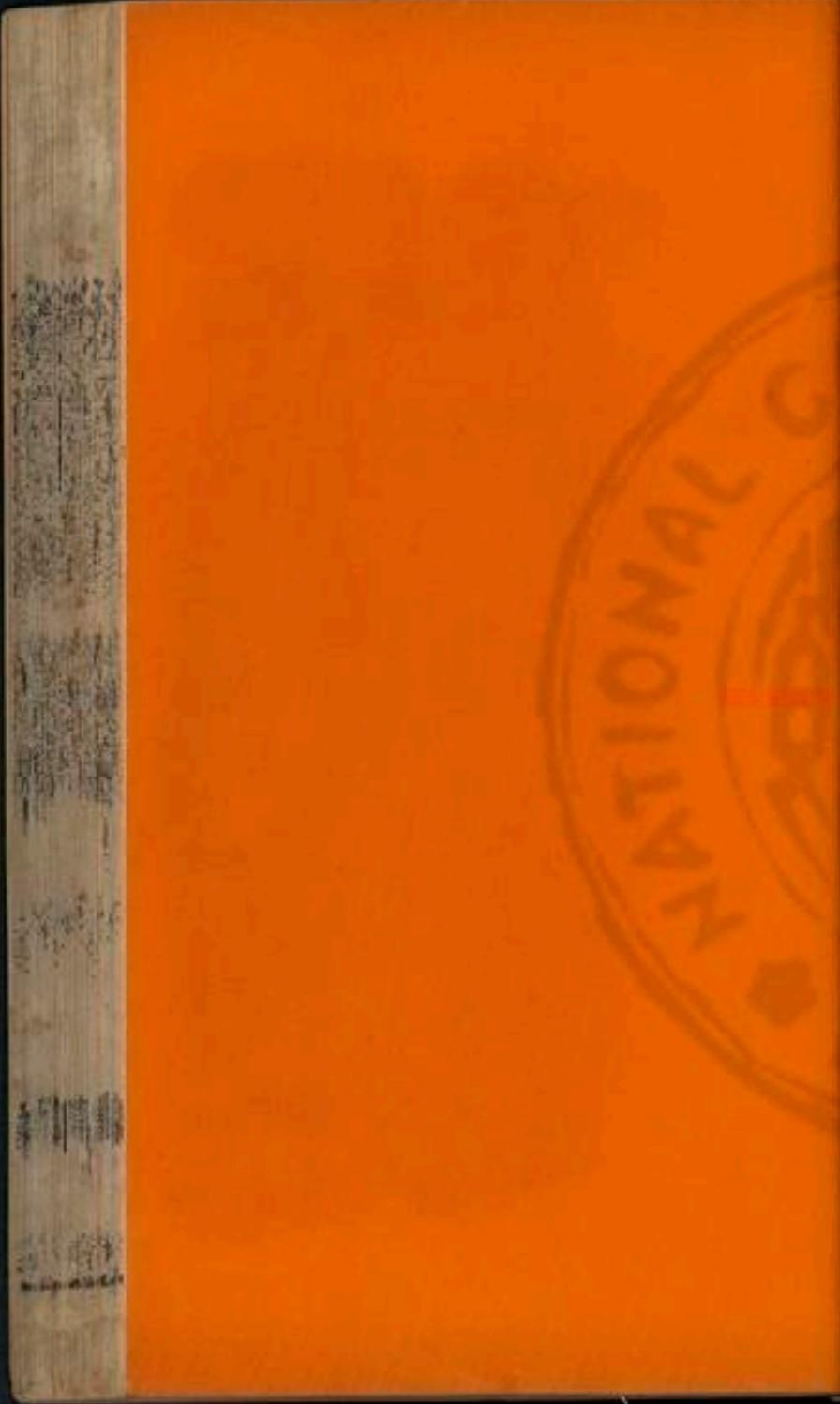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077 v.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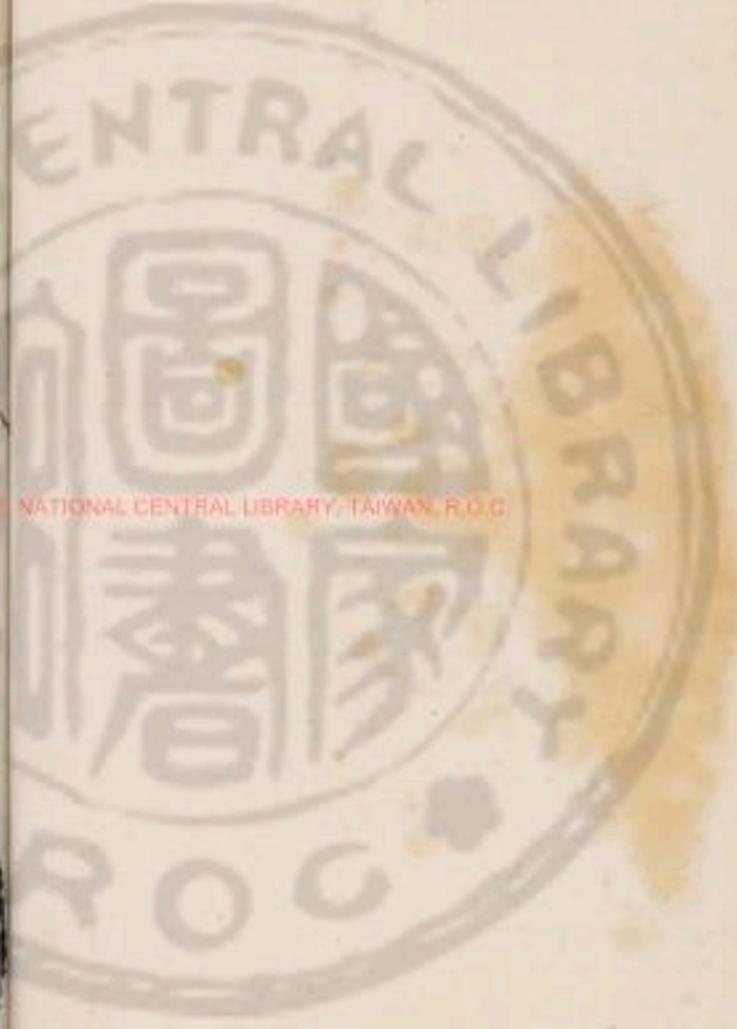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三

列傳

羊欣

羊欣字敬元南城人也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
泛覽經籍尤長隸書父不疑為烏程令欣年十二時王獻
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裙畫寢獻之
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會稽王世
子元顯每使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
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嘗詣領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



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改席易衣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主簿參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更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輕欣就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義熙中弟徽被知於武帝帝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即板欣補右軍劉蕃司馬後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首軍騎諮議參軍並不就文帝重以為新安太守在郡十三年樂其山水嘗謂子弟曰人生仕宦至二千石斯可矣及是更懷止足轉義興太守非其好也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請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門武帝文

帝竝恨不識之

羊玄保

羊玄保南城人也初為宋武帝鎮軍參軍

帝景平中長累遷司徒右

史歷丹陽尹會稽太守太常吳郡太守文帝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殊績而去後常必見思不營財利產業儉薄文帝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子戎少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語好為雙聲江夏王義恭嘗曰卿豈唯善雙聲乃



南史卷之三十三 孝行傳 二 律 木
辯士也文帝好與玄保恭嘗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
我耶我曰金滿清池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恭玄保
常嫌其輕脫云此兒必亡我家位通直即坐與王僧達謗
時政賜死死後孝武帝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殫之
明以此上負上美其言玄保既善恭而何尚之亦雅好其
事美都儲胤年七歲便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
與賊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固請曰胤奕恭之妙冠古
絕今魏犢犯令以材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
徵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

沈演之 題

沈演之字彙登吳人也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
之曰此童終為令器沈氏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
老子百遍以善理業尚知名元嘉加中累遷尚書吏部郎上
欲伐林邑朝臣多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
意及林邑平賜群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
上謂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乎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
清舊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之不開也歷位吏部尚書領
太子右衛率演之兄子坦之仕齊位都官郎坦之子顛
顛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為人讀書
不為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從叔



勃貴顯每還吳興賓客填咽顛不至其門勃就之顛迎送不越。顛歎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也。顛內行甚脩事母兄孝友兄昂一名顛亦退素以家貧任為始安令兄弟不能分離相隨之任顛素不事家產及昂卒逢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糲採自資怡然恒不改其樂梁天監四年大舉北侵南陽樂臧為武康令以顛從役到建鄴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與吳興太守柳惲責之下能跪善別賢種大慙即表停之卒于家

江湛

總

湛字徽深考城人也元嘉二十五年徵為侍中任以機密遷左衛將軍轉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為上所召遇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飲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初上大舉北侵舉朝謂為不可唯湛贊成之及魏大武至瓜步以湛兼領軍事處分一以委焉劭之入弒湛直上省受害子恁恁子敷

敷字叔文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敷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都遷侍中歷五兵尚書東陽吳二郡太守復為侍中



轉都官尚書先是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
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徵逢聖時階
榮至此為兒昏得苟昭光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
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謝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
真承旨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真
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時人重敷風
格不為權倖降意子舊籍子紆紆子總

總字總持陳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累遷左戶尚書
轉太子詹事總性寬和温裕尤工五言七言嘉湖於浮靡及
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
尚書令加秩既當權任罕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
庭多為艷詩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唯與陳暄孔範
王瑳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頽綱紀不立
有言之者輕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

江秉之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宋少帝時為永世烏程令
以善政著名東土徵為建康令為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為
山陰令人力三萬政事繁擾訟訴積階庭常數百人秉
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
餘雖復刑政脩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



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秉之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論曰敬元夷簡歸譽玄保弘懿見推其取重於世豈虛名也然玄保時隆帝念雖命稟於玄天跡其恩寵蓋亦猶賢之助沈氏世得武節而演之以業尚見知綢繆帷幄遂參機務處默保閑篤素叔源節見臨危懿德高風所謂世有人矣茂遠自晉及陳雅道相係奕世載德斯之謂焉而總弱於寵狎反以文雅為敗然則士之成名所貴彬彬而已玄叔清介著美足以追蹤古烈令和窺覘成性終取躓於險塗宜矣

沈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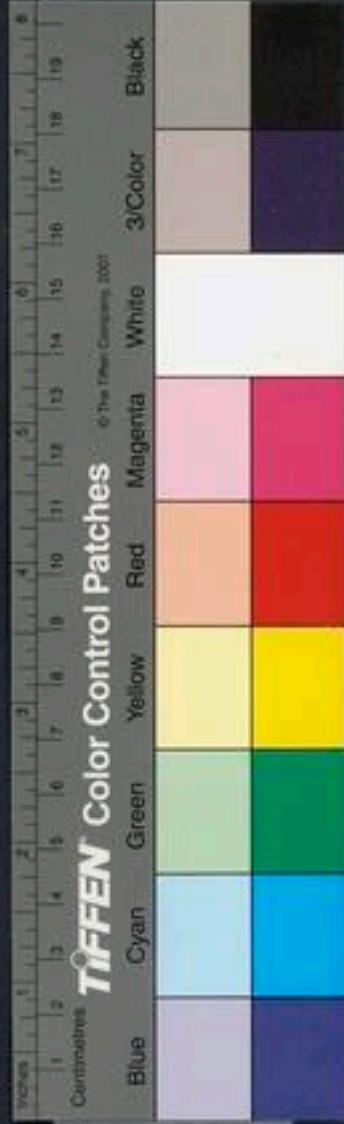
文學 故之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少有志力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四十未知名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慶之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命子竟陵太守伯符拔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慶之除殿中負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侵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自文帝稱慶之忠謹晚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元嘉十



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勅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眾助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後為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征蠻寇屢有功還都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隨王誕入沔及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慈等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諸山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出前後破降甚眾。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尉其年文帝將北伐慶之

諫曰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反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恐重辱王師上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大泛舟濟河礪礪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剋此二戍館穀弔入武牢洛陽自然不固慶之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為國譬如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軍行慶之副玄謨玄謨進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礪礪仍領斌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太武大軍南向斌遣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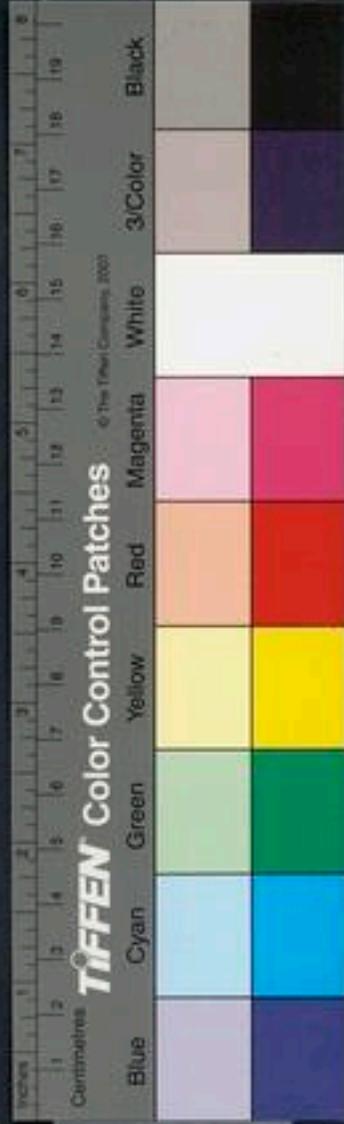
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會玄謨退還，斌將斬之。慶之諫乃止。肅斌以前驅敗績，欲絕死。固礪慶之，以為不可。會制使至，不許退。詔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聞外之事，將所得專制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人，如下官耳。』學也三十年，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與戴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凶殺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易與耳。』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時元凶密與慶之書，令殺孝武。慶之入求見孝武，稱疾不敢見。慶之突前，以元凶手書呈簡。

孝武泣求入內，與母辭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常願報德。今日之事，往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帝起再拜曰：「國家安危在於將軍，慶之即勒內外，處分府主簿，顏竣聞慶之至，馳入見帝曰：『今四方尚未知義師之舉，而劭據有天府，首尾不相應。赴此危道也。』宜待諸鎮唇齒，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方興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參預，此禍至矣。』宜斬以徇衆。帝曰：『竣何不拜謝？』竣起再拜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之事，於是處分旬日內，外整辦。時皆謂神兵百姓欣悅，衆軍既集，假慶之為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至尋陽。



慶之及柳元景等並勸即大位不許孝武踐祚以慶之為
領軍將軍尋出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鎮盱眙慶之以年
滿七十固請辭事以郡公罷就第大明三年司空竟陵王
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
讓南兖州刺史加都督率眾討之誕遣客沈道愨齎書說
慶之餉以玉銀刀慶之遣道愨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
誕登樓謂曰沈公君自之年何為來此慶之曰朝廷以
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役僕來耳慶之塞墜造攻道立行
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
百餘人慶之不聞悉焚之誕於城上投函表令慶之為送

慶之曰我奉制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每攻城慶之輒身先
士卒上戒之曰卿為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須身受矢石
耶自四月至七月乃屠城斬誕進廢之司空又固讓爵於
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
空元景在從公之上。初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
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之解曰君必大富貴然
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簿故是富貴容廁中所謂後帝
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至是而登三
事慶之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黃
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



妻湖列門同閨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與身享人國家素富厚產粟萬金奴僮千許再獻錢千萬救萬斛以始佃封優近更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十數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懽愉自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孝武金錢七筋及行杓上以賜慶之曰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群臣賦詩慶之粗有口辯手不知書每將署事輒恨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生遇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岡辭榮

聖世何愧張子房止甚沈衆坐並稱其辭意之美八日前帝即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如常乘猪鼻無憶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騎履行園田每晨桑劇月無人從行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二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並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唯當共思損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自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為乎於

是挿杖而耘不為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為歡慶之既通貴鄉里老舊素輕慶之者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歎曰故是昔時沈公。廢帝狂悖無道衆勸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帝意稍不悅及誅何邁盧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削清溪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又忌之乃遣其從子攸之齋藥賜死明帝即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慶之群從姻戚由慶之在列位者數十人長子文叔位侍中飲藥自殺文叔子昭明位秘書郎聞父死曰何忍獨生亦自

縊死

文季字仲達文叔弟也。寬雅正直見知父慶之遇害諸子見攸文叔謂之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殺文季揮刀馳馬去攸者不敢追遂免昇明元年沈攸之反齊高帝加文季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初慶之死也攸之求行至是文季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以復舊怨親黨無吹火焉君子以文季能報先耻齊國建為侍中領秘書監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彥回當時貴望願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為之屈武帝在東宮於玄圃宴朝臣文季數舉酒勸彥回彥回甚不平怒武帝曰沈文季謂彥



回經為其郡依然猶有故情文季曰惟榮與祥必恭敬止
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粉榆遂言及魏軍勳事彦回曰
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詳稱將門因
是發怒啓武帝曰楮彦回遂品藻人流臣未知其身死之
日何面目見宋明帝武帝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
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彦回並善琵琶
酒闌考回取樂器為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
不能作伎兒豫章王疑又解之曰此語當不損仲容之德
彦回顏色無異終曲而止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武
帝謂文季曰南土無僕射多歷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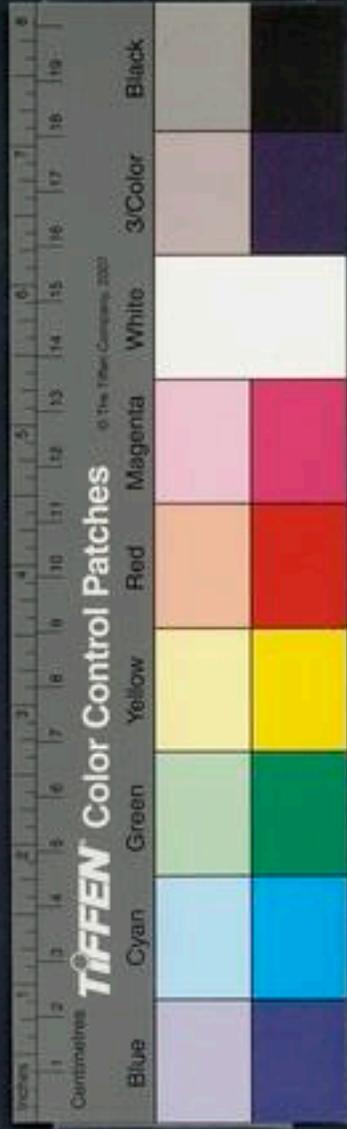
非復一日當時善其對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文季以
時方昏亂託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
六十為負外僕射欲求免乎文季笑而不荅未幾見害先
被召便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於華
林省死年五十八朝野寃之

攸之字仲達慶之從父兄子也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南攻
朝廷發三吳之衆攸之亦行及至建鄴詣領軍將軍劉遵
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以為形陋不堪攸之歎曰昔孟嘗
君身長六尺為齊相今求士取肥大者哉因隨慶之征討
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為太尉行叅軍又隨慶之征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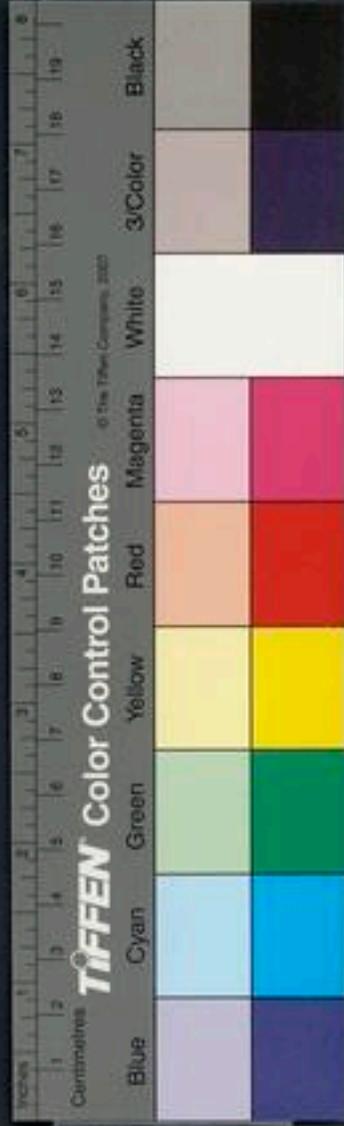
陵屢有功被箭破骨孝武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稍事平當加厚賞為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即攸之甚恨之明帝即位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為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姪謨為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為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眾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相呵叱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就一軍取號眾咸從之殷孝祖為前鋒都督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眾並安之時殷孝祖中流矢死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為統特建安王休仁也虎檻總統眾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

興龍驤將軍劉靈潛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為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與名位相亞必不為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諸方與推重并慰勉之方與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竝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耶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且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詔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粟尋剋赭圻遷寧樂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袁顛復率大眾



來入鵠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鵠尾上據錢溪劉胡
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錢溪信至大破賊攸之悉以
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顛駭室悉追胡還攸之諸軍悉
力進攻多所斬獲胡於是棄衆而奔顛亦奔走赭圻濃湖
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山積諸軍各競收歛唯攸之
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毫芥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潯
陽遷中領軍明帝崩攸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蕃同預顧命
會巴西人李承明反蜀上搔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
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
事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

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疋皆分賦選將士使耕田而食
原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之簿
上云供討四山蠻裝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裹錢帛器
械巨積漸懷不臣之心朝廷制度無所遵奉富貴擬於王
者順帝即位加攸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高帝
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剗斫之具以示之攸
之曰吾寧為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
稱慶并與齊高帝言推功攸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定
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云不
至都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齊高帝遣衆軍西討攸之



南史書卷之三十一 沈休之傳 十四 律 四
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
至城已為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
書侍郎文和至華容之鱣頭林後州吏家既而村人欲取
之攸之於櫟林與文和俱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

宗慤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少文高尚不仕慤年少問其
所志慤答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少文曰汝若不富貴必
破我門戶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少文既高尚
諸子羣從皆愛好讀書而慤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知
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元嘉

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願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振
武將軍為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隋交州刺史檀和之圍
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
為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計破之仍
攻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歸來逆以俱裝被象
前後無除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
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此潰亂遂尅林邑收其珍異皆是未
名之寶其餘雜物不可稱計慤一毫無犯唯有被梳枕刷
此外蕭然文帝甚嘉之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
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停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盼

南史評贊者之三
卷之八
律
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

論曰沈慶之以武殺之姿厲慶愛之也驅馳戎旅所在見捷其戡難定功蓋以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凡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宦成名大而卒至顛覆倚仗之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天蹈履清正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東萊先生南史卷之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柳元景

世隆 煥 禪 慶遠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宜言語有聲質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忍難輒相留垂意以為罔罔服罔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資

南史評贊者之三
卷之八
律
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為左衛將軍

論曰沈慶之以武殺之姿厲慶愛之也驅馳戎旅所在見捷其戡難定功蓋以宋之方邵及勤王之業凡舉台鼎之位已隆年致懸車宦成名大而卒至顛覆倚仗豈易知也諸子才氣並有高風將門有將斯言得矣攸之地處上流聲稱義舉專威擅命年且逾十終從諸葛之薨代德其有數乎宗慤氣槩風雲竟成其志天蹈履清正周升顯級亦各志能之士也
東萊先生南史卷之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列傳

柳元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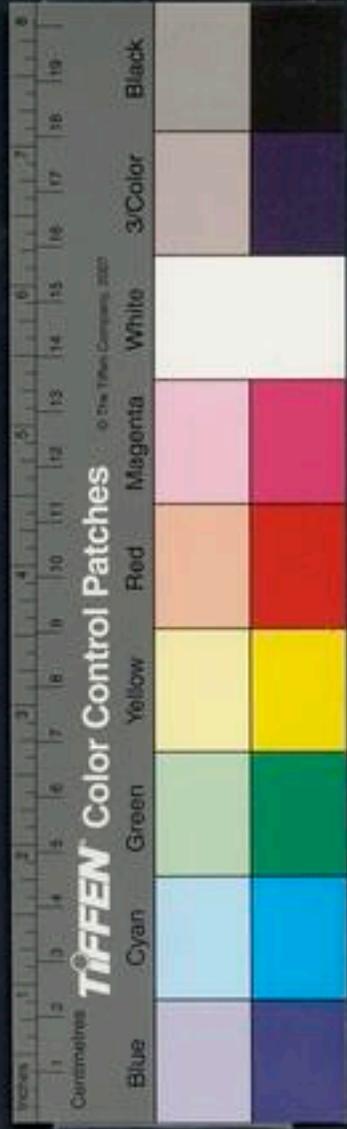
世隆 煥 禪 慶遠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宜言語有聲質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復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忍難輒相留垂意以為罔罔服罔累遷義恭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孝武西鎮襄陽義恭薦元景乃以為武威將軍隨郡太守隨王誕鎮襄陽元景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侵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尹顯祖出費

南齊書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律 四
谷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入盧氏田義仁出魯陽加元景
建威將軍總統軍陣後軍外兵參軍龐李明三秦冠族求
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貫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元
景率軍係進以前鋒深入懸車引軍上白太崖出温谷以
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
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李明率方平趙難諸軍向陝十
一月元景率衆至弘農營於關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
守初安都留住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
卿無坐守空城而令龐公孤軍深入宜急進衆軍並造陝
下列營以逼之並入造攻具魏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李

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都方平冬

陣於城東南以待之魏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
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殺傷不可勝數於是衆
軍竝鼓譟俱前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
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杉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
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者數四
每入衆無不披靡魏軍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
諸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祖并上驢馬以為糧
運之計遣軍副柳元估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
一宿而至詰朝魏軍又出列陣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



安都并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踪諸義軍方於城西南列陣方平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卿言是也遂合戰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殺傷者甚多流血疑肘矛折易之復入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戰至日晏魏軍大潰而縛軍門者二千餘人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乃悉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時北略諸軍王玄謨等敗退魏軍深入文帝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諸軍乃自狐關度白楊嶺出長洲安都斷後宋越副之法入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李暕亦從

胡谷南歸並有功二人誕登城望之解鞍下馬迎元景時魯爽向武牢復位元景率安都等北出爽退乃還再出北侵威信著於境外也元武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殺薛玄都等十三軍皆隸焉時義軍船乘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至新亭依山建壘柵東西據險念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宮鼓音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上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軍尋轉宣徽校尉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

曰願還鄉里故有此授。賊質義宣並反，王玄謨南據梁山，垣護之薛安都度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悉遣精兵助王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謂部下兵悉至。由是剋捷，與沈慶之俱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封晉安郡公，固讓開府，復為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大明三年，為尚書令。元景起自將率，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買菜得錢三萬，送還宅。元景怒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啜耳，乃復賣以取錢，奪百姓之

福邪？」以錢乞守園人。元武嚴暴無常，元景雖荷寵，遇恒慮。父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相往來。孝武崩，義恭、元景等並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前廢帝少有凶德，殺戴法興，後悻情轉露。義恭、元景憂懼，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持疑未決，發覺，帝親率宿衛兵自出討之。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子姪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嗣宗子墓竝在，孕獲全。明帝即位，贈太尉，謚曰忠烈。

世隆字彥緒，元景弟子也。幼孤，挺然自立，不與眾同。雖門

南史元景之弟曰 松石 律 四
勢子弟獨修布衣之業及長好讀書折節彈琴游獵文史
音吐溫潤元景愛其異於諸子言於宋孝武得召見帝謂
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為西陽王撫軍法曹行
參軍出為武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武威
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性清廉
唯盛事墳典張緒問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荅
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
如一經後授尚書左僕射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
彈琴世稱柳公雙瓊為上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復

世譽以疾遜位次子悛

悛字文通好學工製文尤曉音律少與長兄悅齊名王儉
謂人曰柳氏二龍可謂一日千里嘗預齊武烽火樓宴帝
善其詩謂豫苦主疑曰悛非徒風韻清爽亦屬文通麗梁
武帝起兵悛舉漢中以應梁武受命為太子詹事加散騎
常侍武帝之鎮襄陽悛祖道帝解茅土玉環贈之天監二
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是瑞
感神表臣謹服之無敢帝因勸之酒悛時未卒爵帝曰吾
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悛弟暉

暉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滂隣居深見



友愛濬曰宅南柳即可為儀表初宋特有嵇元榮羊蓋者
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憚從之學憚特窮其妙齊竟陵王
子良聞而引為法曹行參軍雅被子良嘗狎子良嘗置酒
後園有晉太傅謝安鳴琴在側援以授憚憚彈為雅美子
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子信在今夜豈止當
今稱奇亦可追蹤古烈梁武帝至建鄴憚候謁石頭以為
征東府司馬上牋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高寬天
之義帝從之徙為相國右司馬憚立性貞素以貴公子早
有令名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壠首秋雲飛琅邪
王融見而嗟賞因書齋壁及所執白團扇武帝與管文昭

憚賦詩賞和武帝登景陽樓論云太液浴波起長楊高樹

秋翠華承漢遠彫輦逐風游深見賞美當時咸共稱傳

慶遠字文和元景弟子也梁武帝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

憚求州綱紀憚言慶遠武帝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

者耳因辟為別駕慶遠謂所親曰天下乃亂定霸者其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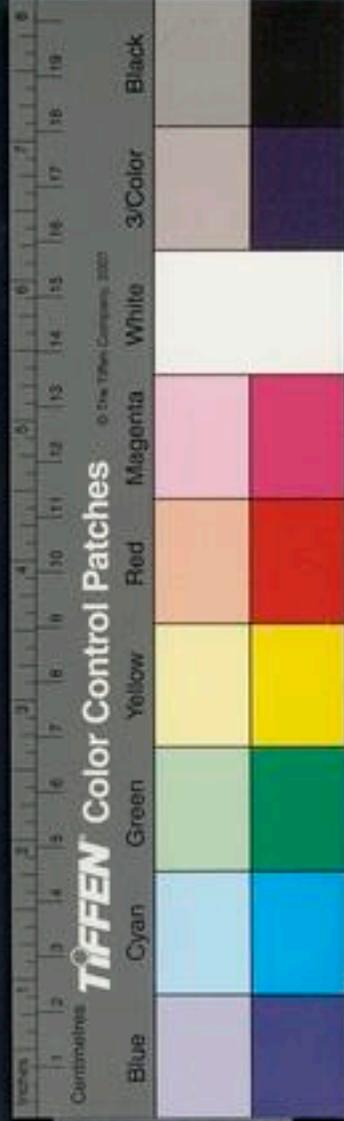
君乎因盡誠協贊及起兵慶遠常居帷帳為謀主從軍東

下身先士卒武帝行營見慶遠帷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

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為侍中武帝受禪封雲杜族出為

雍州刺史加都督帝錢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

顧憂矣始武帝為雍州慶遠為別駕謂曰昔羊公語劉弘



晉書卷之四 魏收傳 六 律 四

御後當居吾處今相觀亦復如是曾未十年而慶遠督府
談者以為逾於魏詠之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遠曰
吾昔夢天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
與汝汝必光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論曰柳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任職實兼雅道
卒至覆族遭逢亦有命乎世隆文武器業始人望也諸
子門素所傳俱云克構仲禮始終之際其不副也何哉
豈應天方喪梁不然何斯人而有斯迹也

散孝祖 琰

散孝祖陳郡人也景和元年為兗州刺史明帝初即位四

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
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也據津
徑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關未有朝野憂
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決辰夷凶剪暴國亂朝危宜立長
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羣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
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
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
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
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勿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
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筒袖

晉書卷之四 魏收傳 六 律 四

南史劉劭傳卷之二十四 勳之傳 七
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
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將王
玄謨別悲不自勝眾竝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
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勳統軍可謂死將
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擗射欲不
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謚曰忠珍字敬珉孝祖族子也明
帝泰始元年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為豫州刺史土人
前右軍杜叔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節曲無以自立受
制於叔寶三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劭西討之築長圍
創攻道於東南角弁作大毀墓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

推以塞漸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
面縛請罪劭並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
官

劉劭

漢 繪 孝悌 潛

劉劭字伯猷彭城人也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
為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為寧
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劭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
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先是費沈伐陳擅不剋乃除劭龍
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劭既至隨宜剪定大致名馬
弁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勳琰反叛召劭還都復兼山陽



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
勳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為衆所依將軍
王廣之求勳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勳以法裁
之勳歡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勳約令三軍不得妄
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宋蘇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
都督。勳以世路糾紛有棟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栖
息聚石蓄水影影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明帝臨崩
顧命以為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
白犯上將或勸勳解職勳曰吾執心行已無愧幽明若才
輕任重灰青必及天道察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為亂

卷至建鄴加勳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行石頭既而此
衆也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閣賊已
至急信召勳勳戰敗死之子悛

悛字士操與齊武帝同直殿內並為宋明帝所親待由是
與武帝款好武帝即位改領軍將軍兼侍中車駕數幸悛
宅宅盛修山池造麤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悛菟皮衾於牖
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
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况卿也世
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畫布衣之適悛
起拜謝。初高帝朝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

南齊書卷之十四 崔暹傳 悛



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頴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
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
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
之關與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
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
用為累輕錢獎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
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
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為患也自漢鑄五
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
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為開置泉府方收貢金大

興鑄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使嚴斷剪
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
銖兩銷以為大利貧良之人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
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特議者多以錢貨
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高帝使諸州郡大
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倅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
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
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
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入漢文帝賜
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並



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
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
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
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繪字士章愼弟也初為齊高帝行參軍帝歎曰劉公為不
亡也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園子祭酒何胤撰修禮儀
永明末都下人士咸為文章談議皆湊竟陵西邸繪為後
進領袖時張融必言辭辯捷周顒彌為清綺而繪音采不
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
北劉中央言其處仁人間也

孝綽字孝綽本名再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
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
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
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
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
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
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為別體梁天監初起
家著作佐即武帝時因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
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
由是朝野改觀累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



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後為太子僕射掌東宮
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雲吳郡陸倕
琅邪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
孝綽太子文草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
遷兼廷尉卿與洽同游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
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為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
猶停私宅洽尋為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携少姝於
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為隱其惡改姝字為姝孝綽坐
免官孝綽少有盛名而伏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
言詆訾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及呼騶于詩

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凡五免官綽辭藻為後世
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徧好事者咸誦傳寫潛
聞河朔亭旄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
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共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弟

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勗以學並工歷習文孝綽嘗云
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
風儀俊舉初為安北普安王法曹後為太子洗馬中舍人
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甚
美

南齊書卷之十四 魏之系作 十一 律 法



論曰當大始之際二般去就不同原始各以名節自立孝祖讒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勰出仕久撫所在流譽行已之節赴蹈為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書為尤可謂人而無憾者矣

薛安都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世為強族族姓有三十家父廣為宗豪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為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禰領河陝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拔為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強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拔安都為建武將軍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

宗越

宗越南陽葉人也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荅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前廢



帝景和元年進爵為侯召為游擊將軍帝凶暴無道而越
譚金童太一並為之用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
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既為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
容之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
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
馬止營合未嘗參差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
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
可宗越更殺我

吳喜

吳喜吳興臨安人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為孝武
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
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
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未嘗為將不可遣中書舍人
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
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
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使望風降散
故喜所至剋捷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南史詳節卷之十四

吳喜傳

一百

律

考



齊宗室諸王傳 卷之十五 十四 齊宗室諸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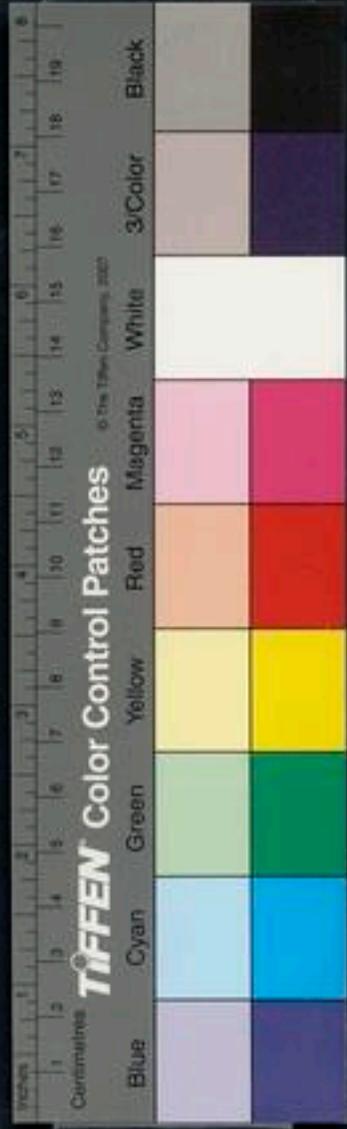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鈞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郊先給通幟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五

齊宗室諸王傳

衡陽元王道度 鈞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荅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鈞字宣禮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郊先給通幟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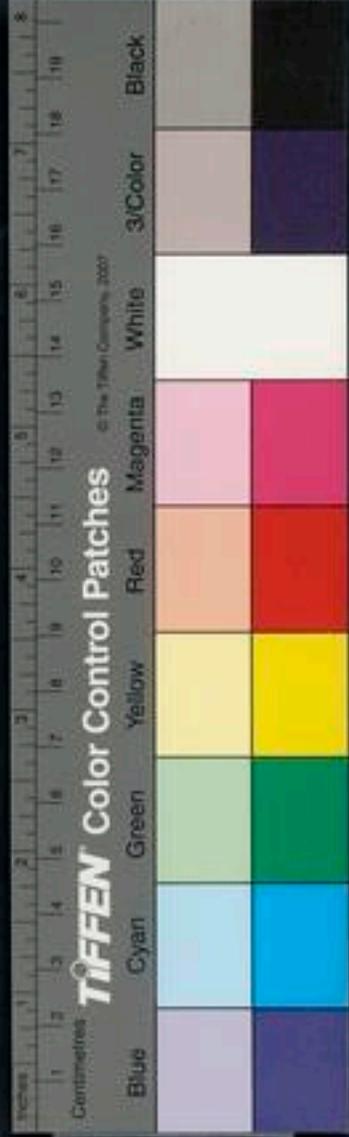


江淹亦遊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湏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為文學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習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奈復何湏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五經自此始也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遊之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荅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吳郡張融清抗絕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

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韻彌足可懷融與之遊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南豐伯穎曾

穎曾字雲長父南豐伯赤芥高帝從祖弟也穎曾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羣臣賦詩穎曾詩合旨上謂穎曾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曾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曾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慙和帝為荊州以穎曾為西中郎長史



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時江祐專執朝權此行由祐穎
不平曰江公盪我輩出東昏廢誅戮羣公委任廝小崔陳
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蕭懿及弟暢
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曹兵襲梁武帝帝時為
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曹不同遣穎曹親人王天武詣江
陵聲云山陽西上奔襲荆雍書與穎曹勸同舉兵穎曹意
猶未決梁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穎曹設奇略以疑之是
時或云山陽謀殺穎曹以荊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
穎曹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
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

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
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
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令
斬送天武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沈亦勸焉穎
曹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步將騎數百到州闡
文勸兵斬之傳首于梁武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
曹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龍數
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下方黃鐵穎曹因取此龍以
充軍實乃欺曰往年江祐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

豫章文獻王疑

子恪

子願

子雲

特



南史王僧虔傳第五 齊書王僧虔傳 三
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徽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
之量高帝特鍾愛焉出為都督江州刺史仍徙鎮西將軍
都督荊州刺史時高帝作朝疑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
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息政王儉與疑書曰舊楚蕭條仍
歲多故政荒人散定須緝理公臨蒞甫爾英風惟穆江漢
未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荊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春月有
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
佐解侍中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
疑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疑
常慮盛滿又因言 宴永解楊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

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疑進位大司馬尋加中書監固讓
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比宅舊有田園之美乃盛修理
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答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
顧恩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彥兄弟友生時復
擊贊以此至樂上大賞之他日謂疑曰臨川為善遂至於
斯疑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
疑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善最多也疑常戒諸子曰凡富
貴少不驕奢以約久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
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堯年四
十九武帝哀痛太官朝送祭奠敕王融為銘云半岳摧峯



中河陸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于子恪

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梁天監元年降爵為子子恪與弟士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初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齊烈雖曰葉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昔劉子與自

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與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為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十六人並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吏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後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

子顯字景陽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



南史言鍾元之五十一 齊宗室傳

五

律

四

正同異為一家之書又答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秘閣梁武帝雅愛丁顯才又喜其容止吐納毋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為伐杜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縞恨然簡文書重其為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蕭惠書其見重如此子顯嘗為自序其略云余為邵陵王友不遠京

師遠思前此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近尋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臨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鷹初鶯開花落葉有采斯應每不能已也少來所為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眾製文備多方頗為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弟子雲

子雲字景喬歷侍中國子祭酒善草隸為時楷法目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奴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士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帖成略指論飛白一



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云 峿筆狀洞徹字體
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 進其書迹雅為武
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
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出為東陽太守百
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為郡 緝舟將發使人於渚
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荅曰侍中
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未唯在 石迹子雲乃為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怪吝自外荅餉不書
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荅子 行
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 之衛恒衛瓘武帝嘗

使特書乃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

臨川獻王映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高帝踐阼為雍州刺
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
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
求利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
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

長沙威王晃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
愛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

南齊書卷之五十五 齊書卷之五十五 律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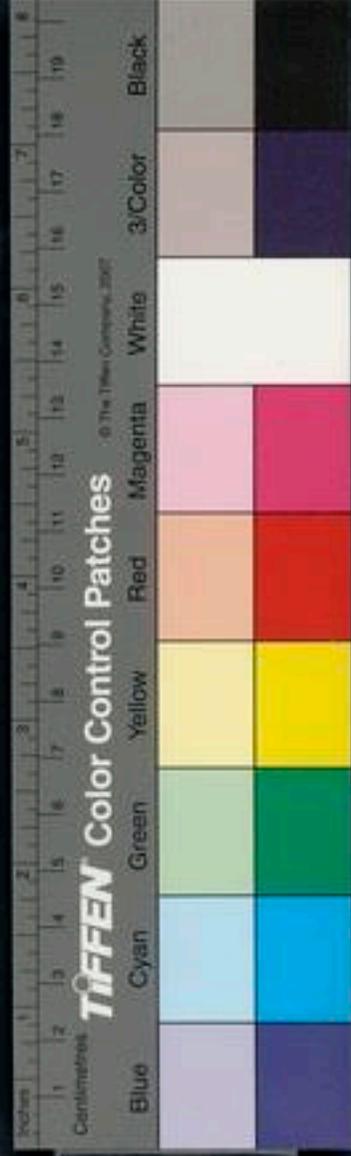
諸王蓄侯在都下者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疑稽首
流涕曰是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見小
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
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亦不
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

始興簡王鑑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自晉以來益州刺史
皆以良將為之宋秦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
見之曰當有貴一臨州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
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

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儼樓商略先言往行
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
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省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歎
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
組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
圓如甯銅色黑如漆甚簿上有銅馬以繩繫馬令去地尺
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
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

論曰豫章文獻王瑋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
忠敬繼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



知為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
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宗宗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
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
表云樞密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
言實於竹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昔蕃
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
易生堪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策意在求安以
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頭託遂翰末命於近戚寄重任於
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
覲之甘以表重相維存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遂衡權可制

衆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齊諸臣列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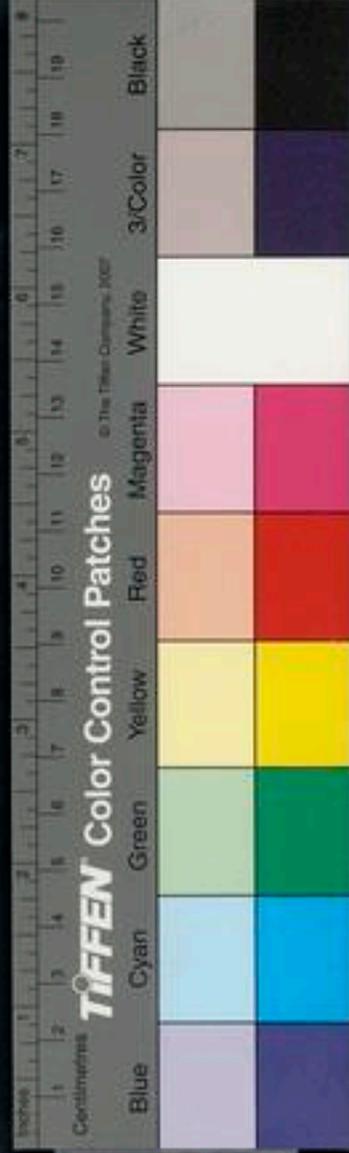
王敬則

王敬則臨淮人也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屠狗商販編於三
吳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
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乃撫髀拍張其左曰便捷元徽二年隨
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
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
扶匍道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內伺機及楊玉
夫將首投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宮口至求明門開敬



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遷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閣將軍卜士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蓋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後與王儉俱即太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朝之曰今日可謂連壁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微倖得細鎧左右速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將軍

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暉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暉曰虜中以為甘棠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即位為大馬臺使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



南史詩笈卷之五十一
而巳上納之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故則內外傳言當有處分故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抵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甌謂鴆酒也乃起兵招集配兵二三日便發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

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人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敗賊進杜姥宅以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即將廣州刺史加都督齊高帝即

位拜護軍將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在

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

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

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誡曰我本意不

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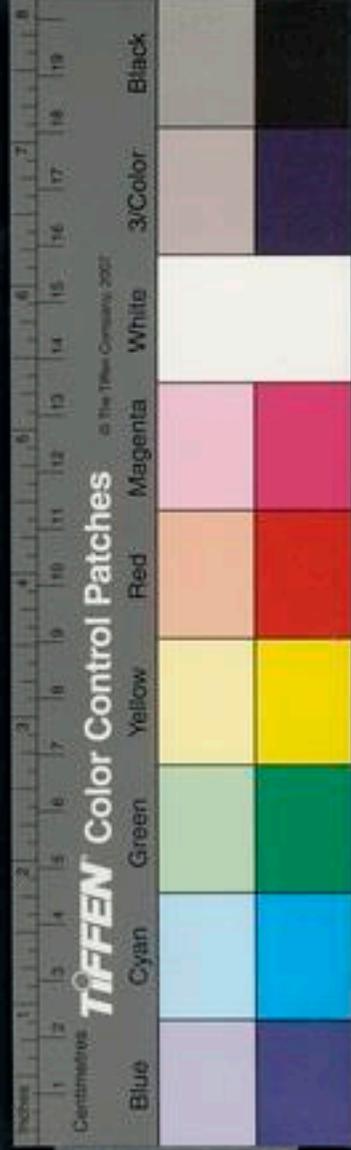
並精車牛麗服飾顯達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

江拜別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

物汝不捉此自遂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如此後以太

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

上欲悉除高武諸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



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
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
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
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
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
馬園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
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蔣玄黑
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黎祖
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
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系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

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

州刺史鎮益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

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

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壇車

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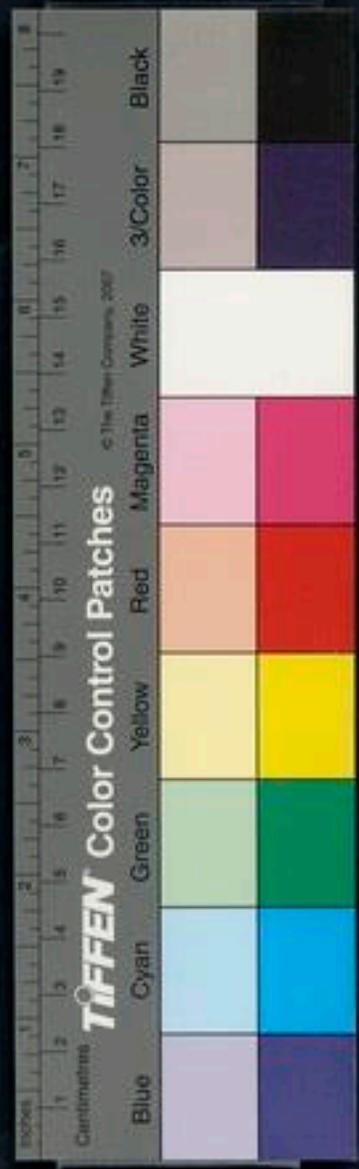
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

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

陽與松戰於採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

頭北上襲城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

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稍折手猶殺十餘人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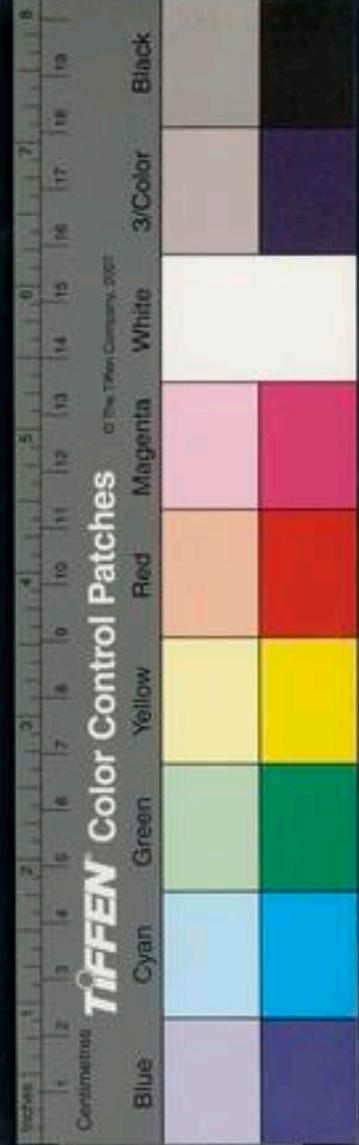


南史 卷之五十三 崔慧景傳 十二 律 占
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溥注
稍刺落馬斬之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瘳尋而
差意甚不悅

崔慧景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
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利
史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
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
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東宮即位
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虎人慧景與世標不睦

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
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
如故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時
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
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
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
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最
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帝
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都督下水陸衆軍慧景停
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慧景領天都督為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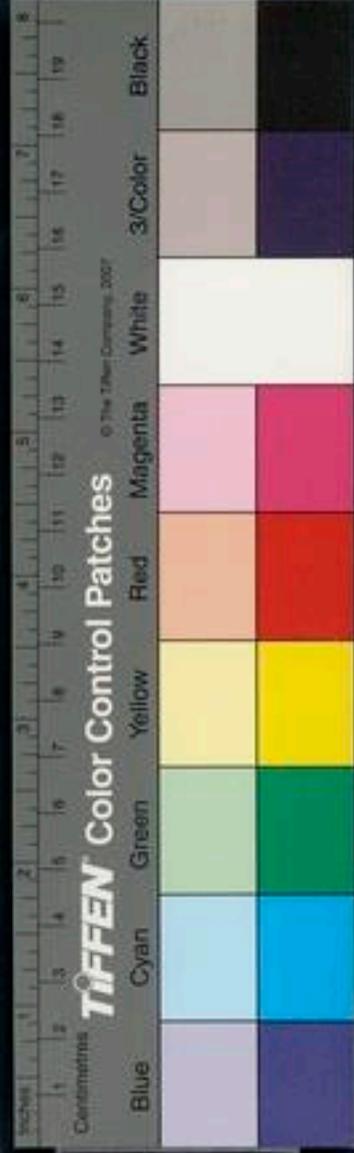
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與盛走不得入
官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
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
居士等自採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義師
昧旦進戰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替去
欲北度江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為營壘
及走衆於道稍散軍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
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為吾覓
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納鮑盤中擔送都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

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本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
身極鼎埒則建武永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
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
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况又
踈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自盡之運內惑邪婁跡
涉覲覲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李安人

李安人蘭陵人也少有大志常拊髀歎曰大丈夫處世富
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
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



南齊書卷之五十一 李安傳 十四 律 真

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簿蒲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
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後為廣陵太守行
南兖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時蒼梧縱虐齊
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
帝不許乃止高帝即位為中領軍封康樂侯時王敬則以
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
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武帝即位為丹陽尹遷尚書左僕
射安人特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
啓有此按

桓康

桓康北蘭陵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為雲容
初武帝起義為郡所繫眾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移后二頭
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
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
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陳齊力絕人所經村邑迭行暴害
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瘡者寫形
帖著牀壁無不立愈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
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大破
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周盤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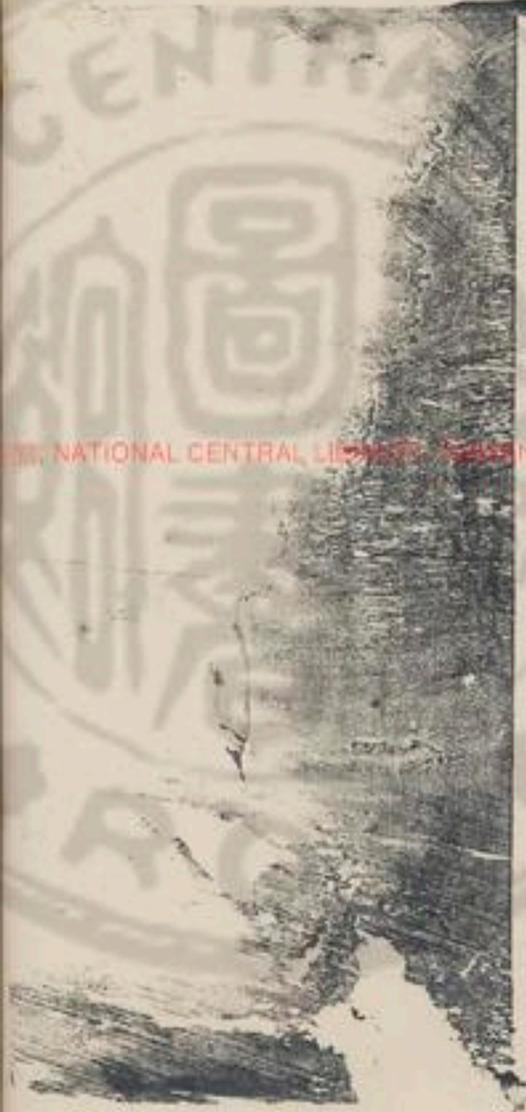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之五十一 周盤龍傳 十四 律 真

南史卷之十五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特為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領新亭稍至驍騎將軍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王成賈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茲之行必以死報衛門蓬戶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荅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壘世子則門施丹楹至是賈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救盤龍率馬步下淮陰就李安人賈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遂戰死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煮飡馳馬奮稍直奔魏

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六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攬數萬人魏軍大敗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五年為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武帝戲之御著貂蟬何如堯盤龍曰此貂蟬從堯齋中生耳病卒年七十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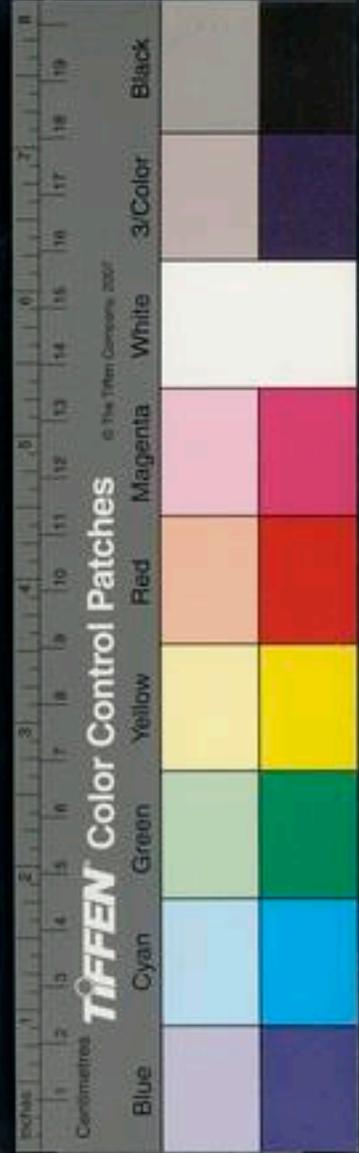
南史書卷之十五
周盤前作
十六
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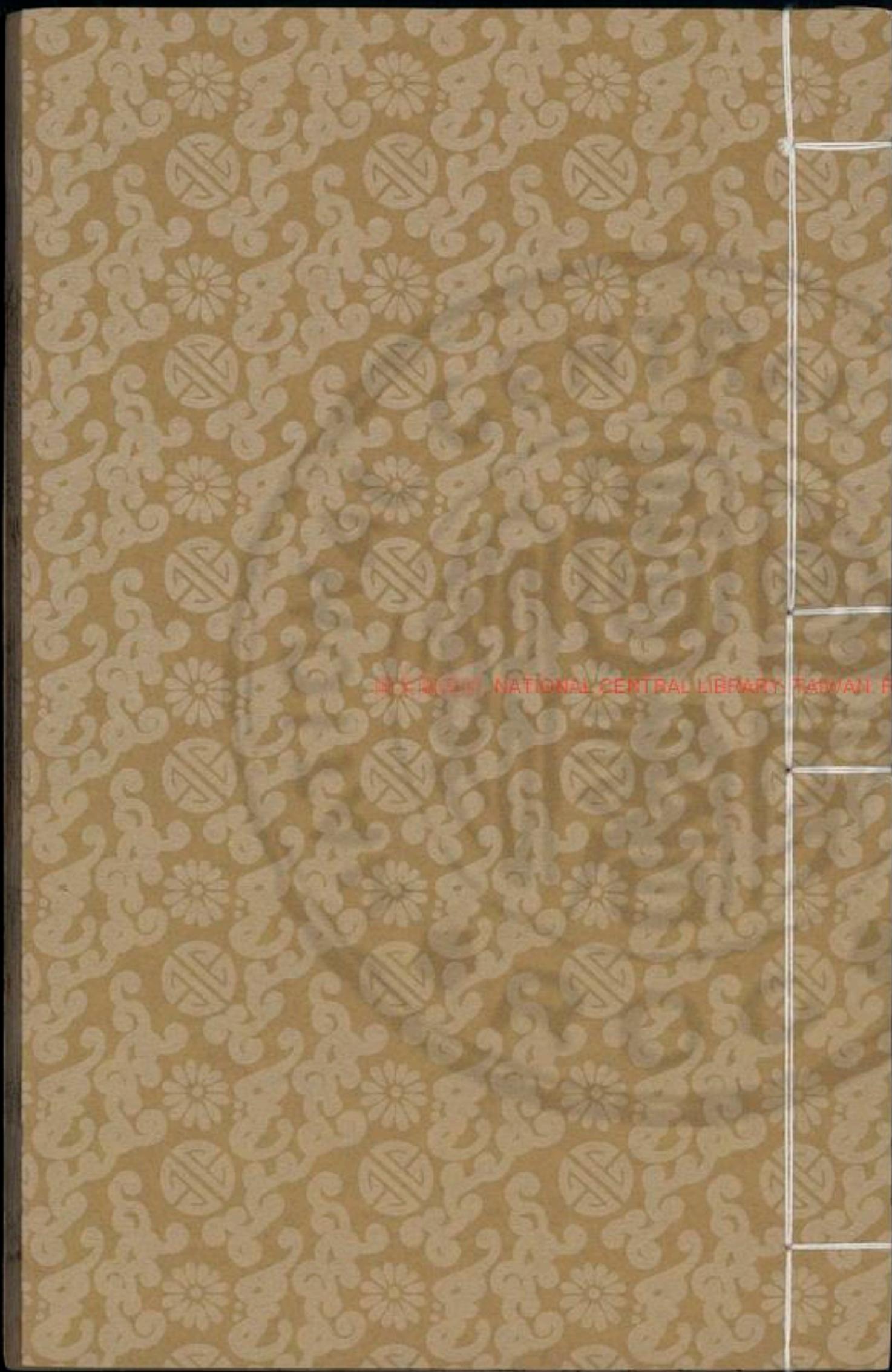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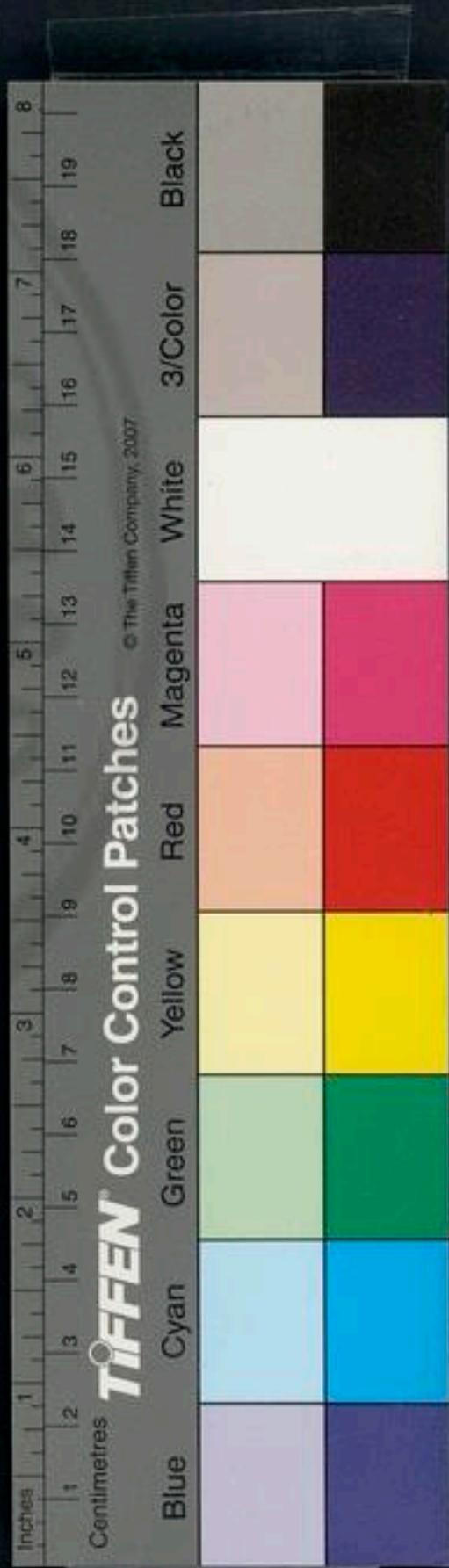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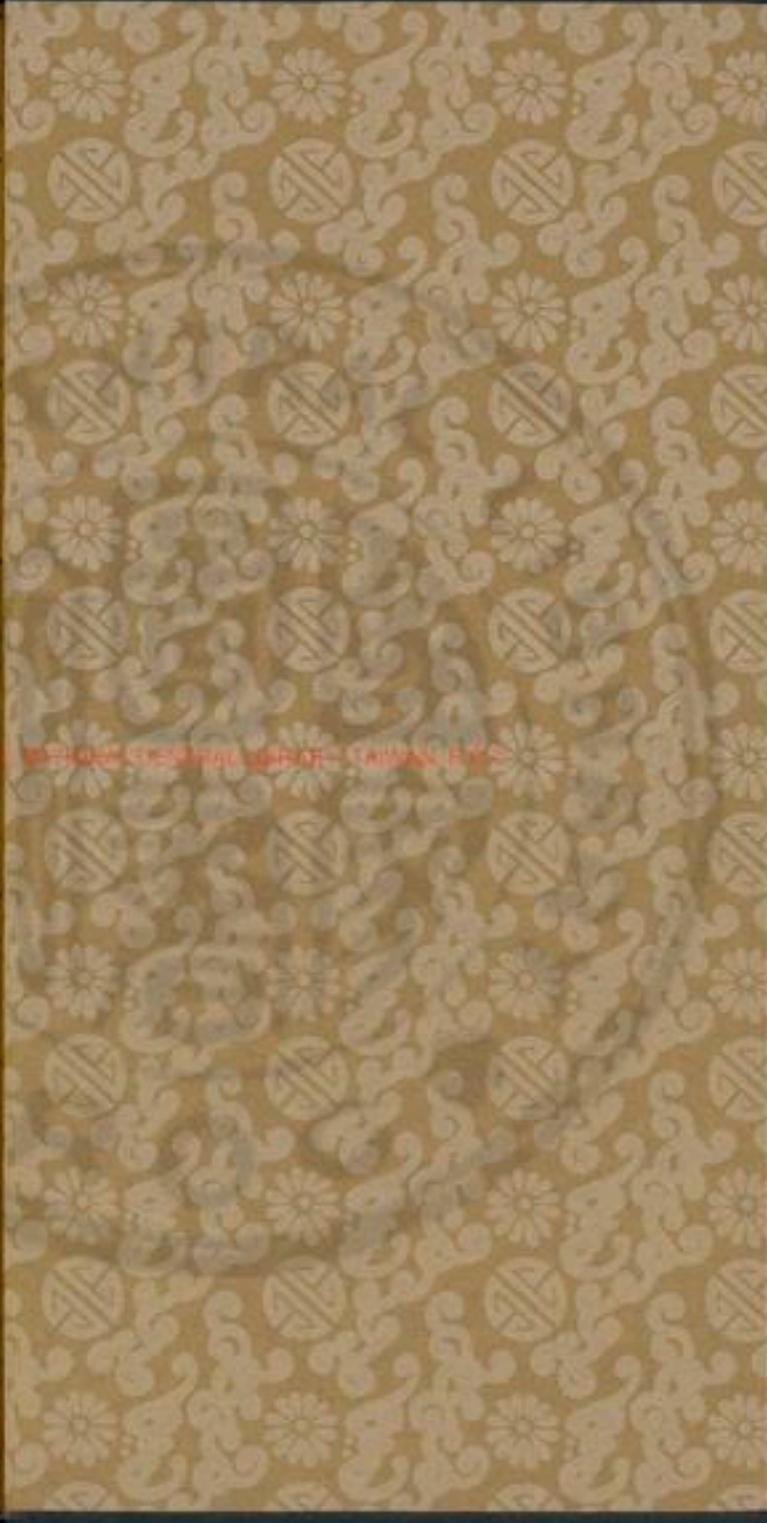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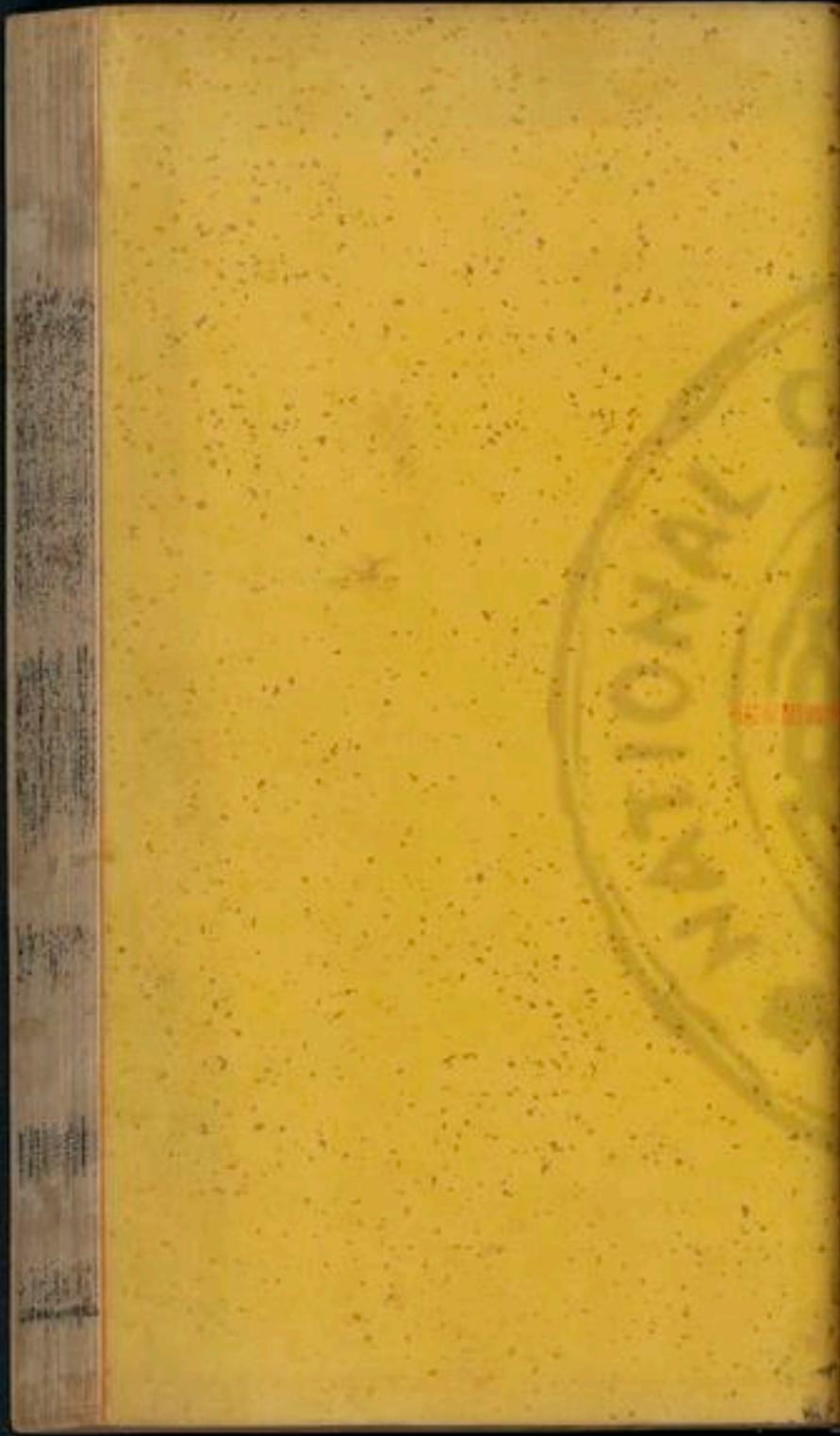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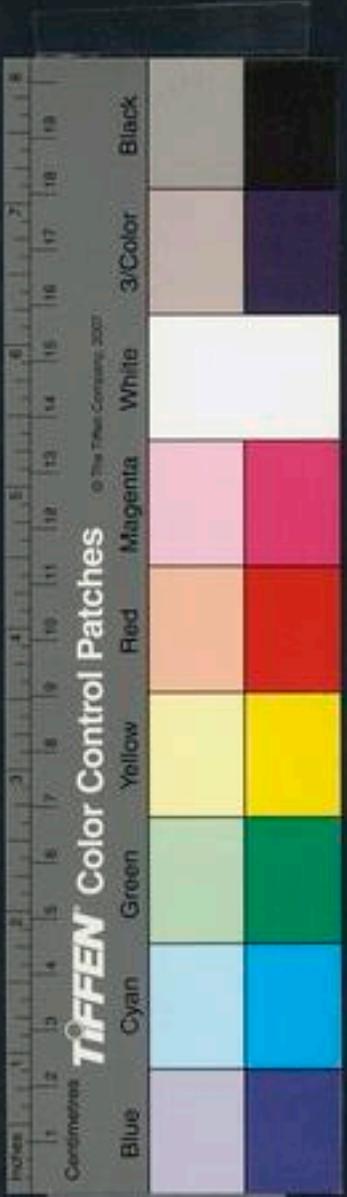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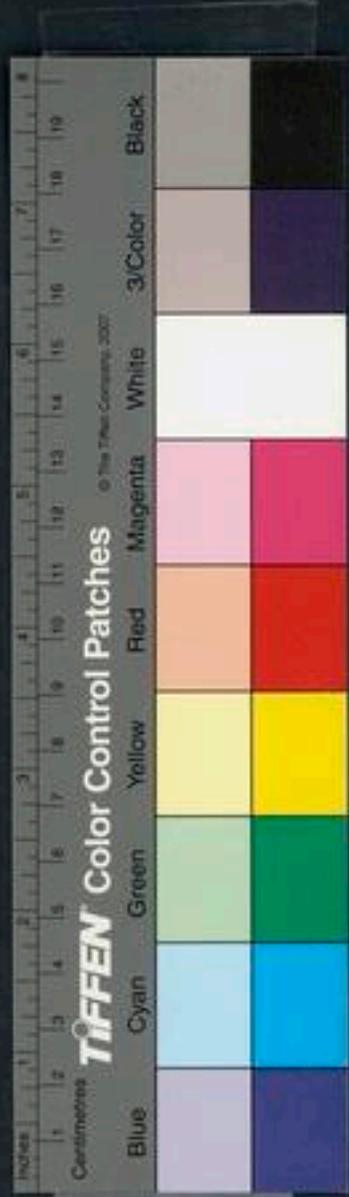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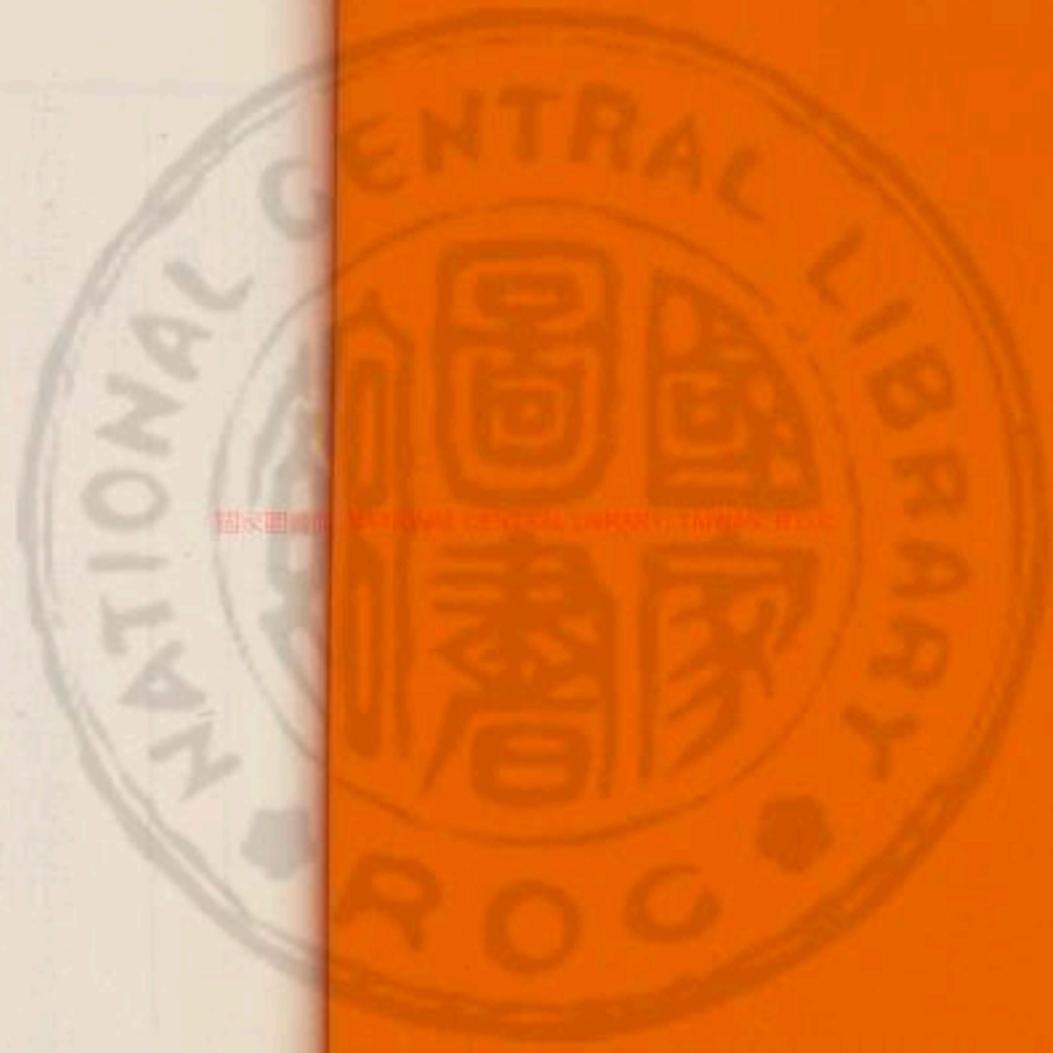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3172 v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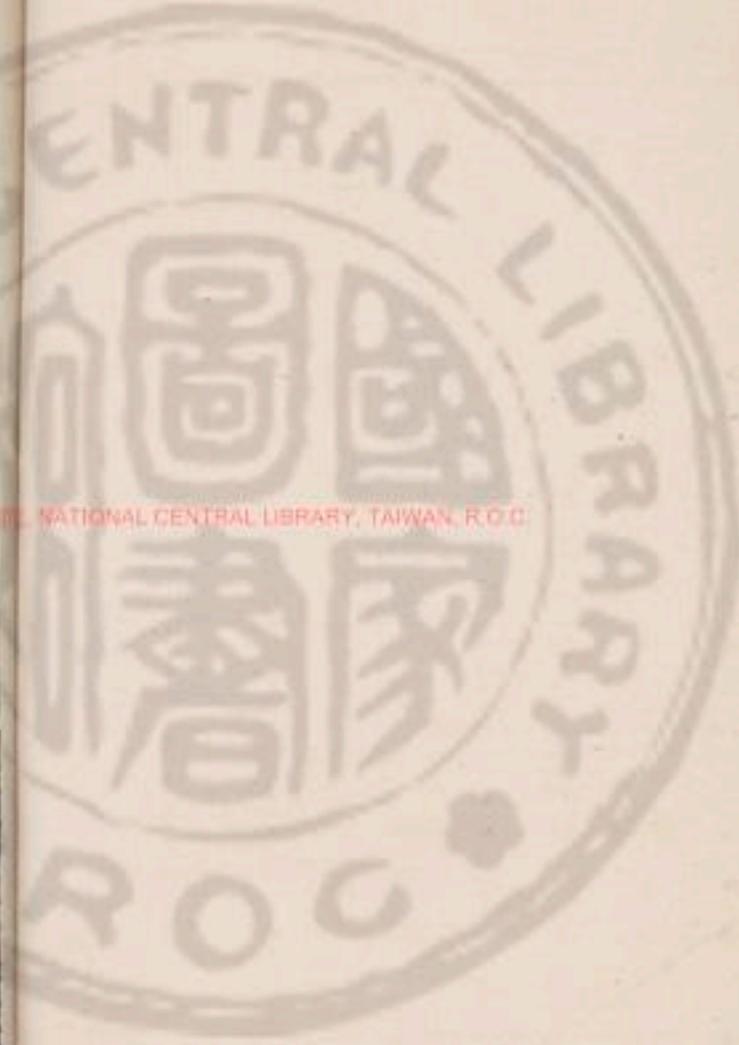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列傳

荀伯玉

荀伯玉字美璋廣陵人也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為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詠之曰八風儻遙翻九野美清音一摧雲間志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肯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發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



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如責
 謂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
 之卒為忠信士。時武帝在東宮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
 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徧見任
 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舫坐胡床觀
 者咸疑是太子內外抵畏莫敢有言者伯玉因武帝拜陵
 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
 南郡王兄弟並列故武帝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
 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青羊示以景真罪
 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

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
 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宮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擊
 宣旨往東宮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今奉
 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色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
 牽上輿遂幸東宮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
 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翳聞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
 酒武帝與豫章王疑及敬則自捧殺饌高帝大飲賜武帝
 以下酒並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
 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石武
 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即位伯玉憂懼



南史書卷之十一 崔祖思傳 二 崔祖思 占
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因業在江西慮相扇為亂
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並見誣伏誅呂文
顯歎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

崔祖思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齊高
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為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
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為梁公祖思啓高帝曰識云金刀
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
遷齊國內史高帝既為齊王置酒為樂羨膾既至祖思曰
此味故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羨膾吳食非祖思所

解祖思曰鮑鑑繪鯉

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

關魯衛帝甚悅曰尊羹故應還沈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
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
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
令豈孤所望也曰此不復處任職之官武帝即位祖思
所陳政事以為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為先宜太廟之
南弘脩文序司農以祀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構銅鑄
錢以充國用魏人遺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綉衣賜死
王景興以折米見誦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雖碧綃蚊
幃三齊菡蓂五豨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妓荅云我

南史書卷之十一

崔祖思傳

二

崔

占



不解聲仲文曰但黃目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與侈麗三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甑充御瓊簪玉芴碎以為塵珍裘綉服焚之如草且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達清編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田來尚矣寔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並傳其業今廷尉律任乃令史門戶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戶千餘大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旨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令下口不吐百萬而大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

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
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磬羽戚登歌而已上
報答

虞棕

虞棕字景豫會稽人也祖嘯父晉左戶尚書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棕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為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棕家富於財而善為滋味。上以棕布衣之舊從容謂棕曰我當令卿後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棕求味棕獻糲及雜肴數十與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



南史陸澄字深吳郡人也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
棕求諸飲食方棕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棕乃獻醒酒鱠
鮓一方而已

陸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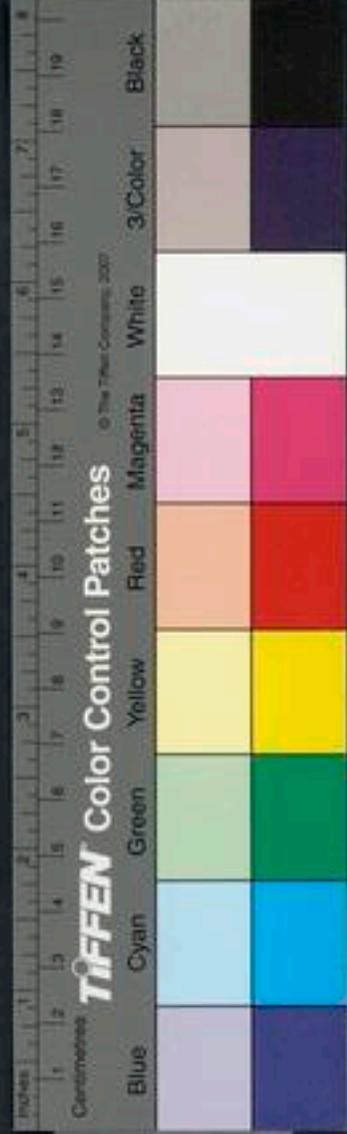
陸澄字深吳郡人也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
食手不釋卷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子綽
悅為此官以君係之始無難德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
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位已高今君
少便執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多僕儉集
經士何靈肇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始遺漏數百
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澄當世稱為博學讀易三年

不解文義欲撰宋書者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
多墳籍人所罕見

陸慧曉

陸 厥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人晉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
祖萬載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為侍中時
人方之金張二族。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會稽內史
同郡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
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
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為實錄慧曉與張融並
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



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為精選僚吏以慧曉為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璉同從述職璉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並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為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為長史行事別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荅曰靜以脩身儉以養性靜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悅後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朓為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

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問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荅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輕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輕而賤者乃可輕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三子僚任使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

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編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畧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梁天監初為右軍安成



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為感知已賦以贈昉因此名以
報之及昉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識者放其到既劉苞劉
孺劉顯劉孝綽及倖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
得預也

厥字韓卿慧曉兄子開之子少有風槩好屬文時盛為文
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
顥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
韻有平頭上尾蠶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
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厥與約書曰范詹
事自序姓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

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
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聞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
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不肯欲宮羽相變低昂外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節同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
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
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矣。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
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猶句著於音律也
范又云時自會此者尚書云或聞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
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公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
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明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



南史書卷之六十三 陸厥傳 七 律 充
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歟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
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明合理為闇豈如指其合
理而寄詆訶為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
奏書太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採木續巔之說魚玄
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為何所指邪
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
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
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
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為言則必自知無悔無
病之地引其下字不合為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一地乎

意者亦管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
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章句之所緩故合少而
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 家之賦洛
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王平子
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記文未能稱是揚脩敏
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允則事促乎一日發明翳愈伏而
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
獨宮商律呂必首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審其致不得
言曾無先覺也。約谷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
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上



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
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用從
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韻
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璧之
彫蟲篆刻云壯夫不為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
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
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使未悟此
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管絃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
乖反譬猶于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次神比
原思他賦有以異乎之作故知天機終則律呂自調六情
滯則音律頌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緝錦寧有濯色江波其
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
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辨盡此約
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乖

陸杲

陸杲字明霞吳郡人也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
風韻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天監五年位
御史中丞性好奇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有在任贓汙
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有事託杲杲不
荅梁武聞之以問杲杲荅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荅曰臣



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
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
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
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為嫌杲在臺號
不畏強禦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貴
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身
一有檢殆為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

庾杲之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宋司空劉劭見而奇之謂曰見卿

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累
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
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湏如我輩人也乃用杲
之為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寔難
其選庾景行汎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
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王摛

王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
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
之事皆窮唯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簾白團扇坐簾



執扇容氣甚自得搗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
摘操筆便成文章既與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搗乃命左右
抽憲簞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
而趨求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
上金天頌搗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悅

孔珪

孔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學涉有美與吳太守王僧虔見而
重之引為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為驃騎取為記
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解筆為尚書左丞珪風韻清疎好文
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

盧江河點點弟胤並歎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
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
欲為陳蕃乎珪笑荅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
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蛙曰我聽鼓
吹殆不及此是甚有慙色

劉懷珍

峻 懷 慰 杏 歌 詩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江夏王義
恭出鎮盱眙道過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為驃騎長史兼墨
曹行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別子多
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為豫

州刺史加都督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為舍人懷珍為直閣
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齒人不可騎送
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
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公為量臺
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高
帝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徵為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
四子晃代為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
時懷珍便推懷投欵况在今日寧當有異懷珍還仍授相
國左司馬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六歲始初魏封青州

峻時年八歲為人所略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
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
都居貧不自立峻好學奇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
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鬚髮覺復讀其精力如此自以
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
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
出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遷荊州引為戶曹參軍給
其書籍使撰類死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嚴山築
室居焉為山棲志其文甚美。初梁武帝初文學之士有
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沉浮



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
帝乃悅加其賞養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登帝試呼問峻峻
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
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頽死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
諸學士撰華林遍略以尚之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
其懷峻本將門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
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懷慰字彥恭懷
珍從子也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
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
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為顯任經理之事

以委卿有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
口懷慰至郡脩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
溉不受禮謁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命
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
也子霽香歎

香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寔千
里之駒梁天監中為宣惠豫章王行參軍香博綜群書沈
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嘗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
樽約云鄭玄吞張逸謂為畫鳳凰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
不依古香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彘皆刻木為鳥獸鑿



項及背以出內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中賊曹疑於青州發齊景公冢
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
以為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
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
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
尋檢一如杳言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酪酒而作椹字昉
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各昉又曰酒有千
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

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以載其賦三重五品商

溪際里昉即檢揚記言皆不差王治伯孺被使撰譜訪一血

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幼周

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難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

問杳尚書著紫荷棠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

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

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

捨撰國史。出為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

請留敕許焉後詹事徐勳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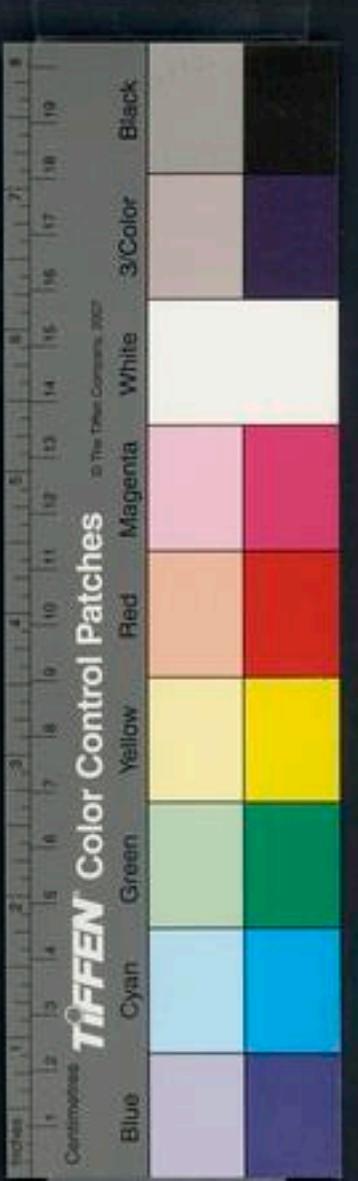
備略書成以晉安王府叅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辭因著林

庭賦王僧孺見而歎曰妹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左
曹即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香焉

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六
歲誦論語毛詩音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遙篇
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
為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訢並隱居求
志邀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奉母兄以孝悌稱寢
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歆已先知其誠感如
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峻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
歆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年老不忍遺每隨兄

脊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小不拒也久而
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
有愧乎

訢字彥度懷珍從孫也本州刺史張稷辟為主簿主者檄
召訢乃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
訢以神交訢族兄歆文履高操三人日夕相攜故都下謂
之三隱訢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歆聽誦鍾山諸寺因
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過之
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叔賢之流也命駕造
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訢超超越俗如半天



朱霞歔矯矯出塵知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織
續訐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
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
人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糲絮訐處之晏然
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愠之色衆論咸踴重焉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
國觀夫杲之風流所行休野行已之度蓋其有焉仲和
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岳族文質斌
斌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
明其有之乎

劉歊 頌

劉歊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恢六世孫也歊篤志好
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寧
兄為說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
室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
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
柳樹謂歊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
德可謂不衰矣薦為秘書郎不見用歊素無官情自此不
復仕齊高帝踐祚召歊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
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



之言可寶萬世又謂瘞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為何如瘞曰陛下感前執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彥回曰方直乃耳學士故自過人。上欲用瘞為中書即使吏部尚書何敢喻旨敢謂瘞曰上意欲以鳳池相夷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瘞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即而拜記室豈本心哉瘞姿伏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佳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故慕不敢指斥呼為青溪焉。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為瘞

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初瘞講月令果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衰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羨其退讓時濟陽蔡祐能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今既南土氣偏故故不能感動木石瘞亦以為然

顯字嗣芳瘞族子也尚書令沈約特領太子少傅引為少傅五官約為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題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于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請張壯武王祭謁伯皆必無此對其為名



流推賞如此

明僧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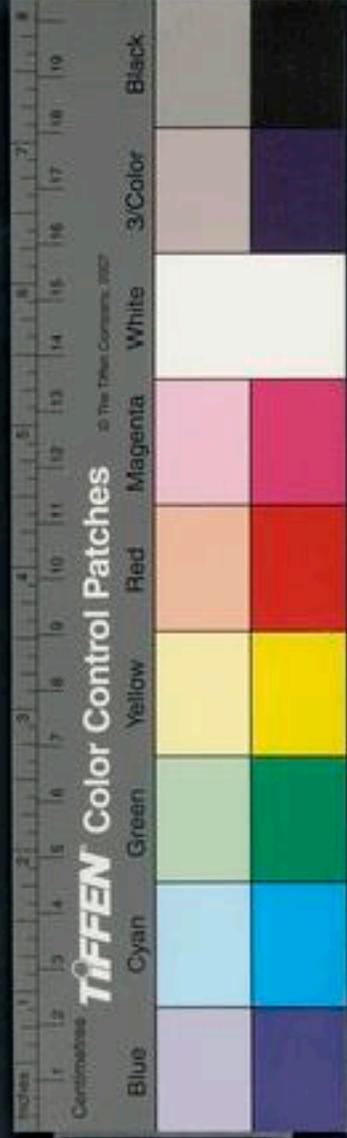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人其先吳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為姓其後也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南乃度江昇明中齊高帝為大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之糧食隨慶符之贊洲住舍嶗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慶符罷任僧紹歸住江東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

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為恨昔戴顓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逕路絕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筍箠冠隱者以為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歎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

庾易

縣婁 有吾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以文義自



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蜂盤蚌研白象
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尚
易以連理凡竹翹書格報之子黔婁嗣

黔婁字子貞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啻失色於人南
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仕齊為編令政有異績先是
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為仁化
所感弟有吾

有吾字慎之八歲賦詩為兄於陵所交為之四晉安王
國常侍王每徙鎮有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為武都太守
自桂孔教通中子悅徐防徐摛王國孔鑠

撰衆籍豈其果饌號高齋學士茹四文開文德省置學士不
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之地傳弘東海飽至等充
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調爰
至是轉拘聲韻彌為麗靡復踰往特簡文與湘東王書論
之曰比見志師文體儒鈍殊常設學浮疎免事聞緩既殊
比興正音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
之則有加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
酒誥之作遲遲春日讎學歸藏泄瀉江水遂同大傳吾既
拙於為文不敢輕有倚撫但以當世之作歷萬古之才人
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



南史謝靈運傳卷之十六 廢在君位 律 文

若以今文為是則昔賢為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
俱為盡格則未之敢許又時有効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
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
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則不
屈其精華但得其冗天師裴則義絕其所長唯得其所短
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胃馳臆斷之侶好名忘
實之類决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繼而唐之不
傳故三暉金鏡反為拙目所嗤已入下俚更合乎中之聽
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阜音不精討錙銖容量文質
有異巧心終愧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

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
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章橫
流一至於此至於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
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辨亦成
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
每欲論之無可與晤思吾子建一共商權辨茲清濁使如
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
知慙濫竿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劉虬 之遊 之序

劉虬字靈預南陽人晉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虬少而抗

南史卷之十六 律 文



節好學。須得樛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常服鹿皮。拾斷教餌。木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疑為荊州教。辟虬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遺書禮請之。虬等各脩牋答。而不應命。刺史盧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即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禮答曰。虬四節卧疾。病三符。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薦。寧非唐虞重息。周邵宏施。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虬病正書有公。口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發聲。其日卒。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慧。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昉曰。為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時顯。韋稜並稱強記。之遴每欲討論。咸不過也。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律

律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侯蕭景

吳平侯景字子昭梁武帝從父弟也好學才辨有識斷任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眾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南史詳節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律

律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七

梁宗室諸王傳

吳平侯蕭景

吳平侯景字子昭梁武帝從父弟也好學才辨有識斷任齊為永寧令政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為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武帝踐祚封吳平縣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遺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景為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為眾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為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南史書卷之十三 齊本紀
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在州尤稱明斷符敎嚴整有曰
舍老姥訴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崩豈州符如
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為人人畏敬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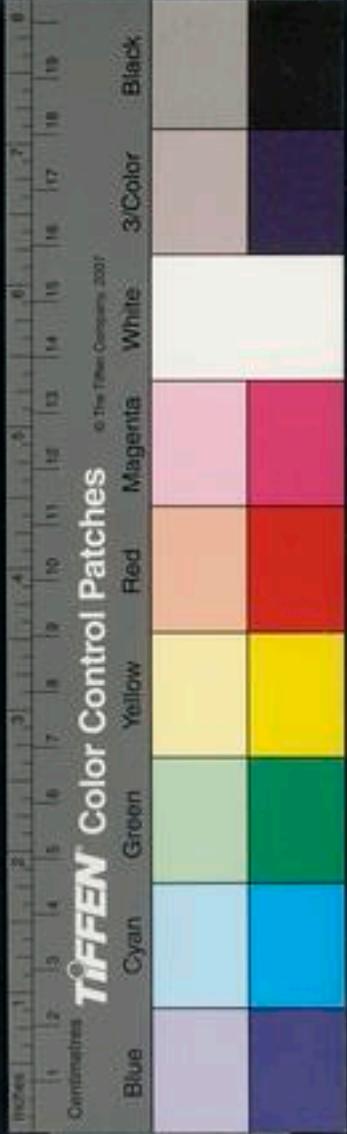
臨川靜惠王宏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天監四年武帝詔
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
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
城宏部分垂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
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
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擲棧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

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理曰
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
生一寸昌義之怒詣蓋磔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
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
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
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
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
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群議停軍不
前魏人知其不武遣以巾幗僧珍歎曰使始與吳平為元
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

遂分軍取壽陽六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
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
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
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
駭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
今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
邳人多欲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
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降人咸悅九月洛
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
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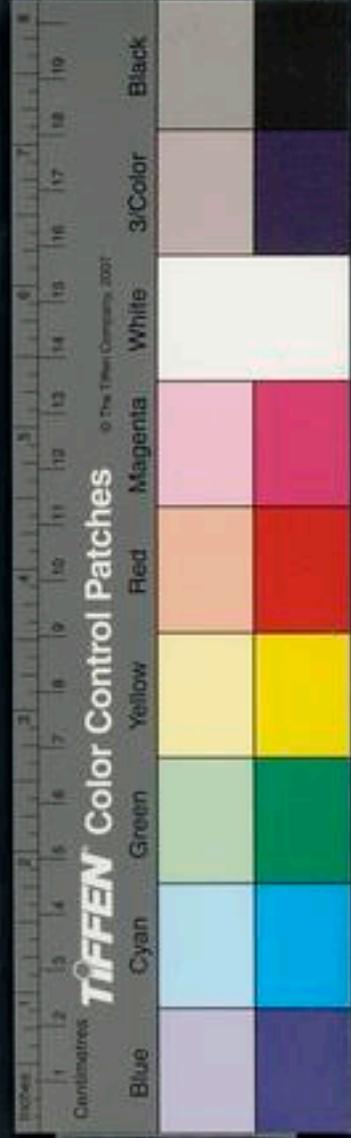
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潛江夜至白石壘城門求入臨汝
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
姦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絕食饋之
惠紹問洛口敗亦退軍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
聚斂庫室盡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閣高甚蔽有疑是鎧仗
者密以聞武帝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
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懽宴唯攜布衣之
舊丘陀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發行汝
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皆顏色怖懼
上意彌言是伏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



千萬一庠懸一茶博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
錢三億餘萬餘屋竹布絹絲綿漆密紵蠟朱砂黃屑雜貨
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何六汝生活
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
有數十邸出縣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
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上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縣券
不得復驅奪自此後省歲不復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
章王綽以宏貪文意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
旨與綽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
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安成康王秀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為江州刺史將發主
者求堅船以為齋舫乃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
者給參位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
刺史取徵士陶潛魚孫為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
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日尋遷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
逸處士河東韓懷明等時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
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
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
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人畏敬過於踈賤者帝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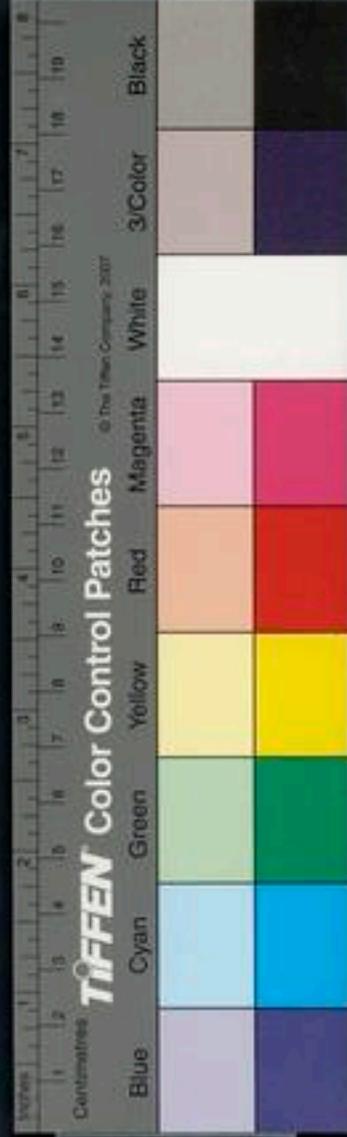
以此賢之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梨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磐石大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頗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繁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黜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為甚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乎也

昭明太子統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三歲受孝經

五歲遍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日出宮恒思戀不
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
宮太子美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
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太
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
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示以可否徐
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去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
主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
自討論增籍或與學士商確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為
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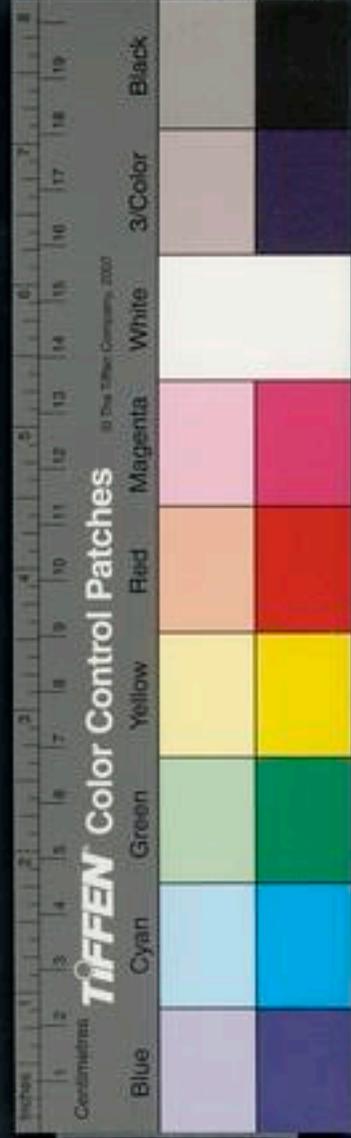
南史高僧卷之十七 梁諸臣傳 五 律
米未之有也性愛山水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
宜奏女樂太子不荅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
有清音軌慙而止薨時年三十一謚曰昭明所著文選三
十卷

梁諸臣傳

王茂

王茂字茂先太原人也好讀兵書究其大指身長八尺紫
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
如此必為公輔後為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為
邊職久之為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

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遣視其甲稍則蟲網焉乃
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
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
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
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
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林迎因結
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為前驅郢魯既平
從武帝東下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彥國盛兵
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
外生韋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



動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遷侍中領
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
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乃以余妃賜茂
亦潘之亞也。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為吏人所安
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
麗鬚眉如畫為眾所瞻望徙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
滯囚居處被服同於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
尉謚曰忠烈公

曹景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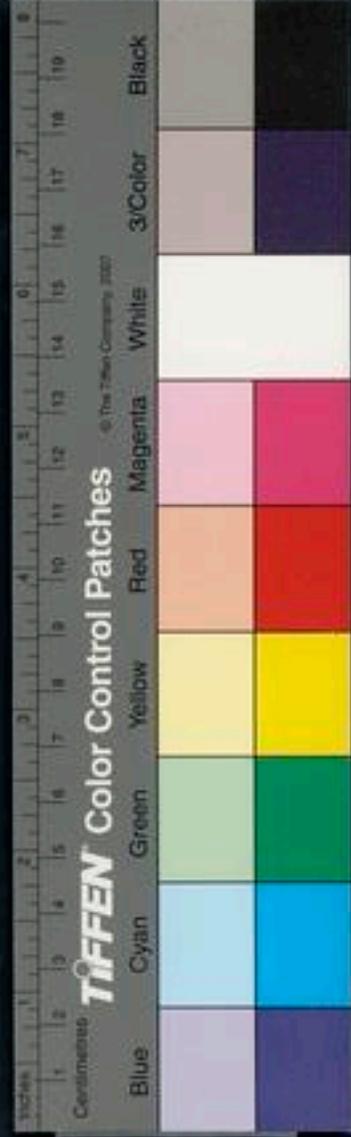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讒

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梁武為雍州刺史景
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
表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眾并率五服內子弟三
百人從軍至竟陵以景宗為軍鋒道次江寧東營將李居
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
獲之又與王茂呂僧珍角破王珍國於太航封湘西縣
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
長堤以東夏台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部
下厭之徵為右衛將軍。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
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眾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



南史齊書卷二十七 西曆五百年 七
叔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入洲待衆軍齊集
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沉溺
復還守先壘帝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
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
至於景宗進頓邵陽州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
不能却傷殺者十二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
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
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
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
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

芻牧焉大眼遣抄掠輒為趙草所獲先是詔景宗等預裝
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今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
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
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
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
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
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犬
眼至穢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
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
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



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然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織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祚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脩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救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旬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

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景宗性躁動不能沈默出行常欲塞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磬聲箭如鐵鳴叫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



南史言食者之七 曹景宗傳 九 往 四
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
得路行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
色邑使人氣盡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
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為笑樂卒贈雍州刺史開府儀
同三司謚曰壯

夏侯詳

曹景宗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南康王為荊州詳為西中郎司
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曹同創大舉慮詳不
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
不憂立異於是女適其子夔太守方建西臺以詳為中

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曹多決於詳
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
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
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為尚書左僕
射子曹嗣

曹字世龍累遷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
碑頌美焉普通五年為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
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
邃卒乃加曹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深臨淮王彧等
相拒頻戰剋捷尋救班師合肥湏堰城復進七年夏淮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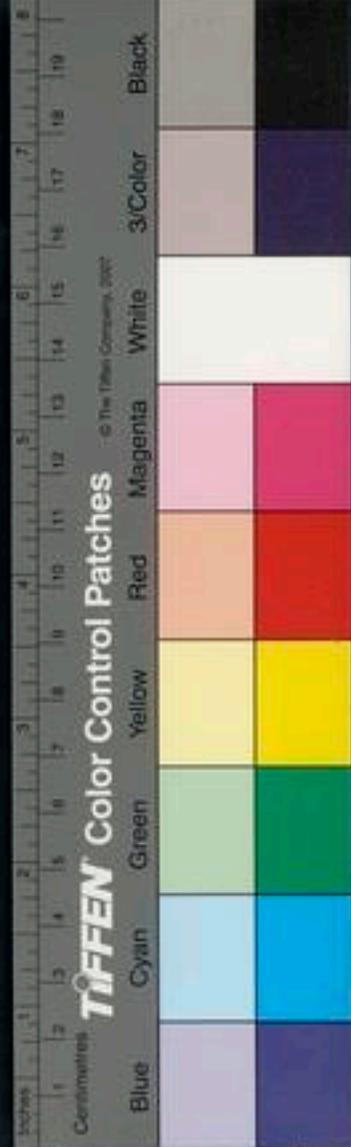


南史齊書卷之七十一 夏侯爽傳
水盛壽陽城將沒武帝復遣北道軍北樹帥彭寶孫陳慶
等稍進宣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流清澗將入淮淝魏
軍夾淝築城出宣後宣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
將軍寧放自北道會為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
二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為南豫州以宣為
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罹兵荒百姓多流散宣輕刑薄
賦務農省役項之人戶充復卒于州鎮○宣美風儀寬厚
有器量恬淡文史能專對歷六郡三州不為產業祿賜所
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
頗好音幽宥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階廉

奏之時謂廉為夏侯妓衣弟夔

夔字季龍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
乃率軍人於荅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萬餘石以
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宣先經此任至是夔又
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賴得夏
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
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為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
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
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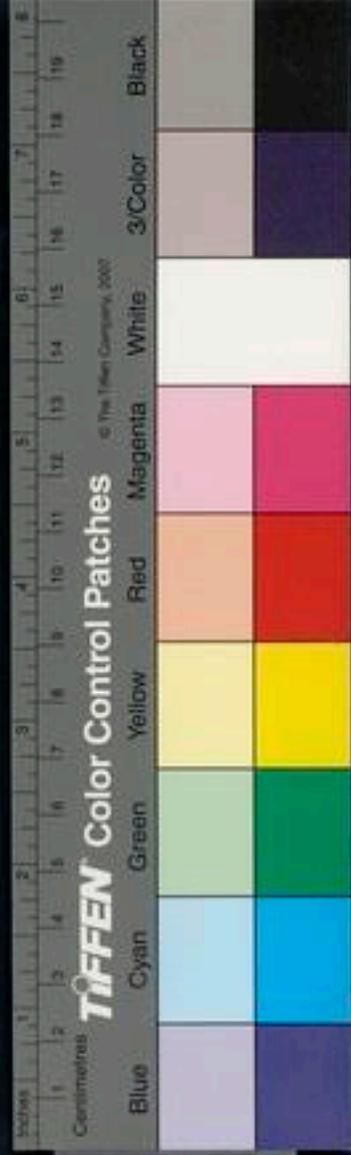
吉士瞻



南史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行 四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計祿命王生曰君擁皇杖而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都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透武陵太守蕭一等並不從命鎮軍蕭穎曹遣士瞻討平之建康平為巴東相建平太守天監二年入為直閣將軍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為太子右衛率又出為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極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

蔡道恭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人也梁武帝起兵蕭穎曹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出為司州刺史魏圍司州時城中眾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壘內作艤艦鬪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壘水道恭載土狹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欽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皆靡又於城內作土山多作大楯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病篤乃呼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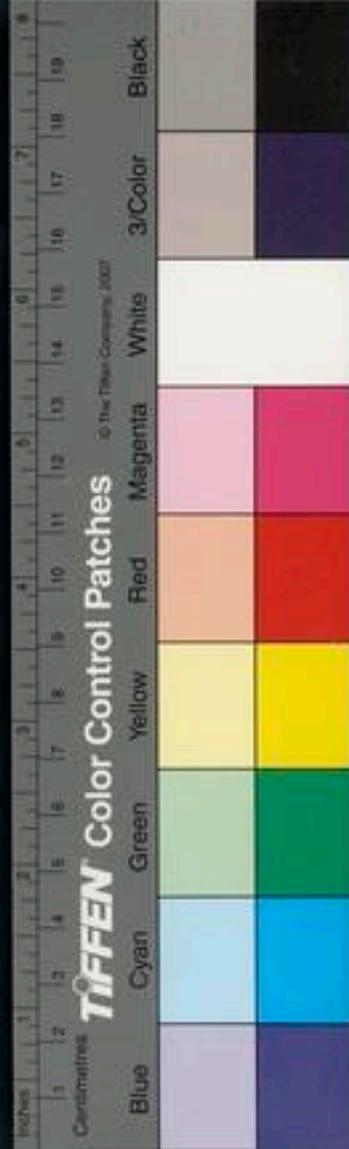
南史卷之二十一 君道者傳 十一
僧猷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
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
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
魏剋之贈鎮西將軍

鄧元起

字唐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人小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為武寧太
守梁武起兵蕭詧曹益書招之即日上道率眾與武帝會
于夏口中興元年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建康城平述流
征虜將軍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
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關門以

待先是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
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二
郡藉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
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
人必不堪眾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
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
萬斛元起進也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
人廢耕農內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
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
送季連于建康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為錄事參軍又得荆



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蔣光濟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
清潔光濟多計謀並勸為善政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
蕭藻代之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
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藻恚醉而
殺之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故吏廣漢羅研
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乃貶藻為冠軍將軍贈元
起征西將軍謚忠疾

李膺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都
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
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

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
肥亦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為主簿
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為儒吏邪。年十六鄉人
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匹馬
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天
監二年為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脩城隍遠斥
候如敵將至者眾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脩
城未畢魏將党法宗率眾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壘壘未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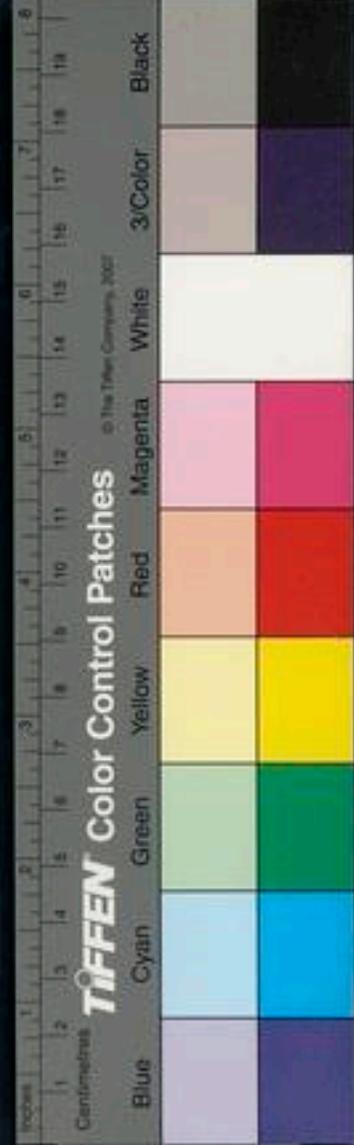


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為敵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累遷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不訥少言為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靜為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

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徵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為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十六年復為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書工使圖其形道根踞踏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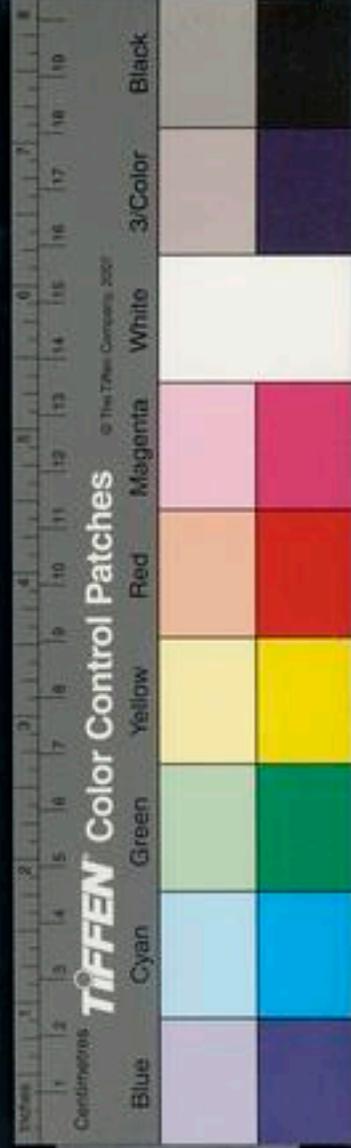
康絢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絢少儻有志氣仕齊為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



南史許都卷之二十一 原州傳 十一 木
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累遷太子左衛率時魏降人王足
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為上格
浮山為下格潼沅為激溝併淮鉅野澤帶以為然使水工
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暉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
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
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
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嶢石依岸築土合春於中
派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決潰衆患之或謂江
淮多蛟能乘風雨決壞堤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
鐵器大則釜萬小則鋏鋤數千萬斤沉於堰所猶不能合

乃伐樹為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
無巨細必盡十五年四月堰城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
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
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墻墓了
然皆在其下○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已必尸其
事既而絢以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慙由是譖絢與魏交通
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
還後豹子不脩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
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
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暉坐下獄普通元



年除衛尉卿未拜卒。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自衣省官有縉縷者輒遺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

昌義之

昌義之歷陽人梁武帝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拔為輔國將軍軍士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眾軍向洛口義之為前軍攻魏梁城戍烈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後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攝攻汝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

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救義之為戰守備是冬英果率眾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眾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曾景宗韋淑率眾二十萬救馬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兖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為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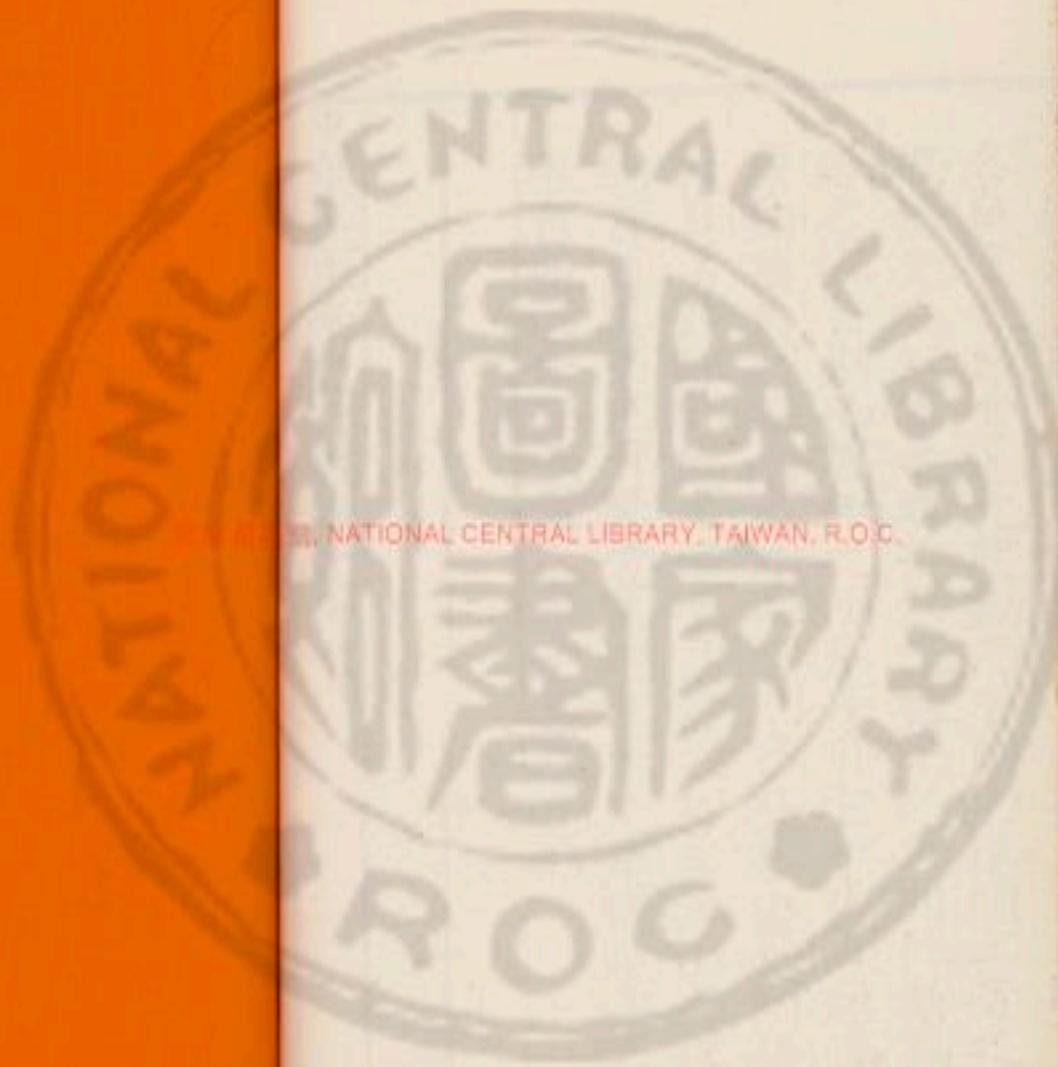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農戩至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格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



南史詳節卷之十七
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昏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賤於蜀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
威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
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未及羣盜焚門張以力
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而康
絢實興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
堰實興退舍而決豈人事乎其天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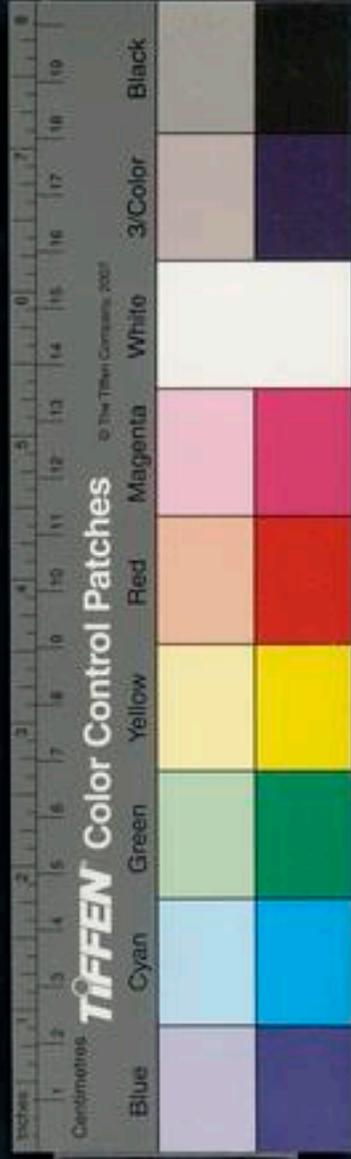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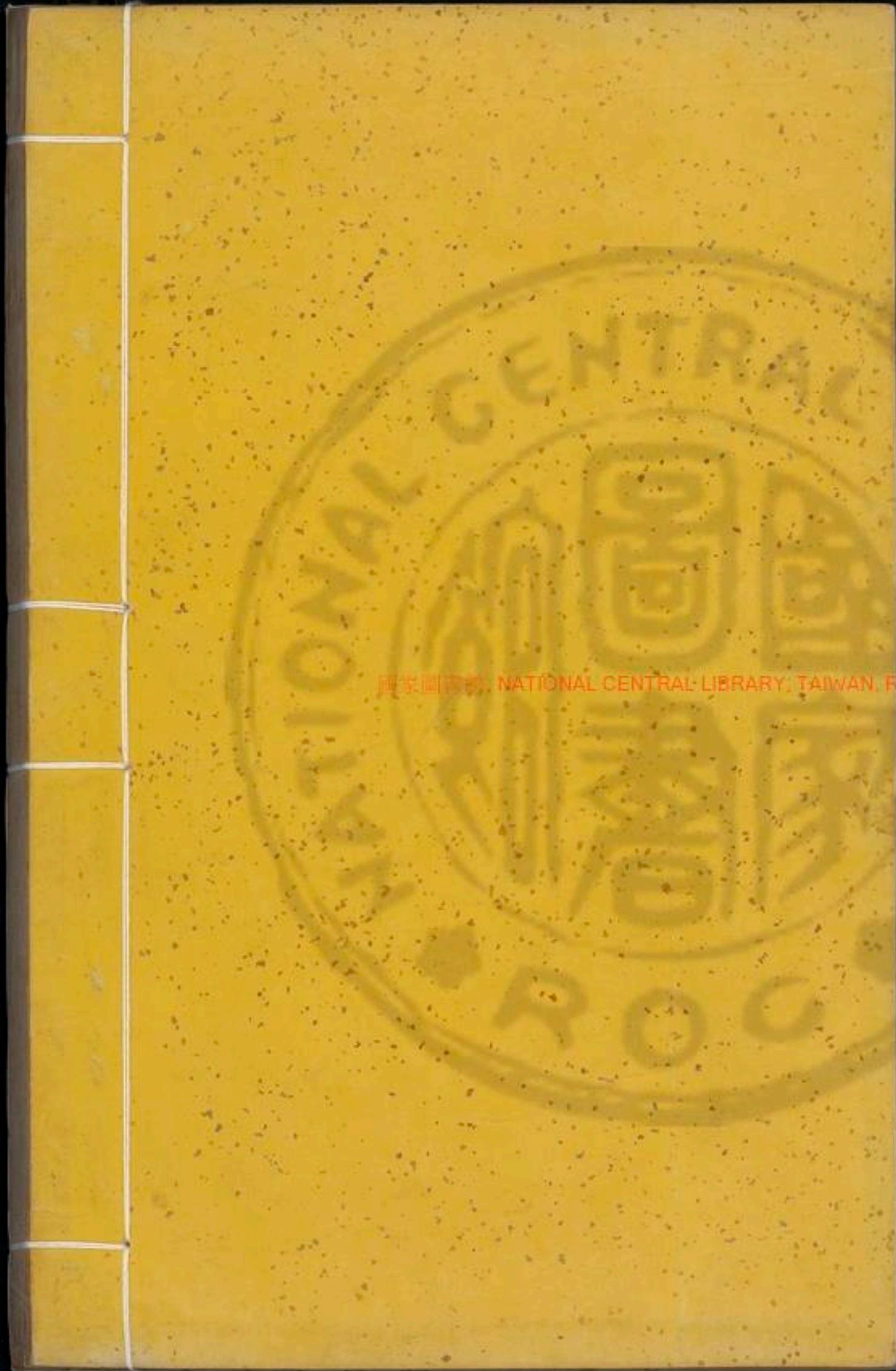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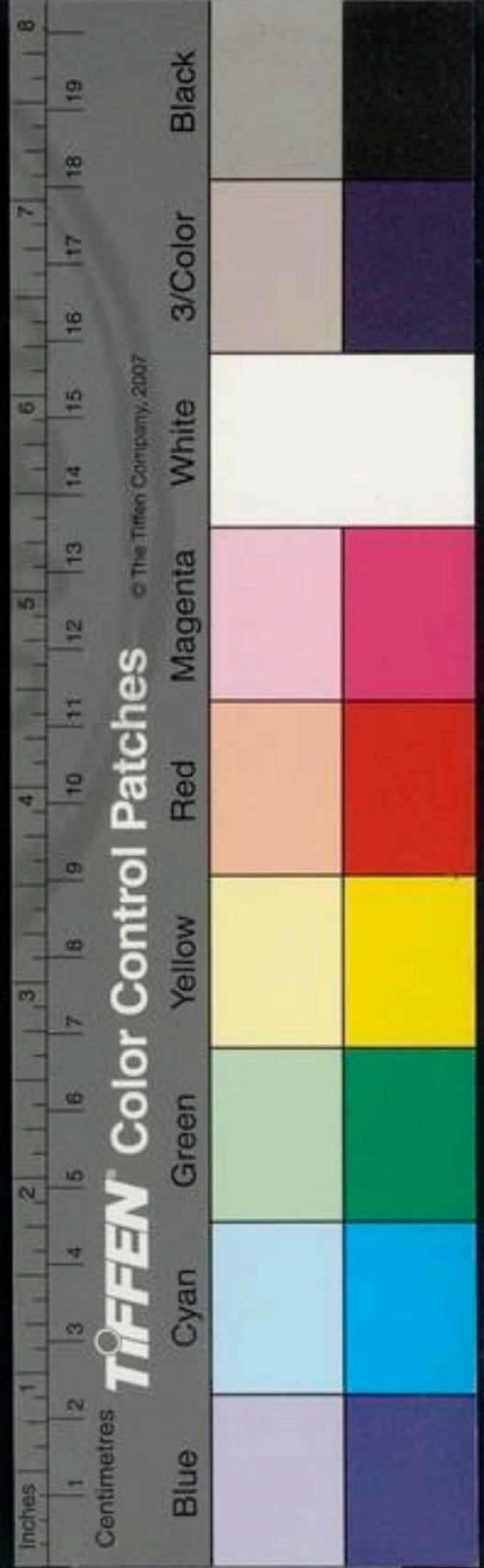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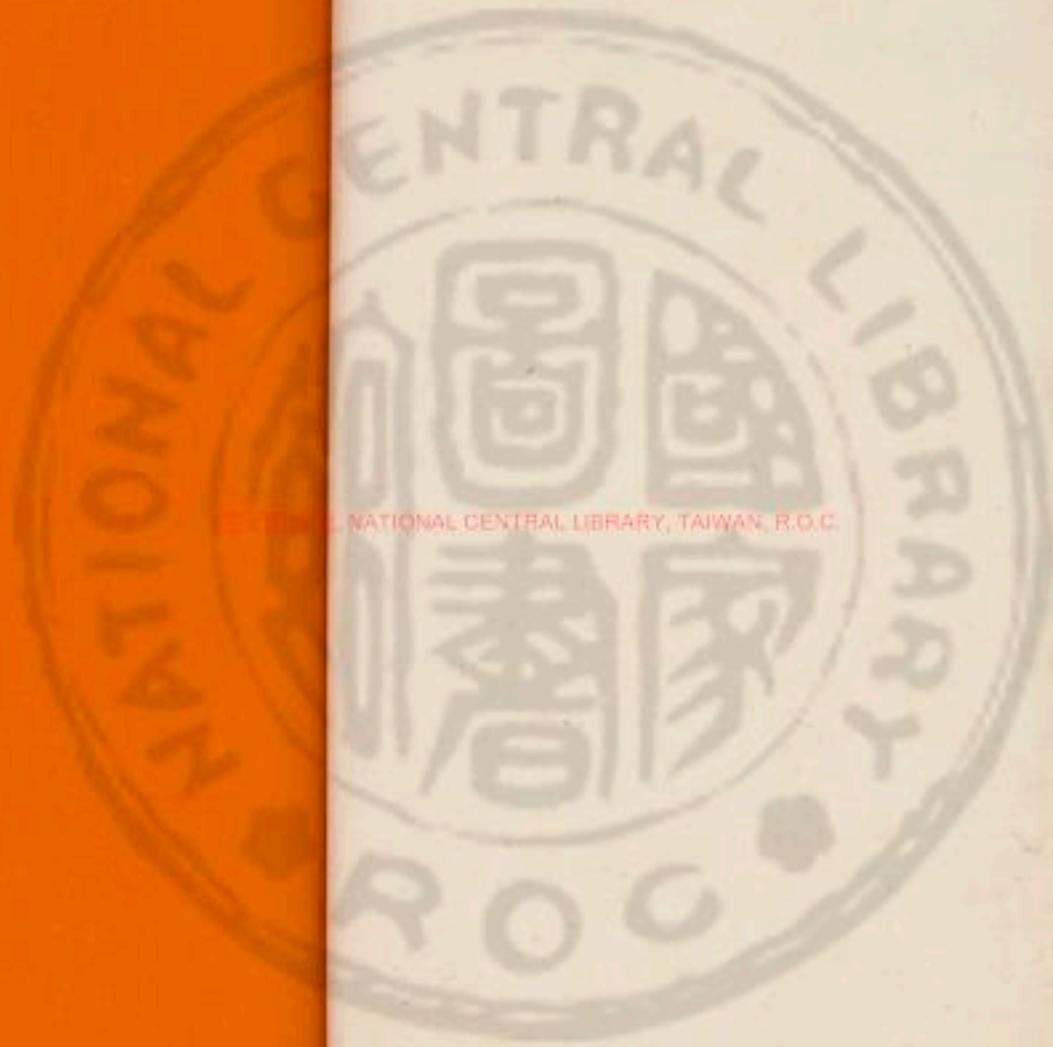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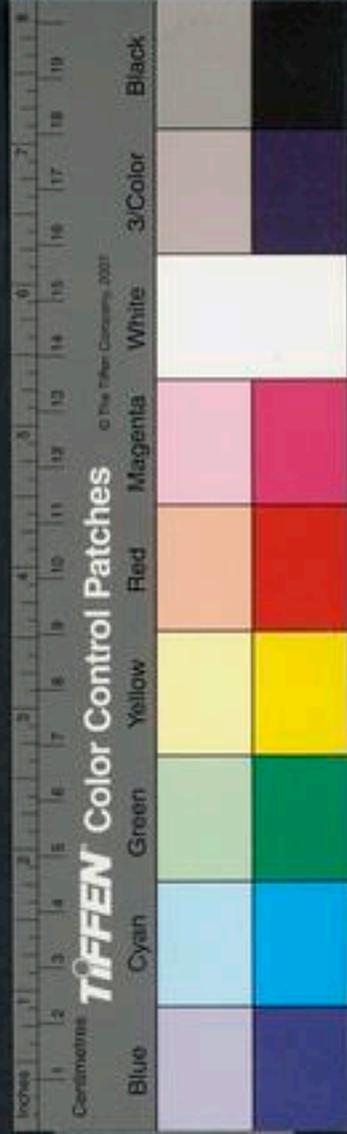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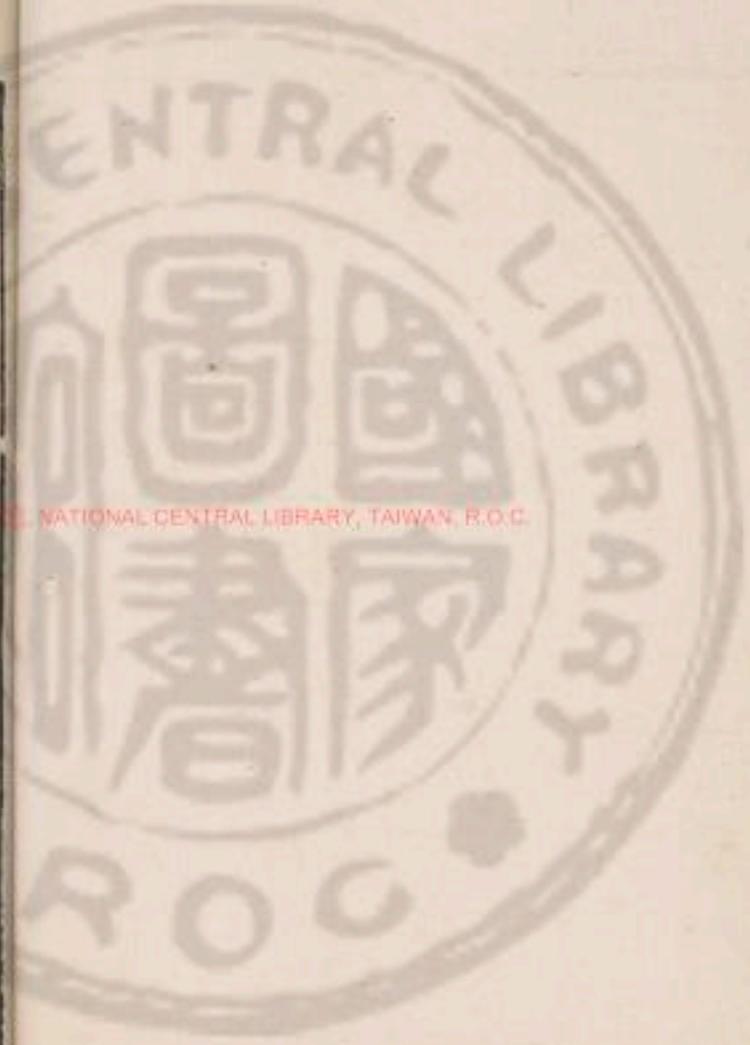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八

列傳

張弘策

張弘策字晉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胄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數郡晨乎是冬魏軍攻新野齊



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
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為雍
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錄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觀海內方亂
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帝將起兵
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為輔國將軍
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
頓軍夏口帝以為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
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又同即日上道尼磯浦村落軍行
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為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
呂僧珍先往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

勅部曲秋毫無犯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
盡忠奉上知無不為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庾域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靜有名鄉曲梁文帝為郢州
辟為主簿歎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
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
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
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
林監及長沙王為益州域隨為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
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俸專充供養耳好鶴唳域在



南史書卷之二十一 廢垣傳 二 符 召
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獲鶴未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梁
武帝舉兵起為寧朔將軍領行選郢城平城及張弘策議
與武帝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為
諮議參軍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

鄭紹叔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人也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
之流也梁武帝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因是厚自結附帝
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
用我今未能相益更宜思他塗。及帝為雍州紹叔聞道
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初起兵紹叔監州事曰昔輔

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內光武建河北
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內我故留卿以為羽翼前途不捷
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
相運糧無闕乏天監初入為衛尉卿忠於事上所聞纖毫
無隱每為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則曰
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
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
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
此

呂僧珍

南史書卷之二十一

廢垣傳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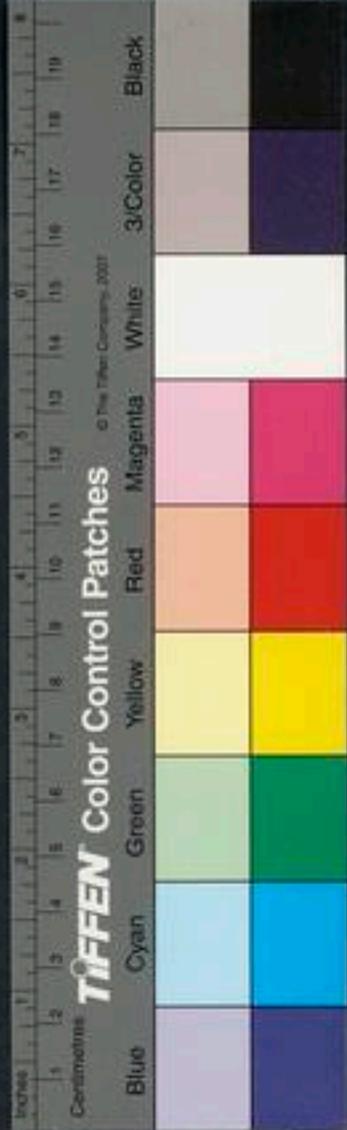
符

召



呂僧珍字元瑜東海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貧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為門下書佐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並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為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印令及至武帝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除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為止舍多伐材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

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楸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為船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諸將須楸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武帝以僧珍為輔國將軍出入卧內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遙射須至漸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壘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



固縣侯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省夜還祕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在州百日徵為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如先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肚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卒于領軍官舍謚曰忠敬。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閭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不

能以為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論曰張弘策醇厚慎密首預帝固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績不能協和蕃岳克濟陶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為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呂僧珍等或忠誠亮蓋或恪勤匪懈締講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

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曾祖穆夫字彥和隆安三年

沈約

沈約

沈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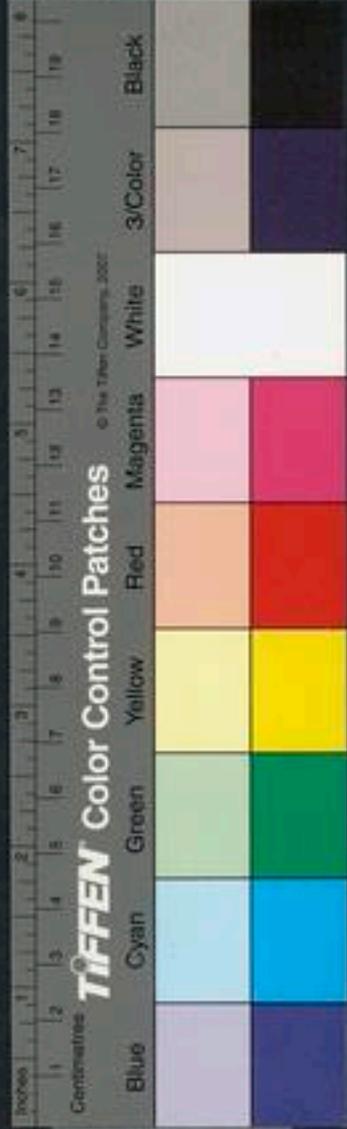
沈約

沈約



孫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地令及恩為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知名。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也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奔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

獨率所領鼓譟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勸士卒前後奮擊賊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偽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譙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直留鎮長安以田子為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



人送義直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直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榮倉門外。林子字敬志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偽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又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車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勢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甘棠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及至紹舉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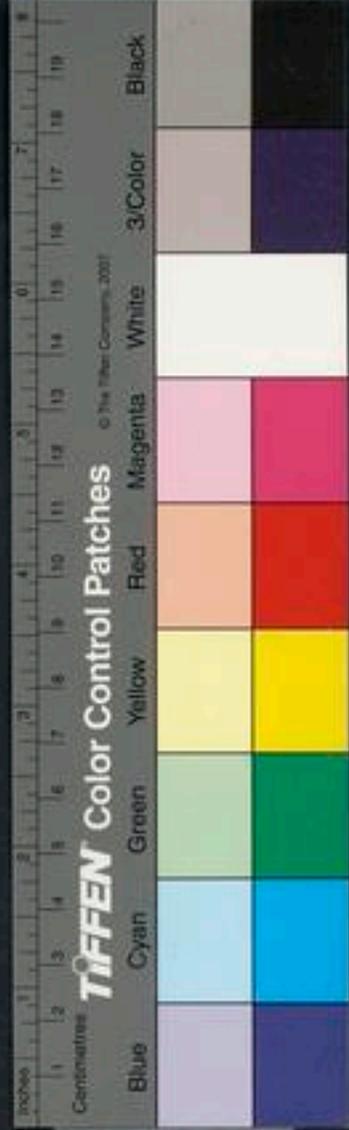
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渡河避

其鋒或欲棄稍軸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旌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攻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甘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謚曰懷少子璞嗣。璞字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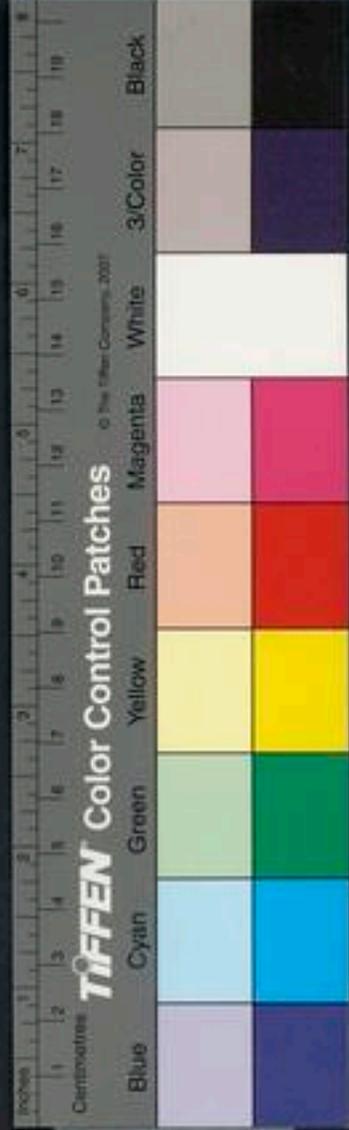
直累遷淮南太守元凶弒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稽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西安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齊初為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為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初梁

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帝勳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而默然而不應作口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作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宋元以來亦為彰著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云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而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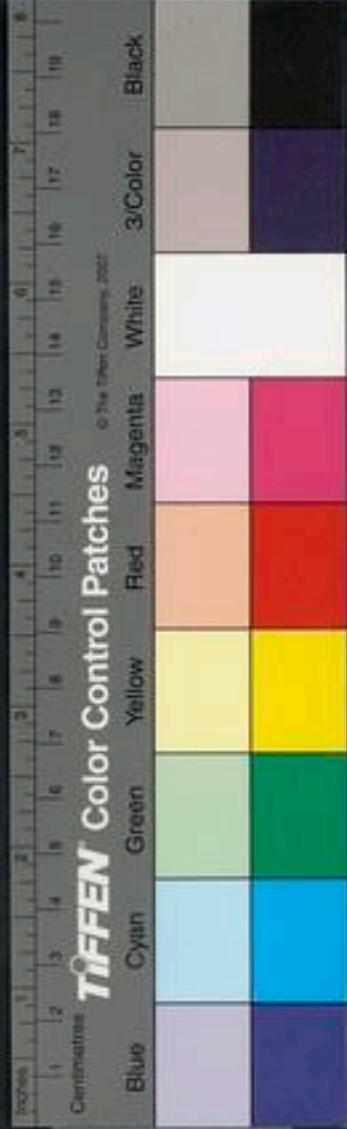
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肯帝曰智者乃爾暗
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
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
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時光閣外
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
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
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
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寔有其勞然成
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為姑臧常侍史部尚書兼右
僕射及受禪為尚書僕射。初約受處端亦有志台司論

者或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
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
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
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慾
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隴望郊邑常為郊居
賦以序其事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
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典聚書至三萬卷都下無比約歷
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為詩任
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
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



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為約昏家相為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言禪代之事不由已出先此約等侍宴會豫州獻粟徑寸半帝竒之問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疾上遣主書黃綬

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奏徐裝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貞宗為啓明帝有敕許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疏雖舉而採綴未周求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彼敕撰國史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又被敕撰衆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為祕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



而獨得肖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范雲元微

范雲字彥龍舞陰人性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雲為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韻人多作兩句讀之並不符韻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宥倦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

記見此刻石文進乃讀之如流子良大悅因以為上賓自是寵冠府朝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鳥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荅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鳥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子良為南徐州南兗州雲並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為雲求祿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子良為司徒又補記室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持之務亦甚勤勞願發下知稼

稽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攻容謝之及出侍中
蕭緬先不相識執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初
梁武為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
末梁武與兄懿上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相依梁武每至
雲所其妻常聞蹀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嵩之舍嵩之妻
方產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
見歸因是盡心惟事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
帝素欵慮為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書于迎太原孫伯翳
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
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侯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

翻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及入城除國子博
士未拜而東昏過弒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
待如舊遂參諮謀謀毗佐大業仍拜黃門侍郎與約同心
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武
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為言未之納後與
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
天下為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命以余氏眷茂帝賢
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錢各百萬及帝受禪柴燎南郊
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慄乎
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



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甯城縣侯雲以
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為帝亦以推心仗之所
奏多允。初雲為郡流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
積隨散之親友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月半召醫
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
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况二年乎文伯乃下火而
沐焉重衣以覆之有汗流於地即起二年果卒孫伯翳太
原人晉祕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
父康起部即貧掌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伯翳位終驛
騎將軍都陽王參軍雲從父兄縝

縝字子負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為之冠
在獄門下積年恒芒屨布衣徒行於路獄門下多車馬貴
游縝在其間聊無恥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
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
辯每服縝簡詣仕齊位尚書殿中即永明中與魏氏和親
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
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時晉陵王子良盛招賓
客縝亦預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
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
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落於糞溷



之中墜茵席者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與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力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此論出朝野誼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必杜縝後對縝乃對曰嗚呼子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

險譎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謂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垂刺為此可復毀棄之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梁武至縝墨線米迎武帝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遷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時與亮同臺為即舊相友愛至是亮擯無在家縝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



南史詳節卷之十八
論曰齊德將謝昏君臨喋喋黎命懸刻梁武撫
茲歸運肅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並以
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
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為質亦鳳德之衰乎續管直之
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人也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右軍將
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
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叡曰陳雖舊將非
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乃遣
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
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
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嘉湖叡多



南史詳節卷之十八
論曰齊德將謝昏君臨喋喋黎命懸刻梁武撫
茲歸運肅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並以
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蹤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
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為質亦鳳德之衰乎結管直之
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為尤亦不足非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八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十九

列傳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人也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右軍將
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為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
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叡曰陳雖舊將非
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與吾州矣乃遣
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
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
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嘉湖叡多



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劼曰
棄驥驥而不乘焉違違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行郢
州府事。武帝即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
伐劼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劼都督衆軍劼遣長史
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劼巡行圍
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劼欲擊之諸將皆曰向
本輕來請還披甲而後戰劼曰魏城中三千餘人閉門堅
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
自拔衆猶遲疑劼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劼之
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

進討合肥先是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劼案行山川曰
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項之堰成水
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劼先攻二城既而
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劼曰
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
古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
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劼城下軍監潘靈祐
勸劼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劼怒曰將軍死緩有
前無却因令取織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劼素羸每
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劼親與爭



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向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畧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畧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畧以將帥不和將致禍患酌酒自勸景畧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畧每晝接客旅夜笑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授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墻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畧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畧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圍刺史昌義之

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畧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畧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畧緩行畧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景宗見畧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畧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北甍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齊救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



魏將楊大眼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十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且元英自率衆來戰叡衆素不與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夜來攻城飛矢如雨集叡于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邵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遠秦邵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聞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

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為侯。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馬仙琕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壑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

南史書卷之十九 齊書傳 律 四
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
護軍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居家無事慕
萬石陸賈之為人因畫之於壁以自規時雖老暇日猶課
諸兒以學。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數自以
信愛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眾俯仰所行略如侘日普通
元年卒年七十九謚曰敬。叡雅有曠世之度淮人以愛
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
舍并窻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同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
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為梁世名將餘人
莫及

裴邃

裴邃字深明河東人祖壽孫寓居壽陽刺史裴叔業以壽
陽降魏邃遂隨眾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為魏郡太
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出關南歸梁天監初自
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為廬江太守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
輒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兩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
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
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象之密啓梁武帝云
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迹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

陸不願開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
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
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
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入吏獲安
乃相率餽絹千餘匹遂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
納其二匹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
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遂為信武將軍督眾軍討焉遂
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封壽據檀公覘遂擊破之遂圍其
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
侵以遂督征討諸軍事先總眾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一日

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於是遂復整兵收集士
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遂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甍
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
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遂
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
之令直閣將軍李祖遴偽遁以引承業等悉眾追之四甄
競發魏眾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
軍疾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為侯謚曰烈。遂沉深有
思略為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
敢犯法及卒淮淝間莫不流涕以為遂不死當大闢土宇



南史書卷之十九 裴逸傳 四
論曰韋斐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
於戎馬觀敵制勝之道謂為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
身不跨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
得乎遂自效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
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楫將門有將斯言豈
曰妄乎

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
綽之為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宋建平王景素好
士淹隨景素在蘭交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父

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整於
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
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
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
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覽停左右
少加矜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
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
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荷禁者乎切慕
大王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大王思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
荆卿黃金之賜切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



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毀迹
墜昭憲身限幽圜復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
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身非木石與獄吏為
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槌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
乏卿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矢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
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
虜南越之君繫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爭分寸
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
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
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
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于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
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
口吞舌伏亡首以隕身何以見濟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
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
泊臨洮狄道北豎飛狐陽原莫不寢仁沐義照景飲醴而
已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
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
灰骨景素贖書即日出之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
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



南史評贊卷之九 江淹傳

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衣
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
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
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
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氣小一敗
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
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為
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
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
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

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所也。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
檀超共掌其任所為條目並為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
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詒以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
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即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
為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以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
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焉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
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關冢得玉鏡及竹簡古
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讀直云似是科斗
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始如新少帝初
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

南史評贊卷之九 江淹傳

九

律

序



晉書謝安傳卷之九十一
安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為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
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
中書令謝胡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託
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恢梁州刺史陰
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畧永嘉太
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
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
獨步累遷祕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
米新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
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

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天監元年為散騎常侍左衛將
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官不求富貴今之
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吾功名既立
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卒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為宣城太守時罷歸
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
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
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
爾淹文章躋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
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



南史詩苑卷之六 任昉
以授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任昉

任昉字彥升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河東裴氏
高明有德行嘗書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
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子及
生昉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
自製月儀辭義甚美緒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
喜之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籍甚舉兗州秀
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王儉領丹陽尹引為主簿儉每
見其文必三覆教勸以為當時無輩曰自傳季友以來始

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
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
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為
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雋自謂無對當時見
昉之文恍然自失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為愛憎
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
始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
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
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為筆頰慕傅亮才思
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



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為驟
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
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
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記室昉亦戲帝
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
昔言焉昉奉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揚擊之首形乎善
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為此也梁臺建禪說文譌多昉
所具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為義興太
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三千餘人持產子者不
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膏膏濟者千家友人到

既既弟洽從昉共為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
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
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
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校由是第自定焉。出
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
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畏之卒于官武帝聞問方
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謚曰敬子。昉好交
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
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
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到既書曰哲人



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一何託其為上友所推如此
○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
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獨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
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人靈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
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
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百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
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暕嘗論之以為過於重
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歷往實歸忘省去各行可
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貞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
重如此。○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

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
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泣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
乃著廣絕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
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虫鳴則
阜螽躍彫武嘯而清風起故氛氳相感霧湧雲蒸嚶鳴相
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孛生逝而國子悲且
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首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垣甕聖賢
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乃匠石斲成
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欸欸於下泉尹斑陶
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烟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



而朱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鷂
媿人靈於豺武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
撫弦微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視鴻鴈高飛蓋聖
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螭屈從道汙陰日月連壁替疊
之私致雲飛雷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
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容以為言至夫組織
仁義琢磨道德懽其倫樂恤其陵夷竒通靈臺之下道跡
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露零而不渝其色斯賢
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颺起溪谷不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

是

則其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
百工鑪錘萬物吐噉與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
四海疊其薰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
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腹膾抽腸約同
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
陶白貲拒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
閨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異宵燭之末光邀潤
屋之微澤魚貫鳥踊颯沓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露玉掌之
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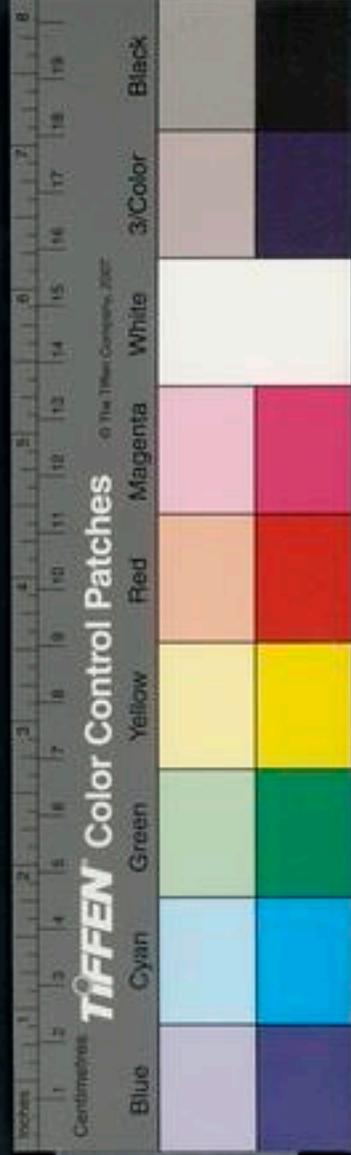
賈言錄卷之九 作恥傳 十四 律
賈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晉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
貴其藉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歛頤感頌涕唾沫騁黃
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叙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
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顛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
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樂其鱗鱗焉
其餘論附駢驥之旌岫軼歸鴻於碣石是日談交其流三
也陽舒陰慘生靈太甚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
而响沫鳥因將死而嘔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
冥懷昭谷風之盛典此則斷金由於秋隘刻頸起於苦蓋
是以伍負罹慨於宰切詔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日窮交其流

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縵衡所以
其輕重縵所以益蜀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縵不能飛雖顏冉
龍翰鳳雛曾史閑重霄白紵向金玉泉海卿雲翻蔽河漢
視若游塵遇同上梗莫有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
重鎔銖續微影微雖共工之蒐慝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
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紙序金膏翠羽將其
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
入寔行張霍之志不謀而後動芒豪寡或是日量交其流五
也凡斯五交義曰賈鬻故桓譚壁之於闕閣杯回諭之於
甘醴夫寒暑通滯之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瘁或始富而終



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崔公方規規然勒門以歲客何所相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二譽敗德滅義禽獸相若一譽分也難因易攜讎訟所聚二譽也名陷餐餐貞介所羞三譽分也古人知三譽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樽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名傑早縮銀黃夙昭人譽適文聲藻方駕曹王英特修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肝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雖苦出其

唇吻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軒擊轡坐容恒酒蹈其闕闕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隕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靡有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潰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巖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峭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務獨立高山之頂權與麋鹿同群皜皜然



絕其零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到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王僧孺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郟人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餽於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為丹陽尹召補功曹僕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

生虞義丘國賓蕭文琰丘令址伯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

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寅俱為學林。梁天監初出為南

海太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

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嘗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

歎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

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

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中俄兼御史中丞僧

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

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

直後為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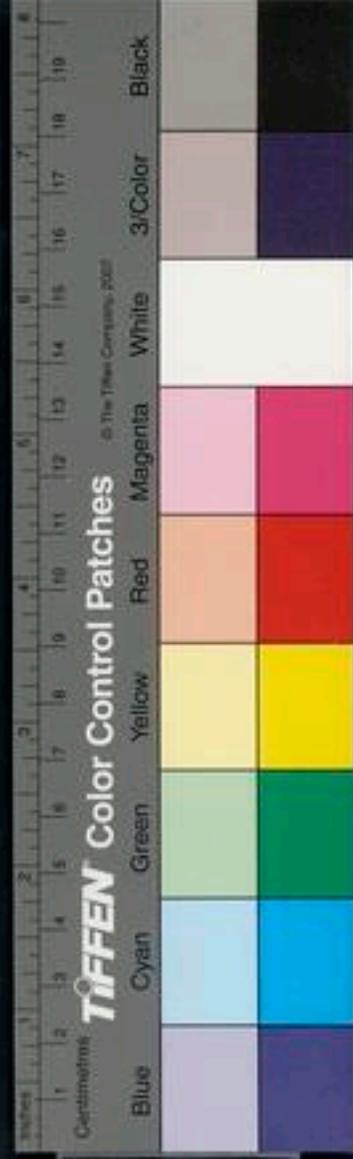
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
荅曰古人當以石為針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
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砭
針春秋美疹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李世無後
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
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
無遺後起咸和二年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
右曹前相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
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
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偽狀巧藉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

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即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
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辨年
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
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四年而猥稱四五
詔書甲子不與長歷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
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後減闕職由於此
切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
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自外散騎侍郎
賈弼為好簿狀乃廣集眾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
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秘



閣副在左戶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
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
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為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場於
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
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鴈門鮮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為一
部不在百家之數焉。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
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
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竟陵王子良
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有則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
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以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
共打銅鉢音韻響滅而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
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聞一說而致卿相
立談間而降白壁書籍妄耳

論曰二漢末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
之所以效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沈靜
昉乃舊恩持之以內行其所以名位自異各其宜乎僧
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為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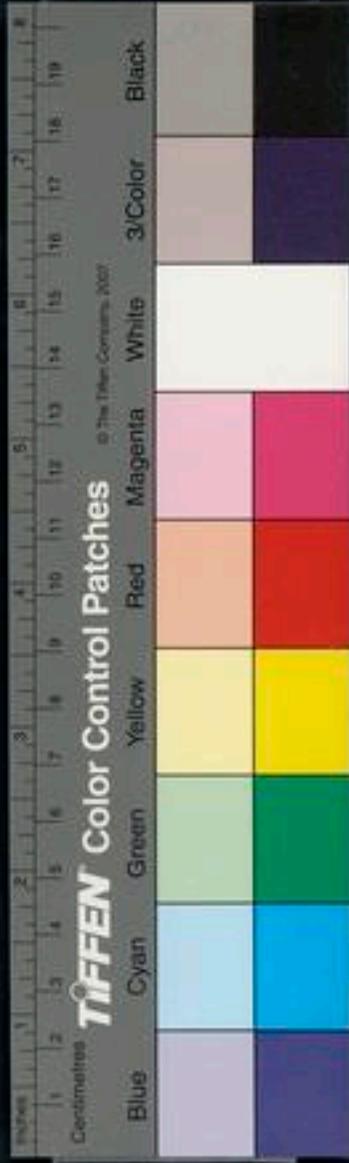
南史言其老之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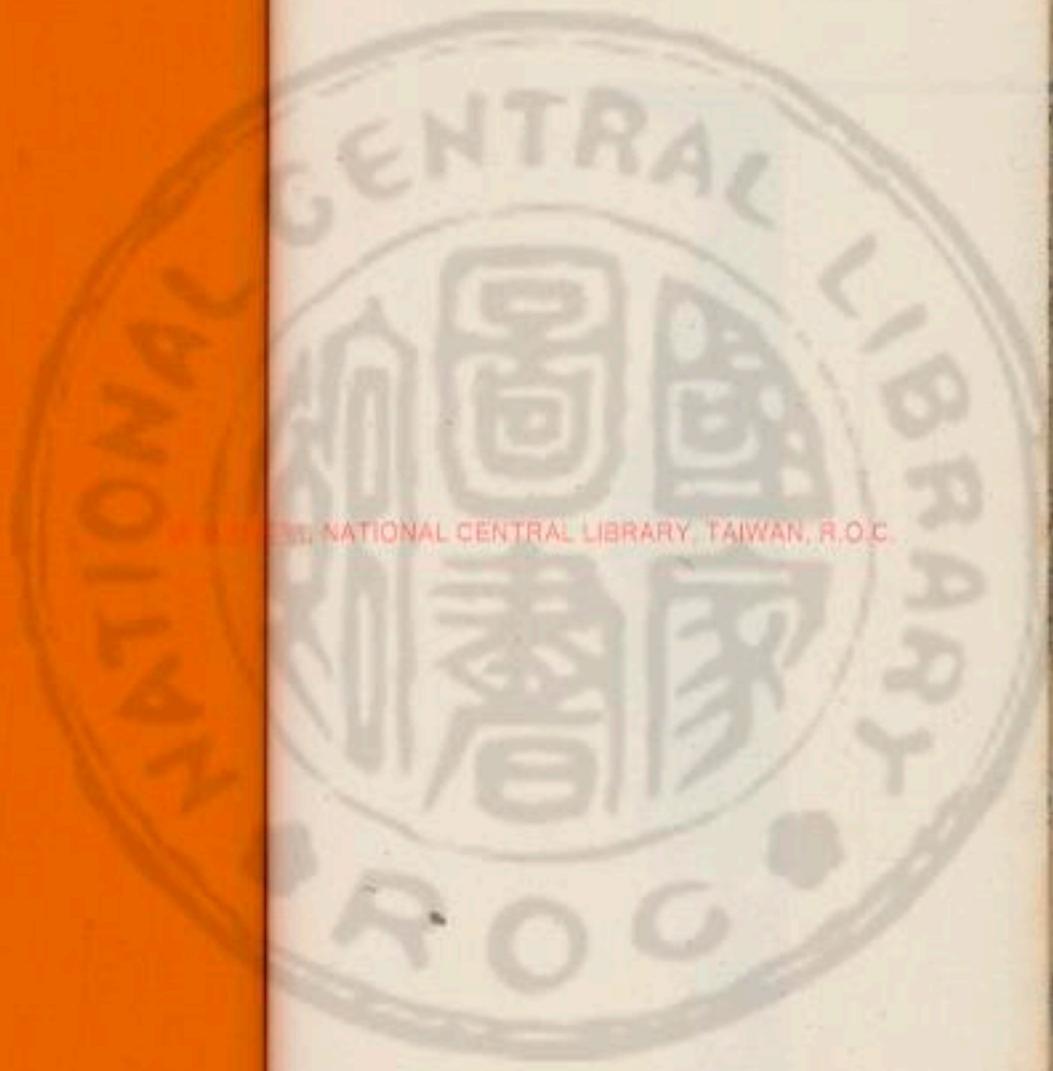
王僧孫傳

十九

律

珠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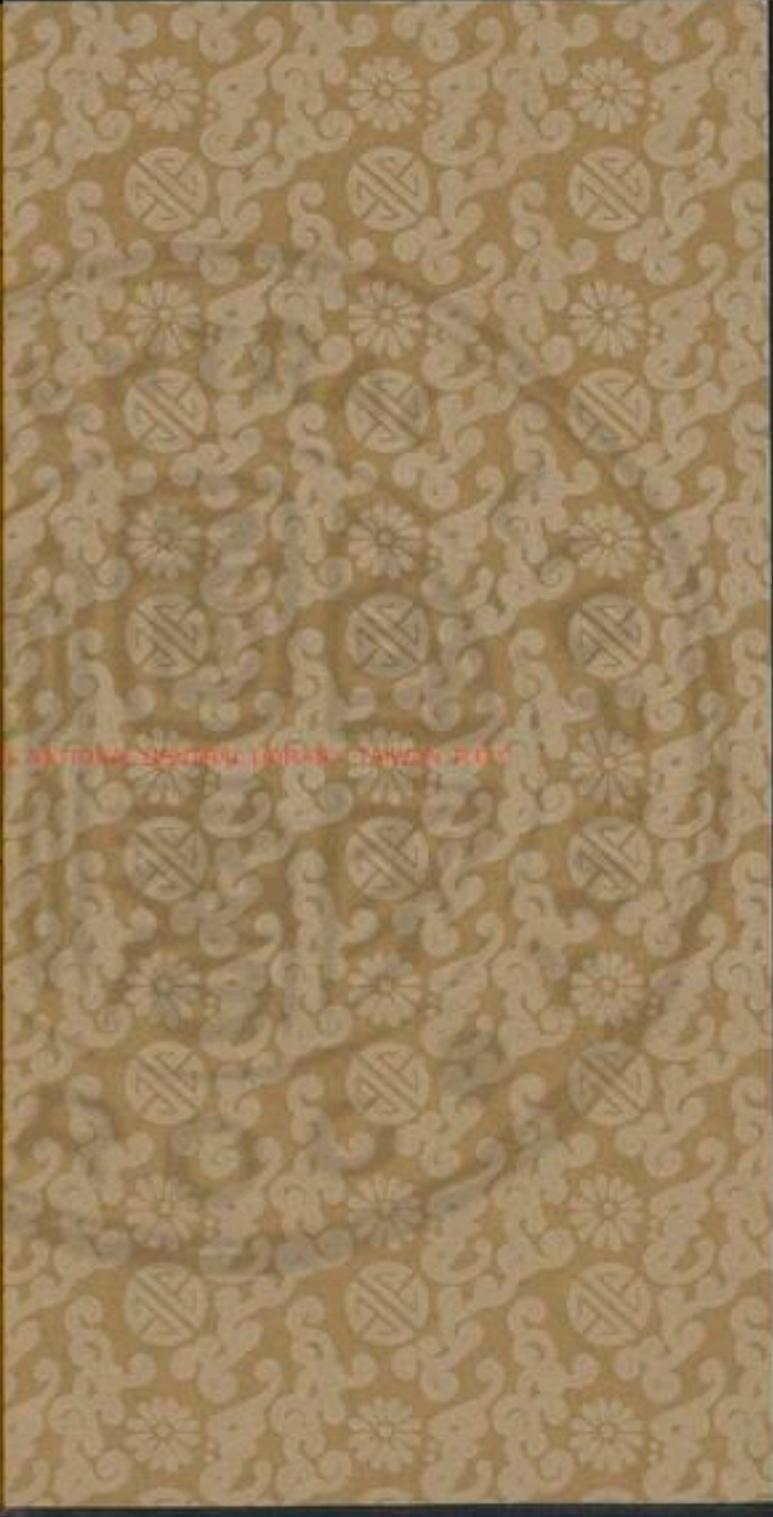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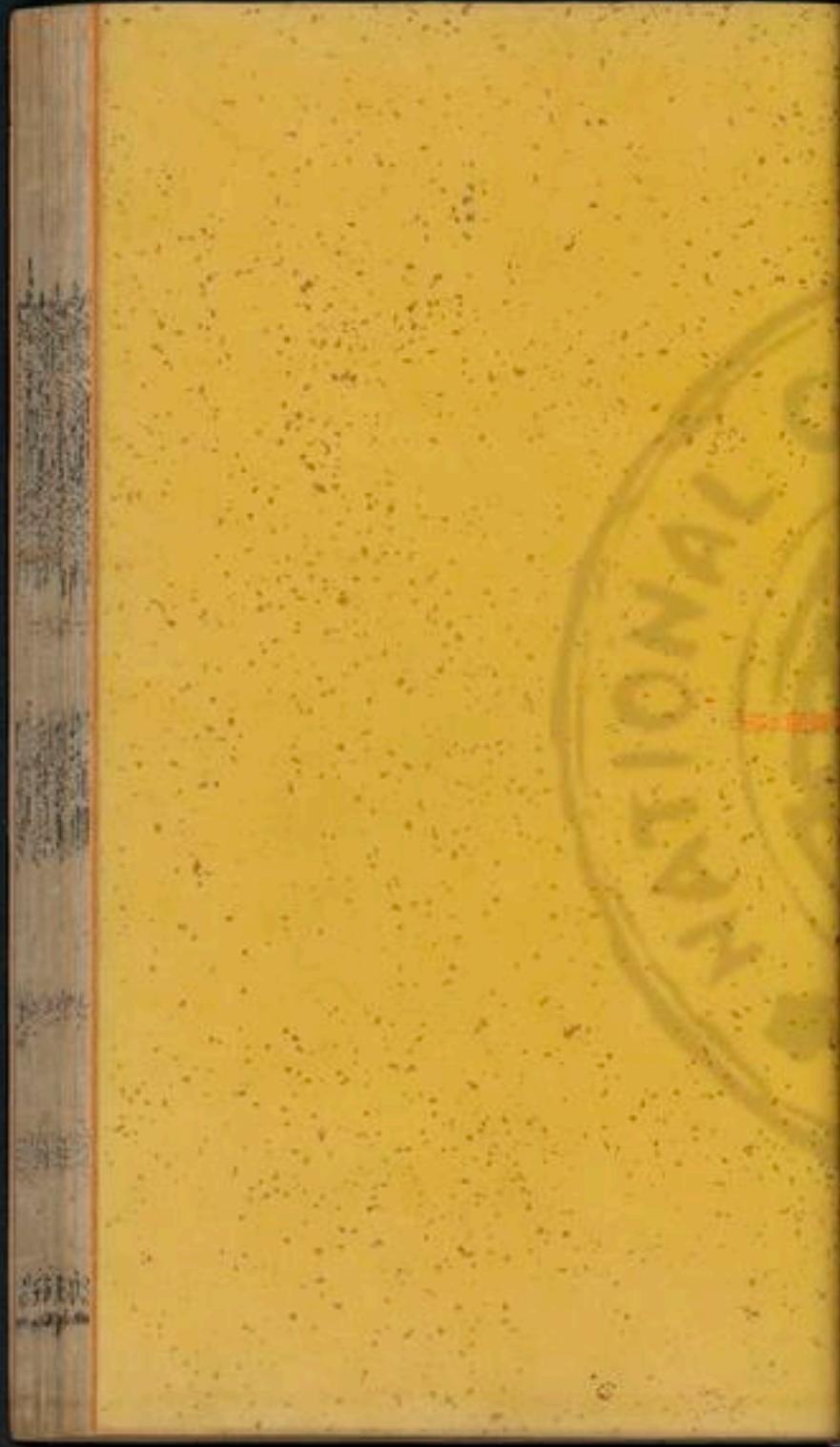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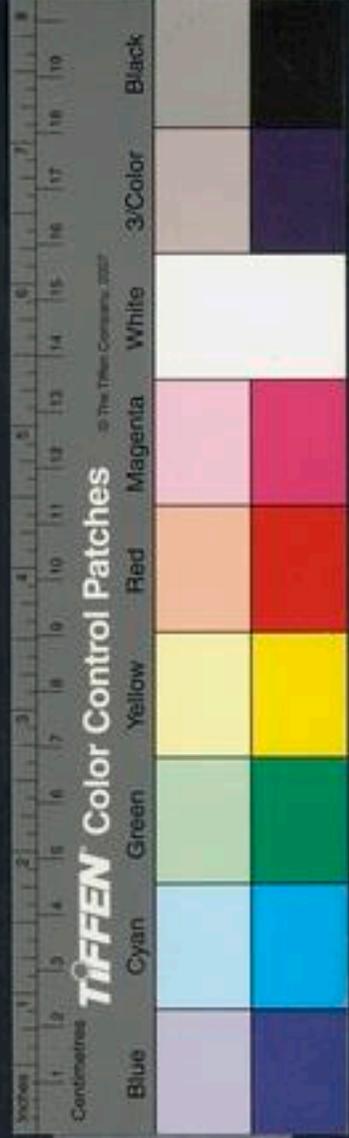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8730 v.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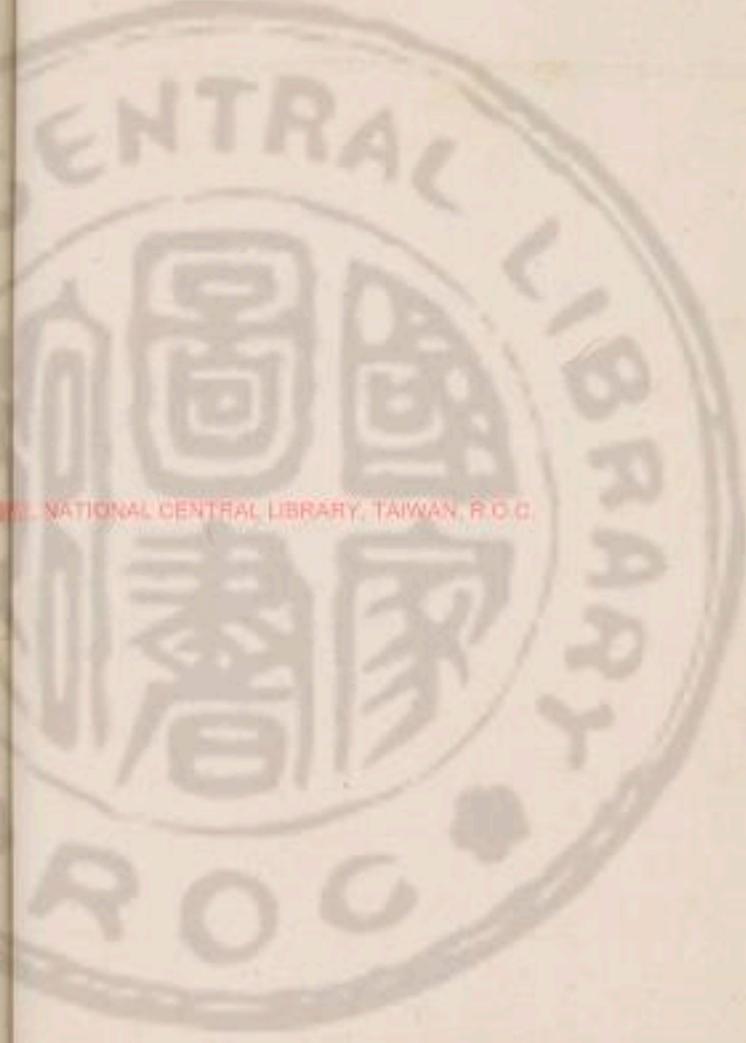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列傳

范岫

范岫字懋賓濟陽人也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仕齊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澁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為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嘗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



南史書卷之三十三 梁書卷之三十三
迎焉梁武徵為吏部郎遷祠部尚書卒

傅昭

傅昭字茂遠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袁顥見而
竒之覬嘗來昭所昭讀書冒若神色不改顥歎曰此兒神
情不凡必成佳器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粲見
禮辟為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尋為總明學士梁武帝
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
歷位左戶尚書安成內史邵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
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
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忽

至飄郡聽事入墜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
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
門側昭所蓋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
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紀為樂雖老不
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
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為學府

孔休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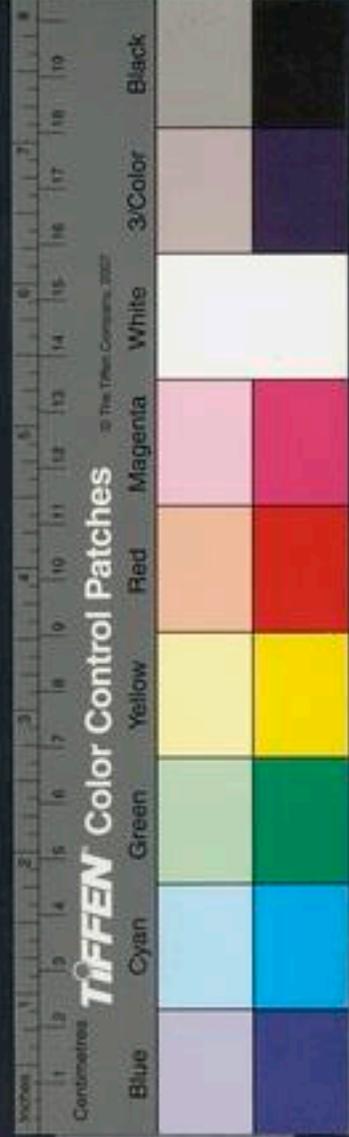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冲之八世孫州舉秀
才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
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梁臺建與



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苑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遙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節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為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為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辭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精迥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

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任昉常謂之孔獨誦。後為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帝謂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勗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歷秘書監復為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其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與弟四第、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膺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建安王為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沈約任昉與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此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驎於千里。」後為鎮北豫

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元法僧降附，革被救，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沈舟而還。途經下邳，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暉同被拘繫，延明使暉作款器漏刻銘，革書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扑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杲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比，乃放革及祖

恒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為天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閩革應至並嘗待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籠至鎮唯資公奉食不兼味郡境廢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賊貨復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唯東臺所給一舸舸體備款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逐輕舸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徐勉

徐勉字修仁東海人也六歲屬霖兩家人析齋率爾為文見稱者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驎必能致千里王儉每見嘗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遊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



人直內省天監三年除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
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
一還家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開尺牘兼善
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
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翻高求詹事五官勉
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
開九品為十八班自是合會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
退者以貧寒見沒矣。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
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為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

掌衡石其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其
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遷者朝
儀國典昏冠吉內勉皆與圖議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
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
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
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
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
孫才也則自致輜輶如不才終為佗有及卒帝聞而流涕
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
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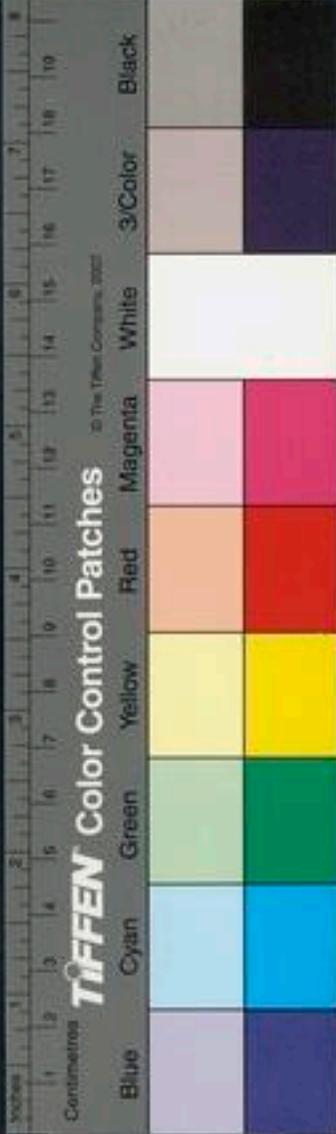
許懋字昭哲高陽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且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成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為儀注學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為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強直並加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

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運為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八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為梁氏宗臣信為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享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

陳伯之

陳伯之濟陰人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頗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梁武起兵東昏儼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



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遷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縉永興人戴承忠並有舊及在州用縉為別駕承忠為紀室參軍河南褚縉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頗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縉堅拒之縉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斌作河南郡於是授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並來

伯之愚闇恣行奸險伯之子武牙時為直閣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縉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縉任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縉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縉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身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縉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增殺牲以盟縉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入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可召為長史



以代元冲伯之從之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為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盪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都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聞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于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空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王立

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聖朝赦罪貴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主上承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馮行有序佩紫懷黃誰惟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儻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甃表之長寧不衰哉况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縣首崇街而將



南史陳慶之傳卷之二十一
陳慶之傳
九
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
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
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
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為魏人所殺伯
之既至以為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

陳慶之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碁每從
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暇聞呼即至甚見親賞
從平建鄴稍為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普通中魏徐州

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為武威將軍送豫
章王綽入鎮徐州魏遣元延明元或率衆十萬來拒延明
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像章主棄
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遂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
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
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
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閣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
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馳澗去渦陽四十里
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銳戰捷不足為功如不利沮我軍勢
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已皆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



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
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滎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
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
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
若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
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
噪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喉詔以渦陽之地置西
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又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
魏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為假節驍勇將軍送顥還北顥
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銜縣進至睢陽

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且至中攻
陷其三大千乃退時魏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
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楊昱等率御仗羽
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
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
昱又遣尔朱世隆西荊州刺史王罽據武牢時滎陽未拔
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
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
登城壯士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



三千大破之。嘗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武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武牢，刀宣、刀變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十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宮衛嬪侍無敢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皆梁以時事未安，且資

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車洛下，南人不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勳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



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
 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
 榮乃為檄齊自碭石與顓戰於河橋大敗走至臨穎被禽
 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陳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
 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為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
 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為北
 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中大通二年開田六千頃二
 年之後倉廩充實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祇慎每奉詔
 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純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
 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

俞藥藥初為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
 非君子所宜改姓俞藥曰當今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
 安州刺史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為心而勇勁自立其累世之德蓋
 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為幸哉慶
 之初同燕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
 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
 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鷓毒唯
 命也夫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





東萊先生南史詳卷之二十一

列傳

賀瑒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
 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
 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梁
 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
 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
 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
 議多見施行二子革季弟子琛並傳瑒業





東萊先生南史詳卷之二十一

列傳

賀瑒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
 顯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
 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為儒者宗矣梁
 天監初為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說禮義武帝異之
 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
 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
 議多見施行二子革季琛並傳瑒業



瑒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
 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瑒家貧常往還諸暨販
 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
 之門徒稍從問道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
 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瑒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
 數間年將三十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口述先
 儒吐言辨潔坐之聽受終日不疲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
 到既為行事聞瑒美名命駕相造會瑒正講學侶滿筵既
 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瑒說經無輟曾不降意既下車欣
 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慨嘆曰通儒碩學

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瑒了不酬荅神用頽然慨
 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吏瑒辭以母老終於固執普通中太
 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瑒年已四十餘始應辟
 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
 曰瑒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
 軍禮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瑒性貪畜多受賕賂家
 產既豐買主第為宅為有司奏坐免官後領尚書左丞參
 禮儀事瑒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
 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瑒容止閑
 雅故時人呼之侯景陷城瑒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與至闕



南史卷之三十一 齊本傳
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
而止賊復與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
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朱异

朱异字彥和錢塘人也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
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遍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
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
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
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恭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
也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时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

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
表薦异年时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
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
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承使
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
用武帝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
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復除中書
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
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
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尅獲相繼徐州地

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偽也帝仍遣异報
法僧并敕眾軍應接受并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
策焉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爾軍國故實自
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
詔誥救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
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
之間諸事便了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
賀琛遞口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
易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園基上品而貪財冒
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遺曾

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未下
酣飲其中每迫曠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
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內外產與羊侃
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娛子鵝包鮓不輟於口雖朝
謁從車中必齋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自徐勉周捨
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內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為
已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异在內
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
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
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



初武帝夢中原蓋平舉朝稱慶甚悅以語異曰吾平生少
 夢夢必有實異曰此宇內混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
 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許武帝欲納之未決嘗
 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
 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異探帝微
 旨荅曰聖明御寓上應蒼玄先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
 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客受恐
 絕後來之望帝深納異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
 沒帝憂曰今勿作晉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
 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異議以和為允帝從之其年

六月遣謝挺徐陵使北迎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
 絕和及致書與異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
 令具申聞異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賊遂以討异及
 陸驗為名及景至城下又謝啓言朱异等幾弄朝權輕作
 威福臣為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歛轡北歸
 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
 特以异等為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
 祇氛既息誅之未晚帝乃止异之方幸在朝莫不側目雖
 皇太子亦不能平至豆城內咸尤异帝登南樓望賊顧謂
 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慙憤發病卒。



并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
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
簿近代未之有也

顧協

顧協字正禮吳郡人晉司空和六世孫也外從祖右光祿
大夫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
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
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研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議及內弟率
尤推重焉初為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贊其
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

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強仕南方卑濕三十
已衰如協便為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
澤於是協為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普
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
中書通事舍人自為近臣便繁機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
時輩榮之

徐攜

陵 孝克

徐攜字士秀東海郟人幼好學及長徧覽經史為文好為
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為我
求一人文學俱長兼不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



弟徐摛形質陋小若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為侍讀既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畫學之宮體之變自斯而起帝聞之怒召摛加詰責及其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橫應答如響帝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悅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為政清靜

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春月風俗便改秩滿為中庶子除太子左衛率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眾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子陵最知名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爰長博涉史籍從橫有口辯父摛為晉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軍繼府軍事王立為



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朝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荅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齊文襄為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六年除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欵容正坐陵進讀奏伏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

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網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競不已者乃為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負外常侍路上比有謬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曄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



南齊書卷之二十二 名臣傳
稱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太建中為尚書左僕射朝議比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
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
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
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
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尅淮南數十州地宣帝
因置酒舉杯爲陵曰賞卿知人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
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
共之自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慧之相也自陳劉義文將軍
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為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

試詞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
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
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
散失存者三十卷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道俗愛業者數百人
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
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後為國子祭酒孝克每侍
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
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
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



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特論美之
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為粥不能
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
終身不復食焉

王僧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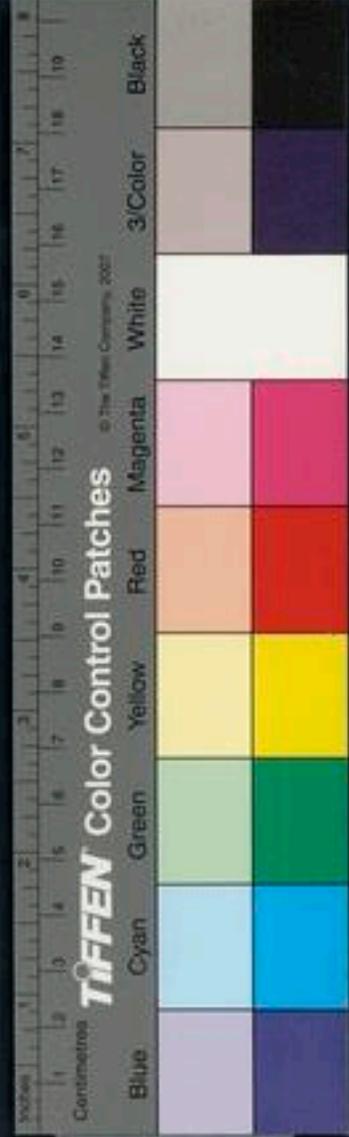
王僧辯字君才太原人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
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後為江州
刺史僧辯隨府為中兵參軍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
稱。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赴援會岳陽軍襲
江陵人情搔擾元帝以僧辯為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

鮑泉力不能尅長沙帝命僧辯代之遂平湘土還復領軍
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為大都督軍次巴陵
頃之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賊乃引退
元帝又命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攻城不剋有流星
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
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
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元帝加僧辯侍中尚
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頗表勸進並蒙優眷於是發江州
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龍南陵鵠頭等城並
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益



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益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為盟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翻思景為逆寇悉平。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侍中尚書令如故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

以陳武帝為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為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納等據車輪夾岸為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閩艦亘水陵山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為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大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二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並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群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



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為之動指揮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次姑熟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為太尉車騎大將軍十月魏遣兵及梁王登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為大都督荊州刺史未至而荊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與陳武帝參謀討伐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

以為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渙至東關裴之橫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未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陳武帝時為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嘗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自有兵來僧辯與子頴遠走出閣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頴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



欲與齊師賜討是夜及子頌俱被殺

羊侃

羊侃字祖忻泰山人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為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為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侃因伏以手扶鞍次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以功為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嘗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眾十萬及

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伐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踰於他人會大舉北侵以侃為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自陽侯明象水攻彭城不見納既

而魏援大至侃頗言棄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石冷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守以宗室間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閻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也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指麾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

深仗之及賊逼城衆皆兇懼侃偽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中軍師將軍賊作登城樓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壘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屏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入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鷺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

南史列傳卷之三十一 羊侃傳
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
侃謂鶯曰久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
不以爾而生進退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後大
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
為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
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侃少雄勇膂力絕人所引弓至
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掉歌兩
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儻人張淨琬腰圍一尺
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

論曰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愛鴉

仁晚遇屯剝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
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
逢茲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
斯為得又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與主而外求君遂
使尊卑易位親疎質序既同兒戲且類奕基延敵開釁
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為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
斯謬也

江子一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少廉
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仕梁起家為王國侍郎奉朝請上



南史書傳卷之三十一
書言事為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為刺客武帝異之又
啓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朱异權
要當朝休暇之日宿安輻奏异不為物議所歸欲引子一
為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
大同初遷右丞元弟性正剛列子四自右丞上封極言得
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左漸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
施於時政侯景攻陷歷陽自橫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
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赴子一乃退還南州收餘
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
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關前終死

關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子四子五並力
戰直前子一子四死子五傷脛還至漸一勸而絕詔贈子
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
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
五中書侍郎謚烈子

胡僧祐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銀青光祿大夫
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除南天水天
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詞鄙野多被
朝譴而自謂實工矜伐焉甚。大寶二年景園王僧辯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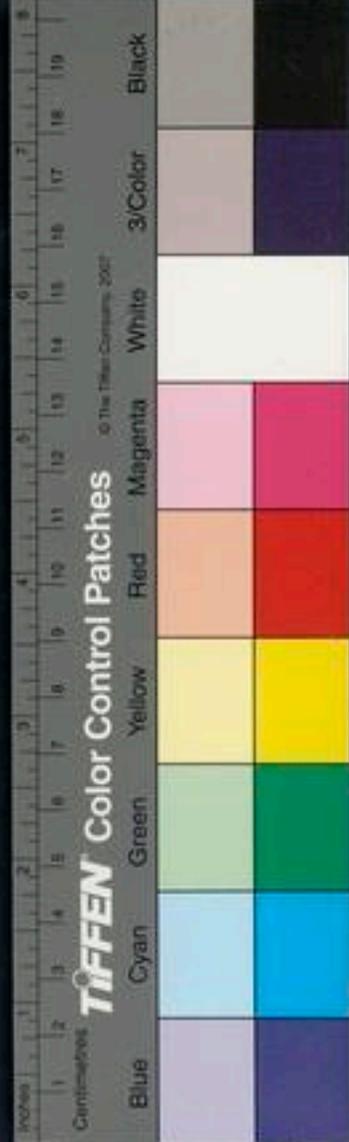
南齊書卷之三十一
齊代初傳
巴陵元帝拜為假節武猛將軍令援僧辯大敗景將任約
軍擒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植
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
笑之魏軍至中流矢卒

陰鏗

陰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為梁湘
東王法曹行參軍。陳天嘉中為始興王中錄事參軍文
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口召鏗預宴使賦新成
安樂宮鏗援筆便就帝甚嘆賞之。田承遷晉陵太守員外散
騎常侍頃之卒

王琳

王琳字子珩會稽人本兵家元帝居藩琳姊妹並入後庭
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為將帥。侯景
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
後拜湘州刺史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平景
之勲為第一。元帝性多忌以琳得衆心出之嶺外授都
督廣州刺史元帝為魏園逼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師次
長沙知魏平江陵立梁王詒為元帝舉哀三軍縞素傳檄
諸方為進取之計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
于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為勤王之師矣温大真何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王琰傳
人哉。初魏克江陵求嘉王蒞年甫七歲逃匿人家琳迎
還湘中陳文帝立琳乃輔蒞次于濡湏口陳遣吳明徹襲
益城琳遣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東下陳遣
侯瑱侯安都拒之琳船艦潰亂兵士投水死者十二三上
岸為陳軍所殺殆盡琳尋與蒞同入齊齊老昭賜琳璽書
令鎮壽陽。陳將吳明徹寇齊救將軍尉破胡等出援
令琳為經畧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慎勿輕
闖破胡不從大敗琳突圍僅免吳明徹進兵晝夜攻擊城
內水氣轉侵入患腫死。
兩相被從七月至十月城陷波流
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
悉其為變殺之城東北。琳體貌

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
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
心少為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
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為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
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
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為之歔歔流
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張彪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亡命在若邪山為盜
頗有部曲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貞陽侯踐位為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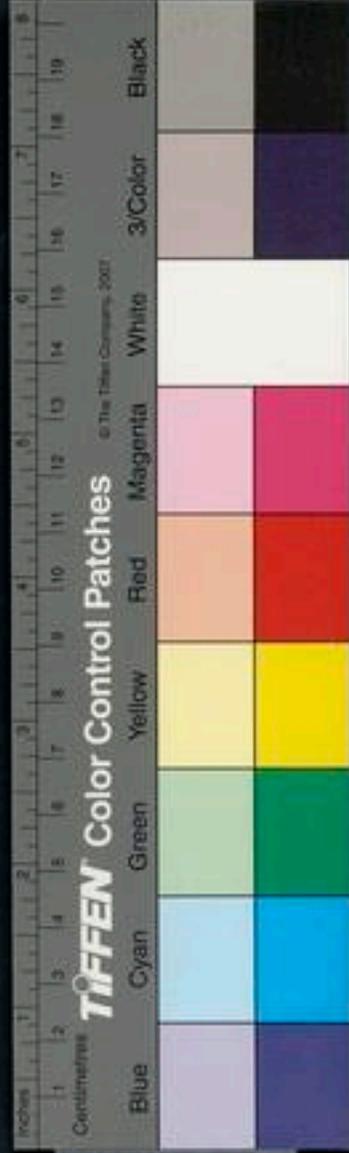


揚州刺史刻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
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
彪乃遣沈泰吳寶貞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
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
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可往
收取遂往盡獲之彪特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入叛彪彪復
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棲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
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
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
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

吠劫來便齒一人中猴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
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隋劫遂殺彪拜
第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
彪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
任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微江則自致
亡軀胡亦期之墮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王
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
厦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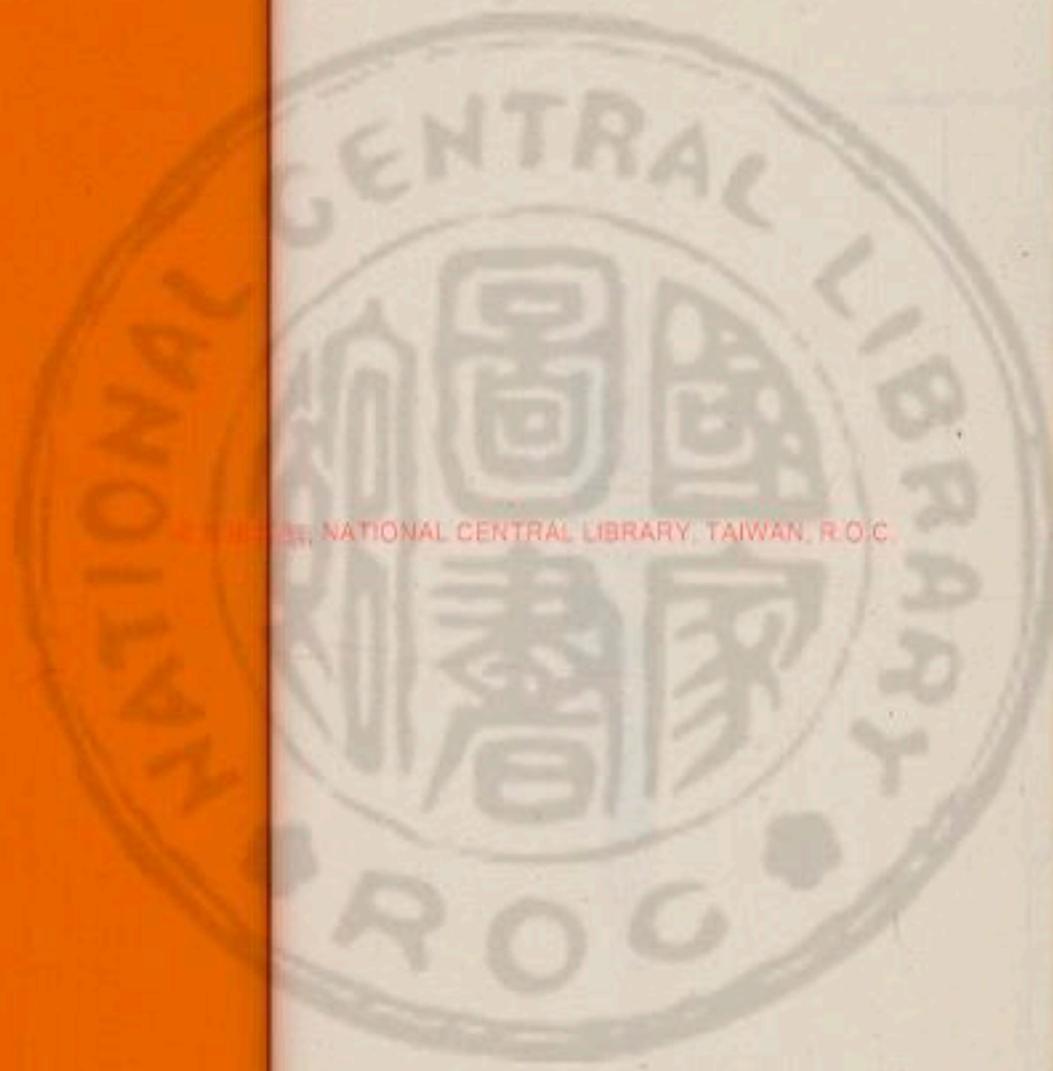
南史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

九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entime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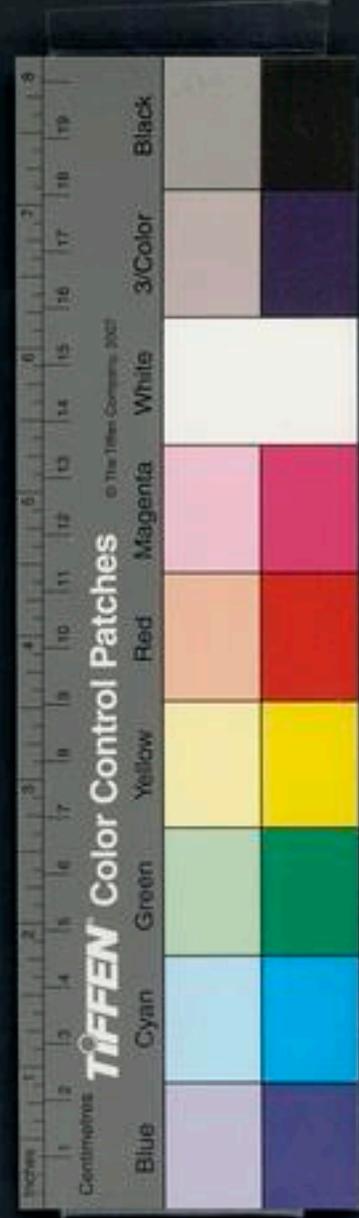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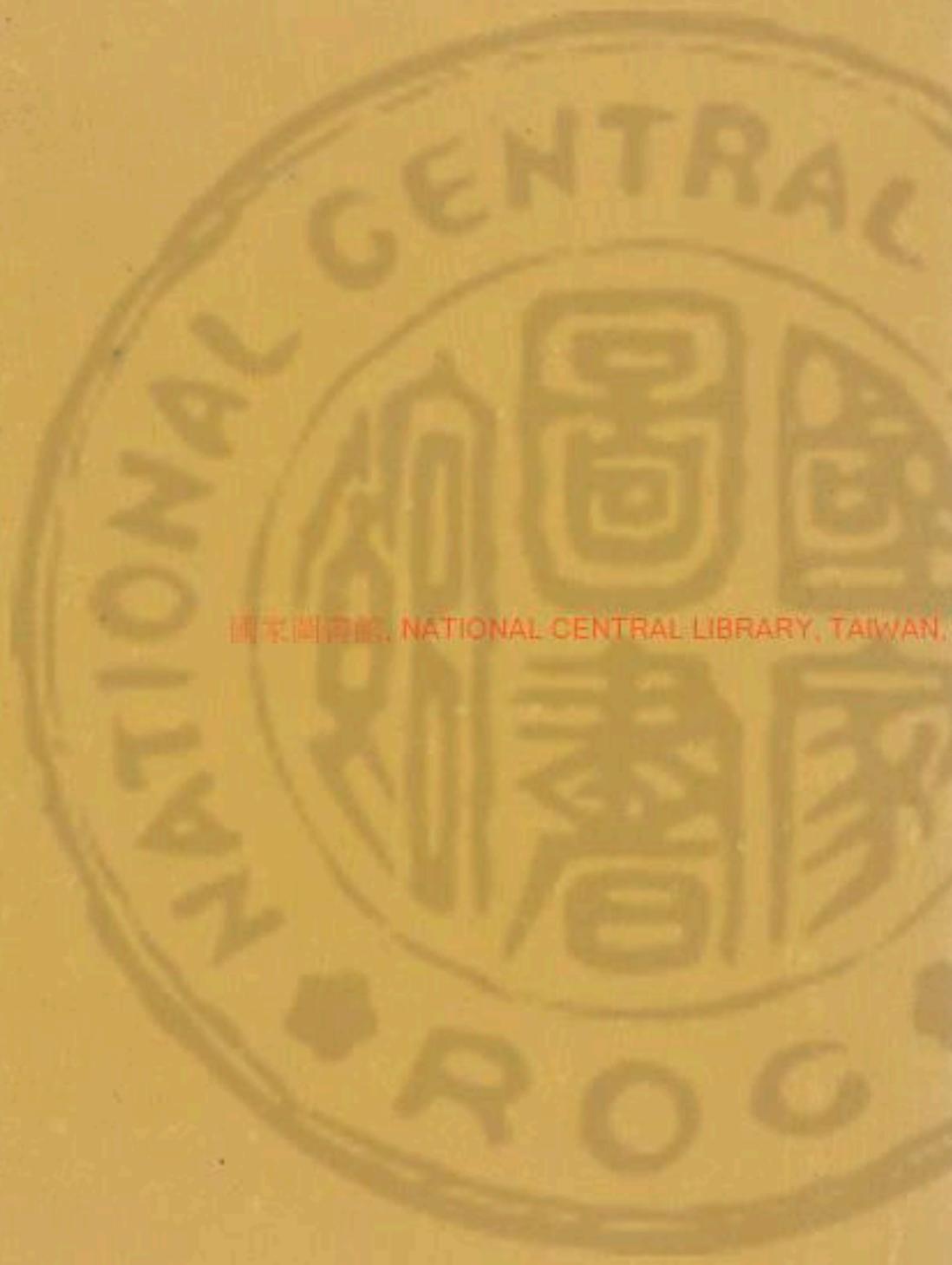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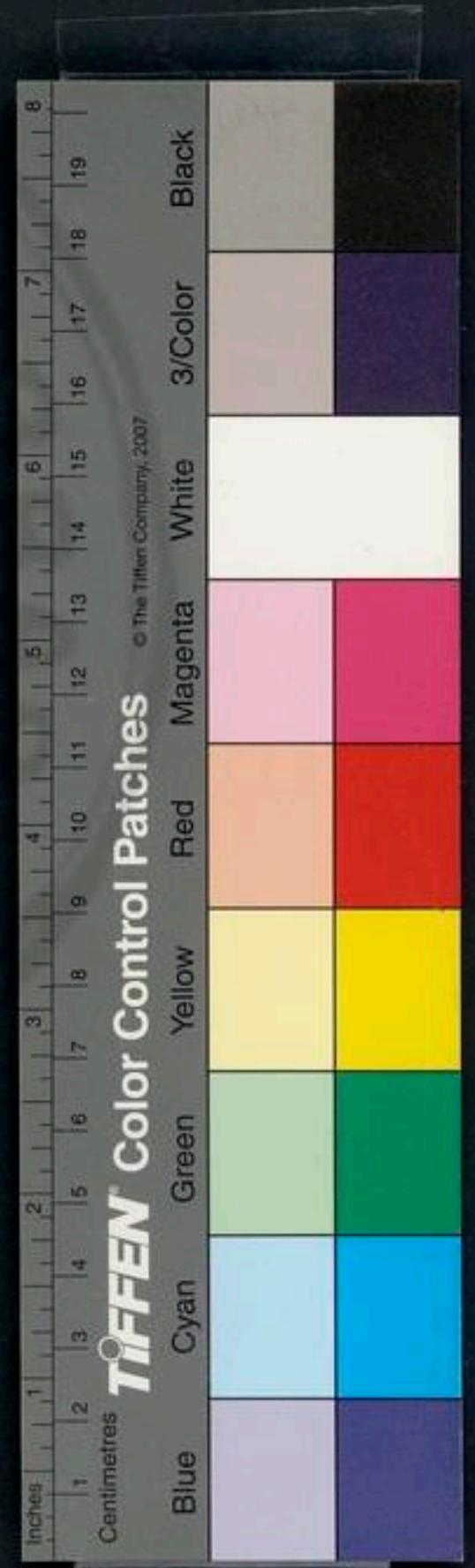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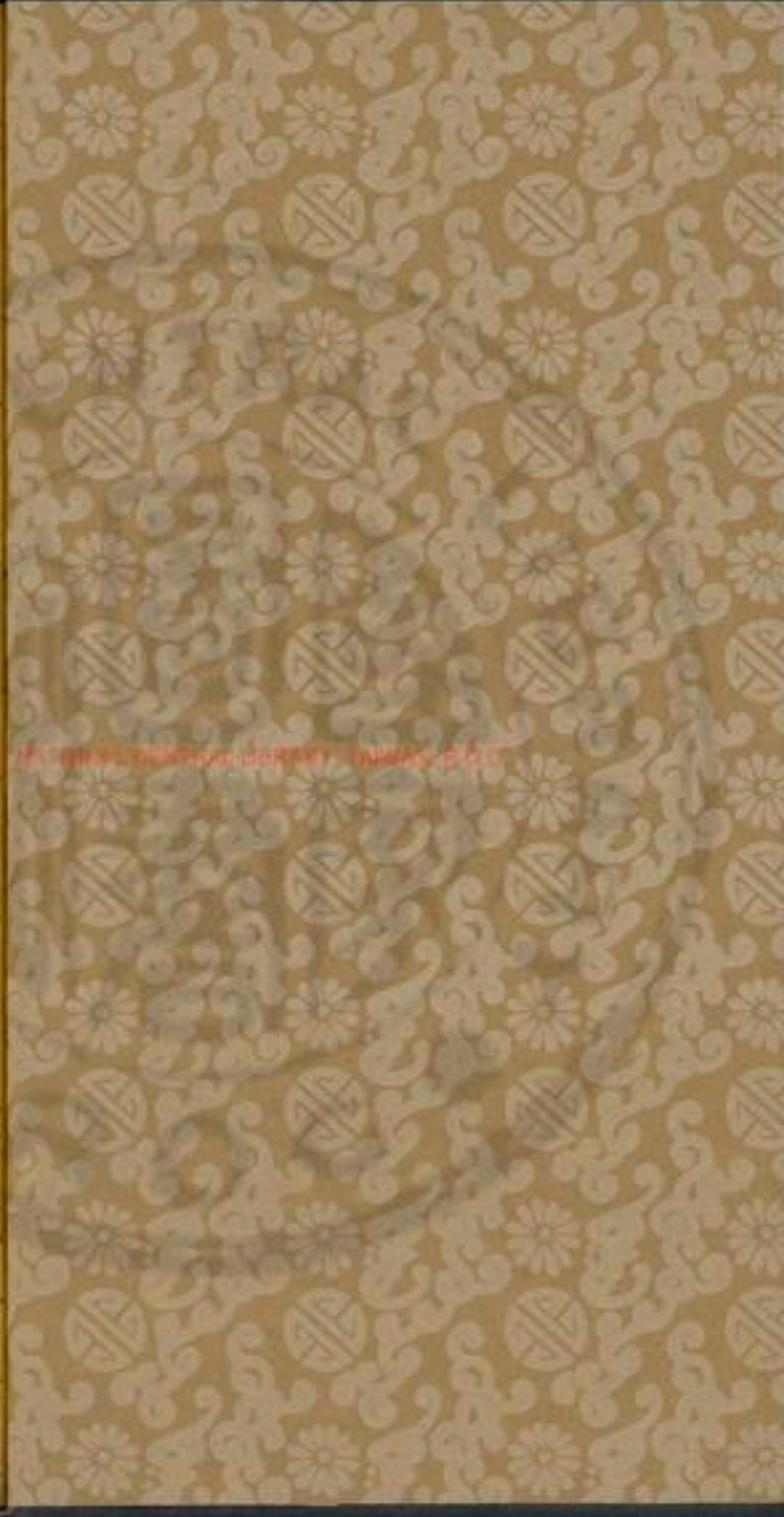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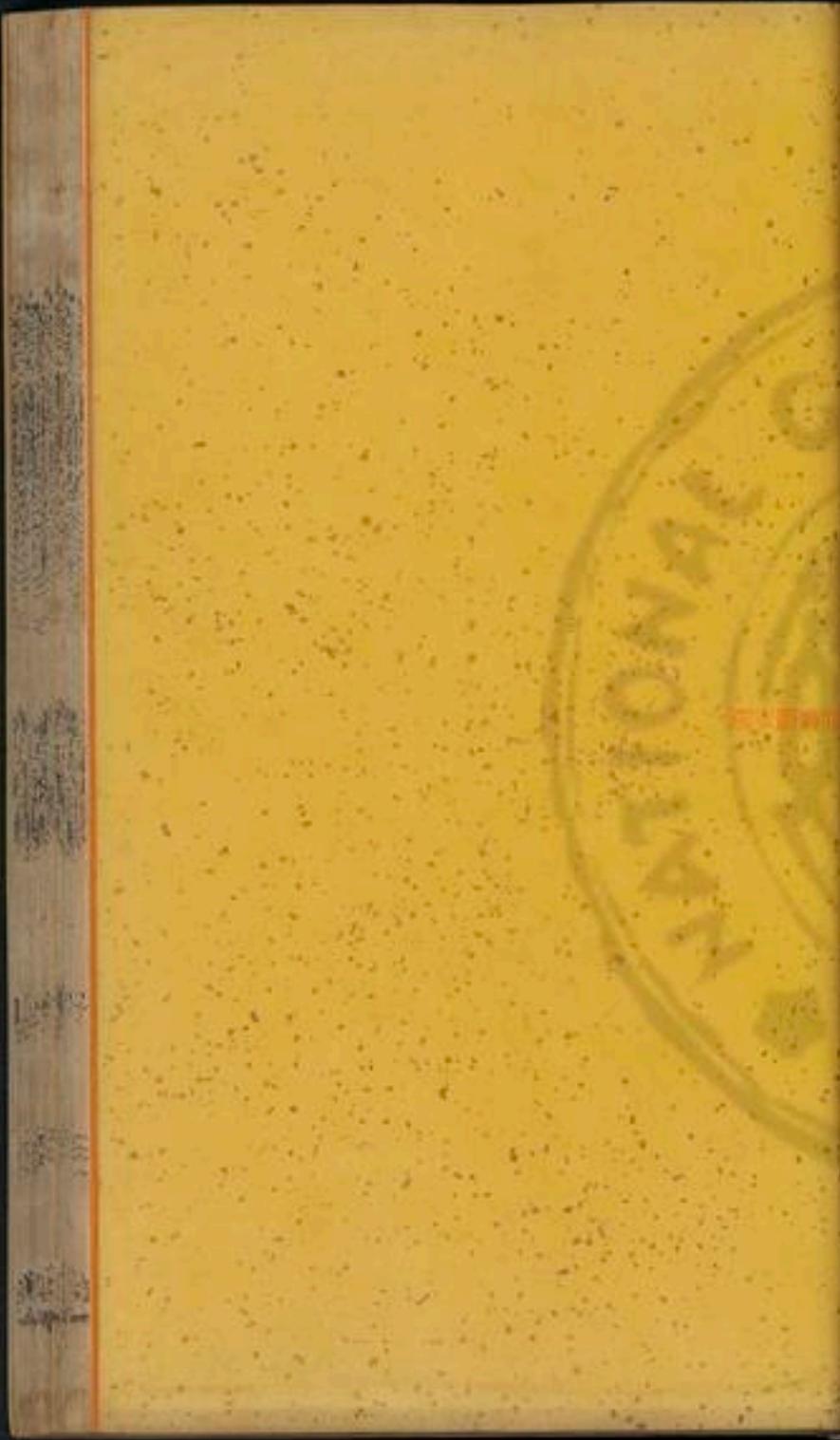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33721 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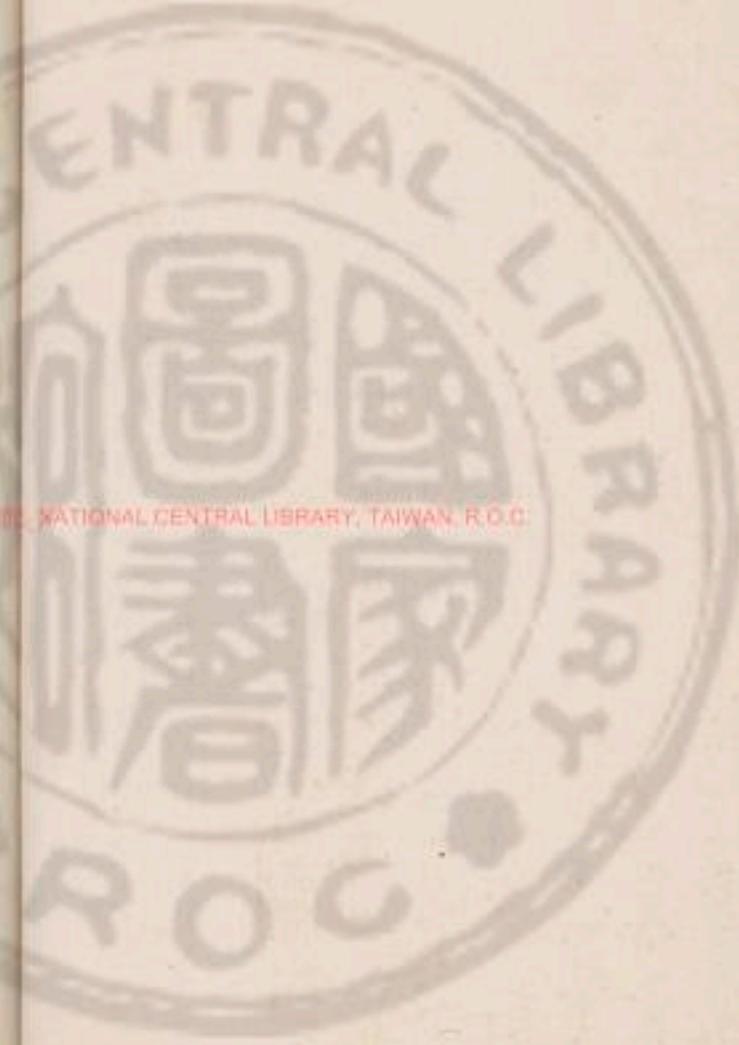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二

陳諸臣列傳

杜僧明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人梁大同中盧安興為廣州刺史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為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頗征徠獠有功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罔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蕭映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憚後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



雄及罔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
弟子略子烈並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
葉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為報非丈夫也
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
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
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
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為主以攻刺史蕭映一日之
中衆至數萬陳武帝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
殺天合禽僧明及文育等並釋之引為主帥。武帝征交
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

援建鄴武帝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為前鋒斬裕及與蔡路
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
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
李遷仕又據大阜入瀨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為前
軍與僧明擊走之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武帝頌豫章命
僧明為前驅所向剋捷武帝表僧明為長史仍隨東討軍
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兖州刺
史進爵為侯仍領晉陵太守及荊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
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

周文育



周文育字景德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周會為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弟姊並長大困於賤後奮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為已子母遂與之及會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為之名為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梁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為前軍剋蘭裕援歐陽頎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

為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兩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又表文育為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臯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衆潰不敢過大臯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累遷散騎常侍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吳興圍剋杜龕又濟江襲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為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帝夜往



起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武帝以侯瑄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益城未剋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駢將鮑磬獨以小艦救文育乘單舸舫跳入磬艦斬磬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梁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黃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進封壽昌

縣公。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率衆軍討之時新吳洞王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勣守邵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又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頔頓軍苦竹灘傳恭據鹿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舸舫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率東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為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柵偽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茅詔茅詔上流則歐陽頔蕭勃下流則傅



南史書卷之三十一 侯瑱傳 四 侯瑱
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
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周鐵武陸山才襲頠禽之於
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以巡傳泰城下因攻泰剋之
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為人
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勃余孝頃猶據
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致降文育孝頃退走新
吳廣州平文育還頠豫章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及周迪
破余孝頃子公颺弟孝勤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
文育及周迪黃法氈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衆來
會文育遣吳明徹為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

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偽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
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為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
曹慶殺孝勤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
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
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
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君取曇朗人皆驚懼亡
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
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謚曰忠愍

侯瑱

侯瑱字伯玉巴西人梁元帝授瑱南兖州刺史郟縣侯仍



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為前鋒景奔吳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之於吳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孰魏攻荊州王僧辯以瑱為前軍赴援未至而魏尅荊州瑱頓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為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奔齊是時瑱據中流甚強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文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柵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王琳引合肥灤湖之衆舳舻相次而下瑱率軍進獸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東西風吹其舟艦並壞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遠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其年詔以瑱為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益城薨贈大司馬謚曰壯肅

侯安都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善騎射為邑里雄豪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



南史高僧傳卷之三十一 後漢書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帝攻蔡路養被李遷仕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武帝謀襲
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
武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
弗之覺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
入進逼僧辯臥室武帝大軍亦至遂禽僧辯以功授南徐
州刺史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
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登
俾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
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
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

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嗣徽等大懼尋求和武帝聽
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黨平猶據採石守備甚嚴又
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以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
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熟武帝遣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
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賊北度蔣山武帝與齊軍
戰於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橫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
爵為侯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
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頴傅泰等唯余孝頃
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
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衝拔夜燒其艦文育率



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豎柵引營漸進頗致尅獲致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眾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尅而王琳至奔口安都乃釋郢州悉眾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囚總以一長鎖繫之置於榻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益城白水浦安都等其言許

賜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住榻而釣夜載安都文育等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後其官皆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群臣議翼奉文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文帝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番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



群臣無出其右自王琳平後安都動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章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列等並為之賓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日益驕慢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按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天嘉二年賜死。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為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

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卒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無念一身之道卒皆如言

歐陽頴

歐陽頴字靖世長沙人陳武帝入後都將至始興頴乃深自結託遷頴為始興內史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為東衡州以頴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平元帝徧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群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頴甚公正本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



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
顏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
顏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荆
州顏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顏為前軍都督周文
育破禽之送于武帝帝釋而禮之後嶺南亂顏有聲南土
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
至嶺顏子紇已剋始興父顏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
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州軍事平越中郎將
時顏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
後委積頗有助軍國費贈司空謚曰穆

淳于量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齊北人也世居建鄴少善自居處
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為荊州刺史父文成分量入
馬令徃事焉以軍功封廣晉縣男出為都督桂州刺史王
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徃來而別遣使歸
武帝武帝受禪徵為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帥多戀本
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
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吳明徹之北侵也量潛度
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剋定量改封始興
郡公薨

章昭達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為流矢所中眈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為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眾以備杜龔龔使昭達往京口臬承計畫杜龔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吳興以討龔龔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寇之累功除定州刺史天嘉

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勳第一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為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踰嶺討陳寶應幽戰不利因據上流為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為都督江州刺史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歐陽統



南史卷之三十三 章明傳
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統聞昭達奄至乃出頓
涯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過舟艦昭達居
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
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統禽之遷都廣州平
進位司空太建三年病薨贈大將軍。昭達性嚴刻每奉
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尅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並
同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談談文伎雜樂備羞
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

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炤秦郡人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

詣武帝帝為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
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
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
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都文帝即位以本官
加右衛將軍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次
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
緣江城鎮相續降欵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為
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
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尅仁州授征北大將
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



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
攻具又遇淝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
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
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
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
遁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及周滅齊宣帝將
事徐兗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
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進清
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

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灌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
輪遇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
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
艦並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
位大將軍以憂遽疾卒於長安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
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
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
奔行已之方頗同吳漢既眇而貴亦黜而王吉凶之筭
豈人事也明徹屬否運之期當關土之任才非韓白識

暗孫吳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避師亡
國寔宜矣哉

傅綽 章華

傅綽字宜事靈州人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
長好學能屬文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綽
肆志尋閱因博通群書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
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綽為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
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沉思者亦無以加甚為後主所重
然性木強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
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主制衡軸而益疎文慶等

因共譖之後主收綽下獄綽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
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皆欲遠誦佞未明求衣
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
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
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兆庶
流離轉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眾叛親離
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
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綽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
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
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

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
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弱於
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
乘之草莽諂佞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
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
怒即日斬之

顧野王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人七歲誦五經略知大指九歲能屬
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
安地記二篇長而徧視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善龜占

候蠱篆奇字無所不通為歸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為揚州
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
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
為二絕

姚察

姚察字伯審吳興人父僧坦梁大醫正察幼有至性六歲
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坦精醫
術知名梁代二宮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游學之資
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
東宮盛脩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循吏傳

循吏傳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弁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閭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勳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毗庶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循吏傳

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已弁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閭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內晏安毗庶



南史卷之三十一 循吏傳 一
蕃息奉上供徃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
以六替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繫吏無苟
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
百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
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
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最邇迫
隘荐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
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
構及末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
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大馬餘菽粟

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梁綺
節珠窻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
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莅
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窳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
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化莫從齊
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變風移百城為政未甚
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朴恭己南面導人
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
丞與建康為比末明繼運重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
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邵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



南史書卷之二十三 列傳
輒加振卹十許年中百姓無大次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
逸歌聲舞節袿服華粧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
徃非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衆專務刀筆未
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場大擾真
車連歲不遑營君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群
孽賦調雲起徃後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五長合詹袁刻
聚歛侵擾黎甿天下無所措其手足梁武在田知人疾苦
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
之內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卹隱
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已所先事唯急

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為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
錦之飾大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
先海內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助政道
始擢到溉為建安內史劉駿為晉安太守溉等居官竝以
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
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為長沙內史武康令
何遠清公以為宣城太守剖符為吏者徃徃承風焉斯亦
近代獎勵之方也按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美今竝掇
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吉翰

吉翰傳

三

三

三



吉翰字休文馮翊人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為將
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為武帝所知賞累遷徐州刺史監
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
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
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
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
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
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群下畏服莫敢犯禁
卒於官

杜驥

杜驥字度世京兆人高祖豫晉征南將軍兄垣頗涉史傳
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
北入南朝常以儉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青途所隔
垣恒以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
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垣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
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辨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
廷之薄也垣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高祖因晉
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儉賜隔日磾胡
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
未必能也上默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



南史書卷之三十一 杜慧慶
父使候同郡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為
青真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
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人所稱詠後徵為左軍將軍
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

杜慧慶

杜慧慶交阯人也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
破合浦徑向交州慧慶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
之循鎗破餘黨皆習兵事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二軍
入城乃食慧慶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
放火箭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
煥并循二子並傳首建鄴封慧慶龍編縣侯武帝踐祚進
號輔國將軍。慧慶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
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人飢則以私祿振給為政纖
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靈給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
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

傅琰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姿
儀仕宋為武康令遷山陰令並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
賜爵新亭侯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以琰為山陰
令賣針膏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掛團絲於柱鞭之密



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
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
無敢為偷琰父子並著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子孫相傳
不以示人丹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州近世罕有時長
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闡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
令何敬叔故鄆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
字彥流歷錢塘山陰稜陵令南平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
祿而居處日貧寂之字德玄吳興人年十七為州西曹兼
直主簿刺史王彧行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
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為教然後開彧歎曰不意鄧君章

近在閣下即轉左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
令沈嘖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貞不可為也政
當處李孟之間乎嘖之吳興人性疎直在縣自以清廉不
事左右浸潤言至遂鎖繫尚方歎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
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
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為誰嘖之以手板四面指
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自至嘖之雖
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又有汝南周治
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琰子
翽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



南史書卷之三十一 任珍傳 六 臣 林
夫人發奸植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咨曰無他也唯勤而
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
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手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
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為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翻入
代玄明為山陰令問玄明日願以舊政告新令尹咨曰我
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別當相示既曰作縣令唯日食
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人宋元嘉中為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
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通直

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
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詣四星文災變不信太
史不聽外奏救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帶巾內省直有異先啓
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
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
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否我起此寺是大功德
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膏兒貼婦佛若有知當
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大
怒使人馳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
入帝好園基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期為第三品與

第一品王杭園基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基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忽又曰堯以此教冊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家嘗賜猶異餘人。出為晉安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任郡立學堂教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琊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除後軍將軍褚彥回嘗請愿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帙彥回歎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沈瑀

沈瑀字伯瑜吳興人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懽悅頃之成林去官還都起為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死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為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者芒屨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為富人所辱故因以報



南史記卷之三十三 沈瑀傳 八 臣 林
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孫謙 廉

孫謙字長遜東莞人也初為句容令清慎強記縣人號為神明齊初為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任職不受餉遺追載練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梁天監六年為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強力為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後猛獸即害居人謙為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隣境九年以老徵為光祿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劾帝笑曰朕當

使卿智不當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

給秩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

遺條弊風及則布被莞席卒年九十二

從子廉字思約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前調不辭勤劇遂得為列卿晉陵吳興太守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狡謎以喻廉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

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國帝嘗曰東莞一孫謙庶而已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人任齊為奉朝請詔武帝踐祚遷武昌

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為吏杜絕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跡雖似偽而能委曲用意單服充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大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遠為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除名後為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厲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為宣城太守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強言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恃為豪右所畏憚。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絕請謁

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下人以此多為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為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妾語則謝卿以一縑環眾共同之不能記也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西武帝初起以客從帝溺情內教朝政縱施祖深與觀詣關上封事其略曰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慈惠董自識褻慢斯作各競奢侈會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勸愛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



會苛者取入多徑古弦者淪溺溝壑曲鈞者升進重資飾
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沒勞深勳厚祿賞未
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臣聞人為國本食為人命故禮曰
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為急務而郡縣
苛暴不加勸獎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
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詠誦聲溢境比來
莫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
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
邇効賒也今商旅轉繁若食轉衆耕夫日少杆軸日空陛
下若人興屯田賤金膏粟勸農桑者擢以階級墮耕織者

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康讓可生臣謂為國之
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平思尋華扁為國當黜邪佞用
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
旻晏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准願安枕江東主慈
臣懼息謀外旬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寃若賈誼董生豈不
痛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有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
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
使臣言入身滅何所恨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
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
執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



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譏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寮卿士數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歛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為豫章鍾陵令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為南津校尉以祖深為之加雲騎將軍及至南州公啟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肆无忌憚狹穢亡命祖深搜檢奸惡不避強禦動致刑辟奏周捨賊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

過一肉有燒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後有富人効之以徒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絕於干請所領督精兵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玉之於錯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又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偽繁起人咸昔時務殷前世立



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儒林傳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漢武帝時開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負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鬻金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為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顛摯虞之徒雖議

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速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梁武創業深懲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璣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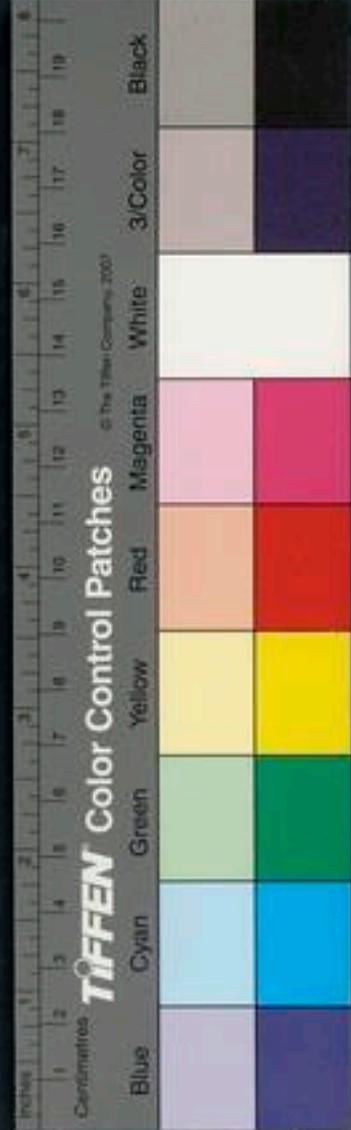
南史卷之二十三
伏曼容
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
業武帝親屈與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
東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
喪亂衣冠殄瘁冠服未寧教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
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米綴蓋亦梁之遺
儒今並集之以備儒林云

伏曼容 字 軀 撰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人少篤學善老易儻好大言常云
何曼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曼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
短聚徒教授以自業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

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嘗以方稀叔夜使拜
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儀
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為一臺二絕曼容宅在瓦官寺東
施高坐於廳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為講說生徒常數千百
人子軀

軀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
知名梁武帝踐祚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
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為永陽內史在郡清靜政務安靜
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
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繩其厲志如此為國子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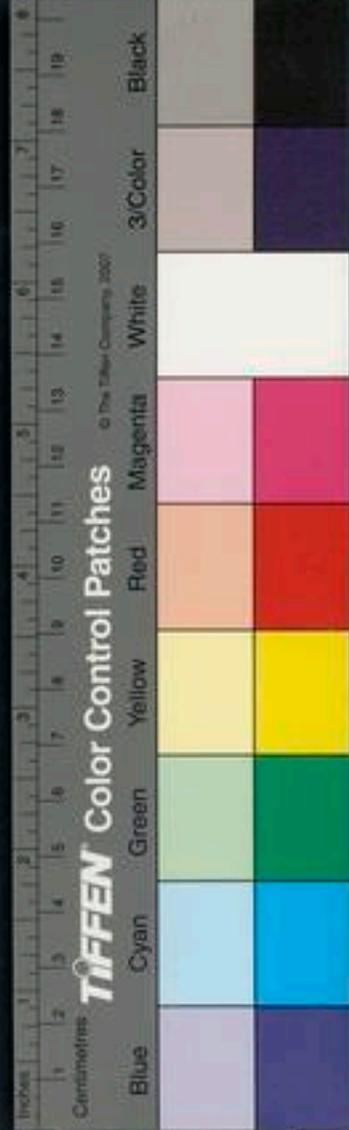


臣等謹奏卷三十三
何遜傳
士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為黃門侍郎俄遷
信武將軍監吳郡事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為史俱稱廉
白遠累見擢暉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留會
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為豫章內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
爵奏請以大不敬論有詔勿論子挺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為
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
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策為當時第一梁武帝師至挺迎
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悅謂之顏子引為征東行參軍時年
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
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於東郊築室不
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豪多與交遊故不
能久事隱靜後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會
邵陵王為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侯景亂中
卒

何佟之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人少好禮師心獨學強方專精王
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齊初為
國子助教建武中為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
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往佟之而已當時



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博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脩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朝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

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東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為太常博士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鄭灼

賀德基傳附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為西省義學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食罄



南史書卷之五十二 黃火傳 十六 充
之又取服故弊盛冬止衣袂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途一婦
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
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荅而去

張譏

張譏字直言武城人也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時周弘正
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
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
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
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坐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
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帝使人慄然宣帝時為武陵王限

內記室兼東宮學士後士在東宮集宮僚置宴時造玉柄
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
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宣帝幸
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為國子博士東宮學
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
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
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終於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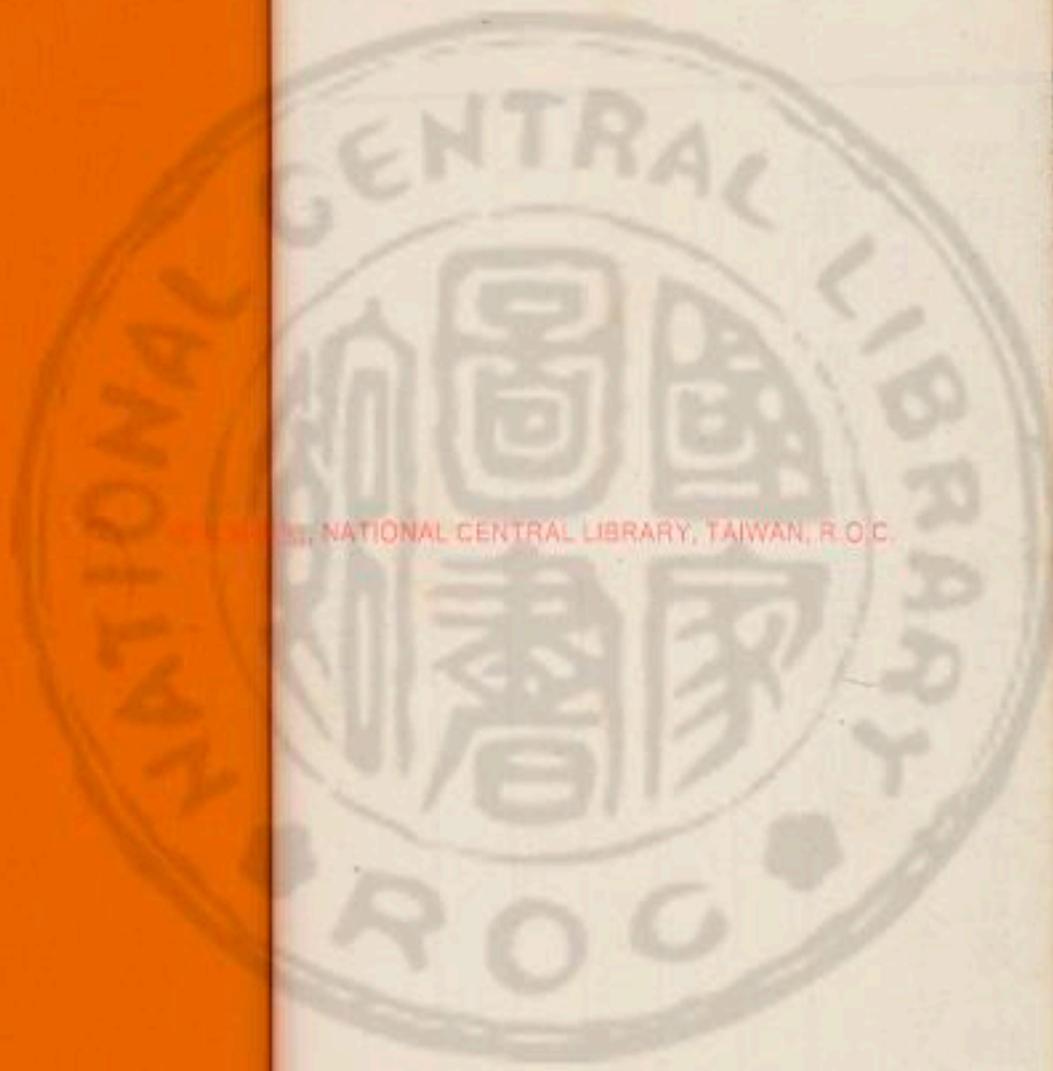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繆齊紫且以
移俗况祿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
業如崔巖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



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經地
設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
德若風下應猶草美哉豈斯之謂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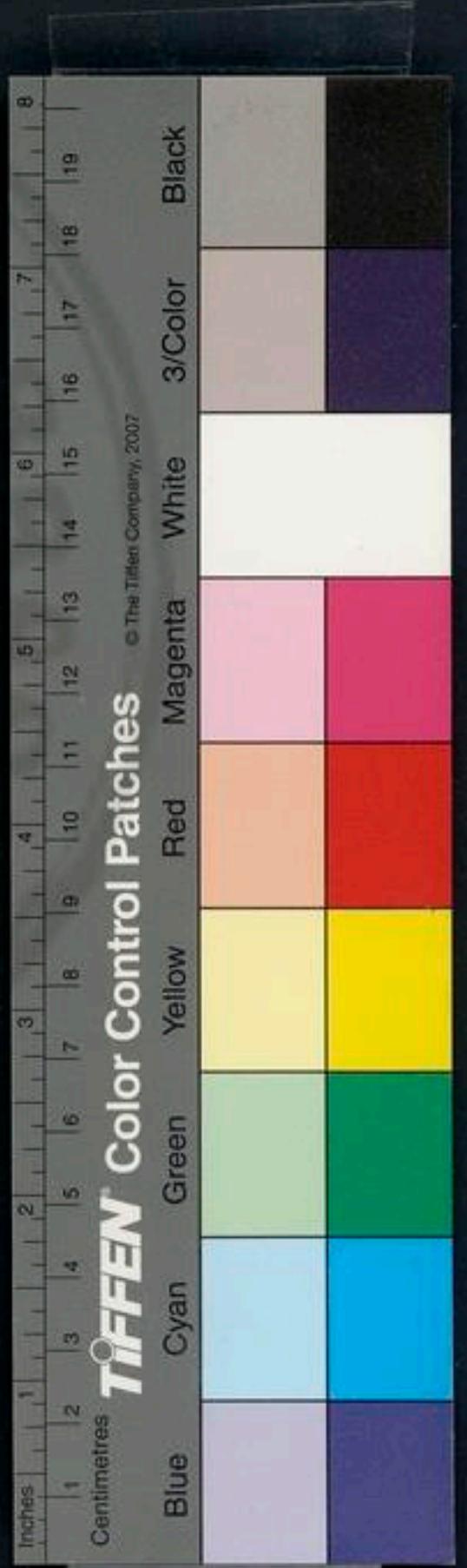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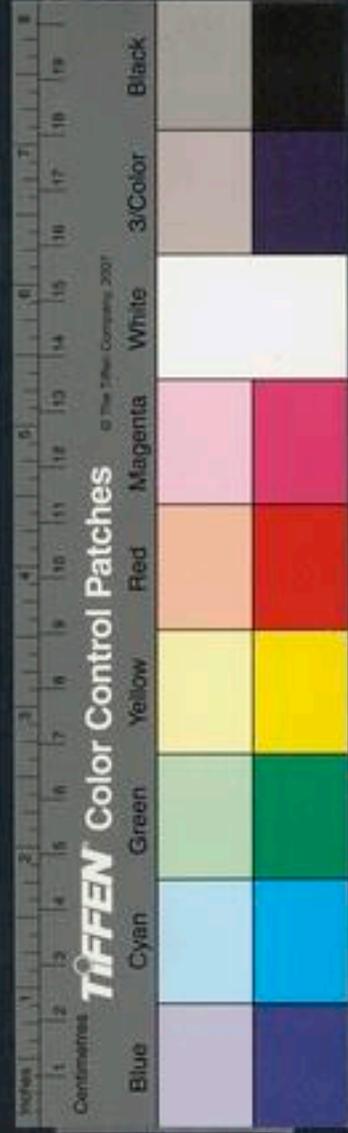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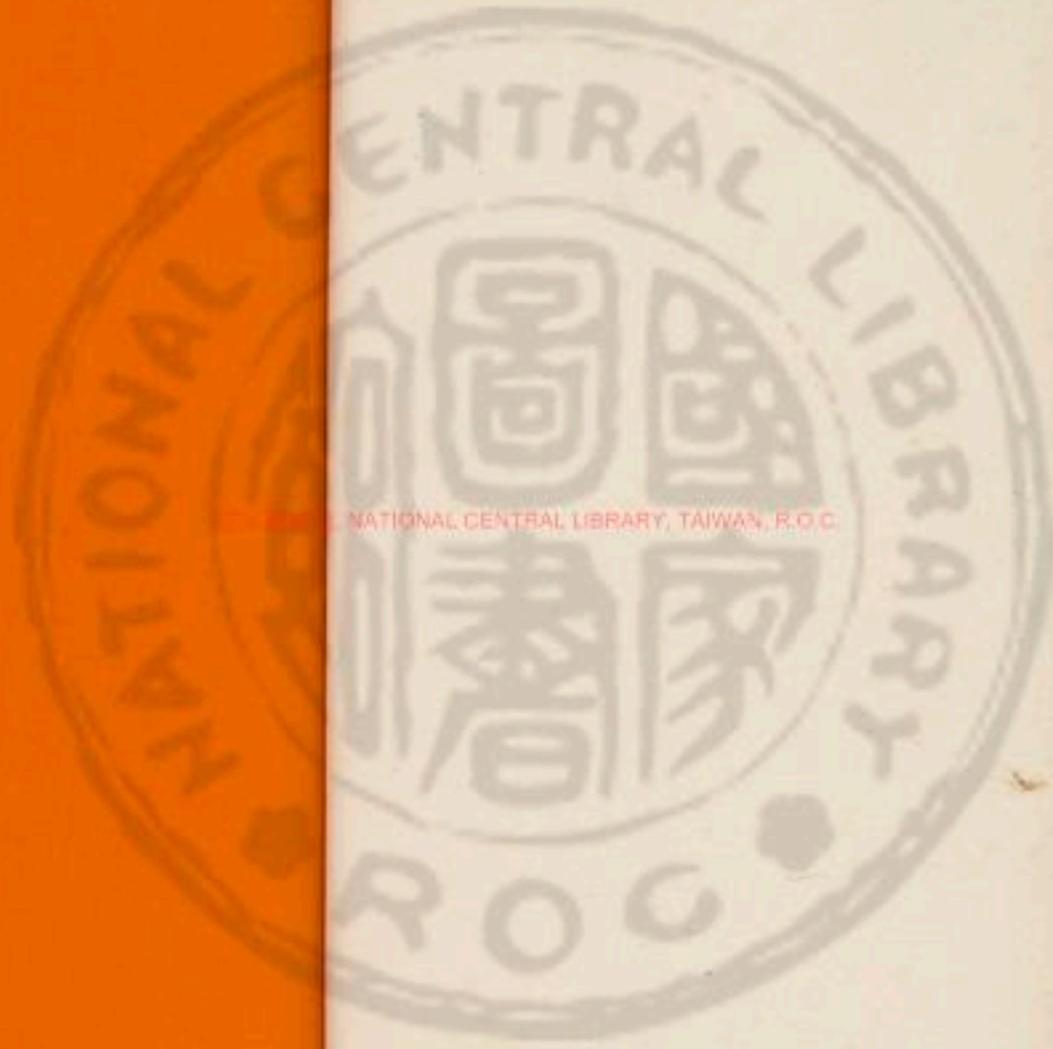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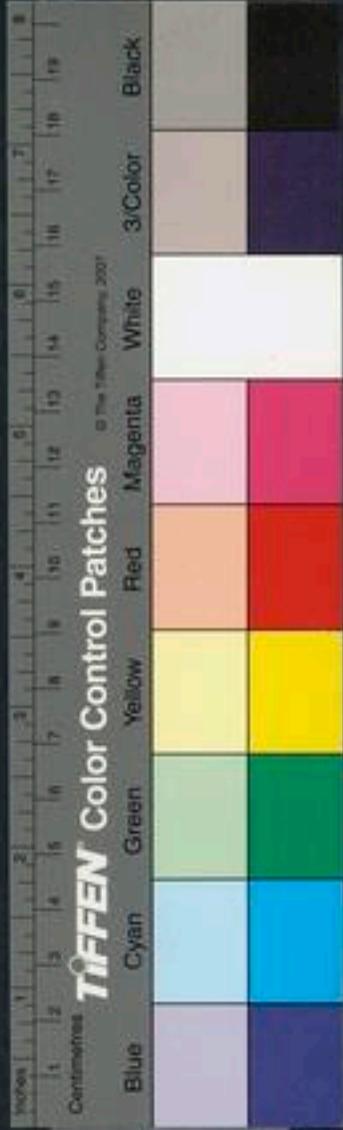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22722 496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文學傳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自漢
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杼性靈至於經禮
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
在上咸所敦悅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
馬南渡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
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煥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
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
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獎勵而向時之



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立靈鞠

遲仲孚

立靈鞠吳興人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為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宮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彥回別彥回不起曰此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為一代罪臣不可復為覆餗其強切如此武帝即

位為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雷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逢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王儉謂人曰立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子遲

遲字希範八歲善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者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倚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鍾鳴為限靈鞠常稱為千里駒齊永明初為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立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明帝即位為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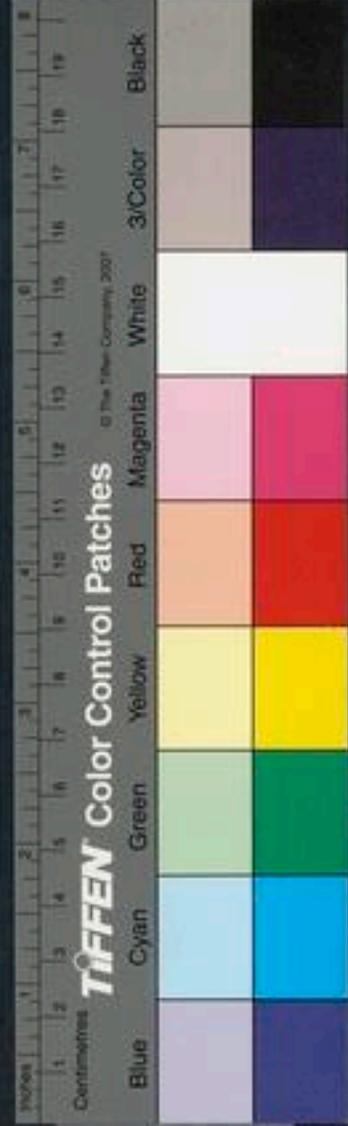


阿令會稽太守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間至而前鋒已
屆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
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
有聲稱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
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
亂頗有贓賄為有司所舉梁武帝踐祚復為山陰令仲孚
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為天下第一

檀超

檀超字悅祖高平人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後
遂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詠自比晉郗超言高平

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左僕也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
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闕元記號不取
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為左僕射
王儉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
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
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為
河洛金匱。又有吳邁遠者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
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
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
道哉至於邁遠何為者乎



卜彬

卜彬字士蔚濟陰人父延之弱冠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為此幘耳今已授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枯魚賦以喻音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摺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蠹蝸蟲蝦蟆等賦皆人有指斥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群浮閣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父謂人云

我詩須大材迨之不爾飛去

祖冲之

暉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人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製曆比古十一家為密冲之以為尚疎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而施行。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入於內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脩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兵校試而頗有



差僻乃毀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求
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冲
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
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
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廢武帝親
自臨視又特善筆末元二年卒年七十二

劉昭

劉昭字宣卿平原人晉太尉定九世孫也幼清警通老莊

義及長善屬文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悉
於刻令

鍾爨

鍾爨字仲偉潁川人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
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爭自於官聞取決詔敕文武
勳舊皆不歸選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為繁密
爨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重授職三公坐而論
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已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
顧高曰鍾爨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荅曰爨雖位末
名卑而所言或有可採且繁碎職事及看司存今人主總



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他言

劉勰

劉勰字彥和東莞人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童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遇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數讚聖旨豈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寔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為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筆候約於車前狀若負蠶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堂中陳諸几案

何思澄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賤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思澄少勤學工文為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嘗自以為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天監十五年敕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通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嶸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



南史書卷之二十四 在思洛侍 六
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
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然當之投晚
還家所齋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
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駟執盛印
青囊舊事紀彈官印綬在前改也。初思澄與宗人遜及
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
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
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為敗家賦
擬莊周馬擣其文甚工

紀少瑜

紀少瑜字幼瑒丹楊秣陵人也年二十能屬文初為京華
樂王僧儒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
夢陸倕以一束青縷絲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
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通進

論曰文章者蓋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
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
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
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
靈而宣之簡素也聊扁之言或未能盡然縱倣之天性終
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



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孝義傳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寔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離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銜家而一代之眊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之嗥翔之感棄捨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為其首斯蓋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守世之

人曾徵誘激乃至事隱問闇無閑視聽考子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家用存旌勸令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郭世通

郭世通會稽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備力以養繼母母亡負土成墳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幅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隣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為孝行焉子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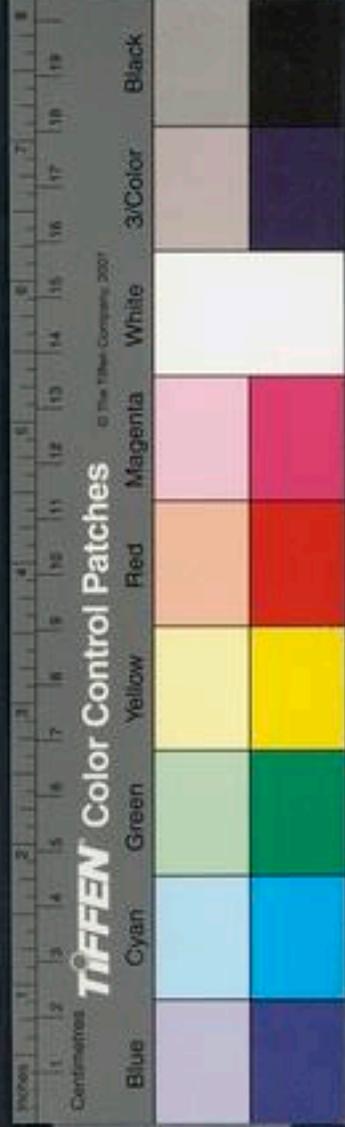
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以已力備貨以給供養義不獨飽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高陽許瑤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歲辰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資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宅上種竹夜有盜其菑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置籬外隣里慚愧無復取者又以種瓜為業會稽郡貴重望計

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祕著明帝泰始七年祭典宗欽山陰孔仲智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士立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別敕用人故二選並

立冠先

立冠先字道玄吳興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為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通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

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疋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



南吳卷之三
立矣然傳
九
臣
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孰之褒策萬代
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衛使不異抗節是同詔
贈正負外郎此天朝舊準古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家室
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
刻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吉粉

吉粉字彥霄馮翊人梁天監初父為吳興原鄉令為吏所
誣逮詣廷尉粉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
為墮涕其父理雖清白而恥為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天
祥粉乃趨登聞鼓乞代父命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

教於人敕廷尉察法度嚴加脇誘取其欵寔法度乃還寺
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救已相許便應伏法然
刀鋸至剝審社死不且爾童穉志不及此必為人所教
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
畏憚顧諸弟幼貌唯因為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
以內斷曾臆上千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
故柰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
主上知尊侯無罪行且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
若轉辭幸父子同濟矣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凡鯢鱗
蜚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齎粉但父掛深劾必正刑

書故思頌小異延父命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冊陽尹王
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翁曰
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粉有靦
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年十
七應辟為本州主簿後裴儉臧盾連名薦粉以為孝行純
至明通易老救付太常旌舉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人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
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
稱之年十七仕梁為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
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宮
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
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
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
母蔡氏錦裙襦氎席被褥單履畢備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
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
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
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閭庭忠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
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隱逸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狗
江湖而未歸隱逸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
藏景窮巖敞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
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難泰之客
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
殆或道窮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
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
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
不譏俗或全身幽復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
巖石之下斯並向時隱倫之徒歟今並綴緝以備隱逸篇
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
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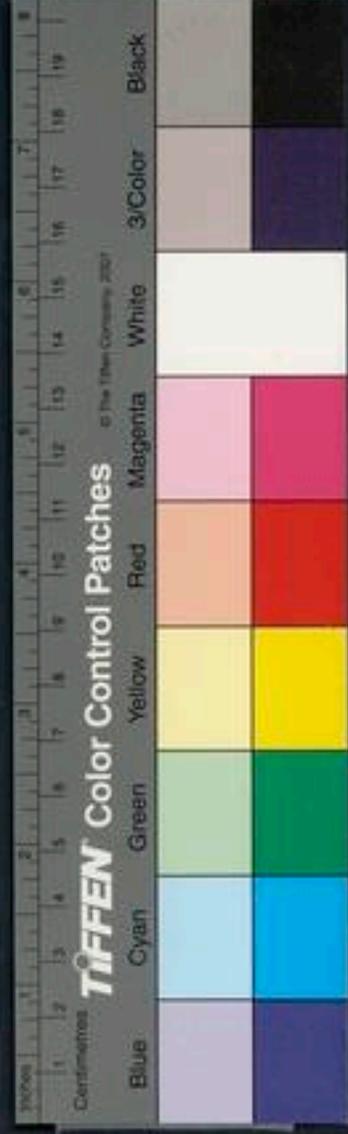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晉大司馬
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嘗著五柳先生
傳云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
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亡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
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
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知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
自終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
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
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齋餒有
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
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古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
及也道濟饋以梁肉摩而去之後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
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
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
給為難今遣此乃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公田悉令更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
秫五十畝種粳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
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
歸去來以遂其志。義熙末徵為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
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
之持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舉
藍轡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
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
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
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



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准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已必貽俗患餽餽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

絮白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憐靡二仲室無萊婦

抱茲苦心良獨固。少不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養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歲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後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在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穎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汜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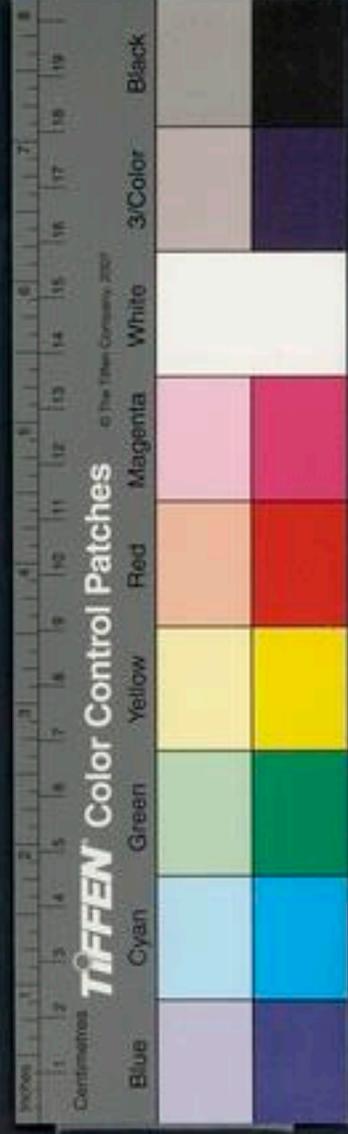
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
汝其慎哉又為命子詩以貽之先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
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
妻鉚于後云

宗少文

宗少文南陽人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
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求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
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為主簿不
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
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兄臧為
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
召為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為記室參軍並不就衡陽
王義季為荊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為諮議參軍不起
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衡山欲懷尚
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澄
懷觀道足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曰撫琴動
操欲令衆山皆草古有金石弄為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
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歡就受之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



南史卷之二十四 子孫之傳 十一 口 木
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虜
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
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
尉叅軍並不就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
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
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恠其如
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
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為入吾郭淳之笑曰潛
遊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至終
不肯往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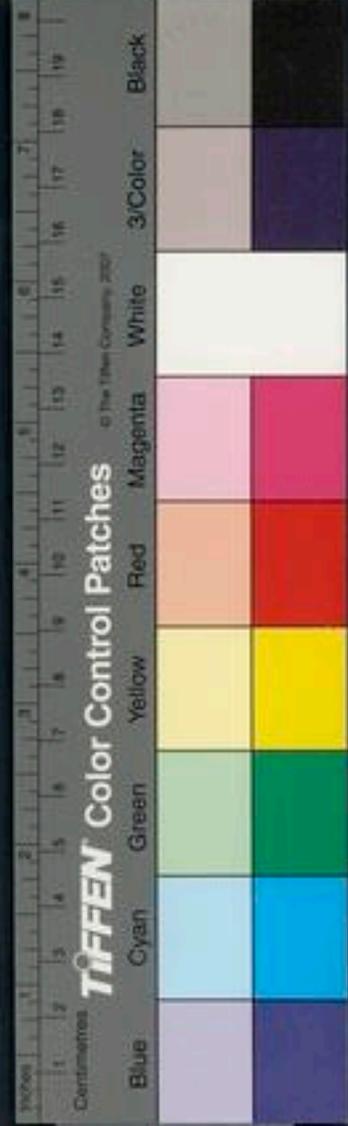
莫知所在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豫章
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
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
稱為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
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
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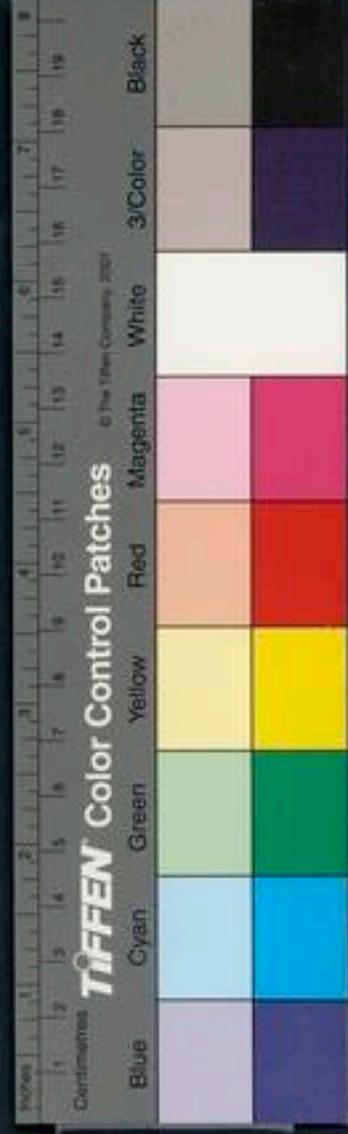


南史卷之二十四
都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朱膺之庾蔚之
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用陽
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之史學司徒參軍
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
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為築室於鍾
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
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

顧歡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也家世寒賤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
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

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
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久之則燃松節讀書或燃糠自照及
長篤志不倦聞吳興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倣為書師從
之受業同郡顧顓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
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齊
高帝輔政徵為楊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
表進政綱一卷時負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
之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顓為散騎侍郎顓
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
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



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老非聖誰則當之
 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
 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
 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不同其為必異各
 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
 夷之服擎蹠齧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
 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
 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
 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
 在獸而獸乳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

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造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
 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歡口不辯
 善於著論

陶弘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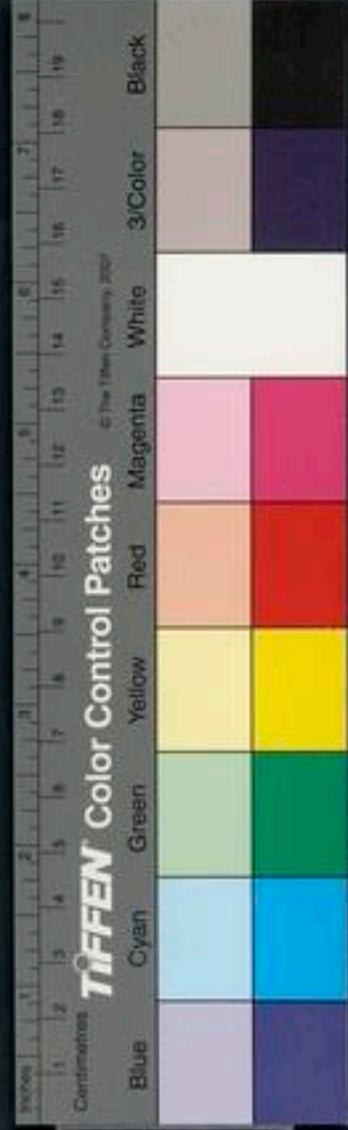
陶弘景字通明秣陵人也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
 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
 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
 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
 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額聳耳
 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

南史書卷之二十四
 陶弘景傳
 七



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雅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感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山中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部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孫游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燕身既

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自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圓通謙謹出處真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嘗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僅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為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為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性好



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
筭山川地理方圓產物醫術本草帝代歷年以筭推知漢
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
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
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
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為
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為歌曰水及木為梁字及梁武兵至
薪林遺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
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
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祕訣以

為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黃金朱砂曾青雄黃等後
人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
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
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
出鞋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
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效曳尾之龜
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
月中常有數使時人謂為山中宰相天監四年移居積金
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逾八十而有
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無

南齊書卷之二十四
疾自知應逝逆刻亡日仍為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祕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置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共祕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通

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為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為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為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為管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此求志之士望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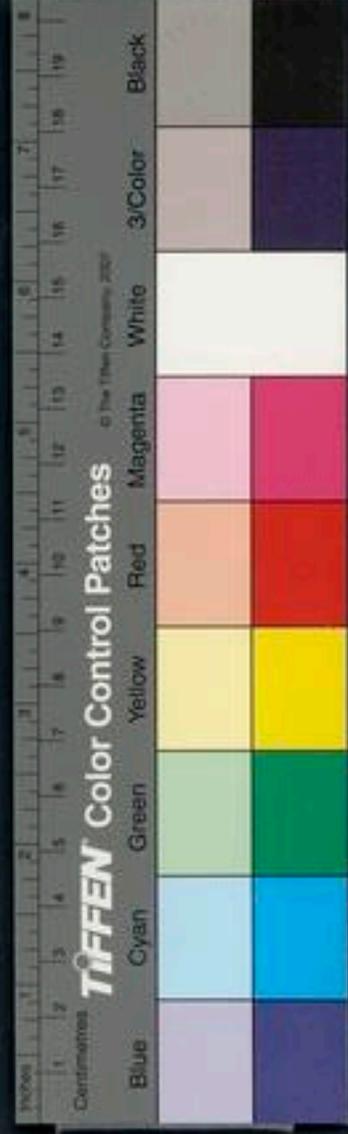


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元嘉元年文帝徵為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樞少爲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自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鷗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論曰天獨徃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絕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閣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影屬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陽掛冕東都夫

何難之有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四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恩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翦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滲隆之別况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之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會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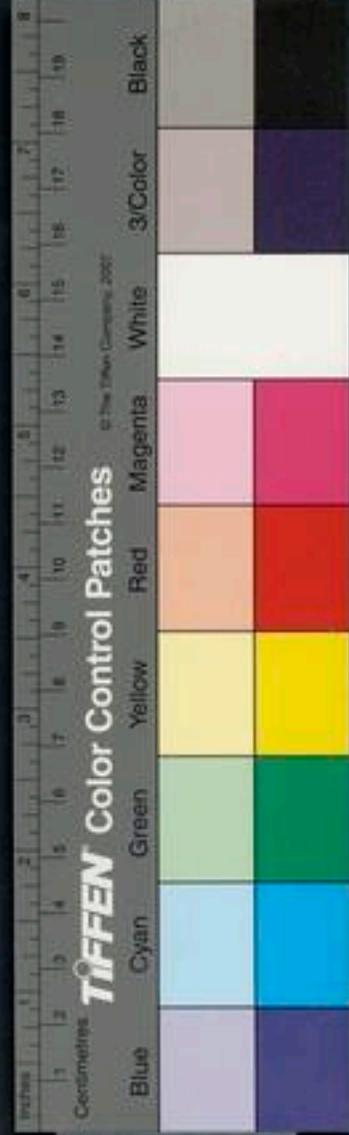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

恩倖傳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翦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滲隆之別况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之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晉中朝常為重寄故公會之歎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



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赧並出寒門
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
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
卷宣敕論下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穎
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隸
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
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
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雜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負
莫非左右要密上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
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後亦用寒人

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為篇以
繼前史之作云爾

戴法興

戴法興會稽人也父碩子以販紵為業法興二兄延壽延
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
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後為尚
書倉部令史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
為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為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
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
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並為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



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甚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亦涉獵文史為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釋解多得全免殺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為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小大專斷之廢帝

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為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帝遂免法興官賜死

阮佃夫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閣選為主衣後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明帝即位論功封建城縣侯泰始四年



以本官兼游擊將軍時佃夫及王道隆揚運夫並執權亞於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疋嫌少不荅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綉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大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

吳郡張滂數人而已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滂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為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悅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戶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並不敢執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宮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鄼內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



南史卷之三十一 四
每出常留隊伍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
喚隊伍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
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
行于天寶因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宗伯於光祿外
部賜死

茹法亮

茹法亮吳興人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
及武帝鎮益城須推驢使人法亮求留為武帝江州典籤
除南臺御史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補東宮
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為中書通事舍人與呂文度呂文

顯並以姦佞諂事武帝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天文寺常
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
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
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
侯不能及法亮文度並勢傾天下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
大位權寄豈及茹公爵林即位除步兵校尉時有綦母珍
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內外要職及郡丞尉
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
之宅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
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



者法亮以主者久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東昏即位出法亮為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呂文顯

呂文顯臨海人也昇明初為齊高帝錄尚書員外事累遷殿中御史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全又文顯臨事以刻數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多四方餉遺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戶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

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成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一户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脩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戶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為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太始長王臨藩



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內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
豫州吳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
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
典籤共臨之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
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間言訪以方事刺史行
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
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姦匿發露鑑即顯
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
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
顯守少府見任使歷達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

卒官

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齊東昏時為制局監見愛幸自江祐始安
王暹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並專國命人間謂
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為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
富豪事捉刀法珍用事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咍
之與相唇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奄人王
寶孫年十三四號為張子最有寵參預朝政控制大臣移
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攝息其
佐成昏亂者法珍王咍之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



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為鬼宮
中訛云趙鬼食鴨劑諸鬼蓋者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
東昏死群小一時誅滅故稱為諸鬼也俗間以細剉肉糝
以薑桂曰劑意者以凶黨皆當細剉而烹之也

陸驗 徐麟

陸驗徐麟並吳郡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
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
金因出都下散貨以事權貴朱已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
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麟兩人遞為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
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

謂驗為生犀驗麟並以苛刻為務百費畏之异尤與之昵
世人謂之三靈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
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籍若使聖主發悟欲免
得乎异曰外間謗譏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
人曰朱彥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辨以拒諫聞難而不
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為能數
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並有英彥仕至太子右衛率卒遠
近聞其死莫不快之麟素為劭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為
綸所殺

司馬申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人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
參軍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復為東宮通事舍人歷事三帝
內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通
懼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說以為已力省中祕事往往
洩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已者必以微
言譖之附已者因機進之朝廷內外皆從風靡是以文武
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書寢於尚書下省有烏豕其口流
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效也至德四年卒

孔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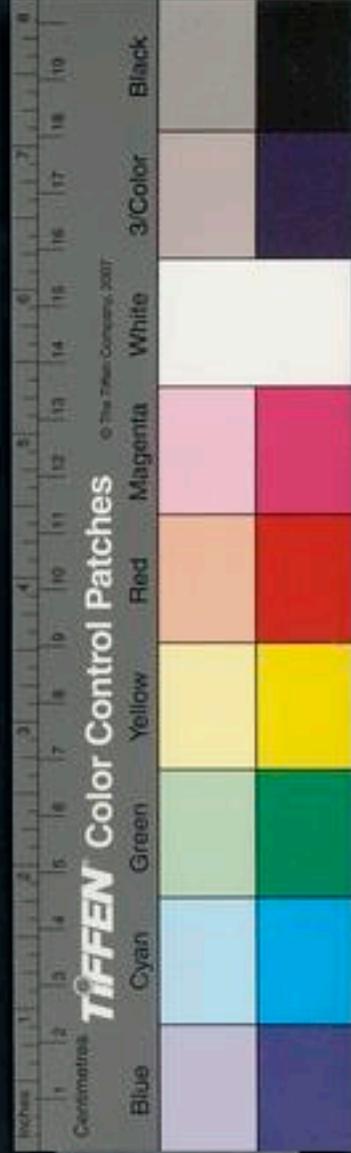
孔範字法言會稽人陳太建中位尚書右丞長史後主

即位為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並為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
瞻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
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絕愛幸範與孔
氏結為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因
驕矜以為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
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
慶文慶畏範益以為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
配文吏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為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
決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
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後



主笑以為然故不深備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
主壯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與中領軍
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
士不接莫有至者惟有販輕薄之徒多從之高麗有濟崑
崙諸夷並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已渡江攻其大軍又
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
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管其妻子
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令蓋二
將之頭可致闕下範真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
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僉士語並不可信事遂不行
既逼蠻奴又欲為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徒勒石
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
範脫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初晉王廣所戮陳五
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攸之惡未彰
故免及至長安事並露隋文帝以其姦佞譎惑並暴其過
惡名為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吳越之人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
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雖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
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
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竊自音旨若夫竭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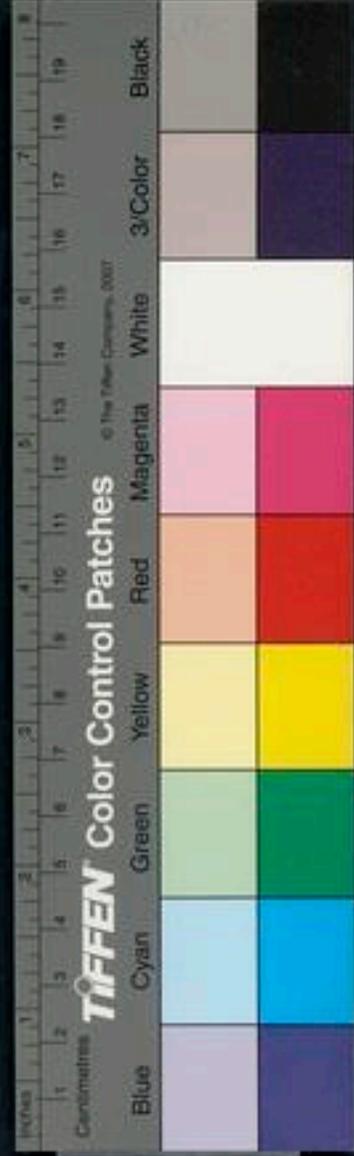


盡飾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
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
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
握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睎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
變匏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
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官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
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
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與兵
力雲陞天居亘設蘭綺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
啓轍武侯還麾遮迺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騫輦
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按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
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
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偽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
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王署家
號金穴嬌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瑛池碧沼魚龍雀鳥
之翫莫不充物錦室照徹青雲營政傷人於斯為切况
乎主幼特昏讒慝亦何可勝也

夷貊傳

海南諸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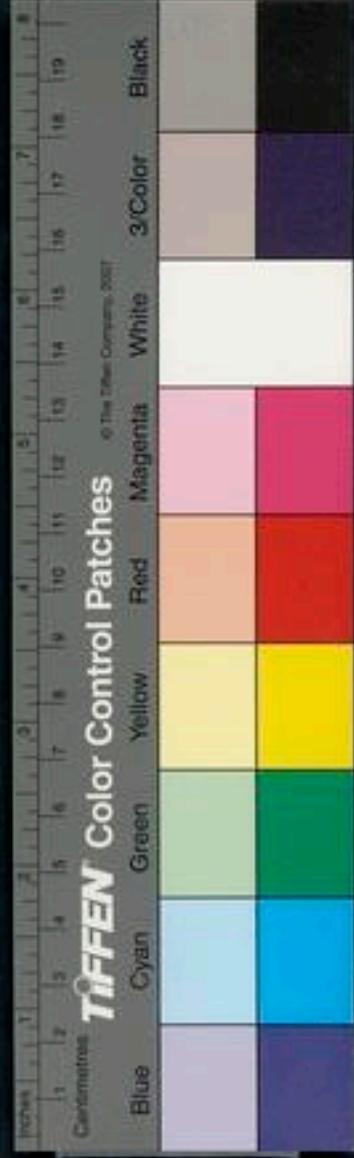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



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侯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脩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為海南云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火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沉水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班布沉水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印竹林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貢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瑇瑁火齊金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毼毼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



沓也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
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
遣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並為建威將軍凡此諸
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
別為一家之學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為廣戚
令道生為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
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
門慧琳為之誅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治
城寺有才章兼內外之學為廬陵王義直所知嘗著均善

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為中國聖人經綸百世
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容
聰敏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
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
也為客主酬答其歸以為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
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賤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
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
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繫勢傾一時方進七八坐上
恒滿琳著高妓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倖宰輔會稽孔顛
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顛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



南齊書卷之二十五
可謂冠履失所矣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
不須時節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
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
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
圖世人號之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
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
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來
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遣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
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
本充悉故并錄焉

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其官有
相加對廬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
有等級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
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
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即其也後漸強大兼諸小
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百濟王號所都



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之有二十
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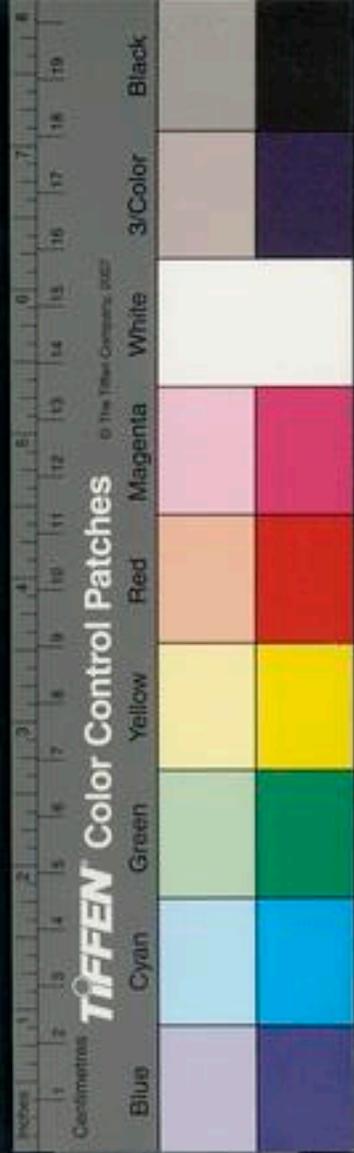
扶桑國者齊末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
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任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
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
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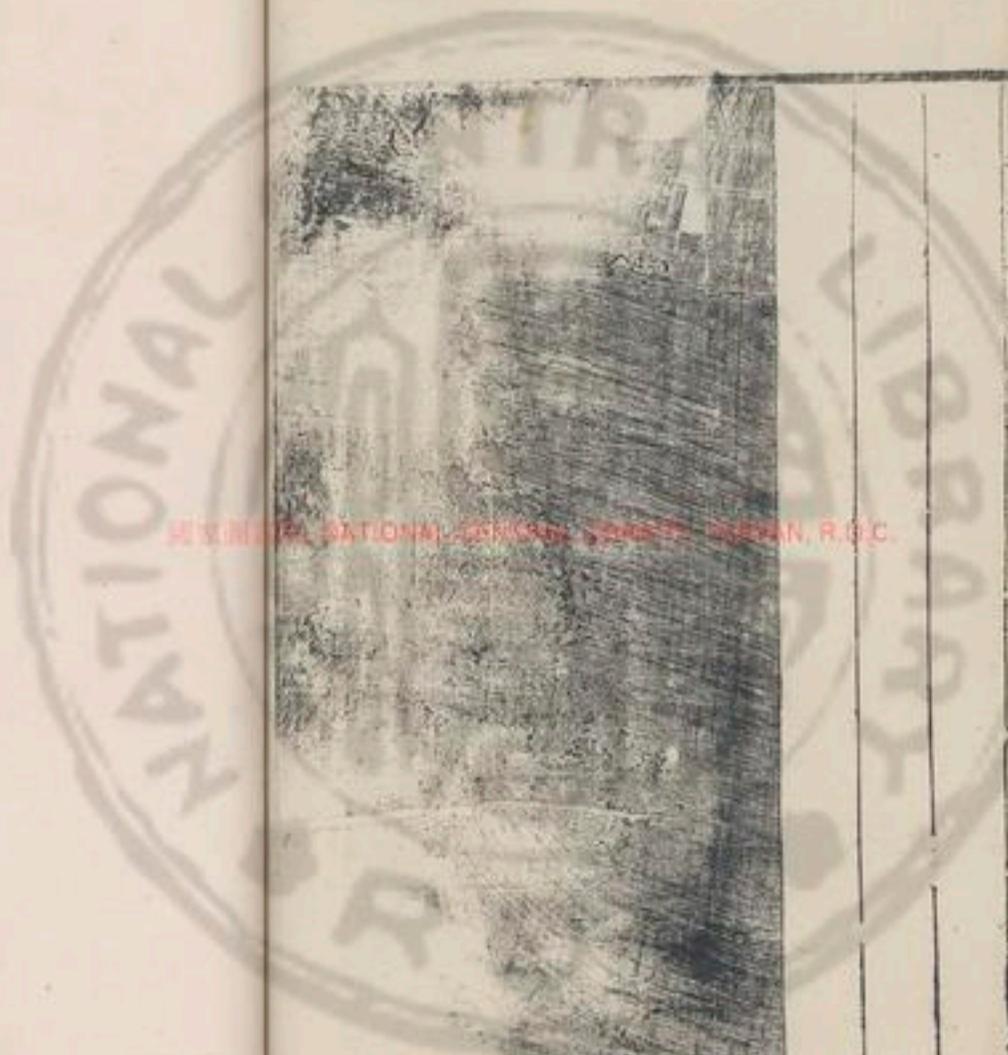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初氏慕容奔洛干有二子
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廐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
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
為號事詳比史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

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

論曰自晉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
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
捷威震冥海於是鞬譯相繫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
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
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賁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
來無道則去者也

東萊先生南史詳節卷之二十五終





南吳詩會卷之二十五

東方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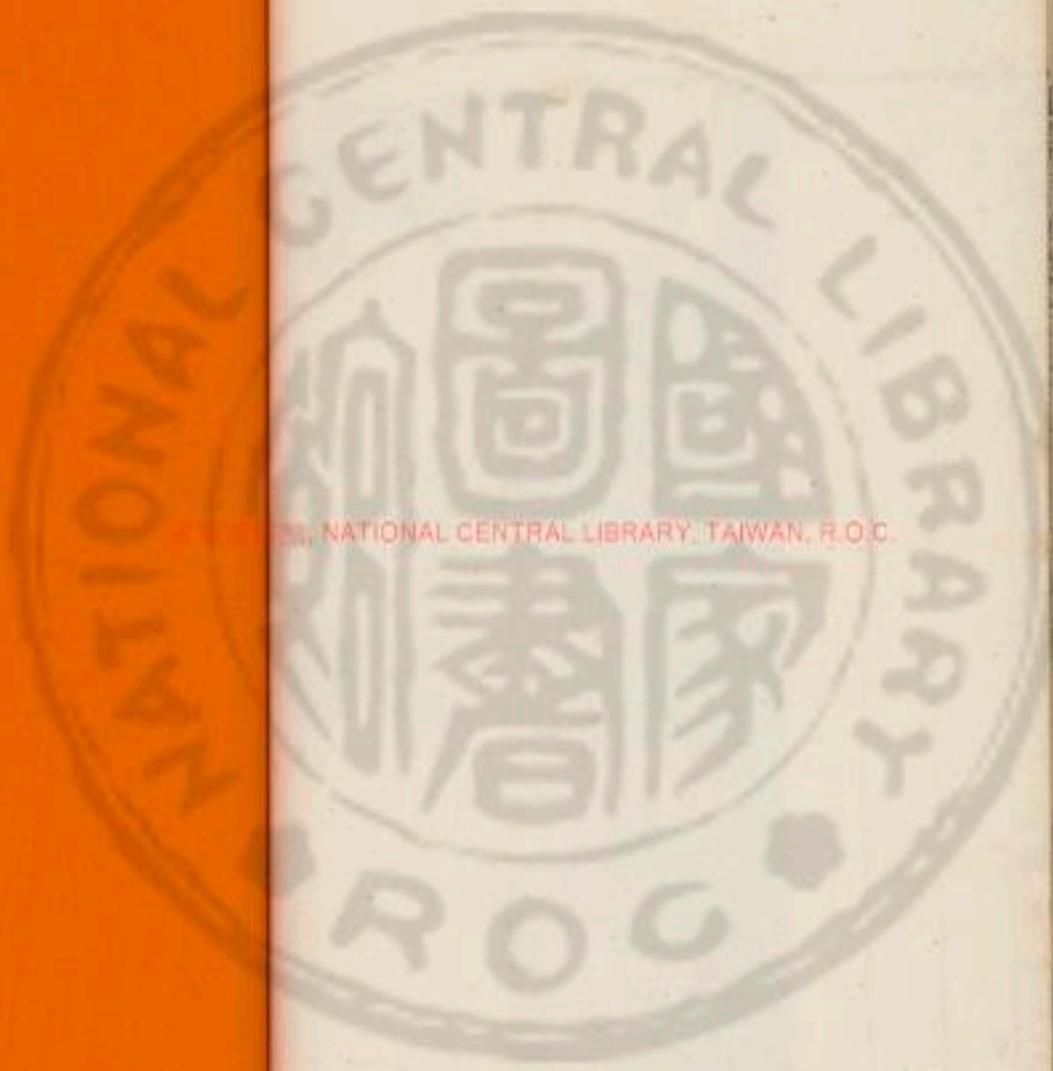
三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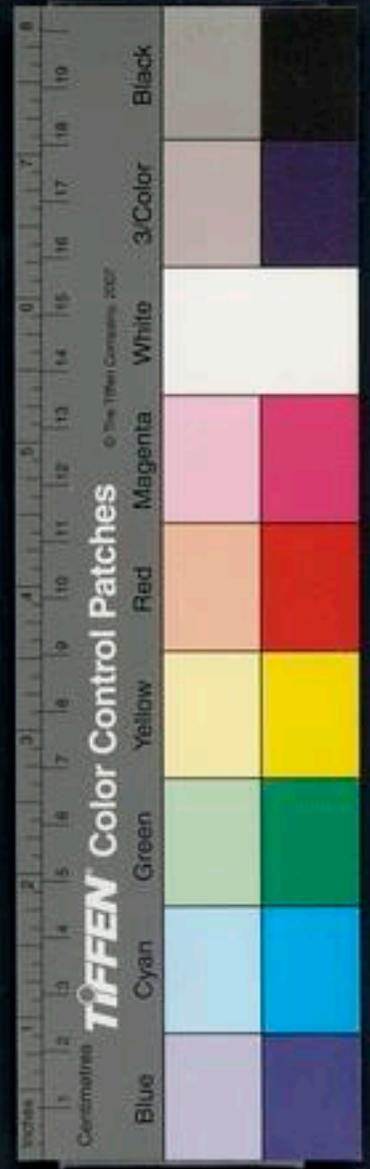
特

INTERNATIONAL PUBLISHED IN HONG KONG BY THE EAST ASI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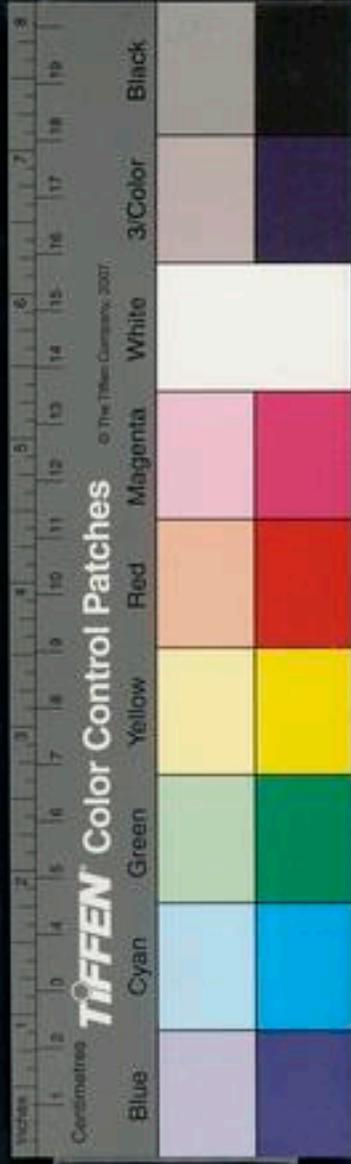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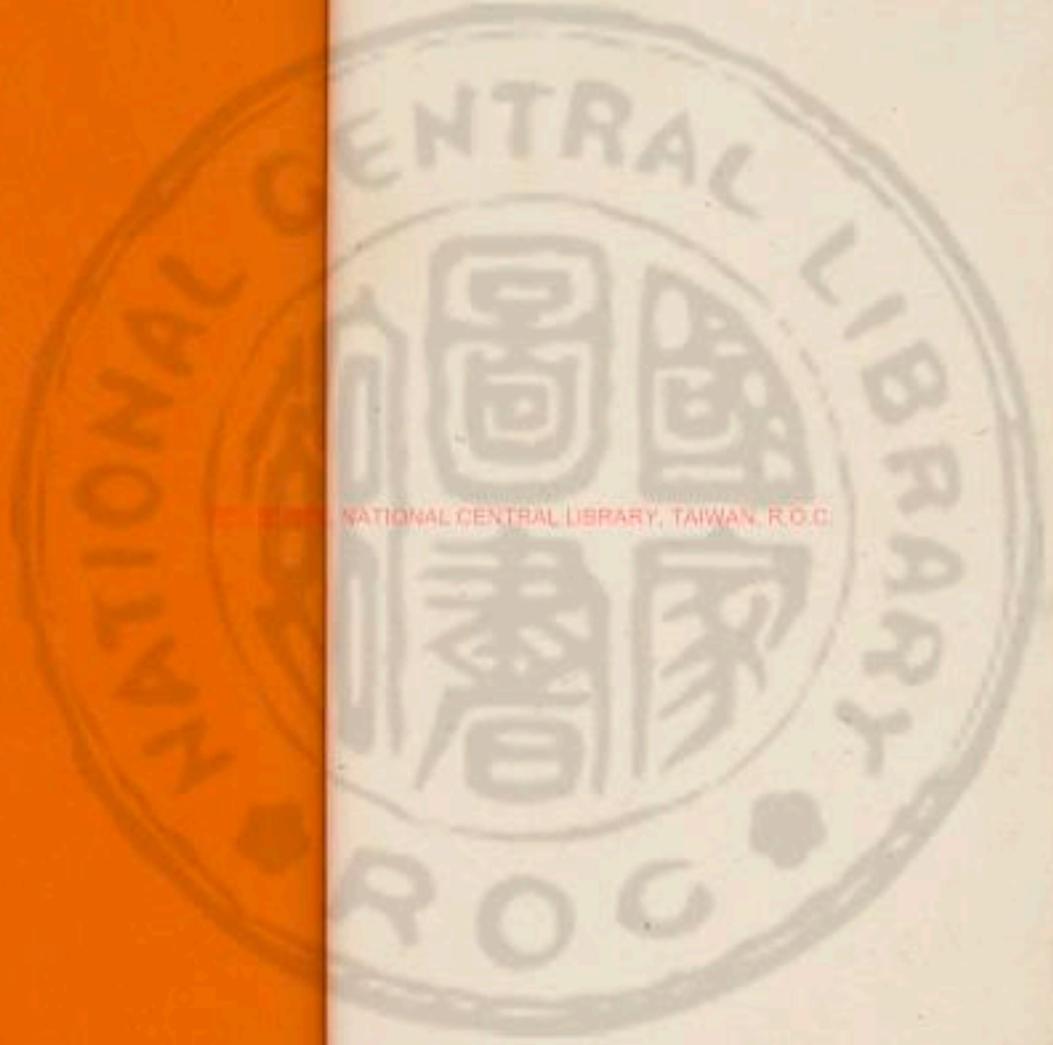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O. 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222733 v.97



圖系世紀代

漢武明元太宗

文成獻不

皇穆文帝

廣陵裕

宣徽王觀

孝文

節閔

孝莊

景素靜

宣光裕

廣宗義

宣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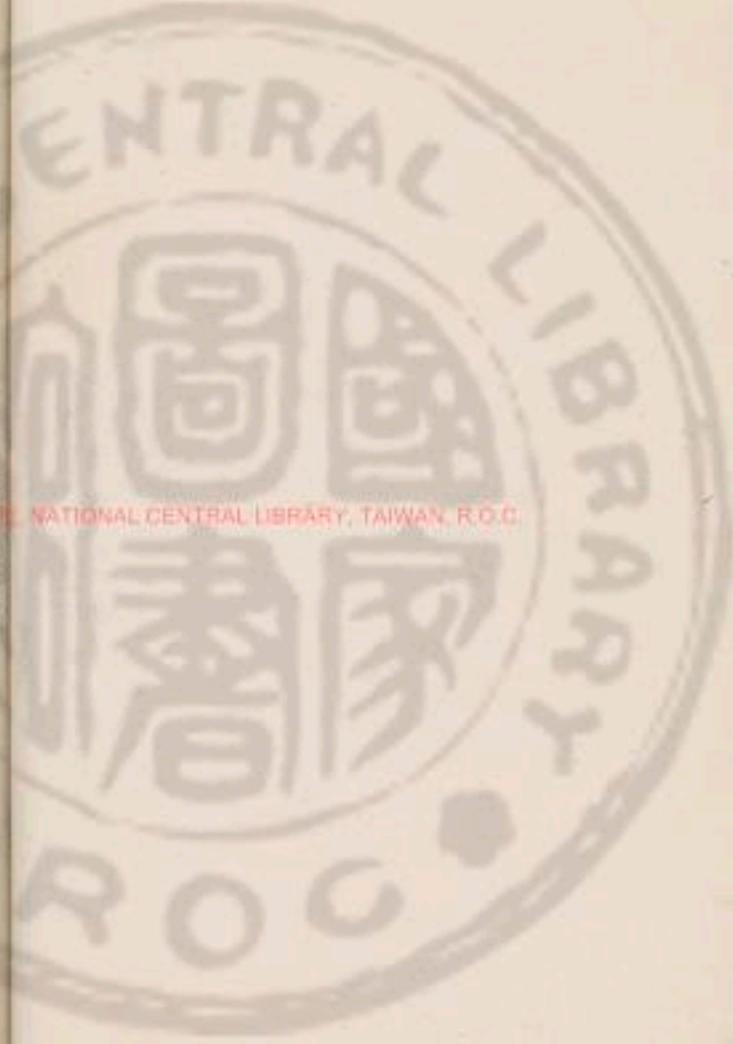
蘇帝

恭帝

高文帝

高宗文

明帝



北齊世系圖

神武

文襄

文宣
廢帝

孝昭

武成
後主
末帝

後周世系圖

文肅

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袁宏先生北史詳節目錄

○卷之一

魏紀 拓拔氏後改姓元

武帝

神元帝

思帝

平文帝

昭成帝

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景穆帝

文成帝

獻文帝

○卷之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廢帝

孝武帝

文帝

廢帝

恭帝

東魏孝靜帝

○卷之三

齊紀

高氏

神武帝

文襄帝

文宣帝

廢帝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幼主

○卷之四

周紀

宇文氏

文帝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卷之五

后妃傳

魏文成文明皇后

齊武明皇后



後主皇后

彭城太妃

馮淑妃

魏宗室諸王傳

元志

元羨

元淑

元暉

元彧

陳留王虔

任城王雲

澄 頡

魏諸臣列傳

衛操

劉庫仁

奚斤

叔孫建

○卷之六

燕鳳

崔宏

浩

○卷之七

張袞

恂

長孫嵩

儉

長孫道生

紹遠

于栗磾

謹 翼

○卷之八

崔暹

峻 瞻

王憲

昕 晞

封懿

回 隆之 軌

古弼

劉潔

伊穉

薛彪子

敬

尉元

卷之八 目錄 卷之八



宋弁

翻世良世執

許彥

博

刁靡

○卷之九

張濟

李先

賈彝

毛脩之

寇讚

雋

陸俟

凱 卯又

源賀

思禮

司馬楚之

劉昶

○卷之十

蕭寶夔

蕭大園

盧玄

神 潛

盧 贊

高允

祐昂

○卷之十一

崔鑒

伯謙

崔辯

李元忠

彙

李順

李孝伯

謚

李義深

○卷之十二

游雅

明根

高閻

胡叟

劉延明

宋繇

遵道

江式



○卷之十三

王慧龍

鄭義

述祖

薛辨

胡聰

孝通

薛澄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卷之十四

裴駿

裴俠

韓麒麟

顯宗

李彪

楊偁

惜

王肅

劉芳

常爽

○卷之十五

郭祚

張彞

邢巒

辟

李崇

平諧
庶

○卷之十六

崔光

鴻

崔亮

光韶

傅永

張普惠

○卷之十七

袁翻

陽尼

賈思伯

祖瑩

余朱榮

賀拔允



北史諸臣卷之首

列傳目錄

六

訃

高恭之

謙之

○卷之十八

齊宗室諸王傳

清河王岳

齊諸臣傳

慕容紹宗

鮮于世榮

孫騰

司馬子如

○卷之十九

彭城王浹

獨孤永業

傅伏

高隆之

斛律金

光

孫奉

杜弼

唐邕

趙隱

魏收

陳元康

王紘

元文遙

卽基

魏長賢

○卷之二十

周宗室諸王傳

廣川公測

深

齊煬王憲

周諸臣傳

獨孤信

王羆



王思政

王軌

樂運

尉遲廻

○卷之二十一

蘇緯

常孝寬

柳蚪

慶

○卷之二十二

蔡祐

耿豪

高琳

李遜哲

唐瑾

韓雄

賀若敦

申微

陸通

韓猷

柳邀

靖

○卷之二十三

劉獻之

張吾貴

劉蘭

徐遵明

李業興

李鉉

崇祖

馮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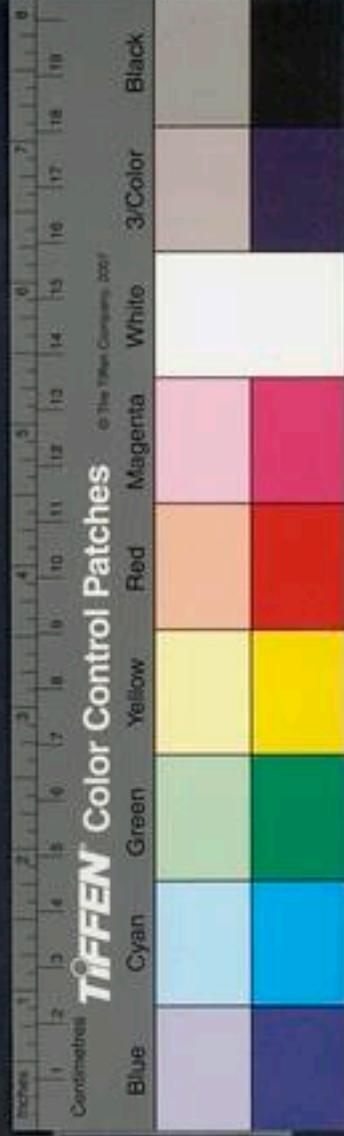
邢峙

劉晝

張景仁

熊安生

○卷之二十四



文苑傳

溫子昇

樊遜

庾信

孝行傳

王崇

節義傳

于什門

朱長生

卷之二十五

于叔

郎方貴

汲固

張元

王褒

李廣

循吏傳

明亮

張華原

蘇瓊

酷吏傳

于洛侯

崔暹

隱逸傳

睦夸

卷之二十六

馮亮

李洪之

杜纂

孟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藝術傳

信都芳

慕母懷文

陸法和

蔣昇

庾秀才

楊伯醜

張胄玄

許智藏

萬寶常

○卷之二十七

烈女傳

房愛親妻崔氏

郭善果母崔氏

潘偽附庸

夏赫連氏

燕慕容氏

後秦姚氏

後梁蕭氏

○卷之二十八

四夷傳

高麗

林邑

吐谷渾

西域鄯善等十一國

蠕蠕

突厥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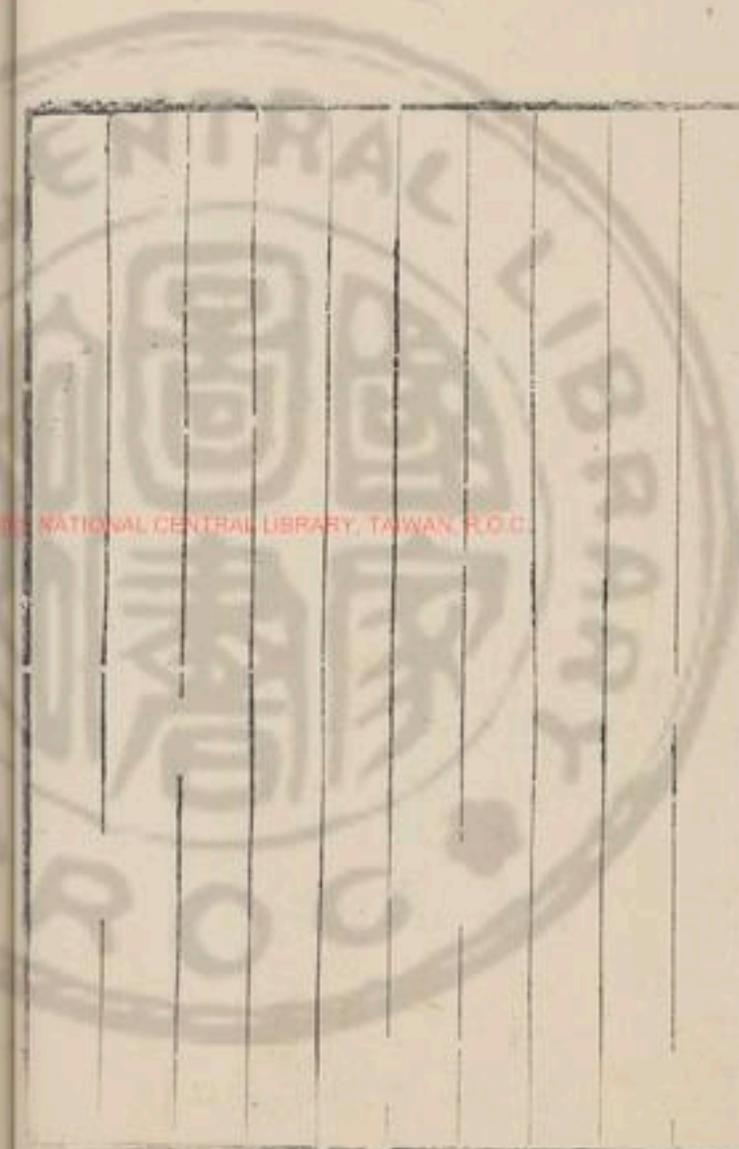


北史節卷之十 曰 魏本紀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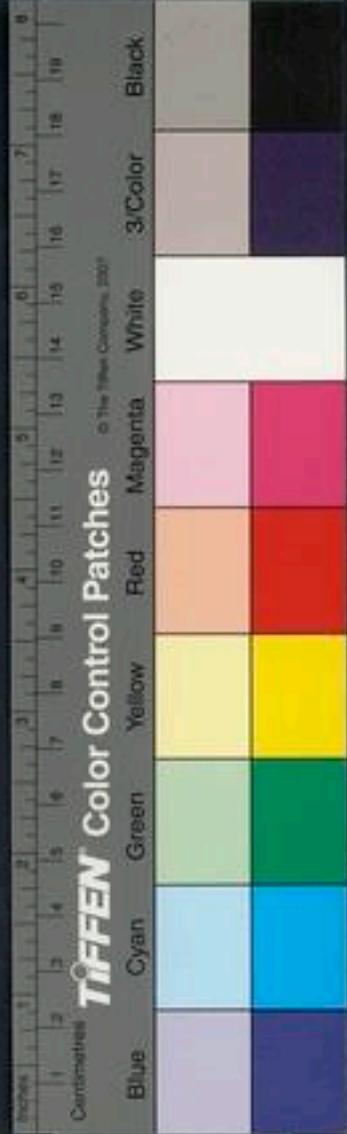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一

魏本紀上

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國
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
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朴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
刻木結繩而已時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
帝以上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
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動舜命為田祖歷三
代至秦漢德薄輿狃山戎匈奴之屬累代作害中州而始



七 卷之十 魏本紀上



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戴籍無聞積六七十代至成皇帝
諱毛立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宣帝南遷天
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謀更南徙未行而崩獻皇帝
時有神人言此土荒遐宜徙建都邑獻帝年老乃以位授
子聖武皇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於是欲止有神
獸似馬其聲類牛道引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其策略
多出宣獻二帝故時人並號曰推寅蓋俗云鑽研之義

聖武皇帝

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歛見輜輶自天而下既至
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

于此言終而別爰其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
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
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帝
崩神元皇帝立

神元帝

神元皇帝諱力微元年歲在庚子先是西部內侵依於沒
鹿迴部大人竇賓神元有雄傑之度後與賓攻西部賓軍
敗失馬步走神元使以所乘駿馬給之賓歸求馬主帝隱
而不言賓後知大驚將分國之半奉帝帝不受乃進其愛
女賓猶思報恩乃從帝所欲徙所部北居長川積數年舊



部人咸來歸附及賓臨終戒其二子使謹奉神元其子不從乃陰謀逆帝召殺之盡并其衆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三十九年遷於定襄之盛樂帝乃告諸大人為與魏和親計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是歲魏景元二年也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後文帝以神元春秋已高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五十六年文帝復如晉其冬還國晉衛瓘以文帝雄異恐為後患請留不遣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間隙五十八年方遣帝神元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帝酒酣帝仰視飛鳥飛丸落之時國俗無彈衆太驚相謂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術

絕人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乃謀危害帝並先馳還白太子引空弓而落飛鳥似得晉人異法自帝在晉後諸子愛寵神元頗有所惑及聞諸大人請因曰當便除之於是諸大人矯害帝其年神元不豫尋崩樂國五十八年一百四歲道武即位尊為始祖文帝少子思皇帝立

思帝

思皇帝諱弗政崇實簡百姓懷服一年而崩神元子昭帝祿官立帝九年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陁北使文帝長子桓帝諱猗也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使桓帝弟穆帝猗廬統



北史卷之第三 馬帝紀
之自神元以來與晉和好是歲穆帝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度河擊匈奴烏丸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晉分界三年桓帝度漠北巡因西略諸國凡積五歲諸部降附者三十餘國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十年匈奴別種劉元海反晉於離石自號漢王并州刺史司馬騰來乞師桓帝與帝大舉以助之大破元海衆於西河上黨桓帝與騰盟於汾東而還十一年晉假桓帝大單于金印紫綬是歲桓帝崩桓帝統部九十一年十三年昭帝崩穆帝遂總攝三部為一統○帝天安英特勇略過人元年劉元海僭

帝號自稱大漢三年晉并州刺史劉琨遣子道為質乞師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助琨破白部大人次攻鐵弗劉武晉懷帝進帝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縣遠從琨求句注陁北地琨大喜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人於陁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數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六年城盛樂以為北都脩故平城以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灑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使子六脩鎮之統領南部八年晉愍帝進帝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先是國俗寬簡至是明刑峻法諸部人多以違命



得罪九後期者皆舉部戮之九年帝召六脩不至怒討之
失利遂崩思帝子平文皇帝立

平文帝

平文皇帝諱穆律姿質雄壯甚有威略元年歲在丁丑二
年劉武據朔方來侵西部帝大破之是歲晉元帝即位於
江南劉曜僭帝位帝聞晉敗帝為曜所害顧謂大臣曰今
中原無主天其資我乎曜遣使請和帝不納三年石勒自
稱趙王遣使乞和請為兄弟帝斬其使以絕之五年晉元
帝遣使韓暢加崇爵服帝絕之講武有平南夏志桓帝后
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已子害帝遂崩天興初追尊曰太祖

昭成帝

昭成皇帝諱什翼犍平文皇帝之次子也生而奇偉寬仁
大度身長八尺隆準龍顏立髮委地卧則乳垂至席烈帝
臨崩顧命迎帝曰立此人則社稷乃安故帝弟孤自詣鄴
奉迎與帝俱還建國元年十一月帝即位於繁峙北二年
春始置百官分掌衆職東自穢貊西及破落那莫不欵附
十四年帝以中州紛梗將親率六軍乘石氏之亂廓定中
原諸大人諫乃止三十四年春長孫斤謀反伏誅斤之反
也拔刃向御坐太子寔格之傷脇五月薨後追謚焉是為
獻明皇帝七月皇孫珪生三十九年符堅遣其大司馬苻



北史道武帝本紀第二 且反併終 于 誠 已
洛帥衆二十萬及其將朱彤張蚝鄧羗等諸道來寇王師
不利帝時不豫乃率國人避於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
四面寇抄不得爲牧復度漠南堅軍稍退乃還十二月至
雲中旬有二日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道武即位尊曰高
祖

道武帝

太祖道武皇帝諱珽昭成皇帝之嫡孫獻明帝子也帝弱
而能言自有光曜廣額大耳六歲而昭成崩符堅遣將內
侮將遷帝長安賴燕鳳乃免堅軍既還國衆離散堅使劉
庫仁劉衛辰分攝國事南部大人長孫高及元他等盡將

攻入衆南依庫仁帝於是轉在孤獨部帝雖冲幼而疑然
不群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
七年晉敗符堅于淮南慕容文等殺劉庫仁弟眷代攝國
部八年慕容暉弟冲僭立姚萇自稱大單于萬年秦主慕
容垂僭稱燕王九年劉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乃將謀逆
商人王霸知之預帝足於衆中帝乃馳還是歲乞伏國仁
私置秦河二州牧大單于姚長殺符堅堅子丕僭帝位於
晉陽

登國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是月慕容
垂僭皇帝位於中山國號燕夏四月改稱魏王五月姚長



隋即皇帝位于長安國號大秦十年秋七月慕容垂遣其子寶來寇五原八月帝親兵於河南冬十月辛未寶燒船夜遁

皇始元年三月慕容垂寇桑乾川遂至平城西北聞帝將至乃築城自守疾甚遂遁死於上谷子寶秘喪還至中山乃僭立呂光僭稱天王國號涼秋七月左司馬許謙上書勸進尊號於是改元始建天子旌旗車轡又蹕八月己亥大舉討慕容寶帝親勒六軍四十餘萬南出馬邑旌旗絡繹二千餘里鼓行而前入屋皆震別詔將軍封直等從東

襲幽州圍薊九月戊午次陽世乘西山臨觀晉陽寶并

州牧遼西王農棄城遁并州平初建臺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以下悉用文人帝初拓中原留心慰納諸士大夫詣軍門者無少長皆引入人得盡言苟有微能咸蒙敘用冬十一月帝至真定自常山以東守宰或指城奔竄或稽顙軍門唯中山鄴信都三城不下別詔東平公儀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軍將軍李栗等攻信都軍所行不得傷桑東戍卒進軍中山已未圍之帝曰朕量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費糧不如先平鄴信都然後遠取中山諸將稱善

二年春二月丁丑帝軍于鉅鹿之栢肆塢臨滹池水其夜



寶悉衆犯營燎及行宮兵人駭散帝驚起不及衣冠跣出擊鼓俄而左右及中軍將士稍集帝設奇陣列烽營外縱騎衝之寶衆大敗走還中山獲其器械數十萬計寶尚書閔亮秘書監崔暹等降者相屬寶求和請送秦主觚割常山以西奉魏乞守中山以東帝許之已而寶背約寶弟賀麟將妻子走西山寶恐賀麟先據和龍壬子夜北遁城內共立慕容普隣為主夏四月帝以軍糧不繼詔東平公儀罷鄴圍定屯鉅鹿五月庚子帝以中山城內為普隣所脅乃招諭之甲辰曜兵揚威以示城內命諸軍罷圍南徙以待其變秋七月普隣遣烏丸張驥率五千人出城求食寇

靈壽賀麟

自下谷中入驪軍因其衆復入中山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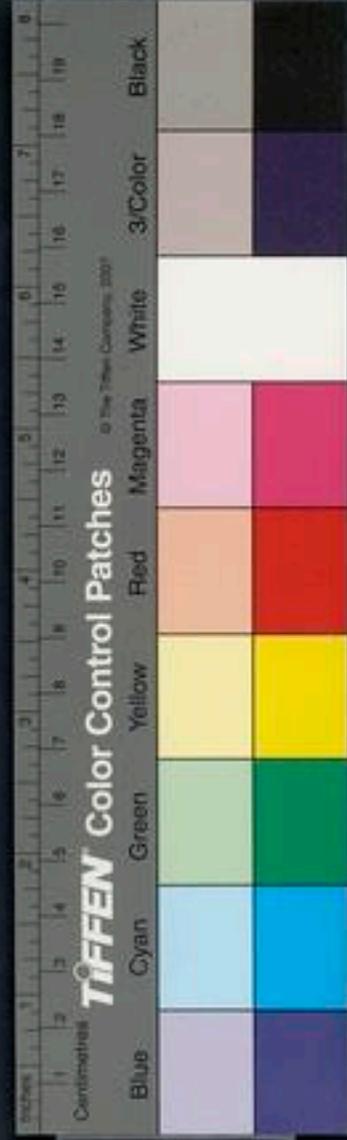
自立八月意寅朔帝進軍九門時大疫人馬牛死者十五六中山猶拒守群下咸思北還帝知之謂曰斯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與為國在吾所以撫之耳何恤乎無人群臣乃不敢言九月賀麟飢窮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不吉帝曰何也對曰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帝曰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冬十月景寅帝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泝水依漸淞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賀麟單馬走鄴慕容德殺之獲其所傳皇帝寶綬圖書府庫珍寶中山



平

天興元年春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衛王儀剋鄴唐子行
幸真定遂幸鄴百姓有老病不能自存者詔郡縣振卹之
帝至鄴徧覽宮城將有定都之志乃置行臺遂還中山所
過存問百姓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贖租一年除山東租
賦之半車駕將北還慮山東有變乃於中山置行臺詔衛
王儀鎮之使略陽公遵鎮勃海之合口辛酉車駕發中山
至于望都堯山徙山東六州人吏及徒何高麗新夷三十
六署百工伎巧十餘萬口以兄京師是月慕容德自稱燕
王據廣固二月車駕至自中山幸黎陽時宮更選屯衛詔給

內徙新戶耕牛計口受田三月徵左丞相衛王儀還京師
詔略陽公遵代鎮中山六月景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群臣
奏曰昔周秦以前帝王居所生之土及王天下即承為號
今國家啓其靈代應以代為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
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于朕躬掃平中土凶逆
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為魏秋七月遷都平城始營宮
室建宗廟立社稷八月詔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徑術標
道里平五權較五量定五度遣使循行郡國舉奏守宰六
法者親覽察黜陟之十一月鄧彥海典官制立爵品定律
呂協首樂儀曹郎中董謚撰郊廟社稷朝觀饗燕之儀三



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
吏部尚書崔宏總裁之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宏等奏
從上德服色尚黃數用五祖以未臘以辰犧牲用白五郊
享氣宣替時令敬授人時行夏之正徙六州二十二郡守
宰豪傑吏人二千家于代都

三年姚興遣使朝貢

四年春二月丁亥命樂師入學習備釋菜于先聖先師丁
酉分命使者巡行州郡

天賜元年春二月晉劉裕起兵誅苻玄

二年春正月晉主司馬德宗復立

六年十月帝崩於天安殿時年三十九謚曰道武

明元帝

太宗明元皇帝諱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明叡寬毅非禮
不動

永興元年冬十月壬午皇帝即位大赦改元

神瑞元年春正月辛酉以禎瑞頻集大赦改元

泰常五年六月晉恭帝禪位于宋

八年十一月己巳帝崩於西宮時年三十二謚曰明元皇
帝○帝兼資文武禮愛儒生好覽史傳以劉向所撰新序
說苑於經典正義多有所闕乃撰新集三十篇採諸經史



該洽古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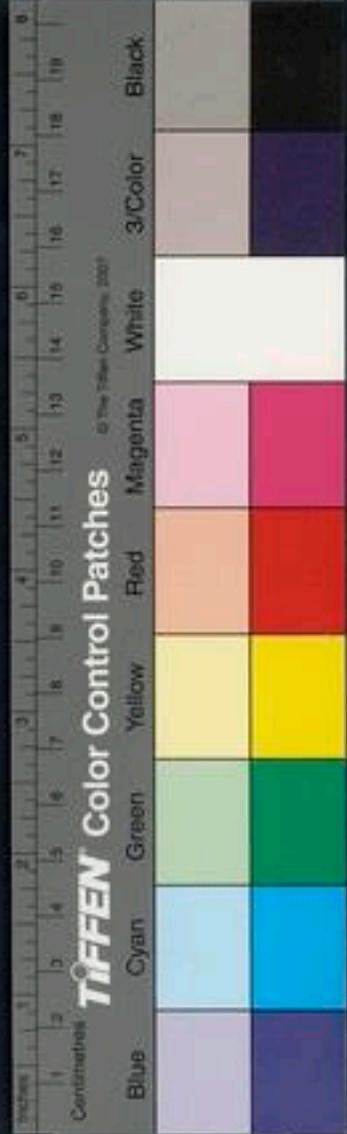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有魏奄宅幽方代為君長神元生自天女桓穆勤於晉室宜符人事夫豈徒然昭成以雄傑之姿包君人之量征伐四剋威被遐荒乃政都立號恢隆大業終百六十載光宅區中其原固有由矣道武顯晦安危之中屈申潛躍之際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前芳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履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而屯厄有期禍生非慮將人事不足豈天實為之乎

明元承運之初屬廓定之始干時狼顧嗚時猶有窺伺加以天賜之末內難充其帝孝心獻略權正兼運纂業固基內和外撫終能周鄭款服聲教南被祖功宗德其義良已遠矣

太武帝

世祖太武皇帝諱壽明元皇帝之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體貌瓌異道武奇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也泰常七年立為皇太子八年十一月己巳明元帝崩壬申太子即皇帝位

始光元年八月蠕蠕六萬騎入雲中殺略人吏攻陷盛樂



北史言身不... 十一
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九月大簡與徒於東郊將北討
冬十二月遣平陽王長孫翰等討蠕蠕車騎次祚山蠕蠕
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

二年春正月己卯車駕至自北伐冬十月癸卯車駕北伐
東西五道並出平陽王長孫翰等絕漠追寇蠕蠕北走

三年春正月壬申車駕至自北伐八月宋人來聘帝以赫
連屈馬死諸子相攻冬十月丁巳車駕西伐幸雲中臨君
子津會天暴寒數日水合十一月戊寅率輕騎龍赫連昌
四年春正月乙酉車駕至自西伐赫連昌遣其弟定向長
安帝聞之遣就陰山伐木造攻具五月車駕西討赫連昌

次拔隣山築城舍輜重以輕騎二萬先行至黑水帝親祈
天告祖宗之靈而誓衆甲辰太僕赫連昌昌奔上邽車駕
入城虜昌辟弟及其母妹妻妾宮人萬數府庫珍寶車旗
器物不可勝計辛酉班師留常山王素執金吾栢貸鎮統
萬秋蠕蠕寇雲中聞破赫連昌俱而逃

神龜元年春正月以天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
二月敗元司空奚斤進軍安定監軍安頡出戰禽昌其餘
衆立昌弟定為王走還平涼三月辛巳侍中古弼送赫連
昌至于京師司空奚斤追赫連定於平涼馬髦嶺為定所
禽夏四月赫連定遣使朝貢



二年夏四月車駕北伐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輜重輕騎
兼異馬至粟水蠕蠕震怖焚盧舍絕跡西走冬十月振旅
凱旋于京師告于宗廟列置新入于漠南東至蠕源西暨
五原陰山竟三千里

三年春三月壬寅進會稽公赫連昌為秦王八月宋將劉
彥之自清水入河沂流西行彥更彥之遣將度河攻冶坂
冠軍將軍安頡督諸軍擊破之十一月安頡帥諸軍攻滑
臺

四年春正月宋將檀道濟王仲德從清水救滑臺丹楊王
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拒之追濟等不敢進二月辛酉

安頡司馬楚之平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東走三月庚
戌冠軍將軍安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太平貞君十一年秋七月宋將王玄謨攻滑臺九月辛卯
車駕南伐冬十月乙丑車駕濟河玄謨棄軍而走乃命諸
將分進車駕自中道十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劉萑董作
棧數萬而濟淮南皆降癸未車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
諸軍同日皆臨江所過城邑莫不望塵奔潰其降附者不
可勝數甲申宋文帝使獻百牢責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
孫以求和帝以師婚非禮許和不許婚使散騎侍郎夏
侯野報之帝詔皇孫為畫數馬通問焉



正平元年二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飲至策勳告於宗廟
二年三月甲寅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於永安宮時年四
十五尊諡曰太武皇帝廟號世祖○帝不好珍麗食不二
味所幸昭儀貴人衣無兼綵群臣白帝更峻京邑城隍以
從周易設險之義又陳蕭何壯麗之說帝曰古人有言在
德不在險屈馮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
平方須人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每
以財者軍國之本無所輕自至於賞賜皆是勳績之家親
戚愛寵未曾有所及臨訟常與士卒同在矢石間左右
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命

將出師指授節度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棄者率多敗失性
又知人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效所長不論本末兼甚
嚴斷明於刑賞功者賞不遺賤罪者刑不避親雖寵愛之
終不虧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臣犯
法無所寬假雅長聽察瞬息之間下無以措其姦隱然果
於誅戮後多悔之司徒崔浩死後帝北伐時宣成公李孝
伯疾篤傅者以為卒帝聞而悼之謂左右曰李宣城可惜
又曰朕向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褒貶雅意皆此
類

景穆帝



景穆皇帝諱晃太武皇帝之長子也延和元年正月景牛
立為皇太子時年五歲明慧強識聞則不忘及長好讀經
史皆通大義太武甚奇之及西征涼州皇太子監國初太
武之伐河西李順等感言姑臧無水草不可行師太子有
疑色及車駕至姑臧乃詔太子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
合於城北其大如河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年人之多言
亦可惡也太子謂宮臣曰為人臣不實若此豈是忠乎吾
初聞有疑但帝決行耳幾誤人大事言者復何面目見帝
也真君四年從征蠕蠕至鹿渾與賊遇虜惶怖擾亂太
子言於太武曰宜速進擊掩其不備中書令劉潔固諫以
為虜盛賊多須軍太集太子曰此由賊恠擾何有營上而
有此虜太武疑之遂不急擊蠕蠕遠遁既而獲虜候騎乃
云不覺官軍卒至上下惶惧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
徐行帝深恨之自是太子所言軍國大事多見納用遂知
萬機及監國命有司使百姓有牛家以人牛相買又禁飲
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於是墾田大增正平元年六月戊辰
薨於東宮時年二十四文成即位追尊為景穆皇帝

文成帝

高宗文成皇帝諱濬景穆皇帝之長子也真君元年六月
生於東宮帝少聰達太武常置左右號世嫡皇孫年五歲



太武北巡帝從在後逢虜帥桎一奴將加罰帝謂曰奴今
遭我汝宜釋之帥奉命解縛太武聞之曰此兒雖小欲以
天子自處意竒之及長風格異常每參決大政可否正平
二年三月中常侍宗愛弒逆立南安王余十月景午朔又
賊余於是殿中尚書長孫渴侯與尚書陸麗奉迎世嫡皇
孫

興安元年冬十月戊申皇帝即位於永安前殿大赦改元
和平三年十二月乙卯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曜
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六年五月癸卯帝崩于太華殿時年二十六謚曰文成皇

帝廟號高宗

獻文帝

顯祖獻文皇帝諱弘文成皇帝之長子也興光元年七月
生於陰山之北太安二年二月立為皇太子和平六年五
月甲辰即皇帝位九月丙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人宜置
良佐故敕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更以待後人然牧
司舉非其人憊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
人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論前政共相平置若簡任失所以
罔上論○帝幼而神武聰敏機悟有濟人之規仁孝純至
禮敬師友及即位雅薄時務常有遺世之心欲禪位於叔



父京兆王子推群臣固請乃止景午使太保建安王陸馥
太尉源賀奉皇帝璽綬冊命皇太子升帝位於是群公奏
上尊號太上皇帝已酉太上皇帝徙御崇元宮采椽不斲
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承明元年文明太后有憾帝
崩於永安殿年二十三謚曰獻文皇帝廟號顯祖

論曰太武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三世之資奮征伐之
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前遼海蕩河
源南夷荷擔北蠕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
也大矣遂便有魏之業光邁百王豈非神叡經綸事當
命世至於初則東儲不終末乃豐成所忽固本貽防殆
弗思乎○景穆明德令聞夙世殂天其戾園之悼與文
成屬太武之後內頰虛耗既而國豐時艱朝野楚楚帝
與時消息靜以鎮之養威布德懷緝中外自非機悟深
裕矜濟為心亦何能若此可謂有君人之度矣獻文聰
叡夙成兼資雄斷故能更清漠野大啓南服而早有厭
世之心終致宮闈之變將天意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

北史詳節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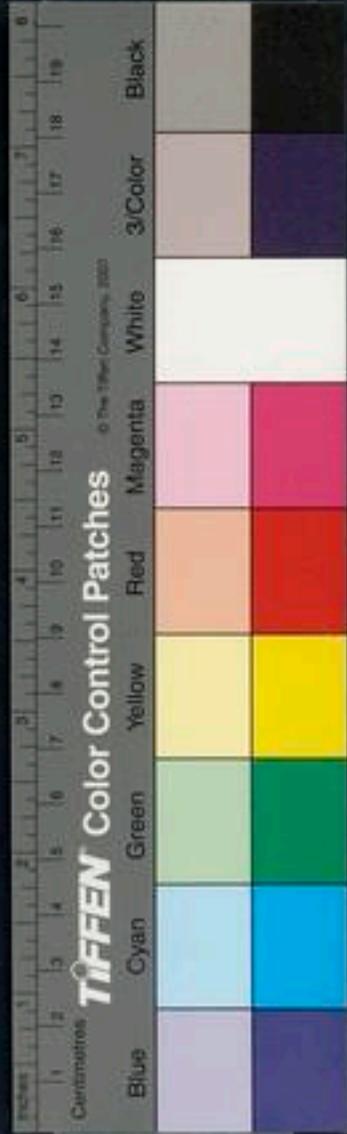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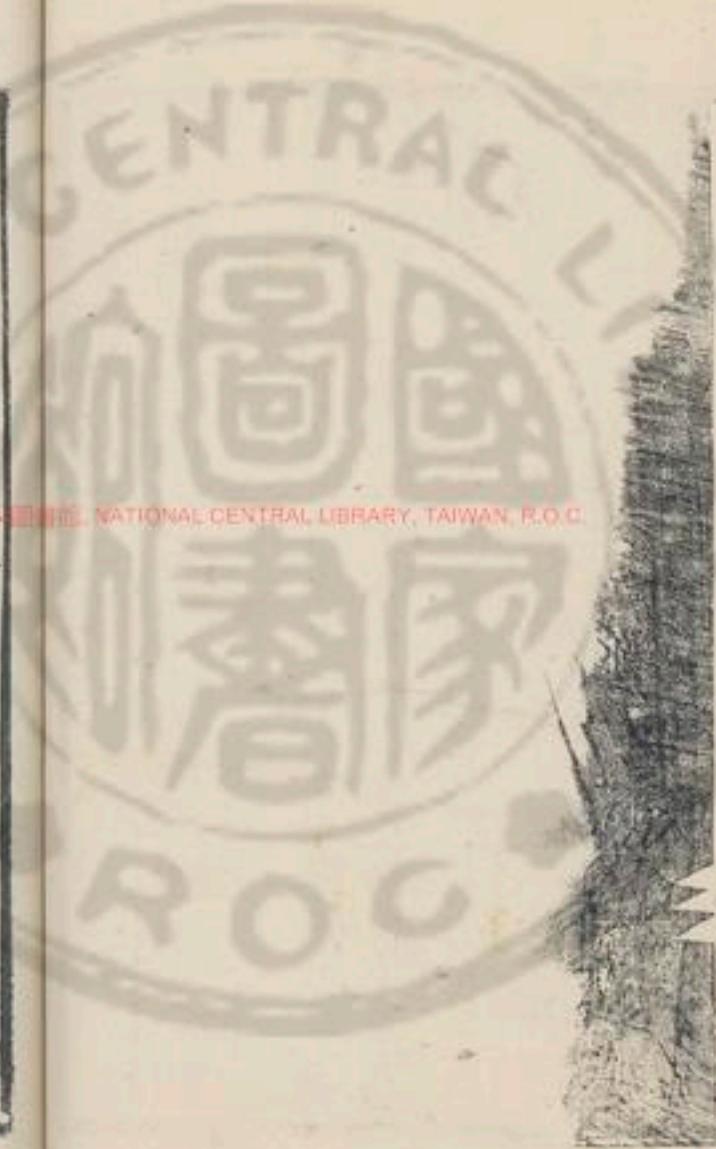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

魏本紀下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
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潔
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
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皇太子五年受禪

延興元年秋八月景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
年為延興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
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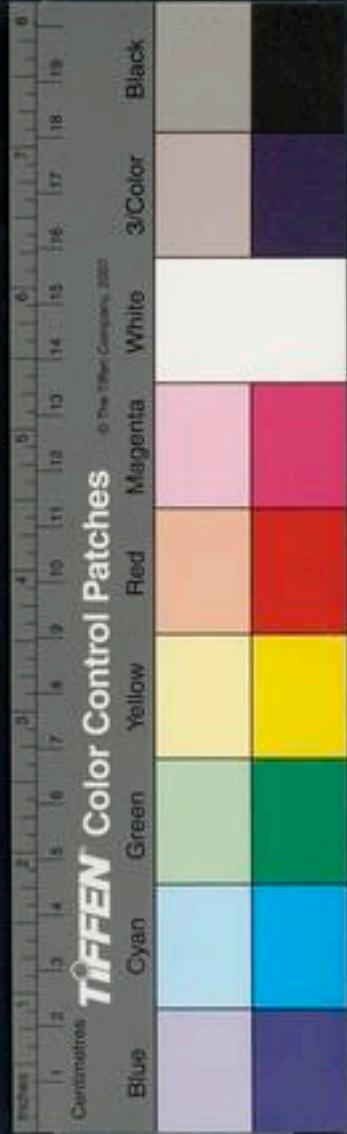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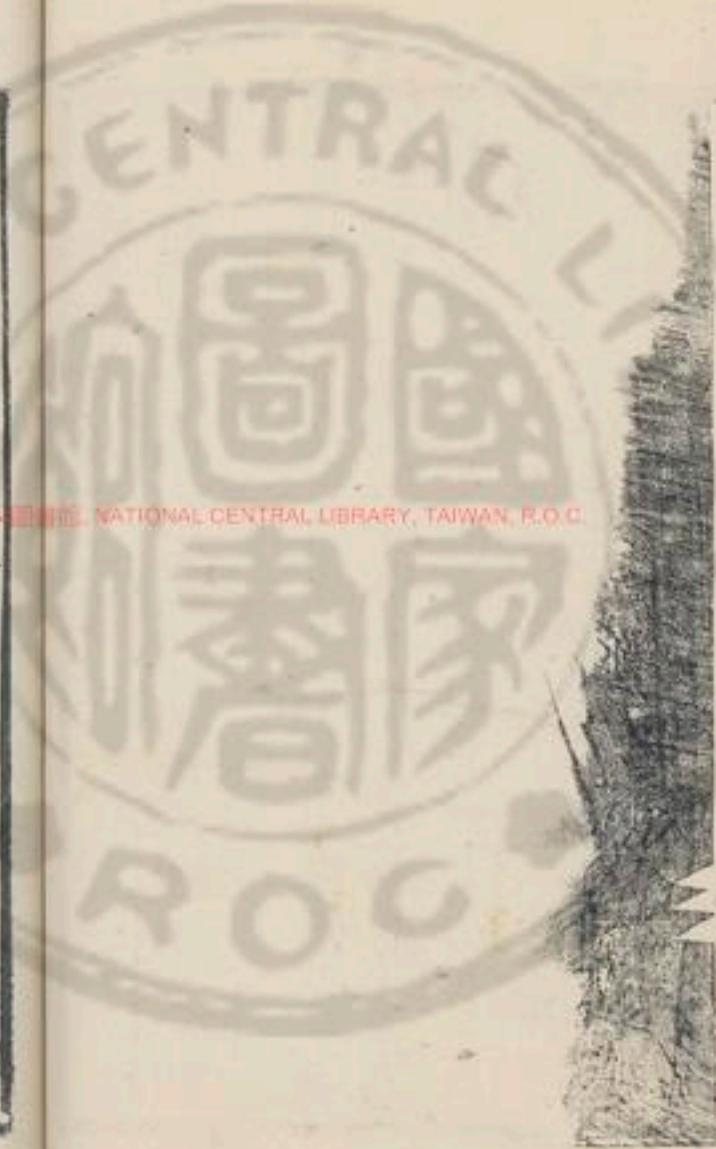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

魏本紀下

文帝

高祖孝文皇帝諱宏獻文皇帝之太子也皇興元年八月
戊申生於平城紫宮神光照室天地氛氲和氣充塞帝潔
白有異姿襁褓岐嶷長而弘裕仁孝綽然有人君之表獻
文尤愛異之三年六月辛未立為皇太子五年受禪

延興元年秋八月景午皇帝即位於太華前殿改皇興五
年為延興二年十二月庚戌詔曰頃者以來官以勞升未
久而代牧守無恤人之心競為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



非所以固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溫良仁儉克已奉公
者可久於其任歲績有成遷位一級其貪殘非道侵削黎
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為勸準
三年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
三縣者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
之三年遷為刺史

太和十七年六月景成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八月己丑發
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九月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
跡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脩荒毀至此遂誅泰離詩為之
流涕壬申觀河橋幸太學觀石經○丁丑帝戎服執鞭御

馬而出群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議遷都計
初帝之南伐起宮殿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宮成徙御焉

十九年春正月詔禁淮北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壬
午講武於汝水西大資六軍平南將軍王肅左將軍元麗
並大破齊軍己亥車駕濟淮二月甲辰幸八公山路中雨
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隱恤之戊申車駕巡淮南東人
皆安堵租運屬路景辰幸鍾離戊午軍士禽齊人三千帝
曰在君為君其人何罪於是免歸辛酉發鍾離將臨江水
壬戌詔班師丁卯遣使臨江數齊王罪惡五月癸未車駕
至自南伐九月六宮及文武盡遷洛陽景成行幸鄴乙未



車駕還宮冬十月景辰車駕至自鄴

二十年春正月丁卯詔改姓元氏

二十一年六月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士二十萬將以南討八月景辰詔中外戒嚴九月帝留諸將攻赭陽引師南討丁未車駕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前將軍元英攻之己酉車駕至新野冬十月四面進攻不尅詔左右軍築長圍以守之十一月丁酉大破齊軍於沔北

二十二年三月大破齊將崔惠景蕭衍軍於鄧城庚寅行幸樊城觀兵襄沔耀武而還十一月辛巳幸鄴

二十三年齊將陳顯達攻陷馬圈戊三月車駕南伐癸未

次梁城景戍帝不豫丁酉車駕至馬圈戊戌頻戰破之己亥收其戎資億計諸將追奔漢水斬獲及赴水死者十八九庾子帝疾甚北次穀唐原夏四月景午朔帝崩于行宮時年三十三祕諱至魯陽發喪還京師謚曰孝文皇帝廟曰高祖性寬慈進食者曾以熱羹覆帝手又曾於食中得虫穢物並笑而恕之聽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恒思所以濟益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寒暑為倦尚書奏安多自尋省百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常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



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善將何所惧南北征巡有司奏
請脩道帝曰粗脩橋梁通車馬便止不須去草剗令平也
凡所脩造不得已而為之不為不急之事重損人力巡幸
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賞其直人苗
稼無所傷踐雅好讀書早不釋卷五經之義酬之便講學
不師受採其精與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尤精釋
義才藻富贍好為文章詩賦銘頌任興而作有大文筆馬
上口授及共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帝
文也自餘文章百有餘篇愛奇好士情如飢渴延納朝賢
隨才輕重常寄以布素之意悠然玄邁不以世務嬰心又

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髓骨射禽獸莫不
隨行所至而斃之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射獵之事悉止性
儉素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帝之雅志皆此類也

論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闢土經世咸以威武為
業文教之事所未遑也孝文纂承洪緒早著睿聖之風
時以文明攝事優游恭己玄攬獨得著自不言神契所
擲固以符於冥化及躬總大政一旦萬機十許年間曾
不暇給殊塗同歸百慮一致夫生靈所難行人倫之高
迹雖尊居黃屋盡蹈之矣若乃欽明稽古協御天人帝
王制作朝野軌度斟酌用舍煥乎其有文章海內黔黎



咸受耳目之賜加以雄材大略愛竒好士視下如傷役
已利物亦無得而稱之其經緯天地豈虛謚也

宣武帝

世宗宣武皇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立為皇太子孝
文帝崩丁巳太子即皇帝位

景明元年春正月乙巳大赦改元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
壽春內屬齊將胡松壽居士軍屯宛陳伯之水軍逼壽春
夏四月景申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大破之七月齊將
陳伯之寇淮南八月乙酉彭城王勰破伯之於肥口

三年二月齊雍州刺史肅衍奉其爾康王寶融為主東赴

建鄴

三年夏四月齊主蕭寶融遜位於梁

延昌四年春正月帝不豫丁巳崩于武乾殿時年三十三
謚曰宣武皇帝廟號世宗

孝明帝

肅宗孝明皇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二子也延昌元年十
月乙亥立為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宣武帝崩是夜太子
即皇帝位

武泰元年春正月生皇女祕言皇子景寅大赦改元二月
癸丑帝崩於顯陽殿時年十九甲寅皇子即位大赦皇太



后詔曰皇家握曆受圖年將二百祖宗累聖社稷載安高祖以文思先天世宗以下武繼世大行在御重以寬仁奉養率由溫明恭順實望穹靈降祐麟趾衆繁自潘充華有孕椒宮異誕儲兩而能罷無兆唯虺遂彰于時直以國步未康假稱統胤欲以底定物情繫仰宸極何圖一旦弓劍莫追皇曾孫故臨兆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天表卓異大行平日養愛特深義齊君子事符當辟禿曆大寶即日踐祚可班宣遠通咸使知之乙卯幼主即位大都督朱榮杭表請入奔赴勒兵而南三月甲申上尊謚曰孝明皇帝四月戊戌尔朱榮濟河庚子皇太后幼主崩

論曰宣武承聖考德業天下相望風化垂拱無為邊徼稽服而寬以攝下從容不斷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孝明冲齡統業靈后婦人專制任用非人賞罰乖舛於是疊起宇內禍延邦畿卒於享國不長抑亦淪胥之始也

孝莊帝

敬宗孝莊皇帝諱子攸彭城王勰之第三子也明帝初以勰有魯陽翼衛之勳封帝武城縣公幼侍明帝晝寢禁中及長風神秀慧姿貌甚美稚為明帝親侍孝昌二年八月進封長樂王歷位侍中中軍將軍以兄彭城王勰事轉為



衛將軍左光祿大夫中書監武泰元年二月明帝崩大都督朱榮謀廢立以帝家有忠顯且兼人望陰與帝通率眾來赴帝與兄弟夜北渡河會榮於河陽

永安元年夏四月戊戌帝南濟河即皇帝位以皇兄彭城王劭為無上上皇弟輔國公于正為始平王以朱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己亥百僚相率有司奉璽綬備法駕奉迎於河梁西至陶者以兵權在己遂有異志乃害靈太后及幼主次害無上王劭始平王于正又害高陽王雍己下王公卿士二千人列騎衛帝遷公使莫不哀悔稽顙謝

罪辛丑車駕入宮御太極殿大赦改武泰為建義元年五月朱榮還晉陽帝饒於印陰秋七月乙丑加朱榮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九月大赦改元為永安以朱榮為大丞相

二年以柱國大將軍太原王朱榮為天柱大將軍以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為太宰

三年九月辛卯天柱大將軍朱榮上黨王天穆自晉陽來朝戊戌帝殺榮天穆於明光殿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侯深率眾鎮北中是夜左僕射朱世隆榮妻鄉郡長公主率榮部曲自西陽門出屯河陰己亥攻河橋禽



毅等屠害之據北中城南逼京師通直散騎常侍李苗以
火船焚河橋余朱世隆退走壬申世隆停建興之高都余
朱和自晉陽來會之恭推長廣王暉為主大赦所部年號
建明十二月甲辰余朱兆余朱度律自富平津亡率騎涉
度以襲京城事出倉卒禁衛不守帝步出雲龍門兆逼帝
幸永安寺帝遇弒時年二十四孝武立謚孝莊皇帝廟號
敬宗

節閔帝

節閔皇帝諱恭字脩業廣陵惠上羽之子也莊帝崩余朱
世隆等以元暉疎遠又非人望所推以帝有過人之資

謀廢立及元暉至邳南世隆等奉帝東郭外行禪讓禮
晉恭元年春二月己巳皇帝即位於太極前殿以魏為大
魏改建明二年為普泰元年六月勃海王高歡起兵信都
以誅余朱氏為名冬十月高歡推勃海太守元朗即皇帝
位於信都

三年夏四月辛巳高歡與廢帝至芒山使魏蘭根慰喻丑
觀帝之為人蘭根忌帝雅德還致毀謗竟從崔陵議廢帝
於崇訓佛寺而立平陽王脩是為孝武帝五月景申帝遇
弒年二十五後西魏追謚節閔皇帝

廢帝



廢帝諱朗字仲哲章武王融第三子也普泰元年十月勃
海王高歡奉帝以主號令

中興元年冬十月壬寅皇帝即位於信都西大赦改普泰
元年為中興以勃海王高歡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四月辛巳帝於河陽遜位於別邸五月孝武封帝為
安郡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時年二十

孝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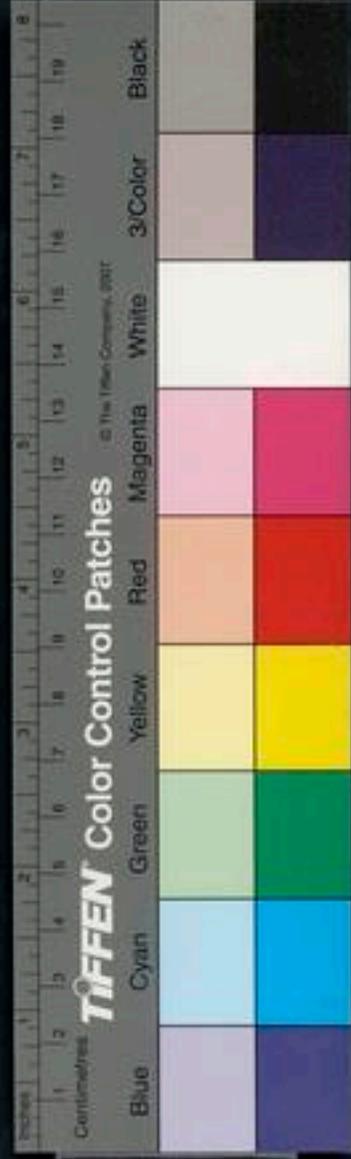
孝武皇帝諱脩字孝則廣平武穆王懷之第三子也永安
三年封平陽王中興二年高歡既敗朱氏廢帝自以疎
遠請遜大位歡乃與百僚議以孝文不可無後帝任田舍

高歡使斛斯椿求帝椿從帝所親王思政見帝帝變色曰
非曾我邪椿遂白歡歡遣四百騎奉迎帝入於是假廢帝
安定王詔策而禪位焉

永熙元年夏四月戊子皇帝御太極前殿群臣朝賀禮畢
升闔闔大赦改中興二年為太昌元年壬辰高歡還鄴十
二月丁亥大赦改元為永興以同明元時年號尋改為永
熙

三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大敗朱氏山東平三月詔復
以勃海王高歡為大行臺隋機裁處

三年五月置勳府庶子箱別六百人騎官箱別二百人閣



北齊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九
內部曲數千人帝內圖高歡乃以斛斯椿為領軍使與王
思政等統之以為心膂軍謀朝政咸決於椿分置督將及
河南關西諸刺史辛卯下詔戒嚴楊聲伐梁實謀北討秋
七月己丑帝總六軍十餘萬次河橋高歡引軍東渡景平
帝率南陽王寶炬清河王亶廣陽王湛斛斯椿以五千騎
宿於瀍西陽王別舍衆知帝將出其夜亡者過半清河廣
陽二王亦逃歸略陽公宇文泰遣都督駱超李賢和各領
數百騎赴駱超先至甲戌賢和會帝於肴中己酉高歡入
洛遣婁昭及元子思領左右侍官追帝請迴駕高即率勁
騎及帝於陝西帝鞭馬長鬚至湖城飢渴甚有王思村人

以麥飯甌蕪獻帝帝甘之復一村十年是歲二月熒惑入
南斗衆星北流群鼠浮河向鄴梁武跣而下殿以禳星變
及聞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乎八月宇文泰遣大都督趙
貴梁御軍騎二千來赴乃奉迎帝過河謂禦曰此水東流
而朕西上若得重謁洛陽廟是卿等功也帝及左右皆流
涕宇文泰迎帝於東陽帝勞之將士皆呼萬歲遂入長安
以雍州公解為宮高歡推清河王亶子善見為主徙都鄴
是為東魏魏於此始分為二帝之在洛也從妹不嫁者三
一曰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河
王懌女也三曰羨慈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誦詩或



詠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帝既以明月入關宇文泰使元氏取明月殺之帝不悅或時彎弓或時推案君臣由此不安平閏十二月帝飲酒遇醜而崩時年二十五謚曰孝武

文帝

文皇帝諱寶炬孝文皇帝之孫京兆王愉之子也孝武與高歡構難以帝為中軍四面大都督及從入關拜太宰錄尚書事孝武朋丞相略陽公宇文泰率群公卿士奉表勸進三讓乃許焉

天統元年春正月戊申皇帝即位於城西大赦改元進略

陽公宇文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

郡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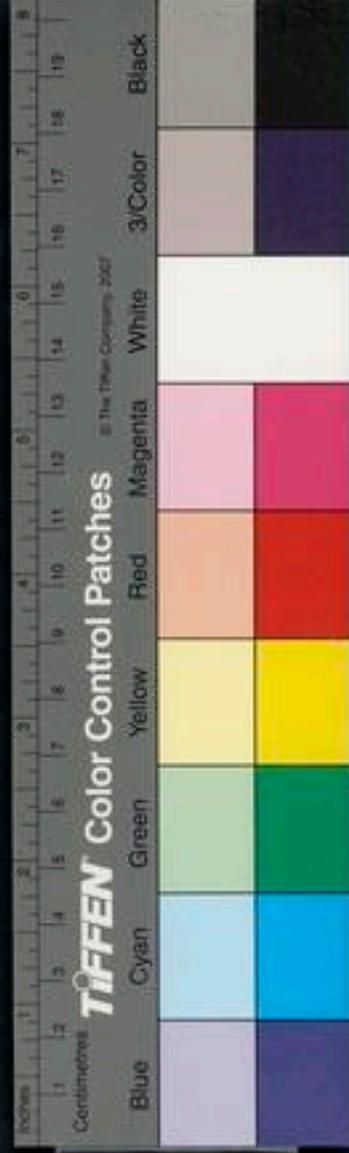
十三年東魏勃海王高歡薨其司徒侯景據潁川率河南六州內附授景太傅河南大行臺上谷郡公

十七年春三月庚戌帝崩于乾安殿時年四十五謚曰文皇帝

廢帝

廢帝諱欽文皇帝之長子也大統元年正月乙卯立為皇太子

十七年三月即皇帝位



三年春正月安定公宇文泰廢帝而立齊王廓帝自元烈之誅有怨言淮安王育廣平王禧等並垂泣諫帝不聽故及於辱

恭帝

恭皇帝諱廓文皇帝之第四子也大統十四年封為齊王廢帝三年正月即皇帝位改元

三年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以安定公宇文泰為太師家宰冬十月乙亥安定公宇文泰薨十二月庚子帝遜位于周

東魏孝靜帝

東魏孝靜皇帝諱善見清河文宣王竝之世子也孝武帝既入關勃海王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帝以奉明帝之後時年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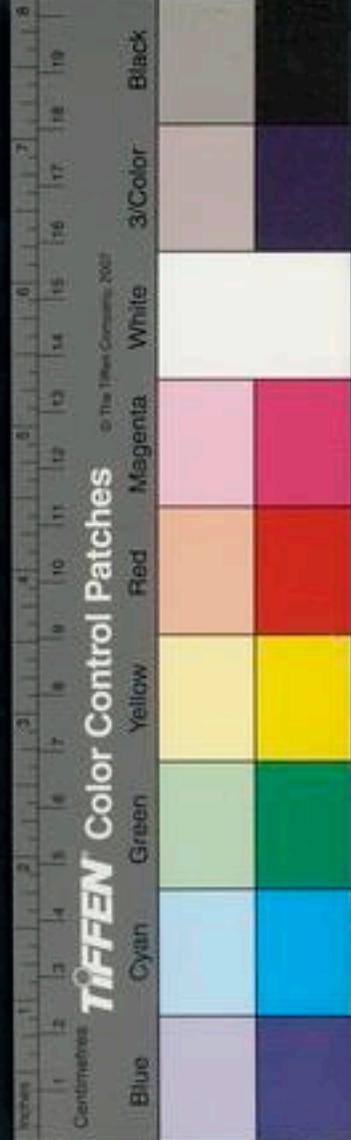
天平元年冬十月景寅皇帝即位于城東北大赦改元

武定五年春正月勃海王高歡薨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高澄來朝以太原公高洋為尚書令領中書監

七年秋八月盜殺勃海王高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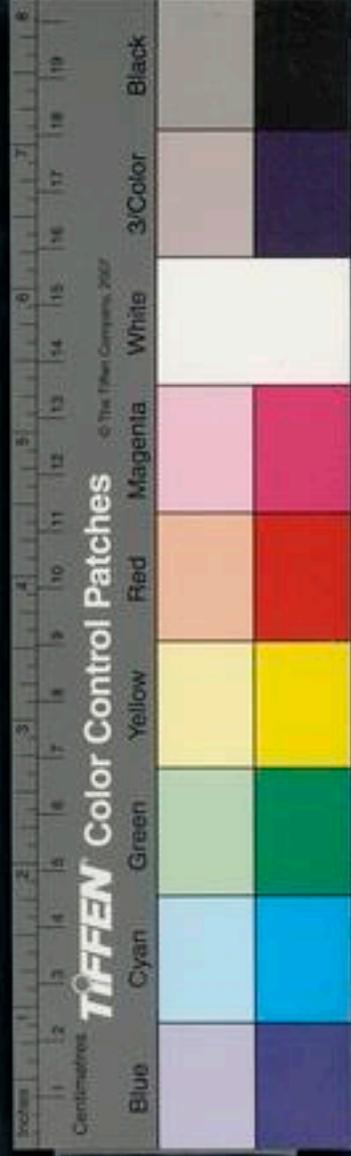
八年春正月詔太原公高洋嗣事徙封齊郡王五月甲寅詔齊王為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景辰遜帝位于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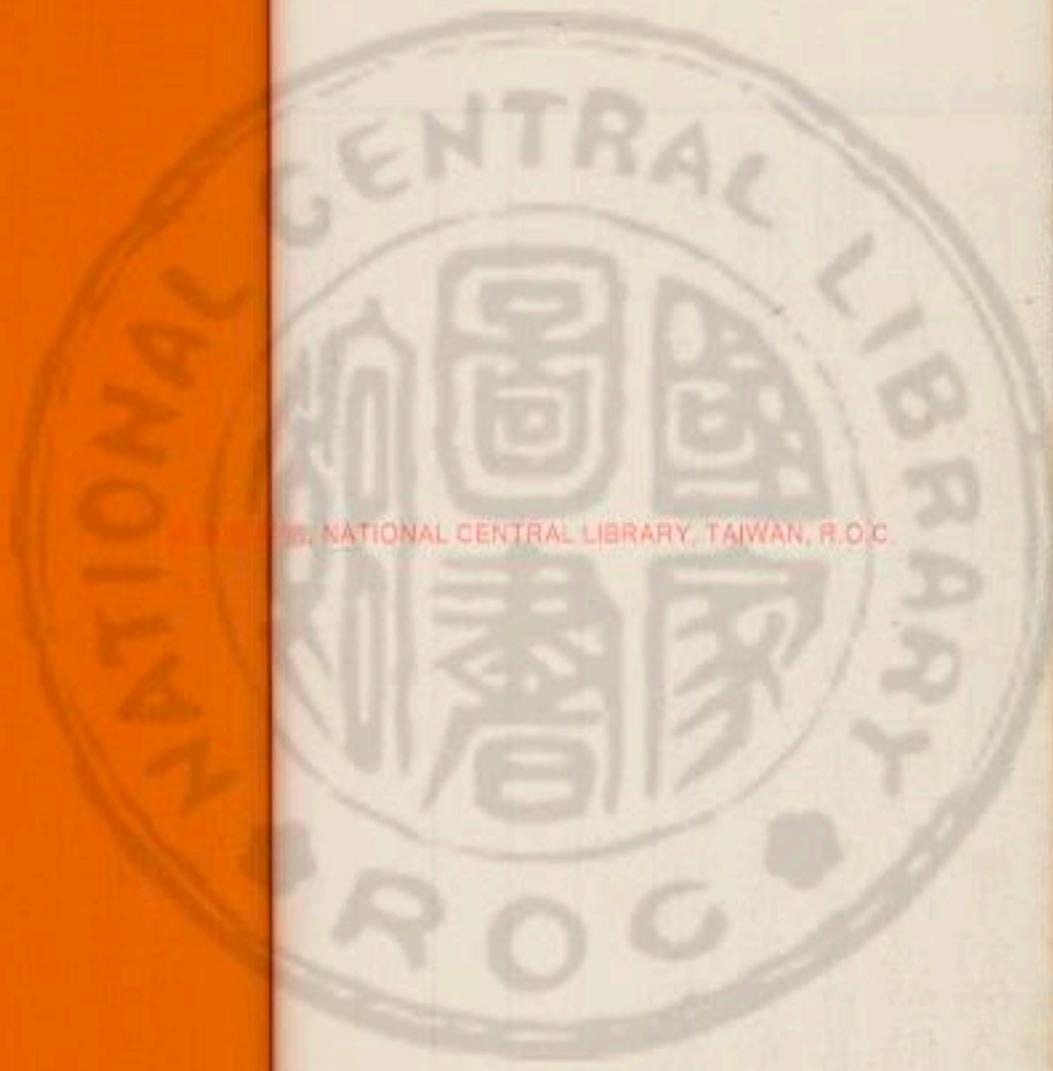
論曰莊帝運接交喪招納勤王雖時事孔棘而卒有四



海僧逆前除權強擅命神慮獨斷芒刺未除而天未忘
亂禍不旋踵自茲之後魏室土崩始則制屈強胡終乃
權歸霸政主祭祀者不殊於寄坐遇黜辱者有其於奕
碁雖以節閔之明孝武之長祗以速是奔波文帝以剛
強之質終以守雌自寶靜恭運終天祿高蹈唐虞各得
其時也

東萊先生北史詳節卷之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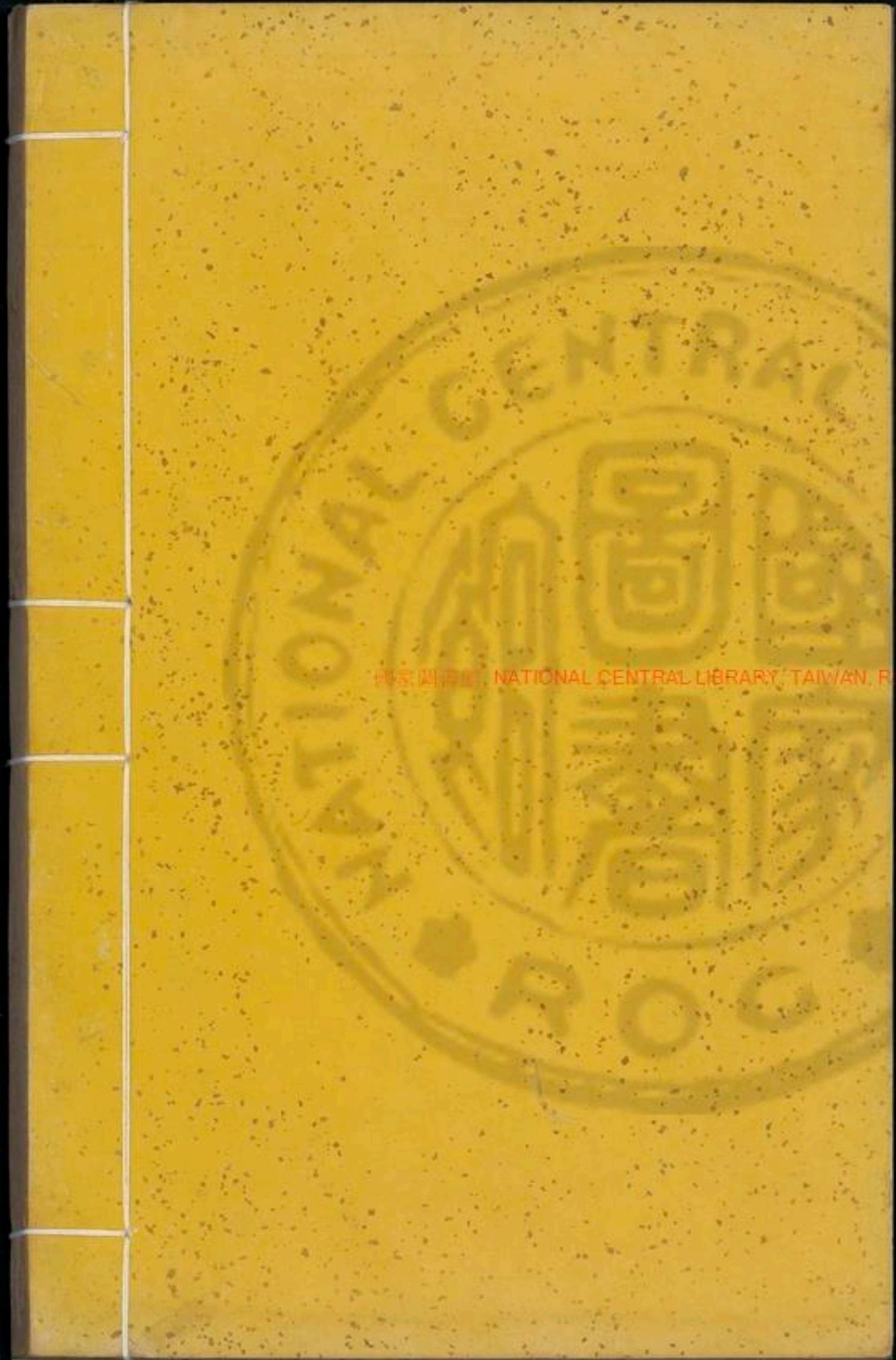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